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七八册目次

吳都文粹續集五十六卷補遺一卷目錄二卷（缺卷五十三至五十四）（一）
（明）錢穀輯　清初鈔本（四庫底本）　〇〇一

吴都文粹續集五十六卷補遺一卷目錄二卷

（缺卷五十三至五十四）（一）

（明）錢穀輯

清初鈔本（四庫底本）

吳都文粹續集五十六卷、補遺一卷、兩淮馬裕家藏本

明錢穀編。穀字叔寶，長洲人。明史文苑傳附見文徵明傳中。但稱其能畫。朱彝尊靜志居詩話則稱穀貧無典籍，遊文徵仲之門，日取插架書讀之，手鈔異書最多，至老不倦。倣鄭虎臣吳都文粹，輯成續編，聞有三百卷。其子功甫繼之，吳中文獻藉以不墜云云。功甫，錢與治之字也。所稱卷數與此本不符，疑合與治續編言之。或穀初所蒐羅原有此數，後復加刪汰，以成今本。彝尊乃據其舊聞言之歟。此本第五十三卷、五十四卷俱闕，第五十卷亦殘闕。檢勘他本並同。蓋流傳既久，不免脫遺，已非完本。其中所標二十一門，分類亦多未確。蓋能博而未能精者。然自說部、類家、詩編、文集，以至遺碑斷碣，無不甄錄。其採輯之富，視鄭書殆增至十倍。吳中文獻多藉是以有徵，亦未可以蕪雜棄矣。

吳都文粹續集目錄上

卷一

都邑　書籍

吳都賦　左思
吊闔閭賦　王鏊
吳子城賦　前人
吊故宮賦　徐禎卿
吳都圖經續記序　朱長文
書吳都圖經續記後　[illegible]民
圖經續記後序　林虙
又　祝安上
又　孫祐
蘇州府志序　宋濂
姑蘇郡邑志序　劉昌
重修姑蘇志序　王鏊
姑蘇志後序　杜啟
崑山縣志序　方鵬
常熟縣志序　李傑
重修嘉定縣志後　龔弘
重修嘉定縣志序　蔡元復
太倉州新志序　祝允明
太倉州志序　王積
太倉州志後序　張寅
重修崇明縣志序　張慶
又　陳梗
又　季麓
吳江縣志序　莫旦
吳邑志序　楊循吉
蘇郡學志序　王鏊
長洲學新志序　吳世良

卷二

長洲新學志序　蕭文佐
越絕書
跋　丁黼
又　汪綱
又　都穆
吳越春秋序　徐天祐
重刊吳越春秋序　錢福
十老會詩　元絳
和　方惟深

城池

平江路新築郡城記	鄭元祐
吳都詩	虞世南
又	駱賓王
吳門	崔融
登吳古城歌	劉長卿
又	姚合
登閶闔古城	武元衡
吳城覽古	陳羽
吳門夢故山	趙嘏
吳城覽古	王安石
同前	文天祥
同前	張羽
城門曲	楊維楨
過蘇州九首	劉基
夜發吳門	趙孟頫
吳門	張泰
吳門懷古	顧璘
閶門二首	米芾
又	朱長文

閶門調行客	范成大
自閶門騎馬入越城二首	前人
閶門	范仲淹
又	倪瓚
登五城門	高啟
又二首	徐有貞
閶門城樓	蔡羽
月下登閶門城樓	王寵
閶門行	袁袠
閶門夜景	伊秉
與啟南同登城樓	皇甫信
登城樓	劉珏
入閶門有懷蕭太守若愚	胡纘宗
姑胥郭	王安石
	陳植
盤門	許渾
晚入盤門	范成大
盤門	張紳
吳門忠告郎蛇門	胡舜申
葑門	葉適

卷三

婁城晚眺　張泰
婁門道中興陳戶侯　前人
憶舊遊齊門城樓因寄建賢　朱敬之
平門　王賓
吳江城記　王鏊
太倉州新建城樓記　前人
重建太倉州南城樓記　金銘
過鎮海城　夏原吉
過婁城　伍文定
閶城次韻　陳鳳梧

五

登南門清遠樓　前人
登清遠樓　倪宗正
重建常熟縣城記　瞿景淳
郡守鄭霖會三學同會序
春雨堂即事　鄭霖
西莊雅集圖記　杜瓊
姑蘇人物小記　謝會
謝氏世睦記　徐禎卿
謝氏世德記　祝允明

學校

蘇學重修記 欠缺　李起
平江府修學記　鄭億年
平江路重修儒學記　楊載
平江路儒學大成殿記　燕公楠
觀德亭記　王景齊
重修大成殿記 孔文靖集已收因不全重錄　鄭重熙
尊經閣記　楊載
新修平江路學記　柳貫
重修平江路儒學記　鄭元祐

六

建大成殿軒記　周伯琦
宮墻記　魏俊民
添助學田記　謝南
吳學義廪記　戴溪
蘇學復租田記　何林
平江路儒學祭器記　方文豹
蘇州府重修孔子廟學碑　宋濂
蘇州府孔子廟學新建南門記　王鏊
趙公生祠記 嘗宜改緒論　陳仁玉
寶祐鄉飲小錄序 文在第四卷　趙與憲

姑蘇同年會詩序（文在第四卷）　范成大
蘇學十題序（文在第四卷）　朱長文
尊經閣記　楊載
新修平江路學記　柳貫
新修平江路儒學記　鄭元祐
建大成殿新記　周伯琦
平江路重修儒學記　楊載
平江路儒學大成殿記　蘇公楠
宮墻記　魏俊民
平江路儒學祭器記　方文矜
范公祠堂記　汪澤民
高文忠公專祠記　高若鳳
故吾中書右丞浙西道宣慰使贈資德生祠記　陳玄武
蘇州府重修孔子廟學碑　宋濂
蘇州孔子廟學新建南門記　王彝
鄉飲酒碑記（文在第四卷）　盧熊
重修蘇州府廟學記　金幼孜
蘇州府重修儒學記　胡儼
又　王直

宮墻記　何堅
范文正公祠堂記　汪澤民
新遷范文正公祠記　黎擴
蘇郡儒學興修記　陳仁玉
修蘇州府儒學記　徐有貞
蘇州府重修文廟記　陸釴
　吳寬

卷四

學校

科第題名記　徐有貞
蘇州府儒學鄉貢題名記　前人
蘇州府儒學八詠詩引　胡纘

詩

追和樂圃朱先生蘇學十題　王汝玉
　張徹
　趙宗文
　錢紳
　陳孟浩
　馬壽
　韓陽
　張肯
　吳寬
新建蘇州儒學石橋記　陳孟浩

蘇州府重修廟觀記　王鳴吉
鄉飲請書　胡纘宗
蘇州府鄉飲請遵書　前人
鄉飲酒礼詩　魏觀
吳縣學記　施清臣
吳縣學重修記　王極
重修學記　于文傳
吳縣修學記　陳基
又　姜漸
吳縣學新門銘序　盧熊
吳縣儒學重建記　楊榮
吳縣學祀田記　彭韶
吳縣修學記　吳寬
瑞蓮詩　劉鉉
吳縣學進士題名記　吳寬
吳縣學廟貢題名記　錢溥
吳縣學射圃記　王鏊
蓮湖楊先生祠堂石刻

卷五

學校

長洲縣學記　俞楨
礼堂記　吳沈大
景文堂記　趙與鑒
友德堂記　方山京
咸淳改立學門記　錢說友
長洲縣學記　陳旅
又　金玟
蘇州府長洲縣重建儒學記　夏時正
崑山縣重修學記　范成象
重修縣學記　莫子純
崑山州學宮碑
重修崑山州學宮記　李孝光
崑山州重修廟學記　上官震
崑山縣學租記
崑山縣校官養士之碑　袁宗仁
崑山州新學記　龔璛
崑山州重修儒學記　李祁
重建崑山縣儒學記　謝遷
題西齋壁勉諸生絶句　林鍾
常熟縣李重建記　魏了翁

卷六

學校

尊經閣記　吳訥
常熟縣學興修記　徐有貞
常熟縣修儒學記　李傑
進士題名記　章表
教育言氏子孫記　袁甫
常熟縣學田記　黃溍
吳江縣重修廟學記　陳從古
重修吳江縣學記　戚章
重建儒學記　錢牧
新修大成殿記　陳克佐
重建大成殿記　黃由
重建儒學記　朱子昌
重修吳江州儒學記　顧儒宗
興修儒學記　陸居仁
儒學大成殿記　許從宣
吳江縣重修廟學記　趙寬
嘉定縣建學記　沈璞
嘉定縣修學記　林應炎

嘉定縣重修大成殿記　前人
嘉定縣重修縣學碑　王逵
嘉定州修學記　楊維禎
重修宣聖廟記　前人
尊經閣記　陸釴
重修學舍記　王鏊
儒學慶雲山記　龔弘
儒學重築慶雲山記　都穆

卷七

學校　社學　義塾

燕居殿記　朱孔昭
大成樂記　周仁榮
局田記　楊載
興學記　薛元德
嘉定州重建明倫堂記　牟巘
嘉定州重建廟學記　智玉成
嘉定縣重建儒學記　陳鑑
宣聖燕居亭記　張洪
嘉定縣學科第題名記　徐有貞
新建鎮海太倉衛學記　張益

鎮海太倉衛建學之碑　沈魯
太倉鎮海衛學題名記　李亨
太倉州儒學記　祝允明
太倉州重修文廟記　姜龍
尊經閣記　周廣
尊經閣上梁文　王梁
太倉州儒學職官題名記　胡相
崇明州遷建儒學記　張士堅
崇明州學先賢祠堂記　楊維楨
崇明修廟學記　徐有貞
蘇州府社學記　前人
東陽義塾記　鄭文康
崑山縣廣濟社學記　王鑑之
大場重修義塾記　王貞
長洲錢氏義塾記　宋濂
同里社學記　史鑑

卷八

風俗　食節　公廨

續吳趨　蔡羽
白紵辭　陸龜蒙

耒耜經　前人
迎春賦　王寵
燈市行　范成大
上元紀吳下節物俳諧體三十二韻　前人
吳燈両品最高　前人
臘月村田樂府十首并序　前人
冬舂行
祭灶詞
口數粥行
爆竹行
燒火盆行
照田蠶行
分歲詞
賣癡獃詞
打灰堆詞
祀灶解　陸龜蒙
除夜襍詠　楊循吉
重建瞻儀堂記　陳振
齊雲樓記　周南

重修齊雲樓記
春雨堂記　應繇
通判西廳記　王逢
平江府僉判廳勤𢽾堂記　石如壎
重修觀察推官廳記　李卞
府院簡孚堂記　陳之茂
平江府司戶廳壁記　鄭霖
濟民藥局記　吳淵
重建居養安濟院記　盧瑢
安養院記　陳耆卿

廣惠坊記　吳淵
提幹廳重建超然堂記　趙希遺
常平司幹廳東齋記　李知退
平江路新建惠民藥局記　湯弥昌
吳郡詩石記　白居易
郡齋旬假命宴呈座客示郡僚　前人
郡中西園　前人
北亭卧　前人
平江府譙樓門上梁文　陳克
退思堂記　陳孟浩

來鶴樓記　鈕驥
觀風題名記　徐有貞
廉石記　吳寬
跋　馬錄
治水分司題名記　張習
望湖亭記　浦應祥
燕思堂記　楊循吉

卷九

公廨　倉場

恭儉齋記　徐有貞

泰民堂記　陸德輿
長洲縣重建丞廳記　言仔
主簿題名記　周南
慶元重建簿廳記　黃士特
長洲丞題名記　滕宬
長洲縣積題名記　史[illegible]鄉
又　謝鳳
縣尉司題名記　周復
長洲尉廳記　曾復
帥正堂記　韓雍

崑山初秋現椽回縣署与同僚及示姑蘇幕府　張方平
題縣圃藻輝亭　周承勛
崑山縣重修察院記　楊循吉
常熟縣記　陳暎
常熟縣丞題名記　張澂
常熟縣主簿題名記　趙汝郎
常熟縣尉題名記　徐次鐸
宣風樓記　王伯廣
頒治堂記　王恕

十七

常熟縣重建都憲行臺記　謝遷
吳江縣勅書樓記　李庭全
琴堂記　李椿
吳江縣重建熙樓記　桂宗儒
吳江州官題名記　顧儒宝
吳江州官題名碑記　張天英
仰高亭記　留元剛
嘉定創縣記　高衎孫
重建州治記　貢嵩
嘉定郡侯政績記　黃溍
嘉定縣廣儲庫記　董鏞
嘉定縣令題名記　袁袠

卷十

公廨

奏立州治疏　朱瑄
請存州勘案　劉世能
復存州呈議　王梁
新建太倉州治碑記　桑悅
太倉衛治修復記畧　陸容
太倉衛修造公署記畧　龔弘

十八

重修鎮海衛治記　葉盛
兵備道　敕諭嘉靖十四年
遷崇明州記　百顏帖木兒
重建崇明州記　蔡景行
重建永豐倉記　陳璉
吳縣修和豐倉記　王鏊
濟農倉記　王直
常熟縣濟農倉記　張洪
重建濟農倉記　李傑
義役倉記　張洪

常熟縣東西三倉記　劉定之
吳江縣重修濟農倉記　楊循吉
崇明州常平倉記　晏澥

卷十一

館驛　古蹟

重修姑蘇館記　吳元大
姑蘇驛記　方回
移建姑蘇驛記　丘霽
姑蘇館賦　前人
昭陽樓記　劉昌
泊舟吳會亭　范成大
望亭驛　庾肩吾
望亭驛酬别周判官　白居易
宿望亭驛寄蘇州同志　許渾
登松江驛樓北望故園　劉長卿
吳江驛　張祜
又　方干
昇平館　釋洪僊
晚泊松江驛　李郢
題松江驛　羊士諤

十九

平望驛　張祜
題平望驛寄吳興徐使君玄之　前人
平望驛懷李從寔周鉄二故人　李建
平望驛　薩都剌
姑蘇臺賦　范浚
姑蘇臺覽古　許渾
同前　胡曾
同前　皎然
同前　楊萬里
同前　盧鉞
洞仙歌　潘枋
姑蘇臺　薩都剌
同前　張羽
同前　高啟
同前　周南老
同前　王賓
同前
次韵石田登姑蘇臺　徐楨卿
再咏四首　前人
姑蘇臺　宋無

二十

同前　蔡羽
同前　丁復
同前　沈周
郊臺　盧堪
同前　高啟
同前　周南老
同前　王賓
登吳王郊臺作　唐寅
同前　王寵
遊治平寺登吳王郊臺　王鏊
九日泛舟石湖遂登郊臺　袁袠
館娃宮賦　王阮
同前　范成大
館娃宮懷古　李白
同前　白居易
同前　劉禹錫
和館娃宮懷古　陸龜蒙
又四首　前人
同前四首　皮日休
經館娃宮　于濆

館娃宮懷古　張羽
館娃閣　高啟
同前　周南老
同前　蔡羽
西施洞　宋之問
同前　羅隱
同前　秦約
同前　高啟
同前　周南老
翫花池　高啟
同前　周南老
研池　高啟
同前　陳子貞
琴臺　僧孚顒
同前　張羽
同前　高啟
同前　周南老
吳王井二首　羅鄴
同前　高啟
同前　周南老

響屧廊　高啟
同前　周南老
采香徑　高啟
同前　周南老
簫徑　徐賁
梧桐園　高啟
同前　周南老
同前　王賓
香水溪　高啟
同前　周南老
同前　王賓
越來溪二首　范成大
同前　高文度
同前　僧半顛
同前　高啟
同前　周南老
同前　王賓
越來溪懷古　王鏊
越來溪　蔡羽
秋日越來溪　前人

采蓮徑　高啟
同前　周南老
長洲苑二首　白居易
同前　溫庭筠
同前　徐凝
同前　許渾
同前　郎士元
同前　劉滄
同前　趙嘏
同前　高啟
同前　周南老
同前　王賓
吳宮二首　白居易
同前　李商隱
同前　儲嗣宗
同前　曹鄴
吳宮怨　張籍
同前　衛萬
吳宮曲　張祜
同前　孟遲

同前　劉溥
同前　貫休
閶吳宮詞并序　陸龜蒙
錦帆涇　高啟
同前　周南老
石射堋　楊維楨
同前　高啟
同前　周南老
同前　王賓
走狗塘　高啟
同前　周南老
同前　王賓
百花洲　高啟
同前　周南老
同前　姚廣孝
同前　王賓
魚城　高文度
雞陂　高啟
同前　周南老
酒城　高啟

同前　周南老
同前　王賓
越城　高文度
麥城
言公井　高啟
蠡口　王賓
蠡口道院漫興二首　胡纘宗
甪頭　高啟
同前　周南老
同前　王賓
死亭灣　高啟
同前　周南老
同前　王賓

卷十二

古蹟　壇廟

毛公壇　范成大
同前　張羽
同前　高啟
同前　周南老
同前　王賓

將遊毛公壇雨不克往　王鏊
毛公壇　王寵
謁毛公壇雨不果　徐禎卿
毛公壇　姜龍
同前　陳都官
同前　謝晉
同前　張雨
烏夜村　高啟
同前　周南老
同前　王賓

重立雙林石記　吳寬
　馬祿
雙林石　王賓
交讓瀆　王賓
趙公井　高文度
同前　王賓
建吳井洌泉亭記　施清臣
丹井銘　宋濂
登昭明讀書臺因訪丹室　沈周
丹井亭　華清

淳祐重闢社壇記　李心傳
長洲縣社壇記　孫應時
重修山川壇記　浦應祥
崑山縣社稷壇記　項公澤
常熟縣社稷壇記　陶任古
重修社稷壇記　黃應酉
又　王逢
嘉定縣社稷壇記　趙浩
重修社稷壇記　薛元德
重修至德廟記　潘凱

至德廟舊碑
重修太伯廟記　周忱
重修至德廟記　陳太常
之荊揆詠太伯廟　高啟
至德廟　周南老
同前　王賓
仲雍季札二祠（共在太伯廟）　前人
本朝頒降春秋二祀祝文改封吳泰伯之神
　范成大
夫差廟

弔伍員賦　楊維楨
忠孝威惠顯聖王廟碑　鄭元祐
伍相廟碑　王逢
弔伍胥詞　高啟
子胥廟　周南老
同前　王賓
同前二首　沈周
本朝春秋二祀祝文
吳郡陽山靈濟廟碑　胡偉
重修白龍祠記　胡應

一　廿九

重修陽山白龍祠記　金幼孜
陽山白龍神廟重修記　吳寬
迎送神曲　高啟
白龍廟　周南老
同前　王賓
本朝春秋二祀祝文
建置范文正祠堂
省劄
吳郡建祠奉安郡守潛公講義

卷十三

書院
學道書院記　陳宜中
重修學道書院記　胡纘宗
學道書院學孔堂記　前人
學道書院　周南老
文學書院　黃溍
文正書院記　李祁
附范氏義莊申嚴規式記　曾從龍
義學記　牟巘
文正書院記 文在卷末　鄭元祐

一　三十

又　祝顥
文正書院詩　周南老
新建和靖書院記　劉寧
重建和靖書院記　鄭元祐
還尹和靖書院記　袁裒
和靖書院詩　周南老
鶴山書院記　虞集
題鶴山書院記　張雨
同前　周南老
金鄉書院寓公堂記　胡纘宗

卷十四

祠廟

文正公祠記	徐　琰
范文正公祠堂重修記	張　益
重建范文正公祠堂記	徐有貞
范文正公祠詩	高　啟
同前	周南老
同前	王　賓
本朝春秋二祀祝文	
韓蘄王廟	張　習
新建韓蘄王廟記	胡纘宗
韓蘄王廟免役記失	黃省曾
本朝春秋祝文	
敕祀鶴山先生魏文靖公記	吳　寬
宋太史鶴山先生文靖公祠堂碑	楊循吉
本朝春秋二祀祝文	
晉顧元公祠堂碑	周伯琦
顧榮廟詩	高　啟
顧榮墓	王　賓
晉大將軍右司馬陸士龍祠記	徐有貞

三一

短簿祠	高　啟
春申君廟	前　人
同前	周南老
同前	王　賓
甫里先生碑銘	胡　宿
王長洲祠堂記	黃　由
詩	王　賓
讚	范仲淹
忠烈廟記	牟　巘
重修范文正公忠烈廟記	王　直
忠烈廟詩	鄭元祐
同前	倪　瓚
天平山賜范公祠	蔡　羽
崇本堂記 濂溪祠	王　直
新建尹和靖先生祠記	黃　榦
重遷尹和靖先生祠堂記	黃士毅
尹和靖三畏齋	王　賓
包山祠	皮日休
和	陸龜蒙
水仙大王廟碑	楊循吉

三二

太倉閘王廟記畧　陸伸
重建武安王廟碑　祝允明
靈佑廟記　范至能
聖姑廟　高啟
卷十　敘　周南老
祠廟
惠應廟記　黃畧
宋衛文節公祠堂碑　沈魯
宋衛文節公祭田記
本朝春秋二祀祝文
崑山州作新婁侯事狀　殷奎
婁侯廟　前人
同前　袁華
劉龍洲祠　凌萬頃
同前　殷奎
同前　袁華
同前　秦約
同前　楊維楨
同前　偶桓
同前　沈愚

三五

黃姑祠題壁　范氏
黃姑廟　高啟
同前　周南老
葉文莊公祠記　吳寬
吳公子游祠記　楊一清
子游言公祠堂碑　桑悅
本朝春秋二祀祝文
商相巫公墓廟記　孫應時
常熟縣新建鄉先賢巫公祠記　陳寰
宋周孝子碑　錢道
周孝子廟記　吳寬
海虞孝子祠　吳訥
本朝春秋二祀祝文
張旭祠記畧　張著
甘泉龍神祠禱雨記　鄭元祐
本朝春秋二祀祝文
重建三高祠記　陸埜
三高祠記　石處道
重修三高祠記　陸元吉
三高祠田記　趙均

三四

三高祠贊　石處道
三高祠謁　丘霽
三高祠詩　劉季孫
同前　楊友夔
同前　郭紹彭
同前　袁聘儒
同前　劉寅
同前　姜夔
同前　陳孚
同前　高啟
三五
同前　周南老
同前　宋無
同前　王賓
謁三高祠　吳一鵬
本朝春秋二祠祝文
卷十六
祠廟
顧公廟碑　石處道
本朝春秋二祀祝文
三忠祠記　趙均
昭靈侯廟碑　石處道
曹昭靈侯廟神應記　沈義夫
滬瀆龍王廟記　許約
白龍廟詩　楊維禎
東嶽廟靈石贊　尹惟一
天妃行宮　楊維禎
二鄉祠堂記　夏時正
附崔巡檢辨誣記　吳寬
兵憲王公生祠記　姜龍
孝友先生迎享送神詞　王達
三六
新建鄉社亭記　顧清
石湖鄉賢祠記　莫旦
范文穆公祠堂記　王鏊
直道陳公祠堂記　沈燾
陳氏祠堂碑　王鏊
劉塘王氏祠堂記　楊榮
蘇州府重修城隍廟記　王鏊
崑山縣重修城隍廟記　沈魯
常熟縣城隍廟記　吳訥
新修城隍廟記　錢仁夫

重修城隍廟記畧　范紀
太倉城隍廟碑　陸容
城隍廟祈晴文　倪宗正
重修城隍廟記畧　雷中
萬壽祠記　顧儒寶
況知府重建五顯行祠記　劉鉉
宋光宗封五龍敕
跋　王燧

卷十七

祠廟　第宅

平江路新建三皇廟記　牟巘
常熟州重建三皇廟記　張著
嘉定三皇廟記　柯九思
崑山州重修三皇廟記　許規五
改修吳延陵季子廟記　蕭定
辟疆園　高啓
同前　周南老
陸山人樓亭即戴顒宅　儲光羲
褚家林亭　白居易
同前　陸龜蒙

同前　皮日休
同前　張賁
凌處士莊　韋莊
和周伯溫參政九日南園宴集　成廷珪
南園　高啓
同前　周南老
題御書碑　范成大
題御書大字歌　楊萬里
懷石湖舊隱　范成大
說虎軒夜坐　前人
北山堂開爐夜坐　前人
檢校石湖新田　前人
李行中醉眠亭　蘇軾
同前　蘇轍
元豐辛酉冬予解組歸吳明年過故同年朱光祿舊居同覽園榭感事作詩以詒伯原　元絳
次韻章之少保留題伯原秋校園亭三首　陳師孟
校書朱君示及園居勝槩新篇一軸皆有標

日輙成長調格詩奉寄清暉　盧革
樂圃林館十首　張適
余舊業在城西隅樂圃朱先生之故基也樹石秀麗池水迂廻儼有林泉幽趣余亂後多故居辛亥歲春復還舊業二首　前人
奉和甘白先生樂圃林居二首　倪瓚
宿樂圃林居　前人
十六日新涼戲甘白　前人
過張水部樂圃林館　高啟
同前三首　前人

同前二首　陳林
同前二首　謝恭
附重建延綠亭記　吳寬
定軒記　劉鑰
樂菴新成二絶　李衡
盤野諸題十一首　黄由
共樂堂　睽德堂　節堂　观奕　明月臺
登擁書樓有感　遺院獨步　登三清閣
入園　睦鄰　無題　思親
松石軒記　鄭元祐

松石軒詩　周伯琦
　蔣堂
同前　董晉
同前　成廷珪
同前　饒介
綠水園樓咏序　高啟
綠水園宴集　前人
同前　張羽
蕭玉清秋軒　郭登
同前　楊溥

同前　劉鈜
園溪觀魚記　楊維禎
東莊記　李東陽
東莊詩　劉大夏
同前　沈周
闢奕理構二亭于東莊以為子侯老嘉而有作和韻　吳寬　沈周　王軾
晚圃記
晚圃詩　伊乘
亞成宅　王賓

太公石室　林大同
言偃宅　周震賓
子游遺址　吳　訥
言公墨井　高　啟
范蠡宅　吳　萊
同前　高　啟
丁令威宅在陽山有丹井存焉　前　人
同前　周南老
梅福隱居相傳在吳門西市坊　黄庭堅
蔡經宅　高　啟

同前　周南老
張融陸慧曉宅　王　賓
居宋明府廳　李　白
韋承經幽居　孟　郊
徐修矩宅　皮日休
和　陸龜蒙

卷十八

第宅

臨頓里十首　皮日休
襲美題郊居十首次韵和之　陸龜蒙
臨頓里次皮陸韵十首　高　啟
幽居賦　周南老
西室記　陸龜蒙
張處士隱居　江公望
寄鍾子充　王禹偁
賢行齋記　錢　享
壽櫟堂午望　朱伯原
壽櫟堂枕上　范成大
范村午坐　前　人

范村雪後　前　人
賞海棠三絶　前　人
和章秀才北城新圃二首　范成大
北城梅爲雪所厄　前　人
李重發隱居
嘉樹堂記　楊維禎
友會軒記　前　人
如意堂記　徐有貞
採春齋記　俞貞木
端居室記　前　人

盟鷗軒記　前人
詩　鄭元祐
瑞居室　倪瓚
耕漁軒銘　唐肅
予既為良甫友契作耕漁軒圖復為之詩　倪瓚
耕漁軒　前人
題朱澤民為徐良夫作耕漁軒圖　前人
七日訪徐良夫十三日至七寶泉上及基升
還宿耕漁軒二首　前人

春日過鄧尉訪良夫士平　王逢
和前韻　徐達左
訪徐良夫　虞堪
同前　周砥
同前　高啟
同前　徐賁
水竹居記　俞焯
水竹居詩　倪瓚
玉山佳處記　楊維禎
同吳國良過玉山草堂賦附長句　倪瓚

耕漁草堂聯句會者五人徐武公伯有貞祝
大參顏鄰憲副定劉僉憲珏韓都憲庭　吳寬
三辰堂記　前人
禰菴記　前人
拙政園賦　王寵
寄王侍御敬止　前人
王侍御園林四首　前人
小丹丘記　陳基
聽雪齋記　前人
又　前人

伐翌堂記　馬廷用
十友齋記　查懋欽
月夜宴錢山人宅詩序　彭年

卷十九

山

吳山賦
天平山賦
遊山記　周必大
遊天平山記　柯九思
又　高啟

与范文正薦白雲泉書　陳純臣
登天平山頂　范成大
重遊　前人
再遊天平有懷舊事呈壽老　前人
遊天平山　高啟
又　倪瓚
又　楊基
留天平范氏庄　韓奕
宿天平白雲精舍　張適
重遊天平山　伊秉
登天平山　前人

四五

雨後遊天平諸山調滿庭芳　徐有貞
遊天平山　前人
遊天平　王鏊
又　前人
登天平絶頂　周忱
陪天全遊城西諸山　劉玨
天平山　蔡羽
又　前人
又　王寵
天平山白雲泉　范仲淹
遊天平山白雲泉　謝縉
白雲泉　錢藻
同前　范成大
同前　高啟
天平山　周南老
白雲泉　前人
一線泉　范成大
華蓋松　俞焯
蟠蜍石　楊基
前題　周南老

四六

龍門　高啟
　周南老
登龍門次盧師陳　王鏊
飛來峯　高啟
卓筆峯　前人
吴王井　前人
同前　諸彦　以上七首宜移上雲泉後　周南老
大小石室　高啟
同前　張羽
照湖鏡上有巨石圓而面湖者　楊基

天平山龍口泉　徐有貞
五丈石　高啟
雨中過雞籠山　前人
寄琦玉璞　顧阿瑛
金山　杜庠
同前　王鏊
金山寺避暑望雨作　楊循吉
金山寺　蔡羽
同前　王寵
赤山舊寺　楊基
赤山晨興

懷赤山舊業二首　前人
重九日行營壽藏之地　范成大
得壽藏于先塋之傍　前人
靈岩　袁易
同前　周伯溫
同前　高啟
同前　楊基
水龍吟　徐有貞
靈岩山　伊秉
紀遊靈岩　吳寬

又　前人
靈岩玩月　王鏊
靈岩懷古　前人
靈岩山　前人
登靈岩　蔡羽
登靈岩絕頂二首　王寵
靈岩　袁袠
浣花池　高啟
　周南老
琴臺　無名氏

　高啟
　周南老
硯池　高啟
　周南老
　陳子真
紅玉遊山　吳寬
雨中過玉遊山　高啟
雅宜山　倪瓚
遊玄墓山記　蔡羽
遊玄墓諸山記　袁袠

舟中望鄧尉山　鄭元祐
鄧尉山次韻　張適
和　倪瓚
過鄧尉山二首　楊基
遊玄墓　金問
重遊玄墓　韓雍
與駱新州興沈石田周司馬靖病愈同遊玄墓
夜宿萬峯精舍　徐有貞
遊玄墓和韻　劉珏
同前　楊循吉

玄墓山紀遊　張靈
登玄墓　王寵
次履吉韻登玄墓　湯珍
鄧尉避暑　袁袞
盧龍功武訪余陵上翌日遊七宝泉同遊者鈕安仲文楊大本景和王湛之常各賦詩分韵終日為樂用杜少陵泥融飛燕子沙暖睡鴛央之句摘平声分韻
龍得泥　達左得融　安得飛
大本得央　諶得沙
同諸友七宝泉燕集二首　王汝玉

寄七宝泉興上人　李應禎
七宝泉　謝縉
遊鄧尉山賛七宝泉　蔡羽
七宝泉　王寵
同前　湯珍
　王鏊
遊玄墓山　伊乘
玄墓書事　方大方
玄墓　伍餘福
夏口登玄墓　陸俸

登玄墓　項闓
登玄墓山　皇甫涍

卷二十

山

虎丘山賦　楊循吉
試劍石賦　顧愷之
遊虎丘賦　顧野王
虎丘山序
又
虎丘山記畧　王峋

與沈烱書　張種
答書　沈烱
從永陽王遊虎丘山詩　張正見
遊虎丘二首　王鏊
奉陪石田先生登覽虎丘　楊循吉
遊虎丘和姚侍御　前人
虎丘闔閭泛与伯虎同賦　前人
仲夏二十日奉陪弘農楊礼部丹陽都憲君
虎丘泛舟作　唐寅
虎丘和錢學士韵　劉珏

遊虎丘　伊秉
虎丘和王元勲韵　前人
春冬虎丘　蔡羽
春日虎丘　前人
夏日虎丘　前人
秋日虎丘陪領台州二首　前人
覲郡守胡公虎丘新詠　顧璘
遊虎丘二首　前人
陪鄭劉二户部徐翰林遊虎丘　胡纘宗
與客登虎丘　前人

陪王侍御遊虎丘次韵二首　前人
夜登虎丘　前人
与客登虎丘望姑蘇臺作　前人
再入虎丘　前人
虎丘次韻　前人
登虎丘千頃雲閣　前人
与湯子重遊虎丘　王寵
虎丘作　前人
劍池　前人
酌陸羽泉　前人

雪中遊虎丘　袁袠
雨中遊虎丘　前人
陪孟僉事望之登虎丘　孫太初
偶遊虎丘二首　皇甫涍
登虎丘作　前人
又　前人
首夜雨後登虎丘　前人
虎丘懷舊郡公胡中丞　前人
陽山　高啟
同前　周南老

望陽山　王鏊
穹窿山　陳徵
同前　黃漢鄉
同前　楊基
同前　吳寬
遊穹窿山　王鏊
晚入穹窿山　楊循吉
華山天池記　孫觀
華山道中　范成大
花山　高啟
天池　前人
陪臨川公遊天池　前人
天池　周南老
紀遊天池　吳寬
遊天池和仲山韻　王鏊
遊天池山　沈周
天池　皇甫涍
登天池贈毛中丞　胡纘宗
天池　王賓
又　王璉

五三

石壁　前人
石鼓　前人
又　王賓
由南峯入天池　蔡羽
支硎山放鶴亭　范成大
馬跡山　前人
支硎山中　楊循吉
登支硎山樓　徐禎卿
遊支硎諸山回漫興　吳一鵬
支硎山　王寵
寒泉　高啟
同前　周南老
放鶴亭　王賓
南峯　王鏊
赴南峯舟中　楊循吉
南峯　蔡羽
還楊儀入南峯　前人
南峯　王寵
尋支山作　皇甫涍
中峯南峯展眺　前人

五四

南峯往北峯　王寵
觀音山　白居易
遊南峯寺　同前　葉夢得
高景菴泉亭　范成大
自天平嶺過高景菴　前人
高景山夜歸　前人
高景菴讀舊題有感　前人
過高景山謁魏鶴山遺像　吳一鵬
五塢山五首　高啟
同前五首　周南老

自横山歸洞庭　王鏊
堯峯　戴良
堯峯觀朝雨　袁袠
堯峯山十二咏　前人
同前十二咏　王寵
再遊上方　范成大
早春遊南山　楊循吉
陪郡守林公遊山二首　前人
上方　姚廣孝
遊上方和錢學士韻　皇甫信

上方　前人
同彭寅之上方西澗流觴　蔡羽
題上方望湖亭壁　楊循吉
与王履約履吉文壽承休承袁補永之上方玩月　顧璘
暮雨登上方　前人
登上方　陳基
上方月夜与段子辛　王寵
月夜登上方絶頂四首　前人
上方觀月出歌　前人

望湖亭　前人
陪大中丞金陵顧公玩月上方　袁袠
八月十四夜待月上方　前人
春日上方　皇甫涍
春日侍諸父上方八韵　前人
上方流雲亭　前人
冬暮上方書事　前人
上方晚興　前人
重遊上方　前人
觀音岩　陳基

觀音岩訪楚石和尚　袁褧
登宝華諸山　前人
三月十三日晚泉与日宣佩上人偕吳山[illegible]行看杏花二首　王寵
家叔携酒餞别曉登吳山　皇甫涍
白石山　王宥
自横塘過横山　吳寬
黄山　皇甫涍
登獅山　徐有貞
和伯氏過何山懷二何作　皇甫涍

香山　范成大
光福山遊記　吳寬
竜峯勝槩記　朱存理
光福山　吳寬
長山　楊基
遊西山記　杜瓊

卷二十五　山

以下原二十六石卷

遊鄢西諸山記　都穆
紀遊　朱存理

清明後一日獨遊西山　楊循吉
将遊西山道中　前人
赴西山雨後溪行　皇甫涍
雨後舟行望大石諸山　前人
次韵天全公招遊西山　祝顥
洞庭兩山賦　王鏊
洞庭山賦
太湖諸山記　王鏊
遊林屋洞詩序　前人
遊林屋洞記　蔡羽

登縹緲峯記　前人
林屋洞　范成大
再遊林屋洞　王鏊
過洞庭山　沈以潛
遊林屋洞　前人
同前　徐禎卿
遊林屋洞歸道中偶作　前人
入林屋洞　王寵
雨洞　前人
曲岩　前人

林屋道中　前人
遊林屋洞二首　胡纘宗
望縹緲峯懷蔡九逵　袁袠
林屋洞口古井二絶　王鏊
縹緲峯　范成大
林屋洞 夫　宋 陳都官
登縹緲峯絶頂　蔡羽
登第四峯　前人
登縹緲峯一首　王寵
縹緲峯絶頂　前人

第四峯登眺　前人
登縹緲峯　徐禎卿
下縹緲峯小憩西湖寺 夫　前人
与客至林屋　蔡羽
林屋洞　張雨
洞庭山　周旹
自胥口泛舟太湖至洞庭　楊循吉
自灵岩至西洞庭四首　袁袠
遊西洞庭記　前人
消夏灣記　蔡羽

消夏灣　范成大
同前　高啓
同前　周南老
同前　王鏊
同前　王寵
灣中覽古　前人
練瀆　高啓
同前　周南老
奉陪太傅王公練瀆泛舟二首　蔡羽
明月灣　高啓

同前　周南老
同前　謝結
桃花塢　徐禎卿
綺里　高啓
登莫釐峯記　王鏊
望東洞庭寄翠峯長老　陳基
湖上望西洞庭　吳寬
和徵明登東洞庭　徐禎卿
又和洞庭將歸再賦　前人
自西山歸東洞庭　王鏊

集078-032

與嚴太守道卿同登莫釐峯　前人
登莫釐峯絶頂二首　朱琉
洞庭山　范仲淹
遊洞庭　湯仲友
過洞庭　唐珙
洞庭曲十首　金信
望洞庭　楊維禎
洞庭曲十首　前人
洞庭山　周南老
送人之洞庭　姚廣孝

洞庭謠　前人
洞庭毓秀歌　吳信

卷二十二

山水

遊石蛇山記　蔡羽
遊石蛇山後記　前人
過石公山　王寵
思夫山　高啟
同前　周南老
同前　王賓

望大小貢二山　王逵
琴山九首　蔡昇
白浮山
五浮山
烏蚌
綠石山
夫容峯
西湖灣
禹期山　王賓
射鷄山　吳敏

大小竹山　前人
登西湖小洞庭　吳鳴翰
玄龜山
題煉墩　吳鳴翰
鎮下放舡過東山二首　范成大
社山放舡　前人
東山渡湖　前人
歸自西洞庭阻風登黿山絶頂　王鏊
登縹緲峯　前人
明月灣石陂　前人

石公山石洞　前人
石公山試劍石　前人
又石公山　前人
崑山　滕繼
又　孫寔
登玉峯　陳省華
又　范周
夜發崑山　范成大
范元光在崑山病中走寄長句次韻答之　前人

崑山聯句
玉山詞為顧仲瑛作　陳基
賦得玉峯春霽　張遹
秋日舟過崑山　前人
崑山聯句　楊維楨　顧仲瑛　姚子章　張叔厚　于彥成　郯九成
登玉峯　夏元吉
又　沈以潛
陪徐天全夏仲昭遊玉峯　劉珏
登玉峯　吳寬

舟中望崑山　王鏊
玉山詞為顧仲瑛作　陳基
郎官柏詩序　金問
郎官柏　張和
登秦望山　薛據
綽墩　高啟
又　周南老
虞山　孫應時
遊虞山　倪瓚
舟中望虞山　王賓
舟中望虞山　陳基
虞山　王汝玉

登虞山絕頂有懷吳思菴　周忱
遊虞山　吳寬
又　沈周
三月九日舟泊虞山下　前人
舟中望虞山　吳寬
与啟南遊虞山　前人
舟中望虞山　陳基
遊虞山　陳蒙
次韻許明府虞山雅集　王鼎
和許大尹虞山雅集　楊循吉
晚次虞山　皇甫涍

以上二目據寫本前補小為

慶山溪行	前人
望慶山	王寵
爭成山	王寵
陪邑尹沈君遊水禪菴紀興	陳言
遊拂水岩二首	黄省曾
烏目山五題序	李堪
遊破山	僧皎然
破山山居八首	僧常達
破山八詠并序	劉極
興福寺常達塔 救虎閣懷達塔 宗教從御賜鐘	龍問對潭

題龍山	高九萬
秋晚有懷頂山	孫應時
秋晨至頂山	前人
中夏遊上方	前人
六月宿山禱晴	前人
詰旦喜晴	前人
宿頂山白龍祠	梅詢
頂山上方	程準
頂山	周霞賓
遊頂山龍潭	李光

六五

福山	徐有貞
同前	李傑
鳳山	徐恪
遊秀峯	楊維禎
	陳擇曾
登鳳皇山次徐亞卿韻	王昺
登穿山	劉珏
馬進士抑之穿山逕別	前人
同前	徐有貞
同前	陸昶

同前	陳蒙
鎮洋山記	祝允明
同前	桑悅
贊	陸晨
詩	沈周
太宗文皇帝御製宝山文碑	
宝山晴雲	高本宗
同前 夫	
同前 夫	
震澤賦	朱石

六六

卷二十三

水

太湖賦　王鵬
五湖賦　楊泉
初學記楊泉五湖賦
五湖記　王鏊
自蠣山東望震澤　鮑照
泊震澤口二首　蒋琳　李紳
太湖秋夕　王昌齡
泛太湖書事寄崔湖州　白居易
早發洞庭舟中作　白居易

三七

宿湖中　前人
夜泛陽塢入明月灣即事寄湖州　前人
泛太湖　方干
湖中曲　李商隱
除夜寄羅同年　王禹偁
舟泊太湖　羅處約
過太湖　范仲淹
泊太湖　楊傑
又　李顒
太湖阻雨　孫覿

大霧中自胥口渡太湖　范成大
再渡太湖　前人
太湖詞　趙孟頫
雲海亭望具區　晏夔
過太湖　唐桂芳
同前　許謙
同前　張雨
冬夜震澤風雪異常
過太湖　李洞
同前　程呈

三八

同前　宋德潤
同前　楊基
同前　徐賁
同前　高啟
月夜遊太湖　前人
舟過震澤　張羽
震澤　前人
遊太湖　徐有貞
題太湖　施槃
雨中過太湖望洞庭　吳寬

歸省過太湖　王　鏊
遊湖　前　人
再遊南湖　前　人
丁丑八月遊湖遇雨　前　人
自胥口入太湖　徐禎卿
奉和徵明過太湖　前　人
與徐太史入太湖　胡纘宗
泊太湖呈座主守溪相公　前　人
太湖六首　前　人
入太湖　諭祭溪翁相國　前　人

胡太守孝思奉　詔存問過太湖　王　鏊
胥口　范成大
再渡胥口　前　人
發胥口達包山　蔡　羽
早發胥口經湖中瞻眺三首　王　寵
泊胥口望太湖月下作　胡纘宗
晚登木瀆小樓　范成大
舟次木瀆聞慶子學士入山賦詩寄之　陳　基
過木瀆　吳　寬

上沙夜泛　范成大
上沙　前　人
上沙遇雨快涼　前　人
上沙田舍　前　人
上沙捨舟　前　人
晚渡白洋灣　王　鏊
石湖賦　莫　旦
遊石湖記　朱逢吉
御書石湖二大字跋　范成大
遊石湖　蔡　羽

御筆石湖大字歌　楊萬里
和納鄰人登石湖　范成大
與周子充侍郎同宿石湖　前　人
壬辰二月十八日石湖花下作　前　人
壬辰七月十六日真率會石湖路中書字　前　人
和歸石湖　前　人
次韻蜀客西歸者來過石湖并寄成都舊僚
次韻同年楊使君回自毘陵同泛石湖見贈

乾道辛卯三月望夜与周子充同舩泛舟石湖戲作紀事　前人
晚歸石湖　前人
午憩遣興家人謀過石湖　前人
將至石湖道中書事　前人
三月十六日石湖書事　前人
石湖中秋二十韻　前人
與游子明同遊石湖　前人
次韻徐提舉遊石湖三絶　前人
除夜自石湖歸苕溪三首　姜夔
石湖　鄭元祐

偕殷敬初遊石湖　戴良
石湖寫景　高文度
与客携樂遊寶積山遂泛石湖　高啟
石湖与戴叔能同舟懷雪坡大恭　陳基
石湖送别　王汝玉
至正戊子三月十日遊石湖賦花遊曲　楊維楨
和　顧瑛
九月八日遊石湖　徐有貞
次天全諸公石湖聯句　韓雍

石湖阻冰聯句　王鏊
石湖聯句　前人
舟過上方石湖　桑悦
過石湖　徐源
石湖避暑神子　楊循吉
泛石湖　皇甫信
諸友泛舟石湖還次治平　蔡羽
游石湖記　前人
石湖秋泛同瞍子辛文徵仲　王寵
雪後石湖　前人

石湖作
石湖
石湖作
湖上八絶句
同王子美湖上看月二首
湖上逢曹子化之
湖上　前人
修禊石湖作　袁袠
同諸文學避暑石湖二首
江寺副于春過飲横塘莊同泛石湖　前人

石湖次彭孔加韵　前人
石湖徐太史子升　胡纘宗
春日展墓還眺上方石湖　皇甫涍
春日石湖　前人

卷二十四

水

横塘　范成大
晚泊横塘　前人
出横塘　韓奕
同前　蔡羽

晚出横塘三首　朱琓
自石湖至横塘二首　王寵
横塘歸　袁袠
横塘晚興　皇甫涍
同前
長蕩泛舟　沈周
同前　皇甫信
黄天蕩　張寰
過獨墅
宿獨墅　華幼武

過車坊漾
宿蛟龍浦口　吳一鵬
過陳湖　陳基
泊陳湖　華幼武
歸闔閭浦
過麗山湖　楊維禎
與麗福一遊麗山留題　甯玉
和　麗福一
遊麗山訪麗雲前　干文傳
麗湖　桓實帖木尔

登麗山　周谷窗
過麗山湖　麗龍
題九里湖　吳瓛
白蜆江阻風寄懷徐賁　姚廣孝
八月十三夜泛姚城江　陳基
汾湖賦　陶振
遊汾湖得武字　楊維禎
得錦字　殷奎
得上字　程翼
得花字　王佐

得溪字　陸宣
得陵字　陸恒
致仕還汾湖問信海棠　陸行直
再遊汾湖　顧遜
鶯脰湖　趙時遠
春日遊鶯湖偶成　陳一初
遊鶯脰湖　吳億
同前　張進
過沈張湖　吳復
松江賦　葉清臣

二五

泊松江渡　許渾
吳江旅次　張喬
同前　姚鉉
同前　孫何
同前　王安石
同前　張先
與子瞻會松江得浪字　秦觀
得岸字　參寥
松江晚泊四首　吳融
松江作　趙嘏
松江秋書二首　陸龜蒙
松江懷古　前人
同前　楊蟠
同前　郭正祥
同前　范致虛
同前　楊友夔
過松江　范成大
松江舟中二首　戴復古
泊松江　吳懷
吳江曲　朱松
吳江舟中　樓鑰

二六

過吳江　高本
吳江　江藻
還吳江　黃由
夜過吳江憶華終之　呂伯寅
吳江春望　嚴羽
松江漁者　范仲淹
松江　王安石
吳江懷古　胡元質
吳江道中　許棐
吳江二首　陳基

自吴江回　趙孟頫
吴江晚泊　高得暘
夜泛吴江　王原傑
吴江夜泊　馬臻
又　釋宗衍
舟次吴江　善住
過吴江二首　李光孝
舟次吴江寄溉之學士　張伯雨
倪元鎮避兵吴江　包英
又　謝應芳

過松陵　陳謙
次韻王松陵　陳深
將赴京口道出松陵　鮮于樞
陪淮南僚友泛舟吴江城下　王逢
吴江　張翥
避地吴江九日　楊維楨
吴江夜泊　前人
吴江　虞堪
松陵　倪瓚
夜泊吴江城下　前人

吴江月夜泛舟　胡奎
松陵道中　孝琳
松江同宿和唐人韻　張楷
吴江夜泊　薛積
渡吴江　高啟
至吴松江　前人
至吴松江風雨不及渡　前人
松陵江上　韓奕
泊吴江寄僧　孫大雅
吴江客中冬至日　王禕
住吴江　朱文奎

吴江春望　吴復
舟次吴江　胡奎
回至吴江　陶振
秋夜吴江泛月　陳一初
泊吴江　蘇平
和　尹寛
吴江春思　莫礼
吴江道中　卞榮
吴江阻風　前人
吴江舟中　聶大年

宿吳江　楊一清
吳中早發　前人
吳江曉眺　吳寬
過吳江訪子静　沈周
與吳少宰吳江舟中聯句　文林　趙寬
吳江道中　杜啟
吳江　沈周
泛吳江　朱存札
吳江竹枝詞三首　胡奎
同前　都穆

江上納凉　前人
吳江道中　陸顒
吳江舟中謝伯一有詩次韵　楊一清
使浙日承親友送至吳江　楊循吉
吳江舟夜二首　皇甫滂
吳江詞　中吳紀聞
過沙湖寄玉山　楊維楨
白
遇雨過沙湖　高啟
宿蠡口　華幼武
蠡口道院二首　胡纘宗

蠡口陳孝子歌　吳一鵬
登漕湖　華幼武
晚過漕湖寄楊孟二處士　吳一鵬
漕湖即事　前人
登漕湖　孫太初
黄埭舟次　韓奕
常熟塘紀功碑　劉元文
尚湖　張洪
經尚湖望虞山　沈周
過尚湖　韓奕

秋日同李尚書錢正郎尚湖次韵　桑悅
福口港口待潮　陳基
二十日福山港寄省院諸友　前人
常熟縣許浦塘疏濬記　倪岳
許浦按校水軍　袁說友
次韵袁起岩許浦按校水軍絕二　范成大
許浦屯田事　袁說友
白茆塘閒步　桑悅

卷二十五

水利　土產　果　花卉

重闢支塘記　程公許
過陽城湖　沈周
遊陽城湖上晚步　楊循吉
巴城秋暮　郭翼
婁江集詩　陳基
婁江即事二首　前人
舟　吳松江　盧熊
觀潮詩序　黃雲
過澱湖　衛涇
澱湖八詠　孫俊

古塘秋月　馬麐
橫瀝口泊舟有感　桑瓘
重浚七鴉浦記　姚文灝
重浚七鴉塘碑記　文徵明
重浚至和塘記　吳瑞
重浚湖川塘記　祝允明
重浚湖川塘題名記　桑悅
大東門閘記　陳璜
大西門閘記畧　顧潾
小西門閘太倉三閘記　王同祖

滸墅永通渠記　陳濟
志滸墅便渠　楊循吉
西華石塘記　王偰
練祁塘　陳觀達
海州夜泊　任仁發
和　斡玉倫徒
和　顧阿瑛
和　鄭九成
望梅行　王鏊
至太倉欲觀海不還　前人

觀海上潮　梅聖俞
待潮沙岡　游居傳
海浪　徐潛
過崇明夜宿劉家河　周忱
請停信義郡丁役疏　蕭統
上呂相書　范仲淹
吳中水利書　單諤
吳江水利議　史鑑
運河志上中下　前人
與陳王汝黃門書　前人

進單鍔吳中水利書狀附鍔書　蘇軾

卷二十六

水利

趙子潚相視水利方畧

新開塘浦記　范成大

李結治田三議

羅點乞開澱湖圍田狀

宋史河渠志

元任仁發水利議答

潘應武言决放湖水

復言便宜

前都水書吏吳執中言順導水勢

周文英三吳水利

元史河渠書　吳淞江

澱山湖

夏忠靖公原吉治水疏

尚書徐貫水利疏

吳中水利議　楊循吉

三吳治水碑　前人

治水義官題名記　前人

長洲義官疏渠題名記　前人

沙湖隄記　吳寬

崑山縣重濬十河功績　吳瑞

楊六尚書留太湖石寄贈絕句　白居易

太湖石　吳融

又　高啟

又　周南老

乞崑山石　曾幾

得崑山石　張雨

錦峯石　姚廣孝

白塔坑　范成大

過吳中得小菓作長賦詩　陸務觀

蚕豆　楊萬里

刈麥行　范成大

項山菓　王伯廣

新菓寄倪元鎮　張雨

早春橘子寄魯望　皮日休

和　陸龜蒙

新橘　梅摯

橘園　范成大

懷杜氏園紅梅因寄用嘉　劉鉉
重寄杜用嘉　前人
虎丘東林紅梅歌　徐有貞
梅花　沈周
次韻漢卿舅蠟梅　范成大
從臣濟之蠟梅　前人
綠萼梅　張雨

卷二十七

花卉　果　食品、器役

園丁折花七品各賦一絕　范成大

牡丹花　王禹偁
同前　朱長文
新栽牡丹開遲有作　沈周
賞玉樓春牡丹　前人
詠白菊　陸龜蒙
和　張賁
和　皮日休
和　鄭璧
和　司馬都
荐菊　沈周
寄題石湖海棠二絕　范成大

生色海棠　沈周
石湖芍藥二首　范成大
山茶二首　朱長文
山茶詞　沈周
辛夷　朱長文
玉蘭　沈周
錦帶花　王禹偁
椰李花賦　陸龜蒙
水仙花賦　徐有貞
吴郡送水仙花二大本　黄庭堅

水仙花　葉自旃
次韻龔養正送水仙花　范成大
詠水仙　劉鉉
紅薔薇　陸龜蒙
和　皮日休
木香　項彦同
窗前木芙蓉　范成大
携家石湖賞拒霜　前人
九日無菊賞芙蓉　沈周
瑞香花　范成大

次王正之韻謝袁起巖茉莉二首　前人
再賦二首　前人
次韻袁起巖郡治瀆蓮　前人
再賦郡治瀆蓮三絶　前人
小松　陸龜蒙
和　皮日休
小桂　前人
和　陸龜蒙
岩桂　范成大
咏庭前桂　沈周
竹　皮日休
和　陸龜蒙
食楊梅　薛憲章
初食楊梅　楊循吉
煑楊梅　沈周
枇杷賦　薛憲章
摘櫻桃賦　前人
菱　唐東嶼
芡實　楊萬里
蓴菜　前人

同前　高啟
同前　韓奕
茭白　許景迂
芹　高啟
鱸魚　蘇軾
同前　楊萬里
鯉魚　張雨
河豚魚　梅聖俞
河豚歎　范成大
蟹志　陸龜蒙
蟹寄陸魯望　皮日休
和　陸龜蒙
謝客惠湖蟹　宋祁
謝吳正仲遺蟹　梅堯臣
寄蟹叔老　沈偕
同前　高似孫
蛤蜊　梅堯臣
蟶　沈周
襲美以魚箋見寄因謝成篇　陸龜蒙
奉酬見答　皮日休

𣓨花箋　李　衡
萬眼羅　范成大
琉璃毬二首　前　人
老人燈　華幼武
走馬燈　周　庚
同前　吳　寬
鬭雞燈　前　人
府酒五絕　白居易
看壓新醅寄懷襲美　陸龜蒙
和　皮日休

謝姑蘇學士寄木蘭堂官醞　梅堯臣
洞庭春色　蘇　軾
茶隖　皮日休
和　陸龜蒙
煮茶　皮日休
和　陸龜蒙
松花餅　張　雨
油堆　吳　寬
圓子　前　人
㨾役

宋田則例
太祖寬恤稅糧詔旨
均傜
馬頭利病呈稿
楊侯清理田畝記　周　倫

卷二十八

道觀

平江府重建三清殿記　牟　巘
玄妙觀山門碑銘　前　人
玄妙觀重建彌羅寶閣記　胡　濙

重修東嶽行宮記　黃省曾
重修清真觀記　俞貞木
福濟觀重建祠宇記　徐有貞
過福濟觀訪煉師郭宗衡　劉　鉉
清微道院三官閣碑　都　穆
清微道院修三元閣募緣疏　朱存理
元和道院重修真武殿記　蔡　羽
元和道院　前　人
跋御書放生碑　項公澤
昊天閣記　陳　振

放生池　秦約
　　楊維禎
　　郭翼
　　偶桓
虞山招真治碑　昭明太子
虞山道觀新建覽翠樓記　楊循吉
乾元宮　孫應時
致道觀　王大成
同前　鄭昇元
秋日登致道觀　姚廣孝
七星檜　沈周
登昭明書臺因訪丹井　前人
寄題虞山檜　李廷相
致道觀赴計明府宴集　楊循吉
致道觀溪口　皇甫涍
致道觀丹井二首　前人
招真菴記　唐舉之
極目亭　徐次鐸
　　謝肅
瑞雲觀記　黃潛

摹刻瑞雲觀碑記　朱存理
過吳江瑞雲觀　吳寬
集仙宮　常懋
　　戚如梓
玉芝祠記　張與祥
題玉芝祠　陳蒙
通番事蹟太倉天妃宮內
次韻倪尚書天妃行宮　陸杲
天妃宮　楊維禎
黃太倉汝為賓天妃宮二首　王寵
普福宮記　吳澂
高真堂記　王鏊

卷二十九

寺院

蘇州府重玄寺法華院石壁經碑文　白居易
宋徽宗佛牙舍利贊
捨銅龜子文　蘇軾
平江府報恩萬歲賢首教寺碑　闞復
報恩萬歲賢首教寺長生殿記　黃潛

報恩寺釋迦文佛卧像銘　宋濂
重修報恩寺寶塔記　陳琦
報恩寺佛殿重修記　楊循吉
為報恩寺衆請璞師修塔叙　祝允明
義和尚號了菴記　前人
宿報恩寺水閣　皮日休
和　陸龜蒙
寫墨竹　趙孟頫
跋　黃溍
　陳基
北寺竹林　楊基
綠陰堂記　虞集
吳中礼石佛　江淹
開元寺樓看雨聯句　皮陸
獨在開元寺避暑聯句　前人
遊開元寺綠陰堂
送恩禪師弟子勤歸開元寺　高啟
開元寺雨中觀梅　姚廣孝
開元寺聞鐘　胡纘宗
閶城中登瑞光塔望舊遊諸山　姚廣孝

　沈周
平江承天能仁寺記　黃溍
承天寺重建大雄寶殿記　吳寬
重修承天寺記　陳律
同皇甫冉登重玄閣　李嘉祐
重玄寺雙檜　皮日休
和　陸龜蒙
承天閣　楊維禎
贈無照上人住持定慧寺詩序　祝允明
壽寧萬歲教寺裝佛記　釋普林
慧林房記　吳寬
次韻定慧欽長老見寄　蘇軾
定慧院顒師為叙竹下開嘯軒　前人
觀定慧寺東坡海棠詩　皇甫信
送僧定佩住城東定慧寺　吳寬
与薛十二穆過壽寧精舍　姚廣孝
重建寶光晉首講寺碑　曾棨
宿龍興寺　綦毋潛
次韻贈開白雲　趙孟頫
　虞集

寄問白雲　前人
天惠賢首教寺記　陳基
元敕建大昭慶寺碑　虞集
大昭慶寺旃檀閣記　黄溍
昭慶寺看芍藥　王逢
和文待詔懷昭慶寺之作　王寵

卷三十
寺院

萬壽禪寺重構佛殿記　宋濂
萬壽禪寺重修記　吳寬

九五

登萬壽寺佛閣　王鏊
獅子林菩提正宗寺記　歐陽玄
立雪堂記　鄭元祐
師子林詩序　李祁
師子林圖序　朱德潤
師子林十二咏序　高啓
遊師子林記　王彝
師子林十二咏
師子峯　高啓
吐月峯　王行
小飛虹　申屠衡
立雪堂　陶琛
禅窩　張簡
竹谷　僧道衍
臥雲室　王彝
指栢軒　高啓
問梅閣　張適
玉鑑池　王行
氷壺井　謝徽
奉題師子林（[illegible]）　張著

九六

山謁奉簡臥雲室中老師　危素
五十六字奉上天如禪伯　周伯琦
夏日過天如禪師　錢良右
師子即景十四首　維則天如
師子林三十韻　僧道衍
師子林池上觀魚　高啓
和　徐賁
七月十五日与高季迪過師林　張適
七月廿七日過東郭師子林　倪瓚
送弘上人住蘇州正覺禪寺　金問

正覺寺記　吳　寬
正覺寺退居記　徐　源
与叅政祝公遊正覺寺　吳　寬
己未春遊竹堂梅花下　沈　周
金　琮
過正覺寺　皇甫信
雪宴竹堂寺　王　寵
竹堂　皇甫涍
開趣軒記　徐有貞
還　贇

宿東禪靜公房　吳　寬
李應禎
八月廿三日過東禪二首　蔡　羽
晚過東禪　皇甫涍
過永定廢寺　高　啟
過永定精舍訪南岳上人　劉　鉉
永定精舍　楊循吉
蘇州南禪院白寺文集記　白居易
南禪集雲寺重建大雄殿記　吳　寬
贈鏡菴上人　徐　珵

大雲菴重建殿宇記　楊循吉
草菴紀遊詩并序　沈　周
沈石田寓結草菴僧院次韵　楊循吉
贈澄上人　蔡　羽
寓大雲菴贈茂公　王　寵
贈松岩　顧鼎臣
碧筠精舍記　蔡　羽
送常上人住蘇州天王寺　謝　縉
再至天王寺有感二首　王　鏊
天王寺訪濟之不遇　皇甫信

天王寺　胡纘宗
姑蘇能仁菴記　祖　瑛
能仁菴開山祖師遺囑　法雷震

卷三十一

寺觀

平江幻住菴記　釋明本
雁蕩除夜　前　人
宿幻住棲雲堂　高　啟
遊幻住精舍　前　人
宿幻住草菴　道　衍

訪幻住菴僧不遇	張　達
幻住木蘭花	伊　秉
幻住菴作	王　寵
同文太史方山人過幻住菴	袁　袠
遊幻住菴	趙孟頫
	僧善住
	沈德虔
寂照寺訪友不遇	僧良琦
秋日過寂照寺二首	劉　鉉
靈鷲寺修造疏	祝允明
春晝馬禪寺	蔡　羽
馬禪賞月	陸　川
虎丘陳公樓記	王　曉
千頃雲記	家之巽
石佛大士記	徐　恪
水陸堂記	范成象
建千佛閣疏	
虎丘雲岩禪寺修造記	楊士奇

九九

蘇郡虎丘修塔記	張　益
敕賜藏經閣記	周　忱
雲岩雅集志	徐有貞
虎丘復第三泉記	王　鏊
虎丘別序	胡纘宗
虎丘寺災次衍上人韻	沈以潛
虎丘萬松堂避暑	楊循吉
重題生公講亭	前　人
虎丘山房	蔡　羽
虎丘東閣	王　寵
虎丘塔	袁　袠
虎丘慧上人山房	孫太初
稚兒塔	高　啟
又	周南老
宿半塘寺	趙與旹
簡默堂記	徐有貞
白蓮寺池上次韻	高　啟
雨中登白蓮寺閣望故園	前　人
獨遊白蓮寺池上看雨	前　人
白蓮寺次杜進士	前　人

百

與杜進士寅登白蓮寺閣對雨　前人
建吳井冽泉亭記　施清臣
石湖艸堂　蔡羽
石湖艸堂後記　前人
自思益寺次楞伽寺作　白居易
楞伽寺　張祜
自楞伽寺晨起泛舟道中有懷　許渾
題楞伽寺　前人
遊石湖蘭若二首　釋見心
題楞伽山寺壁　高啟

留題治平寺　吳寬
初夏遊楞伽精舍　皮日休
和　陸龜蒙
遊楞伽寺　宋無
遊石湖治平寺　徐元
治平寺下院　蔡羽
宿治平僧房　前人
石湖艸堂別履吉　前人
楞伽寺　王寵
首夏仝諸君看竹石湖艸堂四首　前人

新築石湖草堂二首　前人
楞伽精舍　前人
夜宴石湖艸堂　前人
楞伽山樓　前人
雨後泛湖過楞伽寺　前人
散步楞伽諸院口占短句　前人
卒業治平寺示同志　袁袠
石湖艸堂成即事　前人
治平寺　皇甫涍
同子魚舟往治平寺　顧璘

治平寺化造竹亭疏　唐寅

卷三十二

寺院

至正戊子雨中遊石湖諸山　楊維禎
和　顧阿瑛
与客攜樂遊寶積山遂泛石湖　高啟
寶積寺八詠　謝縉
同前　趙
遊石湖寶積寺追和危太僕韻　吳寬
題橫山寺　戴叔倫

楞伽寺　高啟
　　周南老
　　釋宗衍
送辰長老住横山寺　鄭嘉
上方　姚廣孝
遊上方小酌僧舍　吳文度
上方山懷古　錢復
秋夕上方山踏歌行　韓奕
上方山探春眺　皇甫汸
與戴叔能遊寶華寺宿西方丈　陳基
宿寶華寺　袁袠
太祖高皇帝御製賜僧無念詩
覲畢舟歸
懷僧無念特賜松石詩
贈僧無念用松石詩韻
與駱新洲沈石田禹清癡遊玄墓　徐有貞
山樓雨晴同諸公臨眺　前人
和公素韻　前人
寫画贈别傳上人　杜瓊
入玄墓寺　吳寬

春夕宿萬峯高閣　陳霽
玄墓寺　王昂
過鄧尉山　王鏊
為懋上人題画二絶　徐禎卿
錦上人西堂　陸川
宿遵上人房　王寵
和　湯珍
贈昧聞長老　顧昂臣
憩萬峯寺　徐縉
宿玄墓寺碧照軒　蔡羽
碧照軒　皇甫汸
題山僧　蔚萬峯
送僧還文殊菴　劉昌
宿靈岩寺　戴叔倫
靈岩寺　張祜
　　范仲淹
　　趙昂
靈岩寺　周南老
　　高啟
題靈岩一首　鮮于侁

靈岩次庶子學士韵　陳基
靈岩　前人
遊灵岩三首　周伯琦
靈岩山　陳方
題灵岩寺壁　倪瓚
遊灵岩寺　前人
靈岩寺　曹禎
又　王珍
和况太守登靈岩韵三首　談震
登靈岩寺　劉珏
遊靈岩遇雨　沈周
陪計常熟遊靈岩　前人
計宗道
靈岩寺　虞謙
次　陳頎
靈岩寺　徐理
遊靈岩　丘霽
趙同魯
聶大年
伊秉

百五

杜庠
送僧住靈岩　王汝玉
送瀚北海住靈岩寺　張達
次韻　劉纓
訪灵岩住持清一源　賀元忠
次韻遊靈岩　楊循吉
題靈岩　鄺璠
靈岩懷古　孫磐
靈岩　唐寅
經靈岩　謝琛
和　于範
靈岩歌　徐縉
遊靈岩歌　顧鼎臣
登靈岩贈住持霖雲谷　祝允明
登靈岩　林庭棉
陳璚
靈岩懷古　朱袞
遊靈岩　高第
吳一鵬
靈岩寺　陸俸

百六

涵空閣	宋無
	高啟
尹山寺東菴	陳顗
尹山寺夜咏	王汝玉
尹山精舍	王寵
春日放舟出陳湖登大覺寺	張適
宿東明禅院	吳寬
和	李應禎
宿天宫寺	陸容
再至和前韻	前人
昭明寺記	虞集
懷陳寅山人時居西山昭明寺	高啟
昭明寺	陳基
光福舍利塔記	崔鶴
奉共菴	吳寬
賦得寒山寺送别	高啟
寒山寺	胡纘宗
送僧道性住寒山寺	劉溥
陪元侍御遊支硎寺	劉長卿
宿支硎山房	僧皎然

百七

支公詩	前人
贈支硎山南峯僧	陸龜蒙
	皮日休
平雲閣	范成大
鐵杖支公遺物	
金沙	
遊南峯寺有支遁放鶴亭	高啟
支硎山十三咏	姚廣孝
同前	謝縉
初春山居還城中寄支硎僧院	楊循吉

百八

敘老（以下批注）　宋代照居本　共有題目正孫名字要題句而作者

吳都文粹續集目錄下 三

卷三十三

寺院

天平山白雲禪寺重興碑　姚廣孝

錢藻

范成大

袁桷

倪瓚

送圭復菴還天平寺　釋來復

天平　陳基

一

登天平山訪圭禪師　姚廣孝

夏日遊天平山白雲寺　前人

春日過天平輿上口占　前人

次韻答天平復菴師二首　前人

寄天平復菴　前人

題天平壽老方丈　范成大

送壽老住雲門行化　前人

天平寺　蔡羽

自一雲至天平　皇甫涍

秋日重遊穹窿山海雲精舍　姚廣孝

訪道衍上人時寓海雲　張羽

宿海雲上人房　韓奕

留海雲菴　前人

贈海雲僧　前人

海雲院觀連理山茶　吳寬

海雲菴連理山茶次匏翁韻　伊秉

海雲寺　王寵

三月廿四遊海雲蘭若　倪瓚

克峯山佛殿記　王鏊

克峯寺　高啟

二

周南老

題克峯寺藏公山房　伊秉

宿克峯寺　王鏊

暑中遷寓甫里精舍　柳貫

夜投白蓮寺　徐賁

覺海菴　徐有貞

宿覺海菴　沈周

早起　前人

下蓮峯尋山登覺海　皇甫涍

過積沙寺　吳寬

接待寺八咏
遊金碧山記
普賢寺
陽山大石雲泉菴記
大石聯句
與唐子畏遊陽山大石聯句
陽山大石次韵聯句韻

沈周
姚廣孝
皇甫信
張祐
吳寛
王鏊
楊循吉
沈周
徐源

陽山大石
與諸僚登大石
欲別子循登大石雲泉菴
上方寺置田時記
上方寺
上方寺

徐縉
方鳳
薛章憲
胡纘宗
皇甫涍
僧惟海
范成大
張羽
王寵

祇園寺記
祇園寺
華山寺記
福源寺田記
華山寺
与孟文賢弟元大同遊華山寺
西小湖寺記
西小湖寺
包山寺
同前

李居仁
蔡羽
僧懷深
王公振
范成大
陸川
曾棨
白居易
范成大
徐賁

過包山寺贈旭東明
包山寺
宿法華寺
坐法華寺石上
與陸無塞宿資慶寺
訪翠峯寺和樂天韵
題翠峯寺
寄翠峯寺敘仲謙
入翠峯
遊翠峯寺

杜瓊
王寵
王鏊
前人
蔡羽
李彌大
范成大
釋子賢
吳寬
徐禎卿

謝吳東澗惠悟道泉　吳寬
和　沈周
酌悟道泉　王寵
興福寺記　吳寬
興福寺山居記　王鏊
興福寺小憩　吳寬
靈源寺　葉顒
又　前人
宿靈源寺　徐禎卿
遊能仁弥勒二寺　前人
華嚴寺宿　王鏊
飯法海寺　吳寬
三峯寺莊田記　曹迅
徐氏龍慶菴重修記　徐有貞
題善惠菴八詠　劉溥
天池寂鑑禪菴記　釋克新
華山天池院記　趙同魯

卷三十四

寺院

慧聚寺東亭　張方平

題西隱　趙彥瑞
翠微山居八首
訪翠微上人　郟僑
贈翠微上人　姚舜明
同前　葛璵
訪凌峯閣賢上人　郟僑
慧聚寺和唐人韵四首　高啟
慧聚寺　周南老
夕秀軒　李秉
華藏寺　張景修
僧仲遜
朱穀
新建華藏寺　易恒
遊崑山華藏寺　沈以潛
題馬鞍山寺集句　葛次仲
夜步東山之西　范成大
東禪廊夜二絕　前人
遊報國寺　沈周
常熟縣慧日寺修造記　張珽
慧日寺　周霞賓

慧日寺
寶嚴院新建佛殿記
遊寶嚴萬綠山居
空心亭記
破山寺
陸 絆
王伯廣
姚 愈
陸 暖
陳 言
段天祐
莫 侍
李 光
陳興畏
破山寺復殖白蓮
破山寺後院
興福院會秦文仲學士
東靈寺莊田記
頂山龍堂記
重建龍湫亭記
留題頂山僧居
頂山
送安公歸頂山瑞石菴
陳 模
周霞賓
陳 基
陸徽之
皮日休
王同祖
范仲淹
周霞賓
寇 準
王 琪

中峯
福山大慈寺訪僧不遇
大慈寺
同諸子遊大慈寺
勝法寺
遊勝法寺
遊勝法寺懷簡深公
與友人維摩寺小飲
林 逋
王伯庸
黃清老
楊子器
徐 淡
徐有貞
孫應時
李 光
陸 縉
王 咼
維摩寺
遊智林寺
遊鷲山寺
養痾白雀寺
宿白雀寺
吳江聖壽寺九日寫懷
吳江聖壽寺
報恩寺風雨聯句
宿庵村報恩僧舍
錢仁夫
李 光
徐 恪
王 寵
前 人
羅處約
王禹偁
徐 衍
張 寰
高 啟
朱存理

無礙院牡丹　宋和儀
題月禪師方丈　蔣　堂
阻風宿吳江無礙寺　薩天錫
澂音堂詩　張景修
西軒　王　寧
西軒洗竹　楊維禎
過華嚴寺贈斷雲師　成廷珪
宿吳江塔院　張　鎡
登吳江塔　王守仁
同前　王　鏊

遊圓明寺　吳　復
圓明寺訪呂山人　高　啟
寄題仲瑛寓法喜寺　謝應芳
宿同里法喜寺　華幼武
登崇吳寺樓望太湖　錢惟善
吳江普濟寺　前　人
遊吳江永樂寺　高　啟
空覺寺　張　適
宿羅漢寺僧伏虎林　朱良實
和　伏虎林

過吳江永定寺　高　啟
吳江泗州寺二首　易　恒
棲侍寺　劉　溥
和　張　澂
題梅堰顯忠寺壁　景　奎
長橋寺化修造疏　釋大訢
吳江州水月院記　前　人
嘉定縣崑福講寺　僧懷瑾
圓通寺留題　楊　貢
嘉定州南翔寺閣藏經記　大　訢

葛天民
僧普洽
楊維禎
道　衍
保寧寺鐘樓記　徐　沖
薛松心
西隱寺空翠亭　張南渠
壽樂亭　鄭元祐
直節軒　楊維禎
普濟教寺重修記　曾　棨

淮雲寺　趙孟頫
淮雲精舍言懷二首　張泰
登淮雲毘羅閣　陸昶
崇明縣奉聖寺　程用昭　劉秩

卷三十五

橋梁

乘魚橋　高啟
　周南老
　王賓
重建夏侯橋　潘夢旂　十二
烏鵲橋　楊備
　高啟
　周南老
顧家橋　王賓
百口橋　前人
孫老橋　前人
皋橋　皮日休
　陸龜蒙
　楊備
　高啟

　周南老
　王賓
重建虹橋記　虞集
又　黃溍
夜過西虹橋　王鏊
　蔡羽
楓橋　張繼
　張祜
　湯仲友
　高啟　十三
　周南老
歸至楓橋　高啟
重過楓橋　張羽
壬寅冬余初至吳中夜宿楓橋　徐有貞
楓橋　范成大
四月吳城由楓橋至虎丘　陳基
顧橋道中　范成大
許市重造普思橋記　吳寬
虎山橋　前人
又　王鏊

又　蔡羽
秋日自虎山橋泛舟訪朱子羽　皇甫涍
晚渡虎山橋　前人
拂曙度虎山橋尋玄墓　前人
吳郡溪瀆三橋　陳壽
吳邑重建永安諸橋記　浦應祥
圭浦二涇通水建橋記　楊循吉
饒稼橋記　莫正
吳郡康履橋記　楊循吉
重建勝安橋記　夏璣

重建渡水橋記　楊循吉
如京橋記　葉挺
重建超城橋記　張習
重修行春橋記　范成大
又
晚步行春橋　王寵
月夜卧橋梁之上　前人
夜憩行春橋　前人
中元夜同友看月行春橋二首　袁袠
八月十三夜行春橋賞月　前人

重建安里橋　姜漸
葑門塘改造二橋記　吳寬
重建宝帶橋記　陳循
宝帶与履吉同賦　袁袠
重建尹山橋記　王溥
重建夾浦橋記　錢溥
長洲縣重建官瀆朱涇二橋記　沈壵
治長涇普濟石橋記　郁穆
長洲縣十字河重建兩石橋記　杜啟
馬愈

募修韓墅通濟橋疏　朱存理
葑門外馬路北募造石橋疏　前人
修彩雲橋疏　袁袠
卷三十六
橋梁
文學橋記　黃士毅
重修跨塘橋記　曹緯
韓氏修造橋梁道路記　桑悅
常熟縣新建迎春橋記　王宗錫
利往橋記　錢公輔

吳江州重建長橋記	袁桷
吳江長橋銘有序	釋大訢
重修垂虹橋記	錢溥
長橋	王安石
	葉夢得
吳江長橋	王令
長橋	吳及
夜泊垂虹	孫元京
月下遊松江垂虹亭登長橋因寄章蘇州	朱長文
同楊立之步月垂虹	沈與求

舟過垂虹	何應龍
過垂虹	姜夔
長橋玩月	陳造
長橋三首	張元
垂虹晚望	僧晦岩
垂虹橋	沈清友
長橋	揭希韋
垂虹感慨	葉廣
松江長橋	陳孚
垂虹晚望	成廷珪

題垂虹亭橋	王逢
垂虹中秋對月	蘇舜欽
垂虹亭詞	蘇軾
長橋	劉斯玄
	林景熙
	蘇轍
長橋	薩都剌
題吳江長橋	李坦之
吳江石橋新成	宋无
過垂虹橋戲作出入韻	高文度

垂虹	富恕
	鈕麟
長橋	華翥
泊垂虹橋三絕	顧瑛
次韻	郯韶
同	陳基
垂虹橋	前人
次韻泊舟垂虹橋	前人
垂虹橋	高啟
長橋	陶振

垂虹夜月
泊舟垂虹橋
長橋晚興
垂虹橋
泊舟垂虹橋
過長橋
秋夜長橋遣興
附垂虹亭詩

夜宿垂虹亭舟中有感而作
垂虹亭

周忱
刘珏
吳顧
杜庠
吳一鵬
朱寔昌
周仲仁

孫觀
陳璀

米芾
楊倖
龐元英
陳珏
陳武子
祝レ
陳直卿
蘇舜欽
丁謂
錢明逸

夜泊吳江宿垂虹亭
垂虹亭晚泊
垂虹亭秋日遣興
垂虹亭

垂虹亭晚眺
夜泊垂虹亭聞笛
仙里橋
鹿寧橋
大明橋
萬頃橋

李定
王琪
王恣
戴良
無名氏
倪瓚
柳貫
劉致
宋无
僧仁裕

周容
李繼泰
高啟
周南老
吳復
謝常
張明達
前人
劉嘉謨
前人

定海橋　前人
甘泉橋　倪瓚
吳江第四橋阻風　王逢
新建大有橋記　朱存理
重建獅子橋記　吳洪
登平望橋下作　顏真卿
木瀆道中風雨震雷大作　范成大
光福道上　前人
登光福鳳岡　吳寬
泊橫塘　倪瓚

二　十九

過橫塘　吳寬
甫里　高啟
懷甫里　倪瓚
許市　方回
游溪　姚廣孝
游墅送劉員外　胡纘宗
陸墓　韓奕
舟經荻扁阻風王柳夫田舍　吳寬
尹山　陳基
滯雨夜泊相城寄陳賢孟　徐有貞

相城訪沈啟南　伊秉
再往相城舟忘舊路誤經湖中　前人
行次相城有感　王鏊
許浦按教水軍　袁說友
次前　陳造
許浦鎮　周霞賓
湖莊即事　吳堂
夕次同川　李繼本
同里　倪瓚
同里懷元用　前人

二十

夕次同川　姚廣孝
重過同川　韓奕
平望蚊子　吳融
平望驛　張祜
平望驛寄吳興徐使君玄之　前人
平望驛感先輩李從實處士周鉄　李郢
過平望　顏真卿
解近劉公尤子平望　蘇舜欽
過平望　范成大
平望道中　王偁

平望 一
泊平望弔玄真子
平望亭
平望夜泊
泊平望
過平望
同前
平望八景
震澤別業自遣
震澤道中

廿一

陳基
孫銳
瞿衡
僧蕉堅
僧道玄
張翀
陶振
俞睦
陸曼蒙
王彝杰

春過震澤留別智愚隱蘇昌齡
震澤分題送李内翰三首
過梅堰
過八赤遇雨
宿庵村
柳胥莫歸
寓柳溪感懷
東溪道中二首

謝應芳
周昂
陸務觀
前人
僧北澗
姚廣孝
陶振
僧善住

卷三十七
墳墓

仲雍墓
吳王闔閭墓

廿二

周霞賓
傅良玉
王賓
吳訥
鄭東
周師敬
張伯玉
高啟
周南老
陳凱

巫咸墓
干將墓
孫武墓
要離墓
瓊姬墓

王賓
高啟
周南老
王賓
楊維禎
周南老
高啟
王賓
高啟
徐賁

吳女墓　高啟
周南老
王賓
齊女墓　周霞賓
張洪
吳訥
程式
鄭東
林大同
子游墓　王賓

朱梁墓　前人
顧三老墳　前人
梁高士碑　梁肅
梁鴻墓　高啟
周南老
王賓
祭梁先生文　陸龜蒙
伯通墩　王賓
漢吳郡丞武開明碑　金石錄
代吳令謝詢求爲諸守塚人表　張儼

孫王墓辯　盧雍
行經孫氏陵　何遜
長沙桓王墓別李紆張南史　劉長卿
長沙王墓　范成大
劉克莊
題孫伯符墓　韓淲
孫伯符墓下　周弼
吳桓王墓　鄭元祐
高啟
周南老

孫王墓　王賓
石崇墓　高啟
周南老
張翰墓　王賓
陸績墓　前人
顧榮墓　謝應芳
王賓
瞿硎先生墓碑
顧野王墓　高啟
周南老

王賓
前人
眞娘墓 李商隱
張祜
羅隱
顧阿瑛
高啟
周南老
蘇衡
弔盡獨君 周南老

卷三十八

墳墓

唐故和州刺史吳郡張公神道碑 白居易
唐贈尚書張公神道碑銘 前人
陸象先墓 王賓
廣陵錢王墓 前人
范氏祖墳 前人
丁晉公墓 曾鞏
范文正公神道碑 歐陽修
滕學士墓志銘 蘇軾

滕章公墓 王賓
樂圃先生墓表 米芾
宋定城令君方氏夫人墓志銘 方汝勉
宋故武功大夫澧州團練使浙西路提管閘公埋銘 趙天瑞
宋鎮東將僉判王公墓志 王庚孫
重封宋圯墓大略 方鵬
韓蘄王中興佐命定國元勳碑 趙雄
韓蘄王墓 高啟
周南老

卷三十九

墳墓

謁韓蘄王墓 王賓
吳寬
讀韓蘄王墓碑 伊東
故翰林侍讀學士錢公墓志銘 曾鞏
代翰林侍讀學士錢藻遺表 前人
朝中祭錢純老文 前人
謁墓詩 虞集
七姬權厝志 張羽

侍郎金公墓志　王直
周先生墓碣銘　吳沉
沈公濟先生行實　杜瓊
中書舍人周君墓志銘　王直
錢良玉墓志銘　前人
翰林修撰施君墓志銘 集　楊溥
杜東原先生墓表　吳寬
淵孝先生誄　史鑑
劉文恭公墓志銘 銘　高穀
明故武功伯徐先生墓志銘　萬安

卷四十
墳墓
祭武功伯文　史鑑
謁徐武功墓　前人
入燕山謁徐天全墓　吳寬
祭武功伯墓文　祝顥
太醫院御醫沈君墓志銘　楊士奇
都察院右都御史韓公墓志銘　劉珝
仰大理壽藏記　徐理
題仰大理壽藏　杜瓊

　陳寬
保定府知府張公墓志銘　錢溥
王雪朱公墓志銘　姚綬
同齋沈君墓志銘 但　陳頎
石田先生墓志銘　王鏊
王聖俞墓志銘　江公望
宋王先生壙銘　郭紹彭
宋故提幹王公壙銘　王敕
王賓傳　姚廣孝
王處士樹志銘 德廣　陳遜

卷四十一
墳墓
明故王蹟齋先生墓志銘 敬
歎鶴王君墓志銘　祝允明
王氏復墓記　劉纓
王氏復墓記碑陰　祝允明
明故大醫院御醫張公墓志銘 深　祝顥
仲見省菴先生墓志銘　陳完
明故資善大夫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事贈太子太保謚文定吳公墓志

銘
吳文定公墓表　李東陽
祭吳文定公文
明中順大夫温州府知府文公墓志銘　楊循吉
明故劉文學墓志銘
明故通議大夫都察院右都御史徐公墓志
銘 涼　王鏊
亞中大夫雲南按察司副使賀公墓志銘元忠　前人
艽
明故嘉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
東沈公林墓志銘　王鏊
永年知縣尤君淳墓志銘　前人
趙處士同魯墓表　前人
藻廣居士自志銘　鄒亮
趙宗文生壙志
封文林郎廣東道監察御史林士隆墓志銘
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刑部尚書劉公行狀　文徵明
明故光祿大夫柱国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
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致仕贈太傅謚文恪
王公墓志銘　邵寶
卷四十二
墳墓
大明山西等處承宣布政司右參政祝公顥
墓志銘　李應禎
承直郎應天府通判祝先生允明墓志銘　陸粲
南京太僕少卿李公應楨墓志　文林
劉完菴珏墓志銘　文 祝顥
三十
感樓賀君墓志　李東陽
解元賀君恩墓志銘　吳寬
河南陽武縣儒學訓導先生墓表 陋　前人
前朝列大夫国子祭酒陳公鑑墓志銘　前人
王半菴處士錡墓志銘　吳寬
宿田翁韓素生壙志　前人
南京太醫院判周君庚墓表　前人
福建提刑按察司陳公祚墓表　前人
新野王鎮国將軍教授陳君宇墓志銘

陳頎
故僉事陳公修墓記　楊循吉
貴州按察副使陳公琦墓志銘　王鏊
通議大夫南京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陳公璚墓志銘　王鏊
卷四十三
墳墓
明中憲大夫太僕寺少卿都公穆墓志銘　胡纘宗
唐子畏墓志銘　祝允明
三一
徐昌國墓志銘　王守仁
彭寅甫墓志銘　文徵明
東川軍民府王通判渙墓志銘　前人
郭子郎墓志銘　蔡羽
王履吉墓志銘　文徵明
張大學子饒墓志　蔡羽
明資善大夫都察院右都御史盛公應期墓志銘　文徵明
盛氏先塋之碑　王鏊
太子少保資善大夫南京吏部尚書贈太子太保諡文端吳公一鵬神道碑　羅欽順
大明禮曹郎楊君生壙志　循吉自撰
楊氏修墓記　朱存理
秋崖壙志　朱紈自撰
卷四十四
墳墓
宋龍洲先生劉公墓表　楊維禎
復劉龍洲墓　蘇大年
潘純
王賓
三二
沈周
大明正議大夫資治尹吏部左侍郎諡文莊葉公盛神道碑銘　彭時
浙江按察司副使提督學校張先生和墓志銘　葉盛
明故大中大夫浙江右參政張公墓志銘　楊循吉
明故邳州知州奉直大夫刑部員外郎張一方安甫墓志銘　文徵明
明故嘉議大夫河南承宣布政使司右參政

吳公愈墓志銘　文徵明

瞿郎中行狀　方孝孺

故柳州通判桑公悅墓志銘　楊循吉

明資善大夫禮部尚書贈太子少保石城李公傑墓志銘　梁儲

明故通議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思菴吳公訥神道碑　徐有貞

中奉大夫江西右布政使何公湶墓志銘　魏驥

承節郎趙君應龍墓志　楊煥

明故大中大夫浙江承宣布政使司右叅政陸公容墓碑銘　吳寬

卷四十五

墳墓

太子中舍范府君仲溫墓志銘　范仲淹

宋直龍圖閣章公墓志銘　徐觀

宋左中奉大夫柳公瑊墓志銘　前人

宋翰林學士莫公壽朋墓志銘　前人

明故刑部尚書顧公璘墓志銘　文徵明

福建布政使姜公昂墓志銘　王鏊

廣東按察使趙君寬墓志銘　前人

錢孔周墓志銘　文徵明

故翰林侍講承直郎王君進墓志　楊士奇

故鄉貢進士謝君惠墓志銘　杜瓊

故處士錢伯鉉妻張氏墓志銘　金問

錢處士孟游墓志銘　劉棨

甫里先生傳　陸龜蒙
江湖散人傳　前人
陳基傳未全　尤義
贈敬初并改字　陳基
石澗先生小傳　楊炳
葉伯昂傳　吳敏
蠢齋先生傳　朱存理
落魄公子傳　葉羽
平思忠傳　史鑑
蘇州府新立義塚記　吳寬
義冢記　楊逢春
三五
卷四十六
雜文
蘇州刺史謝上表　白居易
蘇州謝上表　劉禹錫
蘇州謝賑賜表　前人
蘇州韋中丞自代表　前人
蘇州工役謝宰相狀　前人
蘇州加章服謝宰相狀　前人
蘇州謝恩賜章服表　前人
蘇州謝除礼部員外郎表　范仲淹
三六
知平江府謝表　孫覿
龍圖閣學士再知平江府謝表
辭免顯謨閣待制知平江府狀
張正甫蘇州刺史制　白居易
賜工部尚書浙西江東制置使兼江西安撫大使知平江府文天祥詔
工部尚書兼都督府參贊軍事浙西江東制置使兼江西安撫大使知平江府事文天祥除端明殿學士制
賜端明殿學士浙西江東制置使知平江府

宋文天祥手詔 德祐元年十一月十一日
胡琴婢勝兒
王敬伯宛轉歌 唐 鄭太郎宋氏
同前二首 劉方平
同前 江 摠
宛轉行 張 籍
王敬伯歌 李 端
同前 高 啟
同前 周南老
杜蘭香下嫁張碩 宋 邕

張碩寄蘭香 前 人
王波漫泠蓮 高 啟
同 周南老
芷秀約華 高 啟
同 周南老
泰娘歌 劉禹錫
與劉蘇州書 白居易
擬孫权答曹操書 蘇 軾
報韓維書 蘇舜欽
太祖皇帝圍姑蘇諭張士誠書 吳元年

太祖征張士誠下令 至正二十五年
代張士誠諭士民榜 至正二十六年
送丁謂序 王禹偁
送貢公守平江序 王 禕
贈蕭教諭赴長洲序 王 直
送太守況侯述職詩序 徐有貞
答況太守問芝草書 前 人
送況太守述職序 前 人
己未春正月再復書 前 人
送葉玄圭知吳興詩序 前 人

送長洲丞郭君宏啟序 前 人
送劉原博序

卷四十七

雜文

平江路達魯花赤西夏六十公紀績碑頌 陳 基
海道都漕運萬戶府達魯花赤脫因公紀績頌 前 人
送張州尹序 前 人
送虞秀才序 前 人

送張同知序　前　人
明吳縣令鄭公遺愛碑　祝允明
送本縣邢令君詩序　前　人
太守曹侯十詠詩序　楊循吉
送二守胡侯考績詩序　前　人
送史縣侯考績序　前　人
送姜太守改任寧波序　王　鏊
送劉吳縣考績序　蔡　羽
送大參徐公序　前　人
送大參胡公序　前　人
送邑侯楊子入覲詩引　前　人
送天水胡公序　王　寵
贈長洲馬丞序　王　鏊
贈馬丞崑山署事回任序　顧鼎臣
嘉定等處萬戶郝侯政績序　黃　溍
送陳志學秀才還姑蘇序　鄒　浩
送文溫州序　唐　寅
蔡侯平海盜序　方　鳳
崇明勦海寇紀事碑　楊循吉
江淮平亂碑　王　鏊

卷四十八

詩

八關齋詩三首　支　遁
吳趨行　無名氏
同　梁元帝
伍子胥　鮑　机
王世容歌
吳人歌
吳孫亮初童謠
吳孫亮初白鼉鳴童謠

同前　張　籍
孫皓初童謠
晉吳中童謠
送李瀾遊江東　王昌齡
送姚司法歸吳　前　人
送丘爲下第歸蘇州　嚴　維
書情上李蘇州　前　人
嚴子瀨東送馬處直歸蘇　劉長卿
吳中聞潼關失守奉寄淮南蕭判官　前　人
送李員外還蘇州兼呈袁州李使君　前　人

郡赴南邕留別蘇州知己　前人
送陸澧還吳中　前人
使回赴蘇州道中作　前人
在江南贈宋五之問　駱賓王
夕次舊吳　前人
贈萬生下第還吳　郎士元
送丈暢上人東游　權德輿
送陸書還吳　武元衡
送魏十六還蘇州　皇甫冉
贈吳門置上人　皇甫曾

送陸鴻山人採茶回　前人
送滕芃擢第歸蘇州拜客　岑參
維揚送友還蘇州　崔顥
送褚十二藻擢第歸吳覲省　錢起
送陸贄擢第還蘇州　前人
送蘇州姚長史　戴叔倫
贈長洲何主簿　前人
送李明府使蘇州便赴告期　前人
送蘇州李二十五長史丈之任　杜甫
北進　前人

送張舍人之江東　李白
送崔度還吳　前人
金陵送張十一再遊東吳　前人
口號吳王美人半醉　前人
贈張旭　李頎
春日長安送從弟尉吳縣　李嘉祐
送惆上人還吳　儲光羲
送沈校書吳中搜書　前人
賦得館娃宮送王山人遊江東　盧綸
送王錄事赴任蘇州　前人

驛中望山戲贈渭南尉陸贄　前人
郡樓春宴　韋應物
寄李蘇州兼示楊瓊　白居易
別蘇州
答劉夢得白太守行
憶舊遊寄劉蘇州
蘇州李中丞以元日郡齋感懷詩見示
除蘇州刺史別洛城東花
赴蘇州至常州答賈人
去歲罷杭州今春領吳郡

自到郡齋
寄劉蘇州
喜蘇州恩賜金紫
蘇州故吏
送蘇州李使君赴郡二絶句
感蘇州舊舫
送王卿使君赴任蘇州
白太守行　劉禹錫
赴蘇州酬別樂天
到郡未浹日登西樓見樂天題詩
早夏郡中書事
郡齋書懷江南白尹
酬樂天見貽賀金紫之什
送仁弟戴玄往蘇州　張籍
寄蘇州白二十二使君
送陸暢
送從弟彤東歸
送從弟徽東歸
送人遊吳　李頎
尋陸鴻漸不遇　皎然

送李司直使吳　張衆父
送司空曙之蘇州　苗發
戲代李協律松江有贈
將歸蘇州南樓餞送李明府　許渾
宿望亭館寄蘇州一二同志
送元晝上人歸蘇州兼寄張厚二首
吳門送振武李從事
送劉禹錫郎中赴蘇州　姚合
吳故宮　常建
吳苑思　陳陶
送王閈歸蘇州　劉商
五湖　汪遵
吳姬十首　薛綵
西施　羅隱
嘲陸暢　元和內人
解嘲　陸暢
送常熟錢尉　范仲淹
依韵和蘇州蔣密學
依韵答蔣密學見寄
歲寒堂三題　歲寒堂　君子樹　松風閣

成都進士杜伯升出家名法通往來吳中
吳中田婦歎　蘇軾
吳江岸
寄賀方回　黃庭堅
癸亥立春日泊舟吳會亭　范成大
半塘
晚入盤門
白雲僧
天平先壠道中
與王必大登姑蘇臺
上沙夜泛
次韻孫長文泊姑蘇館
次韻答吳江周尉飲垂虹亭
壬辰天中節赴平江錫宴
次韻平江韓子思侍郎見寄三首
自閶門騎馬入越城
閶門行送胡子遠著作守漢州
閶門初泛二十四韻
晚步吳故城下

寄虎丘長老
送徐叔智運使奉祠歸吳中
懷龔順正
吳歈一首送丘宗卿自平江移會稽
翻襪軒夜坐聞雨
壽櫟堂東齋午坐
次韻袁起岩示復蓮圃
再賦鄉治復蓮三絕
次韻袁起岩喜雨
再次喜雨詩韻
三次喜雨詩韻
府公録示提刑喜雨之作輒次元韵
賀樂丈南郭新居
期順堂　龔明之
龍山呂正之三男子連中神童科　葉衡
送衛狀元著作提舉淮東　樓鑰
寓居全吳江上　姚申之
松江　司馬光
送楊太祝忱知長洲縣　前人
送僧歸吳　前人

虎丘晚歸呈同遊　鄭　誥
濟明不預虎丘之遊作此寄之　前　人
賦得桃花塢送別　高　啟
還婁江寓館
登西城門
詠雨酬張進士羽見寄
賦得姑蘇臺送賈文學歸
聞晚鶯時在閶城中
答宋南宮見寄
送家兄西還

召修元史將赴京師別內
酬謝翰林留別
始歸田園二首
送王太守遷雲南
憶昨行寄吳中諸故人
送長洲周丞陞吳縣令
錢塘送馬使君之吳中
送石明府之崑山
送吳僧日章修蔣山佛事罷東歸二首
送賈文學歸吳

卷四十九

詩

送鄭僧淡雲歸笠澤
期徐七游雲岩
被召赴京留別親友
入郭過南湖望報恩浮圖
過保聖寺
舟歸過斜塘
舟行晚過張林
夜至陽城田家

次韻寄龔錢翼之　楊　載
和孟東野題崑山寺　前　人
次韻高季迪別後見寄　張　羽
約徐隱君幼文同隱吳興
耕漁軒題寄徐良夫
送人之平江投刺李守
寄王正仲高季迪二首
過何山廢寺
悼高青丘季迪三首
寄叔方　倪　瓚

江南春詞
送虞勝伯之雲間求先世遺書
次韻荅叔方早春見懷二首
白馬寺通長老修圓覺期化緣
貞壽堂詩為吳縣尹楊彝作
烟雨中過石湖
蘇臺懷古
吳中絕句六首
吳鈎行
長洲曲

楊維禎

望洞庭
五湖遊
吳城怨
夏駕石鼓詞
虎丘篇
香山篇
金處士歌
城門曲
吳農謠
吳下竹枝歌七首

夜發吳門　趙孟頫
次姚子敬懷王子慶在吳中　前人
姑蘇懷古　陸文圭
虎丘題留　前人
龔子敬同遊桃花塢　郭祥卿
吳中寒食　龔璛
登姑蘇臺　丁復
暑中遷寓雨里精舍　柳貫
次可立詩　前人
天平山　陳方

靈岩山　前人
登姑蘇臺　薩都剌
夏駕湖　鄭元祐
魏公祠
送劉長洲
賦玉山佳勝處
崑山石
靈岩涵空閣
遊嘉定道院
簡張仲舉

送沈仲説
俞石澗讀書處
天平祠
龍門
陳基
登吳門
平望
分得劍池送夏副樞
訪北寺無言講主
昭明寺
天池
范氏莊
咏歸樓
吳農謠
送姪讓還吳
分題太湖送同夫
青絲絡馬頭送李彦章
八里莊寄吳中兄弟
送姪讓從事武安二首
癸卯三月十一日常熟阻雨

琴川懷古
寄沈仲說
寄家兄敬德
秋懷寄玉山
次韻鄭遂昌奉謁范魏公祠
次韻答秦文仲文學古二首
送成大使吳門兼寄同幕諸公
次韻謝總管送梅州判還崑山
九日簡同幕諸公兼寄吳中兄弟
癸卯二月十一日官軍發官門
送嘉定俟知
戴良
哭夷白二首
姚廣孝
浩方厓翁綠水園進賜
答高季廸
答楊孟載
送友之松江得曙字
蠡口夜歸
雞徑爲陳惟寅賦
登錦峯
琴臺

百花洲
劍池
白雲泉
与王止仲遊穹窿山留題顯忠寺
送李煉師還吳
八月二十日出城西眺
舟次松陵
重經常熟
寄高編修季迪
送蘇州府都綱還吳

題張山人適樂園林館十首
寄周鶴林
寄王光菴
羊祜廟
亂後入城有感
王汝玉省墓回京
百花洲上逢陸五
送昂上人遊洞庭諸山
經無量壽院
十二月廿一日舟出楓橋

寄陳嗣初　王汝玉
贈鶴林周玄初
寄耕漁子徐良夫
和徐高尚同陳胡二文學虎丘遊集
初學長洲縣庠
古傳篆文歌
送人歸吳
寄吳中故人
題畫送陳敷孟
送趙友同之松江

送謝雪坡偕樂出郭園綠　楊基
登靈岩和韵
茂苑思
白門荅高二聘君
食燒筍留題陳惟寅竹閣
過陳湖寄贈周明府
赤山書事
聞王雪將還吳門
憶王隱君止仲
附王半軒次韻寄荅

憶著作高季迪
徵赴京
送周煉師玄初還吳
送僧住姑蘇北禪
哭高季迪舊知
舟泊潯陽懷申屠衡
舟中聞吳歌有懷幼文來儀
天平山十四題
初歸吳中感事
赤山閒居

五五

宋無

寄陳惟寅惟允
冰
南峯宴坐僧
泰伯廟
寄錢翼之
簡翼之
江南曲
南峯歸雲菴
吳中菊花試開
吳中石橋新成

竹枝詞

卷五十 照元本精刪

詩

立春日大雪平地三尺　韓奕
包山毛公壇
横山西隱菴
黃埭興國寺
八月十四夜過望亭
春日登胥門城樓　張適

五六

雨後過海雲菴
宿山中徐耕漁宅
題笠澤陸氏隱居
與陸夫遊張南村遊華嚴寺
送坦雲軒住中峯寺
舟中聞吳歌
過楓橋留别城西諸友　謝縉
早春過望亭
宿閶門

宿開元精舍
賦得太湖春水送華以及歲貢
賦得劍池送友之京
楓橋歌送姜秀才歸金陵
移家將之金陵宿楓橋
賦得靈巖懷古送瑞上人
送任二尹復官吳縣
賦得千人石送沈寅仲
登天平白雲亭
賦得虎丘送別

賦龍門送范原紹應聘
遊天池訪愷上人不遇
過莊氏山莊
正月三日遊北禪寺
送況郎中任蘇州太守
送真上人住姑蘇寶室寺
望楓橋
吳宮怨
移居橫山

周忱
劉鉉
謝應芳
張楷
陳緝

姑蘇感事
姑蘇懷古
吳城懷古
謁范祠
王蘇州綠陰堂
送沈愚歸玉峯
夫椒山
親菴為沈孟淵賦

陶誼
王澤
盧大雅
王恭
費貞
俞貞木
黃守
蘇平
侯謙
丘吉

吳門
東吳棹歌
閶門柳枝詞
江南怨
吳宮
常熟西郊
過鄉

丘濬
李東陽
張泰
汪廣洋
沈愚
張楷
楊時秀
王褘

登姑蘇臺有感
常熟舟中
吳江客中冬至日
唐肅
登姑蘇臺懷古　劉溥
賦得卧佛寺送僧因覺初
賦得萬壽寺送僧
介軒爲沈孟淵賦
送汪清夫任蘇州郡守

送僧道全還定惠寺
與盧中過虎丘
雨中与陳孟文從覺海菴
送周景通還蘇州
過石田有竹居次韵　劉珏
遊吳山寶華寺次韵
和錢學士原博宴朱玉雪池亭
紫微精舍爲陸大參賦
約蔡尚遠朱存理蔡用嚴尤文度楊仲舉遊東山　楊士奇

同蔡尚遠尤文度朱智一楊仲舉蔡用嚴遊東山　前人

卷五十一

詩

胥門伍行人廟　祝顥
上方晚眺分題送行　杜瓊
登姑蘇郡樓有感　沈以潛
過海虞
修郡志畢太守丘公宴寶林寺　賀甫
游海雲觀茶屏

過虎丘朱氏花園
遊虎丘嘲同遊者　徐有貞
宿虎丘僧院曉起題壁
送汝兵馬思聰歸吳江焚黄
登穹窿峯二首
世儒臺爲俞山人　韓雍
菿溪禊興
与馮憲副朱稗使遊東禪
訪沈南齋東禪無聞上人方丈
成化己丑九月八日和游石湖韵

遊玄墓次韵
重遊玄墓
宝幢院小池　　謝會
過南園俞氏書隱　　吳寬
過大姚陳玉汝宅宿大覺寺
次韵天全翁雪湖賞梅
過沈啟南有竹别業
送僧永冋歸吳住白馬寺
過光楚登南横山
美曹太守毁淫祠

卷五十二
詩
雨徒長篇　　伊秉
閶門夜景
閶門楊柳枝
官軍平海寇
蘇臺懷古　調蘇武慢
風雪遊虎丘　調念奴嬌
与二弟遊吳氏東庄因寄紀卷　文林
戊午春將赴温州諸公餞于虎丘

荷花蕩夜歸
陪李瑞卿太守登玄墓
新塹别李子陽暮歸有感
憶石田赴温留别停雲館
次韵石田理墳二首
混堂　　沈周
次韵天全翁雪湖賞梅十二咏
悶禾
刈稻
阻雨漢城僧舍与宗儒夜話

洪水中得吏明古陳光德書問有作
堤決行
低田婦
淫雨
陪天全翁宿御尉山
謁陸宣公書院
理墳二首
姑胥臺
遊城南瑞光寺
陪举節推吕府倅九日登姑蘇臺

復陪二公謁伍相祠
十一月十六日陪陳味芝遊奉慈菴
夜泊百花洲倣李嘉州體
西山有虎行
水鄉擘子十首 有序
九月十一日過光福夜訪徐雪庄
過戲山
遊北禪西房
聞海盜劉通納款
七月十三日大風雨時客承天寺

陳冷菴僉憲寄虎丘之作因和
聞郎中欲立周文襄祠
呂　憲
杜　堇
吳禹疇副使〻便還吳江覲省　王　鏊
顧氏三辰堂
送盛進士應期歸娶吳中
一雲
洞庭新居
過故狀元施宗銘墳

過唐子畏別業
天平山范氏墳
與謝憲副遊陽山箭闕
四月九日与弟東之淮之過通安橋顧氏病
起登道山亭　皇甫信
和仲山東吳懷古
楊柳枝詞五首過吳王故宮作
吳江懷舊
長洲朱氏孝門銘
井〻亭銘

賦得姑蘇臺李推官士允　李夢陽
劍池歌送李司法赴蘇州　顧　璘
宴送溪相國園亭二首
吳門懷古
遊相城守溪公園亭
江南樂八首代內作　徐禎卿
登半塘寺閣
秋日過故尚書吳公池館二首
唐生將卜築桃花之塢
吳城晚眺

過故宮六首
次韻石田登姑蘇臺
再咏四首
遊寶慶寺
歸自松陵
過故宮二首
卷五十三元缺
詩
和呂別駕九日登姑蘇臺　史鑑
将遊金陵夜泊震澤
六五
和秦太守廷韶遊虎丘韵
松陵夜泊
賀九韶作　楊循吉
利濟寺宴後出見白牡丹
陪太僕文公登虎丘
致道觀看七星檜樹歌　孫一元
夜泊閶闔城
嘗吳中橘酒
同沈石田先生吳門載酒送月二首
過黃勉之明水草堂

月波樓為陳子魚題
入文恪公西園登真山亭子　胡纘宗
登天平山謁范祠
分得虎丘贈盧駕部
入半塘
望虞山寄陳元習
九日登君子堂
懷知詩　祝允明
顧明府榮夫　錢太常元抑
王文學履吉　葛隱君汝敬
六六
湯徵君文守　謝處士元和
表弟蔣允暉
先露八人
王文恪公　吳文定公
韓尚書　沈周先生
本郡使君南海林公
陸冢宰　朱孝廉性甫
朱文學堯民
宿半塘寺　唐寅
吳門雜咏四首

煮七寶泉
宴韓承宗苕溪艸堂
一雲寺
同蔣伯宣宿孤園寺
石湖草堂別履吉
三月八日到虎飲泉
百花洲
吳中竹枝歌
柳枝詞
過結草菴訪昂上人

陸川

朱琉

新橋入支硎
支硎山寒泉二大字五章

伍餘福

天平山
賀九嶺
北峯寺
穹窿山
光福寺
海雲菴
韓中丞墓
虎山橋

又
玄墓
登支硎山
賀九嶺
虎山橋
紀光福
玄墓山上方
穹窿山
海雲寺
鄧家嶺

方太古

月夜與補之子任日宜登閶門城樓

王寵

雪後登道山亭
還舟望亭与諸友夜集
荷花蕩
王公壇

卷五十四 元缺

詩

義犬歌
題子胥廟

吳一鵬

題吳司寇禹疇乃祖全孝卷
開高長洲公建虎丘第三泉亭館
謁義庄范文正公遺像
六月十九日游荷花蕩不果
立秋後一日登支硎山中峯
陸宣公像塋完奉安陸墓塔院
遊虎丘
郡學明倫行射礼
遲、暮春修禊石湖
克吳會試張士賦
一
六九

袁袠

江南樂四首
列岫樓示諸親友
夜發松陵
避暑鄧尉山閣
蓮蕩舟宴二首
卜居橫塘
訪都太僕玄敬南濠書院
陪文太史徵仲修禊桃花園
桂嶺十首
郡守招飲大雲巷

皇甫涍

集竹堂僧舍暮歸
七浦堂歌二首贈張隱君
同郡守南城泛舟觀漁
晚登靈岩琴臺
白鶴觀題石師房
謁伍相祠
修和觀
夏日對郊泛舟
憩中峯登天平寺
春日登虎丘移酌大吳軒
七十
送周以言叅幕洞庭之進
大雲菴席上別郡守作
別竹堂僧
之崑邑道中書懷
過寶林寺不遇沈生

卷五十五

詩文集序

著作佰況集序　皇甫湜

唐張司業詩集序　張洎

唐贈兵部尚書陸宣公翰苑集序　權德輿

叢書序　陸龜蒙

松陵集序　皮日休

甫里先生文集序　樊開

後序　朱袞

又　葉茵

甫里先生文集序　林希逸

重刻甫里先生文集序　陸鈛

刻松陵集跋　都穆

范文正公集序　蘇軾

鄱陽顏范二公集序　俞琳

鄱陽刻文正公集序　綦煥

文正公尺牘刻跋　張栻

又　朱熹

范忠宣公文集序　樓鑰

刻政府奏議跋　范文英

七二

石湖居士集跋　范華

夷白齋稿序　戴良

跋夷白齋拾遺　朱存理

缶鳴集序　胡翰

又　王褘

又　謝徽

高太史大全集序　劉昌

眉菴詩集序　江朝宗

眉菴集後志　張習

靜居集後志　前人

翠寒集序　鄧光薦

又　趙孟頫

又　馮子振

翠寒集跋　錢良右

吟嘯集序　鄧光薦

翠寒集序　金問

卷五十六

詩文集序

甘白先生後集序　朱逢吉

又

七三

王先生詩集序　郭亮
青城山人詩集序　徐理
後跋　王鏊
謝孔昭詩集序　周傳
又　張肎
草窗集序　姚綬
劉文恭公集序　吳寬
感樓集序　楊循吉
杜東原詩集序　王鏊
武功伯徐先生文集序　萬安
完菴詩集序　吳寬
完菴詩集後序　王鏊
括囊稿序　李東陽
又　王鏊
又　文洪
容菴集序　吳寬
又　祝允明
潛齋詩集序　吳寬
後題　沈杰
書沈石田詩稿後　李東陽

石田稿序　吳寬
先大夫韋菴集序　皇甫錄
西村集序　周用
又　盧襄
匏菴家藏集序　李東陽
又　王鏊
後序　徐源
瓜涇集序　王鏊
朱性甫詩序　楊循吉
又　祝允明
纂刻詩疏　朱存理
徐廸功集序　李夢陽
跋　高第
又　徐縉
朱敬之集序　王鏊
唐伯虎集序　袁袠
王履吉集序　前人
又　顧璘
又　王守
重刻劉文公集序　文徵明

王文恪公集序　霍韜

三山鄭菊山先生清雋集序　梁志道

所南翁一百二十圖詩自序

吳都文粹續集補遺目錄

吳越国故東海郡徐太夫人墓志銘　李得

宋朝散大夫提舉舒州靈仙觀章公墓碑　楊時

故翰林檢討陳君墓碑　楊士奇

御醫趙彥如墓志銘　前人

彭循為吳令救賊民歌之曰

第五倫為衛夫吾文

張霸作郡民語

又越賊歸附童謠

功曹唐景對太守糜豹問風俗

東門與貪濁民謠

許貢表孫策

蔡洪答刺史周浚論吳士吳展書

顧榮與親故書

吳人歌鄧攸

王洽為吳郡內史在郡上表

劉楫為吳郡至閶門入泰伯廟室宇隤毀

不修曰

竟陵王子良与吳郡太守安陸王緝書
王規為吳郡太守簡文帝為作謝章
開皇十年高智慧作亂州民顧子元應之刺
史皇甫績遺子元書
唐燕王靈夔江王元祥滕王元嬰相繼為蘇
州性皆愚懦貪暴時語曰
獨孤及代房琯作祭李刺史文
劉太真与韋應物書
韋夏卿為刺史息民令
賜韋咕詔

七七

范仲淹舉從事張伯玉詞
郟琪張青反覆為盜命諸將毋得招安知府
胡松上言
答向子諲乞休詔 高宗
劉宰贈知平江王遂言
吳棋為平江節度推官嘗謂人曰
王禹偁為長洲自序
又入朝上疏
范文正公送錢振常熟主簿歸省詩
黃震為吳縣尉請禁復淑焚屍亭呈府文

徐理論吳縣知縣葉玄錫
徐諳論水利之切于時者
嚴助諭淮南王
陸喜西州清論品格篇
太康中徵喜詔
陸曄居喪孝顧榮與人書
晉明帝加曄官詔
陸玩對王導請婚
華覈薦陸禕表
華覈薦交州刺史陸胤表

七八

王僧達為吳郡太守入閶門曰
陸襄為鄱陽內史獲郡賊鮮于琛民歌
又歌解彭李二家忿爭
陸徽卒 太祖下詔
羊希論陸法真与孫銑書
顧雍子裕襲爵詔
薛綜讓顧譚為選曹尚書奏
吳大帝徵顧承賜顧雍詔
顧雍不復飲酒与楊彥明書
尚書令顧和奏汝南江夏二王為庶母服制

三年

顧凱之弊禓陽王子房加位號

張溫使蜀對吳大帝

張紘賦席　張儼賦犬　朱異賦弩

張率卒昭明太子与晉安王令

齊高帝賜張融手詔

恒州刺史張府君墓志銘　張說

張從師墓銘　前人

沈詢侍兒宴詞

范純仁与弟純粹書

七九

丁憪初試迩英延講藝詩

齊高賜吳郡太守張岱手敕

滕茂寔臨膺哀詞

張敷死顏延之弔其世父湛書

孝武帝詔

孟文龍辭元平章史彌等薦書

顧阿瑛自題像

湘東王薦顧協表

梁武帝賜顧協卒手詔

鄭思肖贈人

又自贊像

則天微史德義詔

侍其沔墓志　滕元發

公孫聖占詞

立僧珍与王僧逴

僧逴荅書

上張白妻贊生貞節表　姚信

許邁別妻孫氏書

孫氏荅書

李氏女咏破錢詩

八十

梅询贈東禪林遇詩

蓑衣真人何中立詩

王會之墓志銘　王安石

永嘉縣君陳氏墓志銘　前人

尚書兵部員外郎謝公行狀　前人

謝景回墓志銘　前人

戶部尚書郁公墓志銘　解縉紳

尚書郁公神道碑　前人

吳山書院記　前人

南宮生傳　高啟

送張同知之官嘉定序　鄭元祐
沈祖母王碩人壽九秩序　前人
長洲縣儒學記
白鶴觀祠堂記
福山東嶽廟興造記
蔄村順心菴記
桂叢亭記
純素齋記　蹟沙寺
虛白堂記　葑門西隱菴
芝雲堂記　玉山

讀書舍記　玉山
玉山草堂記
前平江路總管道童公去思碑
前海道都漕運萬戶大名達公遺愛碑
長洲縣達魯花赤元童君遺愛碑
重建天妃宮碑
慎獨陳君墓志銘
王處士墓志銘
平江路總管致仕張公壙志
蜀賡處士墓志銘

廬山陳天倪墓志銘
遂昌先生鄭君墓志銘　蘇昌齡大年
脩吳集序　謝徽
翰林院修撰施君宗銘改葬銘　錢溥
明故曉菴法師塔銘
雅素處士楊君墓志銘
平江北禪大慈教寺大通閣記　趙孟頫

漢吳郡丞武開明碑 金石錄跋

右漢吳郡丞武開明碑云君子開明而其名已殘缺又云永和二年舉孝廉除郎謁者漢安二年遷大長秋丞長樂太僕丞永嘉元年喪母去官復拜郎中除吳郡府丞壽五十七建和二年十一月十六日遭疾卒其可見者如此其他摩滅不可盡讀按後漢書大長秋丞二人秩六百石本注宦者又長樂少府注在長秋上及職吏皆宦者又有太僕二千石在少府上丞六百石據志所載中宮及長樂宮官屬皆以宦者為之而以史傳及漢魏石刻參攷如大長秋少府之類皆雜用士人今武君以孝廉為郎謁者郎中吳郡府丞皆非宦者之職然則兩宮官屬蓋亦雜用士人也

吳都文粹續集卷一

長洲錢　穀叔寶編

○○吳都賦　左[illegible]思

東吳王孫囅然而咍曰夫上圖景宿辨于天文者也下料物土析于地理者也古先帝代曾覽八紘之洪緒一六合而光宅翔集遐宇鳥策篆素玉牒記石烏聞梁岷有陟方之館行宮之基歟而吾子言蜀○之富禺同之有瑋其區域美其林藪矜巴漢之阻則以為襲險之右徇蹲鴟之沃則以為世濟陽九齷齪而筭顧亦曲士之所嘆也旁魄而論都邑抑非大人之壯觀也何則土壤不足以攝生山川不足以周衛公孫國之而破諸葛家之而滅茲乃喪亂之丘墟顛覆之軌轍安可以儷王公而著風烈也玩其碛礫而不窺玉淵者未知驪龍之所蟠也習其敝邑而不覩上邦者未知英雄之所躔也子獨未聞大吳之巨麗乎且有吳之開國也造自泰伯宣于延陵蓋端委之所彰高節之所興建至德以創洪業世無得而顯稱由克讓以立風俗輕脫躧于千乘若率土而論都則非列國之所覦望也故其經略上當星紀拓土畫疆卓犖兼并包括於越跨躡蠻荊婺女寄其曜翼軫寓其

精指衡岳以鎮野目龍川而帶坰爾其山澤則嵬嶷
嶤光嚶溟嶭峬漬泚泮汗濆澌淼漫或涌川而開瀆
或吞江而納漢硯〻磈〻澌〻傚磴乎數州之
間灌注乎天下之半百川派別歸海而會控清引濁
混濤并瀨濆薄沸騰寂寥長邁潭焉洶〻隱焉礚〻
出乎大荒之中行乎東極之外經扶桑之中林包暘
谷之滂沛潮波汩起迴復萬里歊霧渰浡雲蒸昏昧
泓澄奔潏瀁瀾溶沆瀁莫測其深莫究其廣澶湉漠而
無涯從有流而為長現異之所叢育鱗介之所集往
于是乎長鯨吞航修鯢吐浪躍龍騰蛇蛟鯔琵琶王

二

鮪鮫鮐鯽邕鱅鯌烏賊擁劍黿鼉鯖鰐涵泳乎其中
葺鱗鏤甲詭類舛錯泝洄順流唫喁沉浮鳥則鷗鷂
鶻鳩鶴鵾鷺鴻鵜鶂鷫鷞候雁造江鸂鶒鸕鷀鶬鶴
鶯鶴鶄鶹鷂鷗泛濫乎其上湛淡羽儀隨波參差理
翮整翰容與自玩彫啄蔓藻刷盪漪瀾魚鳥聲取萬
物蠢生芸芸黔黔惚恍奄欻神化翕忽函幽育明窮
性極形盈虛自然蚌蛤珠胎與月虧全巨鼇贔屓首
冠靈山大鵬續翮翼若垂天振盪汪流雷抃重淵殷
動宇宙胡可勝原島嶼綿邈洲渚馮隆曠瞻迢遞迴
眺冥濛珍怪麗奇隙究往路絕風雲通洪桃屈盤丹

桂灌叢瓊枝杭莖而敷蕊珊瑚幽茂而玲瓏層岡重
阻列真之宇玉堂對靈石室相距藹〻翠幄嫋〻素
女江妃于是往來海童于是宴語斯實神妙之響象
嗟難得而觀縷尔乃地勢坱圠卉木𦳝蔓遭藪為圃
值林為苑異拳蘆蒻夏曄冬蒨方志所辨中州所羨
草則藿蒳豆蔻薑彙非一江蘺之屬海苔之類綸組
紫絳食葛香茅石帆水松東風扶留布護皐澤蟬聯
丘陵靡緣山嶽之品羃歷江海之流扤白蔕銜朱蕤
鬱兮茂茂曄兮菲〻光色炫晃芬馥肸蠁職貢納其
包匭離騷咏其宿莽木則楓柙櫲樟栟櫚枸椰緜杭

三

枕櫨文欀楨橿平仲桾櫏松梓古度楠榴之木相思
之樹宗生高岡族茂幽阜擢本千尋垂陰萬畝攢柯
挐莖重葩晻葉輪菌蚌蟠壚堀鱗接榮色雜糅綢繆
縟繡霄露霏霧旭日晻時與風飈颺瀏飂鳴條
律暢飛音響亮蓋象琴筑并奏笙竽俱唱其上則猿
父哀吟猨子長嘯狖鼯猓然騰躍飛超爭接懸垂競
遊遠枝驚透沸亂牢落翬散其下則有梟羊麡狼猰
貐貙象鳥兕之族犀兕之黨鉤爪鋸牙自成鋒穎精
若燿星聲若震霆名載于山經形鏤于夏鼎其竹則
篔簹林于桂箭射筒柚梧有篁篻簩有叢苞筍抽節

往〻縈結綠葉紫莖冒霜停雪橚矗森萃蓊茸蕭瑟
檀欒蟬蜎玉潤碧鮮梢雲無以踰嶰谷弗能連鷲鸞
食其實鵷鶵擾其間其果則丹橘餘甘荔枝之林檳
榔無柯椰葉無陰龍眼橄欖探榴禦霜結根比景之
陰列挺衡山之陽素華斐丹秀芳臨青壁系紫房鷓
鴣南翥而中留孔雀綷羽以翺翔山雞歸飛而來棲
翡翠列巢以重行其琛賂則琨瑤之阜銅鍇之垠大
齊之寶駭雞之珍頳丹明璣金華銀樸紫貝流黄縹
碧素玉隱賑崴䰐雜插幽屏精曜潛穎硩陊山谷碕
岸為之不枯林木為之潤黷隋侯于是鄙其夜光宋

四

玉于是陋其結綠其荒陬譎詭則有龍穴內蒸雲雨
所儲陵鯉若獸浮石若桴雙則比目片則王餘窮陸
飲木極沉水居泉室潛織而卷綃淵客慷慨而、珠
開北戶以向日齊南明于幽都其四野則畛畷無數
膏腴兼倍原隰殊品窊隆異等象耕鳥耘此之自與
穱秀菰穗于是乎在煮海為鹽採山鑄錢国稅再熟
之稻鄉貢八蚕之綿徒觀其郊隧之內奥都邑之綱
紀霸王之所根柢開国之所基址郛郭周匝重城結
隅通門二八水道陸衢所以經始用累千祀也憲紫
宮以營室廓廣庭之漫〻寒暑隔閡于邃宇虹蜺回

帶于雲館所以跨跱煥炳萬里也造姑蘇之高臺臨四
遠而特建帶朝夕之濬池佩長洲之茂苑窺東山之
府則瓌寶溢目覿海陵之倉則紅粟流衍起寢廟于
武昌作離宮于建業闡闔閭之所營采夫差之遺法
抗神龍之華殿施榮楯而捷獵崇海臨之崔嵬飾赤
烏之韡曄東西膠葛南北崢嶸房櫳對櫎連閣相經
閽闥譎詭異出奇名左稱彎碕右號臨硎彫欒鏤楶
青瑣丹楹圖以雲氣畫以仙靈雖兹宅之夸麗曾未
足以少寧思比屋于傾宮畢結瑤而構瓊高闈有閌
洞門方軌朱闕雙立馳道如砥樹以青槐亘以綠水

五

玄陰耽〻清流亹〻列寺七里俠棟陽路屯營櫛比
解署棊布橫塘查下邑屋隆夸長千延屬飛甍舛互
其居則高門鼎貴魁岸豪傑虞魏之昆顧陸之裔岐
嶷繼體老成奕世躍馬疊跡朱輪累轍陳兵而歸蘭
錡內設冠蓋雲蔭閭閻闐噎其鄰則有任俠之靡輕
訬之客締交翩〻儐從奕〻出躡珠履動以千百里
讌巷飲飛觴舉白翹關扛鼎拚射壺博鄱陽暴謔中
酒而作于是樂只衎而歡飫無匱都輦殷而四奥來暨
水浮陸行方舟結駟唱櫂轉轂昧旦永日開市朝而
並納橫闤闠而流溢混品物而同纏并都鄙而為一

士女佇眙商賈駢坒紵衣絺服雜沓傱萃輕輿按轡
以經隧樓船舉颿而過肆果布輻湊而常然致遠流
離與珂珬䞂賄紛紜器用萬端金鎰磊砢珠琲闌干
桃笙象簟韜于筒中蕉葛升越弱于羅紈溢、臺喿樓
交貿相競諠譁喤呷芬葩蔭映揮袖風飄而紅塵晝
昏流汗霡霂而中逵泥濘富中之甿貨殖之選乘時
射利財豐巨萬競其區宇則并疆兼巷矜其宴居則
珠服玉饌趫材悍壯此焉比廬捷若慶忌勇若專諸
危冠而出竦劍而趨扈帶鮫函扶揄屬鏤藏鍦于人
去䤵自閭家有鶴膝戶有犀渠軍容蓄用器械兼儲

六

吳鈎越棘純鈎湛盧戎車盈于石城戈船掩乎江湖
露往霜來日月其除草木節解鳥獸腯膚觀鷹隼誡
征夫坐組甲建祀姑命官帥而擁鐸將校獵乎具區
烏滸狼㹮夫南西屠儋耳黑齒之酋金鄰象郡之渠
驫駥飍矞靸霅警捷先驅前塗俞騎騁路指南司方
出車檻檻被練鏘鏘吳王乃巾玉輅軺驌驦旂魚須
常重光攝烏號佩干將羽旄揚蕤雄戟耀芒貝冑象
弭織文鳥章六軍袀服四騏龍驤峭格周施罿䍐普
張罼罕瑣結罠蹏連綱簇以九疑禦以沅湘輶軒蓼
擾彀騎煒煌袒裼徒搏拔距投石之部猿臂骿脇狂

趭獷猤鷹瞵鶚視趁䞘䟴䠢若離若合者相與騰躍
乎莽罠之野干鹵殳鋋暘夷勃盧之旅長殺短兵直
髮馳騁儇佻坌並銜枚無聲悠悠旆旌者相與聊浪
乎昧莫之坰鉦鼓疊山火烈熛林飛爓浮烟載霞載
陰莊機雷硠崩巒弛岑鳥不擇木獸不擇音甝虣虥
須麋麖䴥六駮追飛生彈䴂鴝射猱挺白雉落黑鴆
淩陵絕嶛嶕越嶮險跳踰竹柏獼猿杞柟封豨蔵
神螭掩剛鐵潤霜刃染于是弭節頓轡齊鑣駐蹕徘
徊倘佯寓目幽蔚覽將帥之拳勇與士卒之抑揚羽
族以觜距爲刀鈹毛羣以齒角爲矛鋏皆体著而應

七

卒所以挂扢而爲創痏衝踤而斷筋骨莫不衄銳挫
芒拉捭摧藏雖有石林之岝㟧請攘臂而靡之雖有
雄虺之九首將抗足而跐之顛覆巢居剖破窟宅仰
攀鵕鸃俯蹵豺獏刺熊羆之室剽虎豹之落猩
猩啼而就擒䴊䴊笑而被格屠巴蛇出象骼斬鵬翼
掩廣澤輕禽狡獸周章夷猶狼跋乎紭中忘其所以
睒睗失其所以去就魂褫氣懾而自踢跌者應弦而
飲羽形偾景僵者累積增益雜襲錯繆傾藪薄倒䨴
岫岩穴無豜豵翳薈無𪇕鷚思假道于豐隆披重霄
而高狩籠烏兔于日月窮飛走之棲宿嶰澗閱岡岵

童冒罘滿放獲衆迴鈀乎行睨覌魚乎三江汎舟航
于彭蠡渾萬艘而既同弘舸連舳巨艦接艫飛雲盖
海制非常模叠華樓而島峙時彷彿于方壷比鷁首
而有裕邁餘皇于往初張紐幃構流蘇開軒幌鏡水
區篙工檝師選自閩禺習御長風押玩靈胥青千里
于寸陰聊先期而須臾櫂謳唱蘿籟鳴洪流响諸禽
鶩ゝ鶬放鶡鵝鶤麋机發留鴻鷁鈎餌從横網罟接
緒術兼詹公巧傾任父荃鈎鳍鯷鰡紗罩兩紆罛綿
𣪠秉釁蚕蚤同罘共羅沉虎潛鹿馬䑳儷來徽鯨輦
中于舉犧牲獊暴出而相屬雖復臨河而釣鯉無異

射鮒于井谷結輕舟而競逐迎潮水而振緡想萍實
之復形訪靈夔于鮫人精衛銜石而遇繳文鰩夜飛
而觸綸北山亡其翔翼而海失其遊鱗雖趫之士鉄
身之卒比篩此能蛟螭与對簡其華寔則亂黹錦繡
料其撓勇則雖悍狼戾相与昧潛險僂瓌奇傑爆蠉
捫蒙螭剖巨蚌于回淵濯明月于漣漪畢天下之至
異說無索而不臻溪壑為之一罄川瀆為之中貧哂
澹臺之見謀聊襲海而徇珍載漢女于後舟追晋賈
而同塵泪來流以梓宕翼飈以之䬃ゝ直衝濤而上
瀨常沛ゝ以悠ゝ亦可休而凱歸揖天吳与陽侯指

包山而為期集洞庭而淹留數軍實乎桂林之苑饗
戎旅乎落星之樓置酒若淮泗積肴若山丘飛輕軒
而酌醽醁方漢鷁而敵珍羞烽起鷁鼓震士遺倦衆
懷欣幸乎館娃之宮張女樂而娛羣臣羅金石与絲
竹若鈞天之下陳登東歌操南音徹陽阿詠韎任判
艷楚舞吳愉越吟翕習容裔靡ゝ愔ゝ若此者与夫
唱和之隆響動鍾鼓之鏗鏘有殷坻頽于前曲度難
勝皆与謠俗叶協律呂相應其奏樂也則木石潤色
其吐哀也則淒風暴興或超延露而駕辯或踰淥水
而采菱軍馬弭髦而仰秣淵魚竦鱗而上升酣湑半

八音并權情留良辰征魯陽揮戈而高麾回曜靈于
太清將轉西日而再中齊既往之精誠昔者夏后氏
朝羣臣于茲土而執玉帛者以萬國蓋亦先王之所
高會而四方之所軌則春秋之際要盟之主闔閭信
其威夫差窮其武内果伍員之謀外騁孫子之奇勝
强楚于柏舉棲勁越于會稽闕溝乎商魯爭長于黃
池徒以江湖險陂物産殷充繞霤未足言其固鄭白
未足語其豐士有陷堅之鋭俗有節概之風睚眦則
挺劍喑嗚則彎弓擁之者龍騰據之者虎視麾城若
振槁搴旗若顧指雖帶甲一朝而元功遠致雖累葉

百疊而富強相維樂浮衍其方域列仙集其土地桂父練形而易色赤須蟬蛻而附麗中夏比爲畢世而罕見丹青圖其象珍瑋貴其寶利也舜禹遊焉沒齒而忘歸精靈留其○山阿號其奇麗也剖判庶士商榷萬俗國有鬱鞅而顯敞邦有湫阨而踡跼伊茲都之函弘傾神州而韞櫝衍南斗以斟酌兼二儀之優渥由此而揆之西蜀之于東吳小大之相絕也亦猶棘林螢燿而與夫梼木燭龍也否泰之相背也亦猶帝之懸解而与桎梏疏屬也庸可共世而論巨細同年而議豐確乎聲其幽遐獨邃寥廓閑與耳目之所 十

不該足趾之所不蹈僻僿之伍異詭記之殊事藏理于終古而未寤于前覺也若吾子之所傳孟浪之遺言畧舉其梗槩而未得其要妙也

左思字太沖齊國人少博覽文史欲作三都賦乃詣著作郎張載訪岷邛之事遂構思十稔門庭藩溷皆著紙筆遇得一句即疏之徵爲秘書賦成張華見而咨嗟都邑豪貴競相傳寫三都者劉備都益州號蜀孫權都建業號吳曹操都鄴號魏思作賦時吳蜀已平見前賢文之是非故作斯賦以辨衆惑

弔闔閭賦

王鏊

昔闔閭之覇吳兮託体乎茲丘慨往跡之日因兮曾不可乎復求峯亞紛其環合兮浮屠瑩殿郁以相繆叶忽平闕之拆裂兮劍池霾渰而深黑俯莫測其所窮兮仰不見乎白日兩崖鉄鑿而鬪嚙兮又嘌若而斗絕信天造之陰戲兮爲神怪之窟穴將舉首而闖其淺深兮先魂驚而慘慄彼呂政之雄嗥兮力驅石而填海將破山而求之兮竟不知其所在宜元之之不信兮謂往牒之我遺嚴正德之協洽兮劍池忽焉其枯涸何昔日之霾渰兮今山經之境崎伊水旱 十一

之常數兮非人之所度石倍斜而陵敧兮類墓門之頹毀試往造乎其間兮將察武而搜訪始泯泯以忽明兮諒欲遠而不可攀凑題之可捫兮森帐石之欲墮瑩漆燈之將滅兮若有俟乎王畏唉吳王之物化兮求彷彿其不見想頑氾之就塵兮何有王鬼与金雁彼梁鄗与扁諸兮疑此語之爲幻何千年之神閟兮忽一朝而呈露也旋蹤然而復閟兮殆神物之呵護也昔雖山之殫項兮後會稽之妖珈銅南山其猶有隙兮信多藏之爲害獨空空以保全兮固茲丘而增慨

○○吳子城賦

○予每過吳故墟未嘗不慨想其盛而悼其衰也故為之賦

泰伯遺墟于胥故里臺閣翬飛冠蓋鱗次胥伎荒郊々悉何為乎城之裏但見愁煙荒而四積悲風慘而時起頹牆突阜斷水殘溝野雉朝雊鵂鶹夜號況乎折戟墮珠遺魂漸々惟麥之秀離々彼稷之苗父老告予曰此吳王之遺宮也方吳盛時志大功高入楚柏舉敗越夫椒城規方于八卦門僭擬于三朝跨長洲之茂苑館娃羅之艷妖帶以錦帆之涇壓以金母之

十二

橋爰有涼臺溫室鏤楯繡桷風亭月榭碬壁飭塗飾以璆琳琅玕間以木難珊瑚鳴佩息蓮高冠鵠趨自謂百世君之業意至于是耶吳祚既更歷代崇飾秦甲夏桃秦皇刻石危亭虔東雕闌行直齊宇之樓凝香之室木蘭之堂交映翕赫疊石則巖業嵯峨鑿沼則涵清澄碧蘭芷羅生乎其間竹松駢列乎其側羅綺爭春而妖冶歌鐘入夜而嘈雜章白眺于吟玩皮陸侈于酬答迨宋迄元更為治所隻蓮四照池光春雨歲時觀遊靡無踰者而何至于是耶蓋自元政隳羣雄鶩白駒醒青棄閭閻據挾嘉湖杭以自稚擢黃•落葉而為輔盛櫻下之文儒怨太湖之飛渡揚志速樓卓矜鄒陽修｜天兵四下以重圍金陵百雉而莫固拔揮九攻蒼皇一炬歷代繁華可憐焦土遂使燕巢再燬麋鹿重游竭南國之脂膏坐受其困敝東濱之謗後莫洗其羞且夫傾宮河房非不麗也鉅橋瑰林非不富也崤函鞏洛非不固也自古如斯曷之故也豈仁義不修燕安之可畏耶將氣運靡常盈虛之有數耶惟是吳墟殷鑒斯在前既頹傾後仍荒廢登茲城以徘徊寄千古之一慨

十三

弔故宮賦　　徐禎卿

陟墟阜兮望危靡倚閭門荒行宮廟宮闕燒殘墉壁崩業堤土曼延馳道傾崩鞠為丘陌秀麥含紫麻茂芊々種草叢茂蒸葛帽々荆兮散兮隣々連々鳴雉于飛竹樹蓊蓊鳥啟黃雀羣飛翔々疾風揚塵決眠蔽天四望黯兮慘可憐也念彼壯夫亦可嘆也蕃華狼籍不可還也失位喪智嗟何怨也百歲之後又誰為冤也

吳郡圖經續記序　　朱長文

方志之學先儒所重故朱贛風俗之條顧野王輿地之記賈耽十道之錄稱于前史書聖賢不出戶知天下況居是邦而可懵于古今哉按唐六典職方氏掌天下之地圖凡地圖命郡府二年一造與版籍偕上省聖朝因之有閏年之制蓋城邑有遷改攻事有損益戶口有登降不可以不察也吳為古郡其圖志相傳固久自大中祥符中詔修圖經每州命官編輯而上其詳略蓋繫乎其人而諸公刊修者立類例據所錄而刪撰之也夫舉天下之經而修定之其文不得

十四

不簡故事迹異聞難于具載由祥符至今逾七十年矣其間近事未有紀述也元豐初朝請大夫臨淄晏公出守是邦公乃故相元獻公之子好古博學世濟其美嘗頗歎盧語長文曰吳中遺事與古今文章湮落不收今欲綴輯而吾所善揀定以謂惟吾子能為之也長文自念屏跡陋巷未嘗出庭戶于求訪為艱而練習道晏公意屢見趣勉于是參攷載籍探據舊聞作圖經續記三卷凡圖經已備者不錄素所未知則闕如也會晏公罷郡乃藏于家今太守朝議大夫武寧章公治郡三年以政最被命再任此因臨長

文所居謂曰聞子嘗為圖經續記矣予願觀焉于是稍加潤飾繕寫以獻寘諸郡府用備咨閱固可以質疑帶根利病資議論不為虛語也方聖上膺漢神烈聲教光被海隅出日罔不率俾廣地開境增為郡縣倘或中命方州更定圖籍則此書庶幾有取也事有缺畧猶當刊補其古今文章別為吳公總集云元豐七年九月十五日州民前許州司戶參軍朱長文上

書吳郡圖經續記後　　吳　常安民

昔楊子雲嘗有言仲尼多愛愛義也子長多愛愛奇也予嘗患之今記述類多博收泛采譬猶廣履大肆

十五

百物畢品雜然陳之于前而無所別異此記述者之公患也辟曹恭伯原少以文學第進士退居吳郡傳覽載籍多所見聞因為圖經續記以補缺遺觀其論戶口則繼之以教陳風俗則終之以節至于辯訂王之非正語兒之妄紀譚生之說其議論深切著明皆要之禮義與夫守牧之賢人物之美事為之○凡前言往行有足稱者莫不褒嘉嘆異重復演說信乎所謂君子于言無所苟者予每至伯原居居覽其林園臺池道逕自樂及得斯記觀之然後又愛其趣識之尚洒然有異于人使逢辰蒙採則其所攄發當易量

我惜其遺逸沉晦而獨見于斯記故爲書其後以自
待知伯原者元祐元年四月十五日臨邛常安民書

圖經續記後序　　　林虙

余家自伯父皇考泊諸父奉王大母大母來居于蘇
著籍此州者五十年矣今帶城橋儒學坊爲吾家勝
也橫山之宝華〻山之博士塢吾家二母之所葬也
余雖少長于蘇而山川城邑津梁園觀往〻未知其
所由來嘗以問樂圃先生先生出所爲圖經續記以
示我曰此一覽盡之矣退而觀之千數百載之廢興
千數百里之風土燦然如指諸掌嗚呼何其備哉先

十六

生之書三卷若干條而所包括者古今圖籍不可勝
數雖浮圖方士之書小說里謠之言可以証古而傳
义者亦畢取而並錄先生豈欲務淹博而耀華藻哉
蓋昔時牧守之賢冀來者之相承也道前世人物之
盛冀後生之自力也溝瀆滌浚水之方倉庾記裕民
之術論風俗之習尚夸戶口之蕃息遂及于教化礼
樂之大備于是見先生之志素在于天下者也豈可
徒以方域輿地之書視之哉先生未冠而擢第英声
振于士林不幸以末疾卧家不得建其志于斯民然
而潛心古道篤于著述其所撰次成帙如是書者哉

一窮嘗探測其淵源而妄誇其規制以謂黃鐘大呂
不足以比其清陽阿激楚不足以方其妙齊紈蜀錦
不足以将其華崑玉南金不足以麗其美長江巨河
不足以況其遠輕車駿馬不足以倖其逸意者左丘
非失明國語不成虞卿非窮困秋陽不作一何發揮
之妍麗也不然天將激先生以鳴斯文是以困阨之
耶雖然先生之疾損矣興害其可以享舉天衢也昔
者劉向非大發天禄石渠之藏不能盡論分野之風
物貫魁非博詢遐陬絕域之衆不能悉知華夷之道
里先生之才不歉于二子特處非其所而已与其陳

十七

陳四境之形勝孰若使志四海之封〇与其論千里
之事物孰若使綜萬方之利害況史觀紀始品藻才
難當筆削之任者非先生而誰可哉伏讀終篇感先
生之未遇輒書卷末庶幾萬一有徹于朝廷今日當
爲官而擇人者元祐七年十二月朔大寧編戶林虙
序

圖經續記後序　　　祝安上

祕書省正字樞密院編修朱公伯原嘗爲前太守晏
公作吳郡圖經續記三卷既成而晏公罷去遂藏于
家其後太守章公雖求其本以實郡府而見之者尚

鮮也元符改元安上以不才濫綰倅符到郡之後周覽城邑頗轄山川窮欲究古今興替盛衰之迹而舊經事簡文繁考證多缺方欲博訪舊聞稍加增緝而得此書于公之子邦讀之終卷惜其可傳而未傳也于是不敢自秘偶以承乏郡事俾鏤板于公庫以示久遠若乃著述之本意則詳于自序而摭擇之博贍備旨意之深遠則又詳于常林二君之後序矣茲不重見姑誌其刻鏤之歲月云趙明年歲在庚辰八月望日朝請郎通判蘇州权當軍州事祝安上書

圖經續記後序

孫佑

十八

自庚辰八月权州祝居鏤板題跋之後距今紹興甲寅寔二十五年佑被命假守時□兵之餘圖籍散亡秉筆疑滯觸事面墻每對士大夫相過必以諮訪未幾前湖州通判陳能于自青龍返舟携此書相訪開卷欣躍因俾學官孫衛補葺校勘復為成書以傳異日職方氏續新中興新書當亦有取于斯則樂圃先生之志不泯矣紹興四年六月初十日涑水孫佑書

蘇州府志序

宋濂

吳在周末為江南小國秦屬會稽郡及漢中世人物財賦為東南最盛歷唐越宋以至于今遂称天下大郡然其因革盛衰之際紀載于簡冊者自吳越春秋越絕書以下若晉張勃顧夷隋虞世基唐陸廣微等所述及元和郡縣志寰宇記各有所明迨宋之時羅處約有圖經朱長文有續記范成大趙與簋皆撰類成書厥後有章懋者病其未完作吳事類補宋亡書顛散軼元趙鳳儀為摭當世諸儒論次遺闕會改官不果成入

國朝吳縣教諭盧熊閔前志之舛紛以為苟不合而一之恐不足以示來者乃復聚記載遺事芟繁取要族別類分為志以述地理都邑文學祠祀食貨兵衛之屬為列傳以見古昔人物之美其

十九

目曰名宦名臣儒林藝文良吏忠義孝友高行隱逸而列女之節方技之良及其事有不可棄者附焉前為畫圖以著疆域之異同後有集文以備古今之制作總為之五十卷于是數百里之內二千載之間其事可按書而得矣洪武十一年知府廬陵李侯嘉是書之有繫于政也將命工刻板以傳丁內艱去已而高郵湯侯德來繼其職遂督成之熊因屬者出由工部照磨為中書舍人以予有同朝之好請敘其首古者列國皆有史官下至州閭莫不有之然不過記言書事而已及漢司馬遷班固創為序記傳志年表

之法由是四海之内無復遺事信史氏之著者也後世郡得專社稷山川之祭遂有政令教化之施儼如古諸侯之国同不宜無所紀述而况于吳嘗爲封国非他郡之比者哉歷漢至今雖閒有所作而無完文以考其事物之全識政之[illegible]者也能獨敎然以筆削爲己任敘史漢志損益舊典爲一郡成書豈非好古之士乎李湯二侯能知所重而闡其傳亦可謂達于政体者矣後之人覽此書治身居官取前人之成憲以爲法將見道德興而習俗美句吳之區与鄒魯無異矣則是書之爲教不亦大哉予吾焉能急于世俗之所纂篤于好古也爲序其槩俾刻焉洪武十二年四月既望前翰林承旨嘉議大夫知制誥兼修国史兼太子贊善大夫金華宋濂序

二十

姑蘇郡邑志序

劉昌

鄱陽紅侯守姑蘇之再明年予歸自嶺南遣中書舍人李應禎貞伯陽武劉溥陳順承之皆以書家居以嘗有斯文之契也相与理姑蘇遺跡而及于礼文典則之事侯曰吳自泰伯以礼讓立国至言游北學于孔子而仁義道德之說益推達而充周其後若嚴助朱買臣之詞華陸澄陸元朗之博洽范仲淹父子之忠賢[illegible]煒魏了翁之道學他如高人逸士則有張翰陸龜蒙皆出于斯郡而望于天下者文獻之寔有徵不誣今既千有餘年出爲彝倫之魁列爲法從之賢而蔚爲儒宗者且若山立水湧前者導而後者繼也不亦盛哉當時領郡鎮如李栖筠如李德裕與郡邑如劉攸如韋應物如白居易以及我朝諸闔郡又復俊偉光大足以名今而垂後風声所被而俗效之姑蘇文獻之成宜非一朝夕也然盛則衰醇則漓轉移之机庶有所寄矣吾欲考求遺礼訂正古典以隆時化以表章鄉賢齊整風俗此必有所師資而名物遺

廿一

矩載于前志多散逸缺漏無所稽叙補而葺之寔惟二三君子有賴予謝不敢李君曰此侯之惠教吾蘇也于是相与諸之侯復聘高年廷俊彥志意真確翔于克恊乃法范文穆公成大所撰志參以百家稗以庠史人以代著文以事從郡從而邑分之凡一百卷李君陳君諸俊彥之功爲多發凡證例余亦豈敢抑討論紬繹則竊欲勉焉耳矣侯名霽字時雍天順庚辰進士以刑部主事拜今官高年文學之士則杜瓊用嘉陳寬孟賢鄉貢進士祝文顯與伯陳璚玉儒士賀甫美之周京元基成化十年正月既望

重修姑蘇志序

王鏊

夫志何爲也者紀載郡之封域山川戶口物產人才風俗以至城池廨宇井邑第宅前賢遺跡下至佛老之廬皆類次族分使四境之內可按籍而知而一代之文獻不至無徵焉如斯而已者也姑蘇爲東南大郡其風土亦已畧見于禹貢周職方尒雅諸書其後如子貢之越絕書趙曄之春秋張勃之錄陸廣微之記羅處約朱長文之圖經龔明之筆紀聞紀事則備矣彙而成書則有范成大盧熊二志由今而觀范志而整盧志詳而贍而其間亦不能無異焉況｜國

家百三十年人物文章制度日革損益尚皆缺焉識者病之成化間鄱陽丘侯霽守蘇則有志修述時則有若劉泰攺昌李中舍應禎陳訓導頎各應聘修纂會丘罷去事遂已弘治中河南史侯簡曹侯鳳又皆繼爲之時則有若張僉事習都進士穆而裁決于吳文定公寬久之二侯相继去文定公不祿書竟不就然文定之惓惓是書也雖病在告未嘗釋手淚墨细書積滿箱案今廣東林侯世遠由近侍來守吳復欲舉化行訟息積廢盡刻文書聿興一日抱文定遺稿屬予曰敢以溷子吳子謝非其人且郡多文士有楊儀部循吉筆在焉盍以屬諸而儀部固辭予以侯之美意文定苦心使缺焉泯沒則予誠若罪焉者侯乃延聘文學得同志若干人相与討論合范盧二志參以諸家稗以近事閲八月成得六十卷以復于侯發凡舉例一依文定之舊蒐遺闡隱芟繁訂譌則諸君子之功居多予何能焉其亦會其要而折其衷者也獨念是志之續歷三十餘年更六七郡守而卒成于侯予乃適值其時獲托名其間信予之幸也顧學殖荒落且于吳事蓋多憒焉又以起｜名事嚴不克殫力估畢以足私心之所志以成一郡之典以副林侯

之望凡予之所自覡而嗟也續而正之能無望于後之君子乎姑蘇山名在城西南昔以名郡故今以名其志正德紀元二月之吉嘉議大夫吏部右侍郎国史副總裁震澤王鏊序

姑蘇志後序

杜啟

啟卧病邸邸之二月忽劉都憲興清款扉而入告曰郡守林公且至啟乃遽凡而見客公至曰某將有事于郡志已得請于少宰王先生及廷諸彥某某董僉謂不可無君君固疾也不可辭況館所与君鄰設具存亦可調揖君不可以疾辭既去啟竊念之蘇志

之修屢矣景泰間前守隴西汪公嘗有意焉而湖孝
先君實董其事後不果成成化間鄱陽丘公復舉之
時先君且老復與校讐將成亦廢遺稿有一二存者
別林公之辞也悪遂携枕席藥餌赴之至則少宰首
出吳文定公之稿中間頗竄更定皆出手筆覌之有
不忍置者嗚呼文定我又取刘李陳三公稿會萃之
与范盧二志相較對立例舉凡分類定秩周旋筆研
者踰月病復作乃帰凡五閲月矣一日林公復至曰
志已成請君序其後啟驚起曰是何速也又二月少
宰赴召且行持稿授啟曰煩君次第之或尚有缺

苗

當為足成耳啟曰諾遂与原事諸君編次入梓云林
公字貞紹文章政事競美無二而一時僚佐皆雅尚
文學故擧此不踰于前耳正德元年四月朔奉議大
夫福建等處提刑按察司僉事致仕前南京山西道
監察御史杜啟序

蘇郡志洪武十二年郡人盧熊所撰共五十卷郡
守高郵湯侯德嘗刻之名蘇州志正德元年廣東
林侯世遠請守漢相國王公鏊修之共六十卷名
姑蘇志刻于府廳嘉靖十八年四月府廳被災板
燬二十年順慶王侯庭復刻之一依舊本特增歲

貢一表專為翰林待詔文徵明也

崑山縣志序

方鵬

尸朝修崑志者三人事志遠矣將不足徵也惟顧為
近之而大畧為補其所遺續其所不及以成一邑之
完書此其時乎顧予非其人耳命令楊侯仁甫不知
予之非其人也而專委之編次垂成而侯遷以召去
今侍御王侯子正繼至請于郡守肅齋王公刻而傳
焉將使吏茲土者得有所考以行其政是故按城社
則思守焉覈民數則思養焉諳習俗則思教焉修貢
賦則思敬焉稽祀典則思正焉前乎吏茲土者善之

荳

特書之則思齊焉或不書則思慎焉此二侯之微意
也抑吾崑民生物產与他邑等耳惟人才之盛則寔
倍之故于是獨詳焉將使承緒者起象賢之心共
闡升首奮向往之志鉅公碩儒後踵而出以增茲邑
之重斯其上也其次一命之榮一藝之善亦得以廁
名其間則夫人亦當感發而興起以求自異于齊民
而後已也豈可生無益死無聞而負此文獻之地哉
此則操筆者之微意也鄙也伯脩衡門舊學荒落深
懼采擇不精紀載不備勸懲無法以孤盛舉然秉公
持正之心則不敢不自盡矣以此獲罪吾知不免焉

而亦不敢辭也是役也楊侯倡之王侯成之皆能以
文飾吏者而楊三尹夔梁文學介亦与有勞焉法得
附書皇明嘉靖十七年歲次戊戌夏四月吉旦
賜進士出身中順大夫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修
撰經筵講官編纂御札同修會典前山西按察司副
使奉敕提督學政致仕邑後學方鵬序

常熟縣志序　李傑

姑蘇為南都輔郡而常熟其屬邑也倚虞山以為城
環江海以為池寔東吳要害之地其土膏腴其田平
衍其物產殷盛若粳稌布帛魚鹽蔬果水陸之珍奇

所以供國賦而給民用者充然有餘而不資外助自
闔閭夫差雄據一方虎視諸夏而俗尚豪侈自泰伯
子游禮讓風行文學化洽而人才彙出是固江南名
區非特為一郡六邑之冠而已惜前志毀于宋紹興
兵燹自吳通上國以來二千餘年故寔無紀載良
可慨也慶元間縣令孫應時始一修之元至正間知
州盧鎮又復修之然文獻無徵遺佚不少若人物一
類自漢迄唐寥寥無聞他可知已弘治丙辰惡谿楊
侯來尹茲邑蒞政之初百廢具舉以邑志久不修輯
廢無甚焉者乃旁搜典記歷取見聞詢遺老以正舛

訛委文士以司考校于是山經水志之所述陳度收
篋之所藏殘碑斷簡之所寓幾無遺矣編裒既成
謂予為邑人宜有言以志顛末夫三代盛時九州山
川記于禹貢天下圖籍掌于職方後世因之而郡國
有書寰宇有志坤元有錄風土有記皆所以存古證
今以為考求治具稽孟事宜之張本其于從政者不
為無助而乃困于簿書期會之繁顧視此為不急之
務宜吾邑廢典必有待于通才卓識如楊侯者而後
成也侯名子器字名父成化丁未進士歷任崑山高
平二縣皆有異政茲以當道論薦更任常熟其器用

未易量也 賜進士出身中順大夫太常少卿兼翰
林侍讀學士 經筵講官兼 東宮講讀官同修國
史會典副總裁前南京國子祭酒邑人李傑序

重修嘉定縣志序　龔弘

按創縣宋寧宗十年至元順帝至元六年歷一百四
十七年邑人秦輔之始作練川志逮今又一百八十
一年更無續之者 國朝洪武十一年戊午詔天下
郡縣纂修志書永樂戊戌景泰甲戌嘗遣使督成之
天順間命官迎行采輯始萃成志吾邑乃無應詔之
人于茲老者失傳則少者無聞致上下三百餘年之

事日淪泯矣後有慕古君子奮起例以老者失傳之
罪々之在余惡得而辭焉乃上稽下察元以前鍾秦
本入国朝其体要一遵大明一統志也積久成○
類得以待知遇者洛陽蔡侯淑仁以名進士令斯邑
一日謂予曰顧安得志之詳乎余出稿請校之俾余
為序夫地里有志昉于禹貢周職方然特紀其大至
秦郡縣天下歷代相沿始各為志美惡並收以昭勸
戒世之有事于此者不曰續曰修皆任作事擅一己
之見筆削千載以上之紀述無者隱之恐○長民者
之○○人之為不善則書諱不錄余何○○觀侯之

廿八

◎政若干是志有先得者歸前官之失擇其是者行
之黎庶悅公得民心之好惡矣首除巨廹境土安矣
得天時耕者獲矣覈征役則民力寬矣若學校尤為
侯所重刻期造秀俗教諭羅文訓導劉元慶○子瑛
祇纘士業雖究不能奪風化關而人文著矣侯倡于
上一時分治者縣丞蕭鐵魯邦本譚玕主簿周尚文
吳瑛曰水利曰民兵曰催科悉令徵昔造有成績若
典史安志高從事于侯無怠由是獨臨司達郡國邑
清事罕政教一丕變矣噫余修久闕之典誠有待今
日侯為先務實踏之書侯取而刻之又有待後之官

師士著之人起而並諸已矣々者之論君子必有取
焉豈曰空言哉使者執述遠續志者盍于是求之嘉
靖四年九月重陽日賜進士出身榮祿大夫前都
察院右副都御史奉敕總督三省黄河水患兼理
通州直抵揚州一帶漕河工部尚書致仕○進階一
品玉帶邑人龔弘書

重修嘉定縣志後序　　蔡復元

粵自書作而地理可考降至我朝大明一統志則
省郡州縣之建置備載之矣然各自有志也嘉定昔
未有志至邑人秦輔之始修之而未成逮至正德己

廿九

己吳郡都穆修焉年餘乃成借其類郡志也約而未
詳先是蒲川龔老先生為嘉定先達歷階尚書居官
清若鄉行表正留心志書幾三十餘年未嘗對人言
者予來茲土已二載政暇閱是志大畧乃請教于先
生先生曰志已成矣為之奈何予曰志也者一方之
大典也惟先生其裁之先生曰諾吾有志焉而未遂
也將有待焉吾老矣吾留心于志也久矣然歷官數
載政暇輒提筆潛修博收野史偏考典籍可入者入
之可去者去之稿已粗成未及校正惟不吝取以覽
焉予再拜領去坐靜室現其條理詳密去取精當真

史筆也二四舊不欲釋手遂告于先生請命工鋟諸
梓以彰厥志使知所以復修之意云嘉靖乙丙歲孟
冬月知嘉定縣事洛陽蔡復元序

太倉州新志序　祝允明

慎我劉侯之作其州之史也其古之遺教乎書与春
秋之志也都氏之筆亦有以成其志焉舜肇州封山
濬川禹敷土作貢自田賦溝庚治亳周人定洛攷之
大倫也右史紀其績仲尼述以縱訓又筆削魯紀城
社山川宮廟門規臺榭庭囿軍戍税甲之閒槩然矣
而特加志于人才務襃善斥惡二與者立功与言之

三十

法程也今之從政君子自孔氏者類知所範模善矣
其或未尺者謂其政謝其言、甲若管蔡高若夙鬐
不知慎也故君子难之劉侯之為政与言也覽斯策
志可睹矣侯越人也字允、鄉以進士來三年政成而
史都君名穆字玄敬仕太僕少卿吳人也始州未建
陸大參容作太倉志陳丞伸作事蹟其他散在崑山
常熟嘉定三邑書李君端初守州郎屬桑倖悅為志
今書盍捴諸策而登黜之王生梁寔贊爲其旨主簡
核故寡〇而可觀書成都且病革不及自序故稍為
詳之雖然書春秋天子之事也刘侯事功以位限不

盡見二者其志闕比執之以往易之翼升曰南征吉
志行也其辭曰進得位往有功也然則九宫十乱茲
其階也與嘉靖五年歲丙戌正月既望前應天府通
判承直郎長洲祝允明序

太倉州志序　王稓

嘉靖丁未太倉州新志成時年戊申春二月同知州
事涉陽周侯泉莘為快麾其首簡屬于予、得而讀
之凡天文地理人事之紀肇自往昔迄于今茲域于
方隅而可信諸永久者不啻備矣乃作而言曰甚哉
幸我吾州文獻之有徵也古者紀事之官莫詳于周

三一

蓋自王朝以逮里閭莫不有之君之言動民之戚否
法得僃書是故上有道徯下知法守治功之盛罔不
由茲自秦罷侯置守而史官尽廢漢唐以降雖王朝
太史掌于避忌有所紀載率都失寔而况郡邑乎郡
邑之史既廢而又無志以昭文獻則凡可以彰往而
察來信今而傳後者掃地尽矣今自｜皇朝以逮郡
莫不假志以寓史志存而史之未绪犹有稽焉君子
所以慎之也夫崇文則掩寔貴简則昧詳偏好則侈
鑿偏惡則誣毀有一于斯志寧無作而況考或弗精
知或弗審僞或乱真疑或間信則斯志也乃所以深

病夫文獻者也而君子奚取焉太倉有志肇自弘治丁巳迄今幾五十年守更十九貳倅五十七掾幕十一而志且三易矣初志出于桑柳州再志出于都太僕皆名流鉅筆非無足證以今考之數者之敝其有與無將不可知抑其歲月彌久事緒日增失今不載後將無考此新志之所以作也夫風則有自微而達顯遠者近之推也大者小之積也國家惟不作史作則必徵諸部院諸部院諸司必徵諸監司郡監司郡必徵諸方州下邑故州邑之志一國史之楨幹也其可忽歟茲新志所述爲卷者十爲類二十有四

蓋以國考存其舊序体則備矣昭遠闡幽闕疑傳信核而有文詳而不贅法則嚴矣且于辨川原釐賦役謹兵防表風節數事尤惓惓三致意焉宛然史氏家法也夫假志以寓史謹之一方達之天下政若有徑家若有乘後有述者于茲考焉因文以稽實探賾而鉤深可以昭勸戒可以示範則豈惟海隅文獻永永有徵他日觀風問俗之使執而懸之國正史實錄之所待而有者也夫豈無因強作得已而不已者哉是舉也貳守君自刑部尚書郎左遷入婁得請于兵備憲使新舊款公開局延賓引繩發墨已有定緒矣而州守姚江周侯修一覲典畢復任周旋其間懇惻篤至未幾以憂去貳守君竟圖厥終任筆削之責者春坊司直張君發考分述則州庠文學陸氏伯仲也司直君以太史鉅擭施諸里志敬慎周詳因或出入陸氏文學則皆世廸文軌積久未試其所稱述咸彬彬可遏君子于此蓋可以徵衆美矣守曰士佐貳宗曰鳳岐司直曰寅文學曰之冀之象雅時州倅閻君儀金君江州幕王君德符樂志從之咸知翊贊是宜備書以昭來許嘉靖戊申中春三月朔旦　賜進士出身亞中大夫福建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右參政奉敕提督糧儲州人王精撰

太倉州志後序

張寅

序太倉新志有若虛齋王大參若思質王侍御暨我州貳守仰峯先生言之美斯溢矣則寅豈敢然有不能已于言者乃復之曰嗚呼志豈易爲哉亦豈偶然哉寅自丁亥歲謝政歸前守見湖萬公委以志事交開局未閱月見湖改任去遂已嗣是弗克舉者又數歲仰峯先生以刑部尚書郎出貳吾州政多暇豫式于文獻是究是圖州志刻行有如桑柳州都太僕所爲者桑務才華不假遺事都值危病或托他手寥

寥蔔編括其梗槩覩者少之惟龔氏太倉考為近而未梓故前所不載後所未修者实啻數倍仰峯先生因屬實重輯之周守鳳南先生入覲埽謀益協裹得陸氏伯仲文學之士乃彙集崑嘉常三縣實德成化間志本及搜閱典籍摹揭諸廟宇金石之文訪之故老叅之羣議期月而書成為卷十目廿有七附廿有五爾裒重大覺為四冊冊凡百餘幅視者加十之七猶恨未悉也夫周礼職方氏与小史外史所掌以周知廣輪之度而民物政治得有所稽故郡邑之有志猶國之有史國也然○所志國史不得而什一焉

州縣所志郡志不得而什一焉國史略其要郡次之州縣詳其情不然則簡漏淪沒以斉于衛滅也可勝歎我太倉當天下海道之衝如運餉以足國通番以威遠而朝廷東南夏頫之寄無寧歲豈他郡邑比耶比實等仰承作者之意不使事無遺跡物無遺軌人無遺善官無遺政耳無遺聞口無遺見光前信後以俟司國史者采擇于茲焉是故紀載之詳戒畧也分類之嚴戒紊也去取之公戒偏也責勢不怵親暱不比疎遠不忘議論不惑愛憎不任戒私且小也然豈敢執一己之見我要諸人心之同然者爾已矣振一方之墜典使文獻足徵鳳南仰峯二公之功于是為大維倅暨纂則闕君儀金君江王君德符咸与聞之

嘉靖戊申春二月望賜進士第右春坊右司直兼翰林院國史檢討致仕州人張寅撰

重修崇明縣志序

張慶

邑之有志凡諸事物皆載焉守于是者不可以不知盍其山川之險易物產之豐約貢賦之多寡与夫戶口登耗人材顯微風俗美惡莫不備焉覽之則可以為治昔李吉甫居相甚重此也崇明縣主簿臨海陳公知乎此而每有心于纂輯焉一日謀之大尹張公

武宇祝公曰舊志殘缺文獻復不足徵茍不修以續之則前元至今僅百年之典故何所考稽甚非為政之存心也乃正統甲子夏致書幣延請舊知前教諭琴川季仲怡來治其事仍命西洲儒士施克實等搜訪事实付之裁之書成縣大夫虞侯湮從遂捐資俸命工鋟梓以傳悠久而克實等屬予題識于首予惟國史係天下之廣所書在乎約圖經具一邑之事所載尚其詳今閱是志詳而不冗簡而不陋实而不謬深得乎紀述之体異日聖朝纂修大一統之志固不能外此而他求也吁璆琳琪玗珊瑚木難人皆知

其爲宝然產于山海之丛浚孰得而盡觀焉有能聚
之于府庫則一啟戶皆可類別而名辨乃知觀者非
難而聚者之功爲難也吾於是見縣大夫慮事之深
文士採摭之勤而李公編輯之勞悉不可泯其跡也
故爲之書崇明縣儒學教諭樂清張慶序

二　　陳梗

崇明舊志一帙編簡殘缺不足以觀予與大尹張君
叔孚茲守視君以道商論其地桑滄屢變與他郡邑
不同欲重編摩乏操觚染翰爲之于是相與邀請海
虞季仲怡先生下席于茲命儒士莊克實等采訪事　三六
蹟增新芟舊朞月而書成凡一十卷卷各有條辭達
而不冗事詳而有據俾後之君子與夫宦遊于此者
欲知風俗沿革土產景○名宦人物一覽而盡得之
亦可謂永久不朽之美事也然而季先生修輯參訂
之勞莊克實等采訪助貨鋟梓之勤皆可嘉焉予是
乎書正統九年甲子孟秋縣主簿天台陳梗用直書

三　　季篪

國經爲外史之屬記其郡邑沿革山川勝槩人物出
處與夫土產貢賦之類所係寔重不可不作也然歲
月推遷世異事殊不從輯之則無以紹前躅而詒將
來蓋亦不可以曠缺也崇明處大海中四徒鯨波傾
圮蕩漾地無一定視之他境其跡易于成廢不加纂
述亦何由考索而知其然縣大尹金華張侯叔孚判
簿天台陳侯用直聽政之餘檢閱前志病其事緒缺
畧易運以來荒昧莫稽以篪嘗遊其地知其風土一
二乃走書幣延致而編之篪名詒一介才乏三長安
敢與其觚翰以是辭之不獲爰因西沙士人莊克實
等所采事蹟參之李艮玉所藏官修志稿據以朱積
朱曄舊編芟之據之即分彙聚上續至正甲午以迄
于今九十年之遺逸凡爲數卷旁搜博訪爰寔而書　三七
思所以昭信於遠不敢用私其意妄爲損益稿成二
侯將謀鋟梓俾叙于端嗚呼地輿遼濶事類紛紜
環堵而綜覈所聞寧免漏遺之誚博雅君子能旦其
所不及則與人爲善之美抑何偉哉正統九年甲子
六月望前山東曹縣儒學教諭海虞季篪仲怡書于
崇庠寓舍

吳江縣志序　　莫旦

昔大明一統志之纂也朝廷先期遣使采天下
事寔吳江縣奉文集耆儒開局于聖壽寺時旦與今
致仕胡訓導昇俱爲邑庠生爲掌教陳先生實所命

任從其事稿成上郡。又類從進于朝時賦也
後且二人私相与議曰奉文纂修者乃天下之書其
法當略至其一邑之中亦自有書其紀宜詳今略者
就緒而詳者可遂已乎况吳江為南畿重地遂為州
縣餘五百年而志書未聞有板行者其疆域山川風
俗人才戶口田賦學校科名牧守政治与夫城池坊
市官宇橋梁及詩文著述之類忍使其日就泯滅乎
泯滅無聞後人興慨非吾輩責乎何君曰然于是訪
得舊圖經一冊記載皆國朝以前事而簡略無文
既又得洪武戊午与永樂戊戌奉文纂修者凡二冊

而傳寫好訛視前益略然亦為之喜曰得此三者書
不患其不成也未幾何君以縣業不暇辭去其孫不
渝初志繆加筆削合而成書凡十卷時嘉禾士人懷
悅見之遂為捐資鋟梓以傳為天順丁丑也已而莫
君在任所聞之以書來曰古人著書多在暮年如孔
子年六十餘方定六經汝為此書何遽刊行之驟也
旦始悔之遂停其板成化乙酉叅科名待次數年因
暇再加編輯重立例目參以郡志諸書与凡殘碑斷
碣無不搜剔遺編故實無不檢閱鉛背蝕蠹無不訪
問手錄心思至忘寢食于是聞者致訊見者竊哂以

為迂繆且亦自哂其愚者屢矣日積月累從成二十
二卷比前加詳會提學陳御史選行文立鄉賢祠時
王尹廸詢謀于衆得前輩之學行卓異者十五人為
之立祠且以入志方欲梓行而王以陞任不果徒為
丘守霽取以叅修郡志未成而丘去官稿亦隨失丙
申叅教新昌重錄成書而馮尹衡行文聞取鋭意欲
刊馮亦以事去官又不果乙巳以內艱解官而還女
婿趙昌外覓書來且曰吾邑新尹孫侯顯扶之莘州
人早歲登科有治材其於志書之獲遇也必也幸留
意為且因綴拾舊稿益以新聞新見再纂成書已而

侯至郎捐俸梓行而邑人好義者咸樂相為謂且宜
有序因竊笑曰嗟乎天下之事為不為者人也而遲
速不遇者時也雖曰遇之有時然亦不貲于成之遲
而始且之為是書也少年氣鋭每有不遇時之歎慶
起屢仆轉三十五年始有遇于吾侯使吳江千百年
之事一旦顯然傳之不朽夫豈偶然者哉寔可謂知
人而侯可謂達于政体者矣然則前日之所以不遇
者蓋天使有待于今日也不然安得若是之相備哉
至此而嚴居昔日之言方發然遇則遇矣竊念德不
加修學無寸進安知後之視今不猶今之視昔猜而

筆之尚有望于後之君子弘治元年戊申春正月望
莫旦序

吳邑志序　楊循吉

邑視古比諸侯邦〻必有史志史類也所以識也今
志之作其多不可勝計而工者鮮若夫吾吳則以泰
伯舊壤創邑于秦盈雄峙以表者幾二千年宜得專
書審矣然迄未有述焉不其闕歟　明天子法乾中
興文教誕敷海內向風于是七年知邑事濮陽蘇君
祇弘　德化旁及此書乃介判簿孫君與愚謀之愚
辭不敏者再又竊自念身邑產也即謭顛矣曾無補

四十

于鄉人今幸從事而執筆爲豈非額也既啟局事既
中止最後蘇君以守制去任又滯于刊刻爲分已累
周之然後克完厥惟艱哉今書爲十六卷凡八萬言
詞義膚淺仍同俗手然于尊賢訂古亦無敢不竭焉
乃若歲月始末不容以無書故又借題首簡云尔時
在嘉靖八年冬十一月長至日東吳文例山人楊循
吉熏沐謹序

蘇郡學志序　王鏊

國家學校之設徧于海隅而蘇學獨名天下于是吾
友蔡君惟中始爲之志惟中之言曰蘇李稱自宋景
祐觀國文正范公割地爲之而安定胡先生實爲之
師今去二公五百餘年高風遺烈猶一日也且其地
故爲吳越廣陵王元璙之南園特幽且勝由今視之
大成之殿明倫之堂尊經之閣高壯巨麗固已雄視
他郡其間方池旋浸突阜錯峙幽亭曲樹穹碑古刻
原隰歸次松檜森蔚又他郡所無也況自宋以來科
第往〻取先天下名臣碩輔亦多發跡于斯則其盛
豈獨地哉夫物盛則必傳盛而不傳蓋有之矣則以
無紀籍故也昔四代之學見于載記魯之泮水詠于
詩蜀之學官紀于史今吾學之盛于四代雖未敢望

四一

于魯與蜀豈遽出其下哉而紀籍獨缺豈誠不侫少
游于茲旁搜細勘得其顛末彙爲四卷聞以示予〻
嘉與君同游于學者也嘉其志之勤且郡之文獻有
足徵者故爲序之昔惟往是而司教者有若安定者
人才之出有若文正者吾且老矣尚當嗣書之

長洲新學志序　吳世良

昆錄也世良暨蕭子文佐假拾徵言編次歲月既而
赴海虞講我雲川舒公于江陰公署公不以鄙無似
由加筆削凡兩月始錄世良再拜閱數四見中所藏
載首沿革次形勝次礼儀次祠宇次我官次科貢次

碑刻次文章典籍次田租廪饌刪繁以比事拾遺以補亡發凡例以舉其綱遵條以疏其目作而言曰維宗工郅斷道以經法、以紀事、以貫詞、以宣意是故究類以廣義郎閣以備知則道弘而淵法嚴而雅正詞藻而則意融而該事辞而實是故會吉度奇天運章矣爭灵宅勝地務別矣述往法來張弛具矣惇秩典軌物備矣以類人倫物瑕瑜畢露戒寓矣以樹风声頹末成陳教養繫矣以第愛敬尊親弗失王道明矣世良閱之異同之議酌一存乎識興廢之机致健覘乎才盛數之際挽數播乎理長洲學宮凤土偏

四二

薄垂百餘年福寧敵宇北麓叢玉环飛虹之勝理所當草与特之易草芷論倡自吠翁領元老更熾于王峯翁嶮西翁衡山貞山寓山諸搢紳之倡和剌至師弟子叙請圖遷要非朝夕第匪我公以理定數而不泥以才决机而不除以識酌議而不昏畴能容等于期月震發于宗朝膺功頌德与天無疆可俯而不可及邪蓋天造地設必待人以成而禎祥兆于蓍龜與情協于夢卜信乎文明之象天啟我公真与起俱松泉夏公督率栽蕃楊公篤勤造胥庚需時利文燉積自肆郎伯王公南服相可則經協志丕績幹稽酌酢

飭率上下維力同守王君桂東通府包君白屋牛君松澗邊君野石蕭君陳君梓梧与吳令張子道庸盧廣休翰忠畫庚夯走服賤劬勞夙夜維敬用是大小迅激廢費与役不取諸有衆時未三月竣功落成自東吳歷有政作未見神速若茲役者也夫士自見于世貴久不忘古称不忘有二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也者祈以宣功敷德紀久傳信与日月而並遠者也夫志史之流也學未有志有志自茲學始人之言曰莊庸抑塑風采濟于摇桓組華博依史學宗于遼闊立此尚方倡率偶于蘇湖圖永遏浮道規想于

四三

嵩鹿所凡遇變更化法于伸舒集思拓猷成人組于希文此固覌德斷教天理人心之公務目不容掩固有不假于言而自後凡奮庸茲役能擴聖賢易詔之學以成久大德業足光国家而不失其為忠孝人才利實運茹視丸者有樹、之盛者皆我公功德所及是固合理与才識而一以貫之真古所謂不忘者也下吏与諸屬其何能贊一詞因我公禍蘇出于天性尚不自有其功德也適備識諸首用於餘潤于不朽耳是為序長洲縣知縣吳世良頓首拜書

長洲縣新學志序

蕭文佐

夫志者識也識有所以垂遠俾可嘉也嘉靖歲辛丑長洲新遷學成我長洲吳君世良暨文佐先後奉代巡憲州舒公督李菽蒼楊公巡撫松泉夏公命纂修學志乃偕庠若生博采與議視禹貢以發凡例本周禮以訂綱目而事以時備言以通前肯繪圖定規制也次沿革命建置也次形勝辨方域也次文廟示祖法也次釋奠釋菜儀禮儀也次祠宇坊牌官廨敎化庇也次器物示所重也次書籍示所敎也次卧碑示所遵也次鄉飲鄉射示所習也次俸廩示所養也而人物科貢與吳文獻載當時之行事文類古今之典

章題咏起于通美附録兼乎衆善而志斯成焉可以垂不朽矣是作長洲新遷學志教諭萬安蕭文佐著

越絕書

越絕復仇之書也子胥夫差以父之仇句踐以身之仇而皆非其道焉夫君天也君有臣而君殺之尚可仇乎故子胥鞭平王之墓爲不義闔閭之死夫差使人謂己曰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不敢忘三年乃報越故夫椒之敗釋越而不誅爲不孝會稽之棲苦心焦思嘗膽而食辛以報吳不知越實得罪于吳而吳之赦己也故其郤公孫雄之請爲不仁春秋書子胥之事曰吳入郢狄吳而諱楚也于夫椒之戰則不書蓋不足乎書也于黃池之會書于越入吳狄越而若吳也春秋之本復仇之事莫大于斯三者越絕實備之有國有家者可以鑒觀焉

跋　丁黼

隋經籍志越絕記十六卷崇文總目則十五卷注司馬遷史記者屢引以爲據予紹熙壬子游吳中得許氏本訛舛特甚嘉定壬申令餘杭又得婺正卿李乙亥官中都借本秘閣以三本互相參攷擇其通者從之乃粗可讀然猶未也念前所見者皆謄寫失真不

板行則其傳不廣傳不廣則各私其所藏莫克是正遂刻之婺門以俟來者庚辰七月望日東徐丁黼書

跋　汪綱

越絕書若無善本近得于丁文伯以蜀中所刊者見示參考粗爲可讀因刊置郡齋以補越中之缺云嘉定甲申八月旦日新安汪綱書

二　都穆

是書宋嘉定庚辰嘗刻于婺門後四年知紹興府汪綱仲舉再以蜀本刻置郡齋歷世既遠皆不復見予家藏舊録本頗爲完善吉水刘君以名進士來知吳

縣謂是書之古而吳中罕傳遂割俸刻之君名恒字以貞現尤可以知其政矣正德己巳三月之望南京兵部主事吳人都穆記

吳越春秋序　徐天祜

吳越古称東南僻遠之邦然當其盛强往往抗衡上國黄池之會夫差欲尊天子自去其僭號称子以告令諸侯及越既有吳句踐大盟四国以共輔王室要其志皆歸于尊周其知所大矣孔子作春秋雖小國枕錄而書之而況以世言則禹稷之裔以地言則會稽具區其川其浸同職方氏列為九州之首皆足以

望天下故記可缺而不傳乎吳越春秋趙曄所著隋唐經籍志皆云十二卷今存者十卷殆非全書二志又云楊方撰吳越春秋削繁（唐志作煩）五卷皇甫遵撰吳越春秋傳十卷（隋志缺傳字）此二書今人罕見獨曄書行于世曄傳在儒林中觀其所作乃不類漢文按邯鄲李氏圖書十志目亦謂楊方嘗刊削曄所為書至皇甫遵通合二家考正為之傳註又按史記注有徐廣所引吳越春秋語而索隱以為今無此語者他如文選註引季子見遺金事吳地記載闔閭時夷亭事及水經注嘗載越事數條類皆援據吳越春秋今曄本咸無其文亦與所謂傳注豈楊方所已刊削而皇甫所未考正者耶曄書最先出東都時去古未甚遠曄又山陰人故綜述視他書所紀二國事為詳取節焉可也其言上稽天時下測物變明微推遠燎若著蔡至于盛衰成敗之迹則彼己君臣反覆上下其論議種蠡諸大夫之謀迭用則伯子胥之諫一不聽則亡皆鑿鑿然可以勸戒萬世豈獨為是邦二千年故實哉曄書越舊嘗鋟梓歲久不復存紹興劉侯來治越獎勵學校搜遺文修墜典乃輟義田廪羨財重刻于學不鄙淺聞屬以考訂且命序其石夫越人宜知

越之故則是繫也于所闕不為臆補遂不得辭歷既刋正疑訛過不自量復為之音註并考其與傳記同異者附見于下而互存之惜其閒文義猶有帰碍不可訓知不敢盡用臆見更定又無皇甫本可證姑從其舊以俟後之君子考焉侯名克昌世大其字云郡人前進士徐天祜受之序

重刊吳越春秋序　錢福

古者列国皆有史官以掌記時事若孔子因魯史以修春秋者是也吳越春秋乃作于東漢趙曄後世補亡之書耳大抵本國語史記而附以所傳聞者為之

元徐天祐謂其去古未遠又越人宜知越之故視他
書所記二國事爲詳傳之異天祐之所考註亦精當
第謂其不類漢文者其字句間或似小說家覌儒林
傳稱其所著僅有所謂詩細〇蔡邕讀而歎息以爲
長于論衡今論衡故在也鄙俚悖誕者不少則東漢
末亦自有此文氣矣謂其非全書則吳越顛末亦備
矣隋唐經籍志多二卷意者而施之至吳范蠡之去
越矣若附會于讖緯夢卜之說則因當時所尚而左
氏傳春秋亦多述焉不可盡謂其無據也其大旨誇
越之多賢以矜其故都而所編傳乃内吳而外越則

四八

又不可曉矣自軒㶣〇〇〇〇與而古書散佚無留
意者雖好古博雅之士歷代〇志所載亦或不能舉
其爲〇故有志于集古者皆在所取也去年秋監察
御史寧鄉袁公大倫奉　命來按吳修正而嘉勵
加而惠流乃本古觀風之法詢吳之故于吳邑侯任
丘鄺廷瑞侯素稱借古尚文歷舉郡乘所載者以對
公問其所本始侯諱焉公乃手出是編俾之侯讀之
曰命之矣古者使于其國仕于其邦不能舉其地之
故君子恥焉吾乃今知吳山川城郭之所名也吾乃
今知封疆因革之所始也吾乃今知民情土俗之所

由也吾不忍自私當重梓以行于吳人俾無廢本乃
屬郡吏馮弋等録而刻之既成之書屬予序蓋侯第
進士時以予爲知己而袁公亦吾榜進士之傑也嗚
呼孟軻氏稱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
國恒亡然後知生于憂患而死于安樂也覌二國之
興而僨僨而興斯昭昭矣驕畏之殊興亡所係忠謀
之判禍福攸分可畏哉予竊怪夫大言無術自暇以
怠人者曰大數已定無庸人力又曰天子有道守在
四夷此英雄駕馭之言非臣子思患預防之策也兩
蓋儆惕于三節之師成康不忘予戒兵之詰其見遠

四九

矣是書所載若胥之忠蠡之智種之謀包胥之論戰
孫武之論兵越女之論劍陳音之論弩句踐之畏天
自苦臣吳之別辭伐吳之戒語五大夫之自效世亦
胡可少哉所載孔子子貢事不可據則其謀則在當
時遊說之至高者也相傳越絕書爲子貢撰抑亦有所
本云噫書稱戰怒鼃尚足以激士而況讀其書論其
世能不少動于衷者其亦非夫也夫至于司職方掌
外史地里所在必有所因而名附會以成其說者實
不可辨矜然与其信乎今不若傳諸古与其徵諸遠
不若考乎近是又今日鄺侯崇信此書之意而袁公
原缺

吳都文粹續集卷二

長洲錢穀叔寶編

平江路新築郡城記

鄭元祐

吳自泰伯至壽夢而始大及王闔閭用子胥而城郭宫室遂爲東南雄藩世言泰伯城僅三里二百步在今梅里平墟夫泰伯以天下讓宜其不肯自大其城也及闔閭徙都于是子胥築大城周圍四十五里象天法地城邑既完府庫既充遂觀兵上國一傳至夫差而子胥以忠諫死未幾吳爲越併更江左六朝以迄于唐末五季歷前後宋要皆以吳爲大藩屏世祖皇帝一天下包四海爲家六合爲宫不設險于區區城郭也至正十一年紅巾賊起汝陽明年春浙東海寇劫崑山廉訪使者朝鮮李公深惟平江賦役供國家經費什之七慮無城郭何以禦寇乃謀于監郡六十公太守高公時百需出于吳者日不暇給然築之役則不得已于是會司屬僚佐驗民之家貲厚薄計量城之長短高下分築之罷弱戶則汰去之豪强而常時役不及者則科出之寧夏高公爲南臺御史大夫庸田僉事馬公董之馬公首捐官帑千錠憲漕水司總所皆捐資以助然太平日久一旦興大工役民十餘萬當盛暑揮鉏如雲丁錚如雨城之大綿延數百雉浸不知何從列領幹于是公曉以程度矩範而勉以誠懇必若是而後無善崩之憂民志既齊遂經始于是年夏四月畢工于秋八月城四向一仍子胥之舊水門則仍宋之舊獨啟胥門上建忠孝王廟餘五門上亦皆祠神蓋役興時慮暑雨疾癘爲民害乃禱于神以祈祐故列祠以答神貺城之高以尺計凡二十有三其趾三十有五疊石三層以爲固城之面廣丈六尺皆甃以甓大瓦作水溝每門建戍樓以謹斥堠嚴烽燧當人馬涉降處皆列置蛾眉甬道門之内外構屋設官居之以察非常城于是備矣其先又中統鈔二百五十貫米一千斛至是合官民用財凡若干萬錠米若干萬斛城既完民大喜有依衛則又相与嘆息曰廉訪公非有一廛之宅在吳也然苦心焦思以完斯城者蓋上以爲國下以爲民也況吳東北瀕大海西南枕震澤于澤國四通五達之衝也郭之内官糧貯于廩庾者歲數百萬設城郭不完寇攘逼近將何以爲國計乎今既完城以爲衛繼今所以守禦之者則在乎明有司承流宣化蘇民之力以固結其心使吳民愛戴其上如子弟之親父兄夫然

後其民以仁義爲干櫓礼樂爲甲冑人心既固則与
此金城湯池俱爲天險于無窮也已李公名某字某
云

吳都詩　　　　虞世南

畫野通淮海星躔應斗牛玉牒宗周表黃旗美氣浮
三分開霸業萬里宅神州高臺臨茂苑飛閣跨
江濤如素蓋海氣似珠樓吳趍自有樂還似鏡中遊

又　　　　駱賓王

維舟背楚服振策下吳畿盛德弘三讓雄圖枕九圍
黃池通霸業赤壁暢戎威文物俄遷謝吳臺有盛

行嗟鴟夷沒遽吾詩虛花地古烟塵暗年深館宇稀
山川四望是人事一朝非懸劍空留信亡珠尚識机
鄭風還可杞闕月靡雖依西北雲逾滯東南氣轉微
徒懷伯通隱多謝買臣歸唯有荒臺露薄暮濕征衣

吳門　　　　崔融

洛渚問吳潮吳門草色饒晚烟楊柳岸春水木蘭橈
城邑南渠近星辰北斗遙無因生羽翼輕舉托還飈

登吳古城歌　　　　劉長卿

登古城兮思古人感賢達兮同埃塵望平原兮遠寄
目歎姑蘇兮聚麋鹿黃池高會事未終滄海横流人

蕩覆伍員殺身誰不冤竟看墓樹如所言越王嘗膽
安可敵遠取石田何所益一朝空謝會稽人萬古猶
傷甬東客黍離〻兮城埃陀牛羊踐兮牧豎歌野無
人兮秋草綠園爲墟兮古木多白楊蕭〻悲故柯黃
雀啾〻爭晚禾荒阡斷兮誰重過孤舟逝兮愁若何
天寒日暮江楓落葉去舞風水自波

又　　　　姚合

江城吹角水茫〻曲引邊城怨思長驚起暮天沙上
雁海門斜去兩三行

登閶閭古城　　　　武元衡

登高望遠自傷情柳發花開映古城全盛已隨流水
去黃鸝空囀舊春聲

吳城覽古　　　　陳羽

吳王舊國水烟空香徑無人蘭葉紅春色似憐歌舞
地年〻先發館娃宮

吳門夢故山　　　　趙嘏

心熟家山夢不迷孤峯寒繞一條溪秋窗覺後情無
限月隨館娃宮樹西

吳城覽古　　　　王安石

朝遊闔門東暮出閶門西四顧荒無人但見白日低

荒林帶昏烟上有歸鳥啼物皆得所托而我無安棲

同前　　文天祥

樓臺舳舟楫城郭滿干戈故吏歸心少遺民出涕多
鳩居與鵲在魚網有鴻過使逐睢陽志安危今若何

同前　　張羽

片帆迨遊入吳烟竹澈蘆洲斷復連柳影濃遮宮道
上蟬声多傍驛樓前近湖漁舍皆懸網向浦人家尽
種蓮行到吳王夜遊處滿川芳草獨堪憐
鼓同有荒臺登臨一愴我屧廊風落盡香徑雨生苔
苑廢民家占城摧客再來伍員當日語千古尚堪哀

城門曲　　楊維楨

諜報越王兵城門夜不扃孤臣睛不死門月照人青

過蘇州　　劉基

姑蘇臺下垂楊柳曾為張王護禁城今日淡烟芳草
裏莫蟬猶作管絃声
姑蘇臺下垂楊柳落葉蕭蕭日莫風天地山河有真
主迎來送往揔成空
懷昔吳宮無事時滿城楊柳舞西施如今柳尽西施
死恨殺當年陌上兒
陌上清歌最可聽誰知此是斷腸声就中更有楊枝
曲恨殺皆鴉及晚鶯
虎丘山下月朦朧閶闔門前動地風子夜一声琴一
闋杜鵑声在碧雲中
燈映窓前紙不鳴四鄰無語犬號声南陽已死為霖
了何用人間更得名
滿地寒風滿面塵荒烟白草舊通津宴安耽毒傾亡
国可但西施解悞人
成敗由天揔所知烏須拔劍更何疑誰言碧海剸蛟
手也學臨春井底兒
小雨如膏漬陌塵一溝寒碧曉生鱗餘年已自無多

子更向途中見早春

夜發吳門　　趙孟頫

吳樹依依吳水流吳中舟楫好夷猶多情最是吳門
月又送行人下秀州

吳門　　張泰

萬井烟花繞故都闔閭宮苑自荒蕪江魂吹浪空譽
越山黛翠秋已破吳臺下草深無過鹿城頭月落已
啼烏英雄老去年華在海日曈曈水滿湖

吳門懷古　　顧璘

南眺荒原思惘然闔閭城古認蒼烟吳宮已沒彈絲

處香滿犹傷賜劍年游々精湖浮遠岫萋々春竹下
平田長洲廢苑那堪問落日祇餘麋鹿眠

閶門　米芾

蘋風忽起吹舟悍雨打圖書藏罨乱閶門咫尺不安
流何況盟津与江漢非無軽楫与長橈逆風逆水適
相遭須更風廻水流順星宿浮搓問月

二

吳王故苑古長洲潮汐池邉一佇留秀蕙芳蘭無處
所乱莞叢葦漏清流

又　朱長文

九曲煙滄茂苑荒吴人誰復怨吳王莫嫌故国千秋
遠知是仙家幾日長湖上只誇浮海相里中休笑效
顰娘舊時芳徑依然在但属漁樵自採香

閶門調行客　范成大

日夜飛帆与跨鞍閶門川陸路漫々人生自苦身餘
幾天色無情歳又寒萬事誰堪六如觀一杯莫信四
并難重陽雖過黄花少尚有遲開玉雪團

自閶門騎馬入越城二首

日影穿雲亦未濃夜来踈雨洗清空村前村後東風
滿罨数桃花一萬重

七

断橋偱岸数家村雨少晴多枝漲痕雪白鵝児緑楊
柳日高犹自掩柴門

閶門　范仲淹

吳門聳閭閻迎送每躋攀一水帝鄉路片雲獅子山
落鴻通釣外斜柳別離間白傅歸休處盤桓幾厚顏

又　倪瓚

望中烟艸古長洲不見當時麋鹿遊満目越来溪上
水流將春夢過杭州

登五城門　高啟

登城望神州風塵暗淮楚江山帯睥睨烽火接樓櫓
并吞何時休百骨易寸土向来禾黍地雨露長榛蕪
不見往戰場那知遑人苦馬驚西風船烏散日落鼓
鳴呼城下水流恨自今古

又二首　徐有貞

閶闔門開近帝州虎誰新建倚高秋人間尽看二千
界天上移来十二樓往事名傳吳伍相平生心在漢
留侯斗牛宮闕當頭是何必乘槎海外遊
碧城樓子聳秋空声振江山鼓角雄高下亭臺花霧
裏往来舟楫水雲中賦才世豈無梁王飲興時應有
庾公從手可將红日捧扶桑只在画欄東

八

閶門城樓　蔡羽

吳苑已多樹高臺閶忽佔千門開国負落日一登臨南去帆檣亂西來秀色新不須孤角起把酒思離禁

月夜登閶門城樓　王寵

列雉森海甸鹿巍屹中天山川振襟帶方位固幅員華月鏡千里覽見南東偏蒼々宝王氣藹々都虛烟霸跡從興伏祖運悲遊川惜我萬夫雄隨彼往化遷唯有烏樓曲哀怨至今傳

閶門行　袁褧

閶門巍々連絫極疊雉崇墉控疆域飛甍作鎮很閣津廣市閒場通貨殖土風清嘉想端委里閈驕奢誇易食城中綺構孫雲起城外青槐當路植朵鴻橋下柳千條泰伯祠前花萬色紅塵日晚駐雕輦碧草春來迷王勒魚鑰彤々開宅第夹道雲甍對迤邐篁鶯纖就綴文茵翡翠裁來粧宝髻橫塘二月春氣濃中沉西鷄看捺曳陌上行々霧縠紛花閒往々牙檣繫公子前溪唱艶詞佳人子夜翻新製朝々蕭鼓出城閭夜々蘭燈迎水裔憶昔夫差全盛時離宮望幸莊行麗錦帆涇遠菱歌復消夏灣深採仗移走狗闘雞心未厭穿池鑿石游難徧初從雲嶠起高臺更向花洲開別殿屧廊香徑何容與水廣水檻疑無暑畫覡劍客舞青萍夜引西施歌白苧爭長黃池干夏盟欈李曾棲勾越兵舟師電發艅艎出壁壘星攢組練明自謂千秋長若斯豈意一朝人事改毀見荒臺麋鹿遊可憐故国山河在吳王昔日起閶門法象天樞擬至尊豪華轉燭寧終極世事悠々寧足論

閶門夜景　伊秉

釣橋通郭俯清流月與火蔑搖西樓醉裏笙歌喧夜市千家燈火似揚州

與放南同登城樓　皇甫信

忽因懷舊拖多愁緩步來登鼓角樓惟有石田知己者相逢一笑亦同遊

登城樓　劉珏

高樓百尺与雲齊白首登臨日未低人語亂喧城內外客舡都泊水東西空中鐵笛神仙過壁上題詞學士題西角一声歸興動醉扶明月下丹梯

入閶門有懷蕭太守若愚　胡纘宗

晴日梅開花覆山梅花仙子白雲閒扁舟相訪不及反夜々閶門月滿灣

胥門　姑胥郭　王安石

誤襪雲巾別故山祗吳由越兩間閑千家漁火秋風
市一葉歸舟暮雨灣旅病悠〻如困酒鄉愁脈〻似
連環情如帶眼從前緩更恐頭毛自此斑

陳楫

長堤柳線弄春柔姑蘇臺下馬如流春波溶漾綠潑
油官舸摇鼓百花洲旌旗默點城上樓烟中雉堞高
山紅鳴〻請角行人愁

盤門

許渾

無處登臨不繫情一憑春酒醉高城暫移羅綺見山
色便駐管絃聞水声花落西亭添別夢柳陰南浦促

歸程前期迢遞今宵短更倚朱闌待月明

晚入盤門

范成大

人語朝喧晚吹涼萬窗燈火轉河塘兩行碧柳籠宫
渡一簇紅樓壓女牆何處采菱聞度曲誰家拜月認
飄香輕裘駿馬慵穿市困倚蒲團入睡鄉

盤門

張紳

朝出盤洲門觀兵且逼外黃龍分兩翼玄甲列五衛
軍威亘角振殺氣飛鳥逐三門府已發三壘法更秘
秋清太白高天黑欃槍墜犀從蛟室騰蛇向馬脊蜕
雲翻風伯旗雨濕川后珮無戰乃天功六合不足制

盤門吳地記云舊云蟠門嘗刻木為蟠龍以壓
越也後記云以水陸縈回原曲改字為盤

吳門忠告 郎蛇門

胡舜申

吳城以乾亥山為主陽山是也山在城西北屹然獨
高為衆山祖傑立三十里之外其餘岡阜纍〻如犀
馬南馳皆其支隴城居隴前平夷如掌所謂勢來形
止全氣之地也如茲自城中觀之則城中之地亦惟
西北最高是乾亥無疑乾為天玄則紫微帝座所次
是謂貴龍北城既主是山法當用金局乾亥于火五
行屬金故也山如此水則當与山相應此邦水勢自

東南貪狼西南及正西武曲以至西北巨門等位來
其來皆原于太湖由正北廉貞及正東〻北祿存而
去以入于江而歸之海其來去無一不合金局之法
故自古常為大郡因今為行都藩輔而吳中人物繁
夥冠蓋崢嶸所以常甲于東南今觀水之流亦常自
閶盤二門入即西南西北水也由葑婁齊三門出即
正東正北東北水也其于來去之法固合然所以導
迎吉祥氣者尚有缺然蓋胥塘自正西帝旺來是謂
武曲之水由本胥門入運河自吳江東南長生來是
謂貪狼之水由蛇門入頃歲乃塞胥蛇二門而生旺

之水遂不得朝向城中此其為害明陰陽風水者常
嘆息于斯胥塘之水尚由閶盤二門委曲而入城東
南長生之水乃環城而東從由葑門之外以出于城
中了不相關此尤可嘆息故自頃以來城市蕭條人
物衰歇富室無幾且無三世能保其居安工宦達者
比承平時浸少至建炎之禍一切掃滅至舉城無亘
室能存數百十年來之有也按地理法生旺二水利
害最切猶人身血氣榮衛今塞絕之能安強乎明知
者顧圖回其事復開二門導水入城以幸此邦可也
胥門當姑蘇新館勢不可動又武曲但主財富而

十三

已蛇門之水為貪狼主文章官職之事于理為重復
門之便政和修城于諸故門雖已塞然皆刻石于左
以識今石刻具存但蘇府圖之誤以蛇門為赤門尔
蛇門在城之巳方故以蛇名赤門以在城正南正陽
之地其義可考況蛇門直南正對吳江運河今舟航
自南來非東入葑門即西入盤門皆迂遠十數里于
水行非便昔吳王闔閭始作城伍子胥实規畫之立
水陸門各八其後諸門開閉不常吳時欲以絕越遂
不開東南門即蛇門也不知塞絕生氣故終為越所
滅兹亦明效大驗至吳晉李唐時諸門未嘗不開故

左大中賦吳都有通門二八水道陸衢之語劉夢得
詩亦曰二八城門開道路故昔唐時吳下最為雄盛
今所啟門者五餘皆閉塞而甚不可塞者惟蛇門究
所以閉塞固經之說為其多近艱于守衛錢禁噴抑
末矣今請擇鄞莊錢塘吳尤當開東南之門以伸朝
拱之義為吳城門不常啟閉舊矣昔年嘗于八門
之外又開赤半二門而葑門陸衢蓋嘗塞矣范文正
公守郡始命開之往來至今為便誠能遠跡晉唐近
放文正復開蛇門東南虛秀之氣既導必發儒道亨
利文物之盛非復今日吳下矣

十四

蛇門在巳方故云又吳越春秋云闔閭立蛇門以
象地户欲并越故立此以制之紹興中胡舜申請
開此門作吳門忠告乾道甲申冬沈度守郡與特
中舊同僚將圖有異志者以為優民庶避謗乃止
淳熙乙未春韓彥古為守其秋郡人申請彥古欣
然從之卜以九月十二日庚寅董役八月彥古罷
是時舜申年八十五矣慨然惋惜謂天時人事難
合如此復為後序若來者詞贊不錄

葑門　　葉適

遺墨固藏神希聖非立我斷後毅興前寔右則虛左

品定賦織洪義明分勇懦端本語衛丈洙泗皆仰左
孔子叙東齊後進尚見瑣從來一大事幾作鴻毛荷
知非言所及結網魚笑課誰持空、質放縱無不可
蘇門小精廬花寂衆萬過欣予二三子枕力守飢卧
楊花安得攬飛去天隅唾唯有露垂、滿畦紅葉墮

葑門續記云吳有葑田謂茭土樛結可以種殖者
此門外瀕水故名或謂之封門取故永安縣封禺
山名又名薛薛門、嘗湮塞范文正公守郡闢之

婁城晚眺　　張泰

高城一望思茫、潮轉婁江入海長邊境列今非漢

十五

縣古倉何處稽吳粮鶚偃戍潴塞蘆淨雁落千疇晚
稻香野水間雲吟不盡玉峯西面看斜陽

婁門道中与陳戶侯　　前人

蘇門何處是晚樹集雲烟夾水路遮窄逆风舡且牽
更声依岸竹星影動江天未厭秋衣薄相知同醉眠

婁門以直秦婁縣而名吳地記婁別作嘍范志云
今崑山縣東北三里許有聚落尚名婁縣

憶旧遊齊門城樓因寄建賢　　朱敬之

憶上北城樓雲物何悠、連雲百萬戶疑是崑崙丘
俯瞰滄海東秀色眼前逼遙從鏡湖水于兹洗入極

知尔情緒好我亦心神融窮愁千萬端飄散如飛蓬
迎來居山中駒冥倏二百大觀回無從幽境聊循違
地僻儔更稀思居比玉液何當道術成飄然生羽翼

齊門吳越春秋云闔閭十年即破齊、以女為質
吳為太子波聘之齊女少日夜號泣成疾闔閭乃
造北門令女往遊其上因名曰望齊門

平門　　王賓

商家大戍有賢臣葬在平門野水濱寒食杏花风雨
裏一杯椒醑奠何人

平門一名巫門吳地記云平門水陸並通出毘陵

十六

舊道吳伐齊從此出軍因號平門今有平門塘一
云巫咸所塟故又號巫門或謂平巫字畫近耳

吳江城記　　王鏊

大盜南寇三吳騷動鯨奔豨突人莫自保而城居者
獨晏然恃以無恐時蘇之屬縣無城者四崑山嘉定
常熟吳江初以趣撫移文皆欲築城為保障而凋敝
之餘公私罄縣相視莫敢發吳江尹蕭君九成獨曰
吾其試為之吳江故有城始自吳越王鏐而拓于張
士誠　國朝承平百五十年民不見兵革城日就圮
君召匠計之費以萬計君曰吾其試行之時城之西

北殘堞頹缺尚存十之一二而東南已爲民廬君諭之一旦迁去居且行且廣丈挈尋計手摩心畫卑高廣袤各有度程已而裁減均俵節省冗費勸獎巨室共得六千餘金曰是亦足矣乃量田賦民量民賦役民各受分儩則歸之地則坐之于是民競勸無敢怠工无堅與敢窳始事于正德癸酉二月至九月壬午而城成矣城周五里有奇四向爲門門之上有鼓樓以警昏曉有戍舍以禦寇偷窬有水門以通舟楫高廣皆如其舊而壯麗過之于是吳江父老請予紀其事夫城以衛民也而築之爲費且勞則反以厲民且

七

因以興謗況當久困之餘乎此有司所以相視而莫敢發也君獨能自修奮然不顧爲之爲之積累有成財不費民不擾人知樂其成而亦孰知其始也君蓋深于愛民而勇于興事其籌之也審故廖迭無自而作其持之也堅故浮言無得而搖其覆之也親又公且均爲故民樂趨事而忘其勞也夫天下事固有大于一城者矣能推是而行之尚何事之不舉乎城之役春秋屢書之予安得而無記也矧是役者爲縣丞趙源清

太倉州新建城樓記　前人

弘治十年詔建州治于太倉初太倉與鎮海爲衛並治一城戎伍編氓錯峙份糅至是始以州大夫臨之且劃崑山嘉定常熟等近地隸爲文武並建軍民遂安太倉故無城僞吳張士誠始城之周十四里有奇城高而堅池深而廣識者謂雖立于僭僞而實爲無窮之保障予嘗登其城樓以眺則萬屋鱗次檣帆雲集海天遼廓實詩見淺此乳其爲州也而西北之樓獨缺正德十年監察御史邵陽唐君鳳儀按其地則命建之莆田黃君廷宣適知州事鳩工庀材不期月而樓成其餘城樓亦皆修飾巍然爲一州顯觀闕屬

八

予記予于茲樓之建竊獨嘆夫地之盛衰興廢信有時乎夫太倉古婁縣之惠安鄉耳至元朱清張瑄創海運于此而諸番湊集爲市國初由此而漕定遼由此而使西洋遂爲東南巨州豈非以其時哉然地盡東海海寇出沒昔方國珍嘗由海道入寇故元有水軍萬戶府之設而士誠亦由此而城往時盜劉通施天泰寇海上三吳騷然發動至剽賊劉七據狼山肆睨全吳賴重兵宿其地扼其吭掩其不備而莫肆其螫不然蓋岌岌矣則城之設豈可以承平無事而莫之救乎予故備書之以警動在位而二君茲樓之建

未為無意也

重建太倉南城樓記　金鋐

皇明受天眷命奄有萬方廼疆廼宇要衝之地屯兵以禦外侮此誠 聖世億萬載鞏固之鴻圖也吳元年始置太倉衛治于蘇州之東三舍許崑山州之舊城洪武己未復建鎮海衛相為守禦維時城門咸建樓櫓譙烽堠歲月浸久盡為風雨所蝕廢而不治已六十年成化戊戌備倭都指揮合肥郭公鋐來鎮二吳尝念太倉東瀕大海寔當要衝而防禦之備尤所加意先是南樓舊址尚存欲圖而新之則

廿九

之需無所取給公乃夙夜靡寧擘其區畫遂以城之四壕咸蓄以魚俟其渴尺則鬻于市至歲暮復城内外薪木而售之得其值皆貯于官甫二載所積既盈公則喜曰吾事濟矣于是首命把總指揮使武玫太倉衛指揮僉事郭煒董其事于以庀工度材殫力經營其棟宇之峻起檐河之軒翔基址之廣袤則有加于昔也經營于成化壬寅之春落成于是年之秋竊惟古之名臣凡立勛業于當代者必紀其寔以傳之永久矧斯樓之建不廢于公不擾于下誠足以光前休而垂後者也昔唐之李德裕鎮西川之[illegible]作籌邊

樓日召父老于軍旅習邊事訪以山川城邑道路險易未踰月皆若身涉歷既而練士卒葺保障積粮儲卒能成一代備邊之功炳炳琅琅照耀簡冊使後世景仰之不衰今總戎公立志忠勤慕效先哲上有以副 聖主之委托下有以慰邊民之倚賴其功業之盛又豈在德裕之下哉宜書此以詔後人焉

過鎮海城　夏原吉

曉發崑山邑宵過鎮海城潮声兩岸响月色半空明王事未能盬舟程敢暫停沙頭鷗与鷺穩睡莫猜驚

過婁城　伍文定

卅

廿年重列太倉城門巷村團幾變更燕子識雲節遠楊花如雨落衣輕青環麥隴連桑柘白鳥晴雲麗甲兵已喜海邦霑化移綱紀從此樂深耕

閱城次韻　陳鳳梧

滄海遥連舊鎮城桑田今古幾紛更楊花日照遊絲靜麥隴風搖翠浪輕官忝術循頻閱武時承全盛不知兵東南沃壤環千里時雨時暘喜勸耕

登南門清遠樓　前人

清遠樓高壓郡城陰晴風雨四時更萬家南國人烟盛五兩黃風市舶輕雲外滄波還望海沙頭官戍尚

也兵ヽ農相寓今猶古遍野桑麻從閑耕

登清遠樓　　倪宗正

笑倚南樓醉眼舒東溟風火久消除新秋光景今應
未比日風流想不如孤雲閣雨斜陽外流水環城十
里餘元帥開筵声樂集琵琶曲樂玉盤珠

太倉城元至正十七年張士誠築高二丈廣三丈
周一十四里濠深一丈五尺廣八尺陸門七曰大
東小南大南小西大西小北大北水門三曰大東
小西大西其後門与樓俱廢成化十八年都指揮
同知郭鋐復建大南門樓

重建常熟縣城記　　瞿景淳

國家疆理天下海隅日出罔不供賦而嵗入之　國
計每取足焉者則蘇州為最蘇州之城領州縣凡八
北控大江東衛瀛海為府治後户称重地者則常熟
為最縣故有城久廢不治每有寇竊居人不寧一時
守土之城与一二縉紳亦時議修築多撓浮議卒事
稍弭則弃置不復講卒以為常嗟夫天下無事則閭
溫尽除外戶不閉萬一潢池有警而城守不設亦何
以禁暴亂安黎庶哉我　聖祖肇造區夏四夷罔不
臣服而近海州城特設備倭官軍先事之慮盖如此

近來倭夷倡亂雖旋就復撲滅而蠢蠢窃發為毒不
少我一二縉紳乃以城事白邑令王公王公讓曰城
吾責也然不敢專擅聽命焉乃白郡守林公林公曰
茲邑近江而不城是延寇也乃遂推白巡撫都御史
彭公操江都御史蔡公巡按御史孫公巡江御史汪
公凡承　命東寓有事茲土者皆以次白先是孫公
陳海防事宜以上海嘉定常熟俱介海濱繫要衝而
無城可守具疏于朝廷縉紳議入彭公蔡公汪公僉
以為然遂相与定計下其事于王公ヽ乃卜以六月
甲午興事度基立表鳩工歛材量能授任先城丈許

以準其費出納有稽勤惰有督杵之摩之課之責之
趋事之民罔不競勸不數月而城成其西枕山麓迤
北而東而南則阻水為固四向各門ヽ各有樓旁為
水門四以通舟楫虞山一門上據山岡仍瓦以樓瞭
望便為樣他周密風氣盃完近而察之則樓櫓内屃
絡山外周倉庚獄市區分不侵遠而望之則連引吳
會控制江海形勢雄張隆然巨防登城四顧山若增
高水若增深此為望縣公乃告成事于諸公諸公各
嘉乃績進而奬之維我一二縉紳乃相率造于庭採
民歌謠以為公頌謂予職載筆且獲与覩其成也屬

予紀其事予謂非常之功固非拘攣之所士能決郎有過人之才非先有以服衆心則不能決一敝何也一蔽于私則群議易撓也邑城傾圮日久一旦作而新之功同創始且居民業已侵為田廬不便改作故前令率以為難王公初亦重此役然廉潔無私自下車以來剗削浮費不以一毫煩民城事既起錙銖金斂散必慎必明令行而人不敢欺亦其有以先服衆心也撫按諸公亦相與協謀與復異同使公得展布四体以樹保障之績是皆可以為決大策定大事者之法矣城周一千六百六十六丈有奇高二十有四

廿三

尺厚加三之一費以金計者四萬九千七百六十有奇王公名鉄東陽人以庚戌進士來令茲邑他善政不可勝書城其最大者云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侍讀前國史編修會典纂修官承管誥敕邑人瞿景淳謹撰長洲文徵明書嘉靖甲寅三月既望立

常熟縣城宋為木栅元土築之周一萬四千八百四十丈闢門十一至元十六年張士誠重甃以磚高二丈二尺厚一丈二尺周九里三十步復增闢小東門今門六漸廢至國朝嘉靖三十二年倭寇生發知縣王鉄復築之甃以磚周一千六百六十六丈高二丈有四尺厚加三之一陸門四水門四事具瞿會元景淳築城記中

郡守鄭霖會三學同舍序

淳祐己酉月正人日郡守鄭霖會三學同舍序拜于天慶齋堂會者四十二人天台鄭霖景說參持志諭存心長服庠學諭吳門顏岳世光節性庭天駿嘉景初書正天台周公明元德養正吳門孔燁明仲觀化學諭吳門盛文韶景聲專復吳門廖次發平叟持志吳門陸照德明養正會稽楊珍庭王允瑞三衢鄭英傑德秀養正婺女吳邃國仲誠意吳門張經德常節性過存心跋應習是會稽李士特奇父累行吳門錢振祖李王講嘉禾趙與理子正宗學立愛過懷德三山趙綰夫吳楊宗學浚學學錄吳門趙震亨子東累行時中過吳門朱景晦叔發本興化陳壽翁仁父篤信過累行學諭三山陳叢圃宗震發本嚴陵諸葛克念師聖播理三山陳桂巖肯持志三山林應炎光遠習是吳門陳伯章煥文誠意吳門呂直之道夫持志三山陳龍炎則伯誠意毗陵李端子明存心吳門范異邦景哲守約三山鄭宏洪甫李復吳門于天麟仁仲習是合陽侯燿李立持志通川高仁立仲立立禮吳門陳由之子是誠意吳門趙時瑀德王明賢懷德過通川高仁洽君澤立禮吳門張

應高仰之通貫天台范應時和甫時習金華范士表仲
端服膺南劍陳清有之德輝臨安章昌期文叔經德三山
陳玉伯堅正蒼通川陸應霆伯聲服膺序曰
淳祐九年歲在己酉天基慶宴之後二日三學同舍
序拜于吳門天慶觀禮成宴于郡之春雨堂有執爵
而祝者三始酌曰俟自製錦而歷符節加惠此邦尚
矣願守五年之信終始如一毋廢甘棠又酌曰仕而
行義敬共厥職毋愧羔羊又酌曰學優則仕時當其
可願毋負豐芑于是合席皆作而謝曰凡我同盟有
味斯言是集也序以齒交以禮會以文隱然鄉飲之
遺風依然齊魯之舊習歡然相愛而又有規焉古之
人飲食无祝歌詩以見志其庶幾乎

春雨堂節事　鄭霖

十年陪牒訪三高不覺星星上鬢毛尚憶盤盂形夜
夢聯因椒柏薦春醪文盟再會知何日臭味相投屬
我曹槐是虞庠舊培植致居當不愧夔皋

西莊雅集圖記　杜瓊

長洲沈君孟淵居東婁之東地名相城之西莊其地
襟帶五湖控接原隰有亭館花竹之勝水雲烟月之
娛孟淵攻書飭行鄉之麗生碩儒多与之相接凡往
景良辰則招邀于其地觴酒賦詩嘲風咏月以達其
遂而衣冠偉如佩玦鏘如于于而趨蹌蹌而居主賓
揖遜之有餘儀治壹趨侍之維謹人望見之若丹臺
紫府仙人之列也既而羣公相繼而興仕于永樂朝
孟淵亦受密舉侍詔公車復得与諸公爲會焉其預
于斯會者則有青城王文靖公春官亞卿耻菴金公
怡菴先生陳太史夢蓉張高士中書舍人金尚素蔡
丘翁謝孔昭左綿蘇太守羅椎沈公濟吳山金維則
与孟淵氏凡十人焉其不至京者夢菴維則二人而
已至若羅椎葵丘雖不祿仕亦皆仡其材藝出入禁
近遊諸公鄉閭流光易邁今四十年矣向之諸公今
已仙去惟二沈年皆耄耋而存孟淵因覩元人顧仲
瑛玉山雅集圖而謂公濟曰自吾与子親接諸儒之
雅好而今不可復得矣雖不可復得吾未嘗不往來
于懷也子其爲我效而圖之公濟遂想像其人物与
其景趣移入丹青曲極其妙題曰西莊雅集圖儼然
諸公之在目前也仍疏諸君子之平生大畧于左後
之覽者得考見焉
王文靖公其先蜀之青城山幾世祖來蘇遂占蘇籍
公諱璲字汝玉以字行其天分最高讀書強記爲文

頊刻數千言其文妙絕當世以校官荐陞左春坊左
贊善兼翰林編修卒贈太子賓客謚文靖
金耻菴吳人金問公素也年二十二方事讀書与陳
太史為儕類其獎勵遂肆力于學不數年間為文与
前輩相追逐作字出入顔歐為後法師法以能書舉
授司經局正字　仁宗在東朝甚見寵遇既登　極
陞太常少卿兼翰林侍講學士進南京礼部侍郎年
將八十卒
張高士諱宥字綖孟一字寄夢々菴其別號也少從
金華宋承旨學為文有光燄作詩長于古風書效韓

稷而酷似之為南詞新声樂府一一臻妙好棊奕不
嗜飲酒美丰度廣顙脩髯衣冠楚々若神仙中人然
隱約不仕終壽八十
太史先生姓陳氏字嗣初其先江右廬山人元季避
地來蘇卽吳城而家焉先生少孤刻志于學務求寔
踐為詩文与王文靖相上下而義理則勝焉　宣宗
皇帝聞其名遣使驛召之卽日授國子監博士為四
方學者之資既而　上欲自資改翰林五經博士日
賜清閒以修史功成進檢討乞致仕還家詩有耕樂
集二十卷文有怡菴集四十卷行世

金尚素松郡人諱鉉字文鼎以子貴封徵仕郎中書
舍人當往來吳中善山水師張以文而加溫潤字師
宋仲溫而精變其法為人龎重謙抑口不言利七十
餘終于家
謝孔昭諱晋號蘭庭生一號深翠道人晚年遂稱葵
丘翁与金耻菴陳怡菴同里閈為髫年交善詩有唐
人格律作画初師王蒙趙原既精詣則益以爛熳千
岩萬壑愈出愈奇奮袂揮毫無所凝滯尋丈之軸不
日而成其画遂名世性樂易与人交人々得其歡心
稠人廣坐談詩論文之餘变為諧謔滿座為之絕倒

所著有蘭庭集二十卷行世
左綿太守姑蘇々復性初也以俊髦肄業庠序業成
充貢成均授蜀之綿州守習字有晋人筆意作画師
盛懋子昭自蜀致政歸得川陝山水之趣盡变舊習
然不苟作必暇煉精神經营位置非年歲之久不能
脫一幀其遲疾殆与葵丘相反然皆得其妙矣年七
十有五而終
金維則諱永維則字也吳縣吳山人學詩丁敏先生
入其閫奥出句吐詞清新俊逸無半點塵埃之氣勇
于義事有排難解紛之能于孟淵為妹夫寔異姓兄

弟惜其未及下壽而終然有子若孫不斷讀書種子
臞樵姓沈氏名遇字公濟遠祖肖鑑擅寫照之術于
勝國時傳至公濟則溥通諸家之亟加以詩筆幼習
宋之体平生多疾而羸故自號臞樵今年八十又一
與綬菴老人倘佯桑榆猶能日督子孫之學
孟淵名澄號介軒由賢才徵赴京師試事大府復銜
命浙江康績著聞將授官職以疾乞歸性嗜詩酒酒
酣吐語益奇絕蓋以二者而陶其情焉家素饒封好
義不倦歲飢出粟千斛賑之部使者承例從以一命
之官二子諸孫皆富文藝今年八十又二歛咲起處
如壯歲者云築壽藏自號綬菴云

姑蘇人物小記　　謝會

昔尹吉甫之從申伯則先言夫崧嶽之降神韓昌黎
之送廖道士則先言其衡山之鍾秀是則人材之生
豈無自哉一氣之英靈充之乎宇宙凝之乎河嶽餘
氣旁勃而鍾乎人物焉故泄乎材技耀而偉俊泄乎
學識敏而富茂可以建功業可以達政事可以利人
物可以名當時可以馨後世皆有此以為之也君子
觀乎人物必驗之于其地焉今蘇之為郡長江北枕
洪海東抱西有石城虎阜之蟠嶺南有笠澤金鼎之
洶湧以至具區夫椒洞慕湧吞吐萬狀識英靈之
氣教也非有豪傑之士產于其間其何以當如是之
發露哉是故春秋以前則請觀周樂季札能之代楚
征越伍員能之其在聖門則言偃之文學滅明之特
身其他隱而未彰計多矣然猶未當其盛也自漢以
來陸出迭興遂不勝紀何為哭然之音今為遠東之
豕矣故能文則嚴助之策賢良買臣之言楚辭韓米
足用則朱欽文藻宏麗則陸雲能兵則司瑜之走曹
操呂蒙之斬關　有獨斷之明如魯肅有謀畧之奇
如陸遜壯節矯矯　內同士風則范滂華歆範概梗梗

三十

有丈夫格則潘濬陸凱臨風而思蓴鱸豈無先見之
張季鷹遯召而登江湖豈無高尚之陸魯望剡溪之
秦系注老子以自娛苕溪之陸羽著茶經以自得虞
翻陸績以奇偉稱吳範趙達以術數顯論諫數百皆
本仁義陸宣公之寓居也專對數語敵人知敬趙咨
之不辱命也斥爰劭之非之諫諍名游安定之門以
純明稱文簡簡乎文正忠宣之父子始冠多士為時
名臣歷仕三朝始終一節文炳炳乎黃由衛涇之兩
魁於宇何其盛哉以至當今之世內曹外秩之所列
文章政事之所施蓋不可一二數則又非在昔之比

吳吾知今山川之秀盡以鍾天地之氣盡以聚而人材之盛又不止乎是者蒼姬之所荒服當不為萬世文華之靈域哉

謝氏世睦記　　徐禎卿

昔仲尼論次聖賢之德稱泰伯之德至矣余生吳中去泰伯二千餘年登仲雍之丘望泰伯之鄉懷然就見其人降現于俗其人美而遜說而文巽而不毅決決與其有泰伯之遺風乎又尚考諸記傳得季札伯通之徒曰非泰伯其何以及此及退訪于忠信仁讓之士得世睦之族二曰范氏謝氏范氏希文之後也

三

顯于志予故不表〻〻其徼為謝氏者其先陽夏人也唐末從吳越始祖崇礼為中吳節度推官子濤嗣入宋為太子賓客濤〻子絳嗣為知制誥絳子景初嗣為大理評事景溫宣文閣直學士景平叔書丞大理評事景初子載補太廟齋郎〻載子蓄〻子昭〻嗣子寬〻寶〻子東由崇礼至東凡〻九世更吳越涉宋歷元而世不衰由東而來凡八世〻〻居于吳樂安里中與高門重與娶子姓婦女以居灶不易薪帑不易財雖大不易食庭無間言憧如也然吳人〻稍〻知之不為大章暴于世君子曰甚矣俗之衰也今人朝耗稱纓冠夕達于閭邑誦于天下發婦死志仁人〻元孝達史間而弗明此誰為輕重者哉自文武没而大道隱人人慕功利而薄節義恥仁讓一尺之帛兄弟或鬩而讒乃敢謂其共家室井臼于世〻耶或有誦詩書衣節尚闡先生之風而興者此其人不足尚哉曰彼哉矯飾情耳其何為勸乎于慶字文武之遺其　辰字吁不可拫也于是次其世之賢者著于篇以俟乎後之人〻祐字佑之逸士有遺風文彥字彥達毋老有泰疾每抱持以行事兄甚恭平生未嘗異服食源字以澄兄狠暴嫂有礼臨終著遺令一日甚長厚會字惟真兩試進士不第有文与弟朴甚友讓並早世二婦盧陳皆不二操昌字明仲以孝友称

三

謝氏世德記　　祝允明

長洲有世美之族曰謝氏自其始祖贈吏部侍郎崇礼生太子賓客濤〻生知制誥絳〻生大理評事景初五傳至東山代引令緒涑山生祐之冲夷守道凡季韜駿寄尚林壑入　國朝終老閒散稽岳王彝竹松泉居古序贊称其祖天下理亂欣戚猶寒暑晝夜之相代一不動于中有遺者也是生彥達兄弟孰義毋嬰末疾保之如嬰兒欲有行則抱掖以往踰十年

無少懈卒塟如礼事兄丈華極恭順鮐顛同服食不
少相違兄卒子亦先死寡撫孤發尤為懇款擇士為
姪女館贅于家以慰亡志為人沉毅質重而不循枉
或与物迕鄉有無賴子欲撓悔之彦達執之以直無
賴子遂誣以匠役赴 京尽瘁二十年不怨尤同事
有欲妄援怨家者彦達曰吾為人誣以及此而又誣
人乎自號真誠事具真誠遺人小傳生以澄貲　致
利勤必以先人為法工吳數祿命禮藝美計事而不
愆礼義徒匠事于 京他人惰且黠率愆期亂律兄
以澄獨不失尺寸然家不以置而役更不及焉從兄

三三

澍殁事使湯有礼教二子讀書修行長子成名[illegible]卒
留訓大率謂吾宗數世持孝義以為家吾少歷艱劬
從兄早世二子倫斷雖其間登第科名吾視之猶烟
雲之過眼人間事若不足然自揆素日所為無大不
善者寔人負我無負人且喜二孫能順吾指趣吾
寔無厚積以累之所望同心克宗不得棄先人敝廬
分門析爨以辱世敗家耳以澄生會及朴會字惟真
朴字惟德惟真禀抱尤超傑少有遠志從先參政絳
清受易勵志勤苦毋恐其疲憊每為箴緰賣燭惟真
默坐帳中登正統甲子鄉薦入太學一日 內旨拔

為風憲官命下先一日死矣立行卓特歸然老宿之
氣有容菴集傳家吳文定公原博為之序其行槩見
杜洲孝先生用嘉所為墓志与惟德字先訓教友于
之誼惟真在京惟德思之不置往往候視號為難弟
兄皆早卒二婦盧与陳皆守操不貳子頊志盧墓嘗
道其事惟真子曷惟德子軏雖隔一從無別同氣曷
字明仲外訥中朗含淳道垣澂然莊雅而孝友特甚
堂有遺服室無私藏軏字賢仲其為人亦称是終身
無一日辞語明仲二男曰瓘曰琪元和如和其字也
元和子三幼和子二賢仲嘗有而夭以元和之季嗣

三四

蓋自東山至于元和之行已歷七世而房戶不析爨
發無二譜于家籍于官傳志題贊咏歌于君子之言
間然與異詞者而其第八世尚既殁五人疑〻長立
情協博固世昊之濟可徵不誣廉鍔張公盈家嘗至
矣抑其何積而至于斯也余嘗謂是有二道焉有懸
諸天有維諸人不可謂天之自然不可謂人之矯强
謂天自然何役不然謂人之矯何循之者若窮[illegible]
[illegible]若是乎其利也蓋嘗視諸稼者而得之種之良者
天之固也穫之豐者人之力也恃天而弗人不芸苗
也倍力于磽确闢荒者也不芸苗者固闢荒者薄故

原缺

吳都文粹續集卷三

長洲錢穀叔寶編

平江府修學記　鄭億年

上之紹興十四年春二月詔以工部侍郎王公晦為寶文閣直學士出守平江既至吏以令白請謁先聖先師于學顧瞻再三咨嗟嘆息曰夫學不可廢于時而士不可以不學其來久矣傳曰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國有學此三代之制也百世之所取法焉今莫廢不治如此使民無所瞻仰如因陋就簡漫不加飭殆守土者之罪也晦實懼焉其敢以不敏憚于改作

于是闢而葺之講誦有堂休宿有齋以庖湢莫不有所經始于四月落成于九月吏不告勞民不知役而顯敞宏大有出旁郡且將請于朝請給公田數十百畝以益其用度使餼稟常不乏于是就學者日益衆矣先是上深惟天下奠于兵革不得休息從自獨志惇好鄰壤而邊鄙不聳干戈載戢乃即駐蹕之地肇建太學令有司討論三舍取士之制萬機之暇親御翰墨書孝經周易詩書刻之堅珉頒之郡國所以寵異學者甚厚郡太守能不應僕志者幾希其人哉學在府治西南隅景祐中文正仲淹所建蓋應朝極盛

之時也仁宗方垂拱而視天民之阜獨以學校為先務而文正范公入藉出藩勳德並隆為世宗工望重天下其所創立後之人詎可忽諸逮今　有餘年矣值聖主繼建中興之治增光祖烈寶學公懋精白一意以承休德且不敢墮文正之為愚新學宮物議歸重士之游息于此者思所以稱宜其人自勉勵期于有成金王其相追琢其章以進為而擢世彼詞藝與恥集詬與窮者曾不得容跡于其間使天下後世謂姑蘇為多士豈不美歟資政殿大學士朝請郎提舉臨安府洞霄宮鄭億年記

平江路重修儒學記　楊載

天下州縣之學莫盛于江浙江浙之間之學莫盛于吳前代之制州縣有文宣王廟而無學宋景祐間范文正公守鄉郡始割錢氏南園地而為之又擇沃壤為贍學田及公參預大政首為仁宗言詔州縣皆立學然則天下之有學自吳郡始也後五十餘年當元祐四年公之子純礼為江淮發運使因過家上冢既請朝廷復割園南地以益之由是學制大備當文正公立學時首迎安定胡先生以為學者師自漢唐以來公卿大臣才兼文武以忠孝著節如文正

公幾何人孰有孔孟以來為五經大儒能傳聖人之
學唯河南二程先生二程先生則嘗遊安定胡先生
之門吳郡之學重之以二大賢之遺跡後來郡守之
有識者進謁祠宇頓瞻儀型躍然于心未論他政事
必以興學為先務建炎間兀朮過吳學為丘墟紹興
十一年梁侯汝嘉重建孔殿十五年王侯㬇繼造兩
廡講堂齋舍承平舊觀至是尽復淳熙十六年趙侯
彥𢡟增造御書閣五賢堂宅祐閣趙侯與𥲅盛有所
增飾有元大德二年治中王都中以殿宇廢久謀諸
前兩浙都轉運塩使朱侯虎慨然用其私財撤而新

三

之則又前此所未有也今僅二十餘年廟學之屋俱
有損者門廡墻壁日就頹剥今總管師侯始至奠謁
先聖先賢周覽徘徊嘆曰是學也嘗謂天下之甚盛
辛今来及大壞承事在于不亟修葺以遺後人他日
必用力百倍其困弗能之矣謂非予之責不可也于
是木之朽者悉易之墻壁之缺者悉作之廟瓦破漏
者多尽代其藉之、物而更覆之增飾塑像而新其
藻繪始事以四月十二日卒事以五月二十八日侯
屬載為文以記之且曰必歷叙前人之有功者今日
之事則毋庸過褒侯意如此將以觀于無窮也載承

命唯謹姑記其寔侯之他善政則不敢及焉侯之志
也從嘗采列禿姓師名克恭字敬之甯夏河西人至
治元年五月記承務郎前饒州路同知梁州事楊載
記

平江路儒學大成殿記　　燕公楠

皇帝即位之初年首詔郡國教學修廟越五年是為
大德二年戊戌秋八月平江郡大成殿成前浙都轉
運塩使朱虎所造也三日丁巳郡侯戎益帥其長貳
若屬詣新廟行釋奠礼文武司之在郡者咸集諸生
駿奔走執籩豆六民聚觀謂有學未始有侯成礼退

四

顧教授葉以道陳紹佐曰偉哉朱君之績也毋忘盍
記諸于是公楠以朝命定來杭歸道于學二教授請
記以道言曰學雄浙右尚矣而廟不称自宋紹興辛
酉之歲建于今丁酉十三年矣終覩其梁麗修之三
未之有改以道始至郡郡別駕王都中謀焉別駕曰
是謀非而士与他人所能及也其朱都運乎乃約東
嘉蔡廷幸偕請焉都運慨曰吾為吳人二十年未聞
有為是殿謀者其數邪今日之事先聖事也曷敢不
力欣然援筆書重建字畀以道歸示諸生尽驚復疑
信半會都運有毋喪浮言胥動謂殿事格矣乃孟冬

之日馳告者曰朱運使木蔽江至吳郡工雲集郎日
肇役凡七月而舉梁舉架之日去歲始議之日也謂
非數乎舊基三尺其棟不過十之今通為丈者五蓋
嘗憑虛望東西諸樓閣巋然者無不及而巍然過之
矣學乃以米廪之積為三門兩廡高下深廣悉稱其
殿丹青漆堊之麗金碑瓦石之壯無不可久是役動
矣徽都運不及此而欲然不自功也記非都運意屬
顧得一言載侯意示學者于心諾之頃忽忽未暇季
侯戰來廟訖事復速記予辭不獲乃言曰聖人之道
如天地父母在人日用飲食愛言罔極獨適也與我

五

自墳自獻為吾黨而有所不知不能娩已都運之為
此不朽二三子忘之壇杏其忘之乎雖然廟自孔子
所以為道非徒壯其居也易于渙萃俱言廟廟者所
以收人心之渙而成其萃夫廟高矣大矣美矣今之
萃其御猶昔之渙乎子曰薄于德于礼虐又曰制度
在礼文為在礼行之甚在人乎此子游之所傳習也
東西迺士自通洙泗上附青雲家覓萬世非二三子
之東家與誰謂華高企其齋而尚其自厲以一洗荀
鄉子子游氏之儒之誚則為興賢都運新美之功鼎
長貳勉勵之意以式克欽承聖天子之明詔而廟不

朽矣十月望日立資德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
省右丞燕公楠記

觀德亭記

王景齊

歲在柔兆執徐孟春壬寅節齋觀相趙公先生再鎮
吳門報政之正月以是日行鄉飲于郡學粵四月壬
午合鄉射于學之圃礼也古卿大夫射必先行飲酒
之礼飲所以序長幼射所以觀德故夫揖讓而無所
爭不中而不怨勝己惟有德者能之由其安行乎恭
遜之節習熟乎和順之体者有素也不然血氣之性
能無爭物欲之情能無怨乎故三揖三讓昭其敬五

六

豆六豆昭其等也由是而貴賤明隆殺辨則以之備
志体之正直持弓矢而審固爭且怨何有哉然則先
飲後射古人以此觀德行而亦世教所關歟吳故泰
伯之國也莫大于天下而讓者三其去揖升下飲之
爭遠矣厥後二千年間忠信之教雖微而礼遜之士
不乏我朝文正范公始建鄉校古道復振嘗自謂曰
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被其教者
寧復勝己為怨乎先生慈宗陰于家精之鄉德爵無
慊于范公而政教有加于往昔猶念風俗靡浸不
如古思欲一變而還其初謂學莫先于崇化而道莫

易于觀衡說咨郡博士四明林君潛考經定式備諸
郡之弥文復命幕屬趙君孟寔王君次且睽事合治
捴庶務之靡密前期舍菜于先聖先師越夕會鄉之
耋老暨大夫士齒于飲所以撰礼延至寔使弘齋包
公恢庾使雲岩洪公焘而先生寔主之三行百拜觀
德一新且班教給費命諸邑倣行如郡庠咸儀盛矣
矣林君曰古人射礼必繼鄉飲之後盍有為也可舉
一廢一扎撤射亭而新之俾佩拾遊于斯習于斯與
何決拾既閑正鵠命中君曰可矣乃曰請莅射先生
後為之集衣冠合臺府旗旄戾止立司馬射人以節

七

其進退之儀雖〻于〻升降以叙發彼有的行同乎
賓筵舍矢既均藝修乎行葉先生喟然曰礼無古今
欤何轉移習俗之易也射可以觀德信矣遂大書二
字以扁亭盖与吴學相為不朽也噫先生之化宏矣
士當何如我是必味繹志之義學采蘩之節孝弟好
礼篤學称道與規于矍圃别郭之言可也他日試于
天子之澤宮而中者多与焉咸豈直渲鬭盍地為先
生榮我當知士者民之表也礼者化之樞也昔文翁
招子弟立學宮而蜀郡化于文韓廷壽命諸生執俎
豆而穎川化于礼矧吴素號文物之邦既得賢師帥

作成之又得名師儒講行之目擊心醉俗其不古乎
嘗謂世固有言政而不及化者未有化行而政不修
者也先生下車以来蠲敦糴以甦民録[redacted]奸而戢吏
行兵而增備核賦以寬征政之大者無不修此化之
所以易行也雖然風動教化固之鄉人用之邦國一
也先生豈又私于鄉校哉挈斯世于三代之隆特一
欲射之權耳先取先生作棟梁指日事也其次乃及
桷与榱庚文二慎何避焉景齋吴人也且受之師門
偶綴庶班茀獲聽政役幸前麻諸君有請輒誦所聞
以詔来者云門生朝議大夫軍器少監兼权金部郎

八

官兼資善堂直講王景齊記

重修大成殿記　鄭仲熊

郡邑置夫子廟于學以歲時釋奠盖自唐貞觀以来
未之或改我宋有天下因其制而損益之姑蘇當浙
右要區規模尤大當建炎戎馬蕩然無遺雖修峯宮
于荆榛瓦礫之餘獨殿宇未遑議也每春秋展礼于
齋廬已則置不問殆為闕典今寶文閣直學士梧峯
梁公来牧之明年寔紹興十又一禩也二月上丁修
祀既畢乃惕然自咎揖諸生告之曰天子不以汝嘉
為不肖俾再守兹土顧治民事神皆守之職惟是夫

子之祀教化所基尤宜嚴且謹而拜跪薦祭之地卑陋乃尔其何以揭虔妥靈汝嘉也不敢避其責曩嘗去此弥年若有所負尚安得以罷軟自恕復累後人乎他日或克就緒願与諸君落之于是謀之僚吏捜故府得遺材巤千枚权羸貲以給其費鳩工庀役各舉其伍幾月訖功民不知與像設礼器百用具修至于堂室廡序門牖垣墻皆一新之無復兵火凋殘之像既而公求去甚力士子德公之賜陰圖挽之者計百出不果仲熊客遊之久嘗從公廡下壯其閎偉徘徊不能去退而竊有述焉夫樂因循而重改作最天

九

下之大患當承平無事法令備具上下恬嬉往往負材抱藝之流欲有施設亦無因以見若獻難多故雖賢智駑駘犹日不暇給尚復一切苟且則浸淫弛無所不至矣自國家兵興之後天下廟學屢屢有之類因陋就寡者以為迂闊不急之務漫不加省繼有意吾黨事者犹縮手畏避不敢為蓋嘗深鄙去年夏六月朔屬敗盟臺郡繹騷朝廷以此江邦淮之衝亟起公琳館以鎮撫之下車未久一境晏然廼獨以學校為急除舊起廢以飭祀典且修文正范公安定胡先生二祠以為邦人之勸公之用意至到如此可謂

知所先矣此役也雖未足以窺公規畫一二然使為師帥者率以是為務吾知其有廢皆舉何事不濟哉故敘其實以告來者且系之以詩曰巍巍夫子道侔天地久而弥光于今奉祀中原雲擾俎豆靡餘旁風上雨以寢厥居両楹之奠鮮克中礼弗恭弗蠲吾道是恥玩歲愒日孰為經營奕奕斯廟非公莫成神棲孔嚴遂還舊觀峩峩儒冠載瞻咏嘆維耆傳公寔修類宮千載相望蔚其高風猗歟斯舉能使吴重我作此詩以繼魯頌

尊經閣記

楊載

十

宋康定間吴學始造六經閣請游東師張公伯玉為之記以爲其佐曾公鞏文成置弗用伯玉自為之曾鞏歎服其文傳天下至今淳熙間郡守趙彥操即其地改造御書閣有元大德五年並海有颶風之災閣碎為虀粉延祐五年鄧公文原時部使者節來勉勵學校誦伯玉之文歎是閣之不復見也則語教官陳君伯曰吾聞吴郡學租頗多苟畢入無負以之臨士不寧尚有餘也取以營閣則前賢之遺跡不終泯矣陳君克己自勵敬于應事往時學租之不可責者唯陳君能責之由是聚米如山倉廩皆溢明年鄧公復

來以此責郡守宜奉行詔書興起學校傚郡幕官之
長使董凡役事是時爲郡守相繼則百八沙侯及曹
侯晉幕官之長則李君仲英也屬議成曰嘉定義士
沈居文輝以漕海有功拜忠翊校尉其人樂于施捨
爲鄉里造學又割田以給教養之費強力有幹習于
工役之事遂具礼以聘焉沈君承命惟謹合大匠陸
文隆与定制掄材李君屬徒以會其役舊閣前距大
池僅半步後逼明倫堂巍然爲屏蔽雖正晝陽景不
下燭居常憒憒然稍北五十步當止善堂之後有亭
曰聽雨有堂曰傳道移構稍北二十步即其地造閣

十一

三間兩翼三層二十八楹爲高八十尺東西一百尺
南北五十六尺倚楹而望郡郭之內浮屠老子之宮
跱樓觀相連凌虛特起然而其標皆詘伏在下無敢
与之爭爲長雄其廠制也奇偉如此屬役方殷曹侯
移守毘陵師侯克恭承之凡六閱月而閣成七年六
月之晦是其成日也用中統鈔千五百四十錠有奇
米五百五十石沈君所捐以相之者復二百錠府中
嘗意其用財之泰也使吏覆其籍迄無毫髮負由是
師使加礼于陳君而稱之以爲賢蓋往時之爲教官
者多矣歲租所入悉之以賂士恒有所不足陳君在

官四年已建是閣復修大成殿重造明倫堂學廩恒
充物有餘不賢而能之乎沈君亦以此義声聞于東
南師侯不滿秩被召爲京尹而趙侯鳳儀承之謂宜
加功土木而中輟已久侯悉董而成之又增置外垣
地五百四十丈環植松栢萬餘株爲屋以周于四阿
經史子集各以其函櫝刻以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
字以識之又大書尊經閣以揭于楣閣壯麗特絕与
閣相稱善後至此侯之力也已乃屬筆于戴使記其
顛末由部使者郡守之賢下至于教官有功于學校
並著不忘傳之永久所以勸也藏經于此將以爲學

十二

者之資不愛厚費建立非常將以富尊榮之意使學
者觀之而興起之也不然是徒擁虛器嗒綿蕝勤復
何補我學者其慎思之至治二年良月日立

新修平江路學記　　柳貫

吳郡有學起范文正公而學有教法起胡安定先生
當是時天下固未有學雖教事者以礼聘不以選授
學非常有則甚重矣其後文正公上天章閣十事仁
宗慨然命天下郡縣皆立學又取安定李法爲太學
法學校因得著爲令至于今不廢其端蓋自文正公
發之而吳郡實爲之权輿爲吳大邦也生齒之夥賦

入之餞視他郡或相倍蓰朝廷常遴重臣畀之司牧
其任與獄訟詰宼禁慎簡稽時貢輸疲心力于簿書
期會間日恐弗給非才敏用裕者尚安有餘智及于
學哉故觀文教之廢舉而知郡政之弛張于吳為尤
切矣乃至順二年冬彭城錢侯光弼自大梁移牧斯
郡至之三日以故事修禮于先聖先師預瞻堂庭荒
茀弗治退即教授趙晉之問其故晉之曰比歲吳田
歉于水廩粟之不繼二三吾與土木其將曷資公能
責其逋租而視其不繼者完葺之學得不毀而功則
有繼侯曰然而擇謹敏吏鉤校討簿而督其當輸不

十三

輸者得中統鈔五千餘緡侯曰以是濟乎不猶愈于
已乎既徹御書采芹二亭而一新之乃相禮殿論堂
門廡齋館及尊經閣先賢祠易撓腐為堅良化刓缺
為崇密而以其餘力葺垣墉繚一千五百尺侯曰如
此瘠廢之人形稍立矣使天幸賜一稔吾當嗣為之
明年歲則小熟侯益節浮辭剩肴議以論堂兩間屋
曰成德堂者故祠先賢自一瓦一椽皆葺其弊故而
為新美趨廊絕如鄃棟翼如制雖究舊而功則倍于
經始又謂靈星門寔備具應之制宜高抗而不宜卑
陋掄材庀工重作三門六扉以壯禮容塗堅墍雘擇

于度而止凡所經營必諦必審圖為可久毋激速成
厥既僝工釋菜于先賢卒徹觴客胥時与在賓席學
之師生揖胥曰自侯之至歲屬荐飢輪傳沓來符檄
叢委人謂侯將疲杌綜理之不暇而暇加意于學侯
則不然凡所以惠綏吾學者愈于整暇之時今考城
有廢、已有宴子宴執爵以酬章為我著之以示方
來嗟乎不可必得者人之時而可以必致者人之才
時苟不偶則扶強恐之力濟通敏之才亦何事之不
立而何為之不成方庚午辛未間吳中遺殣相枕藉
大家巨室困于征需而豆民之自能拔于溝瘠者百

十四

無二三侯之授節南來適承其餘此何如時哉侯既
殫慮畢智為之勞徠安輯而大綏祐民克相有秋吾
鄉之士言觀魯侯之樂樂飲在泮之酒尚論學政而
知其不屈于時以能為所欲為者才也才敏則用裕
廢者可舉弛者可張才豈能致以幸之哉吳故禮義
之區自泰伯逃荒端委以治周禮為教始立子游北
學聖門因文學以得聖人之一体而教滋以章下逮
文正蓋去之千有餘年立朝大節光明俊偉先憂後
樂終始是心守郡而建鄉學立師而得安定知孫明
復張子厚之賢而開之以學問文正之學聖人之學也

然則濬吳學之淵源鼓士氣之索蕭而使之強于為
善者侯之志也是可說而與傳我國併識之以詒多
士四年癸酉秋九月壬辰建太常博士柳貫謹製

重修平江路儒學記　鄭元祐

維吳有學肇自文正公名父子焉宋南渡而吳之文、
廟與學宮始大備至國家大一統興學勸士累詔郡
國六七十年之間所在學校誦声相聞顧吳為東南
雄藩學校與于范文正宜特甚于東諸侯然更殖年
郡非不大也而土力寔耗于往時民非不多也而貲
力寔嚴于昔日則夫學校之教礼樂之文亦有所不
逮也事猶上聞廟堂慎選守臣而燕人吳侯由劉使
路總管仍授大中大夫郎拜平江中書遣使以堂帖
賫起焉至書傳乘驛南下開示特恩郎至首謁大成
殿仰見殿分崇圻傾圮覆桷敧墊欽歷尊像自聖師
以下綵繪黯剝窓戶闌楯髹漆舊暗侯乃惕焉疚心
即集稽嚴顛究監䒭役每歲廩入之時度積可斂費
乃鳩工庀材一新礼殿并兩廡戟門自聖門以至從
祀諸賢家冕圭璧五采煥發如一日慶天重建外門偒
示大廟采芹學官臣之所底止也至是亦一新之礼
殿前舊設樂軒久徹去近近香案殊失廟貌滲嚴之
意侯命復之維澤沈沈而廟益以邃客僉謂吳守
數年來支柱庠序循苟遷目前卒多具文興教養之實
豈若侯誠懇一恍興學養士為己任哉乃磨石紀辭
以章侯修舉廢墜之寔謹按中吳自泰伯端委以臨
其民其後子游生于海虞乃能北學于聖人之門風
氣既開賢者輩出由其山川之秀不可閟若夫庠序
之教則尚未大備也至范文正雖生長北方及歸典
鄉郡深惟桑梓之故奏允學校之教由是大興吳學
今宋社已墟而學宮成于公父子者迄今不墜雖其
間張弛不同有時不同然更久而愈益嚴重則以公
父子里閈之故也今侯剔歷中外而以才望為吳守
臣其潔白之操豈弟之政要其心不以文正自期待
者固不能若是也因紀侯修學之寔而侯之德美因
筆述得書謹記至正五年歲乙酉十二月望立石

建大成殿軒記　周伯琦

東南之學校莫盛于吳會矣學之有殿以崇祀也殿
之有軒以合樂也殿作于大德戊戌修于延祐戊午
戶曹叙秩每病其隘蓋將七十年矣郡守海陵王侯
時度驀謁惕焉于懷思重改作誕謀恢益延袤露臺
佗南覺而增作新軒起手于至正二十六年丙午之

歲四月至七月而訖功其制三間中廣二丈左右各殺三尺四寸棟隆二丈七尺六寸深殺隆一丈一尺藻井中峙八觚齊緻金鮮錦粲蛟挐鸞翥文版夾覆五采輝絢遐睇山立仰瞻雲升軒以殺崇殿以軒遠体勢宏麗庭陛肅嚴于是廣業之設鐘磬之縣琴瑟搏拊之陳簫管笙籥塤箎柷敔之列秩乎其倫粲乎其章登歌合声協律諧節以達薦饗以興獻酬陟降旋折綽如裕如所以昭格歆報者儀文咸具然則新軒之作其可後乎先是以版爲軒風雨摧撓隨時葺理至是撤而更之王侯視事之初軍旅未戢供億百出

七

猶能以興學校爲治民之本勸農儉用撫字尚賢獎掖師儒廩餼周給經生克貢於庭向慕首哉弟子肄大成樂既而營度工材不費于官不漁于民一尺一木必庚其直故是役也不日而成又以餘力繕完東西兩廡易其飛櫚木版之朽圮者凡聖賢大儒塐像歲久黯昧則重繪飾之戶星斁門彤暵一新學政序舉先後適宜議欲廠廣齋宮論堂齋館學舍叢庖湢用悉如規度期以德礼風化提封不徒屑屑于政刑之末如世俗之能吏而已於乎詩書礼樂四代之學所以立教淑人者也詩言志書紀事誦而習之博文力踐礼之節以經邦紀民樂之和以移風変俗其功用廣矣大矣釋奠于先聖先師尊其道報其德礼之隆者也翕五声六音以致敬享貫神明章教化樂之盛者也古者興教用樂故樂正崇四術立四教以造士升其賢秀材而官之內則匡功外則民社以是成己以是成人馴致雍熙而人人有士君子之行王侯之有功于學校其以古道自任者哉殿軒之作雖一役也可以槩見其政矣校官貢類之傳著諸文于石以憲方來乃述其成功俾職教者知夫作軒之始侯名椿年壽伯其字也慈祥而博義勤敏而篤仁由郡

八

倅二三遷爲者轉運鹽使最勞擢郡守不離郡者八年民戴之如召杜云是歲七月既望記時董工者平江路吏蔣德潤崑山州吏陸志道也資政大夫江西諸道行御史臺侍御史鄱陽周伯琦撰

宮墻記

魏俊民

吳郡之西南偏孔子廟學在焉廟居學之左繚以宮墻凡百餘尺舊學築土爲之雨淋日炙弗克堅久教授徐震學正徐昭文學錄郝經一日相與慨然曰廟自舊宋以來迄于今三百餘年而宮墻之廣歲必加埂飾始見頹圮計其費數萬貫矣竊不爲浮費耶乃

謀易以傳石為悠久計郎吉于臨鄰六十公經歷白
公樞二公曰是吾志也爰命教授偕府吏劉彦計工
度程俾董其事其費一出于廩粟用之餘期不斷于
公不損于民牆之基內外為石三層凡五百七十丈
其表九十五丈高盈丈而隆其三下廣殺高之數丈
有六寸上廣如下之數而又殺十之三甎一十五萬
反三萬九千六百灰觕二千三百他物稱是用粟一
千斛始事于至正十五年之六月告成于其年八月
工既成與教者俾從民記其顛末謹按吳學肇基于
范文正公吏宋南渡而其制始備至我朝崇尚文教

元

詔興學校而志欲偉慶遂為江浙之冠廟宇堂廡齋
廩倉庖庫不完其獨宮牆之制未備因循于百年之
久累葺而累壞非斷一費之功與一旦鳩工聚材擬
而更之高廣堅厚一如矩度歷數百載可無壞雖事
之興舉有數要非郡監之言參佐之良教官之多才
亦未暇理此俾後之人仰數仞之高咸指而言曰是
某守郡所成也是其教授所營也豈不足為方來者
之勸云是年冬十月甲子立石

添助學田記　謝　南

國家駐蹕錢唐吳為股肱郡混儒文教人材日盛
校官養士歲費益廣宜以不足闕也嘉定戊寅判待
制趙公彥橚出在官之餘田三百畝歲可得米二百
石有奇以助經費且付前謂令曹曰養成美材為明
時須吾我斷言公之愛士乃所以愛國其仁豈有既
我是秋提刑捍府事即今右史王先生渠也春稽前
比弛其征入由是學宮益沾金惠而終始贊其決者
僉判趙居與惠為有力焉南不才分教家比臣助奉
迎終更何敢從其寔用紀大略併與公帖存之庶幾
來者有考云謝南記

吳學義廩記　戴　溪

二十

東陽倪千里起萬以紹熙癸丑分教姑蘇始至計粮
食不足以養士考覈宿弊學有羨積增養士員彬彬
成集矣起萬慨然曰學校義之所非徒養士也事關
風教非學校誰寔主之顧財力不可為爾漫不度贏
縮侵費養士曰我將為義是又好名者過非吾志也
因以告諸部使者今右司郎中黃公適將廢寺從官
田餘一頃先有佃李田者多取贏或不平爭之訟久
不決黃公歸其田于學使自為官莊視舊額增米三
百石合前所得田為米三百五十石有奇起萬曰是
可行吾義矣請隸職于學者九人使得學正錄錢粮

官同主之因定其規約歲取其入祠祀范文正公及教養其遺三人士有入太學与薦名登科第者助其費有差文武士宗子皆須焉止至會拜春秋釋奠其与行礼者凡費于此乎取又將斥其餘以助士食而親不能葬与嬰孩之遺棄者納既定學以其議上于府守王公澂素尽心學校与合府咸稱善俾刻諸學官与後人共守之起萬以書來求予文為記余嘗掌教湖學竟有所欲為力不能給也起萬顧能之余識愧焉夫事非始創之難而善終者不易也其始創焉者徒有是心因人成事未足多也萬一有後之人謂

議不出己而忌焉則廢事非急務而忌焉則廢歲朘月削則漸不可繼廢左見右易則苟且目前廢雖規約縷縷大書深刻無益也後來者不忘前不先後益增廣之使為可繼謹守成約雖甚急不易見此非信義君子慈祥勸篤平心無我未易及此余是以知善繼者不易也此姑蘇之學為天下最素稱能文士有行義學業者為之師固將由是推而大之非但善繼而已如前所云特後之為過慮爾起萬且愛代書來益勤故以其說質諸來者而以規約載于下方云慶元丙辰元日永嘉戴溪記

蘇學復租田記

何林

景定初元庚申之臘林承乏吳泮時農扈告登先兩月已初稼交卯之日廩有餘粟獨所謂長洲縣陳公等鄉圍田一項民頑罷歲弗即輸而餉所急之符旁午于道適舟運水涸至移他租折金納不受觀家于京口糴客米廩期限士人豈知此哉逮辛酉秋大水吳[illegible]陂淪沒大半學田低下訴澇者日相環也圍田又可知矣諸友相顧愀然曰使餉臺不恤尚可移他租乎涉暑粮絕折助于臺府生意斷春諸友又曰兩嚴先生吾黨之元氣也昨歲[illegible]節過矣謁夫子殿

拜先公芳刻下顧瞻楹杏之陰徘徊若不忍去青青子佩豈不在公懷抱間臺請諸林曰諸粟者有限之思歸田者興窮之利衆口惟逐逐而我書越五日而書徹又五日而報下又浹旬而公牒頒霜鐘之感不如是之速也然先生不以吾士病吾矣方且搜括他租以五補一而後撥其用心何如我昔庠校之得是田也歲大熟時固不為無補七五年來飢饉荐臻往往移他租以輸餉所今先生銀移他租以補兵食移餉租以給去食使兵與減租之處而先生得以遂移租之仁士有增租之喜而庠校永免移租之害一舉

而兩得之頗不偉歟且農士兵之分其端起于田之不井歟成周盛時度民以授田其秀者爲士勇者爲兵旅卒而伍之衆鄉比閭党族之所聚出整而耕荷戈而戰周旋乎同井之田熏染乎司門之訓養之所至教亦至焉是士與兵之養一出乎上今兵食皆仰給于縣官上之人備焉惟恐其不足而士則自養而自學甚至于去里巷背父兄泥離顛沛有不能以自給者猶幸而郡縣有學又以食不時而貟有限毋怪乎士風之愈不古也公以兵食爲識又能以士食之不贍爲心其得周官井田之遺意歟雖然良法美意待人而後行吳學之興經始于文正范公典藩之初恢廣于恭獻公持節之後今先生篤念先　振鐸之地增給吳津贍士之租食謂先正養心先生即昔之范公先生即今之恭獻也公鄱陽人名勢鄉字安道自號雨巖以提舖奏最陞直華文閣除徽猷提學事又諸生之一幸也諸生德公之賜請勒堅珉以詔後世于是乎書景定壬戌重陽日迪功郎特差充平江府府學教授何林記

平江路儒學祭器記　方文豹

大成殿祭器者教授李淦方文豹所造也金屬大尊二山尊二著尊二壺尊十有二犧尊如壺尊之數罍四洗四勺二十爵百七十有二坫二百有二豆三百四十有四簠百二十有六簋如簠之數爐一缶二鼎二十有四竹屬籩十有一籩三百二十有九木屬俎五十有五餘仍舊貫和至元二十有九年十有二月望淦祗事頗茲器非度明年考奉文公釋奠釋菜禮改爲之十有一月方居未明年偕方居爲之元貞元年十月竣事首尾凡三年鳩工吏學正凡五人黄伯華林桂能宮胡唐天澤宋鳴謙凡四人楊如山洪焱祖文一覺俞真卿會計吏直學凡五人潘梅孫計志道魏楚沈伯祥蔡國俊費中統鈔凡四千貫有奇而後成蓋難且久如此後之人尚敬守之哉時　江李淦撰嚴陵方文豹書

蘇州府重修孔子廟學碑　宋濂

浦圻魏公守姑蘇之明年鋤暴樹良德綏化孚上下洽和百廢具興孔子廟學頹危弗治闕嗟良久喟然而嘆曰皇帝大興文教詔頒明經六藝諸科嘉惠多士將以人文化成天下今學隳圮是弗所以重承上意公即捐俸爲倡唯與修是圖其僚屬與郡之人士驩然而趨功以廟宮之穹殿修廊敞以靈星之門以

學宮之倫堂中居而廡相向挾以六齋以達于前門
至善之堂尊經之閣又巍然而峙其後向也棟撓級
夷顆畔而無頹今焉丹艧炳煥聳秀而翬飛已而泮
池有梁采芹有亭先賢有祠亦皆次第就緒而公拜
蜀參政之命將之官有旨還守姑蘇民大欣慶公復
命補其墻墉四千八百尺有奇唯廟學之前乃吳江
寶開之園居于封畛蹙迫殊甚至是從化盡以其地
六百尺入于學宮始獲闢判于前用正地勢內歷洗
爲來秀二池架梁以通往來外臨康莊左右有坊曰
狀元畫錦其嘉名若契若有開必先者閣後之地奪

于比鄰公察知其奸稽官書以爲証比鄰詞服其地
乃歸又懼遠而或湮也迺圖學廟四疆勒石志之始
事于洪武六年正月甲子訖功十一月鼓之承平書
觀或有過與不及爲公帥其屬執豆籩其歸臨以成
功告觀者莫不咨嗟自兵興以來學校所在殊殘爲
墟而姑蘇幸僅存非公之至幾何不与之俱廢乎教
授貢穎之既宜力始終復使訓導張田請記其事以
垂不朽惟蘇之有學實始于范文正公蓋公景祐初
出守鄉郡遂擇南園請于廟而建焉爲其師者則安
定胡文昭公也計當時人物固崇盛矣數百載之下

仰其声光慕其風烈每使人發不可企及之嘆自時
厥後雖有賢愚學之興廢靡當二公過化之地流風
遺俗終未泯也況今遭逢有道之朝得良二千石爲
之師帥豈徒然哉然公興學之志不下范公者也則
夫望卑比而設經藝者其必將取學于文昭乎明体
達用之學吾知擾〻然向葳在家則孝于親出仕則
忠于君而與負公興作之意苟不務知此摘英褰華
而爲浮世取寵之具非區〻所敢聞請以是刻之庠
雅之碑蘇之人士庶幾知自勗我公名觀字杞山碑
爲修學作前代興造各自有記皆不書條之以詩曰

姑蘇之溫有川瀰〻析趣南圍匯而東流吳泉中啟
煥爛弗收自非聖師疇協其休昔有哲人出綰郡章
乃構學宮乃建廟堂〻〻學宮〻〻矜佩洋〻來翔
來翔來翔盛衰相因揆理則然風摧雨蝕上漏旁穿〻
別丁蕃虞燼火相連誰一舉臂持危扶顛大明當天
九服攸同懷愴欲翦荃壁吐芒眷我魏公來蒞大邦
屢形于言我敢違遑既卒部封復登府僚分勞授事
其乃教條曾不一期厥功孔昭化此朽腐蔚爲崗晃
孰致化原孰築教基孰牖民衷匪學曷爲我語蘇人
公豈尔私耳目苟其必坎其思〻之如何法孝與忠

二者興規行將天通震澤有石其堅比銅史官勒詞
用昭無終

蘇州府孔子廟學新建南門記　王彝

惟蘇州學肇基于范文正公父子學之左別有廟而靈星門南不十數步即畫于鄰垣于是旁趨東偏以為門而地勢荒塞大弗称蓋鄰垣之地廣袤若干畝在宋為錢氏園及元而業更甯氏先後為郡者屢欲拓之然不可以力得至正間郡守六十公乃以學糜之羨貿其地与甯閒得其三之一暨入國朝前國子祭酒魏公以正學碩德出守茲土政修令行大修廟

廿

學而宏博壯麗实踰舊貫未發聞說公化尽以其地歸焉公因命教授盲穎之繪圖而經營之郡人士頗出私錢以助乃通道自靈星門以極于南城之堙凡若干丈故有也所㓂焉地達當其前又有狀元晝錦兩坊達拱左右遂表文廟之道于洗馬池前而架梁以入其道南北之半故又有假山山之陰有池曰來秀其水自太湖入南城之池注之來秀自南流則匯之洗馬而止其北流則歸學之泮池而止止又即來秀池南隅假山遺址為門以正南面焉至是而廟也學也出入之道殊矣故入其門則循池之東以趨于廟出其門則折而西又折而北為梁臬上者再以達泮池之梁始趨于李示神人之不可襍也方廟告成翰林侍講學士金華宋公既為之記顏之以為此一役也范公所未得為而魏公乃得為之始終幾三百年而廟學大備有不可不特書者爰以狀使彝記之彝也幸從公游不敢固辭于是具書公建門之績与歸地始終俾刻焉至如孔子之道萬世遵行者孰不知之茲不敢勦説而瀆言之也門之新作在洪武六年正月甲子至十月丙申落成糜錢若干工役若干魏公名觀字杞山武昌蒲圻人世之學者皆称之曰蒲

廿六

圻先生云洪武六年歲在乙卯春正月丁卯朔會稽
王彝撰

蘇州府重修儒學記　胡儼

姑蘇東吳大郡也學宮又東吳之冠也五十年前余嘗至其處而周覽焉嘉其地勢之廣衍而惜其堂宇卑陋有弗称也時與教者對余使有與嘆而已今年秋九月教授豐城何澄攸摯還自閩述其郡守況侯伯律興作之勤求為之記大成殿及兩廡作于正統丙辰明年作至善堂作後堂又明年作明倫堂作齋合作射圃凡為屋百間度材庀工載石陶甓与夫經

費所需咸得変通之宜越三年而役成高明壯觀夐起于昔丹碧輝映光彩聿新况侯之奉揚文治以淑邦人者于斯盛矣而師友之朝夕相從得以依乎廣居以安其身游以移其氣体者何其幸耶李宫之建久矣唐刺史李栖筠始增置學廬至宋景祐初范文正公典鄉郡嘆學政之廢因州人朱公綽之請上其事于朝得賜田五頃乃割錢氏南園之地以建焉初公得地于南園将徙居術者謂世出公鄉公曰与其貴吾子孫于一家孰若吴士之多賢也遂以其地充學宫延師儒教育生徒而安定胡先生首居之嚴師資立教條經術治道明体達用之學表見當時寔肇于茲而文正公之嘉惠斯文其用心不亦仁且廣乎今况侯協謀侍郎周公重為興建蓋亦聞文正之風而興起者歟大抵国家以育賢為至治之本賢者以務學為致用之資而守令又所以承流宣化者也夫為政者既能尽其職矣而士君子之居業于斯者可不知所務乎必也息紛華功利之心尽以求夫聖賢之本領切磋磨礱之益與忠乎師友之講明由是以德行尊顯則礼義興而風俗厚以經術進用則心術正而功業著矣况侯余鄉人也其署攷既已播于吴人而斯舉尤為知務故樂為之書俾来者有所徵焉

正統四年二月初吉前史官国子祭酒兼翰林侍講嘉議大夫太子賓客致仕豫章胡儼撰

重修蘇州府廟學記

金幼孜

蘇為東南都會學校人材𡨋為諸郡先昔宋景定間范文正公仲淹請于朝始建先聖廟學于吴蓋割錢氏南園之地而為之者也荏苒三百餘祀屢歷兵燹屢興屢廢而比年以来其學舎文廟傾圮漸不可支永樂甲辰秋臨江陳孟浩来典教是郡顧而嘆曰學校風化之本乃不振若此其何以稱仰宗以作興士類達監察御史李立按治吴中孟浩以其事白之乃力贊其成為衆大家富室之有力者俾出金穀而協助焉孟浩復与訓導馬壽錢紳韓陽各捐己俸以為之倡于是鳩工庀材首新大成殿增飾塑像次新明倫堂旁飾斋廡室廬次及池橋亭檻階戺垣墉靡不繕完是役也工不勞民費不出官而歸然更新于一旦之頃往来者但視其成而不知其所以成也孟浩請予記其事予不敢辞則為之言曰學所以明人倫人倫不可一日廢學校其可一日廢邪士游于其間其理則仁義礼智其器則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

其文則易詩書春秋禮樂若是者豈徒托之空言蓋欲明其道以充其性容卒于幾微致謹于踐履積累以至乎浹洽擴充而極于廣大此則斈之々要而所以成己成物者不外是矣吳素稱禮義之鄉宗工鉅儒先後相望他未暇論有若吾文正公之清修博雅文章事業光明俊偉至今為天下後世重士生于斯游于斯尤取法于公毋眩于邪說無奪于利誘充其內以達于外他日出而臨民則思為良吏立朝則思為名臣真履實踐以求無負于所學無愧于先達則吾孟浩所以拳々于斯文者豈空言而已哉因悉記

其曹并書其說如此俾歸而刻諸石且以示後之與教事者尚思自勉以經于無窮焉是為記宣德五年歲在庚戌三月吉日資善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臨江金幼孜

蘇郡儒學興修記

徐有貞

蘇為郡甲天下而其儒學之規制亦甲乎天下蓋有泰伯至德之化子游文學之風安定師法之傳在焉不徒財賦之殷衣冠之盛也斈之建自有宋趙有元至于我有明幾五百載其間廢而復興毀而復修惟牧守之賢是賴其人在郡志可考已然近自正統景泰之際國家多故學校以敝更歷數政皆嘗有意興修而弗遂成化初元今巡撫都憲璞臺邢公之為守也因荒圖豊革故圖新曾不期月百為具舉于是教授南昌程君蘭司訓餘干張君寔山陰李君璞駱君與協議以請于公々曰是吾志也乃相舊規有仍有改而一新之若大成殿若戟門靈星門若尊經閣若明倫堂則皆仍而新之者也若先賢祠若會膳堂若四齋暨直廬若射圃若泮池之橋則皆改而新之者也經始于丙戌之夏落成于丁亥之秋凡在學者忻忭胥慶會邢公既升而已俞貫公來繼其政謂斯文盛事不可無記之者因斈學職諸君來以為請予

郡人也而有子在學于學之興修亦同其慶焉乃進諸生而語之曰夫學之作興在乎居長化導在乎師儒而進修之功則在諸生之自勉焉凡為學者所以學乎聖與賢也學乎聖與賢者蓋將希至乎聖與賢也希至乎聖與賢者而可苟哉其必也由乎詩書文藝之文以通乎唐虞二代之道處焉進修焉而為之德業出焉施設焉而為之政事々々焉表々焉以立乎天下若陸與敬之于唐范希文之于宋庶幾哉始而希賢終而希聖不惟其言惟其行不惟其名惟其實窮維斯達維斯憂樂維斯成于己也惟斯成乎

物也惟斯使世之論者謂吾蘇也郡甲天下之郡學甲天下之學人才甲天下之人才偉哉其有文獻之足徵也斯于作興化導之意爲無負矣

蘇州府重修儒學記　　王直

國家稽古定制建學立師以閑鑄天下之英才使各成一器而天子垂拱于上以收平治之功其義遠矣人生氣稟方其幼也苟無禮義以漸摩之遠血沖氣盛慾實撤閑鮮不傷倫而敗度先賢之爲玆者緩于刑戮而急于教養良有以也蘇爲東南大郡土沃民豐家衣冠而戶弦誦泰伯揖讓之風儼存然性頗輕

三三

閭閻好爭訟亦有夫差之遺意焉苟非學校之教從衡警覺又何以矯其輕而歸諸厚哉學宮在郡治之南可一里許舊傳爲錢氏南園文正范公購得其地而創之歷年既久雖屢經營繕卒未愜夫方之觀今太守四明姚侯下車以來政化大行歛然以修舉廢墜爲己任視篆三日敬謁吾夫子之廟而拜之次及四配十哲兩廡諸賢見其神像欹側柱礎傾斜至有不蔽風日者慨然歎曰爲郡者之責也亟欲一新因白巡撫都憲萬安劉公巡按侍御南郡袁公咸韙其言或曰年歲未豐人尚缺食饑與土木之工第恐事

奉成而憂先至也侯曰不然吾上不寵府藏之蓄下不厲科斂之財以義制事而身先之胡爲不可況此名邦寧無一二仗義者而副我乎于是首出俸貲者于爲衆人勸既而聞者四起爭先捐刻惟恐居後因命訓導周謐以董之斧者鋸者琢者塗者不期年間厥功告成大成殿明倫堂兩廡四齋尊經閣至善堂毓賢二堂道山現德二亭靈星門學門儀門罔不修治復綵飾聖賢及歷代諸儒神像葺杏壇一區立狀元解元二坊皆親書其扁徹文昌文正二祠移諸奥閭見者駭愕郡之耆父私相謂曰吏不驚而民無擾

三四

何成功之若是也教授臨川黎璜與予有數郡之誼走書謁文以紀其事予自謝病歸久疎筆研因辭之而不可乃勉爲言唐虞之世比屋可封無他教之至也三代以降雖沿革不同其文獻猶有可觀者自秦罷侯置守爲吏者止知簿書敲朴而已尚何暇以敎青衿采芹于侯之爲比度越前人遠矣侯名堂字彥容由進士拜冬官主事陞郎中出知廣信累著能聲因丁內艱蘇守告闕都憲崔公時巡撫江南難其人方會議京師聞侯服闋遂請于天官冢宰而假之衆論稱屈崔公曰屈之者所以伸之也不過盤錯

利器何默兹而果能称其言而光闡之不趋衆向顯
揚名教激厲風俗雖文翁造蜀豈是過哉吾知蘇之
人材迸此必倍蓰矣他日棟明堂器清廟揖大川必
有勝其任者則侯之功豈可泯乎因書以告來者大
明天順五年歲次辛巳冬十月吉旦資德大夫正治
上卿吏部尚書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同史總裁纂經
筵講官致仕泰和王直撰

修蘇州府儒學記　陸釴

詩称既作泮宫春秋書丹極公之隆夫泮宫寔修之、
而云作者以見修廢之功擬于創制而一樞之丹孔

三五

子不遺者豈非以尊空在所當覺我蘇州郡學自范
文正公割南園地為之而規模始著自後好義之士
尋源索本往、歸重于兹故或為之增置齋閣或為
之附益田租闢建恢擴日新月盛而豐碑大刻紀載
鋪張者亦不敢後焉其意豈不皆然我國朝文制日
興崇奬尤甚學宮之修迨適百稔生徒之衆亦克称
之教化之隆于兹見矣成化甲辰襄城張公邦鎮來
按兹土視學之暇徘徊顧瞻見其規模雖宏而朽弊
相緣棟宇雖完而凋落漸興以為天下之事為于其
細者易為于其大者難与其為于其難孰若為于其

易于是審其輕重緩急之宜而圖起廢更新之意視
其可易者易之可因者因之晦者飾之虧者剔之撓
者繫之經始于議定之餘而陰益前人之功成永固
之業信哲人之為有見于幾先哉斈功告成而公以
代去貳守毛公廷美寔董其事覩成功之難歎曰襄、
城公兹舉非徒上安神祀下悦衆心寔所以詔我後
人而興起後學也蓋君子所重人咸重之君子所忽
人咸忽之公重于斈校如此所以感發奮厲者已在
于不言之表且其規畫財用出于敦浸收贖之餘而
選徒用人在三時閒曠之日事成而人不勞吾徒不

知所重焉豈理也哉于是伐石走書幣諸余求文其
上于時方負罪憂居謝不敢受而諸生皇甫信朱華
道毛公意懇懇辭複累、不已余曰古人大功廢業
又曰三年之喪對而不問孤豈敢為毛公惜哉顧其
情有未安而礼不敢違耳于是二生播余庭柱間相
持者移日務于得請余乃重違毛公之命又感二生
之專勤以為君兹者將安所知乎古人為邦君之命
固有要經而從事者吾敢取以為口寔可乎于是再
拜而受之竊惟儲養樂育登崇俊良此　上之所以
宿寐而不忘者然勢不能周悉而寔臣者耳目所司

所以延訪而博求者也張公其知此者乎自余家居聞公修崑山學太倉學又修郡學三年賴以完整而生徒有歸教學得所張公之功也異時歌菁莪而咏棫樸者非公其誰與歸公能舉職毛公能承命不忘其艱是二公者皆所當書而復附于辭受之說者蓋其事關風教令苟得所處則諸生將賴于余使其失為兆將以咎于余而余因得以自省豈不可乎故併書之為記

蘇州府重修文廟記

吳寬

蘇有學于城南寔創于親國范文正公更五百年來

三七

所以修葺而開拓者惟賢守是賴至于今日規模益壯天下之言學者莫能過之故四方賢士大夫之道郡中以一至其地為快然猶病文廟與學之弗称也蓋其制作非特視吾為陋識久且獻尔乃成化壬辰鄱陽丘侯霽來知府事政既克舉境內晏治嘆曰事神吾職也有如文廟敝陋孰任其過然吾未敢專也乃請于巡撫右副都御史洛陽畢公公從之則計財度工擇日而從事始改作大成殿于舊址之北而偪于西者二丈有奇復作靈星門南與殿直以甲午三月興工工垂完而報報政于京遂去任矣其年冬吾劉侯瑞自監察御史超擢來代政治益善視此役非得已而前功所當繼也未幾殿與門竟成既而若兩廡若戟門若神廚皆以次改作崇卑廣狹悉合程度言言潭潭迥異舊規而廟與學始稱矣他日知長洲縣劉君輝知吳縣文君貴暨教授林君智合言于寬以二侯之功不可泯者願記之以示後人嗟夫孔子之道大如天地與之相參高如日月無得而踰萬世之下被其膏澤者區區土木所能報其功耶而人復為此與亦盡所以尊崇之禮以免有司之過爾蓋比歲儒臣建請有欲加以籩豆佾舞之數者下廷臣議

三八

議者亦謂此不足為孔子輕重而朝廷竟從其請行于天下惟所以尊崇之者無所不致其極也詔下為丙申之秋值吳縣丞陶珩長洲縣典史刘慶齎寄承命董役以功完告及丁酉之期還至既陳佾舞斯列而棟宇深廣足以有容觀禮者美之雖然二侯之意豈徒為是勞費以充郡中美觀者哉禮行于斯樂奏于斯致尊崇于斯固所以由其報本之私若夫瞻拜之頃廟貌尊嚴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豈無油然興其希賢希聖之心者乎易曰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二侯之深意安知不出于此且是廟之作凡

以事神也惟夫前後之相濟彼此之無嫌而一出乎
公其功遂不至廢推此道以治民此民所以同歸于
治也㰴寬故斈之諸生也于二侯無能為役因諸君
之請敢忘其淺陋而書之初學門在廟街之東凡出
入于學者必涉街以行丘侯以神人之分當嚴也願
害近多居民〻既喻其意皆樂徙去乃徙其門于文
星之西更為門于泮池之北以達于廟然後廟左學
右截然以正後有賢守以廟斈為事者其尚修之葺
之以無隳其成功也翰林院修撰儒林郎吳寬著

宮墻記　何澄

二九

我国家　列聖相承深仁重德洽于人心迄今七八
十年之久而學校之政尤惓〻焉設風紀之官以專
提督而郡守縣令尤必致意于是者于以体朝廷興
學育才之盛心祇奉德意而不敢忽焉者也姑蘇之
為郡密迩京甸郡之有斈實宋范文正公舍南園之
地為之其子純礼因其舊而增益焉自宋至今二百
餘年郡守學官因其敝而繳加修葺號為東南列郡
之冠正統癸亥巡按直隸監察御史錢唐鄭公顯行
部至郡謁于廟廷顧瞻宮墻頹毀弗稱乃謂知府李
公從智購隙地而增築之未及數月百堵皆興敎何

之墻嚴翼端正僉謂余忝膺學職宜述其事以示永
久夫學校育才有国之先務然而作興振舉惟繫于
風紀之司与夫守令之賢蘇之學近日巡撫侍郎周
公忱知府况公鍾倡而新之至于鄭公相繼興舉又
得今知府李公奉承惟謹始克以修豈非真元會合
自有其時而斯文之在天地間未嘗一日而消歇与
夫綱常之道所以原人倫美教化者雖亘于萬古同
一時歷千萬人同一心也自今以始凡我士子游歌
于斯沐清朝之化育睹夫子之宮墻尚益思自奮勵
以毋忘居上之賜聖人之教与夫公所以率屬作興

四十

之意執若夫窺其墻而自謂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
廟之美百官之富者可謂自畫者也非聖人所以為
教也非国家建學育才之深意也吾党之士當与共
勉之墻之役經始于正統癸亥之秋訖工于明年二
月董其事者長洲知縣王瑾吳縣知縣葉錫墻以丈
計六百三十高盈丈凡費錢以緡計五百遂刻石以
記正統九年歲在甲子春三月吉日直隸蘇州府儒
學教授劍江何澄撰文

范文正公祠堂記　汪澤民

吳學之興始于文正范公此所以專祀公也宋景祐

初天下郡縣未有學公守吳請而建焉吳為公父母、
之邦向得錢氏南園地將居之或謂是必世生公卿
即以其地為學宮公之子恭獻公持節還郡益新學
給田由是立祠禮殿後忠宣公恭獻公從祀尚賢報、
本典禮宜稱至元再元年春正月爵位及祀屋幾毀
明年文學掾蔣君伯昇至顧瞻摧圯悵神弗居告諸
群守掄才木陶甓瓦易撤故朽完補疏漏棟宇陰敝
像設儼肅秋九月始事冬十有二月工乃告成工為
日凡若干錢為緡凡若干郡守通儀遣董公為署祠
出扁蔣君偕公八世孫文英來言曰公之祠于是也

久矣若稽歲月紀載闕焉不書諸石曷以永圖顧記
之澤民惟關氣習人學問本乎六經蹈履合乎仁義
元勳鉅德茂以形容方慶曆中名對天章閣奏十事
二曰精貢舉既用其說學校遍天下翔常聘安定胡
先生主教吳士嗟乎興學立師羽翼斯道豈淺淺哉
發法禦大災捍大患于一時猶得祀之若公之功施
于天下後世豈惟吳學宜祀之凡有學者皆可祀也、
夫秦祀因以致饗往隆報效士之朝夕鄉瞻人豈無
感發其希賢之心者乎澤民忝鄉公之高風隨牒公
之鄉屢常拜公之像今以文字寓名祠下何其幸歟

述不辭而為之記又明年歲在丁丑正月壬子立石
承德郎平江路總管推官汪澤民為文

新建范文正公祠記　　黎　擴

蘇州府學有宋大賢范文正公祠者蓋以公嘗與鄉
郡割所得錢氏南園之地建學而立之也祠及公之
子忠宣恭獻者以其復割前園之地益廣其基而
入之也祠舊在大成殿之後入路迂曲落地陰濕每
經一雨草穢複階以致瞻望之展行香揭虔人跡罕
至習為故常今太守四明姚公堂治蘇之明年政通
人和田穀大登乃嘆曰文正父子建學之功如此其

大而其祠屋之地如此其僻可能報其功之萬一乎
于是相址于二門之內泮池之南入道之右厥位面
陽厥土燥剛鳩工聚材卜日運于其上棟楹具植之、
蠹毀者易之蓋瓦甃磚之破缺者補之增以藻飾繚
以垣墻書以題扁中塑公像傍公子神儀然一家之
氣象也思昔日范文正公為當時第一流人物忠義
滿朝廷功名滿天下事業滿邊鄙在他郡異域者尚
欲欽其為人况生于其鄉考乎凡育材于茲學者將
以世居上致治之用也况日有所接則心有所動矣
而我太守姚公既遷公祠于茲而在學之士出入往

来無有不在其目〻既有見心可得無動乎必思他日學成材就出為時用以文正父子上義下利之心如此可不則而效之乎以文正出將入相之才如此可不企而及之乎以文正先憂後樂之志如此可不力而行之乎敎慕于幼學之時致用于壯行之日俾蘇學之人才益盛而益揚者寔由乎一述祠之所致也然則姚公興學作人之功容有既乎用是勒茲于石以示来者

趙公生祠記　陳仁玉

古者釋奠必有合凡建學先聖先師各因其國之故今郡國祀先賢于學宮猶古志也吳人自言子游氏北學于洙泗以文學稱千數百載間碩大光明卓然見者若陸宣公范文正公至今凜〻生氣文正公以景祐初守鄉國始建吳學公子純礼元祐中持節過家奏請成之郡人德焉因亟祀之宜也南渡季再建餘百年已獘陋寔祐三年現文殿學士趙公與𥲅再守吳始躬謁宮行鄉飲射礼序賓以賢習鄉尚齒使民知教明年政通惠洽百廢具舉乃先興學校委校官林君晉是究是圖自殿堂廊廡橫舍撤腐易新或因或革梁于池垣于達臺于桂亭于芹疏敞儼設先

整闢邃宇像視聽恍失其舊增創登俊興賢二齋博士与弟子員講道館于斯養志氣于斯焉〻雅〻縱誦清亮相与歎曰唯之賜也于是欲生祠趙公以公之父正惠公諱希懌舊守是邦〻康王有遺愛法當以所祠祀公父子之礼祀之来俾余記或問生祠古有〻諸予曰有昔漢王堂守巴郡吏民生為立祠韋義為廣都長廣都為生立廟比其始也今為牧守者生而能以神明自待法施于民澤加于物應祀典矣豈以在為嫌哉世固有畏威縶敬規以為佞者要諸久〻乃見若趙公再世三為守德吳者尸而祝之無異詞者然何不祠于趙〻公興頖宮爾學其能砥礪行立道成德忠居孝親建功樹業增光于前聞人則所以報趙公者不但香火之情而已也此公修建學宮之本意而仁玉言之毋忽開慶元年五月丙寅門生通直郎軍器監丞兼國史寔録院檢討陳仁玉記

高文忠公專祠碑　高若鳳

天地間貞元之會宗曠世而不一遇其遇之也必有非常之人出乎其間以為天地立心生民立命以繼絕學以開太平故孟軻氏云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孟氏以命世之材而不遇貞元之會

厥後漢之興高帝以馬上得天下而有陸賈說以詩
書唐之興太宗定天下秉白旄黃鉞而有房杜以文
學爲之相三代而下漢唐有國皆數百年興王之運
明良際遇非偶然也孟氏之說至是而益驗洪惟皇
元太祖皇帝以神武興朔方太宗皇帝夷岐西夏龍
戰鷹揚時方以驍勇相尚而高公智耀獨守儒術隱
賀蘭山中太宗雅聞其賢召見爲陳帝王之道嘗曰
如此好言前此所未聞也世祖皇帝混一荊南尤致
寵遇呼爲高秀才公專以儒道啟沃聖衷嘗奏儒士
師聖人之道今沒爲隷不可官爲給價贖爲良民者

四五

凡三千餘又奏儒士教人以禮義宜復其家遂蠲儒
徭役且各著于令或以問譖公曰儒所則金也謂金
色以淺深則可謂非金則不可也上嘉納焉由是許
文正公諸儒相繼登崇儒道之獨于皇元寔自公發
之也世祖皇帝授提刑按察使行且大用尋卒天下
學校不忘公之德与許公並祀公之子睿仕至南臺
御史中丞公之孫納麟見任江浙省右丞世共稱其々
賢朝廷贈公崇文贊治功臣金紫光祿大夫司徒柱
國寧國公謚文忠至元後庚辰春正月儒學教授謝
亨祖上諸儒議謂諸郡于公皆有專祠且公之子

孫世居此邦則公之神游八極昭格貫通寧不眷戀
于吳而獨闕然于專祠之奉甚失所以崇明祀之意
遂移公牘授杭學創設專祠以春秋仲丁日祭以少
牢肖像設主祀事孔虔且俾余紀之使來者有所攷
按禮經法施于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今公以
儒道佐我太宗皇帝世祖皇帝使二帝三皇之治三
綱五常之道粲然大明于世則于施民之法定國之
勞孰有加于此哉緬惟此邦在宋仁宗范文正公仲
淹以儒術參大政其子純仁位至丞相而文正專祀
之奉三百年如一日今公之德業照耀史冊而子孫

四六

名位世濟其美与范氏等則此邦有文正之專祠豈
其前有文忠公專祠繼其後二專祠之奉相爲無窮
凡過祠下而仰瞻者寧有不起敬而可爲儒道之可
尊者乎或曰公之子孫烝嘗之祭有家廟在々公寧
能舍家廟之祭而歆學校之祀乎曰家所獨也專祠
所同也公之神靈在天下如月在天但有水即有
此月々之于水豈有此擇乎于是系之詩曰皇奮厥
武威震穹垠天之所指莫王悉臣不有元哲孰聞人
文貞元之會篤生異人隱于賀蘭韞玉席珍赫々太
宗徵召是勤世皇撫運罷碩殊倫從容獻納非道不

陳士晚因奴儒蠲徭役誦詩讀書人皐家稷茅拔茹
連我公是力惟兹吴會專祠肇闢首像儼然有嚴有
翼祀事孔虔以報明德勒詩貞珉永永無斁至正元
年二月立石

中書右丞浙西道宣慰使游資德生祠記

陳立武

大元混一天下至元乙亥冬師壓吴境今中書右丞
浙西道宣慰使游資德自軍前斐身侵冒行往抵城
下諭宣聖朝不殺之仁言焉而字翌日衆城歸附公
乃遍歷閭巷家至戶曉告語諄諄亦不易肆民皆按

四七

堵咸曰生我者父母也更生者公也既而撫治吴郡
安集劳来使寧宗家使奴宗回流通有歸矜寡有養
直枉抑蠢扶傷擣路民生死無憾公之有德于民者
甚大至于葬營砦而師之芳者安給粮米而軍之散
者聚继揚駐兵殆曹六十餘萬石其在江陰通江者
亦餉以二十萬石歲師用宿飽而騰士歎公之有德
于軍者甚渥公曰非吾寔能乃上恩也歸美報上吾
其為士民先乃徧諳緇黄以居崇傣資盛供設俾各
以其教祝天子萬壽興衕疏起只尺天威亦民有尊
咸哀咸悚公又曰尊君親上然後興學古制也曷敢
不承暇日下車庠序礼祠先聖勉勵儒生餼粟饋肉
均得其養學舊有田多入于豪并公使各復其歸于
渥衣韋帶之士莫不欣戴菁莪樂育之恩越二稔公
持節浙右士吏軍民兒童耆老擁馬首願留公亦為
遲行諭以肅將明命固致宿留既視事声名不減治
郡時吴人之樂予加額曰吴属郡也猶幸被公之德
于無窮歲壬午春入覲過吴重臨學宫丁寧諸生學
不修且懷吾仇若費固得以葺故舊新丹雘如煥為
化學最政事教化可以並行而不悖矣自昔有大功
德者當世尊之百世誦之公之治民以襲黄取軍以

四八

李郭興學似魯僖對揚王命似召穆公寔足以裡當
今而垂後世盛美奉述非闕與欲邦之庶士相与謀
立生祠于學俾立武屬辞而刻之石學者有天子萬
壽之宫凡公之所以尽忠報国者無非為祝祈億萬
斯年之地吾道永有頼焉祠而祝之夫何懷立武義
不敢以筆陋辞欲援其寔而書之公名顒字子明許
人也至元十九年正月又日浙西儒學副提舉陳立
武記

長洲錢　穀叔寶編

寶祐鄉飲小録序

趙與𥲅

與𥲅曩守吳郡去之十五稔今玆復來大愧無德于民而風漓俗靡牒訴弗清竊亦為吾民病之言念此土有泰伯季子之化本以禮遜為同良心善性當不以今古間斷與𥲅幸得備位為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遜益愧恥䖏視事既數月會歲序更端思以禮屬民與郡博士賓佐議行鄉飲酒禮則曠弗講久矣于是參稽禮家蒐具儀物車術之與𥲅深惟賓主介僎禮之人也尊爵俎豆禮之器也升降揖遜禮之文也然此皆古先聖人至意所寓與于斯者咸因其儀節而思其本指大要使民不慢不爭興仁興遜得于觀感而和情消養于習熟而和順積以之尊高年敬有德孝于而家弟于而鄉忽不自知為王道之歸矣此今日區區行禮之意也禮成私幸鄙意或可有孚將使古吳之民日興于行而與𥲅亦與受賜得與民相安自托附于古循吏之後于是乎書寶祐四年正月十一日古汴趙與𥲅謹序

鄉飲酒碑銘

王槩

皇明既一四海乃大興禮樂以新令俗還古道為千萬世計惟鄉飲酒由近代以還蔑之有講洪武五年始詔郡國以孟春孟冬舉行斯禮讀律焉其時江夏魏公寔守蘇州奉詔惟謹既一再行之然尚恐未能宣上德意是以明年復考參儀禮以授經歷李亨教授貢穎之使與郡士周南老王行徐用誠共商校之且使張端及諸生相與習焉爰舍采先聖先師以孟冬之月吉日癸未行于郡學其大賓為前進士魏俊民介為先聖五十四世孫思侗僎為推官王芳三賓為范庭傚衆賓為孔允禮錢瓊等十有一人次僎為知吳縣事曹知長洲縣事張淇而樂正以張田司正以滕權贊而得人如此又特位三老人曰崑山周壽誼年百有十歲曰吳縣楊茂九十有三歲曰林文友九十有二歲皆形充神完行坐有禮老人而得其人又如此然後皆列坐八十以上者十有三人七十以上者六十有二人六十以上者四十有七人五十立而聽政役者百人凡在位者之子弟侍立者二十有八人主贊僎介之贊相爵尊豆籩俎洗之執事者皆其又別為教授位而吳縣教諭徐昺崑山教諭陳圭次之訓導十五人又次之長洲教諭周歙則以待其

父南老嘗執教論傳著侍其父上皆降而北面立合
鄉學及六縣弟子員之在者百有六十人文武僚佐
之在位觀礼者若干人農工商賈遠近之觀者又以
千計公年且七十而朱顏煥如獨出人表升降揖拜
竟日無倦而其子奉槃侍立進趍中度于是化明樂
和衆以大悅既而乃讀律衆復肅以聽皆曰　今
天子神聖擇吾人水火中而斯礼也吾身親見之幸
哉閱五日周老人還崑山公躬出婁門之郊再拜以
餞都之士女觀者又傚焉以為幸見且曰公于人之
父兄也如父兄然吾于吾父兄宜何如居子以是知
三
公之敬与孝与弟者蓋光ゝ如也且老人者生宋景
定中歷元百年而逮遭聖代意者天生斯老以待今
仁壽固已在百年先矣微公誰乃表之矣也居公之
野久病廢得扶曳以觀焉蓋曠世之遭也故為銘其
堂下碑曰於維皇上正此方夏爰稽我衣有事郊社
祀會朝礼作樂造亨神人既和及鄉飲酒維邦飲酒
萬方攸同俾孝与弟戴臻時雍穎ゝ覩公牧我蘇人
公有旨酒樂我嘉賓嘉賓戾止以俱以介公在泮宮
賓至則拜出祖東壁蓋自東房玄酒于尊房戶是當
有勺有勺寔彼爵矣再拜稽首獻且酬矣吹笙鼓瑟

而瑟而肅而閒以歌厥音犹ゝ有黃其髮鮐背兒齒
百有十歲眉壽曷已公拜而饋寔犹父兄何以將之
蓋有玄黃賓既樂只言旋言歸醉飽自公祝公期頤
我子我孫公之孫子公我父兄我孝我弟公曰噫哉
天子聖明天子萬年富尔子姓猗嗟蘇人今復尔古
我作歌詩以告來世洪武六年癸丑前史官蜀人王
彝撰嘉定二十二年癸卯知府事王建立石翰林待
詔文徵明書

○ 請鄉飲書　　胡纘宗

夫莫不飲也而飲于鄉者必高年有德者焉養老也
四
尊賢也先聖制之歷代因之我高皇帝嗣之其典重
矣夫賓主天地也介僎日月也三賓三光也四面四
時也其取象亦豈小哉代惟執事樹勳于朝施澤于
世遺德于鄉作則于家請與是飲于鄉有光夫衣冠
華上俊秀環集陳歌既和觴豆復潔我国家崇古遵
今之礼其惟執事倡焉敬效

蘇州鄉飲請賓書　對闕鴻值

夫鄉有飲尚德也賓有序尚齒也飲有遵尚爵也三
者備而礼成矣夫飲有衆賓也而賓主僎介其于礼
獨詳焉所重在賓在僎在介在主耳夫遵者尊也傅

曰鄉人仕至大夫主人籍以樂賓所崇而遵法者也
故自賓視之若主而非主也自主視之若賓而非賓
也是以遵至賓主偕降迎爲傳不云遵之不與鄉人
齒也恭惟執事引疾于家侍開于朝爲鄉大夫師表
而其爵又與公等主人藉以遵法而耴榮者其惟執
事乎敢再拜以請伏乞俯臨衆賓幸甚斯文幸甚

鄉飲酒礼詩　魏觀

倫序明于上而民孝敬生由来鄉飲礼是郎泮宫行
父老交相慶君王致太平遺文稽漢制多士集周楨
酌醴遵毛齒歌詩達性情灌声騰几杖雅韻協琴笙

五

俎豆隨豐儉尊罍事潔清鋪揚勤拜洗樂獻勉趨蹌
西北賓從義東南主受榮介僎分長次贊輔間耆英
階作殽升降門屏謹送迎四庭時合歲三讓月逢庚
子弟諸家暨生員以叙并周旋宮中節講習不踰程
整若垂紳帶當如佩玉玎威儀多可度耄耋廿餘名
雖老崑山叟平居畝畝氓百齡過十歲兩目且復明
流俗同觀感淳風喜遂更洋洋聽讀律亹亹念推誠
政乃存綏撫人其息鬪爭還家親塾訓務本力農耕
至道凝和氣殊恩簡役征鄙夫千載遇盛礼一朝成
猶藉斯文　殷勤爲作銘

姑蘇同年會詩序　范成大

進士科始于隋盛于唐本朝因之俗升者謂之同年
衣冠之好由来尚矣唐人尤重期集燕設之名亡慮
十數而曲江大會長安坊市爲平空天子至御樓以
覌當此之時通榜之士意義相孚甚厚否則有紫陌
青雲之訊本朝墨去浮侈但存聞喜一宴而爲之同
年之制則加詳焉既朝謝拜日集貢院奉賜第録黄
于香案列拜庭下礼畢更以齒班立四十以上東序
西鄉未四十者西序東鄉推年最長若最少者各一
人升堂長者中立南鄉少者下立北鄉春官吏贊拜

六

少者拜贊荅拜長者泊兩序皆再拜謂之拜黄東叙
同年所以明章风誼更爲叙事契奏曲之意最爲遠
矣士大夫寧得輕負此意哉然雲散異日相視如途
之人乎紹熙改元建瀨表起巖張元善偕使浙西始
以歲五日會同年之在吳下者于姑蘇之臺登臨勝
絕傾倒情素獻酬樂甚賦詩相屬州里傳寫一夕殆
遍好事者欲然高替以爲伐木之詩也起岩謂僕嘗
忝春闈属爲序引僕時位丁吳足數獨以親見諸公
胄名之起又知二使君能修舊好畧記圖司故寔以
代揚觶之辞庶凡號称同年聞风動懷增重名義哉

于雅道小有補焉非直爲一觴一咏設也二月望日
石湖范成大書
右碑今在郡學

科第題名記　徐有貞

皇帝嗣大曆服之三年命監察御史臣選提督南畿
之學政錫之璽書以行臣選既至乃敕知蘇州府事
前御史臣貞曰明主之于學政意亦至矣惟是
與王根本之地治教所先人才所出寔宜加盛于天
下璽書所諭教條謹已宣布惟中吳自有國百年
來歷科所第之士策名天府亮采
中朝熙績方岳

七

者于今爲盛然而題名之碑其猶未備非缺典歟爰
考洪武初科以下至于今茲凡蘇之士之登科者得
若干人並以年第先後次序其姓名而勒之石立于
府庠明倫堂之中左臣選臣貞謂臣有貞宜爲之記
惟夫科第之題名所以爲榮乎士亦所以勸乎士也
天子題之于國學所以爲天下之士之榮之勸也郡
使者与守臣題之于郡學所以爲一方之士之榮之
勸乎也然有爲榮勸乎一時者有爲榮勸乎百世者
則係乎其人焉若漢之董仲舒公孫弘皆以賢良舉
者也一則正誼明道一則曲學阿世唐之裴度皇甫
鎛皆以進士舉者也一則忠以衛其君一則奸以蠹
其君宋之司馬光王安石亦皆以進士舉者也一則
以義治其国一則以利亂其国方夫舉也各當其時
揚王庭顯天下其爲榮蓋等矣別乎曲坊正奸媢忠
利奪義時君惑之時人黨之且將以彼加此其爲勸
亦未必知所違也從至于世之既殊事之既變公是
公非既有定論所在則其人之臧否誠僞乃始判然
一以識芳一以遺臭一以傳美一以取訕一則爲科
第之光一則爲科第之玷以此視彼奚啻薰蕕鳳鴞
王与石之相遠哉是故榮勸乎一時者不足貴榮勸

八

乎百世者乃可貴耳雖然榮与勸在人者也非在己
者君子亦求其在己者已耳于是乎記

蘇州府儒學鄉貢題名記　前人

初御史臣選之至奉宣璽書布教條已即与郡守臣
貞協圖所以興學勸士者既集一国初以來甲科之
士之名而記之矣或以不及鄉試爲言于是又取乙
科之士之名將繼之記乃復屬筆于臣有貞臣有貞
嘗竊論之夫進士之科昉見周制蓋才德之成升于
王朝者也然惟以實論士未嘗以名設科科之設自
隋始唐宋因之以至本朝其制雖有損益而每加重

焉蓋兼明經宏詞對策諸科而為之有鄉試有會試
有殿試鄉試古之里選會試昔者考殿試親制舉自
鄉遞者乃分甲乙之科甲升大廷謂之進士乙列校
官或入胄監以需後舉謂之舉人在古皆進士也而
今分之曰甲曰乙由是世之待之或以上焉或以下
焉士之得之或以盈焉或以歉焉何也有科名有甲
乙一時称謂然耳豈萬世論哉臯伊孔孟何有科第
故未有科第以前不必論自有科第以來士以對亦
多以若濂溪周子若共城卲子命世大儒豈皆出于
科第耶其不由科第者不必論自其由科第者言之

九

昌黎韓子文師百世者也而其科名乃与張童子一
列考亭朱子道師百世者也而其科名乃在王佐榜
第五甲彼童子者固不足齒佐之學佐世亦無聞以
是觀之何者為甲何者為乙然則論士者可以科第
甲乙為上下視士之自處可以科第甲乙為盈歉耶
彼以為上下為盈歉者皆非矣先儒君子蓋嘗以為
非科目得豪傑乃豪傑由科目以出耳凡今之士以
是為出身之途可也以是為立身之道未可也夫惟
不以一時之名為名而以萬世之名為名者其庶幾
乎所謂豪傑之士哉是故叔孫氏之論三不朽惟立

德立功立言而已孟軻氏之論大丈夫惟居廣居立
立正位行大道而已臣有負于論科第亦云

蘇學十題叙　　朱長文

蘇學昔有十題曰津池玲瓏石百餘黃楊公堂槐辛
夷、石楠龍頭檜蘸水檜鶴足松雙桐是也或云蘇子
美命名然為詠莫傳殆有其名而無其辞也予頃至
學中訪所謂六題者其存者六而龍頭檜蘸水檜鶴
足松雙桐亡矣蘇學故南園之地南園者錢元璙之
所作也錢侯好治園林藂山浚池植異木充其中泰
久歸于國朝百年承平之間萬物茂遂得完其生厥

十

後割南園之其隅為學舍遺址餘木迄今猶有存者
而建學之後繼有培殖然間有為風霆之所偃拔卒
隸之所摧毀甚可太息夫古則已矣其存者當為之
珍惜因取六物又益之以多稼柏並秀檜新杉津山
復為之十題題各有詩以傳來者庶幾觀是詩而愛
其物勿翦勿伐則騶虞之仁行葦之忠見于學校之
間矣豈止孔則廟柏攄少陵之幽憤太清仙檜發旻
卿之奇藻好事傳推為之嗣音元祐七年壬申正月
十有四日許州司戶參軍充蘇州州學教授朱長文

序

蘇州府儒學八詠詩引　胡槩

蘇郡有學舊矣初在城東偏陋而隘宋范文正公仲淹始舍其城南之園以改建焉即今之孝舍是也平衍爽塏周廻三四里其内有勝處者八環于學宮曰南園曰道山曰泮池曰杏壇曰古檜曰來青偏曰采芹亭曰春雨亭茅未有表而出之者故其勝弗彰洪武中王汝玉先生由郡學入官侍從始為其門人給事中朱伯貞進而賦之詞辭雖足以狀是景之勝誠不媿夫古之作者也距今三十餘年而先生亦去世且久今年春雲中張敏以同知復官是郡公餘之暇始与郡庠二三博士進而和之者亡慮數十篇沖澹幽遠亦一時之盛也湖廣按察司副使陳鑑有識懼夫是景之久而湮沒欲劖諸石以永其勝且以示余夫蘇為東南大郡山川之形勝城郭之壯觀人物臺榭之盛與書之圖誌勒之金石而見知于天下後世者多矣閭雖一丘一壑之微可以登臨而賞者又從而紀詠之與遺性郡庠之勝獨不當于詞林者此非欺後也蓋有待焉者愚溪八景非柳柳州表而出之則荒山野水而已後世曷從而知其勝今是景之棄斥于圮墮沒于草莽者殆非一日一旦王先生出而倡之于前諸君子續而和之于後昭昔發粹而勝愈奇矣宜長篇短什之作播之遐邇而炳燿泮宮也使學若增而高景若增而勝人材之樂育于是者又當与之而增重勿俾是勝為戲游玩賞之具如是則蘇學之八詠諸君子之声光行當与柳柳州之愚溪八景共傳于不朽也是為之引　賜進士出身嘉議大夫大理寺卿廬陵胡槩撰

○○南園　蘇郡庠初並東城殊極隘陋文正范公

○○○有園宅在城南相地者云按地當踵生公卿公曰与其私于一家孰若公于一郡遂舍以建今學云　王汝玉

南園夷且曠水木凝華秀天開景明淑似見昔人情

道山　在學宮之右

閣軒道山下時登道山上昔人今在不日暮增惆悵

泮池　在論堂前

泮池深且廣綠水浸紅蓮輕風雨餘至演漾起潋灎

杏壇　在戟門之前

空壇有叢杏藹藹綠生陰清風何處起猶自聽鳴琴

古檜　在論堂前文正公手植者

古檜依堂垂曾閱昔賢植歲寒霜霰多不改青青色

来秀橋　太湖水東来由橋下曲折入學宮渠

流並西墻

石渠跨新漾源長流愈清何須滄浪水可以濯塵纓

采芹亭　在泮池上

高亭臨泮水綠芹生水涘長年時采擷列坐有青衿

春雨亭　在尊經閣後池上

閒亭對春雨窈窕來城陰初蔭千門柳復濡松桂林

南園　張　虔

南園古名地景物秀以清問才此樂育景仰范公情

道山

聖道本崇高題名茲山上易我登眺人遠由莫徒悵

泮池

泮水形如月清深生白蓮香浮花發處靈風起漪漣

杏壇

誰植壇前杏鬱若孔林陰青衿來濟、時聽倚蘭琴

古檜

嘉木老槎牙云是先賢植鬱、耐歲寒千年不變色

来青橋

瞻彼石梁下逶迤湖水清來游來歌者濟、皆簪纓

采芹亭

芹生泮池上亭構泮池陰采掇供祭祀春秋勞子衿

春雨亭

亭依好山畔霏微春雨陰已滋松柏茂餘潤及士林

南園　趙宗文

南園美風致嘉木含餘清誰遺育才地懷我千古情

道山

道山高可登平臨學宮上遵彼人共由仰瞻莫徒悵

古檜

修如左紐枝誰向學宮植化雨沐來深千年把貞色

泮池

水遶泮宮碧靜深宜植蓮雨來從化澤風動漾文漣

杏壇

希聖仰芳躅古壇存杏陰誰能不澄慮花底聽彈琴

来青橋

名橋著深意泮水涵玲清客有來游者芹香襲冠纓

采芹亭

芹香泮水潔采之向亭陰伊誰樂朝夕游歌有青衿

春雨亭

雨涵學宮樹雲生泮水陰英才已沾化餘澤沛儒林

南園　錢　紳

蒼〻林木秀森〻池泉清仰瞻學宮麗有感先賢情

道山〻

林杪見孤峯巍然碧漢〻我念昔人游登臨一惆悵

泮池

泮沼瑩以潔紅明闘夏蓮清風吹暑雨混漾生微漣

杏壇

古壇芳杏遶披拂多清陰春深碧苔合誰奏朱絃琴

古檜

老檜如蒼龍相傳范公植柯葉日青〻歲寒無異色

来秀橋

湖波入橋下水綠澄寒漪時有俊英者翩〻来濯纓

采芹亭

芹生泮池上香度古亭陰春秋薦嘉祭采擷多青衿

春雨亭

亭臨高閣後春雨常霑〻沾濡若聖化卉木皆成林

南園　陳孟浩

松柏圍池盛風烟地位清蟬噪兌球出府謹昔人情

道山〻

為山知幾仞嵯峨霄漢上登〻倚白雲瞻仰聊惆悵

泮池

半泓水清浅於泥新種蓮花時來賞玩披襟咏風漣

杏壇

杏壇絕塵鞅蒼翠圍綠食聖人去世遠無復坐鼓琴

古檜

參天幾千尺知是何年植偃蓋走虬龍四時蒼翠色

来秀橋

虹影枕溪水無塵撓其清晚晴浴新綠聊將濯吾纓

采芹亭

池上新亭好開軒面翠陰泮宮采芹子倚柱時披衿

春雨亭

好雨當春落閑亭盡日陰清声生泮水膏澤被詞林

南園　馬壽

精園郡縣地暢然有餘情昔人不可作獨軫懷賢情

道山

層峦何蜿蜒迥出雲霄上卓立儼在前澄心屡瞻悵

泮池

泮水清且淺惟產蒲与蓮晓日惜魚起晴紋散清漣

杏壇

修條洒新綠密葉敷層陰高秋動灵籟恍若彈瑤琴

古檜

在物非所重所重古人植手澤永不朽千年恒秀色

來秀橋

曲折通宮沼湛湛涵秋清壽吾斯文脈累世崇冠纓

采芹亭

踏彼香芹美叢生藹雲陰佳亭誰所構永以集羣衿

春雨亭

盡日跡還密方春晴復陰忽聞來遠嶠彷彿沾琦林

南園　韓陽

眺兹南園地山水秀而清范公創新學千古見高情

道山

十七

兹山何崔嵬迥出青雲上聖道仰彌高後學徒增悵

泮池

水涵半池碧中有君子蓮雨餘花更好微風動青漣

杏壇

壇前有嘉木盛夏多繁陰聞從二三子坐石鳴孔琴

古檜

范公建學宮兹樹親手植于今幾百年猶存舊時色

來秀橋

太湖抱城郭流入泮池清清溝架石梁時時來鳴纓

采芹亭

作亭泮水上芹生泮水陰采擷供祭祀青青來子衿

春雨亭

時雨滋品物亭開春晝芝往來無俗客談笑皆儒林

南園　張賀

昔人作醉鄉景物有餘清吟賞時覽勝聊以遣閒情

道山

聖道屢登山道大莫能上終焉不可見令人動惆悵

泮池

泚泚半璧水芹香似池蓮風動波成文悠悠散綺漣

杏壇

十六

寒水互來往傷焉嘆光陰昔人彤何在悲歌寫鳴琴

古檜

良材羨古檜雨露久培植會當作棟樑參天凝黛色

來秀橋

小橋通泮水水色秀且清雅宜歇餘酣更可濯吾纓

采芹亭

開亭臨泮沼窗戶闢蘿陰采芹不盈掬幽香滿青衿

春雨亭

空亭倚春雨絲窕生晝陰鈎簾坐聽處清風來泮林

追和樂圃朱先生蘇學十題有引　吳寬

泮池

半形循學舍一水轉松林盛矣來多士依然廣德心
陰橋方覺闊垂釣不知深此地名龍腦揚波願作霖

玲瓏石

奇特非常品來從建學前久為錢氏物中有洞庭天
輕比濤浮磬溫須玉出烟菱溪何足記想見狀頑然

百餘黃楊

歲殘霜雪後蕃衍弟兄同怙莫題李齊力難斷寸慈
厄多逢歲閏材短謝良工桃李紛如許終看上下風

公槐堂

家業連街上孤根寄學中名揚蘇子記陰覆魯侯宮
既久今何在惟高自不同曾沾時雨化多幸遇朱公

辛夷

莊周稱散木形狀獨離奇名在誰多識花開每及時
烏巢無可食虫蝕也須醫作筆應全誤紛紛落研池

石楠

泮水根常飫臨池路不遙須塘依曲檻愛護障輕綃
別種為交讓（香楠為交讓木）終年亦後凋有材非覆用斤斧免

山椇

多餘柏

新甫傳遺種吳門見後昆岩霄多直幹黃壤本同根
霜雪持高節莓苔接古痕三年非樹木十畝自繁陰

並秀檜

講堂前並立霜雪傲玄冥此樹今猶在常年不改青
雨來添秀色風動散微馨科第能相繼題名下有亭

新杉

生為松柏類不遂歲寒凋弱質蒙春雨高情薄紫霄
諸生沾勝馥巧匠待長條此日材當大初栽自宋朝

泮山

少小游歌地升堂步未窮移山元費力覆簣竟成功
狹徑埋芳草孤亭納暑風登高誇壯麗興學念文翁

蘇自宋有學景祐初范文正公來典鄉郡延安定胡先生為師繼之者為樂圃朱先生公既名臣二先生又良師皆一時人才造就遂盛于天下學故吳越錢氏南園也規制壯宏遠去市井山水之勝嘉樹奇石錯植其間宛然林壑也舊有十題曰泮池玲瓏石百餘黃楊公堂槐辛夷石楠龍頭檜蘸水檜男足松漢桐至樂圃掌教時已亡其四先生乃益以多餘黃楊柏並秀檜新杉泮山而十題復完今去當時已數百年獨泮池泮山尚在而講堂

前二檜彀部並秀若奇石圖有不知其孰為珍瓏
也寬為童子入學固不知十題之名獨見　國朝
士大夫詠學中諸景詩石刻然皆非十題之舊矣
比寬自在都再入翰林專掌　誥敕暇日得閱秘
書而樂圃集在焉見十題之作而先生自叙其前
尤詳乃悉次其題一過夫今之學連賢闢守屢加
興修規制益勝然所謂諸景又亡其三四矣況數
百年以前者乎故既和其詩復序其事庶其物雖
亡而其名猶存後世亦有考焉耳辛酉五月既望
序

新建蘇州府儒學石橋記　陳孟浩

蘇州府儒學宋范文正公割南園錢氏地之所創也
其地前後甚寬敞孔子廟居其東明倫堂居其西南
北臨通衢周圍繚以垣墻前建大門大門之南有湖
水通于來秀橋入泮池泮池建石橋直達于內門門
之裏有方池架木梁于中以至明倫堂為上官往來
之所士子迎送于斯然木梁年深被風雨損壞故屢
廢屢興而不一永樂甲辰秋孟浩來典教斯李視木
梁尚存而木朽危險不可復已欲謀伐石改作以利
永久而工程浩大未易集也洪熙之夏監察御史陳
侯敏始來按臨于蘇朔望行香于文廟孟浩因以建
橋事白之侯欣然曰此橋欲改作興難也乃先捐己
俸以倡作興蓋侯名德之重上至尊官顯人府衛有
司文武官屬下及豪商富民聞者莫不慕向之咸傾
輸財麕貨以為之助得米一千二百五十斛得錢三
萬五千二百緡乃市太石于洞庭之山徵善工而授
役焉命里之有德者老陸讓等五人與在泮生員何
維儒等勸相程督之先乾其池水去其中之汙泥橋
之下積沙以定其基布木以實其底設為七塡塡高
去水十有三尺橋之上立石柱石梁于兩旁中行甃

以甎長一百有二十尺廣一十有二尺用大石一千
五百片大小甎二十餘萬口傭工二千有餘經始于
宣德二年之秋落成于宣德三年之春而是橋完矣
美矣于是大理寺卿胡公槩為之記亦以泮橋名之
貳守張侯徹立石書之備矣而生維儒等再請記其
興作之始終費用之多寡橋之方廣長短俾後人知
其所自而不忘抑又以知其難成之功如此嗟夫蘇
之學自范文正公創造之後到今往餘三百餘祀其
設木梁之興廢不知其幾易矣未見有能伐石改作
之者然成是橋卒有待于任風紀者力振舉之擾者

令以從事乃克就緒孟浩任是李之責與所能焉夫何以措其辭哉雖然春秋之法所謂直書其事與文見意者也孟浩不佞敢竊取斯義姑述其昔日之興廢今日之改作某也倡與某也主張某也贊襄備記之謹歲月以貽後之居子云尔賜同進士出身直隸蘇州府儒學教授臨江陳孟浩撰

蘇州府學重修廟記

王鳴吉

吳縣學創自范文正公迨南渡悉燬于兵後亦稍稍復完元初兩浙都轉運鹽使宋侯虎以殿宇歲久頹圮出鋷撤而新之至正間監郡六十公亦嘗修飾是

廿二

皆知報本之遺急先務也今年春當陽張侯奉上命來守茲郡隸事之三日即躬謁廟庭而壞櫞歷歲滋久繪采皴剝頹多殘缺侯顧瞻徘徊喟然歎曰冠也幼學而壯行凡所以事居臨民者莫非吾聖人之教獨不知所本耶即以祿米募工塐采聖像四配十哲章服等威繪綵煥麗觀者為之竦然鳴吉遣與鄉校伏觀侯作新之美事固已可書然正殿像設采繪既完而兩廡從祀一百五位亦欲一新工用鉅顧緊能不率諸士君子体吾郡大夫之盛心而樂成之一日請于侯侯乃曰余去家萬里今得承祿惟歲時伏臘蒸嘗之外有餘貲但瞯旁節匱而已今先生是欲完諸從祀奚必衆財于衆也輒以祿米易錢得若干緡市丹堊給工費不踰月而告成吁賢侯已乎夫吳為周泰伯道義之邦禮樂典章衣冠文物甲于東南蕭然三代之遺風焉今侯又能留意于斈校重新廟貌遠欽明詔祀事云初觀觀素王南面之尊冕服威儀猗歟盛哉侯世為南陽著族崇侍其先居照磨官游廣海閩囯家于當今侯下車甫四越月而政事章章然公暇輒讀書竟日如也且柔不茹剛不吐民咸德之侯名冠士敬其字也官中順大夫洪武十五年歲

廿四

在壬戌八月初吉教授王鳴吉記并書

吳縣學記

施清臣

天地以理而位天理以學而明若稽僉古由內達外設版皆學所以扶植三極而為降衷之宗主也周備之我宋建之国于東南三輔之郡倚郭分學惟吳有之吳學肇端于景祐初自後兩邑皆附郡津吳最壯縣臺府蚪屹賦與祖簿左符終診文書程上者日有干牒雖強敏者救過不暇奚暇以教養為急寶慶丙戌永嘉趙侯埜替是類材鳩工鍊細大畢張一日謀卻費合選寬卜勝宥吳坊之近城有數府遺業買之

良田置藝相址層峯峙西津流亘東貢闈都左客館
規右谿然形勢之環合是時飛廉振林文偃虞麓杉
松杞梓不索斵獻自尚匠至崇成役匪淹期爲廣厦
四十餘楹外聯四齋中敞一殿從祀有象講習有堂
遊息有亭凡什器備焉寔紹定初元也其閒以庠養
士以田制食司寇林公介先從公產五百餘石續衣
吴公渊守符鄭公庶博續添一百餘石前美後裕輔
教思不窮之良圖又閱十有六歲嘉熙庚子宪陵魏
侯屬意學事支傾風雨之飄搖提綱歲月之湮墜鳩
田畝于鐫刻汰浮冗于實石有養兼有教先是隸之

佐廳吏借影私長屬不相雖何逮更鄉官舍遐爲之
範模里彥文行爲之領袖郡邑縉紳士皆德之嘗
請辞記不敢爲今謂磐石久矣與文何以詔往況不
容已輒爲之言体其則虎籍宰慮遠則植立耐乃經
營是奉者也志續則其用耕婁隄則其傳壽乃維持
是學者也原民生而俾遂民生之敎寔寓有司而不
負有司之法度乃訓迪是學者也趙侯霸來莅官置
犂供粒百須均足以爲善教之地經營國難而維持
亦未易親公值多艱之時性德不給由後紹前所以
扶植教法者心腦契絕出情視續邑之見而侯致力

于學者豈欲群居諸子始以誦說而來發以利祿而
計要遺伊洛下學上達之妙充朱張切問近思之端
訓朝迪夕希聖希賢倘或外騖辞溺㢠浮過眼風花
之不留好犢虛説旋踵霜雪之非實苟而已矣孟軻
氏云人倫明于上小民親于下即理也豈不与天地
並札趙侯善瀚壬戌進士遺愛去思魏侯廷王輔政
世家載美相濟新池陽校官孔君煒璧海前郎今主
教席淳祐三年立夏節日朝散大夫新判湖南路安
撫大使司主管机宜文字施清臣撰

吴縣重修學記

宋 王極

姑蘇六邑吳長洲棋附于郡襟山帶湖地土肥衍而
多秀民歲大比登民貢籍者率爲六邑最蓋士賢則
務本而好學理固然也吳舊與學宮紹定初改宰邑
者因歲可支始度城西之隅貢闈之右創爲廟宇齋
廡備具閱歲久棟撓牖頹過者弗肅淳祐七祀會稽
趙公寔來祗謁于庭惕然加怛顧而嘆曰昔賢所館
雖一日必葺墻屋去之日如始至况政化所自出庸
可後乎于是發藥爲垣牖六十餘丈内外既限徐僦
工聚材爰葺爰址由廟殿而爲門爲軒由講堂而爲
廊爲序爲庫庾樽廚凡棟楹桌桷之腐黑撓折蓋瓦

紱[illegible]破漫漶者皆除治而更新之廟宇森列有嚴有[illegible]又以餘力造祭服祭器齋庖床幃百用且備不三月爲群士之占籍者正業有所周從有序游斯息斯賦服公勞既乃躬率執事弟子員与器用備行釋奠礼竣事合辭來請于極願述歲月以紀公績極學術荒陋曷克承諸君之命然思其端本之學徹功利說勝世之從事者方以標功爲術以急功趨利爲能奉行執牘若不暇給視政化所自出如孟子設仁義于戰國鮮不謂迂濶于事有賢令尹能卓然与世異嗜慘、予此是知政所先後非予所喜聞而樂道哉

古之長民牧爲先政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國有學考之周制五百家爲黨二千五百家爲遂則古之遂猶今之邑是通天下皆有學猶以爲未也上而天子又立四代之學外而諸侯亦立時王之學誠以六德六行不可一日不存于人心故也士志于學皆知樂士爲勸功尊君而親上逮周之季分位日替而礼義之俗而能扶国脉于長久推其由來根本在是然則崇教美俗爲政先務謂之曰迂可乎哉趙公名汝祉安化郡王之曾孫好善而裕于才肆邑三年政尚安靜是侯也費緡錢萬七千有奇皆出于廩用積餘故功成而民不知是尤可紀者淳祐十年三月既望大中大夫寶章閣待制小溪縣開国伯食邑九百戶賜紫金魚袋遂王極記

重修學記　于文傳

事有緩而寔急者學校是也自泮宮修而頌声作絃歌闕而道化行其來已久昧者顧以錢穀訟獄期會簿書爲先務吁抑末矣初姑蘇凡六邑吳長洲附于郡按邑士之占籍者亦附肅于郡庠宋紹定初吳令趙君善瀚始建學于郡城之西越十有六紀覩居庭王常葺治之事見舊刻内附以來及百年屢修屢壞豈釋置肘其傍嚴城壁其後空濶幽閒勢不能支又郡柳蘊土木之工者因陋而就簡郡至正七年六月縣達魯花赤馬侯祖常吉至顧瞻徘徊慨然曰傳云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今殿廟猶傳剥墻屋頹圮則其教養之費不問可知吾敢肆其責焉盡亟圖之然未有承其事者明年春侯被檄而出至秋乃還先是缺教授久俾郡學録侯如晦攝事遂以侯之意詢于諸儒有復于侯者曰當建學之初官畀田數百畝賂士卒皆膏腴後之可出内者相与爲奸欺削其租入之數以取賂于佃人謂之減額歲久弊

滋所減者殆半李計之不充以此識以俟之賢明復
之宜興雖吾党荊邑庠與補事功願以月給之粮輸
于公以助不足可乎侯聞之喜首捐己俸為之倡時
縣居成克晁丞文買聞誠以充合徵之秋乃命稽田
籍復租額移有司徵之歲果倍入而宿弊遂除其寒
士之老于文學者月給粮如試士皆悅服于是撙費
蓄財若治私第九年春興事庀工選吏之練歷愿謹
者董其役門與殿堂齋舍危庳悉新之更塑文宣王
四國公像繪從祀諸賢于兩廡復慈湖楊公祠于學
之西偏舊以溝渠未立水雨時至則潢潦浸淫于庭

廿九

廡間乃浚而深之甃之以石其長百餘尋引而注之
通津既久缺以周垣扉以閉戶而宮墻廢然復以餘
力為屋若干楹以居教官凡皆為經久計必堅必完
視昔有加不期月而工畢諸儒相謂曰侯之于學勤
亦至矣不可以無紀因侯居而請記于予予曰馬侯
于吾為契家吾知其人久矣是固宜書且吳為東南
望邑地大物衆素號繁劇侯優為之而能留情學校
如此可謂知所先後矣不寧惟是立社學一百三十
餘區積常平穀二千石門絕私謁庭無公訟廉蔑古
循吏之風侯居不以捐官家之而忘其事是亦可嘉

然學校修矣諸君子所以自修者宜何如予嘗忝教
誠邑能無言乎昔人有陳其東焉邱鑄示諸生者以
為稽古之力議者猶或非之科舉云乎哉孔子曰古
之學者為己千萬世之格也諸君其可不勉以答賢
侯之美意衆曰唯侯字元章予同年馬公伯庸之從
弟也由胄監釋褐同知陝州以選為今云嘉議大夫
礼部尚書致仕千文傳撰

吳縣修學記　　陳基

平江屬縣附郡城者二縣皆有學而今三皇廟寔宋
景祐間吳縣興學宮舊址也其從今郡城西賓興坊

三十

廟序齋庖凡四十餘楹則始定初縣令趙善瀞卜焉
淳祐之際縣令趙汝證更繕完之國朝混一郡縣通
祀孔子而吳縣學至正七年達魯花赤馬祖寓嘗一
修葺十九年縣尹張經斷石作靈星門甚偉而廟學
更十餘寒暑摧圮就壓榮未遑有植其仆而剔其蠹
者今縣尹楊侯由行中書掾史以閫敬亮達選為是
縣甫下車即謁先聖先師環視內外慨然以振興為
己任領教官方庸席而李康告置且久違鄉貢進士
吳興莫牧客吳郡侯雅知其賢因折節以學事委之
適時多故民衆于力役侯從手于百廢之餘計未知

所出間為牧曰吳民雖困弊苟以義勸之宜無不用
命者吳父兄宷侯意所屬咸奮曰吾侯為政始知所
謂後先緩急者乎夫礼義之可以為国也久矣今侯
不鄙夷吾民而欲以礼義當之甚盛舉也故宋太
師魏国文正公九世孫范廷珍等率緡錢合五千有
奇為修學費禾幾縣之浮屠氏靈巖寺住持净標等
謂其徒曰我与儒者雖異師然衣其食焉日与編户
之氓俱以十一之賦溧于縣幸天惠賢侯非惟編户
者有類吾徒亦宿有怀利焉彼編户者不敢自愛其
力以佐侯興學吾等獨敢私愛其力乎亦相勉以贊

三

若干緡來助侯曰吾事其殆庶幾矣乃擇縣曹勤練
有幹局者司其出內侵辰入署縣事退輒至學親校
百工惰勤以程督之中為文宣王廟後為明倫堂旁
為兩廡為齋廬規制大略悉遵紹定之舊而其以壁
撤廢以直支傾材必自工必良視為侯所修或有間
矣其圍之而為宮牆覆之而為管閔者補之陋者
丞之埋坑者填之使家夷之使平其井甃之浸漶者
飾而新之兩序從祀先賢之像剥落黯昧者更繪而
神明之于是上棟下宇內垣外墉尊者益邃以嚴卑者
蓋完以好入其廟儼乎其有臨也升其堂肅乎其有

容也師生教養秩乎其有序也經始于至正二十三
年十二月壬寅訖工于明年七月甲子既竣事侯率
僚佐行釋奠礼退集師弟子員講六藝之文因嘆曰
吳為縣地方百里學宮与縣治俱處郡城而境內之
人散處山澤其不得以朝夕肄業于學者亦多矣乃
呼其父兄而告之若曰吾欲俾若里有社、有學、
有師以教若弟子可乎皆應曰諾居亡何百里之內
絃誦相聞口誦詩書身踐儒行者相屬于道鄰州吳
江之民曰異士龍者而慕之割私田九十畝有奇來
歸以繼廩稍于學侯亦再之拒也訓導鄧德基黄本

三

疏其事請書于石吾聞學校廢興視守令之賢否此
古今之確論也承平以來為守若令者不暇奔于期
會則懷劈于賦斂鞠躬于簿書蓋八十年于此矣其
不以文具視學校者幾何人哉及天下有變向之所
謂敝奔懷劈且鞠躬焉者卒莫知所以救之楊侯起
家為材椽一命縣長吏當百戰創痍之後視承平所
不暇者若可以少緩矣而侯頤汲、焉束帶詣學正
色一呼應者如響而異端之徒鄰州之民不謀而至
者恐後礼義之足以感人也豈若是方是時郡守馬
君以師帥之職綱理乎其上楊侯以縣大夫与丞鄭

聊準王造典史舒昉刘惟志勸相乎其下上下一德求學校之興不可也使凡職守令者皆知不以文具侍學校而長民者必以礼義先天下而天下有不足乎者吳楊侯為縣未及期月而善政類此者不一而足以不繫于學校故不書侯名奕字好德鄱陽人、董是役者縣曹史朱師顔李文質沈元祥學吏樊慮龍也至正二十四年五月辛巳通奉大夫、內史陳基撰

吳縣修學記　吳　漸

昔者三代之有天下也文莫備于周而太伯寔啟之

教莫盛于孔子而偃寔師之自泰伯以天下讓而吳為礼義之邦自言偃北學于聖人而吳知有聖賢之教由周而降天下未嘗無亂也惟吳無悖義之民由漢以來天下未嘗無才也惟吳多名世之士雖歷千數百載而大伯言偃之風至于今不泯也噫教化之感人心而善民俗也如此州縣自隋唐始有學今吳縣學則自宋紹定初縣令趙善瀚始改築焉其增廣齋宇而充拓之者則前邑長馬居祖寔斷石為外門而規模宏壯者則前縣尹張經也當兵革屢興殿廡額圯齋舍狼籍及吳既歸職方知府何質首以興寧

學校為務屬司承事罔敢弗虔前知縣蔣君玉、汝圖繕完而去職不果知縣事肅南曹侯文綱甫下車進謁學宮顧瞻咨嗟乃與其丞趙君卒初嚴君瑄主簿花君景新延君壽典史夏君允各捐其俸入以作經費俾縣吏陽文英吳裕董其役凡殿庭門廡扶顛易摧飾以堅緻繚以周垣内外完好復繪從祀像丹青煥々視昔增美于是講授有齋弟子有員自經始至畢功凡六閱月工師告成釋菜有日命攝學事周敍訓導范明大述其始末屬漸序之漸故為吳諸生知吳之可以教而天下士以吳為泰伯之故墟嘉吳人

之不悖于義生其人民既元之中則其礼義之教既已白矣今縣大夫又為作興斯學以為成德達材之地則凡為吳民者其父兄率其子弟起事而赴功以服侯之令其為士者修身踐行思用以名世以無負聖賢之學是則所以報上德而善民俗者得不在于斯乎故因諸大夫之請敍推本泰伯言偃之所以被于吳人者以記之庶覌者有所感發而興起也承事郎太常博士吳漸撰

吳縣學新門銘序（此文乃鄭元祐作）　盧　瑢

天下郡縣學莫盛于宋然其始則亦由于中吳蓋范

文正公以宅建學延安定胡先生為之師文教之事
自此興焉若吳縣學李宗諤圖經云宣王廟在縣廨
東南今三皇廟故縣治也紹定初水嘉趙善瀚始建
學于郡城西南之賓興坊去姑蘇驛不百步其廢置
遷易頗可考矣宋以杭為行都中吳乃二輔近地縣
學宜大于郡邑然負城隅萊于地势蓋甚廹窄更宋
迄今累経完葺記刻具在至正十九年郡守海陵周
侯仁縣尹丹陽張経皆已興學為己任增學之外門
日就廢壊乃始琢石為庭與楹上象日月堅緻犖峭
翼以垣墻繚亮宏敞称其為子男學宮之門儀學臮

山廬龍及學之人士咸謂縣之有學久矣未有以
石為門者非二侯致力與不及是也遂為之銘其辭
曰吳縣有學由宋始完宋社雖遷學宮則存維學有
門聿嚴啟閉月涵就蘭蓋已歷世郡守周侯近古遺
愛張令佐侯民所共戴琢石庭楹新作學門石質如
玉字尹温潤木易蠹朽石堅斯久何莫由是以啟其
鄙勒銘于兹垂特訴言來游來歌永矢弗諼至正十
九年歲在乙亥五月壬辰盧熊撰

吳縣儒學重建記　楊榮

蘇為東南望郡吳縣蘇之望邑也儒學為一邑之望

而或施教無所聽仰不称甚為政者得不究于心乎
然興學誠重改作大役也舉大役而使勞費一出于
民其得無怨嗟之声而克底完美者乎若夫知所究
心事底完美而不動声色得不难其人乎吳縣學旧
在城西南隅賓興坊其地卑隘廟學皆簡陋旁逼軍
营喧襍相接春夏水潦四集墻壁傾仆講習常輟邑
郡之長貳暨師生往往與慨欲遷改之而未有能當
其任者宣德七年工部右侍郎廬陵周君忱奉　命
撫廵東吳諸郡偕知府豫章况侯鍾同謁廟學見其
不称因協謀更造之得隙地于縣治西南視舊學地

廣四倍高爽平曠衆咸謂宜既居其其事得請于
朝二君復相与議曰是役不可重費吾民遂計郡之
諸倉歲積羨廩得五十餘萬斛米可五千餘石凡材
石陶甓之費匠作力役之需悉于是取給而一毫不
干于民復擇耆民王信等董其事經始于宣德九年
冬十月訖工于明年夏五月以日計之二十三旬有
奇成功速而人不知其勞享礼有殿講肄有堂藏書
有閣宴休有亭以及門廡齋舍庖湢各以序列通為
屋以間計之二百三十有餘材用堅而人不知其費
其既成也父老嘆曰廟學不称久矣一旦更新于数

百年因循之後而不以病民庸之積屢矣昔也不假
盜于吏昔則屠化爲埃塵今乃成一邑之偉望何其
善也既而教諭李讓等具其始末走書京師求予記
惟學校王政之首教化之源也我　國家　列聖相
承興學育材六七十年于茲矣校庠之盛振古未有
是以絃誦之聲郁郁渢渢溢乎遐邇而賢才輩出俾
贊鴻化後先相望亦莫不由良有司欽承　德意以
振作之然其改作有方若吳縣之建者亦不易得也
二君子信爲善于究心者矣來游于茲者尚知力學
求道篤志勵行期不負　聖明造就作養之仁將見

效用于時垂芳于後以爲斯學之光則二君子之用
心亦必傳諸于無窮矣是爲記榮祿大夫少傅兼工
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知制誥　國史總裁建安楊
榮撰

吳縣學祀田記

彭　顥

釋奠釋菜所以礼先聖先師者故有天下者必立學
以祭其先聖先師自孔子殁天下皆尊以爲先聖又
取顏曾而下配焉以爲先師後世無以易也然釋奠
有樂無尸祭之畧者也釋菜無樂則其又畧也　國
朝修礼與學垂八十年春秋釋奠遂以著令而釋
菜之礼則未領行焉姑蘇南京畿内大郡而吳爲附
郭各邑皆立學置教官生員而春釋奠則隸于郡學
也邑李解在西南城隅宣德甲寅巡撫侍郎周公郡
太守況公咸以爲湫隘非育材所乃擇勝地遷而大
之乙卯夏落成二公謁廟行釋菜礼周公嘆曰古者
士之見師以菜爲贄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礼其先
聖先師今郡學春秋行事皆釋奠之礼而邑學落莫
無以將敬甚非大夫士見師之礼乃命月朔舉行使
敬有所申人有所瞻仰因以識古礼之復行歲以爲
常正統辛酉邑耆民王思信許均美以爲是礼之行

可謂復古矣然費用之出資于有司恐非久遠計乃
白于邑令永嘉葉侯願割自己常稔之田各入獻有
司名曰祀田歲入米三十餘斛以其所入給其所用
則歲有所賴而可傳永久請以教諭隸籍代主其計
而時其出内乃嘉歎稱獎而下其田于學焉初邑學
之遷建也思信均美奉周況二公命以董役當時有
上言侵擾之者非況公獨任其咎而責成于思信均
美幾何不至于垂成而廢哉既而殿柱有朽壞者基
址有低陷者又白況公倩匠修整及作興賢狀元二
坊以激勵學者又捐己田以贍祀事豈易得者哉昔

范希文捐別墅以建郡學又割膏腴田以養士類今觀思信朐美之賢識趣向雖不足以比擬希文之高明正大而其惓惓崇學之美意豈不庶幾希文之萬一也嗚乎世之人家裕而財豐者非醉醲飽鮮以養口腹則供佛飯僧以徼福利孰肯盡己之心捐己之有以崇重學校以黼黻太平者乎是不可以不記乃爲記其事使刻焉教諭泰和彭穎記

吳縣修學記　　吳寬

蘇乃屬縣惟吳最古之隸縣皆有學惟吳縣之遺爲近蓋學初僑于西城甚陋宣德乙卯周文襄公廵撫

吳中與知府況侯始遷于今昇平橋東可謂美矣然人僅以爲有可改作者門偏而不直亦前令仍舊皆未暇及會監察御史海陽吳君一貫廵按至諸生言之君以爲宜于是任丘鄺君璠以進士來爲縣政令既行歲適大熟曰此費不甚因與難者未幾規制端整徑亦不迂而學益美矣君又以校官宅合填塞門內而藏書閣後有菜圃復築而遣之學前舊有隙池獨缺其西南又購居民以廣之至于跨池以作梁臨衢以樹表凡所傾壞無不修治弘治丁巳春功既訖教諭李仁訓導熊永昌甘澤率諸生來言曰願有記

也自予家居二年見鄺君爲政精敏若修學特其一事耳然人又以改作爲勞民而以仍舊爲省事者蓋出魯人爲長府之說也夫長府之制釋者以爲藏貨財之所當時改作或病其卑隘而欲新之未可知者若然則以利爲意而剝削懷奪之患必不能免此閔子所以止之而孔子所以是之也如學校之設聚人才于斯明人倫于斯自昔惟患居上者不之務耳蓋鼓舞振作使游息之士感動其心自有不能已于學者此正教養之機也吳君克持憲体固不妄舉事者否則鄺君亦有爲我故記之以示後人吏部侍郎吳

寬撰

瑞蓮詩有序　　劉鉉

正統四年春三月預吳庠生施槃廷試既擢爲天下第一蘇人之闔者咸欣躍稱賀初吳學在西城僻卑隘陋爾于師生升降周旋規制弗稱郡侯況公鍾遂欲卜遷去其學東北一里許徹廢第建之遣侍郎周公忱廵撫來蒞共協其議歲乙卯夏四月學甫遷是秋學之生伊佩遂中京闈明年第進士人咸以爲遷吉所制戊午夏蓮生泮池忽有一莖三花之瑞人又以爲文明之兆既而學之生中京闈者三人曰周郁

張瓛施槃而蓮之兆驗矣及今狀元果出于是吁不
可已乎按郡志宋淳熙間黃由衛涇相繼試為第一
迨今將三百紀而第一者始復見焉故自邑大夫以
下洎章甫逢掖之士僉曰四海之廣英俊之衆而文
章之冠者獨在于是且學舊于西城僻垂幾百年今
始遷新卜不五載而等倫之魁者即出于是夫豈無
意於實由二公作興以義勸導以德而一時同事者
皆克副　國家養賢之意故能致夫若是吳思所自
乃于夏四月初十日具牲釋奠先師事畢則張庠舉
觴以為郡侯慶且以為斯文遭際之榮而增光于鄉

邦之賀于是歌風雅之辭合工樂之音所興若皆克
然而有得時溍倡者蘇州衛指揮使謝欽通判潘叔
正推官方矩暨趙中吳長二縣知縣吳復縣丞吳
清王本正郎昕主簿陳琨舒勝馬騏判福典史王平
教授何澄教諭彭韜蕭秉訓導丁鴻陳賓王信種房
張素宋楷郡人刑部主事趙倫監察御史都華共二
十五人翰林侍講劉鉉聞而喜之賦詩以紀其盛詩
曰　聖皇嗣位四載春禮明樂備文運新宵旰求賢
方側席英髦群起來充賓南宮會選魁上第施居少
年富才藝虞廷俊乂欲爭先成周多士應堪健大廷

廷敷對帝臨軒三策天人經萬言殿前敕賜聞臚唱
天下名魁識狀元狀元今是東吳客吳庠舊在西城
陌前當通衢含卑洒後抵墉陴地湫窄郡侯方國重
徙遷亞卿來視亦云然今丞程嘗度並吉其材除地
河之堧堂閣門廡總堅緻文廟高明更弘邃一庭芳
草自生春三朶池蓮發嘉瑞、蓮多賭人詩奇吉兆
先占衆所知兩科疊出多魁天與賢才佐盛時宋
朝黃衛世散美三百年來今復見還望祥雲綠色凝
況有魁星夜光炫郡人咸誦我公能學校人才屢作
興事堪追古寧多讓常衮文翁合並稱仙郎已步瀛

洲衆喜有先声到鄉里身榮實屬新袍笏輝耀家邦
舊山水共思報本卿儀誠釋奠先師具特牲酹餘請
為郡侯壽滿堂陪飲齊簪纓我嗟人勝地亦勝盛事
欣逢發歌咏送和菁莪律水章庸為　朝廷得人慶

吳縣學進士題名記　　吳寬

後世所謂進士者其實做乎漢其名取乎周其源則
出乎唐虞而已唐虞之敷言著乎舜典周之論才見
乎王制漢之對策載乎班史其言燦然皆可考見自
漢而隋而唐而宋而元蓋以文章經術取士、由此
選者高言乎天道卑言乎人事近言乎華夏遠言乎

夷狄若性命道德之與教化風俗之机綱紀之弛張、
礼文之因革人才之進退吏治之得失以及兵戎田
賦刑名水利之類凡國家之大体當時之急務上所
欲聞今所欲為者一日之間立乎殿陛之下搦筆伸
紙隨問而對其言直與諫也存乎士而士之志君之
德皆于是乎見則世道之升降亦于是乎見矣　國
初右武事上民功士之出為世用者不限以科第至
于永樂紀元民庶且富文教大興　龍飛初科取士
數倍于前一時縉學館閣試政方州者多其人至今
言進士科者首称之盖　文皇帝所以鼓舞一世磨

四三

礪天下而為此盛舉耳迨及宣德正統間士益向風
争相磨濯懷抉以起以至于今如星列雲族煥然以
相輝霞然以相映人文宣昭而天下化成矣吳為蘇
古縣、有學舊在府門內宣德末北徙一里而近後
四年當廷試其進士第一遂出吳學邑之人雖然詳
曰是地之利也四方傳言以為奇事有識者則疑之
蓋王者必世而後仁豈惟仁哉斯文之興亦然周之
文歷二代而後盛　明之文歷累朝而後盛其時之
久近世之疏數不同其理同也故使其學徒于百年
之前欲科第之盛不可得使仍其學于百年之後欲

科第之不盛亦不可得此世道氣運所在未可以淺
近窺者不然木之移植纔數武其柯葉之蕃茂者天
乂人力深而謂尋丈之土異宜可乎進士例題名李
官于是教諭汪君洋訓導潘君遂閆君福相率言于
縣令張君鳳壽又言于提學監察御史戴公啓宁劉
公昔曰宜如故事乃集洪武甲申以來自沈達始得
若干人次第刻之石而虞其左則有俟乎將來者翰
林院修撰吳寬著

吳縣學鄉貢題名記　錢溥

國朝取士舉于鄉貢升于礼部而策于　天子之廷

四四

為進士部成周命鄉大夫賓使行道藝二年一貢賢
能之書于王王受之而登于天府之意也及周教衰
多離士多標出之途其後科雖從于漢唐然皆靡然
詞賦而興復考素行之原詢鄉曲之譽者矣欲我
皇明居師富內而取士之制首革詞賦惟試以經義
俾以古制策以時務為三場近又設憲臣察士以撰
行為先雖文為後始受牒以進蓋猶不失成周鄉學
里選之遺法也噫士由科目進者烏可不知所重哉
南直隸自洪武甲子三年大比于京府恒以蘇為盛
蘇之士由吳縣起者項背相望發解三人擢掄魁

者一人三試有錄太學有　足震耀天下而斯闈未
有獨鄉舉題名未立蓋至于今甲午三十有一科矣
豈不有待于賢守劉公汝器之來乎公由內臺守蘇
慨然首以興學為任乃召吳令張侯鳳審曰鄉學無
記前無可考後將何勸焉乃奉命惟謹亟伐穹石達
庠生顧頤光金茂以文請余意吳士視設科以來已
載于石者前輝後映固足有可法者然當未載之前
尚有可法者乎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陸敬輿也
先憂後樂以天下范希文也二公皆偉然三代人物
似未足以唐宋間科目論者士凡志于用世與不以
四五
二公為法況与我皆吳人而不取以為法我法乎今
者科目可以佳其法乎古者功業足以名世垂後〻
法乎今猶今法乎古也士不可以自量我劉公与張
侯皆起　進士而、所當法者相　立石而為後
來勸尚有　于斯意之外者乎學士錢溥撰

吳縣學射圃記　王鏊

鄭侯璠治吳縣之三年適新學宮直迴正衺闢隘抗
卑門堂庭廡煥改舊觀而射圃仍在學之西偏湫隘
偏仄下無以周步武上無以崇揖讓頗甚病之會考
績述任謁于文廟顧瞻其東厥有町疃閒之曰某氏
之棄地也倍直償焉爰始經營有攘書致者曰吾長
洲之懷恭也而有地焉鄰吳李宮闈侯崇學右文歡
下執事獻諸侯歸之直不受于是得地衡五十弓
百步乃始作亭曰觀射賓主有階抗侯設豐洗水
罍斝莫不有所于是學諭李仁等來言于予求記其
事以示後學之有射圃非曰不忘武事也蓋亦學焉
而其禮廢久矣其儀雖具于儀禮顧未有舉行之者
往時天台陳公選以御史董學政于吳始命而生習
之大江之西得其儀以還俾諸生載時肄之基于是
寔備衆耦之木楨觀周旋揖讓之盛于〻翼〻似勞
四六
也而甚逸也似逆也而甚莊也聞學之餘于是游焉
息焉揖讓焉獨非學乎凡有傲漫乖惰之氣矣自入
焉蓋非惟可以觀德也又可以養德焉者故曰仁者
如射又曰射有似乎君子今陳公去吳久甚亦窮
于　朝且三十年不知吳下諸校其射儀尚猶昔乎
抑有異于彼者耶鄭公修政之餘力能加意于此故
為記其成于石使後之人知古禮之訣而幸存者固
陳公是賴其賁而敎之廣而續之其禮久而不廢者
鄭侯之力也

慈湖楊先生祠堂石刻

慈湖先生文元楊公嘗就養吳學者思弗忘立祠縣之學嘉熙庚子門人青田趙與𥳑以郡守兼淮浙發運古鄮陳塤從臾刊擬敬睹遺像崇飭一新孟夏丁未合黎鳳安全禮楊遠永嘉葉　金華汪真卿麗水胡宗臣西安劉銳於潛何九華合沙葉拯佐吳興畢衢以官僚來門人為僚者會稽楊瑾龍泉張然里居者新沿海制帥何元壽天台陳鎧申自太學來咸相禮宜教郎知平江府吳縣主管勸農公事兼軍正胡宗臣立石

長洲錢穀叔寶編

長洲縣學記

俞　校

古者比閭族黨莫不有學今環百里之地而為縣詎可缺與按吳郡志唐置長洲縣迄今三百餘年而學不建宣簿書期會不暇俎豆之事宋之閒與景定壬戌詔縣增主學用至儒教宋居楚材寔在此選至之日乃嘆曰官以主學名居無廬士無廩師侍席不講惕然以惧鄉寓劉公震孫列其行于郡即近縣廢寺為肄習之所士不問遠近裹糧而來旬有講月有試考德問業于此可觀宋居又惧無以繼乃裒俸餘與束修之入請于郡因寺建學以惠悠久大守陳公均親來相度指前一塔巋如文筆碩而揖曰此天相歟于是徙佛像于他所宋君遂與諸生經之營之斲者斤者亦各自獻其藝由禮殿至學門煥然一新齋舍庖湢廩不具備起于乙丑春成于丙寅夏民有爭田不決前守撥充養士且上于朝會召入李公鏞來守是邦悉令歸之而士有所養宋居之志亦少舒究矣屬予記之辭不獲請益力夫教亦多術矣孟子吃緊誨人處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蓋人之

所以灵于萬物者以其有是心焉耳是心雖依血氣
而生而一點光明具衆理應萬事未有觸之而不動
感之而不應孩提之童莫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莫
不知敬其兄是之謂本心物交物引之而去此心放
矣從耳之欲而好婬哇從目之欲而悅紛華從口之
欲而飫肥甘鼻之于臭四肢之于安佚亦莫不然若
放而不求流而忘返放僻邪侈無所不至而一點光
明未嘗泯滅反而求之心在我矣是故出入無時莫
知其鄉一息而遊堯舜之天一息而淪盗跖之淵聖
狂之分求不求耳然此心之放亦豈俟于形者哉有

二

所忿懥有所恐懼有所好樂憂患而不得其正皆謂
之放人能於日用之間每事省察有不善未嘗不知
知之未嘗復行顏何人哉希之則是嗚呼孟子之所
謂求放心者豈知釋氏死灰槁木付此心于無所用
哉自吾惻隱而推謂之仁自吾羞惡而推謂之義自
吾辭讓是非而推礼与智無不盡矣舉斯加彼可以
參天地贊化育此君子所以大過人者善推其所為
而已矣矧今撤緇塵而啟儒宫立師道而新士習同
堂合席相与講明當何如哉始而省察以存此心之
全体終而充廣以達此心之大用庶乎可以為士矣

是又宋君之所深望故併書之咸淳二年四月朔朝
請郎权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公事節制澉浦金山常
州江陰水軍同提領鎮江府轉般倉借緋廣信俞椗
記

禮堂記　　吳兌大

禮立乎天地之間而人參焉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
以其有礼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于禽獸人
而無礼不亦禽獸之心乎夫惟有禽獸之心也弱之
肉強之食争端起争氣興而禍亂作矣故曰壞国喪
家亡人必先去其礼聖人作因天秩以教為之宮室

三

堂奥之居為之簠簋俎豆之數為之殺盛食羹饌之
醯醬滌酒饗脯修之用而恭敬辭遜以出之所以
因情立文辨分定志而固人之肌膚之會筋骸之束
也所以達天理順人道之大端也故惟聖人能知人
之不能以無欲也人之欲莫大于飲食也故惟飲食
有礼聖人安之君子行之衆人勉焉于是箪食豆羹
由是則生而有不屑者矣閔乾人餓日晏不得食而
有所不欲者矣吾嘗評斯人可使餓死于首陽立乾
于河上而不可使犯非礼取非義夫安得不有益于
人之国家長渊故無學撤緇塵以為之學之究也士

貫笈造焉勸趨成俗則宋君楚材功多君既表其宮而新之燕食有堂命之曰礼堂問記曰吾于礼食有取也君之用心忠矣吾聞古人之在幼也能食教以右手能言教以唯俞教以男女之別長幼之序十年出就外傅乃所謂學也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學則終今共之曲礼一書其識飲食之礼備矣嘗試言其略曰共食不飽共飯不澤手而飽非避道也而澤手為其近于穢也曰流歠曰固獲曰揚飯曰[illegible]羹曰嚃[illegible]灸欲速也求多也凡可以得食者無不力也事已而譯人也有声而無容也終食之間酒史之雜而皆不背之趨爾中箕掩焉是可以現人矣是故聖人致詳于飲食之際也其言深諸生來前吾語子礼其承而師誤而友諱而飢渴之害羣居終日唯君是務醻酒豆肉而成德寓焉幼之學壯而行礼不可勝用矣昔明道程子至天寧值僧方飯見其趨進揖遜之盛而有三代威儀尽在是矣之嘆礼失而求諸野或服佩衿不犹愈于野欤必不失是而後人其人庐其居尽以闢浮屠氏之口以無墜宋君之善諸生皆曰謹受教宋咸淳二年九月庚寅朔奉議郎添差通判平江軍府兼管內勸農事吳必大記

景文堂記

趙與鍳

吳郡立學自范文正公始附城兩縣其有學也亦宜然自景祐以來二百餘年吳邑有而長洲缺焉按吳郡志縣南一百步有孔子廟邑令王公禹偁嘗為文屬縣候狀元梁成務為之記今廟与碑不可復考意者強室兼并梵宮侵迫未有能經理之者景定四年制詔天下縣設主學而宋君楚材來主長洲事宋君蜀之眉山人經明行修于易尤邃避難來吳隸職和靖書院嘗為尹肅公請謚趙向矯的人皆賢之趙喬洪公勲与法從諸公共薦于朝俾兼書院堂長以其

未立學也已而鄉大夫列詞于郡趙開欲乃即近縣廢院為講習之所師友羣粮月試旬課戶履聚集于是宋君就請以廢院為學捐俸餘与來修之入葺而新之簽判方君山京雅相推敦會有而爭從官田為擬充學廩太守陳公均聞而是之未逾年而學有緒巖像設崇講座費舍冀如衿佩濟如始無負天朝建學立師之意乃揭直舍之堂曰景文丐文于守〻屬與鍳為之記然則宋君之意其惟范希文之是景乎與鍳不文何足以知之竊惟文正公宏勳鉅範拔揭宇宙文章特其餘事方其上宰相書言朝政得失民

闕刹病凡萬餘言文正公曾見律之及考其平生所
為無出是書而尤以興學為先務慶曆中開天章閣
召問輔臣為治之要詔天下立學取士先德行不專
文詞皆公所建請然則文正之所謂文豈特摛章演
義云乎哉吳為文正之鄉吳學乃文正所立々學又
文正所請今長洲昉有學不于文正乎業其難量邪
凡百君子入斯學登斯堂仰前修之起卓思始創之
艱難盡知所以自立云咸淳改元中元日朝奉郎添
差通判平江軍府兼管内勸農事趙與篔記

友德堂記　方山京

六

吳附邑獨長洲有縣無學寄廣郡庠養士景定壬戌
冬公朝詔各縣置主學宋君楚材始尸其任初至栖
泊無依賓寓於其事于郡西廢院講肄宋君健請于
漕臺及郡就改院為學月有試時有習衿佩㦤々文
風大振來游茲學者既公登炳乙丑冠南省以亮陰
免廷對賜第登龍首先是淳熙辛丑黃公由孝廟親
策為天下第一二公俱長洲人也宋君闢一室繪前
院二大魁之像于上扁其堂曰友德屬山京紀其成
山京辭不克當曰君亦有惠于茲李也案牌向君贊
畫吳縣有廢寺田四百餘畝胡君敬丞西湖書院與
有力者爭欲得之二恭俱不直居執筆擬曰莫若以
長洲之田養長洲之士遂歸于李楚材併復還郡庠
之寄廩今士養于斯居斯與有力焉山京諾曰此養
也非教也教以德為先德以友為輔燭昌黎謂翔々
笑語一旦下石焉者此可為友道一呼也故曰德有
凶有吉正直忠良和平寬重恭敬篤實皆吉德也邪
佞剛愎崎嶮𩐔薄浮躁輕浮皆凶德也納交者宜謹
擇于斯則切磋琢磨相觀而善麗澤之益滋多矣否
則墮韓子之訊雖然以吾有其德而後能友人之德
善修德者深造自得居安資深心術之涵養履践之

七

純固立必有方行無越思友一鄉之士為未足又友
一國天下之士直至于尚論古之人取友愈大德与
俱大道義傳亞乎聖賢事業無欲兮古今堂曰無所
自云宋君蜀士老成有學問觀其興學可以知其德
矣時咸淳丙寅長至前三日承事郎差添書建康軍
節度判官聽公事方山京記

咸淳改立學門記　錢說友

長洲縣舊無學附府學以肄士景定中有旨叔主學
員于是邑之士請諸臺郡即縣西廢寺為學總集
事而宮墻門戶正向之位見謂缺典咸淳八年春

邑之士有請于憲臺今提學俗軒洪公亟俞之俾闢
寺地以正李門與望所屬不日而就所以為學之宮
者内外于是乎備未幾有諱睍趙評于省部公請而
寘之刑事竟帖服諸生衛恩與戢咸願刊石以壽厥
傳説友惟夫子之道千萬世一日南門之設制度爲
不于道無增然今之世浮圖之宇徧天下而素王之
宮郡縣僅置其一焉而扶植之不力則是有愧于思
樂之頌矣公一舉而斥異端興吾道厥功茂焉不惟
蘇門之正而已矣諸生出入是門藏修游息涵泳公
恩且與斯學相為悠久又不惟蘇石之刊而已也説

八

友爲文學掾于斯邑樂諸生之請得遂而吾道之振
起也故叙其事著于下方以告來者使知公德之興
窮云主學钱説友記

長洲縣學記　　陳旅

郡邑必設學以教其人而治之徒制民以法而不納
民于道非善國也唐武后時以吳縣地大治有所不
及始割縣北境置長洲縣而未嘗建學是時豈知教
之爲足尚哉宋世主學事者常假並縣浮圖氏之室
以爲學則亦未有專所矣皇元既一六合乃興起李
校以崇化甚天下莫不向風而當時邑令以浮圖氏

之室不可久假遂即長洲驛舍爲孔子廟大德六年
縣徙虎邱治明年移驛材併縣治故址庠陛箭幅飾
弟子登降周旋相過摩又與所于休不足副国家右
文之盛心郡人陸德原顧而嘆曰長洲爲吳鉅邑自
唐至今六百餘載而廟學若此吾雖非其民而與其
民同郡况吾學孔子之道者也道有不同者乎幸而
席先世留産足以供公上之賦而其衣食于吾私矣
于此而用其贏不亦可乎縣長官元童公聞而喜曰
是能紓吾責者蓋以礼勸成之于是筮吉日除故縣
治地築長垣周之前起礼殿闢廣庭穹門翼以邃廡

九

後爲兩齋爲論堂爲庖庾凡所宜有者以次皆爲之
材必良工必善規制嚴壯而攻作堅緻浙右邑校蓋
未有能勝之者又屬名工凝土爲先聖四侑十哲之
像而繪摩賢于從祀之位道德之光宛其在此至元
再元之三年三月経始明年十月告成覌者咨嗟謂
世之人率嗇其所有以爲老佛氏之宮今亦有爲是
者乎德原又以爲學雖美而藏入不足以養士則徒
爲是虛器也乃又以田如千畝爲學田以實之五年
秋旅以國史之命如京師道出吳門邑之人士來請
記肆弗獲乃与之言曰古者黨庠術序与二十五家

之塾皆所以教其人也今長洲之民遠處郡郭外而
斈設于此無亦不相及乎柳閭之士者民之秀也秀
民雖生窮鄉不能自局于耳目所接之近故必遊通
都名城以充廣其所學而姑藉為郡當東南大道之
交而名士大夫之所集也邑人之來游者出而有見
聞之富退而講道聚于其斈〻成而歸則以美德著
于其鄉必有覩感而企之者矣一鄉得一士猶足善
俗況多士哉子皆邑之秀民也能益美其身以歸表
于其人庶幾建學者之意与詩云攸介攸止烝我髦
士吾將見長洲之士烝〻然起于田野之間矣是為

記使原字靜遠篤慎闓敏纏祀美器而退然不自表
襮今為徽州路儒學教授云應奉翰林文字從仕郎
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陳旅記

長洲縣學記　　金玟

長洲蘇之負郭邑也自唐武后始割吳縣之北境為
邑而未有學宋假浮圖氏之室以為焉及元即長洲
驛舍建孔子廟甚隘弗称後至元三年縣長元童擴
充之廟學始備越三十八年歸于我　朝間嘗葺之
而新者復敝因其所也洪武六年知縣京口張翔躬
率僚佐捐俸面諭學士輸材木之朽者易壁之漫者圬

者由內暨外靡不用工前大成殿後明倫堂及中門
左右廡傾者支缺者補敝壞已極不可支補則撤其
舊而新之斋後增置爐亭各一所又啟公廨三間及
學門于廟之右泮池架梁圍構亭伍射置各得其所
而墻垣之周繚然壯麗重繪兩廡七十二子諸儒像
祀延陵季子以下先賢凡七人與學有祀以示有功
于學者必報于是長洲之學既完且美教諭周敏書
來徵記余謂官之修學職分所當而能加意勤力若
是蓋可尚已至是士之為學其當加意勤力甚于官
之修學可也苟官修其屋室而士不修其行業則存

居于學者將何為哉士之為學雖不止乎是然要是
而勉〻勿怠異日學術大振端自今日學舍一新始
俾見聞者莫不欽慕不其偉歟此亦邑之職治教者
之所望也

蘇州府長洲縣重建儒學記　　夏時正

學在郡城之艮隅創于前元至正中乃成化壬辰五
月巡按監察御史古趙鄭君銘提學監察御史浮梁
戴君珊行部至蘇會郡守鄱陽丘侯霽始至展謁廟
行學禮循瞻庭宇狀隘弗称歲久將壓不治咸曰是
我輩責也將撤而新之侯任其事持以告巡撫右副

都御史古许畢公亨因出公帑羨餘金為相邑令余
金視職為親恭勤夙夜主簿刘思委命之嚴守敬厥
役貲裕出公材貞且良百役具興庠工和會始工于
是年八月迄工于明年五月左廟右李式如垣庋王
屋四柱兩序拱向棨戟門刘灵星外闔廟之規也講
肄有堂合食有所庖廪對峙燕私區別學之制也輪
奐暈翼丹青煥堊棶所宜有罔或不備落成之日鄭
君率屬長貳師生拜菜礼容恪恭氣象弥新黄白之
叟衣冠之彦環堂咨嗟知所感奮于是教諭陳裕与
諸講下欣慶厥美謂宜有述乃具興作請丘侯記之

三

侯惟不伐是崇遜出為誼能示不能問道肓者手書
累幅敦勸生員何天衢王泰遠屬時正執筆自揆舊
殖老孟繁兵敦請固辞二生曰此太守之意亦泰等
師生意也可無辞乃作而言曰道原于天而委重于
聖人聖人身備斯道而继天立極君焉而堯舜禹湯
文武斯道行于天下臣焉有皋契伊傅周召斯道行
于其君運際亨嘉治隆熙洽不可尚矣吾夫子生于
周末遭丁衰否道可堯舜禹湯文武而天不君之德
可皋契伊傅周召而君不臣之然吾夫子之心未嘗
一日忘天下也聘歷諸国轍環天下卒老而歸繫定

定刪述傳諸弟子以詔方来天之道以明地之理以
察人之極以立兩儀奠位萬物化成以功云賢于堯
舜甚云同乎罔極李以宗之萬世無建廟以祀之天
下靡間惟蕩蕩巍巍罔不以廟學而加隆誇然而由
學尊廟恒兆学顯之化因廟表李式著觀才之重化
理攸繋豈不大哉固計兹學多歷年所衣绣分符幾
何人也閲歲月之如夙染因循而靡事果何心哉今
諸君子于規政之初志惟李始式克從事協心一德
不欺月而有成固知風化是所先務其重道興賢端
有徵矣继兹髦士有聖賢為之依歸有師友為之講

三

習有飫有居得以優游厭飫于詩書礼樂之域者可
不知所自而自勉哉我　国家　列聖相承道德致
礼動必吾夫子之道是準而必有夫子遺經是稽異
端他道不得樣之亦既遺超前代以还虞周雍熙泰
和之盛矣其所以建千萬年無疆不拔之丕基而有
以資夫股肱耳目左右後先者正有望于後賢也继
兹髦士幸際昌期穷經致用惟患無之弗患有之而
弗庸惟患不能行知而不能行于穷經也奚爲易曰
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辞立其誠所以居業也見辞之
必以其实也語曰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知

藝之當後于寔踐也興徒富曰耳美文華而實士行
惟孝弟忠信礼義廉恥之教以興負 國家作養之
盛心與負諸君子重道興賢之至意維藩維翰為柱
為石庶幾皋契諸臣事業克舜君民尚在諸髦士之
自勉也若夫諸駿李執事姓名工費材具數目則并
載之其陰

長洲縣初未有學附于府學名曰鹿澤齋宋景定
三年主季宋楚材李邑人請于守陳均即廣化寺
藏室改為左今府城東北講堂曰礼堂四齋曰富
春育德、廣業傳學又建景文堂八年提刑洪起畏

十四

拓地開門南面後毀元至正三年縣長元童伊教
諭顧元龍耆儒達景元勸前廉州路教授郡人陸
德源緻建之 國朝洪武七年知縣宋敏文張翔
修葺闢學門于廟之右故有孔子燕居像又有先
賢祠俱廢成化九年丘守齊隘之乃拓地東南改
建焉嘉靖中教諭蕭文佐議以此地湫隘白于巡
按御史舒公汀郡守王公廷諫廢福寧寺為之今
制廟左李右門皆南向前為靈星門次戟門中為
大成殿夾以兩廡殿後有啟聖祠六經閣閣後有
土阜建亭其上曰道山學前有門次儀門中為明

倫堂有兩齋曰進德修業庭有碑亭右有射圃泮
橋跨王帶河其陰有鄉賢祠後土山建 御製敬
一亭其上其陽有名宦祠嘉樹館小洪園河之東
為雲川書院雲川乃舒公號也西為宰牲所教諭
訓導衙舍分列左右李之外有昇龍橋面陽樹綽
楔曰萬代宗師東為王帶橋有坊曰會元西為折
桂橋有坊曰狀元規模具閣正于府學尚書朱希
周侍郎徐縉俱有記

崑山縣重修學記　范成泉

皇朝在祖宗時郡國俾置學宮弟子員選賢以教者

十五

畢天下縣五十有三所而蘇居其一焉崑山寔為蘇
之邑其承休尚矣縣有學在西門之內雍熙中徽宗
皇帝所書大成至章雲漢昭回扁榜巍然也縣並海
之俗易趨利業儒者寡異時以学入仕者越數十年
時一題家寡耳齊魯之變不同風土之宜異也粤自
化龍南渡乾旋坤轉萬靈駿奔海若波立篇壁決塞
百川順理由是此邦瀰沒流通膚澮文會學之向背
二水給有瀰漫之美焉自茲文物之興勃然士爭以
儒學自奮接屋連墙絃誦如市憲討公東來書橋門
卑數倍他邑奉常賜第適大比不乏人近歲尤輩出

歲時閭里盡替至環扉皆前進士昔所無有也以篤
近漸撤力半而功倍也學吏敎政弗問弗遑日把月
推凤而弗支乾道改元河陽李侯為邦之二年也蒐
慝利弊與廢不興沉滯導利專務以惠愛恤陸離遐
大書其民弗疵邑且治嘗歎謂同列曰百里古子男
之国也命之教政以是出所以助王化使民向方者
堂屑、吏能宜稱我况吾屬奉制書此道固先勸相
矣如之何弗致會有浮屠氏以貲殖息其所自豐者
非法宜籍之貲以歸績田以頃計侯乃請郡領以貲治
廢田為供太守吏部沈公方以儒雅潤色為治嘉侯

十六

之意且言上而從之侯躬揆度鳩工指授斧斤杇鏝
趣事紛擧經營于良月之初粥一再告而闔宇崇成
門闕洗如廊廡矗如殿陛之有序飛甍翼如橫經肆
業有堂有舍條詮儀列器陳合儀凡所尊崇規模具
備乃會邑搢紳縫掖釋菜于先聖先師礼成弗假萬
目交傃狩欣戚我斯文之壯觀也成象依仁里居癯
与崇規侯以記歲月請于不腆之文既辭弗獲竊謂
古者四民一耕而三食之工商勞食焉而無愧食工
也士独無為食之不惟無愧又加敎焉豈不有大功
乎孟子曰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俾三

人者其作于其食易易蔡君子為之本士之功領不
大矣我亦有非古之民而食人之食其人已病矣又
從而漁獵之如木之有蠹枝葉未害本必先撥為治
者當謹視而剔去之今李侯剔其蠹而培其本是真
知所以為治者矣本固矣則英華之發又將增是邑
文物之光不止誇衣冠之盛于疇昔而已矣宜有魁
壘豪傑之士出于其前間人一二鉅公以功名德業
焜燿宇宙者今而後或見之毋忽其所自邑人皆曰
昔子産不毀鄉校三年人猶誦之今李侯之惠吾邦
也如是吾之誦之奚俟三年李侯聞之以為不然一

十七

日晨入揖諸生而進之曰昔無廬今大廈居昔無以
為養今有備顧諸君朝于斯夕于斯議于斯誦于斯
所以居尔業而謀尔躬也議于斯此余之所樂聞也
誦于斯以俟後之來者居子以李侯為知言云故余
喜而併書之李侯名結字次山左朝奉郎提擧荆湖
南路常平茶塩公事吳郡范成象撰

重修縣學記

莫子純

壯哉崑山之縣也撥結峻絶白石如玉沃野墳腴秔
稲油油控江帶湖与海波通山川孕灵人物魁殊則
所謂玉人生此山、六傳此名者于荆国文正公之

詠豈往昧榮于往猶抑六廷光于將來也洪惟我朝用儒文國考辟雍泮宮之制京師郡國皆立學飾祠廟以奉先聖闡黌宇以育多士崇稽古之洪道茂長世之善經由是文治勃興炳然与三代同風猶慮湛恩之未廣声教之未洽也申命縣司更置學㕓先聖廟如郡之制曼祐四年之詔也嘉猷四塞六合時雍沐浴膏澤潛潤德教秬秬生徒濟濟儒術而蒐三十載其美焉蹌挍天度廷四海而有雋折環枝而維佩圓衆芳之所在也日引月長鮮克修事夏禰春歆家自爲學先聖之居亦罥風雨朝奉郎知縣事章居萬

十八

里不惧任以聖教基從樓梓匠風嚴神棲飾南端之特闢立扈門之狩狩華現漢邀米題相輝乃營新堂乃恢廊廡從以玉瓷綫以崇垣香未及修規遵王度是經始勿亟成之不日庀工于慶元五年六月而以八月畢之于顒新宮既閎且康思欲讓之而無數中之而有裕也于是捐供給羸資斤圭租□□貸易民田幾二項拓奸民隱占之田涵三項民之訟田法當從入者復溢其二項畇畇町畽既夷且大俾其儲積供持久而可繼也又爲之新館舍之器用潔祭祀之籩豆亦布食之餘財而非重費于公也既壯其宮亦豐其儀躬率諸生行釋菜礼告其于聖靈昭事是肅敬肄儀儀亦民不桃煌煌乎藹文容之壯現而王制之巨麗也而後乃知流大宗之德馨咸在于斯仁風行而四達義方啟而遐鶩声名布濩溢決邑匯葉言章行陶化染學昭先振耀立事立功勃當淳之用以對前修之純淑則雇風穴水不特清趙餘馨而已宜伐石以志使其道也不替于後章居以予純常忝吳門之幕乃列其事來告書之六年三月既望宣教郎秘書省正字莫子純記

堯山州學宮碑

堯山在唐爲望縣學宮在縣治西南一百九十步元祐間縣令杜林之所徙建也國朝以生齒之庶陞州從治東倉至正丙申海寇毀東倉州復舊治所拓還流逋民重立宮寺及社稷之壇𡧙義神農黃帝之廟至是遂大修孔子廟殿之址拓其舊三之一學礼殿論堂重門廣廡齋廬直舍庫庾庖湢興不畢具又爲堂以祀鄉先賢鑿池論堂前以泮制象設先聖先師繪從祀諸賢表祭器理大成樂興不如法寘今費侯爲州三年之所成也民之居者知有教士之游者知有養又侯之仁民礼士一出于誠之所致也役始𡸁正

十九

二十年夏四月竣事于明年十二月侯既率文武僚友合采告成又命職于校者具書幣狀顛末走二百外請予文以志于方俾世變之剝州縣物為草棘雖鄒魯地不免況阻江要海与冦爭尺寸者乎孰能保障其所如金湯蚌蠓其居廬校室如安堵之故非其人也之得守好推才健政有以濟其民老焉致是邪若侯者是已傳曰守令者民之師帥也侯非師帥之尤者乎抑聞治暇則過黌舍与為弟子師者辨討名理扶植綱常者切、然恐不及人於乎人之所以為人国之所以為国者綱常也吾所以樂道也教焉斯治數焉斯亂正道微邪說暴行滿天下剝致三綱淪九法斁人類無以别禽獸然理出于天下者未嘗一息而可滅予讀孟子書知先王學校之可美矣其言于戰国之君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特方秦功利薄仁義則又告之曰未有仁而遺其親義而後其君者推其教可使制梃以撻秦楚堅甲利兵人心天理之足恃也如此詩曰既作泮宮淮夷攸服又曰在泮獻馘在泮獻功又知古者文武非兩岐也侯于用武之秋不敢斯須忘文教其不以是歟昔魯作泮宮国人有頌窃取其義而繫之以詩云貴侯名復初字克明東平壽張人世于長夫尹鎮江嘉有文武才幹者是役也同知州事海陵梅英寔贊其成事判官齊暘丁復初字克明教授閩植提控案牘陳著都目沈継祖謝安道也詩曰維吳支邑崑在北東、薄于海桴海作郛陵谷以变井邑以遷人民雖犬往而復遷邑有庠庠物為草莽治必有教復我黌宇展也賢侯克懋克師文事武事匪曰兩岐在昔受成獻功獻馘我教既成我戰必克化民服教執貢執訊侯曰嗟嗟豈不在我、郡百里我心一家衣冠儀雅邊豆靜嘉天經不斁国紀攸叙如子從父如弟聽傳維崑有石雖石有銘、以著績遺觀厥成

重修崑山州學宮記　李孝光

教民者從治民者民訟是以學校為重二代之際學校遍天下記稱国有學術有序黨有庠家有塾其大畧可現矣予嘗考所謂校室之制則塾也即其所以督教之意道使田廬民諷皆尽彰行孝弟信之行其効美矣及秦并詩書不用學校遂廢至漢孝武時始復興學由漢以下每一改邑率輒隨而弛墮久而後復我世祖章皇帝初定天下即使、東祠孔子復廷致鴻儒大興礼樂文教之事民占為儒家復其繇

復每詔下首條學校于是聖道章明教化淳美天子坐致太平之功學校不廢也崑山古大縣頃以戶滿八萬陞為州後徙治益東僅一舍地舊東倉也既遷有司作新率其制務殺于舊而來者弗察浸久浸圮至正四年春今守王侯世傑來見其集陋弗治曰不教民無以為治學廢教弛安出矣夫國家建學校所以樹教本也首捐己俸俾學僚孫士志興修學宮上者棟宇下者步廡靡不完美又使州之士顧信善夫相與論堂之北作新堂以為弟子講業問辨之地守以時入學則居于是使論說所授于師者以察其進

廿二

否又鑿而池夫室之旁中植蓮花是周子之所愛而為說以喻夫道者也因名堂曰盈清是歲學成而予適至入其境見民有負老持幼望其邑而歌問之而曰前者為政者不我恤故去之日聞新守善養親又多善政是能善民者也吾故還耳余聞其言而嘆之曰斯近于仁矣能使其民親近于其校士居校者称侯之美曰仁而不偕徭役節矣勤而不煩田土澤矣廉而不苛盜賊息矣予曰斯寬也能使民遷善予崇論之夫民易治耳道之仁而仁遵之禮而禮設為學校教使皆盡躬修孝弟忠信之行古之制其効亦興

不著觀侯之于興學善矣又能先于夫民諭于仁若親父母誠称國家之明制庶幾知教矣昔魯修泮宮而魯頌作重民真也予惟竊取其義以教民詩曰甸由之東其縣惟吳地大民夥陞次雄州州既改作民來如帰不教則悍乃作新學學誠教首更闡弗察浸久而弛置若綿蕞守入丈謁顧瞻怵惕戒而大起棟隆且吉相作新堂使君絃誦更進弟子誠為礼順守謂弟子力學自躬毋若諐從言良友朋父兄國觀歎喜抃舞悅公之譽頌公之所昔我避侍將子東下金紘于宮進立陳俎池水湜湜盈菑其華錦紳縞帶容

廿三

色洒如昌扎尔士有敬毋怠作室者誰守世傑氏

崑山州重修廟學記

上官震

欽明聖朝大一統治尊崇儒術命天下建學立廟宇以祠聖賢置師儒以育後秀厚米廩以養士類于是聖人之道敷被遠近大道在不明者行之雖或暫有昏蔽弗能使其終于不行蓋君臣父子之懿詩書礼樂之教皆天理民彝自然物有其則而心又所同故也吳郡有屬州曰崑山其東一舍而遠曰太倉瀕海通漕商賈湊集民以富庶是舊治過之延祐間奏詔徙治惟時州庠未能隨遷相臺王侯來守是州存舊

弗毁更新創建增養士之田礼文學之士彬彬文物
于斯盛矣厥後蠹弊蝟生奸宄侵漁經今廿有餘載
教官屢缺因循廢弛屏譁士人礼樂弗舉絃誦幾闕
至元丙子六月奉議大夫八資剌公以元勳世族由
奉礼事来為鹽州三年政成需待未至而理民悉修
益勤遣俾專于提舉顧廟宇頹圮士類彫落乃率先
郡寮首捐己俸命工度材選吏督工規畫既定百廢
具舉改建門垣廣贊遶砌植杏有壇采芹有亭重飾
繪像敘錄遣士胥胥衿佩来遊来歌嗟乎仲尼之道
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也在天地間明如日月信如四
時確乎其不可易也雖世有升降而道統未嘗不續
行之則彝倫攸叙會之則人心愈危向與斯道維持
之則蒸民之極幾不亡矣名教之功于是為大觀矣
釋老異習不啻霄壤彼則琳宮梵宇所在星列其徒
轉相汲引維務興崇而吾儒學廟廢壞人才放失思
乎宜乎雖然世與道未嘗不相須也行之者在乎人
而已方今聖王在位學校育才屢行詔旨海内之氣
清和咸理雖海陬之邑亦必選賢而撫字之故是邑
得公之来崇學校興礼俗養賢材廣聖教可謂德政
彙舉者矣震猥以膚跡備員幕下獲觀盛事故樂公
之政有成而為邑之士喜因進諸生告之曰自今至
于後日宜亦加格致誠正之心以修其身而成其名
庶幾不負賢侯之意毋徒習蒿以嬉而貽愚不肖之
議諸生唯唯遂畢其說以為之記

崑山縣學租記

縣有學學有廪教而養之上之加惠于士者厚矣故
學校不修則春誦夏絃之習廢廪粟不繼則朝齏暮
鹽之嘆興二者常相須而不可闕一也吾鄉之學安
于庠逾者垂百年嘉定辛巳知縣亞君似修始徹而新
之閎麗雄深十倍疇昔瑞宇陳公季丞嘗欲涉筆登
載而弗果然是舉也役鉅而用繁故于學田未暇增
益經費之外所餘亡幾何由是食鼓声沉書燈焰熄
朔旦則見大夫凡有職掌之事再拜于庭一揖于堂
而退養既不善教安所施若是又十有餘年紹定辛
卯戶部郎直秘閣鄒公被召相爾知来牧吳郡公謂
儒也其為政以陽城其好善似樂克其興起學校似
文翁粤自下車未遑他務事關教養知無不為始于
泮宮均建屬邑捐金殖產高下有差明年秋以二百
萬錢俾邑士陳九昇經理其事得積善寺鄉田六十
九畝三角十四步歲租八十九石九斗有奇與故額

錢郡畫以俾箪豆之費夜以給膏油之需公之推廣
上恩作成士類抑何詳且悉也公之言曰吾之田非
不以義得也蓋欲學得有義之租而人得。有義之供
也公于一政事一念慮之間舉不違乎義、之為用
何如哉烏乎一介不取諸人伊尹之義也萬鍾何加
于我孟軻之義也伊尹孟軻出處雖異而所以為義
則同士能充此不以窮達得喪亂其所為則亦何往
而非義乎此公之盛心士之所當拳、服膺者也而
勿失一日學宮何旦直學陸震持郡符謁門而告曰
新租之增為賜多矣是宜刻石以壽其傳盍為我記

廿六

之嗟夫道古今譽盛德文士之職也領東遲侯學記
能著文獨念丙辰叨末第寔為父兄尚書公揩下士
人安敢以不文為辭抑聞之化民成俗學之所由設
也理財出於義之所從出也是故養士而無其財則
非所以為學取民而無其制則非所以為義今之所與為
共理者惟要道是趨惟捷徑是圖知己而已于學乎
何有逞觀朴之威忍征斂之期知利而已于義乎何
有飽鮮醉醲宴與秩終知自奉而已于養士乎何有
其間崇儒向道畏清議而恤遊談猶稱留意學校者
不為無人要亦不過聚科。罰。之貲括簿錄之産僅、

為一州計則已有德于屬邑乎何有公則不然寛以
愛民而無織芥之過取也儉以節用而無秋毫之妄
費也好清靜而遊現之弗事也薄滋味而廚傳之弗
飾也故能因常當蓋常産以培養士之基內而一州
外而六邑廩無不義之粟李無不養之士哉冠傳帶
日涵泳于恩波教雨之中公之有功于學校其可淺
近論哉雖然飽食用心聖門之所深戒厥既養之矣
則教之固不容緩也魯侯戾止在泮飲酒茲不曰養
乎載色載笑匪怒伊教茲不曰教乎既飲食之又載
教之而使人有士君子之器斯可矣夫豈徒餔啜哉

廿七

昔昌黎韓愈有言莫為之先雖美而弗彰莫為之後
雖盛而不傳今賢侯置有義之租為有義之供以養
屬邑之士不能日　下風奉承邑宰則所謂教非賢
宰之事歟宰家世三魁以儒術飾吏必能昭明而
之訓導旌齊事而表率嚴修遊思金鑄而王成之美
之彰于先者無窮而盛之傳于後者亦無窮矣他日
公坐廟堂庇天下。之士而其所施士由庠序觀天子
之光以行其所學則教養之功作成之効豈直一州
六邑而已哉士乎士乎可不知所以自勉乎若夫名
遂身榮志得意滿陳食前方丈而弗念虀鹽之憂業

墻角之短檠而遽忘絃誦之樂是之謂狥利而違義非公之所望于士者也尚相與戒之

崑山校官養老碑　袁宗仁

國朝崇儒右文自都城由郡邑皆立學六飛南幸駐蹕武林吳爲股肱郡崑山吳屬邑密邇帝都士風殊盛乃考邑望大縣令人選闕授受不苟得人遂多有李侯綱章侯萬里皆前政邑大夫慣製錦之譽者也知政化之本能急先學校或補修或增廣不遺餘力一時名儒大書深刻鋪張而夸耀之豐碑屹立可效不誣今君吳侯实繼諸賢後未下車詣學宫謁先聖先師廷見生員周賑旁睇慨然言曰美矣學宇蔚評宫之制門廡軒陛嚴整像設章服煥耀循左序歷齋舍升倫堂閱礼器籩豆簠簋爵坫無一不備此果誰所尽心者何吏爲我特未知養士之原何如耳合辞對曰學有田々有租以給膳羞不乏也豪民私其利奸胥陵其籍莫肯輸納故時有不給諸生群萃黌宇朝誦晝習夜閱膏油句具程課無頃刻假倘使家往來道路安得一意于學侯曰唯々吾將使括舊租悉奉庖廩侯又曰師嚴然後道尊學有長所以領袖衿佩傳道授業解惑非師而何然均布衣也容有玩易乃請前進士紹興戶曹朱起宗臨安簿沈誠爲主學爲學賓俾其規聽長邊瀛先進老成談經命題督課具有法度其資訓導職掌袁宗義沈達原嚴日明鄉曲所推列職在學俱給月俸以示優異生徒儼々拜賜始卒若一周有達關且是邑之地環數百里戶口六萬獄訟錢穀簿書期會不興事矣而能委曲規畫教養士類是豈可淺近窺測也耶侯考已三書瓜代有日諸生懷德惜侯之去且慮侯之美意弗傳也邑之士大夫從而從吏之欲傳其事丐文于宗仁不獲辭乃正冠肅容端竟仲楷述其顛末書而刻之石吳侯名槩字子直義興人今承議郎已被閤行爲中都官其政績備見于當路之所知茲不復詳記云嘉慶三年歲在癸亥五月旦文林郎新差充國子監書庫官袁宗仁撰并書

崑山州新學記　龔璛

延祐改元三月平江路崑山州移治于太倉詔天下科舉取士之初年也有司聿新而未有學朔望祗謁舊學非便是年冬相臺王侯安真來守是州大惧無以作人材而承上意矧茲帶江控海財賦之區漕舟之津既廣且富莫先于教州之士平江路學道書院

山長王大年處州路儒學教授杜順直學陶公甫學
賓陶正甫請各視其力相與成之不以煩公家度地
治水之北遠去闤闠秀邑張達孫大成殿寄異而廡
前閣重門像先聖先師繪從祀諸賢又範尊爵豊洗
其嚴廟制鳩工僝功費侈矣侯曰止吾宜竭吾力以
樹風化我舊學宜不能俗遷于此頑鄉校不毀因之
以贏諸庶乎其並存也學宗尊鈔以修舊吾以修舊
委米廩則以鈔起新學且以紆衆志而似勸纓垂講
堂齋宇直舍儀門庖廩之屬次第完美通為屋五十
餘楹置養士田一十頃有奇士民競至齎膳源源而

泰未已于是稱為一州之學始于二年四月迄于三
年八月教授錫山陸介任職勤狀顛末求記謹以圖
陋弗獲辭謹按吳之初太伯端委以治周禮至于仲
雍乃從其俗春秋之世遂為侵奪強暴之國郡縣以
來漸劫與上極而國家休養之盛雖僻左亦衛要漢
史載海陵吳太倉江南亦有其地郁生聚走集當為
謹庠序也久矣況于州之既遷刑政號令所自出徼
學則何所本郁夫二帝三王之傳開物成務之道建
學立師獨為儒者哉前代失其統明體達用者亦寡
見謂迂闊合此而他求常不足以立治數而改圖往

往復歸諸此蓋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倫仁義
禮智之性斯道也所以直道而行也君子小人莫不
有學本末先後乎寔略微彼淺薄近似誠不得而與
焉皇上表四書而會六經不特九州之內也必使四
海之外凡有血氣率由于義理之中明學術正人心
建萬世之太平士生斯時抑何幸也昔之士借曰未
有以取之也取之矣士將何以時用乎取其文、浮
于行不可也用其材、克其德可也古之學者為己
成己所以成物也人己之辨善利之分知此則科舉
非利祿而設學校又豈飲食課試而已哉侯由宰邑

最入郎省同行直請視邦選侯明尚要望于吾黨甚
厚噫嘻其亦與于仁讓矣乎工費田畝詳于別碣尚
俾來者有于斯云

崑山州重修儒學記　李祁

崑山學校之難為于他郡有三故焉州之舊為縣異
故學校視縣為高下縣既陞州而學校尚仍舊規制
甲狹不足以聳觀瞻興士類其故一也又今州治乃
舊太倉地、瀕海荒落其後日漸生聚成市蕃漢關
廣襟處混居而土著者十無二三文學之士率自他
邦來今之舊隸儒籍者數不滿十人蓋非土著則所

向無恒心士非士崇則所習無恒業其技二也又今
之職教者非盡傳人經術之未明行藝之未備不能
正身檢　而且徇私以蹤其奸是以釁愈深而弊愈
甚此學校之道志而崑山為甚其故三也雖然事存
乎政〻存乎人其轉移作興之机亦存乎為牧守者
何如耳至正九年夏史侯來為　既謁廟庭惕然思
有新之　先是學贍空于計吏之手歲所入無幾何
入即隨手支付無所儲〻亦無其所俟命先作倉庾
為屋者三翼其左右者廡其所為軒者一凡舊時之
侵漁竊觀冒占儒籍者悉去之節浮費謹出納明號

三

令而是幾之所入者始全所儲者始有餘此侯之所
以立其本也乃葺殿西偏地復侵疆三畝有奇築而
為牆凡四十丈殿後地舊為汚池旦暮潮汐蕩激幾
壞址乃募工取土實汚池疊石以防河岸而為墻于
其上此侯之所以廣其基也基址既固乃建講堂〻
之高二丈三尺其入深五丈以楹數之者八其費出
乎州民陳先恭而凡恭舉完美之役則民之願輸力
者聽。蓋侯之德惠政教足以動之故其樂于趨事如
此若侯自為與貲于學廩者則更建大成殿為六楹
高五丈二尺深亦如之為儀門二楹如殿其高殿不

及二丈六尺其入深三丈門東西為堂各四楹堂之
東西為齋以居生徒殿之東西為廡以列從事通為
屋二十有六先是從祀諸賢並圖于　翦昧侯刻肖彰
至是始改為塑像凡百有五人其門墻亭津靡不完
好始于至正十年之正月而以明年二月成此侯設
施之次第也侯之綜理規畫不啻若家事非有公府
剌務不得已者必日一至焉若朝夕程焉則授之教
官前鄉貢進士蔡君景行景行祇〻展力以相其成
于是授業有師執經有徒誦声洋〻達于閭里覘者
易視聞者易聽而人俗尚之變者權與此矣已而蔡

三

居述其本末來請為記予前佐領浙江儒學所記
學校多矣然因仍者易為力改創者難為功今斯學
內外高深橫縱觀焉廊焉跨軼前代非足力以任重
才足以立功者不及此雖然予嘗徵郡乘所載人物
自晉二陸而下多名士然猶曰才華過實君子所不
取如清慎超卓行義不污者率有其人至近代端拱
迄咸淳科第相望為隣邑最其間有以大魁為朝名
鄉杭疏力誠推　者清節凜〻照映史冊為閭里重
州治既遷垂四十年商賈之集生齒之繁財殖之富
皆有加于在昔而人才之見于世者猶有愧焉此其

故可知矣今侯一舉而新之所以加惠士子者甚至
為士子者蓋亦以侯之心為心以聖賢之學為事而
小學而必由乎灑掃應對進退之節必明乎禮樂射
御書數之文為大學而由乎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以
修其身必明乎治國平天下之務以達其用師以是
為教弟子以是為學夫如是則德成于己名揚于時
居則善其鄉以成禮讓之風出則廣其施以著行事
之實上以忠于國下以有光于前聞人夫豈非史侯
之所望于諸居子者乎史侯為州所增廣創設不可
殫記予獨舉其作新學校之功以為州士子勸無負

侯之盛心云承務郎前浙江等處儒學提學李祁撰
武備將軍建昌路總管府判官胡布書并篆額
至正九年夏史侯文彬守崑山始新州校規州判也
浙提舉李先生祁為之記史侯去而碑未樹立至正
十二年春基分教是邦始奠祠而立焉太守傑侯寬
董成之嗚乎史侯建學功非一日矣而數年間始得
刻石庸非政教有所關係而史侯之德終不可泯邪明
年夏平江路崑山州儒學教授江南蔡基撰

重建崑山縣儒學記　謝遷

崑山縣學在城之西南本宋元以來故址　國朝正
統景泰間知縣吳昭者嘗改建焉殿堂齋舍咸具歷
歲既久頹弊滋甚有司者未之能新也成化癸卯今
副都御史襄城張公淮時以監察御史節按歷茲邑
見而嘆曰是而不為將安為乎遂縣無長吏郎命府
判汾陽邵楹春陵李智董其事鳩工市材購隣地以
拓其基創新易舊增隘就廣辨方正位期年而落成
其重門大庭從正學宮之前者曰大成殿殿之兩旁
廡列焉堂有三曰明倫曰育賢曰進省齋有二曰居
仁曰由義設門于進省堂之前曰自修築亭于射圃
之上曰觀德而凡鄉賢之祠師生之舍庖廩之次闕

不完且美焉蓋為屋以楹計者百三十有九垣以丈
計者二百三十至于籩豆簠簋之屬亦考博古圖式
參以今制更造二百四十餘器當時未有記其事者
頃巡撫都御史四明朱公瑄行郡至崑周覽庠舍而
嘆張公之功有不容泯焉與傳者于是知縣張侯壽
達以考績來京還承朱公之命請予文以記之予惟
自古帝王之理天下莫不以求賢為務然不先養士
而能得賢者未之有也學校者士之所居以業其業
者也語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士無可居之地而能
致力于學者鮮矣又焉得賢才以為國家用有能作

興學校如張公者厥功不已多乎崑山爲姑蘇鉅邑
素称文獻賢才輩出代不乏人載諸簡籍班班可考
其尤著者理學如李衡志節如范成大勲業如衛涇
皆一時之傑士生斯地向方樂學有由然矣矧又有
爲之作興若我同宜奮迅激昂十倍于尋常也然學
之道奈何曰是不難知也今夫室必有扁榜戒存焉
諸生藏修游息朝斯夕斯顧其名而思其義據乎目
而警乎心登明倫之堂則思吾之倫果能明矣入居
仁由義之齋則思吾之仁果能居義果能由矣乎躋
自修之門則惕然曰身其有未修邪瞻觀德之亭則

三六

瞿然曰德其有未成邪動静語默不愧乎進者之私
切磋琢磨不負乎育賢之意用是而日勉焉以古之
聖賢与鄉之先達自期待雖所至不能盡同要之皆
実學也外此而爲學則非吾之所知也已予既述其
事之始末并以是爲諸士子勵云

題西齋壁勉諸生一絕句　林鍾

廩食居齋舍羞偎不到門若非勤問學何以答皇恩

崑山縣學初在縣治之東偏有文宣王廟以兵火
廢大曆九年始建學于廟垣之右設博士訓弟徒
五季廟毀宋雍熙四年因遺址重建元豐四年壞
于鳳潮元祐初知縣杜來遷今縣治西南作廟堂
齋廡紹興二十八年知縣程沂闢垣墻外門郡守蔣
璨名堂曰致道隆興間知縣李結葉子強同承節
李裯相繼修之慶元間章萬里又修之改堂曰明
倫嘉定間亟以修重建大成殿淳祐初修闢詩素
欽增建直舍齋凡六曰居仁由義教忠履信致遠
成德十二年拜令吳堅建尊道貴德二祠元元貞
初陞爲州學延祐元年州移太倉學隨之至正十
七年州復舊知州費復初仍建于此　国朝洪武
二年改爲縣頃定齋二宣德元年教諭曹昇修戟
門知縣羅永年修兩廡景泰天順間知縣吳昭平
改建大成殿弘治五年知縣楊子器建尊經閣今
學制左廟右學

三七

常熟縣重建學記　魏了翁

常熟縣學之始圖乘散失僅有屋梁書至和紀年餘
無所考慶元三年縣令孫應時以言游里人也始祠
于學新安朱子既爲証其事宝慶元年祠遷于學之
左而孔子堂閣壞弟不加治今令會稽王爚始至大
懼無以崇化善俗約縮浮蠹踰年更而正之屬邑士
胡洽胡淳庇其役以孔廟居左廟之南爲大門北爲

言游之祠又東北為本朝周子張子二程子朱文公張宣公祠以明倫居右東西為齋廬四以館士為墊二東以儲書凡祭器祭服焉西以居言氏之裔通為屋一百有二十楹而為垣以宮之且增田四百畝有奇歲助公養之費凡言氏之裔官為衣食而延師以教之别為田五百畝以給其費白于郡与部使者為廪以貯之經始于端平二年之冬竣事于明年之秋乃八月丁亥釋奠于新宮屬郡人葉補之叙其役以求記于了翁竊惟朱子嘗記子游之祠矣如魯論所載二三事皆發揮無餘蘊孤陋安敢復措一辭然

三八

嘗讀礼書而竊有見焉因記廟學之成倂附其說夫檀弓不知何人所作而一篇之書獨于子游極其稱譽雖于孔門諸子率多譏評又以言曾並列其是言而非曾者非一段若偏于抑揚然即其書攷之大抵當與礼說關與所考訂之時人之有疑弗決者率以質諸子游故前後典礼所關者十有四皆以言游一言為可否亦足以見其為時人之耳目雖汰哉叔氏之一語若譏之而實尊之然則游以習礼列于文學兹其為文為學蓋三代典章之遺賴游以有存者嗚呼信其為豪傑之士矣昔揚宗元謂論語所載弟子

必以字惟曾子有子不字遂謂是書出于曾門蓋字与子皆得兼稱如門人之于孔子進而稱子不敢氏退而稱仲尼不言子其次亦有既子且字如閔子之等不一二人或子或字者又數人然渊号至游夏最號高第子而不能子也有子曾子々而不得字也就二者而論則字為尊蓋子雖有師道之稱係于氏者不過男子之美稱耳故孝經字仲尼而子曾子礼運字仲尼而名言偃至于子思字其祖孟子字其師之祖相傳至今人之字仲尼者與欤以為疑仲尼作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閒字而不名者僅十有二人而游

三九

夏諸子門人其各字其師相承至于漢。初執未敢輕以許人即是而觀則子游以句吳孤遠之士遂得字而不子以列于高第之目此又豈易々然者今吳門密邇行都而常熟為壯縣有如游之北學味四達以習礼葷行顏閔寥々千載間豈終無其人邪或者狃于習俗未有以自振我朱子既嘗表其事以風厲之矣又何言獨惟山川風氣古今猶夫人也誦先聖之書服先賢之訓烏乎其必有聞風興起以與負建尊賢之意者士其勉之端平三年十月戊戌資政殿學士通議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臨邛郡開國侯食

邑一千五百户食寔封五百户魏了翁記

吳都文粹續集卷六

長洲錢穀叔寶編

尊經閣記　吳訥

常熟為吳國言游言公闕里公北學聖門身通受業因文學稱聖人之一體以化洙泗以南朴鄙不文之習澤及後人深矣癸亥歲五月朔訥抱病家居教諭汝儀趙永言奉書來謁曰常熟縣學肇創于宋之至和重建于端平之初左廟右學大成殿後有言公祠右有明倫堂元年丙辰永言承乏是學知縣上虞郭南縣丞分宜李子康撤堂新之越三載知縣郭南又撤兩齋改為重屋并市學東民地重建射圃以便諸生習射本年冬縣丞新建陳瑩掌邑事永言曰廟庠舊有六經閣吳庠近建藏書樓本學蒙承 太祖高皇帝頒降大明律等書暨 太宗文皇帝五經四書大全等集但置廡下地土卑濕歷雨蒸浥倘得樓閣以藏庶盡其宜貳令聞而善之乃撤堂後寢屋捐俸為倡復勸邑人欣助錢米鳩工市材建閣五間二夾室名曰尊經之閣時縣令郭南公出而歸因出俸米完其未備經始壬戌季秋既望落成嘉平之月哉生明之日敢求一言垂示不朽然永言請諸稗志心竊

有疑宋寧宗慶元己未徽国朱子為知縣事孫應時
記言公祠後二十八載理宗端平丙申親史靖公了
翁為邑令王瑜作新建學宮記惓惓然表章朱子記
文之説至篇終引礼書云帥人以與礼實聞者十有
四皆以游一言為可否三代典章之遺頼之以有存
焉此朱子未言者若記中所謂南方之學得其精華
及一洒揄儒興業恥嗜飲食之譏此二事文靖公未
嘗發明年併闡釋以告後學矣乎訥見㣲邑庠觀明
倫堂扁左刻新安朱熹書石刻會稽王瑜立楣表譜
并陽公祠堂記窃有得其一二焉按前書儒林傳序

二

云南北所為章句南人約簡得其精華故朱子記稱
子游簡易疏通高明宏遠意必取于聞道豈非所謂
得其精華者自古而然耶又按荀況非十二子篇云
揄儒憚事無廉耻嗜飲食是子游氏之儒朱子于是
引而不解夫子游聖門高弟論子夏弟子之學知大
學之本治武城知礼樂之道豈有荀況所議者乎荀
去子游幾二百載其時弟子䣊人或狃于習俗遂乃
議及子游故朱子記云顧諸生勉進所謂本所道使
此邑之人百世之下復有如公者出一洒揄儒憚事
無廉耻嗜飲食之譏期望後學至深切矣洪惟　聖

朝太祖高皇帝誕膺天命以儒術化行天下即位之
初詔天下立學校遣儒師訓迪子弟厥後設科取士
以四書五經為主本其四書集註詩集傳周易本義
書訂定蔡氏傳專皆朱子之説迨　太宗文皇帝命
儒臣纂輯大全凡悖朱子者弗録今作閣記舍朱子
之言何以為言哉朱子嘗有言曰道在天下原于天
命之性行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其文出
聖人之手存于易書詩礼春秋礼孟之篇至後世國
家行事之迹又皆有史臣之記凡天地陰陽事物之
理修齊治平之道礼樂選舉食貨兵刑之制靡不備

三

著于中篇之為師者以是為教學之者以是為學今
學者類多記誦剽窃内以傲其父兄外以驕其閭里
終身不知自勉而卒就小人之歸豈專在學者之
罪亦與教者不知為教之道也於乎朱子集周程張
邵之成以續孔孟之統當時乃有記誦剽窃之與盖
朱子之學雖不能之于一時而寔大行于今日則今
日為師為弟子者其可不以朱子之言為法為戒以
無負　國家建學願育之意乎昔者張伯玉記吾郡
六經閣曰諸子百家皆在而不書尊經也夫尊者崇
敬奉持之謂豈徒尊閣奉安而已抑又惟吾邑山水

明秀登闈則一覽在目竊慮昧者罔覺 天朝祖宗
頒降經書在上或挽讌閣之上下或酣醬之餘追逐
笑嬉非惟塑子相狎無礼之甚而墮子背飲食無廉
恥之賤矣況也年登八十筆研久廢故是劉之記五
年之間屢辞邑官之請今則弗克終辞者蓋以固是
尽惆悵以告鄉邑後進俾勿悖先聖之訓也若夫本
武城絃歌之故推廣學道愛人之心化邑之令佐所
當自勉以求無忝其職者然亦耆老之深望云

四

常熟縣學興修記 徐有貞

常熟蘇上邑也蓋古吳國之虞鄉言游氏之故里也
于今以文獻称天下亟其學宮雖舊而世教未之收
科目雖盛而世風未之振論者病焉先為是邑者李
雅齊書會計徵科之急而緩于學事成化改元之秋
瀘渊甘侯寔來令是邑即詣學周覽顧瞻慨然以興
修為己任乃咨于學官及邑之賢者圖惟載庚之而
次第營為之以明年春蔵事是秋而先廟礼殿洎左
右廡靈星戟門咸設咸備罔不畢具又明年春及秋
乃修子游之祠繼葺明倫之堂志道據德之齋建育
賢之門闢觀德之圃架津池之橋暨治師生之舍庫
庾庖湢周垣坊表罔不畢飾蓋自經始至于落成載
歷旗涼為日三百有奇而廟學規制于是乎称閎廣
恭政邑人錢居景實以書來曰願有記於予與學之
舉甘侯惟能矣然吾于二三子尚有所諗焉夫上之
為教未嘗不欲其古若也下之為學亦未嘗不欲其
古若也考其成功卒未古之若者何哉豈其為教与
學之寔与古異与其在上者不可詰而在下者猶可
議也古之士為道德不為功名不為富貴今則或惟
富貴之為而已為乎道德而功名在其中為乎功名
而富貴在其中為乎富貴則出乎道德功名之外矣
安望其能古若哉夫言游氏天下儒學之先哲而常

五

熟之鄉先生也其于孔門以文學為称首而其言學
必曰道曰本曰礼樂之原及其行事見于魯論漢紀
彰彰焉然則其為李也豈徒文哉蓋子游之學之道
仲尼之學之道也仲尼之學之道堯舜禹湯文武周
公之學之道也學惟其道雖窮而在下可樂也學非
其道雖達而在上可恥也古如是今亦如是不如是
不足以言學吾願與二三子者之由子游以求乎仲
尼由仲尼以求乎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其于道也若
泝流而求源也由一心而運之天下々試而為絃歌
之治大行而成礼樂之化庶幾哉其古若尔矣吾願

与二三子勉之甘侯名澤字弘濟以名進士為才御
史進憲副歷中外以言詆為邑于斯其信為復陞
也有公道存焉其所資以圖成廟者教諭樂安謝綵
訓導嚴陵諸倫開封高旦及邑義士錢昌劉儆者彥
徐暘曾昂也前太史中執法 經筵講官知 制誥
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
武功伯兵部尚書兼 華蓋殿大學士郡人徐有貞
記

常熟縣修儒學記

李傑

立學教士自唐虞二代已然其制度沿革與夫為教

六

考諸經可見矣我 朝立學徧天下悉取聖言及先
儒格言大訓輯錄成書俾士子誦習服行教之之術
視古皆詳故雖遐陬僻壤文風丕振而況常熟為姑
蘇上邑密邇 皇都沾被文明之化最深以久士之
育才于學而登賢科躋膴仕者獨盛于南畿諸郡顧
廟學歲久滋弊弗称具瞻弘治癸丑監察御史刘公
奉 詔來巡思振士風以先學事乃即贖刑之金以
為修飾之費廟自聖賢像以及礼殿兩廡戟門櫺星
門煥然維新學自師生舍館會饌之堂習射之圃以
及碑亭坊表翼然加飾經始于甲寅之春不五閱月
而告成于是合學師生謂予宜有言以紀成績夫秪
宣 上德以興學為首務劉公是舉可謂能尽激揚
之職者矣吾黨之士所當自勵以副良有司之意宜
如何耶嘗聞魯穆叔有言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
立言立德云者儀範百王師表萬世若東魯聖人是
矣立功云者若皋夔稷契協和神人以贊化源立言
云者若周程張朱倡明理學以詔後之為學者所以
希聖希賢罔無不朽之盛事舍是三者何以哉常熟
自言子游氏北學聖門列于文學之科蓋古之立言
而庶幾乎立德者使其大用于時則礼樂之化不但

七

施于武城而皋夔稷契之功可立致矣於乎今之人
才即古之人才何子游氏奮于百世之上而後之聞
風興起者寡也豈科舉利祿之學有以奪之耶 朝
家立學教士之意殆不如此吾黨之士知而求之豈
無踵子游之芳躅于百世之下者哉刘公名建瓚字
宗敬廵歷所至風采凜凜爵祿蓋未可量而知縣事
澧渊王綸教諭徐朝翰訓導王淑陳暢皆協力以相
廟學之成者是為記 賜進士出身朝列大夫南京
國子監祭酒前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侍讀學士
經筵講官纂修 國史邑人李傑記

進士題名記　章表

邑學有進士碑〻記邑之進士者也邑之人受業于學而得以進士名者試之有司試之禮部試之天子每三歲而廿四歲而一計焉學故有碑亟石于宮之壁歲久則隘工不就鑴長邑者下謀于属募石而新碑之新自今始者蠲既往而俟後來也後之來惟進士書為進士作也書不以畫而以次用表年也某曰某官〻至某無使視其初者鄙其終輊其少者玩其長也碑石記立矗然聳覌碑之中若兄而弟子不學者三于既記之從而有所感焉夫士游于學、以

八

從仕曰進士者仕之始也士之始仕而書之于石敎之耳目而傳于後者久也必學与仕終其身衣與愧焉可也碑之作幸不致于徒然也此不敢以告邑之士用以子弟兄告也雖然有作于先可以興其後有鑒于昔得以修于今鄉讀賜履之間有學有師以甚以養視之碑存之于目存之目思之于心學究乎己師取乎人倬然能自待者矣自待者重不苟進于仕仕必尊其學而又石不晦于名之書日見進士之承承繼〻用碑于時不泯〻于後一此階也碑作于天順庚辰之歲九月之吉式立錢計石費者萬之奇工

計力傭者什錢之四邑長曰唐侯敬身諚任厥成云

教育言氏子孫記　袁甫

言偃字子游舊宅在縣治之西唐開元追爵吳侯本朝升為公慶元間令孫應時即學宮建祠于明倫堂東偏後令延其祠祀事弗飭有識嗟惋今邑大夫王檜移書諗予曰聖道基異心甚愧之今且一新矣東廟西學前殿後祠翼廡攸序既順且嚴嘗訪公裔孫則降在編氓罕修儒業由是即新學西齋扁曰象賢聚言族子弟其中縣給贍養之資買書延師朝夕訓導擇齒長者主公祠宇又慮歲月寖遠英彦難繼則

九

為之節冗費得緡錢六千三百買田以計畝者四百有五十歲收米以斛計者三百有八十庶貽永久願有記焉余歎息曰是舉也可謂知禮矣禮天之經地之義人道之所由立而國家所以恃為元氣也昔者夫子与于蜡賓寔有感于魯喟然發歎子游遂問禮而夫子歷言上古中古与後世之變而斷以禮之廢興子游凡三問而夫子三答皆所以極言禮也異時燕居從容子游子張子貢侍縱言至于禮而子游又發領惡全好之問夫子然之致諸檀弓所載以曾子之任道尚推子游為習禮其裼襲一節則曾子慊然

自知其道与他所論礼皆精入毫髮得聖人之傳至于論子夏之門人則謂僅可當洒掃應對進退之末而本之則無然則知本斯可謂知礼此正夫子所以大林放之問而未可以子夏之論小之也且子游吳人也太伯端委以治周礼其源流有自來矣而况講習于洙泗之間巍然在四科之列武城絃歌之風回視斷髮文身裸以為飾者其氣象果何如故子游之言曰直情徑行者戎狄之道也礼道則不然品節斯斯之謂礼烏乎一日無礼則淪入于夷狄甚可惧也故始之創祠知礼也後之遷祠廢礼也今王君大修學宮祠先賢而教養其後裔于是乎能復礼而言氏子孫藏修其間者又能夙夜服習則礼之興也其庶矣乎傳曰礼不明則上下昏何以長世然則斯舉也于風化亦有關焉是不可以無述乃為之書宋嘉熙改元四月癸未朝散大夫試中書舍人賜紫金魚袋袁甫記

常熟縣學田記

黄清

常熟故吳地州之西子游宅在焉當孔子時吳通上國已久北學宜非一人獨子游以身通受業列于七十有七人之間而其言行見于紀録為甚具迄今千有七百餘年生其地而好學能文名者犹彬彬焉風氣之厚俗習之盛城非常州比縣之所及然自其縣時已有學而所占田多薄瘠以歲之不易也諸生往往與所仰食學校之養顧出他州縣下絃誦之声希闃寂寥前後為是州若職教事者思有以裕之而未知所以為計學之賓尧以為州之有力而名好事莫如曾君乃相與造君以為言君欣然為帰田之可耕者若干畝山之可樵者若干畝以佐之群居聚食始無所乏絶莫不德君之為而願得子文以記之予聞古昔授田建學悉有成法民之為士固不必慮于學宮而大家巨室亦不得有素田以資施于也自先王之法壞而不可復見説者盖以為三千之徒聚而食于孔子或又以飲食之人為子游氏之儒何言之與稽祁今之去孔子日益以遠有能闢布衣養徒之事而興起焉可謂难也已若夫為弟子員而藏修息游于斯者皆生于子游之鄉而得其風氣俗習之美者也苟無辜乎居之安食之飽而必有事焉将見其屬也必無愧乎子游之文學其出也必無忘乎子游之學道而愛人一簞一瓢不足為其儉萬鍾之禄不足為其泰孰得以區區飲食之細爲証君子也哉是用

帝謂而為之記以告諸來者云尒

常熟縣學在縣治東南前臨運河宋祥符間經云縣東五十步有文宣王廟初不言學淳熙十年曾棨建堂曰進學紹熙五年葉知幾改名明倫自書扁慶元二年孫應時建吳公子游祠開禧三年葉凱修廟李端平初王爚徼郡學制東為廟從吳公祠于後而為學建象賢齋教育言氏子孫扁堂曰明德元陞州國朝改縣學洪武建先賢祠闢射圃建觀德亭宣德九年知縣郭南修兩廡學門及廚庫正統二年況守鍾修兩廡六年縣丞陳澄建尊

經閣成化二年知縣甘澤修弘治八年巡按御史劉廷瓚重修今制左廟右學

吳江縣重修廟學記　陳從古

學校者政本之所自出講礼閱樂習射考藝養老蓋冑獻囚告馘無不寓焉詎可一日廢也世之俗吏倒本趣末偲然以簿書獄訟為急視學校為虛器無咸乎風化之不行政本之不立也三代之時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國有學人人安于礼義廉恥之域而無暴慢鄙俗之心故孟子謂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于上小民親于下可謂知本矣自子

矜之詩作士子競為城闕游蕩然無所歸宋興尊儒隆道州縣率詔置學自漢及唐未有如祖宗之盛者也中更金虜之變一時學舍莽為盜區浙右尤甚吳江界往來之衝六龍南渡駐蹕臨安寔為畿邑士大夫行李取道半天下使客旁午曾不得一夕寧為邑者手且視事操牒據按獨臺符府檄金穀趣辦之與是長至學宮廢弛漫不經意故民不知教嚚譁健訟視他邑最乾道之初乏宰弄歲郡擇士者拜之席未煖即去知縣趙公領事之始慨然嘆曰吾為風化之首今學校鞠為園蔬邑之父兄鮮以夫子之道詔其

子弟甚者先聖殿廡上雨旁風春秋貫采興所存庇此令所當憂也前政石公毅嘗創之矣未幾中毀吾詎忍不終其事也一日鳩徒撤舊更新夷荒剔蠹周以重階甃以兩廡中嚴廟室環列繪像生師有舍礼器有所賓客之序庖湢之次無一不具公曰學具矣無資財以養士徒學為于是悉舊籍遍見月計錢二十萬永為廩餼之費凡片瓦尺椽市于旁邑不告勞丞俞希尹寔贊其事經始于乙未之秋落成于是歲之冬邑之庠士致懽趍以後為彩絃歌之声夜以繼日公又嚴規程以防其怠者則公之慮遠不為朝

多計蓋可嘉也吁學校之設不徒説也世知甲兵可以威天下不知學校亦足以威天下蓋甲兵威之而不足學校感之而有餘昔朱泚之亂士皆風靡何蕃以布衣微一叱而回六館之士孰謂學校無益于人之國哉今諸生宜以古學為心不徒為章句誦説之習異時孝于家忠于國無負聖天子教育之意則所以報公者亦無媿矣予吳人也往來彼數矣見其水波渠渤摩山映帶遠混天碧長橋卧波横截其中國嘗倚欄岸巾徜徉四顧曰脱屣功名扁舟五湖豈非鴟夷子皮之達遊者乎秋風颯然蓴鱸芳鮮豈非張季鷹之思歸者乎行歌長吟與海雲水豈非陸魯望之嘉遯者乎大抵山澤鹿泉之所萃其寓于物也況有瑰奇雄傑之觀其感于人也況有高明俊秀之才然物不自顯待人則顯才不自達得人則達彼之為瑰奇雄傑之觀者得二賢然後發明所謂俊秀之才為時而生者今有待于學校作興也趙公既建學矣則才之所成就者吾知况有人焉公名廣字德儉篤籍之賢有文者其為政之本末又能推餘力以及郵亭使館橋梁祠宇一新之部使者以能声久聞于朝今為南徐别駕公雖去邑之人不忘公賜相与請記。于予敢剝之樂石以告后人于嘉公之政如此不敢以固陋辭淳熙五年正月十八日朝奉大夫直秘閣新權知鎮州軍州事兼管内勸農營田事陳從古記

重修吳江縣學記

盛章

嘉定十年十月吳江重修縣學儒工邑之多士合辭來言曰學舊有宮歲久就壓曰殿曰堂前令嘗葺之力未遑以其餘遺後人令呂君寀邑謂是為政之大者首餘俸佐謀其議克合乃節嗇銖豪日聚歲藏市材僦工歷告不作撥成學職畀以分領向所粗備增緻加飾既益嚴翼門廡齋舍撤陋崇庳比為閎闊雖靡庠庖湢曹胥之局與隸之所斬斬一新于是即同像從以士儒仰丹拜致敬于先聖先師冠裳章衣環列俊先雍容就辟廱廱咸在觀者侈焉須有以記之章叨居言路天下事無巨細得以商略可否日以酬酢未暇既而復來言曰今之為邑簿書期會獄訟聽斷非才識精敏不能辨詰此其所難也賦斂有常額外鑿空濫以竭澤後反求多日對度民較量于圭黍尺寸之微不則繩以法雖不忍所不遑恤此又難者也今令乃能獻朴嗇貲之中知所先務豊宏茲學以幸邑士且俊成而民不知此尤其難者也請益堅不

得雜因為之說曰學所以明教化美習俗也古者學庠序塾無非此理身修而家齊家齊而國治此學之所以及乎人也自誠而明自明而誠極而至于不可測之神此學之所以合乎天也吳松為邑地占其勝自昔高人逸士倘佯其間清風峻節聞者興起世降俗下趨尚浸異士之重厚誠篤或隨習而遷民之和順輯睦或怵欲而薪思返古者每致其拳拳也然厥初有生畀賦均一是理苟明轉移易易今教養之地鴻分異輪感儀文物設飾宣備俾邑之秀民得以優游涵泳于其中飧和染教以成就其遠大之器業因

里之內聞風向化亦將有所勸勉規矩而爭多陵犯之習浸以消沮蓋人心之理本與政通以齊魯待其合則人亦以齊魯待其身其機固如此也今之加意吾邑頗不孚興章既書其事抑有告焉夫人之心不難于觀感動化之速而難于持循踐履之久使士之尊德樂義積于其身者猶長日加益而不自知民之入孝出弟日已遷善而無恩犯礼之俗相與守之而不變則國家崇化導民之意始為無負且有以答今之盛心矣其勉之哉呂君名祖憲婺女人心事平夷政尚簡靜其學問源流蓋有德于伯氏東萊云冬十二月望日承議郎監察御史盛章記

重建儒學記

錢牧

余試令吳江越兩載有懷久弗不敢以傳舍視官府無于日不暇給之中左枝右梧興利補弊驛亭橋梁以及公宇經理粗就繼獨學官興廢事至則倚寓聚星之津亭環堵頹湫規制淺狹僅可為蘧廬旦莫之托嘗欲擇曠地屋其上俾學而居之以稱朝廷設官之意會邑計赤立遂僭作舍此久未償也上踐杌之二年丙寅夏五月制漢揚鐵來領學事顧瞻聚星代者猶未去東寄西泊靡所居止一日庠校之士過余

道所以余曰此令責也二三子之意不可孤邑之後河舊有吏舍一區嘗假務官居其中去代不常至有撤樽櫨扶窓戶自之而歸者四壁巋然日就頹圮與已則起而新之輒以為學官廨不猶愈于津亭之偷寓邪乃命買材植具瓦甓相率庀徒補葺罅漏與作植偃不旬浹而工師告成治事有廳肅賓有位藏修有堂庖湢有所一畝之宮具體而微而邑庠師儒之官得之已不勉足而余之久事亦可粗償矣切惟國初崇文詔郡邑立學館吳江寔居其先然主管學事倒以縣官兼之自祥符以來大率然也三數年前有

特祺學司片牘以白衣采與教者餼廩之外月書季
考若圖閱知先皇帝加惠四方學徒專定壬戌防置
為令凡縣悉置李官所以俾之專意教養以幸邑之
後秀者至矣使為長于斯執筍焉旦暮坐視其東寄
而泊不獲安其居堂朝廷專官之意我列是役也取
辟于學舍者庑接賴以居今之從者則與窮前而葺
之尚有望于來者云是歲六月既望奉議大夫特差
知平江府吳江縣主管勸農公事兼兵馬都監弓手
寨兵軍正賜緋魚袋錢抃記

新修大成殿記

陳堯佐

迹濟萬物而萬物不知其所以然故聖人條其教而
教之教之弗率而又以刑而刑之由是居于上臣于
中民。于下尊卑貴賤儼如也故礼樂仁伐自天子出
後之學者或曰吾師佛也吾師老子也復又有百家
之說穿鑿戶情于是教分為三流析為九烏乎教果三
乎流果九乎且未諭佛何為也老子何為也言之術
術書之云云是欲化之為善乎果欲善也則孔子之
化不使人不善矣水濟水也安得而異口江曰河曰
渠曰溝名斯別矣体復二乎且夫生而免乳必誦其
言死而就本必不可須臾而去也雖欲去之有能去

之者乎或者北其轅而騁越西其流而走海蓋有之
矣未見其至也復之上六迷復凶乎謂迷復之凶又
雖咎也國家紹千載之統炳二聖之業東封太山答
天之休也西祀汾壤復地之利也而且謁見素闕飲
至宗廟嚴為礼之盛有過于此者乎為孝之大有過
于此者乎多士封論之聖君財成之明白光大垂耀
永世夫如是則孔子之為道也不為不尊矣孔子之
為書不為不信矣王者尊之率土奉之宜其宜矣又
安從而他師焉姑蘇南門邑曰吳江乃錢氏武肅王
之所建置隸晝長州之苑門通震澤之浮魚鹽屢給

既邀逐末之利詩書礼樂逐殊好學之訓會詔下郡
邑悉煥儒廟縣令李恭尉聶復等喜而言曰內己而
為專也專則有悔自命而作順也順則無咎既而營
材具工補壞緝廢棟宇之制迄資乎閭里俎豆之設
仰法乎太學門人稅、書室肆、泯然之規于斯改
規卓爾之士可以弗畔又若尊簋之器縣官具之冀
獻之數朝文若之雖翻冕者視之瞭焉茲又上之化
下以道而下之奉上以礼可以亘萬古流頌聲于無
窮也予兩大君之祿被外計之寄錢刀之司寔曰已
任俎豆之化人匪他務會按歷所部處至新宇唯令

及尉趙而言曰天子有命執事不佞廟成弗識歲述何觀願得正人之論以刻太山之石于闕其言則忠當請而諸蓋喜卜捨吾后錫晃垂鴻之慶亦樂乎揚孔子垂教化之旨黜淺之說孤陋是懼或曰三教九流之道果何如也三教不二九流歸一吾子思其異不異也宋大中祥符五年歲次壬子仲春十一日陳克佐記

重建大成殿記

黃由

祥符五年二月吳江縣始建學丞相文惠陳公克佐為兩浙轉運使實記其成當是時宋興六七十載海

內無事大治大興詔郡縣悉置學宇若令得祀夫子令李度棠縣西偏以奉詔書規制軒偉廟貌邃嚴役諸明章相為發揮學校之盛稱于二浙既厄于兵今石公輟乃改而南大成殿之建距今又七十載棟桡榱腐聖繪漫漶春秋釋奠觀者太息今劉伯麟肇欽五十萬議治不果今令孫君仁榮初拜學宮有慨于心義劉之為領竟其役于是捐金靡較至到去租弱孰朴略興首難明年夏六月巳成落楹飛廄像設一新承平氣象宛然如在由有園百畝旗上所賜詔墨是名盤野幸与李鄭扁舟過之蹌與奔目乃載酒為諸友賀扁閣人人言令君之賢豈弟不擾百廢具興未幾皆及吾門且述所以嘉會鄉校者蓋由書之由再三辭不獲則進諸君而告之曰學之廢興時也道之窮通命也惟不以窮通二其心而一以救時行道為事此吾夫子所以異諸子也至于今名教被于四海祀典垂于百王其于啟人心惠斯世者蓋与天地相為無窮豈直蓬豆司存歲時貢謁而已吳江壯哉縣水天寥廓清淑扶与數千百年間豈無長才秀民行夫子之道于世顧使高人隱士脫身世軟若多擅茲邑是豈夫子語吾黨之意哉夫沮溺耦耕晨門荷

蕢謂非知机有道之士則不可夫子異不深取以為世道計也噫出處行常惟義之歸唐虞軒冕頹利害之途而不知返固非也忘斯世獨善其身將与孰任天下之事雖輕諸國戲驟伐木夫子有不得已于此者矣諸君勉之入吾墻拜冠履而念及乎此則通經學古期于有用得時行道思澤斯民皆聖門事業徒曰吾自有東家丘此則由之願也亦令君所以尊先聖儆後學之意也語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不如丘之好學也諸君勉之嘉定八年正月十五日正奉大夫提舉隆興府黃龍萬壽宮宝謨閣學士吳郡

開國侯食邑一千七百戶食實封一百戶長洲黃由
記

重建儒學記　朱子昌

吳江平江之屬邑有太伯延陵之遺教故其俗淳以厚有鴟夷子皮季膺魯望之高風故其士清以逸有三江五湖之形勝故其地爲古今之雄盛于襄奉三高祠徘徊學宮摩挲石刻覌陳文惠公所記則知此邑學校盖甲于吳之諸邑自大中祥符已然鉛槧攺創規模弘大風驚雨過蕩不復完所僅存者大成殿講堂而已鎮國上將軍都元帥甯侯王某而新之自

廿三

至元癸巳八月鳩工正殿始復相是役者敦武校尉杜福然講堂齋舍未及也是邑王令君柔勇于爲義以明年八月與邑之長貳復倡士民捨其舊而新是圖講堂廊廡齋廬下建倉宇庖湢之室具備前學録俞處仁儒林偉士也捐金繼來賴其力爲多落成後教諭王沂李文遠合辭請記成績于謂承流宣化之職也政教繫焉漢言循吏以西都爲稱首龔遂渤海黃霸潁川不以柔服強暴爲能則以發摘姦伏爲事文翁治蜀其治辦之迹一無可言不過興學校教生徒而已班孟堅傳循吏願乃列于龔黃諸人之先豈

非詩書義禮之澤入人也深教爲政之本顧有在此而不在彼歟是邑當辟道憧憧往來仕于此者於將迎中不至廢事亦云可矣何暇他及有能以興學校崇教化爲先務者亦可尚矣士之肄于斯者其可負所學歟泮水爲頌僖公而作修泮宮一事不書于春秋而見于魯頌盖泮宮乃因魯舊有而能修故春秋不書然魯人頌美之辭在聖人所不廢也余職儒司因士心從輿論不容以蕪陋辭時元貞元年九月將仕郎浙西道儒學副提舉朱子昌記并書

重修吳江州儒學記　顧儒寶

廿二

孔子曰人能弘道子思曰道待人而後行道無在無不在所以擴充之者存乎其人矧夫子宮墻宗廟百官之美富莫非道之攸寓惟其寓之地故有作爲有敝焉有修焉夫作于前者固不能必無敝敝而修之則不無望于後之來者鄭人不修學校無以遏佻達城闕之譏魯僖能修泮宮有以來思樂泮芹之美一修一否豈非係于人乎由是知作者未必無修者未必易也吳江有學與州同世初都元帥甯公玉縣尹承務王公棨因其敝而共新之迄今三十餘稔所修者復敝焉延祐丙辰知州趙朝列高公仁甫下車首

謁先聖環視内外慨然有志于斯卦費捐資無需于學自為謀畫期底于成明年丁巳新靈星門增儀門二大成殿明倫堂廊廡四齋大小兩學及垣牆池夾道植槐倉廩庖湢罔有不葺越明年戊午于正門外濬河累石疊墻映帶左右昔無今有規瞻燦然莅斯役者州吏沈懿前直學沈廷玉也既而聖賢象貌彰施一新公之志亦慊慊矣尚猶不寧于是月講季試躬親臨董大小生員勉勵尤至抑嘗論教化為政治之本世之牧民者往往詳于政治而畧于教化公之斯舉可謂知所本矣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是學之脩信乎有其待也判簿趙繼祖學諭曹謹偕學職弟子員揭予記其成刻辞于石以垂將來公之得士心如此儒寳庠公之知蘇幸滿替吾啟以圖陋辞時延祐五年歲次戊午前平江路吳江州儒學教授顧儒寳撰

興脩儒學記　　陸居仁

吳之境以水為勝水之勝在震澤三江之交震澤西受天目宣歙諸山之水東趍二江以入海故潭江之交其境為尤勝交當南北要衝有虹梁亘數里逆交上通驛達達左為運渠而傍居民數千家在宋為縣今為州盖以鎮其交也州學在其梁東面西震澤山水之勝一覽無牙道長江抱其隈是學又據一州之勝者第李址隘陋又廩粟薄歲久而頹靡措改觀資至正庚寅燕山邵侯子敬守是州莅學拜謁顧瞻咨嗟慨然圖新之首捐已俸為倡秋八月上丁釋奠卒郡民之富而好礼者觀礼既徹俾升堂与燕序以介景福郡人喜曰吾乃今日知礼樂之教也是侯欲厚我州俗吾民何幸也願相勸為善侯曰凡尔之同室而居有父子兄弟之親夫婦之別同里而居有長幼之序同類而有朋友之信赴僕而有君臣之義者固彛倫之同秉然微吾聖人述經垂訓以為之教固何以導為常法民何以質為常與而得相養以生相安以居耶賴其教而不知所以教之與乃脉其本乎夫學校尊崇先聖先師春秋朔望則為祭祀所以報其本也設之師儒以鄉之物樂育群才所以右其教也今敝陋若此何以稱崇教之意吾將撤而新之以致其報之誠以衛尔礼樂之儀尔民亦顧乎民哉稽首曰微侯吾儕不知民生之所由頼也所由頼猶敢後其報乎乃相率以來助于是大闢舊規廟貌神像華奐莊好高其閈閎加倉庾廟學于是皆備起是年之九月三日乙卯至明年辛卯五月十二日庚申學觀

一新而江山之勝若有增偉者學職郡之民交爲請
記于是、曰信哉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郡侯俄頃
之教而民即從化學校爲之興起使久其任而教不
輟爲効可勝言耶昔者召公化行南国而封于燕今
侯生于燕而欲名公是以難南陽召父何足多讓哉
今守令六事興學爲要若郡侯之政可謂知要矣雖
然以興學爲心相是從者不以利己爲心故學之成
也偉士之講業于學者相現豫忠而以侯之心爲心
則業之成也忠州當驛達使驛之過無虛日覧江山
之勝瞻學觀之偉挹士風之懋必有舉麈而揖之者

曰是燕邵侯之甘棠也夫也敢不爲斯文慶至正十
一年五月前鄉貢進士陸居仁記

儒學大成殿記　許從宣

按周制大胥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頒樂合声故凡釋
奠不有合也其登歌請廟下管象舞大武是也故月
令仲春上丁命樂習舞舍菜蓋李校札樂所由出小
有舍菜而以食爲主大有釋奠而以飲爲主其于學
校習舞与声大合六代之樂一也吾夫子以聖人
享南面王爵歷代尊崇礼頌之縟情文之備至于今
而莫之能尚也唐貞觀間太宗以文治然廟享聖人

製用齊典僅設架之樂六佾之舞而已經後開元間
釋奠始用宮縣之樂知于故家崇儒右文可謂至矣
然春秋上丁釋奠東序上戊釋奠西序雖登降有部
至于用樂不以軒縣而以判架兼不設舞位先儒謂
有歌而無樂非古人習樂合舞之意也逮乞靈正以
表尊崇至于唐儲君其釋奠于李鍾磬吳簴絲声在
絃匏笙並陳柷敔令止貢数間作揖㕍和鳴具有成
規武礼將陳協郎倚伏舉麾則永和之樂作登歌則
肅和之樂奏雍和舒暢悦人心而娛神明者其爲樂
可謂盛矣今夫路府州縣莫不有學其所謂尊崇聖

人者冠衣章服殿寢階陛頒已統于王者之礼矣若
夫廟樂八音並奏蓋有取乎虞廷之簫韶豈不曰後
世雖有作者虞舜氏不可及矣吳江之爲州也雖于
吳爲菊北津要然州治出乎江湖之上風濤所撼播
魚龍所出没而州學迫市里之隘在垂虹橋之南廟
享聖人既有著令學宮与廟雖皆具至于廟樂則有
缺焉至正十二年州達魯花赤哈迷里人扎牙進公
以奉議大夫來監是州既見戟門以大廟制闕命樂
師選學之彦肆習廟樂備及期而樂大畧自凝安曲
九變成章与八音並奏而無纖毫敢畧者廟于是告

完蓋公之來是州也適寇犯隣境州民憂惶而公能
鎮之以安綏撫之以仁雩孩猾從化奸宄伏誅民既
大和乃能以其餘力重製廟樂成奉議大夫西夏郡
趙伯不花以首領來尹是州同知金剛納昭信哈質
承直判官那海敦武校尉鈥穆尓從仕提控案牘兼
惟賢暨目陳濟循能与公同志協心興學造士州澤
国其人士之美者來進來歌者現成廟樂以天其音
況當大比之年其為世用兄矣若夫琴瑟在御笙歌
間奏且將見蛟龍奄蹇秋怪水獸与仰秣之馬出聽
之魚咸感化于廟樂之盛者而況于人乎況于鬼神

廿八

乎至正十二年癸巳十月吉旦亞中大夫福建閩海
道廉訪使許從宣記

吳江縣重修廟學記　趙寬

國朝之制縣必有學ゝ必有廟天下皆然ゝ有修飭
者有荒陋者各視其地之文獻及作興之人何如耳
學所以明人倫育英才欲其寬閒靜深以為士君子
進德修業存心養性之地廟所以尊祀聖賢敦本達
遠欲其高明嚴肅然後人望而敬有以興起夫景仰
企慕之心吳江廟學自宋元有之正統中巡撫少司
空吉水周文襄公始拓其基宇而改剏之規模宏敞

他邑莫及也歷歲既久日以頹廢弘治戊午春寬以
刑部郎中奉使湖南便道鄉閭祗謁先聖廟庭顧瞻
宮墻周覽區宇翰焉奐焉鳥翼翬飛丹雘焜煌照映
雲日殿曰大成門曰戟門曰靈星祠曰鄉賢曰去思
堂曰明倫齋曰日新曰時習以及神廚神庫膳堂射
圃學官之居諸生肄業之舍倉庾庖湢之屬昔之卑
庳者今則增以崇昔之毀敗者今則完而新昔之汚
漫者今則潔而明矜佩之士紘于斯誦于斯藏修退
息于斯皆得以安其居靜其慮大肆其力于詩書禮
樂之場而無喧囂之擾湫隘墊湿之憂于喜而問曰

廿九

孰為之我何若斯之盛也衆咸曰此吾邑侯。之嘉惠
也吾侯下車首務斯文近日司牢牧者所未見也予
因問鳩工之始末曰侯以丙辰之冬來莅任經始于
明年暮春之初訖工于孟夏之終問經費之所出曰
取財于官而役力于民ゝ欣然趨之命陰陽訓術吳
鑾敦匠事鑾公勤有幹畧長于料理學諭高君督視
之尤加意焉故其成速而精予聞而嘉之侯之政豈
不異我侯以進士釋褐來宰邑視事之初裁毅獄訟
案牘山積宜若不遑他務者乃能從容有餘以從事
于教化之地其才力優于人遠矣世之好興事者厲

民亟劳民者廢事令也有予求之樂而無疾首蹙頞之怨此何以致之哉秉彝好德人之同心琍吾邑故文献者俟国民所欲而使之宜奔命之易也化教行而風俗美恩樂之風作而織樸之士興焉於自今日矣高君与司刑林君陳君屬予言請書之將刻貞石詔來者予辭不獲遂書以歸之侯姓郭氏名郛字子蕃廣平肥鄉世家也康州嚴肅達于政体治邑一年而良法善事具可稱述不獨興學之美云

吴江縣學在縣治東南 初有文宣王廟在縣治西宋大中祥符間詔天下修廟學縣令李恭尉蘇復始作新之轉運使陳先佐記慶曆七年縣令李問尉王庭堅欲重建勸民輸錢數百萬會詔止不果乃以其財建長橋元祐間知縣陳端始竟其事建炎金兵燬紹興間知縣石璵即東門外開江營舊基改建邑人王份獻地廣之即今址也淳熙初知縣趙公廣拓其地建齋三十楹歲入米幾千斛錢若干以給學費嘉定八年孫仁榮重建大成殿宋季悉毀于兵元至元十三年都元帥甯玉校尉杜福重建殿宇塑像三十一年知縣王柔建講堂齋舍元貞二年陞縣為州改州學立四齋大德二年教授謝敬東建兩廡繪從祀諸賢四年知州李珏建泮宮門延祐至正間知州高仁孔文相邵子敬達魯花赤扎牙進相繼修之 國朝洪武二年仍改縣學定為齋二正統十三年聞廷撫朱守勝臨之徙左右民居以展宮墻景泰六年知縣貫亮建廟于堂左弘治戊午知縣郭郛修今制左廟右學

嘉定縣建學記

沈璞

士生斯世抱負豪傑絕特之資固不待文王而興者至于中人性濁涵易流雖曰秉彝好德亦於固物有遷苟無詩書以為範制無礼義以為綱紀則頑嚚鄙野老死與湮沒々与草木俱腐自古及今何可勝數使還真儒碩德以為師友則漸摩誘掖開導激昂諷說乎六經百氏之書究明乎三綱五常之道則茹今古嚌道真學足以充其質才足以伸乎世一旦舒華揚英展采錯事建大勳業立大名節標彩四海事光千載不亦偉歟今為身為章民地隣京國耳接鐘鼓聲鏘之音目見巍峨文章之盛名師益友講道授業者代不乏人然則爾士非學而奚務国家列聖相承右文尊儒度越前古車書萬里声教四達至于要

荒棄蠻之域悉置學宮以專教養獨我吳會今服販郡嘉定為邑寔崑山之東境地連江海炊烟孤迥往來蕭葦間故多盜田里為之驛騷土豪大家或怙貲恃強輕犯罰法窶弱若盜因豈教之未至歟嘉定十一年邑始創令尹高侯衎經基之其明年春營學宮乃度地于邑之南面勢軒豁規模顯赫士民翕然殿堂門廡落成高壯華如廟貌祭器庖湢齋舍罔不備其于是父兄詔其子弟胥從化經相懽以趨乃立子弟員有廩廩以充其食有課試以較其藝術、予鄒魯之風矣學成迨今十有一年而未有記邑士

三二

為之請璞淺陋不學不知為文然惜前人經始之勤久而未彰不敢固辭夫吳會之地非迓州來季子之故國邪禮樂遺風猶在茲邑析在崑山崑山衣冠之富為吳最其間佐鈞衡秉節麾者皆項相望是邑同一封畛同一風氣爾士其毋弃暴務修學博習以求合于儒有可勿鄙夷其民務尊吾道使沉浸以詠期用于世異時來學之士將有躡魁躔登顯仕以光耀其閭里豈若鄙鄉校徒議其執政而已哉於乎高侯奉天子命以作新于茲邑固職也然畢力悍慮事不可以泯深相其從者二士曰陳鳴一何夢龍皆力問

學屬操行乃以身為邑士倡凡程工度材寔尸其勞故併書之使刻于石寶紹定二年中秋日

嘉定縣學記　林應夫

學宮以崇先聖屬後覺也公宇宇儉校庠序古有制雖斗邑無敢不備嘉定邑學殿三紀舊可肆堂可陞殿巽以麻可拜可趨來遊者尚恒之然廩漸歲斂三三百半歲于是頃賦員議斧讓匯易應炎戊申秋始至士翕然告殘邑計窮空靡克佐費于是抉貴抉故以賦員請者謝弗與令月有學給辞切殘竹推寔攜浮銖積錙累明年夏作中門杜以釘鏍森以戟飾又

三三

明年作直廬楹二十有八望客浸久缺彰施之又明年外作重門形其墻以衛表所入坊扁曰興賢橫跳清泚植楔于旁磬鼓鼓樓祭庫祭器服貯事視舊粗飾力所未逮猶多合數役費凡五千餘緡費二萬六千餘皆國學生龔大定以直學董其事典計目水丘煥發張惟一先後馬方一閫市宋邑豐于好競甚俠駔于標氣甚矯也捷之張尊山豐華之違掟章甫日遭月征耳濡目染稍稍貴力折券而衛誅有繇歸声捷貢販鳴闌僑迓歲增見何文也天賦地產知不于此乎秘侠者剛之惡譎者巧之偽銷其無使若

劉其僞使眞是机括安在今爲多士先士爲四民首
惟簡御煩尊士之秀選俊以勸導衆異不雖一也惟
賢路愚廸愚民之農工商以信向衆着不當獨也學
宮其今問政士議政一大統會之地欽然而昔訣暑
士謂今矣以教今繙萬今謂士矣其業佔畢迹也彫
篆技也科級外物也士于學宮猶家然自家是孰若
心家是心無他法自主敬始常惺惺其待養活潑潑
其形著是心苟存則學宮今之沂泗槿夢非奠庙貌
非像眞見乎端冕而南面夫子坐如尸振佩而環侍
諸子立如齋而吾身即睹于墻內于門外堂不遠伊

三四

邇乎淵之浸遺寔訴訴無下手處執如其湖而謁句
而課二丁而祀身退心隨之邑人將曰青衿挑兮是
寔墨餒者所望時宋淳祐　年夏五月　日

嘉定縣學重建大成殿記　林應炎

國家自慶曆詔州縣立學以祀先聖明尊師也兵始
黃帝農始后稷社始句龍莫不庇爲壇爲祀之學雖
一雷地無夫子宮墻可乎有之矣苟其日月但蓮風
雨漂搖可乎今茲邑遭与壊會弗動邦治是吾道反
不若異端者流其龕房像設金碧稍漫漶郎百千爲
髹奔走謁資求所以還其舊今天下固無窮執縣如

曰吾方治賦聽訟姑舍是則朔告丁奠仰梁而摧倚
柱而膺于心何如哉嘉定縣李未五十年大成殿寢
圮今桐川宁常居愬爲宰請于府得佽官田租市木
瓦甓將召匠以鐵幕府史均佽鄉諗其後至則鳩工
度材斧鋸交作始乙丑春仲閱五旬殿宇顯廠廟貌
崇嚴有門靈星有橋泮水上學唐均夢翔佐其決學
正王子昭相其労爲工千一百五十餘楮六千九百
餘米石三十餘既告成邑士相与言曰物之成与壊
者數也能保壊復成者人也今茲常居規之史君隨
之一新是殿矣雖今已後安得復如二君者捐己俸

三五

倡諸寓公使是殿久而常新者執且尊師有戩而養
士無廩余何史君遂撥其功德寺田七十六畝有奇
曰是爲後之繕修備給縣之磬庵田六十二畝有奇
曰爲士之供億同于是邑士嘉常居之始課歲史君
之終惠以于常讀執是邦也合辞請紀歲月余惟宮
陵衛山爲縣人立宣聖廟堂少陵過而詩其事余老
矣弗克賡少陵作爲邑士賀屏儆文其敢以蕪陋辞
時宋咸淳二年夏四月朝散大夫新除秘書省著作
郎兼國子監司業林應炎撰

嘉定縣重修廟學碑并銘　王遂

乾道戊子先君吉州筮仕崑山尉奉大父教文以行
時敷文南定湖湘北守淮楚屬為李氏退居金壇買
書數千卷聚子弟以學有詩寄子康勤不可緘毫纍
歸來使我家中錢可謂任教之忠矣後縣裂為二以
練溪之東為嘉定縣踰七十六年某遂被命典邑曰
祖父舊遊何可不力載銀米糗糧自隨朝望琴堂不
少不休訟于公者手自裁決負于私者寬期以償月
輸歲送毫髮不私吏與所採手行遺頌之惟是縣之
學自今高衍孫始而養士之費歲百石鄭侯舉霖繼
之增百石有善士始來學有與薦名者其後廢壞而

三六

縱至首以縣橋廢路不直乃命改作榜曰登龍得池
元壁闢講司梦虎主之東光大仲之皆給之食凡有
志者會食而宿于學四經之案來與而課試高下不
較博其小學三十人迎師以教之縣給之帖粮不徒
請尊勝廢田王提舉得戴權及二百者亦称足徐知
府鹿鄉以田四十七畝繼之時講堂更敝乃新寓公
周君次皋首助其費丘君試龍君廷瑞薛君埴王君
子昭孫君繼周吳君炎共相其成如其家事自殿及
門廊屋三十三間　以朱文公舊刊金壇縣學
者刻于門講堂則以表蒙齋所書明倫堂扁示其齋

取建寧學宮所以命諸齋者名之規約咸具修葺未
備者一切畢治計三萬四千餘緡米一十五石未嘗
有取于吏胥牙儈而從學者欣然是歲有與薦者以
進學而與名旁郎者以上書賜第者其試入太學者
一人有以辭賦與魁選咸曰登龍之效也會選第受
代與諸公宦者門諸公之進德也如是此非選謹守祖
父之力也亦諸公共成之耳然治者湯公仕能吾鄉
里欽肅諸孫有不待勉而起也無疑矣其可無以告
謂遂曰兄退居立國于世事業所及獨于邑之大務
胡可無言乃即其事而銘之銘曰明德自始兮制起

三七

庠序逮我聖朝兮化行鄉縣伊吳有邑兮在海之旁
始置文字兮士風頹昌帝命立學兮遑不暇詳令弟
製錦兮于先有光翼翼濟濟兮明倫設堂有　斯橋
兮渡水之陽俎豆莘莘兮頌詠琅琅朝講四經兮夕
以為常登名天府兮辟雍翱翔諸公合力兮講習日
長今雖去此兮士朋思志俾我後人兮愈大以章蓋
修廢　兮永有馨香

嘉定州修學記　楊維楨

嘉定古崑山縣之析也國朝陞州孔子宮亦陞而大之
在州南一百五十九步基于宋縣令高衍孫大德辛

丑儀門比于風咸至大庚戌守王鐸改淑明倫堂大
曆已已守趙道泰重建大成殿移堂殿之南士論病
之敵近廟東歷守數十而不能更閱三十餘年天將
興之國先廢之至正丙申堂燬明年秉撫州事者太
尉府分帥張元良以教授陳公礼之請謂時論雖急
兵而吾庠序之教綱常所係不可以一日廢也于是
樽節浮費及勸率力義之家募貧丁相什伍填洿池
成址若干畝甃石湜捍水若干丈構新堂其上前接
崇軒旁翼齋舍立教官廨于西舊西齋地也迁學廩
于東舊東齋地也與夫直廬庖湢之所靡不新焉惟

三八

先聖龕帳与大成樂器仍沿儀門未具教授陳公礼
復請于貳守鐵侯張侯州倅賀侯遂相与完而成之
遣理學稚以廩生徒廣購書籍以資經訓礼教五經
師使日与弟子員討辨道義崇勵忠孝孟不郁夷其
民實將責成于作養之餘以應賓賢之所需也豈徒
輪奐其宮以務觀美哉張侯于政尤明治要与予有
疇昔好使典書者王文諒走書幣請記且曰先生老
文學幸有一言以諗諸李耆子碑帶獲則告之曰三
代之學之教心而已人心正天下無不治未有不正
人心而能治天下也者堯之授舜〻〻之授禹成湯武

王之建中建極同此心也當是時比屋有可封之俗
人〻有士君子之行人同此心〻同此理也上之人
作之下之人則之以心感心以理應理固不俟夫歲
驅勢迫也世教衰人失其本心至或淪于大惡君子
救之亦曰治亂不一而心無不一尊君親上之出于
天者未嘗滅泯也言教者教以聖賢之心身教者教
以聖賢之行況其為州來子之故壤礼義遺風猶有
漸漬之地乎民不從治吾不信已請以是復司教者
司教以復三侯時助學田者楊餘楊仁增益其所未
備者三山林震林復也鐵侯名鐵穆尔普華字德昭

三九

固族也張侯名紘字德常世家金壇宋中書舍人恚
之後賀侯名鎬字守謙西山居士仲之子也張師字
子讓洲人教授字子約河南人兄祖仁壬午科狀元提
控案牘盧以仁都目宋思讓陸元祐皆有力于文教
之事云至正二十一年辛丑歲二月朔旦會稽楊維
楨記

重修宣聖廟記　　前　人

嘉定州儒學以書祇余錢唐官次言其州太守郭侯
之善治也先務以教化為治本至正壬辰夏侯由中
臺監察御史歷工部員外郎遷膺守令之選于是州

先是為州者咸患叔力迁教化聖人俎豆之區往々
苟簡粮籍自元貞初縣陞州後廟制不加舊棟宇仆
修作圮不能支十年二十年之久侯以為病明年秋
且大有民和而寇平又遭當聖天子詔下申飭臣工
加以冠裳文教適与同知高昌和侯州判何君暨
校官朱孔昭氏計議學事陳書之計得羨貲若干緡
旁率好義之士林仁玉文龢黃澤助貲各有差首治
大成殿特掀扶殿若干楹。撤舊兩廡重葺崇扶屋凡
若干楹前後側廡及儀門周垣席各以次舉從祀諸
像易繪以塑冠衣舄章恭合古制爵斝籩簋之物各

四

極靡整廟有雅樂廢已久遣祀日從集市井伎夫玩
為故常侯從博雅者復理古樂肄樂齊凡三十六人
儀容古伐音律諧暢昧昔之規制庠下禮度綿艷者
不作矣海鄉之民扶負而至仰見吾聖人王者之宮
南面之位而文脩聽吾侯文告之識雅樂之設興不
忻々然有喜色思見太平以還綏服之化殆不虛以
咸力驅矣侯之為州其得治本如是既乃躬率執事
弟子員行釋奠禮于庭峻事州人士相与立石志侯
績幸吾子有以書之余囊以公事抵吳下聞侯主辦
大府杆需甘截々有法少間即究心學事人始難之

曰自朱翼氏提楫江南守城社者不嘗逆旅人之居
設詩書者棄死不暇顧欲務不急于此乎侯以為民
可一日無食不可一日無名教無名教其渦朱翼氏
奚哉我嘻焉上溯魯者急祀孔子軍與于陳者亟令
修學而侯于佚。德繫復之秋完葺舊廟固敢一日後
豈端昧務之急者乎噫侯之學于聖人者在是而不
在彼也審矣侯名良弼字仲賢大名人和侯名和尚
字仲瑄何君名演字伯夫与侯同心而合德校官字
用晦寔能既教以贊侯之為治者也銘曰皇々神聖
立經陳紀牧斎以覺載亂以理海東之荒大邑是疆

四

声教所暨孔廟將々旅楹既闢陟降有奕籩豆管笛
神聖來假神聖來假吾侯蕆喜允矣郭侯治有本始
鄰寇震迫不弊不罵迫冠既平絃誦鏗鳴入禮堂皇
出教堂下寔維民師堂維民父允矣郭侯教民信
銘在庭四方其訓之秦訓大夫江西等處儒學
司提舉會稽楊維禎撰

尊經閣記　　陸鈛

成化甲午莆田林君正奉命按江南四府以來臨嘉
定既視事謁于先師孔子退而諸學考賢問德已復
環視四術慨維　賜書所以嘉惠承學而於変烝

黎廿其風移俗化固已默有成效然所以尊寵而斷
示之者畧無寧歲甚無称以上開示匡直之意為之
不自寧者良久因進官屬而商議之以茲邑為蘇之
上縣而承宣畧布之意尚未有成非有司之缺與歟
今郎欲歛財計日以速乃事恐太傷迫以為民害請
姑伺之明日撤諸訟繫度非其情怙終者令收贖凡
得贖緡若干曰可以有為矣當是時適閩陽吳君哲
自進士來令茲邑嘆曰是惟林君宣揚布道明示意
向軍恩修德之嘉猷也哲承乏至此雖無所先且弗
敢緩况林君先之哲何敢後我遂以其資市材鳩工

四二

以其部民徐晃劉英授其事迺而成其始工于是歲
四月丁巳成于冬十一月甲子凡八閱月為樞者三
旋者二高七尋深損五之一廣益五之二五分其高
閣之上得二分焉為梯二重緣以闌楯緣以　樞達
而望之岸然偉麗入之青窗炫爛而上窮然　窮頂
之然後出高明俯城郭墟市之民川河之舟送迎之
客皆若畫然蓋勢高故視物微眇誠一佳境也畢政
務之繁與言遵之樂仰遺言于經洪發輿義于英髦
倚衡板檻而盱目四視豈不有以宣暢優游而遣底
滞抑夫古之為政者草衣木食結繩而治其事遠矣

方日時不以忠孝為美談非有慕而為悖此則以仁
為愛以義為宜以賞罰為勸懲而勃然興起然各在
于其人之身未入見之藉勸之而莫喻賞罰之而莫
覺慮其習之久而性之雖擾也于是乎言之諄諄書
之誥誥至夫仲尼文字彰矣約之為六經修之為諸
子天地之秘聖人之奧盡于是矣及我朝列聖繼治
憂患惟深綸言焜煌誥告與已蓋順時為治而不能
有忘于言也茲邑被化百年衣冠礼樂日新月盛其
涵濡占溉之功儒生學士固已欽仰而佩服之矣至
于鄉鄙之民風行草偃飽德而歌雖其身之納于平

四三

和至静之域而詠昧于帝力豈非所謂百姓日用而
不知哉林君為此祇作而新之以動民之觀吳君承
休繼美始終而弗遺所謂成厥功者二君有矣翰林
院修撰承務郎郡人陸技撰

重修學舍記　　王鏊

學在縣治之東南右距通衢左距河橫瀝也前有土
山松柏鬱然而河水縈之蘇之俗以文勝而嘉定獨
簡遠樸茂然其秀民長材往往類鋭傑出名天下見
于科記可攷也學屢有興廢大成殿明倫堂則成于
前前縣事龔侯晉而廡則今選部白君思明實經劃

則公御史吳君晳而諸生獨無所肄生河間封君翔
之作縣也摧奸撫良振廢舉墜嘗行學舍喟曰身之
不庇李于何有乃　庀經始左郎河右郎廡列屋若
干楹壁其前以為暗窗其後以為明樓其上以為奥
閣曰暗吾欲謝其乎外明吾欲其便于業奥閣吾欲
其講誦之餘以縱眺其心目時成化壬寅九月十日
也民不知勞士用競勸于是教授李君長淙來請曰
願君記夫劉侯可謂知治者也然吾有問焉侯之所
以拳拳新是學者何也所以勸學者之學而其所以
學者何也無乃挾策而誦乎分題而講乎授簡而書

乎是二者今之所謂學也而學之道不止是蓋其淺
也有淺者焉其小也有大者焉夫人之所以學者固
將行之于身措之于家國天下其平居所據者則皆
彝倫物理之常變天地陰陽造化之精微禮樂　數
損益因革經世之具學成而用之則為名臣不用則
為名人而豈若今之學哉夫今之學校古之學校也
今之人才非古之人才矣則所以學者異也雖然亦
為之而已矣夫昔之庠序是李也怨而高明爽闓猶
是學也況所以學者哉故曰亦為之而已矣李校人
才之從出風俗所由始也不加之意可謂知治乎加

之意須務其小而忘其大務其淺而忘其深可謂知
學乎劉侯可謂知治者也余獨恐侯之新其學而所
以學者尚循其舊也故進之然予固亦循乎舊志乎
新則未能者也翰林院編修文林郎郡人王鑾撰

儒學廑金山記　　龔弘

詩曰既景廼岡相其陰陽書曰卜澗水東瀍水西自
建邦國都鄙以下咸自眺名山大川為固若山之可
築川之可濟衆其周覽未整巽者為之此裁成輔相
之功于聖人所不後嘉之烝黎資質用是鄙維人才
恒不信他邑自宋寧宗嘉定中學博茂留光亭造

梳前方莫保畜步撤去遷吾道之森是故有宋及元
人材間出我　國朝天順間邑令吉水龍音始築山
障之人材為之一盛閱今五十餘祀雨崩土湮山日
就卑科目因之亦一盛一衰士居常懷憤力莫之然
今年春仲進賢饒公墉持憲節至邑曰山學之設也
迫甚非宜遷置南許四十尋則李宮高聳寺幾退隱
委伏此明彼障吾道與焉屬邑令承虛陳侯綱宰其
綱邑丞濟南李均延欲綜其事捨公帑羨餘售工役
財力不費于民李均觸歐暑率衆赴事起故積培新
壤築其北加闢增以崇高而斬殺其巔雖汗浹背衣

弗倦功就速緒前及三旬其趾偏亘餘二十丈深一十丈崇高如深二之一視舊倍其五岡勢蜿蜒分五脊嶙奇峯低昂樹之中峯起自沈氏義塾宋時物也先是鄉人夜異其有光久之莫之省神靈隱爲黙相若此山之前濬河縈廻東瀦綠初源水俟山澤以通氣河之上架木梁步山麓作游息亭瀕河傳故山空地爲射圃徑百步宜縱夫力圃西盛民居市其地益之構觀德亭廣真崇倍可以上充于探蒐丁問于步武其外濵橋星門大道衡舊限以垣今易之以闌楯中代樂爲棟作綽楔門顔山之名與橋星對峙由是

四六

乾象坤竒山高水深土膏泉秀靈化所鍾觀此爲一望宗士析旋出其下可以游息可以喜好可以登泰山知道在于迹功成一貫早夜淬礪彙出爲王丈士則与詩節南山者宜載形諸發諸雖然饒公由原翁以進士傳家爲名御史綽有風紀贊　天子崇教化以啟來學東侯蒞位未幾務理政優先正札門康濟斯美李均常築城禦海寇安民蘇能畏意問指君子謂饒公貽遠之謀與三百餘年之缺典頓不偉歟山之考極相方自北徂南見出吾儒理有不容還者視愚公宮翔与堪輿家所謂大逕庭焉科目之嘯于往初歲自今茲孰不曰此山始時訓導區福與教東候與之推謂嘉士登科肇宋龔識弘識之後崇游學于斯偕李均典史陳潔合辭以請故忘其不避強爲之記云

儒學重築鹿奎山記　　都穆

嘉定縣學之南有一山焉名曰鹿奎蓋天順間築于縣令龍晉歲久頹圮前御史進賢饒公蟾起歷至縣宗命改築春改縣人龔公弘寔爲之記正德己巳莆陽李公廷梧以才御史出按吳中聞縣有淫祠立命毀而市之謂山迫于學且乏崇廣瞻視弗稱乃以市

四七

值歸學爲修築費俾縣令承德陳侯渊綜其綱而其事則專委縣丞清泉王侯蛻董之王侯既市民廢地以廣其址遂移山稍上西南十有四武其崇視舊六尋有二尺修加如崇之數廣加二深有三尺　建二亭其在山之東南者可以俯瞰橫涇其在中　之西者可以觀射山之北爲杏壇面西爲射圃亭樹綽楔而山之前復爲亭二東西並峙以寘乎碑其下則鑿而爲池跨之以梁以通往來環山樹植檜柏松桂千數百本垣于山之西南餘六十丈池之南復疊石爲山以相輝映工始于九月三日僅兩閱月而訖

初王侯之經畫是山也于逵由嘉定見其殫心竭慮罔憚勞瘁是以成之、易而士之游于斯者欣怍賞歎莫不頌李公之功而嘉王侯之不負所委也惟閣之龍令之始爲茲山郎試一科而連登者七人進士一科而連登者二人邑中至今傳爲美談謂設學以來之所未有夫人材之生世未嘗乏工之人能作興鼓舞則感奮襄進不然則不免於悔寥寂此勢之所必至者今李公于學而作興若是安知今日之科目不有若龍令之故事者乎又安知其盛不有過之者乎然則李公之功當久而不忘而王侯之名亦將附

只

此而不泯矣教諭鄧居僕訓導區居福張居相偕來請記云將勒諸石以示永久李公予進士同年且重善而學校之事固予之所樂道也遂不辭而記之承德郎南京兵部武庫清吏司主事郡人都穆撰

吳都文粹續集卷七

長洲錢穀叔寶編

學校

燕居殿記

朱孔昭

道之在天下未嘗一日泯也由其記于今者或興或廢故道行于世者有明晦焉嘉定州學天曆己巳濟寧趙侯徹禮殿以舊聖像制小與殿弗稱易置西廡下既而壞漏弗支冠裳剝落見者病之莫之攸改距今幾三十年矣天祐斯文起有日至正壬辰夏太守大名郭侯良弼守是邦首謁廟廷亟欲更張遣軍迸與供億未暇次年秋　新大成殿金碧輝耀｜兩廡｜顯嚴位序有次門墉垣橋靡不周備｜聖舊像未卜祀所侯寔惧爲衆口啟後餘地尚廣｜增創燕居則猶愈于廢置而弗祀也侯從其議郡鳩工度材州之好義者歡然趨之屬于董其事增土壘石基与殿齊廣袤二丈深亦如之爲殿凡八楹翼以軒窻繚以垣壁與漆丹堊供具器皿完美一新落成且有日仲丁前臨侯率寮寀暨諸生行釋菜礼及竣事皆翕然若有所歸也嗟乎三十年間往往視爲闕廷置之弗領其端昧于爲政之本歟今也妥靈得其

所展敬有其地則吾聖人在天之灵有以相佼者必盡矣故口道之廢紀于今者可不信乎是舉也神安則人安學興則士興侯之為治可謂不昧其本者乎予既備員冷席樂侯克成其志因紀歲月用彰不朽云至正十四年八月既望章甫朱孔昭記

大成樂記　周仁榮

大德十一年詔尊夫子加號大成至聖文宣王于是夫子之殿与祭祀之樂舊名大成者始盡尊明越十有七祀嘉定州儒學大成樂成教授劉德載以知州周思明書請記仁榮曰自漢以降祀夫子用六樂哉

二

軒縣用　縣正用大成樂制樂章十　篇叙一降神備衆器以致享然後名正寔著国用與備器金之音編鍾有十六石之音編磬十有六為一絲之音琴瑟十有二琴一絃至九絃凡五等〻各二瑟之數如其等簫二管二篪二為竹之音巢笙二和笙二為匏之音土則塤二革則搏拊二木則柷二敔二以簨簴牙業巤鹿翬竿流蘇之屬為之飾以五声六律六同旋相為之用夫樂与升歌旋相之為宮也樂之宮在律則呂為升歌之宮樂之宮在呂則升歌之宮乃在律陰陽之氣和宮商始得合矣漢儒謂祭

尚柔與商音失旋相之義也旋相之樂與射為宮則黃鍾為商宮君象商臣象君声不可小臣声不可大用半黃鍾之管為四清宮以是旋相之奏有四清声者抑臣以尊君也八音与政通樂云乎哉樂象成也夫子之聖猶金声玉振始終條理合衆小成為一大成故樂修于學可以通神明美教化移风俗古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国之學樂政德樂語樂舞皆教之事今之日知州与教授興學而修樂知古之教也夫豈曰用于祭祀哉天台周仁榮記

局田記　楊載

三八

嘉定州贍學田五十五頃六十畝有奇歲收米　千二百餘石籍于有司官若吏不能有所斷齧秉奸歲荒旱之餘糧賦舊額農夫介受其利厭為他名曰例米北宮吏之所受不啻過此由是倉廩空虛用度不足雖礼文之士猶趍就苟簡學者罕至絃誦之声不聞棟宇垣牆屏蔽有窮鄉衰陋之風延祐六年興和路周侯思明來視州事進謁廟廷覽徘徊喟然太息守土于茲以承流宣化為職學校不修與以奉行詔書懼獲罪戾欲謀修飭顧材無所出未得其方會教授缺官請前李教諭三山林君疇叔主學

事議從者儒之言請于周侯欲復求舊額而歷時既久頑民必以死爭未易悉勝之也盍先收他名米一歲三百石有奇再歲如之三歲收二百五十七石屬富人出貸而取其息百五十石林君復議從者儒之言請于周侯合三歲之積償　千餘石以之营繕復有所不足吾業不得行矣用所糴米別買贖腴田三頃八十七畝得米三百四石所收他名米二百石歲計六百石有奇置局修造不以給他費自是而後財用可使有餘雖徹宮室而新之無不可者先是至元六年林君之父前太學進士諱懋捨田二頃二畝歲

收米九十石有奇給凡繕修之費其後廢弛至是其米悉併入學中學校既壞則秀異之士無所于歸聖人之道何所辨明度民之德何以覲望而興起之乳周侯舉應詔條不廢職守為政如此可謂之忠林君能成父之遺志可謂之孝兼忠與孝有所建立業垂不朽宜矣孝者承藉如斯以殖立志以啟趍學積累細微以至家盛名寔並克自家行之而達于朝廷四方由處士而至于公卿道德純備光明顯融聖化宣通流衍無際則可謂無負也已建學于斯不無望于人也周侯為守五年有惠政于民著蹟偉然可以于古之循良非有待于講學之功能使尔邪林君用衣冠儒先累世富盛躬行節儉又篤于為義由興學一事觀之其他可知也已教授金華劉君德載調廂補綴事有成功欲息不忘欲彰遺美遂徵鄙辞鑱諸堅石一再有請于是乎書翰林編修楊載記

興學記

薛元德

為一鄉善士使後觀感而興于行思之愈久而不能忘者非其德之所施者博利澤之所及者深不能也豈惟發一善言行一善行爲美于鄉之一時而能若是哉嘉定自宋始創學宮舊有田租歲入養士不継

邑士東邨王先生子昭慨鄉校廢弛無以作育善類遂捋己田二十七頃六十七畝有奇歲收租米一千一百一十餘石擬創義塾以教鄉里子弟志未遂而疾作臨終乃終其弟子閼以是田歸于學時至元二十五年也由是學廪充羨講席者歲不乏人迨今成材者衆鄉人感思先生之德而不能忘也至正丁亥歲予叨教于茲一日郡士請而言曰吾鄉先輩東邨王先生為一鄉善士以田歸于學迨今六十餘載未能勸石以紀其績吾党之士与鄉里子弟今日獲飽食而知教朝夕游歌于斯者誰之賜欤願求作文紀

其績以勸將來于鍾衆請之篤于義而勉為記曰古
先聖王設庠序學校之教自鄉而行于國自國而達
于天下其要本于明人倫厚風俗復乎民生本然之
善性故也歷代相承治教雖有興替之殊而人心天
理未嘗泯也先生篤意鄉校捐己田以養育羣材倡
義于前而後人繼之者衆道今思之而不能忘復請
勒石以紀其績信乎天理人心之不可泯也若此而
古先聖王之教其興感于人心者為何如也視世之
有務聚斂而致富者不事詩書惟知奉己以私于子
孫鮮克保有厥終者良可炁也孟子曰一鄉之善士

斯友一鄉之善士從今以後聞先生之風而興起者
世不有其人則鄉校日興善士日盛未易量也先生
名子昭東祁其號也尚志不屈篤孝好義鄉稱善士
省府聞知學碑為吳郡學道祠官與縣有聲子二人
長度龍字剛伯次度祁字習伯一時俱以文學升上
庠鄉人崇之世族昔盛于宋今能紹其傳而光于後
者曾孫晋進道其字也至正九年七月教授永嘉薛
元德記

嘉定州重建明倫堂記　　牟　巘

夫教養必有學〻必有講堂〻之扁曰明倫蓋取諸
孟氏語練川本姑蘇屬邑陞而為州亦既有年而學
宮尚仍其舊堂宇湫隘棟梁欹傾規者陋焉戊申仲
夏宛陵貢君松以六館士職教是學即議改作而力
不逮心明年春會古汴王侯譚來守是邦始至謁學
喟然嘆曰吾為長于斯寔領學事而講堂因陋就簡
若是不增大其規制何以逭吾責何以振一州之文
教其亟圖之勿以費為慳又明年秋貢君以羨餘之
積鳩工度材撤而新之時林齊賢沈釣以值李董其
事始于是秋八月迄于是冬之十月學廢粟為石五
十鈔為錠一千有奇王侯又捐鈔四十錠以助不給

乃克告成跂翼翬飛視昔有加來游來歌莫不咨其
偉麗其速烏乎斯堂之建豈直為美觀而已正所以
明人倫也夫五者之倫非人所自為乃天所叙也自
天子至于庶人無一人外此人倫自一家至于天下
無一事非此人倫人極之立〻此而已人紀之修〻
此而已仁義礼智之寔由是而著礼樂刑政之具由
是而修學校庠序之教由是而設易詩書春秋之書
由是而作登斯堂者蓋亦因名思義是修是明歸于
而家父詔其子兄詔其弟亦惟以是庶幾千里之民
薰為善良其于風化所關豈細事哉夫事之廢舉固

自有時是堂也徽王侯崇儒則不能決計傚育君潔己則不能勇為傚沈林二士竭力則不能贊成育君与予善書來請紀成事予老矣未由一登斯堂然所喜竣而樂道者使州郡學宮來取法云

嘉定州重建廟學記 智玉成

美天下之風化不可一日而無教也隆古盛時上自王宮國都下及閭巷莫不有學所以淑人心一民俗俾遷善向化胥出于教之本原耳嘉定為吳壯邑皇朝元貞初祺例陞中州而學循舊制未克宏拓泰定丁卯冬濟寧趙侯通泰來宰是邦首謁宮牆歎其卑

陋然未暇改為天曆戊辰僉憲濟南韓公鏞按臨謁廟顧瞻徘徊謂趙侯曰廟与學毋相褻當析而二之尔所賤也趙明年侯請于府得允乃相地之宜卜河西杏壇舊址距學幾廿步令民負土寔河易費宇上講肄有堂師生有舍門廡庖湢悉具至順庚午春始構材鳩工大新孔子廟視康聲莫伏菖侯因勸鄉之文獻巨家以佐其費先是坦齋林先生時梅岩瞿先生懋為時名儒留志鄉校嘗設教時增田七十八畝懋明經然誨人銖累東侈餘資屬予元輔侯為營學計是時林先生予曰仁曰義曰礼曰智曰信闕侯命

額助錢六千五百緡元輔助錢一千三百緡捨田五十餘畝收米二十石有司嘉之附其先君子于祠從衆請也是年秋七月新殿落成崇基美材翕張壹戢照耀層漢為吳庠最洎兩廡百六十楹廣廿一丈深州一丈有畸工未畢而趙侯代覃懷靳公下車聽政之暇偕州長佐貳詣學以廟貌弗称廡事簡畧思所以克廣前緒會省檄教授楊大倫校日書公所命丞輔捐教官董厥事瞿君務継先志因儲蓄樽浮補遺完美肖先聖四配十哲像其中繪從祀百有五人于兩廡植柏六十本于庭煥然而新蔚然而焚栩閣

敞壯麗視昔倍而有加廟既成釋菜且有日余詣諸生曰三代教民礼義與于學孝弟行于家故治隆于上俗美于下後世道缺學廢不足以勸然人心詩書國未泯也嘉定地瀕海微習俗未淳將觀感于斯薰而善良自今日始豈特為是邦觀美哉是役也非林瞿好古則不能以佐費非侯牧見于事則不能以勸功非僚寀協恭則不能迄底于成達魯花赤名拜降知州名端叟皆寬厚賢明所治興學宜有循良称故次歲月以記

嘉定縣重建儒學記 陳鑑

為治莫先于教非教則不知天地所以為生之理人之所以為人之道將淪于[redacted]禽獸之歸夷狄禽獸也奚以生為先王重民五教而不敢後也三代以來無弗學之人無無學之地所以皆可封之俗無媮薄之民降而叔世利波一興義源既塞沉酣于嗜欲之場顛躓于譎詐之域而不自知其入于異類也可勝歎哉故世之善為政者必先于學學立而後禮義興禮義興而後民風厚民風既厚求其世之不治不可得矣迂儒俗吏率謂非首務而漫視之是豈先王建學導民之本心哉我國朝法古為治上自國都下及邊

十一

鄙莫不有學故百年于茲禮義興行風俗熙皞稱極治良有以也吾蘇嘉定之學自有宋置縣之始即有之在縣治之巽維有廟有堂有廊有廡左瞰通津右俯周道前臨釋氏之居慮其俗之溷雜也築土山以為障焉高元明與規制宏麗來游來歌者安焉由宋迄今人才彙征民氣朴雅大異往時者正以地之有學學之有教然也歷歲滋久弊而葺葺而弊者屢矣補苴罅漏雖有其人撤舊而新則雖其任不有知所先務力有行先王之道不能振頹而起弊也天順改元丁丑之歲吉水龍君晉由名進士才御史以廷

議忤時出知縣事甫下車謁廟之頃即銳志興建稍俟時和乃集尚義之士于學宮醵金以圖規恢之計衆欣然曰義事也義而弗為無勇也雖微賢令之勸猶強為之況勸之屢也乃協謀捐橐得金若干于是乎飭材鳩工作大成殿靈星門兩廡暨學倉亦新之若夫明倫堂尚完未敝則葺之而已土山則視舊而加崇焉文昌有像先祠于東廡從祀諸賢上榜禮則乖乃改作于學之東南少偏廢幾乎神安厥靈禮無枉制師儒有廨隘于路隅且迫于儀門行者病焉乃市隙地于學之北而維新之于是乎私有安居而公

十二

無居遺以至于垣則加崇徹則加闢凡處乎學者皆然經始于天順庚辰　月　日落成于明年辛巳　月　日予友駕部副郎范君誠夫邑人也走告于予曰廟學一新士林增氣然不靡財于公不殫力于民義聲之倡成此偉圖知天下之事不難而難于知所先天下之事不難而難于無所據知所先則天下可不勞而治無所據則事隳然以辨人徒知嘉定之民見治于龍君之速而不知由乎禮義之興行人徒見廟學之與興膺于斯民之力而不知由乎義聲倡率然苟無其方則耰鋤德色見于父子之間況今

之与民我民弗之從則無以遂規恢之計孝弗之建則何以致礼義之興我欲求善治皆妄而已然則龍君何以得此于人我亦曰德孚于人民信之〻謂也君之德民如此而已而凡教于茲謀習于茲者一以龍君之心為心足于己無待于人則處可以善鄉俗出可以善天下一邑云乎我龍君今以労績進守嚴郡吾知他日特是以善天下亦即此而在矣吾党之士其可不相与勉其在己者我誠夫曰善請書以記之

宣聖燕居亭記

張洪

嘉定儒學舊有燕居亭元末傾圮　國朝興復學校治隆俗美邑中士民王嗣范氏進于學宮俯仰顧瞻慨然有修復之志白于邑令校官許之嗣昌不資民財不藉衆力市材僦工築舊址而增拓之甃磚累石既廣且平雖名完舊寔則創始作亭翼然為特之儀廣袤三丈高六尋重檐出陛翬飛天直檻牖虛明墻墉言〻牖間南向設崇高之位肖宣聖燕居像其中髹漆之凡刻鏤之器陳列有殘莫作靜嘉穆〻清廟肅〻令儀瞻仰致恭升階体齋邀于古聖灵洋〻如在始事于宣德三年營室昏中之月竣事于五年灵兩

既霽之時煥乎煌乎有加于舊覩其館賓范騰博霄喟然曰春秋之法常事不書異則書之美惡自見嗣昌為邑之士民而能崇重儒術與起學徒非異之美者乎彼佛寺之居有能為興起廢墜者寺僧且銘刻事功傳示後世吾儒顧弗若耶未徵予言記之予謂廟制有寢所以安神妥靈今學廟無寢燕居之亭其寢之遺制乎且佛氏不有像設以誘其徒吾儒豈為是非其或肖像者所以狀聖人溫良恭儉讓之德使人欽慕興起今為燕居像亦以著聖人申〻夭〻之容申〻者其容舒居舉一身而言有心廣体胖之意

夭〻者其色愉舉顏貌而言有自然雍和之氣俾躋者仰之而自抑忿者覩之而自勉士子既嘗鑽仰于經傳之間又得覩感于肖像之側嗣昌之心不既深且摯乎予故不辭其耄勉記其槩以俟後之君子發揮其事云尔常熟張洪記

嘉定縣儒學科第題名記

徐有貞

科第有題名之典昉于唐而盛于宋然唐進士之題雁塔惟紀其始第游宴之榮而已至宋乃題之學宮蓋有責成激勵之意所以為盛也我　朝因之于凡歷科登第之士　天子既題之名于辟雍部使者守

令復題其名于泮宮視宋又加盛焉蘇南畿大郡而嘉定蘇之大邑也其儒學之建自宋理宗朝迄今三百餘年矣中更燬圮而復興修在乎部使者守令代有其人乃者臨海陳選以監察御史提督學校于南畿時巴渝胥與亦以前御史來領郡計並奉　璽書行事而成都洪晃寬為邑正三人者皆名進士也其道同其心同以能相率相承而士張焉而綱維焉而作興焉于是學宮為一新而政為之具舉焉學中故有宋進士題名之碑而今則缺侍御乃與守令圖之爰考因初闢科以來自洪武庚戌至成化乙丑得進士若干列其氏名而勒之于石餘左以俟後之登第者繼題焉使來請記維夫經術所以經濟天下之具也士必用乎經術而後經濟乎天下譬則梓人之必用乎規矩而後可以經營乎宮室也宮室完而功歸乎梓人天下治功歸乎士功之所在名之所在也夫梓人以其事名猶有得題者士以經術名可無題哉然彼之題在成功之後此之題在成名之初故必有所責成徼勵焉責成乎已第之士徼勵乎未第之士前乎茲者往矣後乎茲者可興勉哉已第而勉于進修則必成乎其功未第而勉于進修則必成乎其名詩不云乎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有貞雖不敏也亦嘗忝乎科第敢以是諗于司志者　武功伯徐有貞記

嘉定縣學在縣治南宋嘉定十二年知縣高衡孫建堂曰化成紹定二年王遂修改明倫堂淳祐九年林應炎塑聖像作直舍咸淳初史俊卿修飾殿宇元至元間邑民王子昭入田租若干元貞二年陞為州學大德三年教授楊巽繪從祀像天曆二年知州趙道泰重建大成殿移堂于殿南至正十二年郭良弼建燕居殿十六年堂燬　國朝洪武二年改縣學六年知縣文孫奴修宣德元年知縣祖述重建燕居殿天順四年龍晉重建殿及門廡築土山學南成化弘治間知縣洪晃白思明吳哲相繼修今學制左廟右學

新建鎮海太倉衛學記　張益

正統改元之初朝廷用兵部侍郎毘陵徐公晞言凡天下衛所之附于郡縣者其武弁子弟皆令就教于郡縣之學若其地居邊裔與郡縣相遠者俾得建學如郡縣之制　命既下四方才武之士莫不懽悅鼓舞遣子入學維時鎮海太倉二衛同莅一城在姑蘇之境去郡百餘里東西去嘉定崑山二邑又各

一合許乃上礼部請以二衛併建一斈礼部以聞
詔許之二衛官僚議欲建創會其費億萬計而莫知
其所措者乃合辞白其事于巡撫侍郎廬陵周公忱
公曰建斈教人是吾職也然必使其費不靡于官不
厲于民然後為美先是二衛兵士有僦民田以耕者
其當歲之租當輸遠倉而道里舟車之費率与租類
相等公乃集衆而諭之曰吾将易而遠輸近倉使各
省其舟車之費以為是學之資可乎衆咸曰善于是
命所司收其租費得米以石計凡三千有奇公書曰
是足以有為矣乃度城之東南隅得舊官第為地若
干畝用加脩築命太倉衛鎮撫張贇鎮海衛百戶王
端崑山縣士民姜增董其事復命主簿何寅提督之
工出庭募力各自効財以估易所致皆良經始于正
統戊午之秋落成于己未春正月其明倫堂則因官
第之舊而加葺之乃若大成殿戟門兩廡孝敬忠義
二齋肖像之屬庫庾庖湢之所皆從創制及其成也
二衛子弟俊秀之來游者恒百餘人師有教授訓導
而訓導羅英祖寔首至焉贇等以為茲學之創建皆
周公主張以成之恐歲月寖久後之人或莫知之遂
相与謀而徵予之記於乎斈校之設肇自古昔文武

一道豈異習乎洪惟聖明在上廣闢庠序務欲四
海九州與一人不遊于詩書礼樂之場以敦篤孝弟
忠信之行而致夫雍熙泰和之治也二衛俊秀雖出
于操戈擐鎧之族今也得依夫子之門墻挾策以游
接席相講皆得以明夫修己治人之方而不昧乎尊
君親上之義他日譽而用之文事武備無不得其宜
矣是盖聖天子教養之盛心而可不知所自哉雖然
斯學之建朝廷之恩厚矣向非周公能欽承而致
所區畫之良其學之成有若是之易乎周公之區畫
固良矣苟非贇等能尽其力于下則學雖建其于殿
堂齋舍百物所需有若是之壯美而畢備乎究其所
存皆在于庭体朝廷建學育才之盛意而克尽其
心也予故特為之書使後之來者有所攷焉

鎮海太倉衛建學之碑　沈魯

宣宗皇帝臨御之七年詔天下增建學校廣育賢才
将以光隆皇祚益昌文明之化是時鎮海太倉二
武衛城守要害以控制江海生齒繁而俗狃于悍其
子弟顧斈雖衆而不能自拔也有隸戎伍者查用純
以故宋文廟尚在乃奏得請于是有司復命委
鎮海衛指揮武政太倉衛千戶沈暹覈之遺址標侍

郎周公忱規故址湫隘不可為迻從舊廟于元之海道萬戸府闢地方廣前後臨渠、於復—奏請之以利舟楫而中創為李宮歷十科士由之登請要著声績魁多士于南宮者咸有其人庠之士徐龍金瑢楊昱等曰用功有創始之謀盍追紀其寔以勸士之崇右文教者則為伐石徵文將勒之戟門之下予乃言曰昔魯侯以泮宮發頌聲宣以稷下垂声夫何王景略之雄傑韓世而陽平乃以擅興見劾向非高子伯之忠言則猶不闢其過而勸懲之由遂訣彼偏據自椎附登記載之国同非所以擬倫而—重光奕葉之十八世絃誦之声相聞于八表而瀕海之民寧不被 声教耶予為表而出之

太倉鎮海衛學題名記畧　李亨

天順改元提督揚州等處都督僉事翁公紹宗駐節謁文廟見科第人物題于堂壁曰賢俊登庸—国家盛事置之何畧當宗太學勒石以耀久遠遂屬鎮海衛指揮武政董其事訣旬而告成乃命書其名以地之夫衛學之設往古所未有也肇自正統之初學軍衛于郡縣相遠者則建學立師以教武弁之遺庶与營之俊秀以資任用迄今二十三年㳫大比賓興賢能歷科不乏衛學非古所建而古教大行教之所行道之所在也時維甲戌—朝廷用臣寧所言許民家廼于衛者皆得就棫樸之美是以舊科第而涉廟廊者彬彬輩出向非建學以教之則安知文武一道並行而不悖乎雖然昔由科目以享崇名者固尚矣必如陸宣公所云上不負天下不負所學之言庶不負題名之意

太倉鎮海二衛學正統間巡撫周公忱始建至弘治十年設州乃改州學

太倉州儒學記　祝允明

十九

初兵部尚書徐公晞言天下武衛無有司可附者得輒立學校使—詔從之正統戊午太倉衛士查用純以衛与鎮海二武共守一城請如制合建一學 報可巡撫周文襄公忱董于成張内翰孟沈庶士魯記其事弘治十年丁巳昉造州繙正百度學制隨以更初守襄陽李侯端為之精訣飾葺又添闢仁惠齋事事維力他日學正甘君澤等請于侯謨允明記之惟天下之治在君臣相遇其治之道一而古今用殊古之用人者二曰士曰民今之用人者二曰文曰武古之為學者由明德知類由依請由諭改以及師旅獄

訟之講習咸是出凡民之秀者業于是為士遂入官
則文武其安隨用[illegible]成勳其民則官者教而用之故
于時文武不角立甲冑與專官由學校一地畫之矣
後世裂而兩之荀子任五兵不必讀書為從政然其
後也勢終不可若是以班故復為之齊量挈來文可
緯武、不得以獵文如官之分與也六而兵刑各其
一刑者小兵〻者大刑是皆武道從萬歲一耳至鎮
逃落收凡百有任孰不可執干戈以衛社稷若是者
咸來自學校是竟不違先王之所以教也夫唯是所
以教之地若術弗可異而文弗可以弗右聖人鋭机
二十
而標挺乃他術合十一右文焉勳庸以牧始時興學
士就邑校以興泊學設乃弥盛于是文學政業詰我
祥刑麗六官褒萬錢後先焯然有功称其地与術校
然著已今更一甲子而學還定制丨聖人右文意適
至則士也大奮興輔闡勳魏鴻称丨聖人意也應復、
奚若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其斯之謂歟小子幸
列下士仰沐　皇澤敢不是贊凡言類規度前纂有
揭及陸大参容雲毅所傳礼殿為宋故与學　為萬
戶官第者當失寔忠述其撫兵維吏制之間所以
仍舊貫作新民承丨聖人意以通吾丨君臣相丨

通之机者厥功在當道晋李路將以民社廢學而夫
子恩之茲又何敢弗著綱維者都御史朱公瑄彭公
礼監察御史方公誌王公勗劉公昌王公約袁公經
郡太守曹公鳳及李侯端也參佐其務者州同知周
君、明丁君除判官陳君望龔君韶黃君讓而與教席
者廿君及訓導林君珀鄒君紈李君相周君幹云

太倉州重修文廟記　姜龍

皇帝御極執三重以躋至治維九載庚寅丨詔以夫
子祀典雖有歷代褒崇其像設儀章固協于訂宜行
称號曰至聖先師孔子若曰与天地參大日月比崇
廿一
先舜讓功者惟孔子則然萬世宗師以建人極自有
常尊莫之与京非袞冕玄圭軒縣佾舞所能加重者
也丨制下于時太倉州增修廟李遵成太倉古婁地
為吳附庸闔閭起南武城以備越蓋边境也自秦為
縣未有崑山之名〻之自梁始後或治焉數山陽升
為州世有学宮以祀先聖先師元延祐間移治太倉
始叛廟學既復從而西學隨之丨國初建兵衛二以
控東夷武備既張文教不無少弛垂百年間積靡漸
涵日間與衛雖有良子弟無由自振以強問學告使
然也正統庚申尚書徐公晞上議天下衛所宜立學

略倣郡縣制丨朝廷從之先是耆儒沈孟溫者通五
經郎陳門墻之鄉地為私塾以授徒鎔裹以祀先聖
遂因之建事立官扳閣右之旁以充弟子員不數年
文教大起或以其學倣鄉闈或以其文魁天下或風
節動朝著或廉孝名四海而茅拔彙征者相望先後
蔚為東南名邦學校之功安可誣也弘治丁巳郡御
史宋公瑄再議以太倉重鎮非州無以平兵農 詔
可于是割崑山之東鄙傳以常熟嘉定地之近者別
為治是為太倉州更命學官而廟學仍舊初守李侯
端嘗一新之嗣後或飾或拓規制略備唯廟宇經始

逼隘春秋釋奠尸祝之餘步武弗舒令守陳侯璜有
事于學顧而陋之乃渙鈞東之晁乃裒材木乃運陶
埴梓巧畚鍤受直于官不以煩民輔以兩楹肇以前
榮深廣視舊不啻倍之翼々然々既庳且嚴明年辛
卯丁巳修祀事孔虔籩豆式礼成圍經而士庶改觀
耆老惟恐子弟弗預于斯其幼亦惟患父兄之弗我
教也方來俶節扶能益提孟勵出贊治化者端不肇
蕆半又以建啓聖祠尊經閣為律池為射圃以次就
緒舉其所重餘興可詳焉耳侯以司馬員外郎出守
三年政成民安其吏他尚未遑學校是亟夫惠而不
知為政古人病之如侯者其知為政也哉州博吳居
大率其徒之長且賢者陸賜王梁諸龍曰願有記
以無忘侯之功龍故諸生也不敢以不文辭敬惟
聖天子崇儒重道之至意及吾婁有李之顛末如此
是役也州貳姜君直楊君滋蕃蕭君才用或相厥成
吳君暨其泉謝君詔張君東寔親蒞之以上下其功
焉敦事者士民錢樸也凡得牽連以書于是乎記

尊經閣記

周廣

嘉靖丨天子龍飛安陸修道立教以化成天下乃歲
庚寅冬丨詔學校毀孔子塑像去王號減脩數以易

木主覗聽一新祀典聿匹先是我牧伯陳君保之留
心首務則就闢廟宇既泮池以徇契德意又登州之
士于堂告之曰大哉聖人之道乎秩々乎丨帝者之
制乎道載之經々以定制州學仍舊貫故無閣維
閣載建茲將無待与尔諸士當知所尊矣尊經斯為
尊孔子尊斯道以自尊道原于天具于吾人由孔子
而上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治政教流行宰物經世
由孔子而下七十子喪而微言絕大義乖六經之道
并如瓦礫而漢而唐而宋得周程張朱相与講求其
義不啻如日中天江河沛地也以逮于今尔諸士當

知所從事夫六經之道同歸而散見則異易曰時書
曰中詩曰正春秋曰权礼曰敬樂曰和皆統于心此
周孔子修明以紹往開來者未有能真知而力行
之以自尊耳今之士其高亢者隨于虚寂次則溺于
功利詞章其能約于中正和敬以趨于時而達之权
者寔寡也蓋經也者常也萬世不易之常道也遵率
于性〻命于天知性知天〻經其圣階乎道之斯行
茲特有待與别天子躬行于上子承流宣化尔諸士
其困或弗恭以悖戾斯教諸士退相与語夫鄉之序
毛序深序深謂庸口乃歲辛卯春閣成是歲舉也烏

苗

庸以弗記廣聞而然之士何復走書南郡曰石己伐
烏庸以弗書廣因以牧伯所以告諸士之言以告後
之學者

尊經閣上梁文　　王梁

聖神御極両儀尊而三光明循良宰印百度舉而萬
姓悦維茲婁地櫃吳中文献之美擅東南鄒魯之風
星躔鹿司命于三台分野入牽牛之一度左控滄海
絶勝是三島十洲右引會稽清澈有三江五湖論仕
宦宮保尚書侍郎联班接武于黄扉紫閣看科第會
元狀元榜眼重光濟美于金馬玉堂今秋中解元乃
昔無而今有明年魁春榜皆齊步而連登為斯言也
豈溢美哉由作興者有感心耳六經建閣萬世帝王
之道益尊二甲成功百里封疆之勢增勝會文原道
脉于一泒北大觀旺氣于千年恭惟賢守毓秀先山
鍾靈鄙水誠通金石學究世德参原于大江家風來
自平階道靜安鎮俗清素持身甲第崇登兵曹麟仕
馳声海内出守婁中濟經文緯武之才立内嚴外寛
之体急先務而作興學校庀層材以經始鬻官卜是
日也日吉時良景明氣爽乃五行富盛德之初廟匹
月日躔娵訾之次水肅殖解日星昭回福德文昌祥

苴

光旁燭山河大地品物宣輝一時雨露收空五色雲
霞捧日建茲傑閣八柱擎天莫不聳觀〻乎之快現
任此大梁隻虹架海因不雷赫〻之美譽歷年百六
十未有若此不世出之奇功屆指數月閣遂成天下
第一等盛事集濟〻之多士盛明〻之曾僎用歌洋
水之章爰效閟宮之頌　兒郎偉　梁之東尊經高
閣矗雲中何看鵬搏秋萬里春雷似浪躍神龍　梁
之西尊經高閣与天齊蟾宮桂府登名士盡來借此
上雲梯　梁之南尊經高閣与天参金声玉振登瀛
客笑指瀛洲咫尺間　梁之北尊經高閣凌天極人

在和風化雨中百代難忘賢守德　梁之上尊經高閣倚千丈奎聯東壁光射人會看文明新氣象　梁之下尊經高閣如虹架創立成功勸將鐘百代芳名振筆夏伏領上梁以後惟我賢守襲旌進爵借冠一年福壽多男流芳百世俾此一方人又日盛道化天長家詩書戶礼樂由正路居廣居海宇樂清平蒼生多吉慶上下咸新乎明德神祇永歆于豐五教克修三時弗害同登虎榜之士獨占鰲頭之英立德立功立言源源而出爲公爲卿爲相滚滚而來庶不負賢守之嘉謀得以慰邦人之厚望此工師氏之祝頌

其、

乃王梁甫之代言

太倉州儒學職官題名記　　胡相

國家設天下學校而聯之以師儒之官凡府五人州四人縣三人衛二人於乎多矣非濫也蓋風俗之美惡係人材之得失人材之得失係教化之盛衰是故我天子躬行教化于上又專命憲臣提督之又分命天下諸司贊理庶政必以教化爲首務而天下師儒之官仰承休風亦与有是責焉故多設以廣教也且儒官之選首用會試中一榜者充之而歲貢來廷者天子必親衆試之見可焉然後用之慎厥選也選已又命天下諸司視學必加礼焉重厥責也是儒官者不爲位卑而道尊祿廉而責重者乎受茲責者蓋亦知所以自立矣先太倉以衛建學弘治丁巳始立州因而改州學焉額設學正一人訓導三人自建學至今凡若干人今題其名于石予曰名紀于石將徒以不朽爲可喜也夫亦可懼也何也諸生後或指其石而曰某也賢吾儕之某也否吾弗德焉一言而褒貶以形不爲可懼也乎固可懼也夫亦可喜也何也僚友後或指其石而曰某也賢吾似之某也否吾戒之一覽而師資以寓不爲可喜也乎知可懼可喜而後

芝

可論自立之道矣蓋官在師儒職先教化鑒古範今惟義惟道不可以肆而忽者也故名由石著行由名辨者乎知此義然後可以達道可与達道然後可以与立然後可以立乎諸生之上而期其有真材之出然後可以仰承諸司休風以少裨我天子教化無疆之意也是爲記

太倉州學弘治十年始立州知州李端因舊衛學增建兩廡嘉靖九年知州陳璜建尊經閣今亭制左廟右學

崇明州遷建儒學記　　張士堅

崇明踞海為州民社屋宇簡朴陋俗勤生而嗇力
時號易治惟學宮未稱屢有改作弗良于圖並海沙
積傾圮成巨浸州与市盡徙以北官民居室庫廩有
倮有犯德化治洽日加殷庶焉達魯花赤唐兀台氏
八里顏公知州程公世昌率耆儒徐元吉朱楨等謀
曰孔子之道覆載萬世無古今邇遐所在有學我國
家尊事之典視往代特甚窮鄉下邑猶有一畝之宮
以備絃誦今州北遷莫廠攸居獨廟學未有卜圖吾
守之不任亦二三子所當用心也元吉即捐地十畝
元興者為基二侯割己俸資選木石材匠制盡極精
蓋新規肇學正任克明与朱楨等寔相經營之工始
于至正十二年秋八月至冬十二月告成殿宇門廡
雅合法啟齋堂庖湢聿佐舊規籩豆冈像丹垩髹漆
弗侈而章舍菜落之神人懽慶里人楊文顯來請記
故不可辭夫學校之設非若布帛錢穀尤切于民生
日用自天子至于庶人孰有不學而知、不教而成者
耶綱常之本風化之基漸摩論沃非日講于學民何
從知之乃者四方多壘烟塵所熱清梁奔竄之為俘
戮之不暇其在承平時有司視學事為迂緩漫不加
勵竭力教育之學素晦弗究故也二侯復惟休治之
要覺洲之人垂教于無窮長育材器以忠孝立節堂
侍鄉閭之類為邦家之榮是所謂知所務矣乃作詩
曰東海之墟生聚日繁沙涸流移不遑永安比達既
寧民社攸壓維茲廟學風教所係二侯倡之和者躍
然神莫廣居嶠企肅虔敕敕降有常講肄有堂良士之
頤賢侯之光振振二侯教養孔宜勒詩于石衆人則
之賜進士及第承務郎翰林修撰同知制誥兼修國
史院編修官張士堅撰

崇明縣廟學記　　徐有貞

成化紀元之六年崇明縣新修廟學成乃秋八月上
丁既釋奠于先師其教諭武平胡泰司訓餘姚李居
義宜陽王岩率諸生陸孟剛等具是始末來曰惟茲
廟學之新实今知縣事廣信汪君士達之績也顧有
記今天下惟崇明新建邦其始本海涌之沙也沙積
而土、又、而民聚焉民聚而官興焉然在唐為
游漁之鎮在宋為、権鹽之場時猶未入職方也乃自
元及我朝始為州肆揚于江外今為縣隸蘇于畿內
昕江外縣為重別殿圖民維鍵制海道其重視諸赤
縣又加焉故雖一邑而常宿重兵守之地之重則官
守亦從而重然以沙塗之壤中海而居風濤之所齧

蚖蛟龍之所齗齶靡有定時故自入職方以來僅二百年而城治之徙者三矣城治徙則學宮亦徙而徙焉蓋地之勢北高而南下故徙而益北至是垂六十年而民與晉埜之虞城守則可謂固矣而學宮則或成焉或毁焉成而毁也則易毁而成也則難城治任在守令得自為也學校任在教官而教官不得自為為之亦在守令爾然自洪武以來為令于斯者歷數十政矣而其于城治于學校為之而能成之者惟前令永丰王允咸及士達耳蓋二君皆名進士也允咸以才猷治行畢遷郡守方伯至都憲自其去崇明後

二

又更數政、靡事修迨茲由士達振之士達才猷治行与允咸緊同而勞績加多其爲之成之不惟廟學而廟學尤其用心之至者也若大成殿若明倫堂祭而齋則因其故而葺焉者若戟門若靈星門暨學宮之門若兩廡則拓其故而遣焉者若庙之神厨及牲宇之所若泮池及池上之橋則皆故所無而今肯建焉者若諸生之號舍僅數楹今則益而廣焉至二十餘楹學宮之墻故卑且潰敝無完堵今則擴而崇焉爲周垣至八百餘丈庙皆之前隘且弗嚴今則闢而爲之衢道中衢立科第題名之榜而以礼門義路其

左右焉規模斯壯氣象斯新士之游居者爲之興乎志趣往來者爲之聳動乎觀瞻斯以盛矣及其治事之餘時造學中相与課程諸生之廷礼鄉賢翼而廻之凡可以策勵情者周弗盡其方此吾徒所以頌記其績者也至若崇明之地故土壘也今則甓而壁矣社稷諸祀故荒墟也今則垣而肅焉縣治故無譙門則作之門海航無艦則作之艦涉川無梁則作之梁自部使者之署及屬官之廨與弗飾焉此又通邑之人所以頌記其績者也予聞而嘉之夫知新造則難治兵民雜處則難乎化于此而能治能化之餘其

三

無難尔矣昔范忠宣公之知襄邑也自公宇學校至倉庫一新焉擇賢以教而時能勸學者宋史美之至今有耀也士達其聞忠宣之風而興起者歟使往今日往日加懋而弗已則其功名事業豈惟儷美允咸乎將巨休忠宣矣此予言所以為士達發也若夫講道之功成材之效則在諸爲師生者懋焉予是乎記

成化庚寅秋九月十有六日光祿大夫柱国武功伯兵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東海徐有貞記

崇明州學先賢祠堂記　楊維楨

崇明州通守張侯翽還邑士秦約來致其言曰世教

莫大于道統自周程張朱先後輩出而軻其傳然得
二程之傳者龜山楊公也龜山之傳而啟朱子之學
者羅李二公也闡濂洛之學而貽南軒之傳者胡文
定公也得朱子之傳而表章其學者西山蔡公勉齋
黃公九峯蔡公也廓朱子之學而見于事業者真文忠
公也八先生之真履實踐皆足以紹往聖開來學其
植立世教之功大矣濂洛諸儒已得從祀廟學而八
先生者曾未与焉謂有司之缺典非歟于是白于上
府上府允之又以邑之儒先時喬李君孝友秦君配
八先生之享今年秋丁學行釋奠禮雖有堂而歲月

未紀啟請予筆之石予惟唐虞夏商周孔之聖顏曾
思孟之賢以至濂洛諸儒下及八先生者其道相繼
其學術相仍而德業相肯上下三千餘年之一大源
委實天運之所係世道之所關也国家廟祀之或缺
者宋季有所未講而侯能于海敞之學講及之一時
鴻生碩儒其負媿也多矣剏又能尊奬邑之鄉先生
如李如秦者乎吾閩李君操履純確其施之于家庭
閭里之間允為可法秦君与其先月山公皆出于紫
峯方先生之李方先生出于朱子父子淵源統緒傳
之先覺淑諸後人者焯焯未泯也侯之尊奬為不誣

也以乎大道之行天下為公初無古今之異貴賤之
等前聖後賢所以得与廟祀之典萬物識不能非者
亦以其道之傳者異世而同符也侯之是舉豈惟知
致之本而繫諸天運世道者其知所講矣孔子曰文
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吾于後之任　賢者亦云侯字
翼之理齋其自號清河大族為政専尚風化其學一
宗濂洛云至正庚子冬十一月乙巳李獻勝第二甲
進士奉訓大夫江南行省儒學提舉會稽楊維楨記

崇明縣在州治之崇文坊宋嘉熙間奉使趙崇侯
始書堂元升為州學泰定間建殿堂齋廡未幾壞

于潮至正間乃迁今地|国朝洪武二年改為縣
學宣德中邑人給事中彭仲玉為置祭器成化二
十年邑民傅璉捐貲建靈星門以石今制左廟右
學

蘇州府社學記　　徐有貞

言吏治于三代之下而能以教道為先務固君子之
所為也然知此者鮮矣若吾郡太守朱侯其知先務
者哉初侯之至也既行三學學儒官教事則又以
謂古之學者必自小學而入大學蒙養既正而後進
之以成德故其所至之大非後世之士所可及焉今

三學之官之所施者固皆大學之教也然鄉校不立小學教弛士業失序躐等以進安望其才之古若也固所以立之其責獨不在于為郡守者哉乃行視郡城清嘉坊之東有地焉負陰而陽俠典壇而臨高明卜之食詢之地主繆贇氏贇固善士亦樂以為李宮也遂獻之侯乃鳩工庀材審方定位中作講堂旁闢兩齋又相其左建祠以祀先師朱子而以鄉先生之應從祀者配焉繚以周垣鍵以重門廪庫庖湢無不飭具經始于正統丁卯之秋落成于戊辰之冬禮聘閩儒陳寬孟賢鄭棨德輝以主師席選長吳二邑蒙

二四

士之秀者充弟子員而教之選三學之士有訓首者則進其良以備焉侯于臨蒞之暇輒至學引師儒坐講堂進諸生親課之以致民間俊秀彬彬焉興于學有古鄒魯之風於乎侯于是可與漢之文翁唐之韓愈宋之范仲淹異世而同功矣或乃以為迂闊而不急于事非也夫事立以賢賢立以教苟不知尊君親上之理而求其仗節死義之行焉可得乎故當任倫以濟世務必明義以正士習君子之為固異于衆矣吾故以侯為知教道者侯名勝字仲高金華人也以經術進秩官主事遷郎中奉　敕出守武昌而從吾蘇康公明恕有守有為蓋無愧古之循吏即建學一事餘可以類見云

洪武八年　詔府州縣每五十家設社學一本府城市鄉村共建七百三十七所歲久漸廢正統十二年朱守勝乃總建一所于清嘉坊東雍熙橋寺西選長吳二縣民間俊秀子弟教之

東陽義塾記　　鄭文原

嘉定隸吳為州俗以居積尚氣富者歲畧收惟有可跡紅是急故仕不暇以詩書絃誦為事沈氏居是州之依仁鄉家衆肇自五季以備闕今志州之人仕宋

二三

尉安豐之霍丘欲倣古為家塾以訓鄉之子弟庶吾俗尚有勸也不幸賫志以殁則囑其子武畧曰爾兄弟毋忘吾所欲為者武畧又卒忠甥績承其父若兄之遺意乃卜地舍兆周視元與為屋三間以象先聖燕居四賢配侑修題欽庭登降嚴翼重門在其南中為方池成梁其上堂在燕居北不庳不踰用習瞻眷巷此焉觀而有塾師之舍其東為庖西南屬于兩廡為齋四曰志道進學觀善時習延禮訓導二人以佐塾師又設長是齋者二人分小大舉以闡教事買田千餘畝在塾西畦有蔬廩有藏群聚所須靡不畢給

縂始延祐乙卯十二月閏七月落成有司状其事以
聞中書表其門曰義塾又八年為至治壬戌忠翊分
其友俞現光走書京師請余文為記余曰古者二十
五家為里則有門側之堂大夫士老歸于鄉曰父師
少師以教其鄉之子弟春出東作則里胥鄰長坐
右塾以知昏所望勤之鄙讀書力田道不相悖至秦
發閭左之戍而教始大壞然春秋距古未遠已有欲
毀鄉校不說學者豈王化淺夷國有漸歟吳自太伯
以礼讓為國延季札而遺風未泯吾夫子亦以習于
礼詩之及聘魯觀魯樂皆能因其音節審知興廢蓋　三六
是風雅頌吳未有聞也若楚左史倚相之于三墳
與九丘八索晉韓起之于易象魯春秋當時他国
卿大夫亦多未之見後世易詩書春秋之文盈四裔
而來學焉好者蓋鮮豈常人之情恕常生于所易哉
吳距魯可一葦杭也學于聖門者惟子游一人又能
以教施之武城而武城大治若子游之賢信自拔于
流俗者士苟志于道不其異乎今不同乎古矣今子
弟之藏修游息于斯者勿習于紛華而謂本質為已
豐勿競于声利而人貪賤為可厭勿謂淫肆敗行為可
或世而正路之不由勿謂小德細行為不傷已而屢
溺之弗戒孟子論友自鄉而之国之天下又尚論古
之人誦詩讀書而知人是則沈氏自霍丘以來建塾
之意也霍丘諱躍龍武畧諱雷奮忠翊名文輝与其
兄武畧俱以航海給餉道論功賜金符千夫長而忠
翊蓋恬于膴仕以上成先志且將庋書結樓其後自
始建塾武畧之子釣既躬其勞復撥地以益之蔡昇
劉瑞張瑞亦相協厥成現光名長孺好修士也今為
塾師云

崑山縣虞浦社學記　王鑑之

天下之事每成于所易而敗于所難蓋是非難而敗　三三
也處者難之而後之以難勝焉天下之事蔽矣惟知
者以與事應之事且理心逆而功倍是故水一也懷
山襄陵滔天鯀治之難逆而塞焉績用弗成身且
殛禹治之易順而道之地平天成萬世永賴此大効
明驗也弘治紀元　聖天子嗣極思與天下更新
始用大臣言毀天下淫祠復用諫臣言立天下社學
朝廷意向異端与吾道正邪消長之判豈細故哉惟
時守令愚者或于禍福暗者昧于意向惡者憚于更
張舉護之曰難可革者因可張者弛方命圮事余竊
病焉崑山尹楊君名父始傳　旨取曰此　明天子

大意向所在黜異端崇正道撥亂反正之栽有造化
存焉者吾能奉詔遂編籍治內興穎寺觀菴院得
一百有十以朝廷意諭士民毀諸佛像散遣緇黃之
流各歸其宗不易植不改垣因其宇而變其制中設
夫子像旁建社學選幼民之俊秀立行藝師而教之
朝夕誦肆其中不旬月間絃誦之聲四達士類雖然
以為成周之化復見于今日而居處若無事然未開
以難告也今年夏君偕佳者弗處史有戟亂變遺契
介予同年秋官員外郎晉君儒珍來請記以垂永久
且示成焉仁人君子用心故如此維三代佛法未入

一三八

中國之時上自王國公都下及閭巷莫不有學以陶
養斯民無有邪慝汩昏其間故民性德成迴厥正治
功易萌自東漢永平中佛法得和以因果報應之說
惑衆愚者篤信而吾道始病衛道者恆攻之不啻于
百喙然愈攻愈熾終不能撲其焰者徒以口舌爭之
也今幸聖明在上天縱神知祛漢唐之惑以復三
代之正拔本塞源用韓子廬其居之術潛回消伏成
百世不易之良規楊君首能奉順日月之間以正易
邪無智名無勇功而事告成績傳所謂君能制命為
義臣能從命為信者有司之良時能出君之右哉余

職斯文寄者樂觀其事且重晉君之為請也亟書以
歸之俾刻諸石後人慎毋替楊君意俾永永無怠庶
幾善繼者苟或不然國法具在戒之哉君名子器丁
未進士在職請謹六事其聚此其尤異者風紀司累
以居政績論薦將有大用云大明弘治四年歲在辛
亥秋九月朔旦賜進士文林郎江西道監察御史
奉勅提督南畿學校山陰王鑑之撰

長洲練氏義塾記　宋濂

皇上建大號之八年以為天下既已安輯而化民善
俗之道猶有未備乃下詔郡縣凡閭里皆啟塾立

一三九

師守令以時程督之于是雖窮鄉僻壤莫不有學吳
郡長洲縣之尹山民居繁庶習俗嗜利久不知教有
司偶遺不舉大姓練璉自謂其父文達田疇來居嘗
有志而未果今明詔如此而塾不時立咎非朝
廷淑斯民意乃與弟蒞謀吏士諮材作堂二楹間以
為講習之所旁為室以供寢處庖湢延儒士高平范
煥為師俾里中子弟就學焉割田三十畝以食之始
以洪武十一年正月越七月而後成具以其狀白于
縣若郡郡許以為宜璉乃遣事來請文記成績古之
為治者其法雖詳然不越乎養與教而已養失其道

則民貧教失其道則民暴貧則流而為盜暴則去而為邪二者皆亂之始也是以先王重之二十五家之閭必有左右塾塾必有師師必以仕而老于家者為之故是時無不學之民無無塾之地無邪僻淫靡之俗刑罰置而不用亂臣無所自而起其後強大諸侯欲圖得志相與毀詩書六藝之籍使其教壞而不行然尚踰數百年而後絕一民不忍叛其上教之足以感人若是自秦以降學教者亡有教者存得其道者盛以延失其遺者衰以促千載一軌也 皇上奮然憫前代之失大設學舍以教之欲使海內之民皆古沐禮義比與先王之心何異哉非有化民之責乃能以獻其州里是圖豈非君子哉君子之所為貴乎可法于世他日三吳巨族人人能竭奉上設教之義以化其閭巷之民閭巷之民皆知尚禮義服化法如成周之民蓋將始于孫子始刻其事以俟

大場鎮重修義塾記　王直

大場鎮在嘉定縣東南六十里元有義塾邑士沈文輝所建中為殿以 先聖四配十哲侍焉其諸暨象則圖于廡之壁有堂有室以為師弟講肄之所其制一倣縣庠而差小割田千畝收其租以供其祭祀飲膳之費謂之義塾蓋當時所賜名而趙文敏公題其牓揚文安公為文勒之碑入 國朝來田歸于有司師生解散仰給講肄遂廢迄今七十餘年殿堂門廡日入于壞會朝命下興社學民居有遠于郡縣者子弟無所受業者俾學于其中而大場鎮當有所建置于是里之士人沈軒以故義塾白于縣丞張鐩欲修葺之以教里中子弟而力有不逮時工部侍郎廬陵周公巡撫諸郡敦然以興學教人為務鐩乃為書請于公公為屬之邑令康昭及丞倉規等俾協力治之昭嘗為監察御史亦篤意教事經營規畫市材命工修大成殿三間明倫堂五間兩廡各十二間儀門如堂之數以正統八年八月興工越月而落成壯麗宏偉煥然一新里中子弟得受教于此而頌周公之德與賢令丞之功不置鐩復與衆謀曰是役也非巡撫大人之力不至是嘉惠學者厚矣不可無記以示久遠乃因長洲縣學教諭蕭彥請余為記古者二十五家為里里必有門門之左右為塾里之仕而歸者大夫為父師士為少師主其教歲功方興民子弟皆出學傳農事則父師少師旦暮坐塾中教之以孝弟忠信恭敬遜讓歲事既畢則皆入學年十五入小學

見小節踐小義焉十八入大學見大節踐大義焉其
秀異者則以次而進用之今家于是鎮者累百計非
止于二十五為弟子者衆矣且其人多秀而喜文皆
不以農為業顧得專志以讀書則學乎此者其成功
當易于古人然予聞之師者教之本也塾既新矣將
欲成賢才美風俗以稱修塾之意于師可不慎哉今
職不得志士之老者亦免求夫德成行修之士為之
師使凡學者自洒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
之文以至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皆深究而力
行積中而發外蔚乎其有文章乎其有力始而為閭

四二

里之榮終而為邦家之光則于斯塾可無負矣初沈
文輝之為此凡教養之資皆其所自出此義舉也故
名曰義塾今從為此名者周公以為興學以教人與
人之勉于學皆理之所宜為不可緩也故云然然則
師弟子者其可佚居慢遊而已哉

同里社學記　　史鑑

吳江之東有市曰同里舊設征商之署邑大夫金侯
請諸朝罷之因其址以建社學弘治八年春命里人
顧寬董其役越三月學成告于侯師博士諸生與大
夫士之仕而歸者造而進之釋菜于先聖先師禮也

事竣大合樂以落成之邑人史某請紀其事俾來者
知作之所始。其辭曰維蘇同里瀕江帶湖聚落屋居
寔盛于厥初商賈駢臻肆為賈區闤局置吏以籠商
稅匯曰利之柳末攸宜盛衰靡常日就于涼昔焉賈
藏今焉牧場昔焉賈舍今焉草野凡厥吏胥求濟其
稅車舉什兒取日困于利扶剔刻刮利盡商散川舟
斷行市肆盡閉公私交病國有攸濟維金令君聿有
隱憂謂此不去民病曷瘳告于御史御史疏之以聞
于天子天子曰勤惟爾言是允乃省吏承章還之于
京以其廢址俾作學宮繚以周垣翼以講堂門廡齋

四三

合廩不中程爰聘儒先以食衆士俎豆于是詩書于
是誦聲洋洋禮容蹌蹌侯來視學遠近咸作觀者從
之填郭溢郛謂昔之地惟利之計鉤錙較銖如父之
方識惟吾金君是父于今茲邦向義之方誦詩讀書
如水之成章惟吾金君是普吳江洋洋特此一方專
而不成民能興聖我告言者俟將偏舉舉必有初終
之以庠伐石鐫辭其故于蘇以士志輯熙侯名洪字
惟深世家于觀

吴都文粹續集卷八

長洲錢穀叔寶編

讀吴趨　蔡羽

層閣轉重疊畫檐何曲折物華冠中州冠帶服胡越
達高州來佩赤執言公業蹈々南州士煌々吴台列
桂劍常宵鳴紅塵夜不滅紈袴白鼻騧通都萬軨接
姑蘇高臺荒佰香精魂結但聽請且嘉亦聽悲且烈

白紵辭　陸龜蒙

吴宮夜長宮漏稀簾幌四垂燈焰暖西施自歌王自
管雲紵翻々鶴鉤散促節牽繁舞腰懶舞腰懶王罷
飲蓋覆西施鳳花錦身作匡牀臂作枕朝擬々工
宴寢醒來闕門報與事子胥犯後言為諱近王之臣
諭王意共笑越王窮惴々夜々抱氷寒不睡

白紵舞紵本吴中物用以制衣故有巾袍之言俳
歌所謂皎々白紵是也古辭甚多

耒耜經　陸龜蒙

農之言也民之習通謂之犂冶金而為之者曰犂
鑱曰犂壁斲木而為之者曰犂底曰壓鑱曰策額曰犂
箭曰犂轅曰犂梢曰犂評曰犂建曰犂槃木金凡十
有一事耕之土曰墢々猶塊也起其墢者鑱也覆其
墢者壁也草之生必布于墢不覆之則無以絕其本
根故鑱引而居下壁偃而居上鑱表上利壁形其圓
負鑱者曰底々初實于鑱中工謂之鱉肉底之次曰
壓鑱背有二孔係于壓鑱之兩旁鑱之次曰策額言
其可以扞其壁也皆貤然相戴自策額達于犂底縱
而貫之曰箭前如程而樛者曰轅後如柄而喬者曰梢
轅有越加箭可弛張焉轅之下又有槽形亦如箭焉
刻為級前高而後庳所以進退曰評以其淺深類可否故
曰評々之上曲而衡者之曰建々犍也所以柅其轅
與評無是則二物躍而出箭不能止橫于轅之前末
曰槃言可轉也左右係以樫乎軛也轅之後末曰梢
中在手所以執耕者也轅車之胷梢取舟之尾止乎
此也鑱長一尺四寸廣六寸壁廣長皆尺微橢底長
四尺廣四寸評底過壓鑱二尺策減壓鑱四寸廣狹
與底同箭高三尺評尺有三寸槃增評尺七焉建惟
稱轅修九尺梢得其半轅至梢中間掩四尺犂之終
始丈有二耕而後有爬渠疏之義也散墢去芟者焉
爬而有礰礋焉有磟碡焉自爬至礰礋皆有齒磟碡
觚稜而已咸以木為之堅而重者良江南之田器盡
于是

吴中田器纖悉皆有名疑其于是

迎春賦

王寵

欣陽和之来歸穆上皇于東方眺山河以书氣光朝霽而蒼々渥萬里之風烟霧容与而含光何芳春之乍臨而膏沐之滂汪也于是皇風載夷長吏崇規刹二吴之灵境表都會于南陲山川環帶風氣聿康百花洲上春雲晨鳥鵲橋邊春日遲春雲春日共文輝無數樓臺向景紛々九衢之紆直貫會城而交馳飛梁于埼首跨緑水之逶迤若佪陌頭無憾而若個游人不辭屑共傳春色天涯至争道春光今日宜龍 三

御宴勝飛漢隊々吐沉蘇佛四垂梁緑花之歷亂紛羅葉之飪箴窮剪綴于萬態約丹君之陸離王叙弄影娉婷女執衿樓杏輕薄兒高調過雲而犀袠紫紋麗手以逞奇莫不目眩神殊耳觸心悲則有王孫倭詩公子交嬉于金鞍馬尾挂鬱八宝裝鞍光照地飛鞭谟觸綺羅車轂鏦誰知臺府吏慕兒史之野偈頌駕皇而接趙手柚粒妍傾身佯醉冀自成之我与人恍惚而靡遂雲開木閣對芙蓉日射形蘼藏翡翠芙蓉翡翠一時新穗是江東絕世人動館娃之春思慕西子之芳塵揮鬢新傳宮掖樣雲光恰似洛陂神海嬌羞而倦態或摇曳以呈身翩々飛燕能輕擧㨂々遊神不可親然含情而未吐恨芳思以何伸祇遣春歸春意濃寧知春到春心亂嘆佳期之寂寞悲年華之屢换朝々猜圖愛花開夜々蘭堂看月滿花月娟娟能幾時榮華冉々嗟行半信春思之孤傷亦春穗之游漫年々風景倍傷春嵗々凋零無敘伴于是僕本賤人沉淪江海見沙際之春歸驚天南之歲改紫禁春光不可攀來顏春色那能待悵日月之易邁撫功名之安在齊雲樓下發遲春祇是當年原宮實是池春羽漸黄鳥淇悴春衣懸紫鵠吁嗟乎躬擲絲々 四

拂建章宮花朵々艷長楊人生不及春花柳長得天池鋭鳳皇

迎春日喫春餅春糕競看土牛集于卧龍街老稚走空里

燈市行

范成大

吴臺今古繁華地偏愛元宵燈影戲春前臘後天好晴已向街頭作燈市疊綵三千似鬼工剪羅萬眼人力穷兩品争先最先出不待三五迎春風兒童穜麦荷鋤倦偷閑也向城中看酒壚傳客棋歌呼夜々長如正月半安傷不及卅之三歲寒民氣如春酣農家

亦幸豐年少始覺城中燈市好

上元紀吳下節物俳諧體三十二韻　前人

十野豐年屢吳趨樂事并酒壚先疊鼓（燈從臘後市先擊鼓不已以迎之）

惠節燈市早投瓊（臘月即有燈市珍奇者數人醵買之相與呼盧彩勝者得燈）價喜膏油賤

祥占雨雪晴箕當仙子洞（坊巷以竹木扎縛成洞門多至數十重）萬萬化人城

蓮（花灯長多）檣炬疑龍見（舟人樓竹花檣之末置一灯望之如星）橋星訝鵲成（橋小燈）

家應獨路（大灯）高閣屢波搖（虎灯）屏展輝雲母（屏風燈）簾垂

見水精（琉璃簾）萬窓花眼密（萬眼以碎羅紅白相間砌成工夫妙天下多至萬眼）千隙

玉虹明（琉璃毬燈每一隙映成一花妙天下）薔蘭并房桂（燈多）蒲萄綴蔓

縈（蒲萄燈）方縑繪史冊（生絹糊方燈畫史冊故事圖人喜看）圓魄綴門楣（月燈）

燭騰空穩（小毬燈時擲空中）椎飛滾地輕（大滾燈）映光魚隱見（琉璃）

臺製射水營（魚以燈映之）轉影騎纖橫（馬騎灯）輕薄行歌過顛狂社舞呈

（民間鼓樂謂之社火不可無一記大抵以滑稽取笑）村田蓑笠野（村田樂）街市管弦清

（街市細集）里巷分題句（每里門作長灯題好句其上）官曹別扁名（官府名額多以綃或琉璃攢映）

早紅遮似送（夾道燈行為鼓吹之樂謂之引早紅）水儷近如生（以燈照水好）鈕鈿繁

窣戶（燈獄）嘲嗤繪樂棚（山棚多畫一時下棚演之人）增現摩陸嗃道行

羅筝禁鑰通二鼓歸鞭任五更蚕桑春繭勸（春繭月即入食）

（次所以為蚕事之祉）花蝶夜蛾迎（大白蛾花無賴所戲之本以迎春物也）鬼子搖丹筆（紅）

（鳴子相現道）鵝毛剪雪英（剪鵝毛為雪花多作蛾兒戲）寶糖珍粔籹（糖指吳中謂之寶糖糯糖特為甚）

美鳥臟美飴餳（烏臟稀即白餳俗言能去烏臟）燃粉團欒意（團）熬稃臨膊

声（燈稚戲以卜俗名吉事北人號曰燈花）篷篝巫志帷香火婢輸誠（俗謂正月百草皆靈故帚箕什器皆可卜）

（扁俗卜帚多卜紳士之算為之）箕卜拖裙驗（契着裙以卜名拖裙）箕詩落筆驚（即古紫姑今謂）

（之大仙俗名賞紫姑）微如針屬尾（以針插卜相其尾相屬為兆名針姑）賤及箕分瑩（箕里分合為卜）

（名箕姑）本俗雖訛謬佳辰且放行此時紛僕馬有客靜

柴荊幸甚歸長鋏居然照短檠生涯惟病骨節物尚

鄉情持摭成俳體咨詢逮里甿誰修吳地志聊以助

訛評

吳燈兩品最高　前人

瑤水影裡百千光剪綵毬中一萬窗不可齊人誇管

仲吳中風景竟難雙

臘月村田樂府十首并序　前人

余歸石湖往來田家得歲暮十事採其語各賦一

詩以識土風號村田樂府其一冬舂行臘月舂米

為一歲計多聚杵臼臘中累事歲之上凡倉中經

年不壞謂之冬舂米其二燈市行風俗尤競上元

一月已賣燈謂之燈市價貴者數人聚博勝則得

之喧鬧不減燈市其三祭灶詞臘月二十四夜祀

灶其說謂灶神翌日朝天白一歲事故前期禱之

其四口數粥行二十五日煮赤豆作糜暮夜合家

同享云能辟瘟氣雖遠出未歸者亦留貯口分至

襁褓小兒及僮僕皆預故名口数粥豆粥本正月
望日祭門故事流傳為此其五爆竹行此他郡所
同而吳中特盛恐鬼畏此声古以歲朝而吳以
二十五夜其六燒火盆行爆竹之夕人家各文于
門首燃薪滿盆無貴賤皆尔謂之相煖熱其七照
田蚕詞与燒火盆同日村落則以禿帚若麻蒸竹
枝輩燃火炬縛長竿之杪以照田爛然遍野以祈
絲穀其八分歲詞除夜祭其先竣事長幼聚飲祝
頌而散謂之分歲其九賣痴獃詞分歲罷小兒遶
街呼叫云賣汝痴賣汝獃世傳吳人多獃故兒輩
諱之欲賈其餘益可笑其十打灰堆詞除夜將曉
雞且鳴婢獲持杖擊糞壤以詞以祈利市謂打灰
堆此本彭蠡清洪君廟中如願故事惟吳下至今
不廢云

冬舂行

臘中儲蓄百事利第一先舂年計米群呼步碓滿門
庭運杵成風雷動地篩勻箕健無粞糠百斛只費三
日忙齊頭圓潔箕子長隔籬耀日雪生光土倉瓦龕
分蓋藏不蠹不腐常新香去年薄收飯不足今年頓
頓炊白玉春耕有種夏有粮接到明年秋刈熟鄰叟
來觀還嘆嗟貧人一飯不可賒官租私債紛如麻有
米冬舂能幾家

燈市行　已見前集

祭灶詞

古傳臘月二十四灶君朝天欲言事雲車風馬小留
連家有杯盤豐典祀猪頭爛熟雙魚鮮豆沙甘鬆粉
餌團男兒酌獻女兒避酹酒燒錢灶君喜婢子爭鬥
君莫聞猫犬觸穢君莫嗔送君醉飽登天門杓長杓
短勿復云乞取利市歸來分

口數粥行

家家臘月二十五淅米如珠和豆煮大杓轑鐺分口
數疫鬼聞香走無處鑊姜屑桂澆蔗糖滑甘無比勝
黃粱全家團圞罷晚飯在遠行人亦留分褓中孩子
強教嘗餘波偏沾獲与臧新元叶氣調玉燭天行已
過來萬福物無疵癘年穀熟長向臘殘分豆粥

爆竹行

歲朝爆竹傳自昔吳儂正用前五日食殘豆粥掃罷
塵截筒五尺煨以薪節間汗流火力透健僕取將仍
疾走兒卻立避其鋒當階擊地雷霆吼一声兩声
百鬼驚三声四声鬼巢傾十声百声神道寧八方上

下昏和平却指焦頭壺狀底猶有餘咸可壓屬屏除
藥裹添酒杯尽日嬉游夜濃睡

燒火盆行

春前五日初更後排門燃火如晴晝大家薪乾勝豆
藍小家帶葉燒生煙青烟滿城天半白棲鳥驚飛啼
格磔兒孫圍坐雞犬忙鄰曲歡笑遥相望黄宫氣應
幾兩月歲陰猶驕風冪列將迎陽艷作好春改要火
盆生煖熱

照田蚕行

鄉村臘月二十五長竿燃炬照南畝近似雲間森列

九

星遠如風起飄流夢今春雨電繭絲少秋日雷鳴稲
堆小儂家今夜人最明的知新歲田蚕好夜闌風焰
西復東此占最吉餘難同不惟桑賤穀芃々仍前苧
麻無節菜無虫

分歲詞

質明奉祠今古同吴儂同昏盖土風礼成席徹夜未
艾飲福之餘即分歲地炉火煖蒼术香釘盤餌果如
蜂房就中脆餳專節物四座齒頰鏘冰霜小兒但喜
新年至頭角長成添意氣老翁把杯心茫然增年翻
是減吾年剝叔勸酒仍祝頌々翁尊前且強健局看
今歲昔交親大有人無此杯分老翁歡罷笑捻鬚明
朝重來醉屠蘇

賣痴獃詞

除夕更闌人不睡厭禳鈍迎新歲小兒呼叫走長
街、云有痴獃召人買二物于人誰獨無就中吴儂仍
有餘巷南巷北賣不得相逢大笑相揶揄樓翁坐
重簾下獨要買添令問價兒云翁買不須錢奉除痴
獃千百年

打灰堆詞

除夜將闌曉星燦糞掃堆頭打如願杖敲灰起飛撲

十

籬不嫌灰涴新節衣老媼當前再三祝只要我家常
富足輕舟作商重船歸大牸引犢雞哺兒野繭可繰
麦兩岐短衲換著長衫衣當年婢子挽不住有耳猶
能聞我語但我如願不汝呼一任汝歸彭蠡湖

祀灶解　陸龜蒙

灶之懷者請新之既成又請擇吉日以祀之曰灶在
祀典聞之舊矣祭法曰王為群姓立七祀其一曰灶
達于庶人庶士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灶飲食之事先
自火化以來生民賴之祀之可也說者曰其神居人
間伺察小過作譴告者人曰灶鬼以時錄人功過上

白于天當祀之以祈福祥此僅出漢武帝時方士之言耳行之既也苟行君子之道養老而慈幼寒同而飽均喪有哀祭有敬不忘礼以約己不忘與以和心室闇不欺屋漏不愧雖歲不一祀灶其經我我苟行小人之道盡反君子之行父子兄弟人執一變以自糊口專利以飾詐崇奸而樹非雖一歲百祀灶其福我乎天至高灶至下帝至尊嚴兒至此反累所欺而當之是不忠也聽而受之是不明也下不忠上不明又累以為天帝乎

除夜樸詠　　楊循吉

歲除當此夜洒掃事紛紛井上宵封草門前盡画弓
祠堂神影挂客座佛龕索徽豆禱兒疾存炊忌釜空
碎瘟燒木燧承俗燎柴紅啟篋新衣振除塵舊室次
買餳迎灶帝爇水祀床公春帖題鄉宄年書誦學童
插遍皆柏葉戲火有梨筒殘曆收年盡深缸洗臘終
市闤驕物貴傳里餽糕遍未識他州節于斯異与同

重建瞻儀堂記　　陳振

莆陽陳侯之治吳也振受廛屬縣再詣黃堂上謁侯与之為礼且辱臨其客舍從容坐語而命之曰郡精閟瞻儀堂既成而未有以識吾將以簡授子何如振竦然曰合郡名勝士如林不可盡走非其人也敢辭侯不可振又曰走不侫未嘗學為古文金石非古文懼不能以傳信敢固辭侯不可于是敬踏承命退求諸掌故訂其事加校飾衆餘而書之初瞻儀之建寔紹興歲辛巳鄱陽洪公即郡治西北結屋三間萃前後郡太守像圖之宮墻僑而名焉參政文穆范公秩時財八品家食于吳洪公特命重為之記後五十有二年侯自浙西部刺史擢領府事暇日登堂指計洪公以上百有二人距侯又三分其一蓋以八之數覽觀左右念侯武殊未艾也而位置隣次餘地可隸續越明年度材庀工翼以兩廡中締新堂附益之列肖貌來者有容其外刻木為儒以謹呵護緣棊几以嚴香火奉祠二月甲戌經始九月戊申訖工蓋凡瞻儀顛末之緒暨圖像之改作如此竊嘗妄論昔之君子建牙殺任用千里之周藏心矣意有所鼓張不皆保其往也歲遷年運将遂湮微當是時一君子者振而

起之譬諸物剥退陽之復而後造化生生而不窮領
以智自矜者恥厭人後夫抵有不屑為至材力弗賭
急於蜂午漏刻思拔過則人雖勉之為亦異暇以為
我今侯毅大邦以勤濟敏日無留事材与力固踰人
遠甚而能不矜其智廣視斯堂嗣韶陽之功俾勿墜
猜謀弘度豈直尋常土木楚庭堂勤樸斯難得遠而
已也按太平興國初吳越錢忠懿王奉其版籍上諸
既方氏今牧守題名昉自塗遺陳公公字善則三子
而登輔佐其後更入政而復文正范公又六六政康靖
趙公槩之去建中靖國而御史豐公稷來文正自郡

廿三

徙吳吳盖公鄉郡公道德勳烈載在國史為鉅宋一
代宗臣康靖版事一朝與易寬博先王以謂合于易
之大人詩書之老成而心休休焉若御史抗論建作
已好拜元祐垂簾誣謗風采譽譽迄今凜有生氣雖
剖符懷役為時名鄉者未易悉舉然論昔人而儀其
大節宜無尚于三公者侯文懿少師公之子篤學有
文釋大理丞寓直中秘由是而躋升顯美見之行事
決不狠從若夫棄華而歡名節阿附而汩四止辭詐
理而擯忠賢性非不善也而去之為不善非利欲有
以汩其中乎侯一寓目焉其青繪事豈能恬也故因

侯命收拾前記之遺以復于侯而論其書之可否侯
曰可我遂刊諸石嘉定六年癸酉閏月承議郎陳振
記并書

昭儀堂見前集嘉定六年陳芾併徽堂後道還閣
廣而新之寶祐五年趙與篙重建端平三年張嗣古
奉安韋應物王仲舒白居易劉禹錫范仲淹五賢
像于内

齊雲樓記　　周南老

齊雲樓郡飛雲樓也在子城州治後今城樓三面為
樓西為觀風又名望市齊雲直子城北豈摘古人
西北高樓之詩以名之歟先是韋應物詩稱郡閣白
樂天始改號齊雲其後夢得述郡齋望池華閣之勝
是知今之池自唐則因其所矣當元和間樂天以詩
人領郡登臨宴咏洛代爭傳又知當時風俗之淳簡
而兹樓為中吳之傑觀矣世多傳郡廨即吳故墟從
丈者龔用春申黄堂事續志因之然吳越春秋稱子
城十里唐陸廣微吳記乃入里不同若是正觀間歐
陽率更載虞氏記闔閭小城曰門至秦時宮焚而僅
存不知虞氏其地何所指耶按樂天賦東城桂謂古
都在蘇東地已廢而為棋刈之場是樂天已不詳焉

吳之故宮矣蓋世事綿邈文獻不足雖則陵谷之變遷不可得而識者多矣獨宮室也乎郡今故城舊址其傳疑而齊雲得名近則因樂天之詩而有証然後知斯文之可以行遠而不可已也夫人處乎郡郭之中而日接乎囂埃之隘則雖游化人之城而不能以自知今登斯樓而俯眺則帶山襟澤所謂十萬家之夥未覺碧瓦參差若鱗次而櫛陳之者亦足以見吳郡之大與夫中興百年涵養休息之澤矣樓再建又幾年嘉定六年太守陳公大節材命扶傾易蠹以還輪稍之舊夫不待其圮且廢而葺之從不煩

十五

而利遠是孟子所謂事半而功倍也公之智于是達乎爲政矣可不書乎凡爲屋中五楹而旁三楹翼以修廊皆繕而新之其高廣則仍其舊故不記公名夢守明可四明人今爲度支郎其材通博強敏爲郡一年民歌舞之五月卅日同南記

重修齊雲樓記

大德初元歲在丁酉太守某郡某人來治吳之二年顧茲樓圮弗治乃命修之以工計自去歲十月迄于夏六月凡二百餘日以丹堊焚石計費爲二萬餘以鈔計凡五百餘錠既出其帑藏爲倡勸之好事者咸助焉凡翼鞏飛棟宇丹碧 楊梵納甫立鱗比視前觀有光落成侯乃諗于衆曰茲樓之設肇自有唐劉禹錫韋應物出守元和間號爲風流觴咏其間以其品題也故茲樓之風物播于天下暸然與平陽落星同美然以景言之近則視市衢橋車輪馬跡市声滾滾終日不息遠則西山 祠層岳深壑白雲 飛清晝如画而其爲勝槩竟若非有劉禹錫白樂天之品題亦不泯也今之牧守簿書期會日提提不給其能如侯興廢補弊以還江山勝 雍容談笑放浪于風塵之外能幾人哉不但茲樓之可記也然因茲樓

十六

之勝併記之美以傳後之人則不可辭衆曰然遂以爲之記

齊雲樓在郡治後子城上相傳即古月華樓也吳地記云唐曹恭王所建白公有詩亦云改號齊雲樓蓋取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之義從此則自樂天始也故其詩云欲辭南國去再上北城觀治平中裴煜建爲飛雲閣政和五年重作齊雲樓成紹興十四年王㬇重建兩挾循城爲屋數間有二小樓翼之輪奐雄特甲于兩浙後陳芾沈暐史宅之重修大德中重修見前文而失郡守并撰文名

姑姓俟考焉

春雨堂記　應傑

淳祐二年春平江府治作新堂于池上秋工役告備
顯謨閣直學士通奉大夫知軍府事兼浙西兩淮發
運使史宅之拜疏聞于上曰臣蒙恩再領蘇郡賴天
子仁聖格于上下物不疵癘而年穀熟穫与民相安
郡治北池舊有亭曰池光郡太守深心雪神思攺慮
善之地陋且圯也深惟一日必葺之義捐餐錢節冗
費更建爲堂〻成願名弗称竊服惟念昔者章悠推
擇守藩于茲粗知究心牧養叨被聖獎遣使賜御書
家有膏雨戶有陽春八大字昭回下飾吳人以爲榮
臣不佞敢取奉春雨二字冠新堂以揚寵光以揮德
意以丕廸聖訓惟陛下我幸上覽疏可其奏賜以宸
奎使得揭扁於𢿙社孔謹按吳郡志郡治後圃有北
池韋白之所賦咏一名後池〻光亭在其北紹興十
七年守鄭滋重建然則尚矣三十一年洪公遵葺之
距重建未久也而多歷年至于今敝而新之者有待
池光舊名莫考所从始淳熙中涑水司馬彖孫曾至
則以嫌改借木蘭以名池之東木蘭園在其何可復
出厥今度宏規成廣厦恭聖齋標嘉名春雨二堂逆

十七

爲吳中鉅麗之觀蓋非偶然者其庀役也因舊址學
培而拓若負山倚屏然堂高三十二尺横視從之淵
如嶞如四面皆架軒三間展如昭如甬術大池浮水
觀以受荷蕖北与齊雲相值如闕雩如翚如上棟下
宇五間起乎中央數廠五十尺焉人莫不曰偉哉堂
也堂名我不敢私雲章天華貴如濡如堂宜以今榮
耀擧觀瞻而已自公退食言登斯堂因名而思義愛
民澤物之念油然以生充而大之仁不可勝用矣仁
之于四端猶四德之元四時之春偏言之主一事專
言之包四者故春者春之生夏者春之長秋者春之
成冬者春之藏何莫非春也乾坤之有六子動散潤
止說至爲之用雲行雨施乃獨見于乾而所爲元者
非春乎居天也乾也四時之行六子之運則臣也天
朝選運岳牧臣子對揚休命均此臣也公既以自任
又以規將來堂之名昔我天寶高潤綜而廣博天子
以爲賢者是以治吳有美政選表而入且踐台斗矣
倘時以寔寒爲急吳中舊飢遂命公泰使興州公再
至能爲人作豐年以其飽暖吳而后觀民天子嘉之
兹堂所謂見吾善者机也公将參化鈞穆天緯家有
膏雨戶有陽春又將爲天下誦之冬十月朝奉郎應

十八

額記

春雨堂在後池北初池光亭紀淳祐二年重建堂
成史宅之乃以理宗書額揭之以侈君賜

通判西廳記

平江通判西廳在子城西南最高處宜隆而污宜豁
而拘宜整齊嚴肅而樸處闤闠甚不稱夫通都輔郡
之体治中別駕之居翁居遲遂而言曰余剧一年矣
而假室廬于人其何以寧居命而寧觀心且堂扁題
以淳熙十六年果偏明次年范居蘧之所營歲月非
不深而事力微兵會將斤而丈之含舊而圖其新能

十九

無惧余力之不任乎遂豐然而起曰居之反此言吾
郡之福也乃与提舉趙公崇暉提領吳公渊桂公如
琥合六縣之長鳩材以助之而居以其力得功其間
一日往視之則堂崇成矣未幾又過之則便事立矣
門屋闢矣闢其東軒異以後序高峻遠過其舊而營
宴飲退于初面整飭撰莫不就正毫釐至大秩、不
差于是污者隆拘者豁而整齊嚴肅隱然疑與此軋
之氣象偉我其斯舉也謁記于遂因爲之言曰吳古
之建國也自太伯季札以礼遜先天下至于晉唐千
有餘年之間騷人墨客之所登臨忠臣義士之所感

慨不爲不多矣而力未有以臨才又未足以給今居
于此建宜府而臨庶民坐堂皇而理百事于以出入
王命經理兵事不亦難歟入是講與怡、衎、有嶲
不疑范澇析不能及者豈非天下之至樂乎抑吏退
宵閑擧酒屬客拍手而歌吳趙以訪闔閭之舊游尋
竜蒙之遺跡其樂有人不与知而己独知之者又非
言語之所能及也乃爲之書居名逵能字際可甫東
人號竜翁登嘉定丁丑第詩思清拔出大厨正元畦
遷之表而長于吏才費之大小役之遠近不書余之
爲此者非但書兹屋之成又以幸斯文之得所托也

二十

嘉熙改元七月丙辰朝奉大夫煥章閣待制知平江
軍府事兼管内勸農使節制許浦水軍賜紫金魚袋
王遂記

通判西廳在子城西南隅城隍廟後淳熙十六年
施遇始立石題名嘉熙初翁逵能重修遂記又有
足清堂種書堂詩不揮所在景定五年趙與鎡撰
續題名記淳祐三年撤堂作屏星、堂吳潛記城
上有小樓見西山名湧翠

平江府僉判廳勤紀堂記　石如壎

皇帝龍飛改元春會改郎因賢能永嘉木公待問大

天下授僉書平江軍節度判官廳公事以乾道元年
九月二十有四日庚午至皇帝在位四禩矣眷治道
之方興想中原之未復以為未有不先内修而遽能
外振者于是紐儒柔斥斧要醫民瘼革政疵本衆
懷歸附絡戎械肅邊儌劉文務実責事析浮靡遠近
小大莫不改慮易圖趨上意之攸向木公樹琢而雖
曰求治在朝廳治在州一州不治也実虧天下治太
守摠州治之畧而已副焉貳州治之畧而已六曹有
參邑有令丞簿尉復各自治其職而已匪守匪倅而
守倅以之閫匪曹匪邑而曹邑以之諧此僉書之所
廿一
以不可廢爲其闕也欲是州令股肱郡吾其敢易廳
事之有堂可以燕可以息可以思可以為則名之曰
勤繼蓋取釗成子能繼勤繼之義也求法書于郡人
楷蒼太守范成大而庭之且謂仲尼從吾遺中否與
為之說滿天下而勤為郡天下不見唐虞三代之治
者知有無為而不知有勤也舜以無為舜舜之無為
者聞其有臣五人而後天下治不聞其無臣而天下
自治也吾聞其恭己正南面而已矣不聞其己之不
恭也而南面之不正也五臣各傳其職而又己之恭
恭南面之恭正焉有一日之不勤哉舜不如是不能
無為而治也杜元凱曰勤則功繼之人臣之功莫大
于禹稷禹乘四載隨山刊木禹無為乎泰稷重穋植
穉菽麦稷無為乎禹稷不能以無為事舜後之人君
臣供欲無為非奸則諉夫何修名之能立也木公胃
中之籍將至萬、昇平豈適為州設耶寓名斯堂則
不小乎州而帝為也不小乎州者且何大于天下身
明年五月召去如壎以設才承乏假屬後塵時太守
顯學吳興沈公介精白惠綏不可以帝勤事也外臺
在郡使者宦令太守直閣會稽姚公憲風規振肅尤
不敢帝勤今憲使者司諫丹丘陳公良翰器問遒直
廿二
凡州縣屬惟造勤之帝至三年之內出觀吏師之儀
退味繼勤之旨雞鳴而興功非所幾也在易蹇之彖
者敢不以之願特及瓜矣而大魁同郡蕭公國梁寔
來是圖堂茂明勤而舜俞之者也居斯堂也事斯上
官也是始相須以行乎禹稷之道者也是始相須以
礼樂斯民者也且何州之帝治天下之州皆有是吾
無外蹔之憂矣嚴班對杜匪、中興之業寔為哉維
四年龍集困敦辰在析木之津二十有二日庚戌吉
長樂石如壎記虎林之農林東書
僉判廳在儀門西舊名勸廳淳熙十三年重建廳

而有勤紲堂

重修觀察推官廳記　李卞

平江觀察推官廳故在子城之南閶去郡庭纔數十步早暮入幕爲良便淳熙間有去官者代未即至廳壹圖假以處幕屬久而不埽遂以廃與南廳鈌廨庫爲治所所即今廨也有屋數間介于民居敗椽破壁支柱交午每大風雨則岌岌然若將壓焉累政相仍甚果葺因居蕆事之二月慨然曰則從事爲今從八品官雖卑郡政無大小皆与聞焉異時由此登顯途者項背相望而所居庳陋若此非所以稱幕府待賓僚

之意經未能撤而新之獨不可爲之以漸乎乃相地之宜即廳事之左闢屋數椽窓戶疏達四座類徹綠以修竹爲燕坐之所然後爲壁爲廡下至庖湢皆以次畢其經始于癸亥之冬夏訖工于首冬凡爲屋十有四間基堅材良不侈不陋視前日子城故廨規模遠甚居得代去求文以記歲月并切聞昔之叔孫婼覊于晉其所館雖一日必葺去如始至况仕官乎今之仕者多安于苟且重于改爲視官舍如傳舍悦惜因循既幸其滿始餙香徒旋加丹堊以遺來者棟宇之摧腐戶之敝陋謾不加省視諸有愧矣吾君來未煖席方僕僕奔走塵埃書朔會鄒校案牘以贊郡紬乃能葺其室于從容談笑間井井而辨客至則杯酒相屬退則書史自娛受用三載而遺後人以安嗚呼可以觀政矣故樂爲之書吕公名伯閏字正之申公五世孫也開禧丙寅夏五月壬辰朝奉大夫新權發遣安慶軍府兼管內勸農營田屯田事借紫李卞記

右記官無崇卑居之者必有以記其刱建之歲月其來尚矣平江爲浙轄觀察推官爲幕屬中與今逾百年獨無紀載不其缺歟

觀察推官廳梓行圖經云在州衙門內西後遷子城南紹興間于平橋南舊酒庫改爲之嘉定三年吕伯閏重修紹定二年吕祖忠撰題名記

府院簡學堂記　陳之茂

平江錄事參軍吳明可作堂于廳事之西友人陳之茂一日過之愛其閒然幽深与公齋不類明可徐謂曰僕猥以不肖典藏獄市嘗以人命至重大懼不明以抵罪于非辜究懷怵惕夙夜靡敢自安茲堂之作非曰晏樂是圖蓋將爲訊鞫論囚之便爲客有取周書五辭簡孚之說以名者願得子一言之茂慨然起而前曰嘻明可不苟于其官如此哉夫君子之任無大

小舉得以忠恕仁厚施諸人而功甚速者莫如獄訟
吳儒不事法可否于吏　因循追胥執處書据據檄
細考一連十駁歲月不報否則覘勢利所鄉肆請託
之私為豪姓囊橐而羸弱冤莫以徹吞文教不藏
幸而強敏可書往往舞智苛察援傳條劾務以威猛
立名為乎獄居子所盡心也使持法者一有是則刑
夫其平而對恨蒙冤無所赴訴寧憂之乎是以哀矜
欽慎臣細坐折皆得其實等惟覽乎之謂則食息俛
仰庶幾無愧屋漏明可學道世務介而有守居官餘
年明允篤寔之譽隱然在人則斯室之表固已從容
躬蹈僕尚矣云明可行為中都刑修之官陪相國餘
論筆則筆削則削一字輕灋利害相萬所與定今日
用心明可宜以此言請刊于石俾以告夫來者明可
名帶丹丘人紹興十一年七月旦梁谿陳之茂記
簡事壹在府院廳事西紹興十一年錄事參軍吳
帶作院在子城內東南

平江府司戶廳壁記　　鄭霖

戶曹之官廳壁記尚矣吳君大澤兩年成績鄭齋實
尺辟置醴幕趣來不容繼肆余以續記為請余竊觀
今之仕者其迹如寄于其職分所當為者往往漫不
之察既去若素不曾剏又何暇此為我于与吳君昆
弟交友矣素知其家學有守相繼登上科又能發明
外氏龍川文藝公之學同志皆推之于泰假守得君
為寮助我多矣居雖初筵其措究宜業如素然而職
掌版籍之外郡日受戶婚之訟皆賴以決毅然當乎
人心念恨視之不可得情之依依尤甚也觀君之所
存未易湮滅然猶奉奉于此記者蓋不以獨善為善
又將以詔來者壁故有記他不復贅言姑道吳君之
志云淳祐十年七月朔郡守天台鄭霖記
司戶廳在府院西慶元二年重建廳西小圃有就
花池東有桂秀芳亭飛雲閣廳東有小山亭曰小
滄瀛也北有長清堂皆建人袁申儒所葺右并拱
題名記

濟民藥局記　　吳淵

惻然及見先生長者談乾淳間事其言曰聖朝体列
聖好生之德每以民命為重一念悲惻無所不用其
至乃至濟藥療病亦加哀慮一日暨遣中使宣索太
平局龍虎丹既進御命損其價十之九蓋聖意謂親
嘗則主者不敢苟直麤則貪者易以得為乎神農氏
日試百藥周官醫師掌醫之政令自十全以至十失

比次第而躬行誅賞實此意也近世天下郡國臺府
開設廣惠局以便民服餌皆所以廣此意也姑蘇城
大人假余領郡設有春疫亟率郡醫之良分比閭而
治某人某坊某人某里家至戶到遂給以藥宴而與
力者則予錢粟疾不可為者復與周身之具由二月
初逮七月其得不夭者一千七百四十九人因念倉卒
取藥于市既非其真非惟不真且不可以繼乃創濟
民一局為屋三十有五楹泡澤之所修和之地監臨
之司庫廩庖湢鑪硙碾臼莫不井然罔不畢具夫
匠木石之費錢以緡計者七千八百四十五米以石
計者三百二十三既落成復以二萬緡實之為市材
費凡川廣水陸之產金石草木之品無珍不致無遠
不取真有益于人故其其制弗求贏于官故輕其值
料量豐盈滋味芳烈較市價互賈石者相去不啻萬
萬刹肆闤闠過者惟吾他日設還流行之災四時之
令則分醫以療捐藥以濟其為吳門之利蓋未有已
也恭惟聖天子仁同卑陵視四海之瘝痌疾痛如在
一体謝章明選擇出守是邦求牧與芻不敢不勉此
局之設蓋亦所以推廣德意萬分之一云紹定四年
八月奉議郎直煥章閣知平江軍府事款除浙西提

制吳淵記

濟民藥局在魚行橋東紹定四年吳淵剏于廣惠
坊之左自為記開慶元年馬楊祖重于子城內路
分廳之故址建之紹又遷于其北

重建居養安濟院記　盧珞

三代明君賢牧相與立治大抵以優老為先漢興詔
賜米帛牛酒艺年月給粟歲加繁恩意詳矣然于鰥
寡孤獨未聞更其居而收之終身者也國初民壽踰
七十賜公本根于仁發之政列聖相授于四方歲自
加其郵由是居養安濟院與焉建炎兵火遺蹤故
址所向無存父世耕論士思洽膚髓粵百世而德不
忘中吳素號于里閈日茂連江澤土膏而民殷自中
興以來仁風四合列戶者今廿餘萬守臣率間當世
偉人淳祐乙未秋八月直敷閣陳公峴自東浙轉
運判官來麾來鎮徐招行歎恤摩疲弱吏畏敵強民
懷靖寬境野熙壓無夜吠之警謹條節尚風化崇民
之隱得安養安濟事耶眾院基之舊而更為之經始
于二月己丑落成于九月甲午官為備費民不知役
為屋六十有五為楹三百有十為室三十長廊運礎
對閣列序集癃老之與子妻婦人與夫觀者分處之

幼失怙恃皆得舍焉籍官民畸零六百六十畝募佃
以耕歲得米七百石有奇書若三廛浚二井庖舍就
闢食用寓其舉無一遺又立僧坊主其供病給醫藥
死給棺櫝入叢塜以葬民骨散仰道路視傳公賢明
篤厚有志天下士至于賤苗斛之耗蠲賦賞之負發
屠牛禁網捕葬漏澤之費增土以葬骨其所施類如
此黃晉霸治潁川為政尤異至使郵亭鄉官皆畜雞
豚贍助鰥寡貧窮者其興葬與其與祭竟以治行入
為丞相公之政郵孤顛乏養生送死視潁川尤有異
矣邦人咸曰是不可不書塔一屋俾里得事之始末　廿九
最詳敢書其寔俟此者無終豐利而余安之則公
之心也吳邑大夫曰黃君宜中長洲大夫曰李君枇
繼之以呂君存中俱佐事而協成者淳祐三年十月
癸酉宣教郎充兩浙西路提舉常平茶鹽司幹辦公
事浚儀廬塔記并書

居養安濟院在杜稷坊東建炎以來廢淳祐三年
陳峴重建

安養院記　陳耆卿

安養院在州幹廳後舊曰醫院宝慶中改今名安養
院尚書郎林公之使浙右也決而和緘而覺罪自死
以下向庵熱獄不得其情不止焉既而曰死于刑吾
不忍而有死于病者若之何忍之于是安養院成郡
府院四獄之以病告者而治其醫之政全大豪屋百
堤田三頃飲食卧籍燻燎之物靡不具蘉視典領臨
督之人靡不力貯藏須給激稿之法靡不得薦良材
芊名方以授大小醫而精煉治之因氣畧不舒識之
所々至因亦至既至醫極療如法治愈因與屠歸爭
喜曰吾病憂死尔還公令得不死果死可無憾況生
乎且吾昔之病未若今之病之愈之速也果死信無
憾也或曰囚有罪者也果死々有罪者也盡有罪使　三十
不死豈遐敢予曰不然均是民也均是耳目肢体也
其罪當死者法也欲生之者吾心也縱不可生當死
于法而不當死于病也或罪不當死而亦死于病官
实使之也夫不能生其所可死而致于死其所可生
是假獄以穽也如公之心惟見其可生不見可死視
其有罪也猶其有疾也則視其有疾而欲生之尤甚
于有罪而欲生之々亟也洪惟皇上御極以來天霖
春育尤拳々岸獄事乃四月制下飭監司郡守以審
克録々三百言公未讀制詞蚤知德意院之成今已
一歲成而不墮可百世蓋好生之君与宅生之刺史

賜相合如此今而後國因無憾公亦無憾也我公名
介錢熙名御史之子御史按行東浙有異績先後輝
映其克清謹廉獄有自來云寶慶二年八月天台陳
耆卿記

安養院在州鈐廳後舊曰醫院提擧林介建改稱

廣惠坊記　　吳淵

淵不肖少聞先君子之訓曰先儒有云志伊尹之所
志學顔子之所學又云自一命已上苟有志于及物
于人必有所濟此吾之所以終身拳拳服膺而勿失
者也書曰一夫不獲寔予之辜孟子曰思天下之民
三一
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納之溝中此伊尹之
所志也小子識之因入耳注心三十年于此矣故自
領一麾宰一邑以至貳一州佐一臺未嘗不日思先
君子言求所以及物濟斯民者乃庚寅之冬被命守
姑蘇道過吳江橋下因廷見所部吏艤舟焉時夜雪
凝粟霜風凜冽飢寒不知其為温附火不知其為炎
于是惻然動心進左右而問之曰爾邦城大民夥鰥
寡孤獨癃老廢疾顛連而無告者其多乎曰然郡有
廬以聚之有廩以食之乎曰否因獨念古窮州陋縣
猶有所謂居養安濟之所吳門夫三輔多名守富粟
祖不應有此缺典既領印即括夫田之沒入于王官
者廢絶于錙黃者未足則以公財市民之膏腴者寸
積尺累履畝既登乃卜地鳩材為屋七十楹挺土木
夫役費錢緡九千六百八十米石三百一十七既成
扁曰廣惠坊廳堂既如廚廡翼如男子婦人各有位
置倉廩庖湢井臼牀几器用備具無一之缺違然而
疾病者又别室以居之大者人日粟一升半錢三十
有三小者半之未則三段其一焉夏有湯沐冬有裘
纊病有藥死有棺櫝以二百人為率亡者得續此其
大畧也窃嘗考祖宗時在京有四福田院外郡有居
三二
養安濟院當時奉行惟謹甚者至有鼓吾恨其遍食
其所全活不可勝紀深仁厚澤与天同普此國家運
祚之所以久長州縣長吏之所當遵守而廣惠坊之
所由以作也後之人与我同志尚思先儒之言益而
修之是亦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之一端云若夫
租入多寡則石其數茲故不書紹定四年八月既望
吳淵記

廣惠坊在熏行橋東紹定四年寂吳淵記

提幹廳建超然堂記　　趙希遷

水心葉先生負天下重名淳熙十年實浙右提點刑

猷幕士予宗師川赴谷應暇時賦詩超然堂上庭下
檜叟餘又手自種植從是堂名四備而草木声價隨
重矣先生歸建堂經八年後二十二年山陰陸君子
虞嘗經理葺治距今又二十二年風戕日剝摧破幷
支後人貸拃蔔延歲月庭檜斧莿怪楫穿磨亦莫事
修葺超然堂名和在而已秦還林公介從庚節易緒斧
數月四明趙君時偕來幕下主和而賓敬政肅而書
省一日請曹從容以新堂請材公喜從曰吾志久矣
亟命吏市良材隣郡且屬君啓偉舊規給工料度不
計也趙月堂成後堂復敝屋曰畫永東西偏各有新

三三

書房曰盡心曰一經移巨檜一株与先生手植檜閒
植對峙蔽以花柳翼以濬埴觀者目眩心動而超然
堂名遂始相稱居屬希邁曰子游先生門最久又辱
林公知識頗不非子事乎夫聽宮室之圮壞不事改
作者常人所安也生于承廢處陋永作新而卒莫遂
者志士所未滿也豈作新一念与苟安者間哉蓋力
之動情在人而事之興廢在時、亂人則可人勝時
則不可超然欸傾非一日作新者又不知幾人時或
尼之人力難至何益也君于林公一相晤語而新堂
之志頓遂得非時在林公而居之人力因者半始矣

人宗文正范公學校和靖尹公讀書武丘山士亦知
慕向至先生以良右端毅陶甄李若于是人所歸張
皆正獨真脉而吳之士乃盛林公方弭節首命僚屬
拜文正祠未幾祀和靖且饋存其孫子昔先王淑教
地又拓新之林公至于卑屬蓋在此不在彼也居林
公門人超然既新而與復前日之畢隘淺陋于烏持
蹈于焉肄書而眈以游觀答其長于堂南浚井寒冽
可食檜陰蔽其上君命曰叟檜泉尊慕往哲之心蓋
不自懈也書得隱欵寶慶三年八月朔儒林郎子江
府嘉定縣尉東蜀趙希邁記 希蓋一作希逵

三四

超然堂在幹辦公事廳之東癈後肄匠十年葉寔
在任賦詩關禧初陸子虞葺之及敝趙名記寶慶
三年趙時侑再新之趙希邁記

○○常平司幹廳東齋記　李知退

隸浙水而西其郡八内供行都如漢三輔澄按之权
視他賦為重從擧常平茶鹽治吳中列屬為二隸常
平者視昵者為尤重使者挽其綱而勾校纖瑣以貢
任劳則其屬之責也晨入幕府文書盈几楮廩之滅
擋其盈虛而鰥寡孤獨也不得養也戶婚力殼聽其
辨訟而是非曲直恐不得其平也陂澤之利何者當

與者然乎否也勞其至矣而其退也必有燕休游息
之地畜精神舒心目安形体乃可以應方來之牘常
乎之屬其廨宇雖略備乃未有一室以便其私此非
缺歟紹定庚寅季冬之月予弟欽中流服官次計月
廩之入頗取其羸銖累而寸積之明年四月得緡錢
若干鳩工度材即廳事之北闢地為屋二楹而以東
齋名之以書來曰窗虛明而研几可捉矣戶開通而
風月可延矣室寬潔而賓友可侯矣其于畜精神舒
心目安形体今得其宜矣兄其為我記之予嘗嘆今
之從政者溺志於近預影度、秩滿而擧子移傳背

三五

去不記猶蘧廬雖暱之立有不暇顧補葺牆漏尚或
雖之其貲闢地建屋以遺後人乎匱櫝之未豐田園
之未備第宅之未立是吾之憂甚者豪奪巧取而其
甚以他木易屋之良材者有之其不撤而為薪亦云
幸矣矣肯捐私材以當公宇乎欽中為人所難非律
身以廉視公如私安能辦此然名齋之義尚有可言
曰齋心曰齋莊中正曰齋戒沐浴曰齋明盛服齋之
為義其嚴如此今揭名東齋居其齋思其名則齋之
建也非專以逸其身也非專以燕閒之地也服勞乃
可以居逸職業之修乃可燕閒之適警戒策勵常若

嚴師畏友之在前必無荒怠逸豫以昏吾志也必無
便僻側媚以奪吾守也非心邪念潛消于未發之先
大公至正流于行運應之際推是心也以之參天地
贊化育可也豈但一屬官稱職而已予不敢以語他
人獨以告吾弟欽中勉之欽若夫公事既畢吏散庭
空涼竹簟之暑風爐茅蒼之冬日好天良夜樽酒論
文其樂無涯他日書來盡為我言之六月庚申承議
郎新差鎮江府推官貿務都茶湯季知還

東齋在提舉常平茶鹽司內

平江路新建惠藥局記　湯彌昌

三六

人物並生天地間人之所以異而穀頭飽肉与食、
飲以為生生之資者取諸物而悉備至于陰陽之変
暑寒晦明之感或節宣不時而致疾則又產靈藥以
療之天之惠于民也至矣古昔聖人代天司牧憫與
推念休戚由己亦既教之樹藝佃漁以養其生且惟
疾之憂恩有以扶持安全之成周醫師設官凡邦之
有病者咸造焉分授病醫之屬俾療以草木石穀
之五藥而借其寸金之功是以國無疵癘民不夭折
子民之人如天之惠也聖朝以仁得天下專惠黎民
纖悉周密大德已亥詔路府設惠民藥局官給鈔本

散諸藥市月取其息以資製劑責任守長提其綱摽
良醫主之歲一更代法誠良意誠美矣吳郡為大藩
府生齒滋繁請醫者無虛日初闢市有故酒樓嘗以
為行用鈔庫已而庫他徙遂葺斯樓為之延祐三年
春郡奉命增設周庫有司請仍舊貫而局設于醫學
甲陋逼凡製藥無所措資布入沙正議惕然曰以大
府而一局常克建其何々廢醫事而稱隆者始議改
作諗諸同僚致諸幕屬議克協得頒春亭廢址于鹿
盟東南十步地居與飛氣鍾溫會卜者曰吉瓦礫既
夷廠基隆然㧾嘗百楫傳為一郡僚屬得下委錄事
孫良佐董役俾主局馮某施某經營之儲昊材備良
工經始于四年七月迨良月落成高門北向重屋後
峙各四楹堅壯完美高朗爽塏宦不厚斂民不知役
一旦龍角驟舉翬異飛騫卓為一郡壯觀甚盛舉也
欽惟　聖天子体乾元之仁溥安民之惠食良二千
石俾心赤子而圖其安矣郡得賢侯布宣上恩汲々
惟民病之是療局成而更成宇矣然侯之為政豈郡
手產濟涉之小惠而已興而發政出令利興害除惟
恐一毫或病不民惟是心以推使病瘥者奮困者蘇
伸者謂富壽安逸各得所欲而藥劑之惠特其一端

三七

吳郡之士民欲紀其事而來徵文遂摭其實并以作
興歲月而書之俾刻堅珉以垂不朽長沙湯弥昌記
惠民藥局在府治東南吳會坊側初以舊和豐樓
為局延祐五年建于此

吳郡詩石記　白居易

貞元初韋應物為蘇州牧房孺復為杭州牧皆豪人
也韋嗜詩房嗜酒每與賓友一醉一詠其風流雅韻
多播于吳中或目韋房為詩酒仙予始年十四五旅
二郡以幼賤不得與游宴尤覺其才調高而郡守尊
以當時心言異日蘇杭苟獲一郡足矣乃今自中書舍
人間領二州去年脫杭印今年佩蘇印既醉于彼又
吟于此酣歌狂什亦往々在人口中則蘇杭之風景
韋房之詩酒兼有之矣豈始願及此哉然二郡之物
狀人情與曩時不異前後相去三十七年江山是而
齒髮非又可嗟矣韋在此州歌詩甚多有郡宴詩云
兵衛森畫戟燕寢凝清香最為警策今刻此篇于石
傳貽將來因以予句宴一章亦附于後雖雅俗不類
各詠一時之志偶書石背且償其初心焉寶曆元年
七月二十日蘇州刺史白居易題

郡齋旬假命宴呈座客示郡僚　前人

三八

公門日兩衙公假月三旬衙用決簿領旬以會親賓
公多及私少勞逸常不均况為劇郡長安得從宴頻
下車已二月開筵始今晨初黔軍厨突一拂郡樓塵
既備獻酬礼亦具水陸珍萍醅箬溪醑水鱠松江鱗
侑食樂懸動佐歡妓席陳風流吳中客佳麗江南人
歌節點隨袂舞香遺在茵清奏凝未闋酡顏氣已春
衆賓勿遽起群僚且逡巡無輕一日醉用犒九日勤
微彼九日勤何以治吾民微此一日醉何以樂吾身

郡中西園　前人

閑園多芳草春夏香靡靡深樹足佳禽旦暮鳴不已　三九
院門閉松竹庭徑穿蘭芷愛彼池上橋獨來聊徙倚
魚依藻長樂鷗見人暫起有時舟隨風盡日蓮照水
誰知郡府内景物如此　始悟喧靜緣何嘗繫遠邇

北亭卧　與北亭即北池也　前人

樹緑晚陰合池涼朝氣清蓮開有佳色鶴唳無凡聲
唯此閑寂境愜我幽獨情病假十五日十日卧茲亭
明朝吏呼起還復視黎甿

平江府譙樓門上梁文　陳克　宋人

伏以東南輿壤安堵者垂二百年表裏湖山環居者
踰千萬户特慶出守當宁寵賢兼胡騎之長驅數名
都之掃地乎茲甫定年穀屢登人心思樂土之鄉天
子輟禁林之重一新耳目果振風塵增修城扉之雄
以復閭里之舊民欣戴見盛及前時未崇譙闕之宏
模尤缺會都之壯觀雖翠闕之衎止訓羽儀之疾馳
迴鑾復近于神京警蹕暫停于天仗非加偉仕曷表
宸恭爰因衆志之樂為遂建樵居而望辛層甍霞映
曉角風傳從容卧治之餘陰會樂成之日扁章閣發
森画戟以疑香燎佐夜歌樵楼而嘯月共慶中興
之盛行躋極治之風敢奏歡謠以伸善頌　拋梁東
十萬人家烟瓦中海色澄波春淡蕩日華被露曉　四十
霞飛拋梁西閶闔斜陽一望迷月宮會瞻星緯動工
閑新報延烟低拋梁南春入滄浪水湛藍定食故園
狀異蝶熏風新令欽宜奏拋梁北虎丘寺畔星瑞色
穹翊閶闔遵奏陰書野老定知帝力拋梁上百尺齊
雲誇大壯風傳飛樓定神京日望回鑾駐天仗拋梁
下萬頃湖光連綠野聖德幽通王燭明天河遠接銀
河瀉　伏願上梁之後星風遠暢膏澤咸蒙馨綸宇
永銷兵革編户復業農桑穆穆嚴嚴仰一人之端拱
芸芸宝層享萬福以延洪罷賴專城之重風移譯國
之推野無犬吠庭圍皆空歌鹿鳴于大雅識嵩声于

澤宫然後率屬在官之守益同戴侯之忠寧崇名于
有永保休寵于無窮

退思堂記

陳孟浩

蘇州府治舊名平江在長洲縣之東北府後從于縣之西南故平江仍以蘇州名郡今治所是也自洪武初經今七十餘年來守是郡者非一人詭其勤民之政行事之善惜乎對湮而未有聞焉宣德五年秋聖天子命舉在部賢臣爲天下郡守禮部郎中況侯伯律其一也侯以能聲爲拜蘇州太守奉璽書來牧于茲委以重寄蒞政之始視官事如家事且急于

修舉廢墜郡有太伯伍相城隍廟及陽山白龍祠內外館驛惠民藥局皆欹仄敝漏侯見而太息曰事神治人我之責也亟擇善治事者董工盡撤而新之俱不費民力而成至于府堂蓮幕吏舍弗具治者患今究舊益新又與僚佐謀于府治之後構公廨一區以為退食之所意未敢擅作乃請于朝朝許之請于是鳩材庀工經始于庚戌之秋迄工于是歲之冬深其規密寬戶牖達復自扁曰退思堂翰林侍書程南雲大書三字揭于兩楹之間其意以政有所未達則退于此而致思也且屬予記之予告之曰心之官主乎思也思則智甚生而是非得失判然于胸中而無疑也故思之于人大矣我凡天下之事未有不思而得者以周公之聖一有不得于心猶且仰而思之夜以繼日況衆人乎蘇為郡領縣七當東南之都會地大物衆生齒繁夥錢穀稅糧甲于他郡素號難治故為郡于蘇者施政事于此不能熟思而審處則未有得其平者矣如欲平其政如之何而弗思此為政所以貴乎思也想侯日退斯堂神氣清明生而思之民情欲壽則思若何而保其生民情欲富則思若何而厚其生訟獄之興興若書乎則思何以決之租稅之重

徵輸愆期則思何以集之賑逋無告者思有以恤之也賦役不平者思有以均之也事有可否思與僚佐而協謀定論理有類例思從公議而明辨是非某也廉介有守思舉其善而揚之于衆某也奸欺怯詐思聲其罪而懲之于衆孰為可用而思進之孰為可疑而思退之在己之有過則將速改其過折獄之不正則沈審究其情動靜云為不離乎道舉措施設必協乎中事事于此退而思之審而施之庶幾政平訟理則鮮有過舉而無忝厥職矣嗟夫侯朝斯夕斯兢兢業業上竭忠于國以圖補報下施澤于民以盡撫安

他日報政于朝書最上考記以大任補張鴻猷翦
治化則光輝斯堂不其偉哉吾故不辭而特書之俾
刻諸石俟後之來任守于是者誦斯文爲政皆以侯
之心爲心則斯堂之光豈有窮乎
退思堂在府堂後正統間郡守況鍾建今府治在
織里橋東元初爲江淮財賦提舉司後改都水營
田使司復爲平江路總管府國朝吴元年改建
府治洪武二年有旨加闢知府何其陳寧相繼
成之

來鶴樓記

魏驥

四三

今工部尚書盧陵周公爲左侍郎時巡撫浙西諸郡
按部至姑蘇寓于宋大儒魏文靖公了翁之鶴山書
院正統十一年十一月二十有一日集郡縣官僚民
庶佼以仍來忽見鶴自南而來翔集于庭衆環視者
僉咸相慶曰鶴乃尚書所服之制公必自此而升秩
又曰鶴乃仙禽能調息引年其爲公長壽之徵歟衆
方議未定而郡守古燮朱公知是日乃公初度之辰
遂躍然而喜曰斯鶴之來不來于曠地而來于衆目
所下之庭不來于他日而來于公慶誕之辰是爲公
之瑞無疑斯不可以不記乃首捐己俸爲倡卑僚屬
于鶴所止之地葺材鳩工搆樓三楹既落成大書來
鶴二字以顔之且因郡人翰林檢討王君㒟願求余
文記予惟瑞不徒瑞必因人而瑞公發身賢科爲翰
林庶吉士蒙太宗文皇帝選拔二十八人之列績學
文淵閣才器大成遂膺擢任踐揚中外屢有成績頃
以浙西水患民負官賦皆有不足武斷鄉曲者由之
而起郡守縣令咸莫能制公膺簡命巡撫其地宣布
教條民翕然從令所謂民負官賦皆不勞而給豪强
梁跋扈皆不治而鎮靡數郡之内人和神悦莫不感
戴以爲朝廷任用得人所致也昔人有孝友于其

四四

一家者其園林尚有烏不擇子而哺不爭巢而棲之
應況公之德化洽于數郡然則鶴之來庭豈偶然哉
易曰鶴鳴在陰其子和之蓋言感于下也詩曰鶴鳴
于九臯聲聞于天蓋言誠之格于上也今公之巡撫
東南也夙夜惓惓專以愛民澤物爲心其誠之感于
下者從可知矣公爾忘私國爾忘家其誠之格于上
者又可見焉斯鶴之來其爲公之所感召也必矣公
今位躋六卿康寧無恙壽福之來無有涯涘誠不可
以不紀也且來公之人俾達有爲識東南之賢守若
公德化之成豈亦與有力焉他日清風高節豈不可

与昔人一鶴自随者同其声光于無窮哉公名忱字恂如朱公名勝字仲高效併記之

朱鶴樓在廵撫行臺之後正統十年知府朱勝建行臺即鶴山書院永樂宣德間為廵撫大臣治事之所

觀風題名記

徐有貞

惟皇明有天下當高皇肇大一統之初定鼎金陵以蘇松常鎮為右輔則如漢於馮翊之于長安也其地大人衆事力之殷控制江海屏翼天室而財賦所出国用所資最天下視扶風馮翊為加重以

四五

是天子之命御史出廵按以察吏治而觀民風于斯四郡常加之意焉乃成化三年監察御史古滄張海朝宗蹇来以斯郡四皆京輔而蘇為會府凡国初以来歷政交成承舊章成業之籍于是乎在顧嗟寥寥規制雖備而題名之典缺然乃于治事之暇旁求前政得五十有七人列其姓名而刻之石命之曰觀風題名将待從政者據而題焉以昭垂于来世来請記予謂觀風者御史出廵之一事爾若舉其所職豈止是哉蓋其官天子耳目之官也自成周始建秦漢以下代因之而于其制有所崇益分三院綜

吾曹監别郡司六察斯已重矣至我朝乃合歷代之制而一之故其官視歷代為加重入則贋天子之聰明于内辨政邪别淑慝公是非使朝無倖位国無究人奸宄無所從其慝而四風有穆穆之風焉出則廣天子聰明于外究利病審枉直慎擧措使吏無虐樊民無隱情慝墨無所容其間而四方有平平之化焉是其所職若耳之職聽清濁之不淆而雅鄭有可察也若目之職視白黑之不混而妍媸有可察也苟為不然則不職矣夫四体有不職在耳目以察之耳目之可以不職乎哉彼聽有不及則聾明有不及

四六

則瞽聾瞽為其有所蔽也蔽之由人生不可别可自蔽耶聰明蔽于上而事物乱于下君德将為正回是将為定官邦将為儆民隱将為達耶是故天子之于御史任之甯重而御史之自任亦重其所以重者蓋歷代然矣豈惟我朝而我朝為加重于天下然矣豈惟京輔而京輔為加重誠以首善之地其近于天子譬犹在乎耳輪之内睫之間也承乎德音而被乎德釋实有加于天下視聽所及因所當先而可使我朝宗賢其有志于斯也必矣故于斯舉益將即前政之臧否為後政之勸懲執其称職而可

師執其不職而可鄙必有辨之者在然則題名之記豈惟表章風憲爲觀美于一時而已萬世之下于我朝制度尚有所攷焉

巡按察院在閶德坊即元海道都漕運萬戶府至正末張士誠改爲分樞密院洪武元年知府何質改置後有池亭東爲射圃軒宇靚敞特勝他廨成化三年御史張海立題名碑武功伯徐有貞記之

廉石記　吳寬

石之產于吳者奇形詭狀不可書述良工采之好事者賞之君子則藐之于此有石焉積然數尺重而不

四七

奇奇而不詭盡山中皆是物也良工棄之好事者藐之君子則貴之豈徒賞之又從而貴之敬之視其物殆與魯璞秦璧等非物也人也蓋當漢末吳郡陸公績仕于孫氏爲鬱林太守相傳泛海吳舟輕恐覆取巨石爲裝量其廉如此公家婁門之內臨頓里之北石爲民家至今猶存而埋沒土中僅露其背過者猶能指而稱之曰此漢陸公鬱林石也然未有表識之者今監察御史𨾏城樊君祉巡按吳中聞而異之謂知府史侯簡曰先哲遺物固宜表識且有可以風勵乎人者在頃其石僻在東城非官吏朝夕屬目之所其爲埋沒等耳吾將有以置之侯以爲然吳縣知縣劉鄗長洲縣丞王倫相與督役夫曳置察院之側作亭覆之而樊君爲名之廉石、、蓋將而通久湮而顯現者闕然而足跡不絕皆曰古之才御史之以揚清爲事樊君此舉雖去之千四百年之久猶揚之況其近者乎且御史之職在乎舉賢舉賢者可以激乎一時石之不朽雖至于千萬年可也其有功于風紀甚大且久惟昔南中有貪泉飲之者飲寶以而手攫而懷之物之能移人心如此今之廉石正與此反自茲以往有過而視之者其廉士固欣然慕學

四八

覺玩以益勵其操若夫貪者將俛首頹顏趨而過之有不動心而改行者嘗得爲人類也乎石之立爲弘治丙辰四月二日越月而亭成樊君既題其楣曰漢鬱林太守陸公廉石復別琢石請予爲記予美其事故樂而助成之

跋　馬録

予讀廉石記未嘗不嘉樊柱史昭赫訓也嗚呼士之廉也猶女子之貞也女非貞雖施嬙之姱蔡衛之伎國之人且醜之士而弗廉雖才美肯嘗晏君子弗取焉何也才雖乎外而本之弗修也烏乎吾觀陸績氏

若節乳可以化士行矣夫弗訓而知彼向者上也訓
而知之者次也訓之弗喻日且甚焉吾弗知之矣孟
子曰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立志夫人若頑懦
品斯下矣且知化之之也現陸氏石而弗化焉者其惟
[禽獸]犬馬与我弗類也或曰記所云近嬌也非所以訓
也録曰過矣不愈于士類者乎彼尚猶賤魚離非中
庸然而令名施于後世夫之驕也譬之是佐貪也予故
曰善[杜]樊史昭茲訓也謂其可以風凡為吏者也不
但蘇州尓矣嘉靖元年二月吉汝南馬録百選撰

廉石即贊林石在婁門孫吳時贊林太守陸績罷

四九

致歸宦橐無裝紅輕不能過海取石為重世愛其
廉贊林石湮于民家弘治中御史樊祉舁至察院
門左創亭覆而立之狀元吳寬作廉石記

治水分司題名記　張習

天之生人藉水土而水過多則為患神禹氏治之功
与天地準代戝水者雖小大不侔其得一日而廢耶
故周有醫人稍人漢有水衡水司空宋有都水監元
有都水使司莫非為是設也我朝初不置專官然于
三吳之水則惓惓焉纔遇浩漫必遣廷臣出治待其
平而後已洪武永樂間皆然自宣德来始用廷撫大
臣兼之郡邑各添治水貳佐丞簿然莫能統于一成
化初復設憲臣提督其官係所見去吳頗遠未便弘
治辛亥三吳水災壬子年為甚甲寅尤甚近臣奏命工
部亞卿徐公蒞吳首決吳江之塍田次濬常熟之許
港而水漸疏洩事竣還朝以謂平治水土我部司
職也烏可留忽以遺宵旰之憂乃奏革憲臣而論
選本部屬之賢者一員專治焉初得主事貴溪姚居
文顒不久以病免廷臣會議須老成練達如都水司
郎副新喻傅公為稱遂陞正郎領璽書而來
身任其事徧歷所轄相地宜究委源郎分司之在蘇

五十

者處之其私常嘉期其六引以時疏之丁為閘坡塘
從浦港鑿溝澮築堤防以至輿梁之修運河之遠凡
有益于官民者處之無不周而行之無不敢竭疆宇
之廣往返動數十百里其為工摩可以尋丈計時日
論也如是勤渠三年而治功告成雖遇水溢弗為患
歲屢登而民咸悅舉祝頌公以分司之名実本都
司分設而得其政不敢不勉不可不為後政鑑也用
題名之石授習記之習老何言哉窃觀天下之水皆
流動不息惟三吳在東南最卑下書所謂土惟塗泥
田惟下下故水常匯而不流雖流亦不甚湍急所以

沮而宜稼惟其宜稼故生齒爲甚繁貢賦之重而吾
蘇又爲六郡之甚繁而甚重者故三吳之水所當治
而吾蘇尤所當先也且蘇之境切臨太湖湖受寧國
等八郡之水積霖汎溢蘇必先當之苟欲疏洩亦不
過即是境以導淞瀆注之海而後殺夫滔天之勢故
蘇之水治則三吳之水無不治矣分司之設于蘇已
挈其綱領而致治之功亟哉宜哉嗟夫水治其治然
後田有秋田有秋然後民生遂而貢賦充貢賦充則
用無不足國家視吾猶倉庾也帑藏也茲治既成實
惟足國之用而已上有以副聖天子委任賢臣之

盛　下有以安列郡億兆之民生忠愛並施而不相
悖我孟子以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行其所無事
順理也治水之戥本諸順天之理未有順于理而利
有不興害有不除者由是而知三吳之民自今以往
莫有昏墊而興訴者矣然則題名之舉詎徒表章一
時治功爲觀美百世之下于我朝設司任賢思患預
防之意無非孟子民爲有所攷焉尔

望湖閣記　浦應祥

弘治十一年冬聖天子授敕于工部郎中傅公
潮總督江南諸水道自淮抵浙凡數十郡邑公受

命惟謹星馳驛騎陸與水楫遍覌博訪于水之爲民
利且患者殫心瘁力務濬導而隄防之皆經遠計三
年來民忘旱澇之虞歲享豐穰之慶公之功偉矣而
吾郡形勢攷之圖經三江五湖之所浸匯地最卑下
而賦役之繁反甲天下郡往時一經雨潦七邑告災
下國上憂遂致阽危此尤公注意之深者今而袪災
逆釐害除祉積合郡士民感公之功較之他郡奚啻
倍蓰也公分曹隸郡筦廨之後地甚卑匯乃處架一
閣題曰望湖閣嘗登覽焉而其區爲城諸巨浸隱隱
在望爰命予記于壁予序公之知愛頗久不敢以文

辭惟古先哲一有所存者于中則盤盂几杖門楣坐
卧之所悉有銘志所以示不忘也公自臨蒞以來夙
勤惕厲不鋭始而怠終致事舉而功就若可少紓其
慮矣茲高閣是局朝夕斯顧公之心何如哉誠安不
忘危之盛心也扶此以往則他日之相天下推是心
而有餘矣公之兄大宗伯先生德望爲天下先拜指
日而公才美昔嘗在内翰兹以芳績重譽進擢復居
詞禁則兄弟聲制伊韓特同故事不得專美于前此
又當代昆季莫伍之榮盛也敢于繆說之殿併記之
以驗祝望之私云

水利分司在明澤橋東舊為館驛廢坊成化中設
提水利僉事始居此今專為水利官居

燕思堂記　楊循吉

國家立鈔關一在蘇滸墅以戶部主事一員司其入
今天子龍飛之九年劉君克章實至、則克慎厥
心賢聲茂著商旅莫不願出于其途而賦亦倍登惟
是公衙之宇不足興退食之室會至若于廳事東偏
微將畫之顧視厥後有廡相直惟闕石式宜制室
北隋其南恒其外中設揖讓之位而且以為息焉
費而丞成易規而大備既成題曰燕思之堂于是

五三

廷涼倚溫冬夏咸宜內史在座花石盈庭客之登者
莫不樂之他日以其意命予以記曰官政之修惟思
乃克然非僅俯優柔之地則思無興寄焉自古之來
茲夙夜匪懈惟得勉其職是圖然而南檣北柁日力
枚不暇雖欲覽古今以求通于務有弗能矣欲吾之
為斯堂蓋以思而不以豫也敢弗志乎且是建居澤
要之會鉅公魁士由四方而來者無不得容接見吾
堂日有人焉彼皆天下之賢俊吾宜思而与之齊度
其及也夫燕居燕也燕會亦燕也一名二義皆關吾
心故謂之燕思也予某書之居名煥其定蔡城人癸

丑進士在官清尤洽文史達于治而粟于德識者期
以遠大其為是室廣己之道而遺後之盈抑非無謂
以為也遂謹受而記焉若其樂居所云皆具書事責
枝故不復立吾言云

戶部分司即鈔關在滸墅監收紅鈔主事居焉弘
治中主事劉煥集一作作燕思堂于內楊循吉記

五四

儉治其家士庶人以恭儉治其身然恭儉之為恭儉也其行之要必有礼義焉恭中乎礼儉合乎義此恭儉之善者也恭而不中乎礼則勞矣儉而不合乎義則固矣孔子入公門而鞠躬如也過位而色勃如也君在而踧踖如也朝与上大夫言而誾与下大夫言侃〻鄉党而恂〻燕居而申〻夭〻此恭之中礼者也顏路請車為子淵之椁而弗与遇旧館人之喪則脫驂以贈之冉求請粟饋子華之母而弗從子原思之貧則与之粟九百此儉之合義者也故凡聖賢之言恭儉必以礼義為之主焉不然共工之象恭公孫弘之詐儉何以别乎此君子之所當辨者也余又聞先聖之傳易有曰致恭以存其位是守位莫若恭也而近世名卿亦曰惟儉可以助廉是養廉莫若儉也夫養廉守位君子有官之大節而泰侈者之藥石也予故重為鮑君言之鮑君生長文献之邦熟聞儒紳之論而又嘗遊于 京師從事名公鉅卿之間其所知見廣矣于是勉焉以礼義自修而致其恭儉之行則聖賢可學而登爵重位可得而守也況于佐邑乎邑令黄君玄圭余之斯文交蓋博雅君子而以貴名也鮑君于其政務之閒從而質之其尚有所益哉

泰民堂記

陸德輿

長洲龔令君作堂縣闈掲扁秋王公辞語記扁以泰民既屬于書且謁以記于愚專斯堂之美遜者再請益切予不可得而避在易上坤下乾泰陽氣下降陰氣上騰陰陽欣合萬物生遂天地之泰也王澤下流物情上達上下相孚百姓悅豫吾民之泰也天地之泰天地不能自泰也必有賴于贊化之主君民之泰君民不能自泰也必有賴于宣化之臣宣化之臣其最近于民者莫令若也令最近民使民之泰則易然盍即泰之卦觀泰之象思所以致泰之由乎泰之六

支惟九二言治道爲詳其曰包荒于馮河不遐遺朋亡者包荒含容也馮河斷制也不遐遺無忽于小朋亡無幸于私交泰之兆寔繫于此反是則不交不交否矣然則令之于民庸可忽乎必也居之以寛納之以仁學愛之化如彼武城率之以信斷之以明不擾之政如彼蒲庭毋碩之忿毋細之鄙當若上蔡視之如子毋邪尔思毋側尔聽當若姑臧不改其操如是則氣之所遣和之所致董爲嘉祥以靖以除民其不泰乎其或弗操弗鉏弗究弗慮如彼曲阿徒事求舉爲酷爲射爲暴爲驚如波裹縱治法紓緒想歎不閒

瘝疾不韡有若惠南周念恤人利障不屏欲源不澄有若陳倉卑欽自嘗如是則氣之所關怨之所鍾形爲咎徵證是萃是叢民其可泰乎一邑者天下之積也一邑之泰天下之泰所由推也一令之賢一邑之泰所由致也董子曰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也夫惟聖明在上師帥之賢泰錯天下則天下之民胥泰矣長洲地大物夥壓府附立風號難治君處之裕如知所先後户庭無滯訟田野無冤声始至撤行從新之將去以空囹圄蓋數十年來未有土公所謂生生民之泰其有漸乎幾之矣現君名堂可以知君之用

後之來者毋第以零陵三亭視是役也經始于淳祐庚戌八月落成于十月爲楹若干爲費若干役成而民不知又可書也已君名濮今淮東常平使者基先之子其賦政固有源流云中奉大夫新改差知温州軍州事陸德輿記并書 泰民堂在縣圃淳祐十年龔濮建

長洲縣重建丞廳記 方一抒

國家建官做唐旧制自九寺三監萬家之邑率置丞貳所以重其任貳其長也邑于民爲最近丞于邑無所不當理漢後元之詔曰縣丞長吏也長洲爲縣創于唐天后朝乾元中置爲長洲軍至大曆間已而復

旧固朝中興吴居三輔長洲土廣民衆素號難治爲丞者非材術兼茂有理人之績莫得而若稱焉浚儀趙君帝室之胄池酣經學掇其所有乘甲科佐江陰幕淳熙改元轉而丞茲邑視民如愛子馭吏如束濕興利除害邑人宜之君莅民業再黄夾政成而民有餘力年豐而物不疵癘視事之所棟宇敧撓榱桷朽蠹上漏下濕殆弗可居于是裁私財以佐其用度故地以全其基役以庸至工以巧獻無損于公無憂于民廳事廊廡輪奐一新爲三十餘間壁塗甃砌毓甓滑高其閈閎周其垣墉使後之居者得以賴其利

馬工既告成邑士願紀其歲月以傳示將來紓居是
邦見聞君之政於矣今之人視官舍猶逆旅顧弗毀
而加葺已無幾積在官餘祿為居閒之助亦理然也
君秩行滿又斥家財以給費求古循吏罕見儔比會
者聞風庶亦知功噫昔之建一室瓶一亭猶侈其事
以詔後人若君謨之清暑子瞻之喜雨是矣況君此
舉匪為遊玩之所加于人數等其可無書予君所以
設施于一邑特其小、者爾推而上之庸可既哉姑
書以為記云淳熙四年三月朔莆陽方紓記

丞廳在縣治西淳熙初重建

主簿題名記　周南

天下雄鎮技一歲右賦之夥若姑蘇者不一二而支
縣長洲苗以石計者九萬二千三百有畸自占籍五
等而上應輸之戶五萬通歲合夏秋輸為鈔萃為邑
者六七萬簿應時據案小吏執牘曰此為甲、此為乙
稽其籍米鈞之凡一戶之賦有輕重等色輸有先後
不相均齊非一閱再閱輒隨手可了也簿筆不停未
日晏晚欲晚已離立欠伸索趣去簿閣有志哨不離
局不進趨人事不數、上官藏調而後能專或其人
以曠達自解或惰以弗强或為在勢阻知而委事衆
則其職廢此予耳目所接、、皆然嘉定庚午春陽
羨周君大猷始剗肆記而屬文于予噫設官者固未
有若近民者之重也今仕者習于簿而予為尉何哉
豈非以尉之事雖工而簿之事易媮耶然尉不才盜
不發明不求尉也簿失職民重輸根本且剝矣然不
何壯縣如長洲者簿為重凡欲厚下而平賦者雖十
室之邑必自丞若簿始矣大猷字允叔康行而文故
資政殿大學士簡惠公孫也初紹興十三年部使者
浮康人刘芾深玫建請出隱剩益秋賦為七十萬詔
即州創經界司行之將推其法于天下會閩惠自湖

移蘇守難之且詳其所以然部使者歷始以圖誌之
旧為三十四萬至今所在猶言經界方量之為便而
不見增賦之為永患者寔自簡惠爭之始也則其為
徙豈止是邦而已哉然公卒坐論斥餘十年而龍學
徐公雜山亦自里居議使者括田請矣予少時長老
猶能道簡惠之事而欽思之者今去之七十年矣而
大猷世其科而來仕姑固其請既為之識其官之當
勉者且并著其先世之遺是以求邦人之思焉記始
于尚書郎豐公誼而下其前則歲月弗可攷矣周南
記

主簿廳客迎縣西紹興十七年尹撥重建
慶元重建簿所記　黃士特
長洲主簿廳在縣治少西紹興十七年縣長尹侯撥
所建也經始苟簡計不及遠堠屋數椽陋甚歲久蓋
障穿缺支柱欹危潦雨至上漏下湿坐榻一日數易
夜聞声嘗然則慮其凛之壓也慶元丁巳仲冬上浣
予承乏厖職既弛賜頹帶悒則有意圖新焉然簿職
卑力凉毫髮公費皆仰給于縣弟時長官或秦越相
視居此者憚煩避謗蓄縮不敢謀因循歲歲月明弃
去若傳舍亦勢然也予獨癡不自止試令梓人平章

以圖來諗竹瓦木石計會鐵炭畧已素定越一年乃
以請于今大夫黃公宜治縣有声而友僚佐如兄弟
喜曰此公家事耳子能躬其勞吾何靳焉于是致日
鳩工昉于季秋之戊申迄于仲冬之己丑貿材于市
募傭于肆民不与知而工以辦告廩縣帑之緡四百
五十有八廩斛二十有四余以捐俸百千以佐用前
門一間廊屋八楹所東西偏翼以两軒可待賓至寢
之後爲丈室安明窓四向時啓凉燠門覺以槃遲于
媛輒爲宜繚以垣墻高丈餘闢小徑通縣圃其西有
敗屋數間撤旧取新爲圖　庖爨之所是居也不侈

不庳于今若未足視昔則已夸予且滿去後之來者
無忘營殺之難以時增葺其將多于前功不則圮敝
塞撐亦可爲數十年之利然非予所料也書生每事
欲爲無窮之思正与北山愚公可同一笑姑識于亶
于石時六年庚申三月初吉長樂黃士特記山陰孫
應時書

長洲丞題名記　滕宬
自秦孝公集小都鄉邑聚爲縣置令丞至今縣建凡
丞以承其長爲職不以一職称令能且專則丞無職
丞能職或過于令、職親長繁不越其邑丞或爲郡

守部使者所才則牒移至雖其郡事与它邑与它郡
之邑事皆或与聞之至往來無常処令丞之政廢不
繫于令乩屬籍趙仲叔為吾鄉之長洲丞長洲与吳
分治郡下供億邑多督領郡之科務而邑諸鄉訟理
道租歲且尽輒窘至塞庭庶日与令分所之職雖繁
精力常有餘謂吳有丞廳舞記長洲不可獨缺乃玫
居前者得二十四人記于石仲權至官書再考餘七
月餘矣今又攝縣事凡上官委以事常辭遜事輒辦
治弗爲疾声厲色拒人人亦莫敢撓以私者夫介不
遠物潔不亢己勤不苟耗敏不遺怨吏能尽此矣仲

叔有焉可記也仲叔名彥緒今為從事郎在任政績
居官以文行廉吏荐者五人考滿當擢京秩仲叔之
嚴君右司公以清節稱寂辛一識氣骨勁直目光瞭
然仲叔蓋肖之慶元三年七月上澣滕宬記

長洲縣續題名記　史顗卿

古者肆記非特志爵秩到罷歲月而已唐元次山作
道州刺史廳記彰善指惡寓鑒戒隱然有春秋褒貶
法當時貪贖苟刻者挂名其下寧不愧死乎縣視郡
不侔也然生植齒籍欲其能撫摩休養則同長洲縣
題名始立于天禧王公嘉言續于紹興石公珵今續

記涉歷兩政不暇識顗卿不敢廢也命石刻之往者
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其無忘次山之訓云紹定改元
二月上澣承議郎知縣事史顗卿記

長洲縣續題名記　謝鳳

長洲以縣名自唐萬歲通天中有縣以來不知令凡
幾番政凡幾新矣皇朝天禧間廷評王公嘉言蒞政
于茲始揭題名石于所事建炎之亂官舍焚蕩石亦
隳壞自是軍興草創吏數十政不暇議迨儀真石公
領邑事之二年新作茂苑堂顧題名闕然無復旧事
乃訪錄遺文得斷石于瓦礫間彷彿可續其存者與

寧四年五月以前而已如其文刊之于石段寘于堂
之左又授次補綴自元豐三年以來僅得其官秩姓
名者二十有五人其到罷歲月縣不可得而詳別刻
石以列于後俾來者續而書之尚永、無替紹興九
年六月日主簿謝鳳記

縣尉司題名記　周復

尉与丞簿或貳而長然各有攸司弗相侵也使盜不
入境戶不扃夜非尉能尔也長洲縣北邑江湖所瀦
盜鼓枻出沒尉曠弗治則人靡莫居擬注者必銓擇
乃授頃不重歟大梁趙公汝涛奮跡儒紳志趣高潔

乃不卑是而辱臨之歲望棣聞境內以肅吏事明敏
百廢修舉暇日悉取前任姓名而次第之即其到罷
陞遷則繫之于下仍鑱石以傳遠使來者視前有攷
而景慕夫官達者茲非賢乎予幸得与名其間且屬
以序屢辭不獲夫題名公廨咸有之勸戒之竟存此
闕弗具豈前人未之思耶抑力有不逮欲為之而未
能耶二者必居一焉茲用自愧姑掇大槩以成公志
云慶元丙辰季夏中澣承直郎差充高郵軍、學教
授周復序

長洲尉廳記　曾復

姑蘇之屬邑五皆壯哉縣推茂苑實治郡之東北隅自齊門北出一里其鄉曰金鵝里曰金盃是為尉治所宇隘陋蓋建炎兵火間所作欂櫨与桷則迭莫如張弓他木類是南宗下垂過者率傴旅否則觸首是堪歷五十餘年更二十餘政弗改作也予始至官欲撤而新之慮其勞民以自奉乃弗果今討兩月即滿去顧不可以累後官則請邑長白事陽羨邵君試新然領會乃剗錢五萬粟　斛相是役又征地租于富民趙昇得錢六萬予涖官三年凡六修小長橋有餘材輒儲以俟用異時徼私販者没官船物得錢則歸

卷九　十一

分之一以給捕者一以充公費通計三歲所入凡十萬有奇予桑敝壞之後鉦鼓旗幟弧弓戈鋋之屬悉亡焉三年之間皆稍畧備而此錢所餘什之一乃掇剛辰乃撤敗屋乃增故基木石竹葦磚甓舟楫所需百物悉捐帑以貿其徒蒸蒸或屋于彼而市旬所事告具前軒後廡不華不儉又以退材益以新木作新亭軒屋合六間修東西兩廡合十間又兩旬告成自經始以至訖事凡役二徒合九百七十二人計日給粟課工督直又時酌醪醴以勞苦之人不告罷事用告成有賀厦者曰噫尉于民是親尚也廷宇府治滿苦無辨于馬臨民美以起敬一旦輪奐若斯望者肅然吾不惟矜予之勞且以尚子之能請為予記予曰凡物之興廢有時時之當興雖庸人亦能集事否遑与時會耶豈能于前人哉矣其記如曰更造孔雖宜以告來者俾加葺焉庶勿壞則吾能矣以媢執事客曰然則子忘之乃代石以志淳熙十一年甲辰立夏日

桐川曽復記

尉廳符祥閣經云在府門外去縣三里舊志云在府門外緣塘一里許淳熙中曽復重建所西有臺下臨塘岸扁曰奇軒

卷九　十二

帥正堂記

韓雍

濟寧陳君文淵景泰間為監察御史以言事得左遷今上復宗位之初起君蘇之長洲君感激思所以報稱乃名其出政之堂曰帥正蓋取孔子之言之意欲正其身以道邑之人皆正也致書屬予記予惟之物為寓山之陽有松甚威既久支至立上日升而中中而反陰雖時移而影影之勢未嘗見其欹側也探木盤枝亦卽容光之處從而印之又知表之正与不正影必隨焉今令為民師帥職皆親民而令于民尤親民之表率也令之邦正民罔不從是故令能仁

則民尚忠厚能康則民重廉恥能儉則民恥豪奢能
勤則民戒荒惰能恭謹則民無干犯之非能安靜則
民無奔競之恥與凡一舉止之美一禁令之善民皆
是傚是從不然彼將曰令長民且有祿位而其爲人
若斯吾屬何不可哉吾蘇爲江南名郡畜姓之繁賦
税之重物産之美且威雖提封百里非他方大郡所
能及故守令之選尝難其人君起家爲名進士爲良
御史再轉爲今官下車未踰年和平簡易之治邑之
人無老稚賢不肖蕩躍愛戴靡然從風然帥之以正
豈易能哉孔子曰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

卷九　十三

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于斯足徵矣
然于將少難焉士君子讀書明道致用于時有志于
爲德爲民者孰不欲趨于正哉然崇其名者或違其
實謹于初者或懈于終君尚當守之以恒使嚴苛峻
刻不發于情奇巧玩好不萌于念侈靡之風不作于
日用宴安之氣不設于平居禮以接人不長其驕道
以守身不慕乎外凡所爲無不正焉則吾民耳濡目
染久而化成其風比隆于淳古君亦可以方古之循
吏無疑矣古之循吏非一人論者以卓魯稱首卓令
密儒術爲治道不拾遺魯令中牟德化爲理孺子有

仁心因皆帥之以正而然後卓封襃謚侯魯任司徒
至今嘖嘖傳聲名君誠以古人自期則名位所至孰
能禦之哉否則名實不符登斯堂者指而議之矣君
尚畏之

崑山初秋觀稼回縣署與同寮及示姑蘇幕
府　　張方平

邑民三萬家田邊湖海繞家家勤稼穡市井嬉遊少
蓐歲逢水沴飢勞何擾擾我來忝撫字見此心如搗
去秋僅有年高田尚停潦今幸風雨調皆話天時好
春書鵲果似夏史蟬聲早（吳民以此候旱潦）挈船秋參差

卷九　十四

蔚岸縈迴綠毿標暮更急車聲逵清曉彷皆孰掛肆
何暇張禽鳥我時行近郊小艇穿萍藻渚長葭亂深
野沃杞粳倒穡子逵飼歸閒暇相色能預喜有敲皆
租賦可時了歸來軒館清曉蕩盈懷抱衙退人吏散
庭廡閒蕭蕭露篠映孤亭風荷動幽沼置身木雁間
蔬鳥頑終老朝瞰足榮利況予拙非巧鱸膾飯紫芝
對酒清謳悵然懷友生虛齋爲誰掃

題縣圃燈輝亭　　周承勛

危碑悄年積鋤耰十輩功旋移依地碧頻襟亞枝紅
對酒遶寒食覓開樓燒風墻陛天自潤堪送北飛鳴

崑山縣重修察院記　楊循吉

弘治癸亥歲春監察御史彬陽馮公祇奉　上命按于蘇松常鎮四府所至振舉憲度紀綱一新吏民奉法無敢犯乃七月行部至崑山是邑也直蘇東境七十里巡必首先公入居行臺覩弊陋狀名邑令吳君議將修之曰吾聞昔之賢雖一日必葺其垣宇况茲出令地乎于是吳君諾惟謹公爲下文書斥贓餘爲經費蓋始于其秋而成于明春作閱七月訖功厥有所以涖政門以啟閉堂寢以燕食廂廡庖湢各事其事凡爲楹間三十五大仍小更豐約有適才材埴甓

卷九　主

咸隸于工師蓋終事而民不知勞焉公既以吳君爲能且謂茲役之作所以嚴等威備制度謹防閑而非得已也于是乎有書石之命惟我　國家採周漢制歲遣憲臣按行天下剔舉不法固達民隱而布之德意寔　天子所倚以圖治者而于畿內加詳故分四郡特設以涖之然則威之所加在郡、重在邑、重豈其居府而容有完畧焉此公作興之盛心也雖然修室于此而有腐焉必去之有良焉必植之作而有法在政斯類公其然乎且公之至冬歲適荒歉飢民嗷嗷公疏請于　皇上免現六十八萬有奇又自裁革均徭二千餘役凡省鏹幾二萬緡其明年又奏蒙恩准輸折色糧三十三萬有米三十萬石尚爲賑濟公之功大矣哉公名允中字執之成化甲辰進士建白屢上克振大猷蓋其心存經濟若此吳君名祺豐城人弘治壬戌進士慎以有爲覩其績可知也用誠併書于是庶他日得有攷焉

常熟縣記　陳映

上方駐蹕臨安于時吳門視圖畿内漢三輔唐同華我旧京之陳鄭也衣冠之所鱗集兵甲之所雲萃一都之會五方之聚上腴沃壤占籍者衆雖前代與全

卷九　去

盛時猶不可同年而語府邑之事宜其倍稱况乎府庫之出内獄市之浩穰蓋不待較而知者環府之邑五而常熟居其望焉時主客以户計者八千九百七十有二而今五萬一千一百卅八夏賦金錢爲緡二千八百其繒帛足合萬二千六百而奇弗詳秋租穀粟七萬六千餘斛乃合折帛爲緡者十萬二千三百而斛財損其旧二千邑之事其倍稱何如哉今其邑從事于民者如是而邑復濱海道直故驪沂寮某全齊在望剗刹規帆舟師所宿則寔居今日之要害風檣連林夜嚴震海資糧鉅萬以日饋給營繕百須以

時調度苟有不至責且乏與若兵民之事又如是重以府所倚其月四大萬版輸委風雨寒暑不渝比爲令者材或不濟負罪投劾而去項背相望也則壁記之不列何以自警朝夕靡少惰乎映不佞是懼亦既年所事定淳閲始閲次中興以來爲令者至映之名氏授受月而日之鑱石鋒端以告來者噫令秩比京寺月俸十餘萬廪逾四斛歲入圭田直過六百石其稍一己之利害去就而不思其責之塞將不特能禍其身千室之邑亦不有受其弊者而映其敢望哉今吾邑之人或知映有不敢墮也率以淳風簡孚交相

卷九　十七

爲治倘如是惕日底乎列名下方其無辱若夫邑之望則至咸所止之山太伯所葬之墟言偃所居之里龔景材所表之閭其風俗之美猶可槩見而邑之升置凡附于府者有服方氏不記〻其今昔之同異云

淳熙元年邑令陳映記　龔明正代

常熟縣丞題名記　張濈

琴川吳都之劇邑也賦稅之重獄訟之繁非他邑比以累致大夫數更易而貳令者賴不得少休濈再轉而丞茲又適多事之秋捐事幾年所謂松竹佳趣乃變爲鞭箠之地庭槐無存所守漏壞俱未暇遑而問焉茲幸令尹葉君來此年餘百廢具舉政平事簡僚佐得以少安遂可留心宅與葺理皆成倫緒獨不見有題名記心竊疑焉因洒掃書齋得二斷碑于塵埃閒拂拭視之可其記也歲久字泯漫不可覽殊失所以重賢之意易以琬琰而列前後賢者之芳字于亦得以托不朽頃不幸歟嘉定改元歲在戊辰首夏望日錫山張濈書

常熟縣主簿題名記　趙汝郇

邑令丞而次有部簿古職員令也掌凡邑之簿籍勾稽之事糾正縣内之治外此無責職若甚簡然豈知

卷九　十八

戶籍有升降產稅有去留差聞筆削一有不謹則墮奸吏民且受病矧琴川繁劇甲于中吳去臺府幾三舍遠財賦分督牒訴委決檄命驅馳靡日不暇職亦未爲簡也汝郇昌承茲乏役〻救過自推無足以傳後愿有所謂光于前者試求前人之名氏稽其行事以宥其窮通而壁記闕然漫不可尋此者莫知究訪之故老令得今尚書蕭公而下十有三人焉前乎此者莫知也將立石以記之或乃謂人材短長政事臧否民言士論足可以印悉用是爲哉余應之曰公議誠足信然閲歲滋久名且不著矣將安攷今之所訪

已若此余悲後之訪今蓋不如今之訪昔也矣以詒
方來僉曰然乃鑱之石嘉定戊寅十一月初三日雲
間趙汝郕記

廨所在縣治西与丞所對

常熟縣尉題名記　徐次鐸

縣有尉居丞簿下然號劇曹而縣令埒歷代選用常
艱其人強者作聰明苛察捃切以擾吾民弱者不勝
任縱奸長惡以害吾民其當官以威畏稱職聞者異
時以之宰邑刺史司察一道皆可判然迎刃而解常
熟為浙右壯縣地鉅事叢吏狡民猾並江濱海而東

卷九　廿九

界為盜藪古有二尉分治長老傳聞廢置歲月無致
爰自合并以來旧矣雖仕于此者材名文士往往間
見然未聞有卓然超越為當世聞人者用是姦宄迭
徵日不暇給率常遲問其遠者大者此題記所以不
立而前事之師後事之鑒來者泯無觀焉今尉黃君
庭丙建安奇士也由銘薦職洎蘇垂滿寬而秉威而
不猛加惠黔庶芟除豪強黠吏束手受制所隸弓兵
不寒而慄部内賊發輙搜捕得其主名遠御隣境籍
其威声巨奸大盜漸以屏息今蘇盜賈喻格將挾京
秩行脫迹泥塗而強弩之末犹賈餘勇植志負遯去

如始至大惧題名未創無以傳後自我作古勒茲堅
珉予見其材諝之華政事之美嘉其替之進而請之
堅也于是乎書嘉定元年奉議郎知常熟縣事徐次
鐸記

尉所在縣治北二里鄭悄民倉

宣風樓記　王伯廣

樓以宣風名紀政也易于巽其象為風其位為東南
其時為長養萬物有虞氏得之以阜民財于是有薰
風之歌尹吉甫得之以美大臣于是穆如之訓罪無
輕重功無大小使言偃弦歌之化常太平有道之国

卷九　卅

雍雍乎和可知矣常熟古南沙也今為姑蘇望邑土
傳賦衍民繁事劇綰縣章者每難其人紹興之二十
二年政五六易規矩準繩莫一所狀守冬十有二月
乙卯今曹大夫以王命來知邑以知勇足以行絜实
如西門之治鄴愛民如子產之治鄭指顧之間政以
善聞邑人宜之凡廢未舉斯一新焉先是縣治之坤
隅民居有架崇度于上其左蓋闕如也相其陰陽厥
有低昂士庶雅有創樓議矣至是以請大夫曰止止
吾至未幾遑恤爾耶衆曰我食我力我木我石無費
于公以慰我私大夫乃命卜筮乃經乃理乃徹其庫

乃返其址巧者衆斧壯者揹杵無煩戒約其來不可
禦也蓋度材于二十年之夏四月至五月己巳工
以畢告近遠少長奔走嬉望惟時款者冷冷之風自
穆而下戚用所快乃有睹睹然被黃髮者歌而適曰
風之仁兮物之春兮風之德兮物之珍兮謳其布宣
大夫賢于繫大夫賢樂克天兮衆鼓舞和之固擬其
諱以名斯樓且告鄉人王伯廣請文于石以係他日
甘棠之思者大夫名禧字叔重清源人大丞相宣靖
魯國公之曾孫其為政蓋有家法云内曾禧一作曾慎
宣風樓在縣治西紹興年未令曾槙建紹興四年

卷九　廿一

令葉知幾吏曰慶豐乃推酤之所

顧治堂記　王恕

余以顧治扁堂之明日有客來訪而問曰　聖天子
授公以保釐之任而有便宜從事之　璽書凡撫內
善良者公得而扶持之強梁者公得而禁遏之賢才
有益于國家者公得而薦引之奸貪有害于政事者
公得而斥逐之田野未闢公得而闢之學校未興公
得而興之賦役有未均詞訟有未息公得而均之息
之以至周窮恤困伸冤理枉皆公分內事也今皆舉
而行之亦可以言治矣而抗以顧治名其堂何欲予
曰善良者固多矣予豈能盡扶持之強梁者亦衆矣
豈能盡禁遏之賢才當舉而或不能盡知奸貪當斥
而或不能盡察田野當闢而或流亡之未復學校當
興而或教養之無方里書作弊賦役如之何得盡均
教化不行詞訟如之何得盡息縱使盡扶持之盡禁
遏之盡知之盡察之盡闢之盡興之盡均之而盡息
之苟有一民之失所一事之不理亦不得謂之治治
豈易能哉非但才之罪勢使然也余以菲才受厥
命食厥祿豈敢怠厥事是以夙夜孜孜顧治焉而未
之能也顧而未能其可忘乎故以顧治二字揭諸堂

卷九　廿二

欲其常目見之而求所以治之也客唯唯而退遂書
之以為記

巡撫行臺在縣治東北即文學書院宣德間移吳
公祠于學以為巡撫公署侍郎周忱改稱學道書
院成化十九年都御史王恕扁其堂曰顧治弘治
十年縣令楊子器以其地隘請于都御史彭禮遷
于西山巷之左市地

常熟縣重建都察行臺記　謝遷

太祖高皇帝定鼎金陵準古王畿之制凡郡邑之近
隸者則十有一焉而蘇郡古吳會也在禹貢揚州之

域厥田中下厥賦甲于東南　大宗文皇帝遜都幽燕國用仰給于蘇實為根本重地勅巡撫大臣以総粮儲當熟蘇之劇邑也大臣巡歷則以學道書院為駐節之所弘治十年吾游浙水楊侯子器以名進士來知縣事謂書院創于勝國意當時隨地勢以為規制前蔽民居後傍官道左隣學宮右通市肆門道出入若委巷然夫以大臣受　天子委任之重于此焉居似非所以崇國体爾宜度東北民也時擇地于縣治衍慶坊西百步許而改建焉為料價二用之廣出于公永于民為不便以各年所餘圬墁錢之侵于民

卷九　廿三

者追以供費乃通具其故請于都御史彭公如其請俾量計　從事以十一年十二月亀吉日鳩群工聚群衆材委縣丞張君翰董其役時省月考富曲面勢本以良斲陶以會甓石以方甃塗以丹堊歷三時告厥成功中為所冀川廡後為堂夾以室前闢門中直道外繚垣隸人瞻事車馬有所基地以丈計長五十有七濶二十有六料價銀以兩計八百有四屋以間計三十有四更湫隘為爽塏易淺近為嚴邃治迂曲為平直揆理考制莫不如式請所以名而　署之于記以明遠按周礼御史掌邦國都鄙而及萬民之政

令以贊冢宰凡治者受法令焉掌贊書凡數從政者秦漢而下立法創制因革不一有御史大夫御史中丞殿中侍御史治書侍御史監察御史其署名曰府寺憲臺御史臺殿院諫院察院之不同而其任則專諫諍繩糾激揚蓋已異于周官之制矣　皇朝設都察院于兩京以都御史掌風憲自永樂洪熙宣德正統景泰以來巡撫者兼督水利若尚書侍郎都御史差遣不一自天順成化及今弘治雖間有兼官則專以都御史寔有合于周官掌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政令者矣宜名曰都憲行臺于以見差遣之一而有

卷九　廿四

其寔于以異兩京之署而有所據也国体以崇寔度以肅兆民以康而楊侯興工不為過大臣之居高明豈為泰哉遂不辭而為之記時弘治十三年春三月之吉賜進士及第資政大夫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餘姚謝遷記

吳江縣教書樓記　李慶全

松陵令趙君伯虚為邑二年其農桑勸其獄訟簡其傳書錢穀治辦學有新田三萬有祠百廢具興不為苟歲月計先是建炎中因步方限而邑當冠衢視融回祿相其廛自後踰四十年閭宇庳陋吏于民稱乾

道孫劃大閲歲久幾撤之為卸門墻棋囯材百用牛其持人執斧斤以髹畫采又其壞釘亦出于公之指授焉其始于秋而告成于冬凡遲速之程不于素民樓于霄与江山長雄環視其區筆澤之廣雲烟卷舒濤瀾吞吐舞鴻鵠而飲魚鳥為三吳壯觀君乃以季冬之月歲服率僚佐吏奉詔致其上用以鎮撫其社稷使寧其神人遺民故老告語于弟歲諸役不踰時而功倍于昔徹令尹不復見此矣是時　公終更甫旬月公不以欲去怠其事朝夕于斯迨用輯成其古人之用心也使今人之用心皆如君公家之事尚不不有樂者乎故予樂為之記乾道元年贊皇李處全記

敕書樓在縣門紹定五年李椿新之

琴堂記　李椿

邑治之陋歲月尚矣因陋而居亦尚矣紹定庚寅良月椿承乏該邑訪諸故老莫知始創規模偪隘基址卑下矮屋敗牆不遠民居震凌之餘岌岌將墜壓屋古而蛇虺成穴地洳而蚯蝝為壞接止其下殆不可以為朝夕安再瞻再嘆尚容復因陋乎于是節浮費計實用市材木聚鋼鐵銖積寸累踰歲而備不敢擾取不敢科徒高下大小為斯三十餘楹以昔之正堂為今之賓燕治事日也舊堂創左右室之東北隅僉陋而褊不足為公餘偃息之地前此帥夫暇閒夫琴者所以正人心也堂以琴名置此偏門將何取哉今正堂既新所居不可則狹以正心為義容可以偏陋之舊觀而不易以居其公守使出入乎斯居處于是方寸之間無往不正琴之義盡在是矣昔宰武城以絃歌為愛民之政宰單父以鳴琴而成自治之化椿之不才何敢希前賢事業之萬一乃所願竊有志焉將書扁庚使袁先生遺以珍墨揭示不朽抑又有光于斯堂者歲在壬寅鳩工于季春落成于季夏從事土木与匠石較分陰于繩尺問自哭其愚者屢矣然君子之居一日必葺是猶有望于後人毋徒曰傳舍云八月既望継揭李椿記

琴堂紹定中令李椿重建請袁肅題扁

吳江縣重建譙樓記　桂宗儒

吳江東南巨邑四明柳公琇來丞是邑之三年政平人和百廢具舉惟譙樓工侈費廣而未暇及邑之父老陳景祥等進告于庭曰譙樓一邑之壯觀而政令之所關也圯壞越二十餘年矣而官莫之舉邑民莫

不与之興歎于路募民財以構之俾官不需財民不需役而落成㪅請縣丞公會議其所語于同寅王公懋本馬公騤僉曰善遂允之尋白于太府暨按臨大臣亦然之遂命匠務工營于旧址之上于是輸財樂施之士肩摩而踵接趨事赴工之民蟻聚而雲集不半載而落成朱甍画棟之翬飛而高棟天半雕檐翠桷之赫燁而照輝日月則有以度越前制者遠矣至于形勢之據吴淞而瞰太湖引江浙而衘姑蘇洞庭諸山映帶左右烟波雪浪攄乎几席此一邑之巨觀也會永嘉葉公來尹茲土既喜其有成又美其壯麗

卷九　廿七

也于公暇登臨而歎之曰不惟有以縱其覌覽寔足以玩心于高明宣情于鬱滞以舒暢其政治也樓之建有補于世教也大矣不可無記遂命使致書請文于予暨樓者古制也自皇都至于郡縣皆有之所以其鼓角混高以警衆則其声韵感慨激烈以肅官府之號令限士林之休息者鼓角也寓之于鼓角者政也政平訟理邑無不寧民安物阜官無適親于以見絃歌比屋頌声滿途其鼓角瀏亮皆由政之所發也豈徒恃其樓之壯麗声之感慨激烈而已乎當今聖明在上四海時清寧正士君子汲汲修德蒞政之秋

若夫萬籟俱寂之時夜氣方清之初耳灵鼍之聲〻聆梅引之鳴以清其政本之之所自出嗚呼声者政之所發也故曰聞其声而知其政令因其請遂詳書重建之始末俾有攷云正統元年夏五月行在翰林院修撰董漢桂宗儒書

鼓樓在縣門

吴江州官題名記　顧儒宝

古者立国則有州邑稽古而建官皆所以推君之令而致之于民者也肅規曹隨往遇來續使民心起甘棠之思故題名之記不可無之皇元混一陞縣為州

卷九　廿八

越二十星霜矣吴江之地襟帶江湖驰驛南北遣當孔道州牧之劳与他州異其間政事文學之才往〻無傳何以為功耆老有請俾鐫諸石以垂方來爰命儒宝為之記抑聞夫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道之以德齊之以礼有耻且格盖徒政不能以自行而必及于化故能使民遠罪而已化則使民遷善而不自知先化而輔之以政循名而責其寔庶不失題名之意云延祐五年夏儒學教授顧儒宝記

吴江州官題名碑記　張天英

在昔官府書聯事之姓名者所以記歲月識臧否重

默陟垂不朽也。凡為天子吏天下之民休戚繫焉吏循則民安吏酷則民病吏廉則民阜吏貪則民窮且啟吁可畏也哉元貞朝制陞吳江縣為中州秩正五品官六人當是時已嘗樹題名之石于所事矣五十餘年人物同異千古之下毀譽隨之昭昭然其不可揜也夫有官守者可不慎與高昌那海公長是州有德政官當遷乃伐石刻名如前人故事俾來者知所勸懲云至政七年四月吉旦清河張天英記

仰高亭記　　留元剛

吳江雪灘三高越范將軍晉張曹掾唐陸補闕之祠

卷九　光

也。閣者邑屋以繪像列石置諸廳事之右越淳熙年丑後廿有六年令尹羅君熱展來于此茲恪瞻遺貌惧弗称景則之意屬時方輸錯出納经营未暇閱二年民萌少紓纖悉餘滯作亭奉之名以仰高既成書來請記余謂三高者記其名也仰高者慕其實也聖賢凡性之學亦曰仕君致身仕以行義人受天地之命則當任天地之寄辭屣世故傲然独善庸可為訓哉噫少伯復讐不遺餘智薄進從辟庶幾有為退亡保身之道進無匡國之功或尔遠之其心可諒也而有嗜榮則覬嘗試則居勲英擠口禍亦瑜禍附離患失劉執叔乎介紹從行劉就見乎世變降而下之甚矣予于仰高有以得羅君之心請遂志之松江集自南渡以來作者弗與坌是裒粹備集鋟梓于亭其顛末具于三高記者弗書嘉定改元仲冬甲寅日奉議郎秘閣校理兼翰林權直留剛元記

仰高亭在縣圃中

嘉定剏縣記　　高衍孫

嘉定十年歲在丁丑秋九月吳郡太守集英修撰戴卿趙彥橚浙右憲使令左右司業王集奏為平江所统五縣惟崑山素號難治蓋邑之為鄉者十有四都

卷九　三

者五十有二縣治僻處西北而東鄉最為隔绝奪叔嬌處相帥成風其害有三好勇鬥狠或刑人殺人追遠不從主有经年不可決者則獄訟淹延之害東至于海南至于淞江寇窃奸宄恃有險阻則盜賊出沒之害豪民傲慢令不服從有二十年無里正者適積秋苗四萬餘石他賦称是則賦役捍格之害有是三害邑遠不可為元欲增置一尉望輕不足以鎮之僉以為立縣使令宜割安亭春申臨江平樂醋塘五鄉二十八保作新邑于練祁之滙且援昔之慶元例請以年紀名丞相魯国史公當軸列上報可就令辟吏

衍孫適試茲邑及瓜當臺代府不以其不才猥以姓
名聞俾主創邑事衍孫逊至再而命已下切謂嘉定
分創与慶元之事不侔慶元出于上戶之申請則公
家固所樂聞嘉定始于臺府之奏陳則民情不無
疑惧以所疑惧之民一切之政魚爛倉駭不猶則逸
為先之以優容使民自懷守之以不擾使民自安則
遠無誑異而人斯則服然東鄉之所以成習頑獷者
有由然也逋逃税租詭挾戶籍積歲既久怙犯益深
往往重足適市或聞追呼而行死不顧出雖有淳良
之甿未免玉石俱焚衍孫稔知其故逐白臺府今日

卷九　三

之後咸与維新凡八年九年五鄉畸零二税先後倚
閣十年者添助本縣营造使民少寬新賦納自十一
年始如咸秋苗之納耗先夏税之增絹羅財解司絕
横斂之擾淳額籍以示功懲如此等類皆蒙聽從戊
寅五月衍孫稟來此意一奉行敲扑不敢以輕施吏
直不容苛擾竟向所在民瞰先信寨欣欣然而相告
曰官府寬恤如此我輩何其幸歟毋怙頑毋作慝毋
狃前以絶自新之路民聽既孚始欲其作冒霜露披
荆棘民于農暇取材于他郡經始于戊寅之仲冬越
歲餘而落成屋以楹計者縣百有奇若丞若簿四

有五若尉五十有五學宫四十倉廩惟半祠社有壇
宇賓餞有驿舍郊鼓門閭巷植名表酒館花園以次
備具若大营造之費則有朝廷撥賜五千緡本府給
助一萬緡共丁丑歲畸零苗税一萬四千五百餘緡
米一千三百餘斛足以充所費三分之二其餘幹捷
酒税僅僅給用迄于告成而民謂無擾今總而載四
閱月而有三害幸遂屏息是皆凭藉朝廷之威靈奉
行臺府之教條所以致此衍孫何力之有焉載惟民
性一也胡昔頑而今淳轉移闔闢蓋自有道苟為政
者忿其頑嚴刑峻法以絶之故民有競心愈激而不

卷九　三三

可革若能撫摩其疾苦啟迪其所趨向則良心善性
孰不油然而生衍孫惟不敢鄙夷其民也而年穀屢
登麥秀兩岐皇天其容祐斯邑作新之效當不止是
將見魁奇忠信材德之民群生其間毋徒曰最日東
鄉之俗云嘉定十三年九月朔日宣教郎嘉定縣主
管功農公事兼兵馬監押高衍孫撰

重建州治記

貢　嵩

大江以南地廣物衆莫吳若吳郡若嘉定旧吳屬邑始
于宋嘉定析崑山東五鄉練祁鎮為治因年以紀名
在郡境江海際壤浮力薄産貢擬他邑為下皇元混

一區宇化被幽遐俯視陬隅如在戲甸田野日以闢戶口日以增元貞詔下剏邑卑陞州嘉定以戶口計應中州之制遂陞爲州以來品秩崇矣號令新矣獨于州治隘狹湫濕仍舊撣于政作因循十年之積以至于是大德丁未達魯花赤脱烈迷失公知州事高源同知州事小云赤海牙公郭公偉判官趙公允中李公德聲提控董友直都目陳玉先後繼至兄相協贊力行善政以導迎和氣歲則大熟民暇且豫乃謀建公宇碩貴非所於出曷諸登茲于是州巨室閭而相與言曰吾儕小人皆有門戶以避燥溼寒暑豈邪

卷九

庶吾父母而可興奠摸之居乎則皆祈捐衆布以助刋木于崖浮竹于津厥材既堅厥土惟剛上擇其功徒既其力經營不數月而成堂階言言廊廡噦噦有門[illegible]然有軒翼然觀者改視蓋時其使節其同集于一朝而不爲勞滔十年之久而不爲遲始謀終就高公良屬意焉然亦不自有其功落成之日卑會僚友文學掾首嵩言于衆曰昔者聖人作爲宮室蓋取之壯觀矧太守實古諸侯而不壯厥居豈惟無以恭威重示表儀且將無以流視論聽融祀暢心神而爲出治之本茲宇之成美哉輪奐後之登斯堂者其亦

曰堂之建民之力也民既出税税以食我又爲屋室以居吾吾其可以忘之乎利患未編斯尋之疾苦未瘳斯除之徭賦未省斯均之獄訟未決斯請之政声流聞達于京師明明天子聽豈其遠而州之人善其言而韙之請記斯堂以彰政理惟春秋之閒法事始必書今州始陞堂始建是宜書以刻諸石至大改元冬十月望日首嵩記

嘉定郝侯政績記　　黄溍

昔成周寓軍政于鄉遂故兵与民一後世析而二之爲將帥者者往往知有兵而不知有民善乎荀卿子

卷九

之論曰兵要于附民而以爲將帥不思所以恤民可乎若平江十字路萬戶郝侯蓋知兵之要而得先王軍政之遺意也初余在金華聞侯來省檄沿鹽浙東所過無秋毫擾心已志之及仕于朝往吳下見士大夫咸曰郝侯賢今弁春官于儒司嘉定州父老沈銘等以侯政績請記于石予既知侯久重以耆老請誼不得辭因撫其詳則曰嘉定爲吳要地襟帶江海每歲萬戶府分官出鎮苟非撫馭有方則士譁卒囂遁以病吾民耳今郝侯之來紀律嚴賞罰信凡麾下士不得以一毫撓吾民海隅晏安奸寇屏跡近歲知兵

者何以加此然古之名将有愛士伍而鵠士大夫有
愛礼君子而日鞭撻健見後皆不能無製今侯于李
伍既懐以恩而又能好賢下士不倦是又賢于古人
者矣至于考其事業推其所從来則雖先猷祖封有
足取法而其好古嗜學之功亦不可誣也昔晉文公
謀元帥于趙衰曰郤縠可以其説礼樂而敦詩書也
孫权之雄才大畧而自云孤常讀書大有所益及吕
蒙奉权教始就學魯肅過過潯陽緘称其才畧非吳
下比則侯之德業又獨非好古嗜學之功欤侯名天
麟世居宣德自元帥公定河南因家宛丘予既為叙

卷九 三五

其事如左乃為之銘〻曰　海陬之邦控扼大江飆
驚濤奔藉兵以防捍〻萬夫魌闞如虎匪帥之良孰
靖其旅侍欤郤侯孔惠孔仁匪惟馭兵寔綏我民我
有水旱惟侯之恤是祷是禜保我稼穡歳時豊穰海
壖樂康厩馬不譁叢矢在房乃作大府其庭有殖我
出我資匪藉民力民曰宜哉侯豈我需我懐侯惠罔
不相諧侯燕賓士澗〻伐鼓有瑟有琴進旦欣叙邦
人来視為侯劝詩豈弟君子胡不樂胥昔尒祖父曰
維元勲功載盟府裕于後人曾孫孝恭克紹其猷匪
維世美实于民休天子明聖宜褒尒績惟儲惟宜以

惠四国赫〻厥声宜公宜卿百禄是膺子孫繩〻我
匪侯私人則具知德音不忘永規厥詩黄溍記

嘉定縣廣储庫記　　董鏞

凡郡邑設置倉庫上所以供〻国用下所以恤民財
皆有司之急務也厥今姑蘇東南大府属縣有七而
嘉定最為繁劇歳計所入租賦常不下五十餘萬石
折輸布以疋計者二十餘萬疇其繁巳乎然而租之
入各匯置有倉囷比輸累之期運赴各倉收貯其後
粮長轉輸漕運達于〻京師帯倉事不愆期官民兩
益貢法之詳莫善于此矣惟折累之布其數亦浩瀚

卷九 三六

遠徴令一出輸者蟻集而聚散无棲或寄頓于僧寺
或收貯于民居其間風雨虫鼠之損傷水旱盗賊之
不測深貽所司之慮其時康侯昭始来知縣事欲興
處置之規而未敢專也今年夏奉　勅冬官侍郎周
公巡撫至邑首慮貢賦之失期而民事或有未妥者
詳〻咨諭宣上德意惟恐官不加謹而旧弊之未尽
革也于是侯合丞傅而下即以歳輸之布且白于公
公曰租与布皆公賦也奈何不效置倉之法乎邑之
左右或曠閒之地擬一〻庫俾聚而藏之以伺輸納庸
偽侯等承命惟謹從誰陳于郡守况公允協其議然

後度地于縣治西一里許即西隍寺廢址周有通衢
居民尠甚遂擇日鳩工敞庫一所鋼鐵為鑰壘甓為
牆前搆一所事以為官署翼以小屋若干楹以處主
守之人仍闢門于前繚以修垣凡干若丈其在官粮
里人皆靡不欣然趍赴經始于正統丁巳秋訖工于
是年冬十月朔周約于官不費于民陶堅材美締搆
嚴緻于是悉可聚歲輸之布庋吏亦有法出納亦有
次俾各有專守之責誠經久之良規也侯乃貽書于
鏞曰茲役也吾何力焉自非監撫大臣与郡侯區畫
之餘曷足以完之然亦閒于　國家興作歲月不可

卷九　三七

以無記遂授鏞于穎末俾為之記鏞善是庫之作于
西成之日既得其時位于邑之西也又得其地藏貢
賦所以安民也而役不勞于民安民所以　奉國也
而財賦無廢于國不治之奉上恤下之有道乎禮曰
君子將有所營必以廒庫為先于居室釋之者曰重
國用也且今官府之治故宇當葺者不知幾何執政
大臣知國用為重而先其所急者有司執事者又能
承順其意有合于禮所可記者實止歲月土木之美
而已矣用是書之俾刻諸石侯解州人由監察御史
出宰是邑處事廉謹而民悅之贊是役者縣丞俞侯

規張侯鑑主簿徐侯子阜典史關侯麟任程督而始
終其役者則主簿蕭侯學敏也董鏞記

嘉定縣令題名記　　　　袁　褧

余讀漢循吏傳而歎治道之難也漢有天下四百年
吏以最稱者幾人哉今天下吏親民莫如令權重而
職專苟心乎愛民奚所弗濟故先哲以未嘗親民為
恥意深遠矣　皇朝統有萬邦　列聖重守令之選
由是循良相望光掎前美而百八十年來其赫赫可
稱紀者僅僅也嗟乎難哉難哉嘉定古婁東地也
距郡治百四十里志曰故崑之嘐城鄉縣治在春申

卷九　三八

鄉練祁市宋嘉定置縣元為州　皇朝初因之乃洪
武二年復縣置令而迄今未有題名不具闕欵慎義
張侯重以進士來令茲邑期而政成謂是弗可已也
乃蒐郡乘詢黃髮由洪武以迄嘉靖得若干人將鐫
其名字爵里于石而以記屬褧惟嘉定瀕海而襟江
數患盜警且土無異產舟車艱塞百貨罕遊民苦重
賦令于茲者不尤難哉按郡志宦跡載傑斯而下凡
六公弘德以來雖未及纂續然吏治精核而純實亦
少衰夫豈斯廉使然哉張侯之亟是也其有感也夫
夫古者今之鑑也往者來之轍也雖作以經治者存

乎典彰往以詔來者存乎文典以執物文以永世公署之有題名古也以現以興以功以戒賢則企而型焉否則摘而訕焉其庸庸者則貽並列焉是先民之所以旌淑而警忒者也非所以崇侈飾觀也張侯之亟是也亦由行古之道夫觀茲石者洽近以遡遠規今以準古雖百世可知也

長洲　錢穀　叔寶　集

（公廨）

奏立州治疏　朱瑄

弘治十年巡撫都御史朱瑄奏為立州治以安地方事其畧曰臣惟事有便于民者不嫌于叛改政有益于治者不憚于更張如太倉設州誠于軍民便利有六如崑山管轄唐茜涇等處常熟管轄直塘雙鳳塗松等處嘉定管轄劉家港等處各離縣遠若干里到太倉各近若干里若將附近鄉都分割則納糧當差不致遠涉一也又太鎮二衛本備倭寇而設近年官運俸糧俱往別縣關支批為不便萬一寇發城閉何恃以守若立州則糧積充足有備無患二也又城郭內外軍民雜處大率軍多刁横欺凌民戶興訟委官不得約會以致監禁日久若立州則民有宗主而不致受欺軍知畏忌而不敢縱更設有詞訟可以旦夕獄成三也又附近人民每將貨物入城貨賣有等光棍用強攙賣尋鬧搶奪以致鄉民別處市集變賣路遠費多若立州庶免前弊四也又崇明離蘇州府若干里太倉城若干里其民到府必經太倉而守禦千

戶所又屬鎮海衛轄若立州統領崇明則遠近相制
又衛學軍生例有歲貢三縣民生附近衛學肄業既
無粮廩之資又無歲貢之路科第雖不乏人柰鮮額
有定不無淹滯以致皓首窮經無由補報若立州軍
民生徒均有廩貢之沾實為後學之幸六以臣愚見
均知有益乞勅該部查照前後建議施行地方幸甚
軍民幸甚

前存州勘案　　刘世龍

嘉靖三年巡撫應天等府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吳廷舉為撤毀添設州治以蘇民困事會同巡撫直

隸監察御史朱寔昌案驗前事案仰本府抄回着落
當該官吏即便行同知羅洪載鎮海衛指揮陳岳生
前去太倉州公同太倉鎮海衛掌印軍政指揮太倉
知州刘世龍等召集概州里老并二衛各年高父老
又等州學師生到官將進士屈儒所奏太倉衛官并同
知郭田所議多方詢訪逐一查勘要見州治應否撤
毀民情土俗有無樂從等因據州學廩膳生員王梁
等呈為息群議以安人心事切見太倉州地方古昔
為婁縣為崑山州東控海洋原設衛誠四陲孤危之
地三軍無制之區軍人豪强得以自肆販鹽為盜奸

宄百端居民受害及有各縣相近土豪大戶多與軍
衛搆宄声勢相倚欺虐良善事難枚舉弘治十年間
巡撫都御史朱瑄巡歷地方因見太鎮二衛殊夷文
武夾挾持之義以致軍民不便之嗟乃相地度勢廣
詢博採群謀協從
廟謨僉允是以割三縣附土田
土人戶并為一州誠千載增建之宜一方維新之治
人人度事規模既成民治久安三十年來声教文物
載之大典版籍與圖登之
天府廟有享壇有祀幽
明人神咸知天下有太倉州為百世不易之定制矣
近年以來連遭飢荒崑山低鄉尤甚故崑山人戶不

察大体謀起妄議以為膏土割分于州而無復仰賴
于東南高鄉此乃一時不揣其本之論况今州治不
過割三縣沿海之地一百餘里如崑山一縣尚有腹
内膏土五百餘里縣大州小識者以為割分不均何
獨進士屈儒反言州有不利于縣且曰太倉之民不
可問太倉生員不可問何其說之早且陋哉芻蕘之
言聖人不弃范文正公為秀才時即有志于天下事
何謂生員不可問也前任知州等官司見民貧役煩
將寄庄軍戶一概照田編當粮長似此軍豪結搆民
間狡黠之徒造捏妖妄不便之說動搖民業燒燬人

心昔人設立之初意謂三縣人民縣治遠隔往來未
便州立則道路適均此一便也今之說者因道路適
均之言無隙可議乃託軍民混處借貸不便為辭此
何涉于道路之便不使耶昔謂二衛官軍俸糧在于
各處閘支跋涉不便州立則糧儲充足有備無患此
二便也今之說者以謂不蒙會計存留本州仍旧撥
派各縣殊不知會計撥派係于上司坐數下州非有
司可得而專況今上司幹訪二衛軍糧俱被官豪勢
要積年買頭閘支肯軍[illegible]粮不得似此不行即派官
軍自謀不感何咎于州耶自今以後官軍糧俸得蒙

上司撥派本州支給則糧長無轉輸之勞而官軍有
坐享之休軍民兩利群議息矣昔謂太倉軍民雜處
軍刁横而民善良與訟害民委官約問往年不得歸
結立州則民有宗主約問可以旦夕成獄此三使也
今之說者以為軍民同一詞訟有司並不移文往自
拘問不使于事殊不知軍未必皆横惡民未必皆良
善同詞合拘事無回護問無冤枉何不使于事乎昔
謂三縣民人負貨入城變賣官軍舍餘用強搶奪州
立則州官自有禁令此四使也今之說者竟以軍衛
搶奪為詞專以民快生事為言殊不知強軍豪舍搶

奪之事未必且有之偶有犯者立州初議故有此言
立州之後鄉民入市民快生事唬嚇間亦常有然有
司知而不治豈其情耶昔謂崇明縣與蘇州府香隔
三百餘里至府必由太倉經過立州統治則遠近相
安上下相制有使于民者五也今見立州之後崇明
人戶多有徙居本州地方生理其崇明本土之人亦
各安業但各沙碩民凭險為道習染既久一時難免
今之說者以為添設州治民窮為盜大禍奏延殊不
知州治未立之先若判通金瑞楊企等悉皆大盜豈
立州以致之耶昔謂衛學奏准許令附郭子弟附學

無廩糧又無歲貢州一立而均有廩糧之治乃為後
學之幸有使于民者六也今之生徒作養州學濟濟
甚盛武軍民生徒先而濟濟仕者絕絕不特廩
貢均治而已今之說者以為州治雖立而民間子弟
皆有故邑之想而武職下第胸無陶成之益謬亂造
言一至此哉然前人建立之初意酌量精審宜以便
民為心今以差役煩難供億算費為不便是乃總小
功而不著三年之察者豈真使之于前而不使于後
使之于縣而不使于州耶天下大事當嚴宜于大体
審幾于大勢不當听之于細言拘之于末務伏乞公

天下之心待〡天下之法正大議以定民心存大體
以安民業則一方生民不勝慶幸矣參照呈揭州衛
軍民各執一偏之說審其利害宜合衆論之公太倉
之地屏蔽東南襟喉大海當今備倭之重鎮昔時海
運之故道也〡国初剏設二衛所以捍禦一方先年
建立一州正欲大牙相制乃前人思患預防之遠識
而君重馭輕之微意故建州之後居常無事則州有
訊察之任而毀鹽下海之奸險有所警盜賊生發則
州有擒獲之功鼠窃狗偷之輩不致横行若一旦撤
毀則彼海洋巨浸之區東南要害之處萬一絕盜

蔓倭夷窺伺則其所費有不止于今日之所省者矣
他日之患誰任其咎職等博採群言揆度事理蓋進
士歷儒所奏固其節費愛民之心不為無見而生員
王梁之論尤為有據且僉謂備倭禦盜之地難以輕
毀与其去之為便不若存之為愈緣以承委會勘事
理未敢擅便今將會勘過緣由行関煩轉達鈞裁施
行

後存州呈議　　　　王梁

梁呈爲乞大定議以垂永遠事嘉靖三年巡撫都御
史吳廷舉會同巡按御史朱寔昌爲歷儒所奏撤毀
添設州治以蘇民困事備行同知羅洪載指揮陳岳
生前去本州公同太倉鎮海二衛知州剌世龍等台
集概州里老州學師生人等逐一查勘明白巡撫衙
門參照呈揭見得太倉地屏蔽東南襟喉大海備倭
禦盜之地難以輕毀去年已經三年蒙巡撫都御史
陳鳳梧案驗准戶部移咨所閣勘得太倉地方盜寇
出沒之地三吳要害之區軍民兩便事勢萬全吏習
民安已三十年于茲而太僕寺丞姚奎復有此奏
擬合再行勘處等因蒙本府知府李顕按臨承其師
生呈揭照得本學先因歷儒所奏已經詳与論辯今

姚奎仍奏前事請以事勢之大者言之太倉之地保
障東南一方重鎮識海洋之襟喉江湖之門戶每歲
風南至掠儀倭船之来各沙頑民恃陰屢肆猖獗之
勢且茲地瀕海為鹽〻徒盜賊不時窃發長鯨巨艦
西至黄山直出荊楚北循狼山徑抵直沽南径宝山
餘杭可通閩廣東則三日夜可上沙門高句麗水出入
無定嘯聚無常獨不觀唐之黄巢胡元之張士誠皆
起自鹽徒為禍不可勝言今有州治無事則訊察之
任預備之策在州也有事則度調之兵擒獲之畧在
州也州可妄舉而輕毀之乎次以事體之先者言之

茲土文教始于周文襄公建立衛學一時詩書絃誦
達于里巷秀民俊士相繼而登顯要然佃悍擊搏之
徒未免漸馳于儒冠博帶之中立州之後軍戶子弟
皆知習尚礼讓勤事文學昔日臂鷹走犬之風踴躍
格鬬之氣一旦頓除朝廷三次武舉中式三人實為
江南諸州之冠州之有功于衛多矣又可妄議而輕
毀之乎今姚奎所奏有云弘治十年巡撫朱瑄奏立
之後人民自此而困徭役自此而繁百姓自此而逃
亡土地自此而荒蕪税粮飛詭亭刺自此累歲不能
清楚梁窃考見巡撫王恕朱瑄遠望過人智識大遠

卷十　八

廣閭民物事中机宜是以先後皆有論列而州乃建
于　孝皇聖明之朝誠百世不易之制三十年來士
民感仰二公皆入名宦祠中與周文襄公同享血食
後學淺見焉可輕議所謂民困役繁不在于州之立
而在于官之得人与否也百姓逃亡土地荒蕪閒有
于水旱凶歉之歲今則人戶如故田土如故也所謂
税粮不能清楚殊不知黄册造报已経三次何不請
楚之有所云東連嘉定西接常熟雖犬相聞與廣谷
大川之限州治不必建立殊不知本州去嘉定有婁
江之隔去常熟有七浦白茆巴城諸湖之隔皆大川

廣谷者遥遠阻謂之雖犬相聞可乎有云添出一番
冗食官員尤為無見立州以來歷任知州未易悉舉
如李端之剛正瞿敬之仁厚劉世龍之端簡今陳璜
之豈弟惠澤下施百姓受福多矣又何虎狼吏胥之
有哉有云添出一番鮮戶粮里徭役然富家巨室在
州當此戶役在縣亦當此戶役也謂之添出一番可
乎所謂三縣額設差料一應如故殊不知割去一畝
田地減去一畝差料安得謂之如故乎又云昔用之
倍出錢粮之難查供應廪禄之費以致民困財匱百
姓逃亡土地荒蕪税粮欠缺今三十年來乞查百姓

卷十　九

逃亡幾何土地荒蕪幾何税粮造今欠缺幾何及其
先後援引事類皆瑣屑鄙陋之言非識大体之論未
必皆實也有云判元兆連名具呈蘇州巡撫衙門案
卷具在今則案卷並無判元兆名目又云蘇州即旧
日之蘇州何昔日戶口之繁而今日之逃亡四散乎
識者見此莫不大相駭笑未嘗見一州之立而致一
府七縣之困窮也使三十年來如此則地方皆為兇魁
之區矣又云准行革州士民聞之歡声動地如獲更
生中止則士民流涕父老追論立州之設涕泗沾裳
裳梁等生長此土未聞其歡声若此亦未見其流涕

若此姚金家居百里之外何由而聞見若此如其情
實可痛何本州士民曾無一人倡說具奏等因間初
至弘治年間未嘗有海寇犯　境殊不知成化先後
年間海賊金璠刘通等在海聚衆行刦先焰甚熾延
撫都御史封孜椿江白昂按臨督劉又云立州之後
海寇拖鈕作乱直抵太倉北門放火刦掠燒毀居民
房屋一空臣所目擊梁生長此土寔見當時拖鈕作
乱随潮進港至西門止境沙船二隻並無刦掠燒毀
居民房屋一空之說設或有此則州衛官兵失守之
罪豈容逃乎謂之臣所目擊則又梁等所不知矣矧

卷十　十

于此言則先後反覆之論奏果為觸目時艱而痛心
切骨如此乎抑亦别有意于嗚呼處天下萬世之事
當公天下萬世之心少有一毫私意存乎其間實所
以欺　朝廷欺天下萬世之人也梁不佞敢言幸賜
采納

新建太倉州碑記畧　桑悦

凡事天鏊其机而人啟之天無為而無不為人為而
實無為事若是成犹鈎履赤趾异裘衆兜騁遠之夷
應以車與人心怙偷悠久永宜設若違天而行强以
智力為之在人為贅疣在木為寄生人欲去之惟恐

不速果能堅凝于無期卽天机之人成之人之所為
卽天之為故曰天無不為而人無為天人合一之道
也太倉一名東倉在元時宣慰朱清張瑄于此開叙
海運市民漕户雲集霧滃烟火數里久而外夷珍貨
棋置户滿萬室延祐元年遂徙崑山州治于此十有
六年張士誠據吴始築城鑿池以禦海寇州治復移
崑山我　朝吴元年立太倉衛洪武十有二年分衛
鎮海並治一城衆議薄城内外兵民楼居歲久驍勍
莫守當設鐍鍵以為之防又兵累歲荷戈呼時屢乏
餉或有庚癸之呼且崑山之東卽常熟之南維嘉定

卷十　十一

之北隅去邑稍遠艱于追呼合三為一并以崇明為
屬足為大州安民足兵計不出此弘治十年巡撫右
副都御史朱公瑄遂以立州事　奏聞　上曰俞廟
議僉曰立州非艱而成州維艱易之在人茲州之立
賴有新蔡曹公鳳為才御史出守于蘇謝廣孝陽李
侯端登科甲官六察平生勁氣直節聞于避逐固忤
权貴久屈下僚遂擢侯為州守侯至若門堂庫獄廨
宇學校橋梁壇壝公寓整造無遺著為成法足以垂
示方來當有紀述求予文勒石以垂永久予聞
國家初有望氣者云此州當復興鄉宦高君宗本陸

名容皆作詩歌以紀其實不可誣也然則上天立州之意已久天何言哉以氣代言而已矣使今一新州治非成天意欣人心所在天亦隨之立州之後黄童白叟輙々興々數所使益感以為晚天心人心并侯之心混而為一共成是州其果偶然者耶使侯為政不能安集三邑之民一與懷旧之心則州猶未新也新州云乎哉雖然新之与旧相為循環千古在前萬古在後茲州之新為後之旧為繼侯為政者能鼓舞作興新民之德又與廢舉墜不替旧規益光前烈則州可常新也是非侯之所以望于後之司志者歟夫

州治之建自成化十五年巡撫王恕創議至弘治十年巡撫朱瑄始成嘉靖間常熟寺丞姚奎崑山進士屈儒和州知州張安甫各具奏乞毀州治春坊庶子方鵬上書撫按言設州有九害毀之便時巡撫李充嗣勘覈則知府胡纘宗同知郭田知州劉世龍據州學生王渠等議立州利民六事皆謂毀之不便至巡撫吳廷舉巡按朱實昌覆奏始定後給事中朱隆禧奏革州治奉旨太倉州不必查革

太倉衛治修復記畧

陸容

天兵平僞吳首建此衛為保障計急先務也衛之規制蓋仍州而一新之閱歲百餘旧制蕩然正統丁卯指揮使汪侯爵修建一二成化丁亥指揮使張侯羽復加修建至嵗壬寅指揮使張侯漢汪侯澄僉事郭侯璿白之上官大為葺治于是一衛之旧規以復而偉觀具矣予嘗愛佛老之徒其于所謂寺觀者上無督下無所利然前作後述歷久猶完彼豈為身後計哉其心以為不若是則無以重其道尽其分也國家之侍武臣世官世祿與國休戚有官者苟能勞其心而事其事殆貽孫燕子計耳顧独致美私居

而使公宇不治曾佛老之徒之不若也何不思之甚耶今澄爲之孫也漢羽之子也前作後述奕世則效則何利之不興何廢之不舉豈直官宇不治之足慮哉衛本崑山州治固矣有以為左丞朱清地者有以為水軍都萬户府者何居蓋嘗攷之矣州治即清廢第為之水軍府之設亦常寓此而尋改今衛特云州治者舉其要也

太倉衛修造公署記畧

龔弘

太倉衛公署即元崑山州治之故而新之既久就敝而為司之署尤甚焉嘉靖乙酉夏五月侍御高安朱

公宜昌以延按丞揮使傅侯勲合僚屬請捐俸鈔之
在有司者以充厥費公韙之移文蘇郡調度惟勤秋
八月會少宰泰和陳公拜巡撫之—命于南衛以狀
聞公特許可而復以厥敎諴于是太守胡侯緒宗承
之區畫判府蔣君文奎太倉州守劉君世龍承之以
平價郡丞周君仲仁承之以聚財節推左君李賢承
之以給餉衆工偕作用瑋材良甎、翼、氣象宏遠
始于是歲冬十月甲午迄明年夏五月甲子凡用夫
役若干縻金錢若干各有奇乃者揮使請記其事以
勒諸石嗚呼斯舉也都憲公、与侍御之知大矣太守
与百執事見義有勇諸武弁能勉于辞禄与諸董工
捐俸官限于碑制未遑表著者亦當別縈之
太倉衛指揮使司吳元年立在鎮民橋西南基即
元崑山州治隸南京中府始設十千戶所統軍萬
一千二百人洪武四年并為右左中前後五千戶
所有徑歷鎮撫二司領吳淞守江禦千戶所

重修鎮海衛治記畧　　葉　盛

鎮海衛在崑山之東舍崑山旧無衛　国初以其地
瀕海自方寇後抄掠之患不息特設鎮海太倉二軍
衛禦之鎮海衛治城中東偏治事之堂廳屋廨宇規

制悉出閑敞之日無不如法而歷年既久亦敝矣夫
正統中衛指揮使武侯政始蒞事即合諸僚寀之謀
与其屬約曰衛廨不治吾寔得而愆然有司繁且遠
民力既竭且重其時毋勞民毋煩有司相宜積力加
之以勤勵吾與若事也由是工以防戍之休閑者材
合有司之助相者有過之請蹐者食以捐俸濟以羨
餘獻藝效勞程督不　始于某年月日訖工于秋
其年月日輪奐一新　復旧規益為擴若干工費若
干并協力畢事　氏名用具刻于碑陰使後來者有
攷焉
鎮海衛指揮使司洪武十二年分太倉衛官軍之
半以立在武陵橋西北基即元之市舶提舉司統
左右中前後五千戶所徑歷鎮撫二司領崇明守
禦千戶所

兵備道　勅諭嘉靖十四年

皇帝勅曰蘇松常鎮四府係南畿重地国家时賦所
給于此往年因盗賊生發貽患地方特設專官整飭
兵備今特命尔專在太倉州駐劄往來四府沿江沿
海地方一帶督司軍衛有司掌印捕盗官員操練官
軍揀選民快修濬城池演習水戰緝捕盗賊巡捉私

鹽聽理詞訟兼提督各衛所屯田子粒務令以時耕
種依期徵納禁革奸獘官吏旗軍人等敢有役占耕
欽剥削軍士及侵占屯田包攬拖欠屯種者依法究
治其各府水利督令有司官吏設法整理湖蕩河巷
於塞淺狹者即為疏濬閘垻隄防圩岸攻禦湖海塘
堋塌損壞者即為修築不許豪強之徒侵占毀壞違
者一体究治仍聽巡撫官節制捕盜事情有應与總
督備倭官員計議者計議停當而行各該所屬官員
有廉能幹濟者具奏旌奬貪殘不職六品以下徑自
拿問五品以上并軍職參奏處治尔為憲臣委任

卷十 十六

任須盡心竭力正己率下務使武備修明賊盜屏息
水利興舉屯粮充足斯稱任使如或仍前專事送迎
奔疲道路因循苟且虛應故事責有所歸尔其慎之
慎之故勑

兵備道在州治東南成化弘治官雖設而未有專
治正德七年御史王　始請建之以按察副使謝
琛領　勑專理刑名兵備九年都御史王　具奏
裁革嘉靖間巡撫吳廷舉給事中曾棵御史王
等相繼奏復俱不得請十四年給事中朱隆禧復
請建至是以按察副使李士允領　勑至列銜浙
江今吏山東其地視之地則蘇松常鎮四府蘇州
大倉鎮海金山鎮江新安宣州七衛其所理則刑
名水利捕盜屯田十五年李士允于本道建坊牌
二東曰澄清西曰振肅

遷建崇明州記

天下之事有緩急之殊審事勢而度權宜凡切于民
生關于利害者皆為急務也庸可緩哉崇明州俗尚
簡樸無澆競之風素稱易治以沙淌流移遷于州址
久而弗廷民實病焉至正辛卯春達魯花赤八里顏
公蒞事之初顧瞻公署民居日就傾圮慨然嘆曰明

卷十 十七

詔以安會任守臣不能與民遷利避害坐視淪溺咨
嗟歸安歸乃謀諸知州程世昌同知土也先不花即州
北十五里高阜之基慨然有樂遷之志卜既得吉首
捐已俸募民力鳩工市材撤朽益堅分任有役督責
有規而民之趍事赴工罔敢或怠經始于壬辰閏三
月告成于是年冬十月所堂幕廡輪奐新鹿鼎儀
門城宏旧規捐司庫廩完美有餘至于遷其廟祀後
緣河堤營樹坊舍鎮守府司功業之有成不一書而
足此非切于民生有關于利害者而可緩乎蓋嘗聞
之民心難于謀始而可與樂成昔州之未遷也洪濤

賅浪激之險民物日加艱阜焉是皆州侯心乎愛民
故能敘基業垂久安為斯民者可不知報所自乎傳
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是州雖僻
居海隅郷校書堂未嘗廢弛吾州之人盡体侯愛民
之心薰陶講學益遷于善以禮義立身以忠孝立節
庶幾無負于侯作新之美意倘足欣余承乏牧皆是
州郷之士民以記爲請義不獲辭故書此以為來者
勸云至正十三年癸巳癸十二月賜進士出身承務
郎揚州路同知崇明州事百顔帖木兒撰

更建崇明州記　蔡景行

皇元慎選守令俾治海隅賦專而任重事有利害令
舉而行重邦本也善為政者審其勢而度其宜則民
不勞事不煩而易底于成此崇明州之所以遷而其
理之所當重建也崇明為維揚屬州所南衍沃中海
而居非舟楫不能至州之境日為風濤蕩擊浸及理
所且歲久署宇卑陋有司視若傳舍秩滿即引去忽
焉不加誠〻于其心至正十一年達魯花赤八里顏
侯始至歎曰吾奉天子命來守是邦民之休戚繫于
上吾民執場既無以奠厥攸居之署宇若是〻皆事
之所當先者焉可委其責于後人而弗之察也于是

周爰咨度得地于州之北十五里曰東沙去海稍遠
遂遷焉侯首捐己俸為之倡而知州程侯同知州事
王侯用事其議俾州吏錢寔施思敬親涖新董其役
州之人士聞而樂相者奔走趨後掄材庀工其制尤
宏于旧工興于十二年之三月落成于明年二月黃
堂重廡門廡輝映幕所吏舍譙樓庫廩靡不完好環
州有垣環垣有濠周衛緻密經畫殊至侯復念朝廷
以六事責脩守令而教為之首乃先新孔子廟大闢
學宮仍增廩給之粮若干石以為士養師徒絃誦洋
〻盈耳思有以振起次及祀典之神食于其土者咸

新廟以祀至若軍校萬夫長府卒皆宏敞雄偉式稱
演武之所工畢其耆倪襍然而至舉皓〻相告曰吾
儕小人不意今日復見是州之雄麗如此實有賴以
吾民之視瞻也不可以不記遂疏其本末介州士董
仁禮來諗記于予時予職教崑庠而委江与崇明相
望僅百里間每獲聞八里顏侯為政之善民之頌之
若出一口嘗欲一識舟東沙造覩新州以挹其土風
之美繫官于茲願莫能遂乃今鹿托文字載名其間
抑何幸焉嗟乎民不可慮始而可与樂成事特易于
因循而難于首叙是州之民始亦惧其役繁將無以

致其力終則樂其功成而為無窮之利非侯之力足
以任重才足以立功能若是乎雖然為政之道宜徒
奉法制宣禁令而已若侯者誠為民之司牧能為之
深謀遠慮審其勢权其宜而民賴以寧者也後之來
者樂睹居之廣而思叛始之不易專心一力無墮廢
戢以侯之心為心則崇明之民庶相安于悠久矣前
年海寇犯境侯親率義兵奮矢石扼其要衝而力攻
之海寇由是遁去侯之可書不一而足茲姑述其設
施之次第刻之樂石以慰邦人之思去而不忘耳侯
唐兀歹早備宿衛由雲南討賊崇勲擢太府監勾管

朝終外跟駁閣役平江路總管府判官今為州云平
江路崑山州儒學教授蔡景行撰

崇明州唐武德間于西州置崇明州鎮屬通州海
門縣宋名天賜鹽場提督所元至元中升為州隷
揚州路越七十年為潮汐衝齧東克塔達魯花赤
八里賴蒂徙于州北一十五里　國朝洪武二年
改為縣八年以去揚州遠甚改隷蘇州其南復為
海潮囓通永樂十八年知縣高居正王瑛指揮使
江麟度地于城北十里許地名秦家符遷之

重建永豐倉記　陳鑑

永豐之為倉奠于閶闔門內所以儲長洲吳縣吳江
崑山常熟五縣歲入之賦而凡文武之士官于茲與
夫介胄吾吏之徒之在官者咸仰給焉倉址既隘陵
弗能容屋久滋敝其何能儲前郡守林侯一鵬嘗欲
闢而新之建以節寒莊江右乃止貳守王君仲顯盧
君廷獻與二三僚友合辭請于　上詔下都憲劉公
顯孜遂以委之今郡守胡侯克寬經營量度布位定
方縣木置甓條列咸具旧有許溪倉隘其坤維徙而
稍西地形乃方于是乎群工子來五材就飭校之成

算無遺指畫弗為過侈以儲羅分為萬成以儲易朴
素堅好寔惟永豐倉之為屋凡十有一聯三峙其北
聯為間凡十有三峙東西者其聯與間之數皆如北
二峙其南其為間則視北為羸其二聯為廒者三聚
之為屋或四或五不一其數聯又别為小樓五小樓
于屋極跳其檐以泄米之氣屋下地衛布以巨杉而
閣以椽乃葺以厚版以甃地之濕通為屋以間計者
百四十有七以廒計者三十有三以千字文第廒之
名天尊而北中樓以專其一、奇數也地卑而南承
拠以擁其兩、偶數也天地定位于是自北而南復

轉而北而東而西既而復東仍轉而西至于陽字而
極為廒貯米以斛計者多或至萬五六千少亦不下
萬二三千通可貯四十餘萬歲費若干屋其所積可
至七八年雖有凶荒之歲民可無菜色也北之左隙
爲揭一樓以司更樓鼓而守者知警焉繚以周垣守
以重門以司出入而主簿以防范焉中為砥道抵倉
之半則有所率三揔司出納者簿以涖事焉此特取
其少蔽風日故仍旧筵而已中門之外左為神祠以
棲司倉之神右為寮屋以舍庾官之屬倉中之地室
曠平衍可晒可晾可委可積收入之瑀民尤便焉經

始于天順甲申冬十有一月落成于成化丙戌春閏
月工既訖功邢侯授簡俾記其成嗚呼天下之事慎
其難則處事机之失忽其易則亦經久之圖惟勿難
其難則無弃事勿易其易則無苟成茲永豐倉之為
役亦大矣大必難々斯憚矣憚則弗為而止尔苟或
易而易焉忽則苟々則易敝易敝則弗若弗為之愈
也初邢侯之為是也忽羅歎歲人曰可以上矣侯曰
吾豈無所用情于斯民者哉亦計之審矣先正范文
正公救荒之策政欲貧民仰給于公耳且今之役皆
公帑之餘不敢傷民之財竭民之力以慶民之當月

也彼無賴之徒皆得餬口公家不至為溝中之瘠顧
不可乎既而民不知勞公無所棲而事隱然以辨衆
瓦甓甃堅緻完美不為苟作凡所蔵貯無久儲遠腐
之患而公私遠近罔不隱受其賜者矣論者于是始
服其雅量之不可及也侯來吳二年小大之政罔不
咸宜乃今歲大歉民心皇々未忍釋而他去者以所
賴有怙恃也詢諸父老皆謂自我　朝置守以來未
嘗有然即斯倉一事已足以例其餘況大者乎予故
詳著于篇庶幾來者因此以識彼且時其修葺謹其
出納相与保之以無墮其成亦可無愧乎侯之用心

也夫若侯所道而入民之深者則有甘棠之思在乎
異容喙侯名宥克寬其字泰廣之文昌仕族予同
榜進士為明執法知台州府轉吾蘇云
永豐倉在閶門內即元旧址四面皆水知府邢宥
重建廒屋九連共一百十七間各縣粮自起運之
餘矣衙倂于此凡蘇州衛官軍俸粮及各項公用
俱支給于此

吳縣修和豐倉記　王　鏊

近世為政者率重改作雖然政有埋壞將坐視其墜
乎有垢弊將坐視其勢乎固有所不能也不能則將

起其墜理其芟改其旧而新是圖〻之道有二一曰因天二曰因人因天莫若乎循其迹因人莫善乎順其心今天下財賦大半出于東南蘇郡居十之七八吳為縣居郡之二三焉其歲貢京師者爲石至八萬四百而縣者一萬六百轉輸淮揚鳳及兊軍者又三萬九千三百夏税三千四百有奇又有所謂加耗者不在是數而皆于和豐焉是備倉敖于正統己巳此撫周文襄公之爲也迨今蓋五十六年矣弘治壬戌遼陽孫侯伯堅來知縣事政治教宣奸宄屏息侯憫吳民之憊也顧未嘗有所興作甲子二月和豐之月

宇燬灾民恭還避也三月張宗燬又灾五月視事之堂又灾人情大駭侯徐晏然曰吾知之矣其欽吾之重新焉耳乃命撤污扶傾構工庀材二廒重新堂寢具完非侈非陋經始于五月日至十月日僝功焉非所謂因天而循其迹者乎閒材焉取不戒是徵閒工焉出不毛是罰非所謂因人而順其心者乎因天之迹則民不怨因民之心則役不勞孫侯可謂善為政也于是吳民相率求予記其成以彰侯之美蓋是堂之作有三民財之斂也于斯民財之散也于斯其訟之聽也于斯斂之貴乎毋徒取其羸也散之貴周毋徒取其嗇也聽之貴公且明毋徒取其速也是政之大者也吾故為記之于銉以規于來者

和豐倉在胥門内周圍一百五十畝有三門廒屋三十六連共四百三十二間弘治十六年連灾焚廒屋三連及所事知縣孫磐繕完

濟農倉記

王直

君子之為政也既有以養其民矣則必思建長久之利使得其養于無窮蓋仁之所施不可以有間也蘇州濟農倉所謂建久長之利而思養其民于無窮者予蘇之田賦視天下諸郡為最重而松江常州次焉然豈独地之腴哉要皆以農力致之其賦既重而又困于有力之家于是農始敝矣蓋其用力勞而家則貧耕耘之際非有養不能也故必舉債于富家而倍納其息幸而有收私債先迫取足而後及官租農之得食者蓋鮮矣則又假貸以為生卒至于傾産業鬻男女由是往〻奔走趨為游手末作田利減租賦虧矣宣德三年太守况侯始至問民疾苦而深以為憂會行在工部侍郎周公奉　命巡撫至蘇州况侯白其事惻然思有以濟之而公廪無羣儲志勿竟就七年之秋蘇及松江常州皆稔周公方謀預備適　朝

是命下許以官鈔平糴及勸借備儲以待賑恤乃與
況侯及松江太守趙侯豫常州太守莫侯愚協謀而
力行之蘇州得米二十九萬石分貯于六縣名其倉
曰濟農倉蓋曰農者天下之本是倉專為賑農設也
明年江南夏旱米價翔貴有　詔令賑恤而蘇州飢
民四十餘萬戶凡一百三十餘萬口盡發所儲不足
贍田里多餓殍者周公復思廣為之備先是各府秋
糧當輸者糧長里胥皆厚取于民而不即輸于官逋
負者累歲公欲盡革其弊以惠民是年立法于水次
置場擇人總收而發運焉細民運自送場不入里胥

之手視舊所納減三之一而三府當運糧一百萬石
貯南京倉以為北京軍賦月俸計其耗費每用六斗
致一石公曰彼能于南京受俸獨不可于此受乎若
請于此給之既免勞民且省耗費米六十萬石以入
濟農倉民無患矣衆皆難之而況侯以為善力贊其
決請于朝廷從之而蘇州省米四十餘萬石蓋以各
場積貯之羸及前所儲凡六十九萬石有奇公曰是
不獨濟農飢凡糧之遠運有所失及欠負者亦于此
借賠納秋成止如數還官若民夫修圩岸濬河道有
乏食者皆計口給之如是則免舉債以利兼併之家

農民無失所者田畝治賦稅足矣是冬　朝京師以其
事咨戶部具以聞　上然其計于是下蘇州先廣六
縣之倉以貯焉擇縣官之廉公有威與民之賢者掌
其帳籍司其出納每以春夏之交散之先下戶次中
戶歛則必于冬而足民其除豹皆公所定畫俾之遵
守又全各倉皆置城隍神祠以徵其人之或息情而
萌盜心者宣德九年江南又大旱蘇州大發濟農之
米以賑貸而民不知飢皆大喜相與詣況侯請曰
朝廷矜念吾民敕左右大臣以撫救恩凡所以安養
之術盡用心至矣而又得我公協比以成之往者歲

豐民凶歉有窘于衣食迫于債負不能保其妻子者今
逃凶歉乃得安生業完骨肉由此　天子之仁巡撫大
臣之惠我公贊襄之力也今濟農倉誠善矣然巡撫
大臣有時而還　朝我公亦有時而去良法美意惧
其久而壞也則民何賴焉願刻石以示後人俾善繼
之永勿壞況侯然之屬前史官鄒人張洪號其始末
因縣官戚文剛來北京以書請予記予觀成周之制
縣都皆有委積以備凶年隋唐社倉蓋本諸此我
太祖高皇帝嘗出楮幣徧天下畜老俾積穀以濟民
亦成周聖人之意也歷歲稍久其與滋甚至于無所

質究有司亦不之問而豪右兼并之家益無虞無之
則天下之民受其弊也多矣豈獨蘇州哉今蘇人得
我周公以洸毅闊達之資推行　天子恤民之仁況
佐以閫敏勤慎佐之牧其枉當以施實惠而民免于
餓殍之患豈非幸哉後之君子因其舊而維持之使
上之仁被于無窮而是邦永有賴焉豈特其民之
幸乃二君子之欲也故為之記使刻寘六縣之倉以
告來者若其為屋若干楹所儲米若干石典守者之
名氏與其條約之詳則列之碑陰而諸縣皆載焉使
互有攷也獨崇明縣在海中未及建置遲數歲則于

卷十　七十八

長洲縣倉發米一萬石往賑焉其為惠亦遍矣周公
名忱字恂如吉安吉水人況侯名鍾字伯律南昌靖
安人其歷官行事之善別當有紀載之者此不著

濟農倉在婁門內東城下宣德間侍郎周忱建廒
四連共五十四間

常熟縣濟農倉記　張洪

理財正辭孔聖之心見于易預防患難周公之志形
于詩道雖極隆時雖極治亦必以財為養民之本理
財之道備然後防患之慮周故堯湯之世水旱不能
為凶荒也欽惟　太祖高皇帝臨御萬方修復古聖
王之道樂歲粒米狼戾則斂而藏諸民間凶歲民食
不足則發以賑之行之既久下民弗虞名存實廢
聖天子萬幾之暇惕然念之乃于宣德五年分命六
卿巡撫天下郡縣爰是工部右侍郎廬陵周公來旬
來宣以惠南國巡歷江南諸郡惟松蘇常之賦比他
郡相為倍蓰壤地不逾二千里而京師百萬之衆待
之以供物產人力宜其竭矣當春夏之交農民之力
畝畝而饘粥不繼未免出加倍之息貸之富人富人
與之若投餌數始登場則勾取其子本以僅存之餘
供倍蓰之賦不足又舉而償之是以常賦未充歆釜

卷十　七十九

已無嗣矣公深悼之遑且不寐思所以拯之之策七
年秋會　詔旨以庫藏之儲平糴及勸富人之粟以
待凶荒公與蘇州府太守況公同心同力以全活窮
民為己任出庫儲糴米三萬石勸借富人九萬石樽
節漕運浮費五萬石搜剔豪右侵占絕戶田租一十
二萬石通二十九萬石分貯六縣每縣置倉六十間
常熟貯米五萬餘石增置倉四十間共百間總曰濟
農倉蓋以農為天下本蘇松之農又為京邑之本之
所在我明年夏江南大旱民無食穀耕作艱公發濟
農米賑之困瘁者生氣出死力以挽桔槔轉川澤之

沉代為寇而枯槁者潤澤焦卷者俟光、矣適遇海舶自諸蕃回供費浩繁庫藏亦乏公私洶、俱而充供公以濟農米廩食之民不知費乏海軍士足食公從容措畫餽餉相繼軍民蘇息宜少安矣公方竭心勞思以營來歲之計稽致民間所入之賦去其浮費三分之一民受實惠銘刻心骨既而常賦充足又收羨餘浮粮精三十二萬蓋取豪右侵漁之資非加賦也又增置六縣倉獨常熟居其三分之一蓋倉廩四十間通一百四十間廣闊整飭如矢之直結構完固如竹之密風雨鳥鼠之害遠不相及工不告勞民不

知費何其敏哉以公知人善任使命常熟縣主簿郭南專理賦稅南以歲公知已盡心力而為之防慮周密纖悉無遺鄉場之月賦已告完自洪武初至今未之有也倉廩既成粮米充積居人過客相望者嘖、載路既而曰家有成法尚欲傳之子孫上有嘉謨可不貽之于後于是官吏耆民粮長吏胥僉曰 天子恩詔公敷布之窮民之生公全活之無所論載宜為缺典乃相率造于旧史氏之廬請紀其實予按太公立九府圜法所以權輕重之宜使農末相資無甚貴甚賤之貨而常平義倉實起始于此得聖人理財之

遺意今以濟農為名則所重在農、重則本固本固則百度舉常平義倉之制亦行乎其中矣且使農民知其為我而設雖有旱乾水溢 而不怨誰敢救免其心志或有悔乎者乎有一事而兼眾美者此之謂也詩云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言君子之所行小人視以為法信斯言也則斯倉之建其引而不替哉

重建濟農倉記

李傑

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故孔子論為政而先于足食孟子論王道而先于養民是誠有民社之責者所當先務而不可緩者也 歲之豐歉無恒所恃者

吾之儲蓄有恒古者一年耕必有三年之養三年耕必有九年之食而縣都之委積則有遺人掌之以待凶荒此所以雖遇水旱而民無菜色也今府州縣濟農倉蓋深得古人之遺意然其興廢則存乎有司之良否焉尔常熟縣濟農倉旧在城之東北隅為楹百有四十乃宣德間巡撫工部侍郎周文襄所創建者也方是時積餘粮至二十萬石每歲以春夏之交散之先下戶次中戶秋成之後止如數輸官自是民免假貸于富室以出加倍之息田貲之以治賦由之不遭公私利賴後有司漫不加意倉漸頹圯至成化初

年而遺址鞠為草莽有力者佃為已業旗近者侵為
私舍餘粮无所儲蓄則寄于東南二倉一耗于侵欺
再耗于運庴而儲蓄蕩然矣先是巡撫都御史似公
公嘗命工繪湖州府濟農倉制規授邑令俾圖修
復工未幾公遷少司徒還京事未克就弘治乙卯巡
撫都御史四明朱公自宣至縣詢及民隱首以是倉
為生民休戚所繫命蘇郡節推麻城萬君于洛常熟
責以設法營建既而有試守之擢君荷一朝廷異恩
又蕨巡撫公知已盡力而為之君知庫藏虗竭民力
疲困乃籍遠年侵逋粮料　于獄者得三百餘名

名人保領限者當產以償　輸銀于官至貯于
縣庫出納則君自掌之凡　覓　石之價工匠夫役
之直皆于是乎取給遣郡主洛陽史侯以公務至縣
相與謀度區畫務為經久之計君往來督工不憚勤
勸且捧義官數人分董之百需无缺眾力競功不兩
月而公廨五間倉舍六十間修已並建帳風雨之虐
凌也四壁皆累之以甎慮潤溼之蒸薄也離地而布
之以版君又以嗣是而後餘粮无義不足以容方鳩
工度材復圖增廣至百二十間他若周闌之垣墉左
右之橋梁道路靡不修築完固官不知費民不告勞

而猶用當成人心胥悅于是縣之耆老粮長里胥僉
謂巡撫公恤民之深郡侯謀畫之當試守君綜之密
叛立之敏均不可無記述以示永遠乃奉重慶太守
致仕沈硯蘭之狀屬筆于予且推我一朝洪武中縣
設預備四倉以俟賑濟一皇祖養民之至仁良法萬
世所常遵守者也四倉廢而濟農之倉立實前賢所
以奉宣一上德而惠此下民者之何又廢而不復乎
況一列聖軫念黎元一遇歉歲輙下賑恤之一詔有
司以儲蓄之乏也束手無策坐視民之流離困苦而
莫之救食天祿治天民者　如是耶是倉之成後

之為政者嗣而守之以時　葺之則常熟之民庶
乎永有賴焉為記之俾刻諸石
濟農倉在縣北里許洪武間建初名預備宣德七
年侍郎周忱知府况鍾又即宋帽民倉址建廒百
間以貯平糶及勸借米後廢弘治八年巡撫朱瑄
重建祭酒李傑記
義役倉記　張洪
古之役民歲不過三日蘇威父蘇綽仕于西魏以國
用不足征賦煩重既而嘆曰今所為者正如張弓後
之君子其能弛乎威聞其言每以為已任至隋文帝

時戚為納言奏減賦役人每歲不過三十日後国用
充足蓋寬傜役自唐于王汴宋役弊未興南宋土宦
人禂師旅款起国用不足征役浩繁弊由之生長民
者始為義役之舉矣縣之役有押錄手分貼書、司
所于牢子市巡斗級攔頭務司直司等名其目二十
有司鄉役有鄉司鄉長機察等名其目未詳皆保正
保甲供其費未免于常賦之外取之于民宋嘉熙初
王爚為常熟縣知縣憫民之謎表立義役莊令留家
出助役田共五萬五百餘畝收歲租二萬五千石分
撥保正長以供役費自　善政自今視之既無冗

役亦無冗費其有科徵　脩軍国之需耳但循旧
弊未能革去之也所謂弊者　如需之物直米五百
石每里該徵一石里長則每甲徵一石已什倍矣甲
首徵于編戶又加倍蓰一縣動搖民不堪命至有鬻
妻賣子又不足供則舉家而逃者民既逃散所徵皆
出于甲首有舉償而累歲不償役一年而破家者也
又有无藉頑民攬納役欵為奸百端不可枚舉上虞
郭公世南為常熟知縣深知其弊常防其源不敢出
一言及科徵事然上司明文有合供者又不可廢乃
詢其民曰吾欲令見役里甲每里均出米五十石邑

五百里計米二萬五千石申達上司公同支用庶免
以一科十之弊于若等為便邪衆曰昔時甲首應役
一年既先完肌家業蕩盡今助米五石則有十年之
安政之善者莫善于此令上之府太守況公曰有善
政不宜私吾民當均被于天下遂上之　朝報曰可
令以邑之羨餘買民田七畝及棟楹椽桷屋瓦級磚
之材置倉二十一間南其戶者九間為出納之門二
東西其戶者共六間出納之門各二繚以周垣限之
河塹始事于宣德九年　月初吉周其在官者之餘
力不役一夫未踰月而　具與作之始末為

言以昭法于後嗟夫　遠矣予忝[illegible]述者
見力役之始也次及其歷變法之詳者雖未能復古
而亦為救時之善政也今郭令与民相約不遣人追
呼期　會必至昔之諸役一切剗除既無役費矣而
義役之備惟待軍資器物之徵耳若上無所徵則下
无所用不將補不足助不給以裕民也非但力役可
以復古而補助之政亦將因是而起矣雖然事有名
同而實異者義役而已王令之義役將以役供人之
費郭令之義役將以禁其多取于民皆因時制宜名
雖同而實不似後之君子為政于斯者當求其實可

也

常熟縣東西三倉記　　刋定之

夫蘇爲郡田土膏沃賦入甲海内常熟在蘇邑中尤
地土賦多覌邑所以名則豊稔蓋可歲必良由近海
潮汐消長自溝港達隴畝無旱乾水溢之患然則治
其田賦詎可忽乎旧時各鄉設倉散無統紀弊積于
中正統閒巡抚周文襄公枕縣設兩倉与東与南去
縣甚近且在水滸民便納賦官易典視弊漸減矣然
築土爲墉積茨以苫其成弗離滕壞亦易巨魁里胥
歲斂于民以補葺之用而侵漁尤妨貧弱自周之後

卷十　三六

屢易巡抚重臣雖悉　　改爲今─天子嗣
今南京刑部尚書刋　　都憲鍾同甘令
邦泮自監察御史廣西壹訒來綰縣篆綱維舉張納
鑿合契其乃永刋符檄于是謀諸郡守邢公宥捐俸
于已鳩材于義易而倉朽腐以堅木良甓甃徙址以
廣之僉卑宇而高焉倉四方各有門門内各闢爲場
場各有官吏治賦之署各有貯米廒八十間合兩倉
八場計之六百四十間始事于丁亥五月乙丑落成
于八月甲午民以賦來者入門而改覌瞻至場而使
委積會計明于署轉輸集于廒向者葺屬已之憂無

所与焉助甘處畫是役者典史周從善也叙其事走
价京師者義士刋徹也以徹來求文者邑士周中書
裕榮也夫今郡縣使民弗獲遂休養庶富多由于税
賦無善政而然然則斯倉之成可無記乎記之非特
彰修者美亦以俾後爲政者思繼又使郡封聞善者
思傚則于民豈小補哉成化四年歲次戊子八月吉
旦賜進士及第通議大夫工部侍郎兼翰林學士永
新刋定之撰

二倉一在縣西南二里一在縣　　二里

吳江縣重建濟農倉記　　楊循吉

卷十　三七

進士廣平郭侯以弘治　　年奉─命來宰吳江凡政
令之建曷利于民必　　盡其力于是興作　列
而濟農倉之復廒功然焉倉在邑城北隅─宣廟時
故巡抚工部侍郎文襄周公所設以貯餘米而賑農
者也其法稔則積荒則散若古常平民困利賴而与
水次諸倉遠隔三里别而弗混所以示正義示專独
而清出納先正爲人之意甚遠而不可忽也審矣先
是景泰中民大飢乃始盡發所積哺民而荐荒相仍
莫有以輸倉由是虚廒有司因撤而吐之倉之弗復
蓋四十年于茲矣侯至首閲廢廒考盤稽而豊年適

瓮陳陳相擬所謂羡餘之東或塞正廒而不得發乃
稽文襄之制覽故倉之基慨然以爲未 天子仁
聖惻憫黎元以屬之邑吏令倉名濟農而浸不加省
將非戕且俾儲無別而核無從斯粟之所以歛也盍
取而復之乎詢謀既同請諸執政並許得以徑庀支
勑從事侯乃鳩材召工惟贇若然而以屬吏沈經與
義民之謹者龐鏞等司其市買而督工程焉凡爲廒
八十間計其所貯可容八萬而制作堅密進直如矢
凡官程之苟簡者蓋一二皆侯心思目歷之所致也
其經始在十一年春二月 已垂就而侯以守制去

卷十 三八

任先期具倉事走書聨 多縣一毫無旹明
有帰且督勵主者以速 侯之律也厥潔而
忘家如此至是儒學教諭高公來屬予記昔文襄
之爲是倉也蓋遍于六縣而吏部尚書王公寔記之
予諸其文而知當時建立之不易以爲後世良法之
蔑以加也然昔之哇之者必曰一水次足矣吳濟農
爲遷使君子潦人之道不挍纏而沮是豈知蓋固而
惠下者哉今侯乃克重恤民隱舉墜典而復之可謂
得爲政之大体矣其邑之人將洋洋而歌永永而思乎
侯名郭字于蕃肥鄉人高君名志曲阜人用敢詳書

以記于茲石
濟農倉在北門內侍郎周忱建廒屋五連共七十
二間復廢弘治十一年知縣郭郛重建

崇明州常平倉記　姜漸

崇明介居海漲之地有東西三沙州治東沙之中視
西沙爲最肖其地不宜五穀居民恒逐魚鹽之利仰
商賈貿遷以爲食或風濤冦警縣皆懸釜以待斃其
西沙稍出粟米不足以給稅賦故三沙米粟之價常
倍于他處不待飢歲而已困矣今同知州事孟侯集
既蒞政之三月乃致 而閱其官有儲粟困概

卷十 三九

然曰此獨非爲民父母之所當究心者乎歎極其困
非常平不可按此州 二倉久已湮廢遂 文于
州轉以達于大府設 常平故事大府從其請命以
所儲粟二千石令施行之乃与同僚之士判官賀君
庸相州治之南建屋凡三楹爲常平倉与永豐倉對
立其出納仍命永豐倉官爲兼掌之功甫就適春夏
之交陰雨鮮霽二麥不登居民嗷嗷米價騰湧遂開
倉依旧制損時值十三以糶而米價爲之損平侯喜
其政之成而懼其久或廢也走書東吳屬予記其事
余以爲古者倉廩府庫所以爲民豈斂歟散而民無

飢之憂後世民之入于官者既不可復冀而凶年飢
歲有司坐視而莫敢發則所以周其民惟者常平為
近古其法起于西漢而近世講之尤詳豐年則歛飢
歲則散可以平物價抑兼并人有接食官無折閱法
至良也然法雖存而行之非其人則徒法而已傳曰
其人存則其政舉可不務乎侯之于此蓋知所本矣
侯故宋外戚大家其先世皆以儒術致位通顯而侯
尤讀書績文嘗佐大藩為諸侯賓客選受是職則其
為民之政蓋舉而措之耳噫侯之于民如此民其有
不服侯之教者乎此 非侯所以屬記之意耶 以

告來者庶幾采侯之 之法有以推上之意
斯民乎永久也至正 年冬十月甲子日
行樞密院都事姜漸撰
常平倉在州治前捕盜司之東

吳郡文粹續集卷十終

吳郡文粹續集卷第十一
長洲 錢穀 叔寶 集

公廨 古蹟 驛遞

重修姑蘇館記 吳丕大

炎宋中天翠華南幸杭為行在所他日金人酋乞盟許
之惟是一介行李其過郡國必館吳為館二以南北
名從其便也門而扁之曰姑蘇最後為百花洲〻亭
胥門故址臺而居之亦曰姑蘇群山拱揖西爽朝暮
耕畤溪游華門次舍天作地產綺錯而棊布也山之
外陽波宅焉其上樓 肯光虹貫迴啼近 景

態萬千尚想譯官 所以 大國已目眩心
悼身對而語塞內 餘年蔡破金滅
淩〻入于壤部使者 千石去日始至雖比乎
寓不三宿撤脫去如遺毋問過者大抵豈秘此蟻樓
而官之矣太守陳公均以老于承散諸治理勤止期
有月郡始神復氣還乃斬棄齋二門將繕斯館會命
台吏果少出府帑錢萬九五百數告新守古括李公
鏞明託圖之公延見吏民與行政教迨我暇日是郎
不工既成覽視永嘉公有加大合周寄公落之屬雋
浦人吳丕大為之記客或笑說曰臺館也而並館非

臺無以示壯麗、臺非館毋以致遊觀、予必為記臺為
先、予曰、若安所得此語、始吳築臺姑胥高可三百丈
宴安娛樂是自求禍也今明天子在上賢卿相在左右
宮室苑囿無所增益珠貽翠羽雕文刻鏤之貢先是
而戒四方萬里有孚顒若咸曰君王儉德太平其今
日乎承流宣化伊太守既直壯麗遊觀為詩曰商鑒
不遠在夏后之世臺名之存以志古也姑舍是吾請
為若言館古者王人出勝館于諸侯之祖廟若朝王
若相聘乃舍之他所故覲禮侯氏天子賜舍晉文公
無觀臺榭惟諸侯之
大子產称之国無寄寓

賦無施舍單子知　咎吳去天咫恭
覲寔京師道達甯　尊于天子此之
至者何覲吾儕小人　矣萬有一高車華馳
傳驚至俟然辱而臨之將何容焉寒暑燥濕而辟避
誰其廢礼則夫翼卑以高、低窪以平、現隘以寛、登也
有臺、灌也有池、步也有亭、射也有風堂五五丈之拆
廣環萬兵之帳、主恬從安、各嬉其事、大安淨不淑〻
入如淨歸、出重回首、斯館也、其昔所謂傳舍之尤者
矛、則方千里王畿之內人從日邊來入有逵勞公其
庶幾承事無違以教天下之為人諸侯客者謝非所

及時書以記而又援受崇之意告後之人俾勿壞曰
惟二康侯蕭規曹隨停舫行艤駐節東麾于戒予館
是適是宜是陰館輔寔邦之儀匯惟一邦四隣視之
曰治天下亦如此歷先民之詩三極与立非人時依
人之能然惟志所之以是心志孰顛不扶孰危不持
将多前功毋替後思來今億年敢以此規宋咸淳二
年五月既望奉議郎添差通判平江軍府兼管內功
農事吳必大記
姑蘇館紹興十四年王映奏建宏麗壯觀中分南
北二館咸淳中又

姑蘇驛記　方回
姑蘇山在今吳縣西　吳王闔閭築姑蘇臺
于是山高見三百里　稽郡漢改吳郡東漢
分置吳郡于闔閭城隋平陳置蘇州唐因之宋太平
興国中改為平江府而招興初有旧姑蘇館在盤門
內河西城上其下有百花洲州名姑蘇山名之一字
臺与館用姑蘇山名之二字古迹所從來旧矣旧姑
蘇館今改為驛若姑蘇郡姑蘇臺皆一新之新之者
誰嘉議大夫平江路總管真定董侯也詩曰周雖旧
邦其命維新康誥曰作新民易革去故鼎取新四序

推迁一寒一暑旧而無以新之則乾坤之生氣意不
發于息于東南郡蘇杭第一杭今設行省南海百蠻
之入貢者南方之數百郡之求仕者与夫工藝貿易
之趋北者今日杭州明日而蘇天使之馳驛而來者
北方中原士大夫之仕于南者東遠而域幽翔之浮
淮越江者今日蘇而明杭是故蘇為孔道陸騎水舫
供給良難大德五年辛丑七月朔淮浙閩海溢動百
里潮高數十丈為患已甚而蘇之颶風尤惡吹郡治
雖平地起屋室而後陸吳長州縣亦然傳亭樓二十
四撤其樓櫛其鏜居民之高者咸不見朝棟樑而慕

瓦礫太湖之水幾入葑門　傳舍蕭條索如
　閬月而董侯至爰　登則毛首新郡治
　姑蘇驛曰館曰驛曰　而義一新三姑而
其地一馬姑曰光遠旁曰思政亭水姑曰有實傳為
通波亭以至迎運姑鞍韂舳艫僕從烝徒之之需無
一不飭帷幄衾盎坐卧飲食土器無一不具而百花
洲以娛過往賓客至者翹首駭目憩勞息倦發喜生
欣高則摩雲之鴻梁漢之龍板織于九霄之上遠則
飛雪之棹帆風之帆睇眄于千里之外橘柚汀洲萊
葭浦嶼漁柳响而浩歌織杼鳴而幽咲可以招詩思

助酒豪皆悉与衆共之而弗靳侯又開驛馬大路平
廣十餘里出城与盤門外搞搁樓大書姑蘇驛三字
扁之而他題額皆侯老筆雖然技而寬廉而明先有
一新己予之心而後舉措云為使人改視易聽有以
新乎民之心僉謂侯至郡未幾男女異路貞信有別
獄訟鮮少道不拾遺城社房逆巷無鄭声酷粳烹庖
物餞價平究其所以然則知侯公退之暇不入内閣
清坐絃歌每遇夜分作善教二十四條父老刻拜大
扺以观採農桑敦厚風俗為急務所以新己之心者
既至新民之心何有昔晉之　諸侯之館如

公寢是以得諸侯為中夏盟主銅鞮之宮數里而諸
侯舍于隸人趙文子是以　而壞其垣無
忘　古今重事姑蘇驛之　書特書侯名章
字文卿學者稱為小菴先生常守當塗年六十有博
學尤精于春秋云
姑蘇驛即宋姑蘇館址增飾之大德五年摧毀董
章新之元統元年張怙古乃搆亭于南扁曰春潭
至元二年通重建館及橋扁曰來遠北館曰瞻儀
亭曰凝香南館曰審賢

移建姑蘇驛記　　丘　霽、

姑蘇驛有二、一在府治西、一在盤門外、丞一人兼領之、郡當南北要衝、擾館致驗者無虛日、而府西驛已久廢、盤門者存、亦就獘矣、且去府治縣遠、礼省往來、上下苦勞、霽假守是郡之明年、思移置之、請于巡撫大臣曰可、請于巡按御史曰可、遂度地胥門外通運所之南、負城面河、地嶺偃弗稱、乃植木水中、為渠杖、作石堤三面、凡四十六丈、廣地得擬八丈、衝如堤、而較長十六、建屋六十楹、皇華亭據其前、後有重屋、名皓賜之樓、著所自也、燕休登覽、今得山川之勝、厥

發乎所謂由吳之偉觀也　　舊林更新、運所門
驛益費不出民、皆自　　十閱月而告成、于
礼省賦、規三代之政也　　館于庭與之陳燕
單于訊焉、則茲大邦　　俗、寄不敢、承丨天子
休命、來綏茲土、安敢安自菲薄、亦為所當為而已、是役也、其容已乎、雖然成之亦不易也、來者尚嗣葺焉

郡守丘霽記

姑蘇館賦　　前　人、

惟東南之鉅邦、雄財賦往古、褰予才其敗蒐、承丨君命以守土、慨夫館傳、僻在一隅、湫隘弗治、使客歔欷、粵自春秋之世、王人四牡騑騑、凍無廬寄舍之、而來單子之訊、粵大明一統、蘇為畿輔、地聯乎兩浙八閩、翼衛乎神京天府、臣工往來兮絡繹、星軺駐止兮季午、焉可闕僻館敗舍、漏霰焦釜耶、彼前人兮安故循常、豈乎心兮民勞財傷、匪直館舍、以廢墜荒涼、傲諸民事、百孔千瘡、海湖瀰溢兮無涯、吳淞壅兮水漲、湖隄崩頹兮連逶蕩漾、圩塍圮毀兮同波瀆漾、民[illegible]多轉徙兮夫厥仰望、歸咎凶歲、㧕克鋪飢、余乃窮水利、考源流、究心力、廣咨諏、供道使民兮、雖勞勿怨、農桑政本兮、雖休勿休、省齊而積厥儲也、節勞逸兮、民力而

養其餘也、祛奸祠兮、稂莠時薅鋤也、草宿獘兮、豩訌
則爬梳也、于是東　　、二十里南瀆吳淞
水壁湖隄兮石齒　　岈壘丶人事既
心協應雨歲告豐稔　　予始度地于胥門在姑
蘇臺前、基負城堞、隄廣河埃、驛館移建運所、比鄰民樂趨事工、率赴度經營規畫、不日成焉、宿有舍焉、深室庖有廚兮、廣宴弘面陽之堂兮、寒可做寧高皇華之亭兮、暑可憩息、前開重門兮所事言丶、後起層樓兮閣楯垣丶、偶晃臨而眺遠兮、忽山水之呈奇、匯造化與心會兮、何嘉勝之移如、天巫嵩峯兮玉柱中峙

泰餘灵岩兮左右拱趋獅峯虎丘兮勢若奔赴伏龍
竜頭兮形若舞飛渺太湖兮撒外一泓明越朱支流
兮胥口来通横出驛館兮泛流無声會衆派兮瞿洋
朝宗蘇人兮咸樂遊观兮駢絡顉笈兮蹭歌酒卮兮
肉豪余乃叙曰与客登樓而落成之客忽驚訝曰館
傳之遷至獨使使臣之棲節上下之労佚俾山水之
久沉湮一朝而突出閱他邦之勝槩或彼得而此失
誠卓冠乎東南歸勝之曰吳中勝槩第一請客曰子
徒知遷館傳之便而不知民利與獲有餘力徒知賞
勝槩之樂而不知豐年屢婬衣飽食向使大湖水派

吳淞壅塞海潮壞稼 色山無蔽而觸飢 有
波而還咸難砍遷館 雖有勝槩何瞯
此役之成用民力 一舉而數得客乃舉酒
壽余曰太守興利兮 弹太守迁驛兮民知不
知眼見吾人含哺歌腹而遊嬉宴由太守弊心殫力
以撫綏余曰子尚未之知也天不遺民兮久德而賜
之有秋民不遺天兮力有餘而共成厥謀勝槩吐秀
而献美兮亦從民樂而承天休余何功德之有敢當
盛稱予之憂于是名曰昭賜之樓客觴未已余復酬之
乃歌曰山峯矗矗兮拱驛樓湖水泠泠兮環驛流光

湖山兮清且幽郡人與兮群來遊豈予暇逸兮与客
倡酬聊亦寓兮江湖之憂

昭賜樓記　劉昌

成化十年知蘇州府郡陽丘侯以郡城之胥門故姑
蘇臺蓋宋王瞬作而亭館之廢久矣乃移建姑蘇驛
于其下以与遞運所並匯徒舉嘻典復旧觀亦以光
周容使給役也既又作楼四楹以登以玩而太湖之
水由石塘注運河踰城而西以達于驛以北出市衢
紫迴映射櫺閣之間光景浮動城西諸山則如挤攏
駢從前導後擁巋然而馳集其大者左曰穹窿右曰

泰餘抗高拱騎崎若張 而進者而天平一峯韓為
郡鎮瑞重如王柱以 乎群山之中而樓適臨
之其群山之勝有曰 均仰天泰臺皆如正人
直士陪位而坐秩、 此天所賜以壯圖乎我蘇
而蘇民若未知者棲居既久山若加培水若加浚若
天墜地湧一日而有驛復雄鹿且迎遞運所 因容
光華百富悉具無向者雜趍留滯之擾此皆丘侯之
賜也丘侯曰不然我之成是役實惟洛陽畢公々以
天子股肱之臣来撫来巡吳民恬嬉而吾志用成此
畢公之賜也畢公曰不然一朝廷安养斯民既百有

二十餘年礼樂之教仁義之化已深入乎民心民佚
賦出力之餘益務于忠孝勤敏勤敏則不懈忠孝則
易使不懈而是役成而此觀廷之賜也而朝廷諸
節使之行通是驛者又言天子以四海九州之民
付守令、莅國治理而不自居其功、令海內必實、民不
知兵以樂乎耕、蘇為東南大都、歲比有秋、民得從丘
侯復曠古之典、表一郡之望、以助成國家萬世之
業、此又天之賜也、夫天之賜朝廷知之而民不知
朝廷之賜大臣與賢守令知之而民不知民之所知
者曰惟丘侯之賜則丘侯推厥所由可不思所以昭

卷十一　十

顯天與天子之賜之深于無窮哉衆敬翕合于此
而使民知之此樓之所以作也請名曰昭賜樓而為
之記丘侯名霽字時雍天順甲辰進士以刑部主事
擢今官博學善文而多佳政云

姑蘇驛舊在胥門裡河本朝洪武元年知府何質
移置盤門外初名姑蘇站提領一人掌之二年改
站為驛提領為丞成化九年知府丘霽重改建于
胥門外基半築于水廣袤數十丈背城而河北有
延賓館後有樓曰昭賜可以登眺丘自有記

昇平館

陳釋洪偃○○

蕭蕭物候晚肅肅天望清旅人聊秋象登高蕩客情
川原多舊跡墟里或新名宿烟浮始旦朝日照初晴
獨遊之徒侶徐步寡逢迎信矣非吾託賞心何易
并

昇平館在楚門橋今有昇平橋

泊舟吳會亭　范成大

去年春盤浙江驛湛湛清波動浮石今年春盤吳會
亭實實細雨濕高城天邊作客風沙裡今年去年成
成夫客心古井今無波遇眼人情亦如水憶昔三生
佳翠微偶來平地著征衣山中故人應大笑兩舟坐
穩何當歸

卷十一　十二

吳會亭在織里橋西河北岸

望亭驛　梁 庾肩吾

御亭一回望風塵千里昏青袍異春草白馬即吳門
獯戎鞭伊洛襟穫亂轘轅輦道同關塞王城似太原
休明斯尚重東礼国猶存饑隨交雖續堯城更轉尊
泣血悲東走橫戈念北奔方鴻七墓廟誓雪五陵冤
人事今如此天道共誰論

望亭驛酬別周判官　白居易

何事出長洲連宵飲不休醒應難作別歡漸少于愁

燈火穿村市笠歌上驛樓何言五十里已不屬蘇州

宿望亭驛寄蘇州同志　許渾

候館人稀夜更長姑蘇城遠樹蒼蒼江湖水落高樓
迥河漢秋歸廣簟涼月轉碧梧移鵲影露低紅葉濕
螢光西園詩侶應多思莫醉笙歌掩畫堂

望亭驛去郡北五十里先名御亭唐李襲為守以
梁庾肩吾詩改稱

登松江驛樓北望故園　劉長卿

渺渺江樓北望歸回園已隔百重圍平蕪萬里無人
去落日千山空鳥飛孤舟漾漾寒潮小極浦蒼蒼遠

卷十一　十二

樹微白鷗漁父徒相待未掃欃槍懶息機

吳江驛　張祜

山色遠涵空蒼茫澤國東海明先見日江白迥聞風
鳥道高原去人家小徑通那知舊遺逸不在五湖中

方干

使向中流出太陽隈疑大岸邊浮桑門連白道通天
闊浪裏青山占幾鄉帆勢落斜依浦漵鐘聲斷續在
蒼茫古今惹不知意天偏把雲霞媚一方

晚泊松江驛　李郢

片帆孤客晚夷猶紅蓼花前水驛秋歲月方驚離別

盡煙波仍駐古今愁雲陰故國山川暮潮落空江網
罟收還有吳娃舊歌曲棹聲遙散採菱舟

題松江驛　羊士諤

津柳江風白浪平棹移高館古今情扁舟一去鴟夷
子應笑禾符計日程

吳江驛今為松陵驛

平望驛　張祜

一派吳興水西來此驛分路遙經幾日身去是孤雲
雨氣朝忙蟻雷聲夜聚蚊何堪秋草色到處重離群

題平望驛寄吳興徐使君玄之

卷十一　十三

故人為竹郡百里到吳興藻思江湖滿公平道路稱　前人
包山方峻直雪水況澄清佇聽司空筆遙知詔下徵

平望驛懷李從實同鉄二故人　李建

蘆葉風多驛吠長昔年携手上河梁青雲才子妃鴻
秀白石山人芝术香筆驥欲陪先遣路大川斯濟貳
舟航少微星動桂枝發重正孤帆過水鄉

平望驛　元　薩都剌

左帶吳松右五湖人家笑我隔菰蒲風濤不動魚龍

困𤓰而翻成水墨困越客卧吹船上笛吴娃多倚水邊罏鑑湖道士如指隱一曲他年得賜無

平望驛在吴江縣南四十五里唐屬吴興郡元初割撥入吴縣洪武元年隸吴江縣

姑蘇臺賦　范　浚

歲峥嵘其聿遒兮冬除寒光訪蘇臺之遺址兮遵吴都之故道日下平林烟横衰艸慨傷時而感往增予心之悽悽念昔吴王盤遊惑荒臨陂池兮臺榭宿嬪妃兮御墻于是越人讐之冬矣是構臺也揆架種烏建奇盡君臣鳴鐘而謀于斯臺者窮日夜而吴不知種有九術越行其一取文梓楩楠以奉吴王之宮室吴乃營兹崇臺歷三年兮殫材斧集力兮壘穹杵捎丹兮殷雷金碧照燦琳琅玟瑊磶岩巍兮峗峗干兮霄切寬佩長洲兮茂苑帶朝夕兮濤池意將遠眺數百里而下窺雲海之涯當其虐用吾民殘飽蒼暴天物其瞻故啟越之謀而夜生神木入羅其毒故勞愁慘悽而途嗟巷哭使臺土未乾兮已群遊乎麋鹿至若朝歌謠謠夕管愔愔困酡醲之酣沉則有西施蠱其心是助越人之侵又若奸臣回沉音唇鼓舌吹噓人而媒孽則有宰嚭閭其說是誨越人之伐嗟乎吴王知西施之姝而不知宰嚭之媚知歌管之娛而不知吴民之痛知華其居而不知其困之墟知勾踐之爲奴而不知身之爲戮夫信姑蘇之臺也宜作吴之摧與吁

姑蘇臺覽古　許　渾

宮館逶遲綴棹過黍離無限獨悲歌荒臺麋鹿爭新草空苑鳧鷖占淺莎吴岫雨來虚檻冷楚江風急遠帆多可憐國破忠臣死日日東流生白波

同前　胡　曾

吴王恃霸棄雄才貪向姑蘇醉緑醅不覺錢塘江上月一宵西送越兵來

同前　皎　然

古臺不見秋艸衰却憶吴王全盛時千年月照秋艸上吴王在時幾回望至今月出君不還世人空對姑蘇山、中精靈安可見兒嫁人嫁麋鹿聚嬋娟西子傾國客化作寒陵一堆土

同前　楊萬里

我亦年來散髮身遊人不用避車塵撑天孤塔雲中出隔水諸峰雪後新道是遠瞻三百里如何不見六千人吴亡越伯今安在臺下年年花草春

同前　盧　鉞

姑蘇臺下百花洲解語香魂此旧遊巧笑已傾吳子
国浅顰又污范公舟湖山四顧無奇骨王伯俱空芋
扶謀杯酒酹江應自誓男児西北有神州

洞仙歌　潘彷

雕墻綺戶倚晴空如画曹呉王旧臺樹自浣紗人去
後落日平蕪行雲斷雨幾見花開花謝凄涼闌干外
一簇江山多少图王共争伯呉閒愁金杯瀲対酒當
歌歎娱地夢中兵亡休語断倚遍西風晚潮生明月
裡鷺鷥背人飛下

姑蘇臺　薩都剌

閶門楊柳自春風水殿幽花泣露紅飛絮年〻滿城
郭行人不見館娃宮
野水滿城飛燕子誰家小艇載吳姬姑蘇臺上一尊
酒落日昏鴉無限悲

同前　張羽

荒臺独上故城西輦路凄涼草木悲庭家已無金虎
臥壞墙時有夜烏啼米香徑断来麋鹿響屧廊空变
黍離欲問伍員何処所淡烟斜日不堪題

同前　高啟

金椎夜集西山土堆作高臺貯歌舞丈身浄国構王
基卻笑先王獨何苦銅溝玉檻盛繁華幻出峯頭一
片霞望処直穷三百里役時應役幾千家情宮曲路
迷仙仗扳尽瑤梯緑到上外遠雕龍宛轉欄中施繍
鳳蔵雞帳薫炉長爇鬱金香共道千齡樂未央苑茂
月来秋佩冷洞庭雨過夏绡涼當宴衆妓如仙女揚
袂迎風欲軽舉人從天上見征過鳥向雲間驚咲語
日暮横塘花正開春簾臺上望王来宴舟初自观魚
返佩騎还従射鹿迴從登不用持鈹隊自列紅妝侍
高會香傳羅帕進黄柑緑切鸞刀供玉斝燭光遠落
太湖波驚起魚龍出没多城上烏啼河漢轉此時誰
問夜如何管絃嘈〻聒人耳不聞兵来渡溪水欲携
西子走登舟酔倚西墻嬌不起瞑目無因到甬東可
怜一炬綺羅空獻禍竟墮仇人計賜劍庭孤諫士忠
客来試問道宮路物色荒涼抵非故褰衣始信不虚
言滿地荆榛見零露當年争戦苦勞机却把江山付
落暉閑説越王臺殿上如今亦有鷓鴣飛

同前　周南老

高〻起臺樹下〻深鑿池不日臺已成今呉民已疲
柵楯巧雕鏤金壁光陸離詰盤路九曲欄檻斗星垂
蔵春貯歌舞永夜甘荒嬉望穷三百里不見楽児

同前　王賓

郗壞不明竭綺疏西施歌舞有誰如斜陽衰艸遊麋
鹿猗面空臺見子胥

同前　前人

越王巧破夫差國來獻黃金畫雕刻西施醉舞花艶
傾姑月媚娀迷妖惑姑蘇百尺曉鋪開樓柄尽化黃
金臺歌清管咽嘆未極　伯西越寂寞千古
皆古墟蕭條兩地皆明月灵岩香徑掩禪扉秋草荒
涼徧落暉江浦回看鷗鳥從君峰斜見鷺絲飛如今
白髮星星

邊賑悲秋館吳鄉越國淹留艸樹

卷十一　大

烟霞昔編遊雲外事魂多感嘆不惟惆悵到長洲

次韻石田登姑蘇臺　徐禎卿

壇城帶山色蔽微茫煙遊路闌牛羊夕臺空艸蔓秋
忠何許傍死國竟与見休思說干戈事魂銷萬古愁

再詠四首

秋風古城曲落日送清哀吳越今如此忠魂安在哉
江流背寒郭山色帶荒臺不見鼉門眺空餘血濺苔

其二

危樓何代築晚日倚參寥多病仍傷古悲歌独聽樵
恨緘花下骨想想月中潮忠魂泥誰吊臨風誦楚騷

其三

孤城猶突兀往事已茫然青草干戈後荒祠亂鹿前
雲遮双目恨山接五湖船零落爭歸夢吳亡共可憐

其四

危机豈在明蒙醸已深成劍石真吳遁娃宮有越兵
奢淫亡自取孤憤死難平愁殺城南樹昏鴉太息爭

姑蘇臺　宋無

妖艶不明媃禍胎黃金壞麗更危臺笙歌夜倚東風
醉粉黛春從南國來原艸翠迷行輦迹野花紅發舞
衣灰豪華肯信今為沼烟水翻令後世哀

卷十一　丈

同前　蔡羽

夜有吳題月朝有出棟雲高臺佇歌舞羅綺竹紛紛
吳月常從越山起越花初種吳宮裡眼前不見西子
惟安用旁觀三百里吳亡不自由春艸生銅溝惟有
橫山色至帶娥眉蓋奇魂想像朝雲廟綠泥鎖斷金
燕頭朝雲椒金燕冷夕陽滿地青楓影

丁復　容仲

白日初高見影黑姑蘇臺前春柏塞百花綠洲水曲
凡小浪群吹鹿遊鯽晴烟漲蜨野荒荒簡簡西山落
眛碧海風

楊短蓬吳兒峭坐長歌發遠吳道

將白波去送目飛鴻倦依翩扁舟甚有五湖思風雨
漂搖從所泊幸逢大國全盛日地極蒼生無裂拆向
來時運數更變河山　烽火隔人扳岩穴恐不險
樂土不居何暇擇只今　多壘鑿麋鹿所遊冬桑
麦自笑生來但爲客五十有家無土著有酒不作懷
抱思明日日出已非昨。

沈周

姑胥遺事有荒臺今日登臨尚可哀千載芭桑天子
弃六宮芳草美人栽南飛鴻雁秋風早西向山川夕
照開流水梧桐幾番多獨拾公望不重來

卷十二　二十

郊臺　盧堪

吳王城外拜郊臺山色湖光共繞迴終古翠華隨水
去何年玉牒焉天開斜陽一笛牛羊下細雨千帆雲
鳥來忠死佞存黎伯業登臨不盡客興哀

同前　高啟

周綱昔衰嫡禮樂由諸侯吳子走代遠居然祀圜丘
燔燎升紫壇青絃映玄裘灵明豈來享幣玉空旅羞
回南見遺墟蕭條委山阪雲和罷九奏草樹鳴嗖颼
徒來玫鹿徒幾人放其尤僭郊失禮始聖筆書春秋

同前　周南老

橫山東麓東阜立高莊甍猶存垓墟跡云是吳郊臺
雖吳本伯命僭名孰先開短垣斯自踰綱紀日已摧
負既請先死、俺負眾庶哉、上帝其可告、胡尔干其菑、

同前　王甯

公〻三讓辞天下孫子緣何却僭王諸祀從來安有
福未幾遺遇越兵士

登吳王郊臺作　唐寅

昔人築此不論秋今日牧羊向上行吳兒越女齊声
唱菱葉荷花無數生南舍前眉供潤西湖映日掌
間平本由万歲酒未易誰言衰榮過群情

卷十二　廿一

同前　王寵

酒酣更上吳王臺却憶霓旌萬騎來閱世浮雲千古
尽麋天春色五湖開平原細草遊麋鹿落日陰風嘯
虎豺殘竜飛揚擾黃土當從酒酹掌中杯

遊治平寺登吳王郊臺　王鏊

朝發石湖濆暮抵太湖岸青山亦多情供我船由玩
船行山亦行一路青不斷白雲渺〻山重〻不知何
処昔是吳王宮越來溪邊越城在夫差受困此山中
今朝扣禪關訪古尋幽蹤傳言事往那能識鐘鼓声
中庚朝夕郊臺漢〻麋鹿遊荼磨圖〻蔓荆森不須

予而古傷懷抱且欲凴高縱吾睡人家歷歷新郭里川
清泛泛胥口道吳江塔影崑山城一覽闤之發長嘯
天風萬里天際來吳王郊祀昔日登斯臺千乘萬
騎湖上下祗今安在惟見山崔嵬船來船去湖西畔
青山無言人自來來去去世無方莫學牛山獨興
嘆

九日從舟石湖登郊臺作　袁褧

勝蕤季秋月言遊重九辰商飈息遠皋寒旭麗芳律
山川信可娛況也諸嘉賓澄湖翔鷁首熱吹拂前津
載登吳郊臺曠望開心神玄鶴唳中天遊响落九垠
卷十一　廿
仙菊浮清醴茱萸調紫蓴且酌今日樂焉能知古人
馬臺既蕪沒牛山徒悲辛但願坐上客遨戲永千春

注連上文

郊臺在横山東麓石湖之上相傳吳僭王時嘗郊
祭于此今壇壝之形尚存

館娃宮賦　王阮

沉浮王之北宮浮館娃之遺基從先生而遊焉揖夫
差而弔之或曰是可嗟也矣以予為我夫沉湎以喪
國閭君人之大道然而有鍾鼓管籥可以弗考閣管
籥者既喜而相告苟厥妃之當愛惟恐王之不好矣
是則女樂亦可少乎必曰夏有末喜商有妲己周有
褒姒而吳以西子苟求其故未必專于此也齊有六
嬖桓公以興正而不謂聖人標焉非夫九合一正之
卷十一　廿
業得仲父以當其任則其一己之內少有以自逸者
舉不足以害成郭閔大夫進夏德豈昏微于得政商
豈識閻蘇公家父並周則烽火豈得妄舉乎胥不見
戮則吳之離宮別館至于今可存柳夫差之資異在
列國亦想楚一戰而越沮乎會而諸侯惧使僅得一
中佐置雙翼于猛虎惟自剖其肯綮而放意于一女
敵衆其間無以外禦杯酒之失何足問獨爲之扣惜
彀士之舉也此士不遺彀矢差不可憑芋羅之姝適
足爲我娛胡得而窃我之符柴樞可居適足華吾廬
胡足以褻吾之都雖忠良之既誅始猖狂而自如臺

兮姑蘇舟兮太湖食兮鱠驅曲兮棲烏宿兮娟嫱修明兮夷光二八兮分明捧心兮專房往兮採香麋兮響廊笑倚兮玉床奈樂兮東方稻蟹種兮不遺魚鼈兮黃池無人兮箴規有仇兮相窺至德之廟遂為禾黍悲陂池与臺榭倏一變而梵宇入笙歌于海雲令聲而轉鼓儼麋鹿之容与敞僧像而覘靚眩趙璽以在望吳五伐之閱武松引韻以鳴咽柳蟹眉而凝佇山嚬、兮失色水洶、兮暴怒進此謬于千里本差之于毫厘譬之養生損其良醫遠疾作于中夜惜藥石之不知志士仁人所為太息于斯焉蓋嘗反覆于此竊謂種蠡亦可哂也勾踐方明舉國以聽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以此衆戰何伐不克何至假負薪之女為是可恥之勝哉始其土城蕩漾自君終為五湖合歡其臣青溪之曲不正金谷之義不立悠悠扁舟遂其全璧使之脫罟中之魚而群沙頭之鷺逐鄧漢之蓮而吐洞庭之橘竊謂越之君臣何其陋于此役也越則陋矣吳亦太庸士目既抉夫誰納忠鼻人之亡也其自反而責躬乎公慨然雍相与歛容起視四山之中蒼莽蕭蕭兮悲風

又

范成大

○○靈岩山寺故吳館娃宮也山上下闔臺別館之迹彷彿可攷余少長遊焉感遺事而賦　范成大○○

渦而山之南夯勢贊崔其巉空如大獻之在前忽踞虎而蹲龍半紫崖而破乎訪館娃之故宮是為逸王之旧遊有墟谷之遺恫焉嗟乎悲六一作哉復讋胥之忠告與陰嚭之詖說闔養虎之後患縱處女使免賤迨嘗膽之謀成駭夜襄之漬裂蓋自有以胥禍非天為之作孽方其衛哀茹痛妝淚飲血偃扶士之前庭能三年而報辱託甘心之一快夫何初志之英發及其見棲于姑蘇遽雌伏而大壞援宿恥而亡怜哉救國于臣罪當是之時又何其愚也蹙禍福之無門蜀今愚而昨哲後千載之嗤點莫不鍾咎于嬋娟固尤物之移人抑猶可得而言蓋嘗觀于若人矣好大而欲速厭常而弃旧狃會稽之得意躡周禹其唾手闔齊楚以奈國睨陳蔡而賤首道甚遠而疾驅氣已殆而犹闌外未寧而內憂東鄙之而西否阻關河以鎖兵撤屋而致寇亟歸視其四封一夫之能守是犹螳螂之慕蟬不知黃雀之議其後也然以蕞尔之旅而衛行四方攻靡堅郛戰無距行事便時利如往乎無人之鄉惜也未聞大道宜其逸樂而志荒次有臺

池宿有嬌嬙左攜脩明右撫夷光絜二八以前列鹹
絕世而浩倡嗟浣紗之拔姝乃独係于興亡萬龍舟
之水嬉擷香徑之春芳載夕陽以供还東遊炫于夜
長艶金鐘之千石傚酒池于旧商歌吳歈而楚舞荐
萬舞于君王恨星河之易翻嘉來日之未央鉀銅壺
之鳴悲嚫急烽之飛芘懐梧宮之生愁戕桐夢之不
祥歎高陵与深谷委盛衰于蒼茫所謂玉檻銅鈎朱
簾掛房理鏡之軒響屧之廊香烟蕪于露蔓終日暮
之牛羊况于椿心之百婿濯粉之餘粧者哉今則寶
雨之巔仙聖是宅研治算浮琴臺松縂封古蘚于井

卷十二　廿

覽宿晤芳于洞穴本縣乳以清酌金罄隱其荒冤彼
方外之徒竜藏而樓底者又安知往古与来今方枯
禪而縛律翻鴻影之掃坐見山前之御日

館娃宮懷古　李白

風動荷花水殿香姑蘇臺上宴吳王西施醉舞嬌無
力笑倚東窗白玉牀

同前　白居易

吳王心日侈服玩盡奇瓌身卧翠羽帳手持紅玉杯
冠蓋明月珠帶秉通天犀行動自矜顧數步一徘徊
小人知所好懷宝四方来奸邪得藉手從此作門開
古称国之宝穀米与賢才今看君王眼視之如塵灰
伍員諫已死浮屍去不回姑蘇臺下草麋鹿暗生魔

同前　刘禹錫

宮館貯嬌娃當時意大誇艶傾吳国尽笑入楚王家
月殿移椒壁天花代舊華惟餘采香徑一帶繞山斜

和館娃宮懷古　陸龜蒙

綺楣消落濯春雨蒼翠無言空斷崖草碧未然忘帝
女燕軽犹自識宮釵江山祇有愁容在剑佩應知塊
色埋賴有伍員騷思少吳王纔免似荆懷

卷十二　廿

其一

鄰里無言下玉墀夜來飛箭滿罘罳越王定指高樓
笑却見當時金鏤楣

其二

半夜娃宮作戰場血腥犹雜宴時香西施不及燒殘
蠟犹為君王泣數行

其三

素襪雖遮未掩羞越兵犹怕伍員頭吳王恨魄今如
在只合西施灘瀨一作上遊

其四

响屧廊中金玉步采蘭山下綺羅身不知水身一作葬

今〻何處溪月雾〻歆斂顰

同前　　皮日休

一宮花渚漾漣猗婑嫷雛鬟出繭眉可料坐中歌舞
袖便將殘節拂降旗

其二、

幾多寶樹倚青冥越焰燒來一片平此地最應沾恨
血至今春艸不勻生

其三

江水分明練繞臺戰帆遥隔綺疏開波神自斂荒淫
主勻踐樓船穩貼來

其四

宝袜香綦碎曉塵亂兵誰惜似花人伯芳應是精靈
使猶向殘陽泣暮春

題館娃宮　　于　濆

館娃宮畔顧國變生嬌妬勻践胆未宗夫差心已悞
吳亾昔誰在越勝今何處當時二國君一種江边墓、

館娃宮懷古　　張　羽

館娃宮中百花開西施曉上姑蘇臺霞裙翠袂當空
擧身輕似展凌風翮遥望三江水一杯兩點微茫洞
庭樹轉面凝眸未肯回要見君王射麋处城頭落日

欲接猿下階戲折棠梨花隔岸行人莫偷看千將莫
邪光聚〻

館娃閣　　高　啟

館娃宮中館娃閣畫棟侵雲峰頂開猶恨當年高未
極不能望見越兵來、

同前　　周南老

綺閣高嵯峨上出硏石山飛甍絢金碧館娃貯瑤環
笙歌蕩春心嫵媚生歡顏閶闔不懷安自謂吞百蠻
夫差竟窮欲壹對知後艱千年足慨嘆寂寞棲禪關

同前　　蔡　羽

青山開玉館綠水帶長洲歌舞一夕散朝雲千載留
仰扳岸燈晨遠覓洞花幽楚棹赴闌從登高不自由

西施洞　　宋之問、

越女顏如花越王聞浣紗國微不敢羅獻作吳宮娃
一行伯勻踐再笑傾夫差一朝還舊都艷粧驚若邪

同前　　羅　隱

家國興亡自有時越人何苦進西施西施若解亡吳
國越國亡來又是誰

同前　　秦　鈞

岩〻灵岩山欝〻松桂林石路轉陰洞覧勝宵且深

如何苧羅人傾國恣荒淫山花落笑靨山鳥流好音
我來重徘徊屐齒苔蘚侵至今山上月猶能照捧心

同前　高啓

廢宮春盡長蒼苔不見羅裙拂地來只恐西施是仙
子洞中別自有樓臺

同前　周南老

岩阿穴空洞中有黃金屋潛通苧羅山來此長蹴躅
深堂春似海嬌貯人如玉貪戀傾城姿寧忘攜李辱
烏知無鎖鑰乘風五湖曲摩挲石上痕洞口遺芳躅

翫花池　高啓

桃枝熏香枝春色繞宮池已愛紅繁處還憐綠淨時
芳香迷幽徑媚影照清漪垂條看妓折墮蕊見魚吹
杯泛明月瀉舟邀彩雲移水流花落盡君王醉不知

同前　周南老

花穠池水清碧涵紅影亂波浮綠霧明萍散錦雲粲
池上惜花人四時足娛翫胡如若耶妖致使民糜爛
一曲舞山香花空時已換緊彼後所得猶足供把玩

翫花池在靈岩山

研池　高啓

山骨誰鑿破一泓自深黝醉後欲濡毫蛟蛟見科斗
湛湛冷山骨幽幽挹日光曉吟帶雨氣春供潑花香

同前　陳子貞

研池在靈岩山

琴臺　僧半顛

纖埠石上五雲深挑出湖波片月心絃外有聲誰解
聽一山春樹曉鶯吟

同前　張羽

坐鼓朱絃日玉人方入吳于今山月下惟聽夜啼烏

同前　高啓

美人玉琴何處遊遺譜寫入清泉秋落葉無人登旧

樹滿江明月烏啼夜

同前　周南老

山巔屹崇臺路迥臨草堂紫琅琴已化州山鳳高翔
蘚花漬碧苔草綠侵石床我來坐臺上瑟瑟松風涼
整陰靈籟生彷彿宣宮商慨彼撫梧人山高兮水長

琴臺在靈岩山

吳王井二首　羅鄴

古宮荒井曾平後見說耕人又鑿開拾得玉釵鐫敕
字當時恩澤賜誰來

其二

含青薜荔隨金甃碧砌磚〻生綠苔莫言數尺無波
水曾與此花同照來

同前　　高啟

曾開鑑影照宮娃玉手牽絲帶露華今日空山僧自
汲一缾寒供佛前花

同前　　周南老

山腰水一泓吳王鑿為井千古閟不生澄〻倒雲影
碧沁冰壺寒香沉麝煤冷六月消煩歛嬌娃照粧靚
銀牀墜玉釵金缾汲素綆日晏抗聽甜為試先春茗

響屧廊　　高啟

卷十一　　三三二

廊虛屧響細識腰輕誰道吳娃國惟消舉足傾
苔閒藏古跡月下歇餘聲此夕人空聽山僧曳履行

同前　　周南老

長廊架空虛屧響同虛迎時聽双鳧聲人寂晝陰靜
接武何輕盈揚儀應秀楚風來步擬動月明環珮冷
香迹墮塵消化作拈提境于今聲已斷空對蘇臺影

采香徑　　高啟

晨粧出采芳零露濕紅裳種從山中品惠傳海外方
把筐歸蕙徑〻斷荐蘭堂未足娛君寢西施体自香

同前　　周南老

香山昔種香下臨溪水長迢遞採香徑泛舟擷馨香
零露濕翠衣賦水明紅粧天既奪之食種遺不復昌
寒流去如箭勢直干天娃香消魂不返月落秦餘杭

箭涇　　徐賁

清溪無榮迴兩望謝何極岸直形如劃波迅勢如射
飛鷗訝流羽亂雨疑鳴鏑天狼不敢渡澤光應當匿
我志猿矢開一覽如中的

採香徑一名箭涇

桐梧園　　高啟

桐花香桐花冷生宮園費宮井兩滴夜風驚秋風不

卷十一　　三三

來吳王愁

同前　　周南老

碧園宮園樹曾宿朝陽鳳花開襲香霏葉密棲纖翁
雨槭鏘環聲風生金石弄初秋一葉零深宮愁已動
前園忽橫生怵入夫差夢知匪梁棟材肯重斯傭從

同前　　王賓

七月交秋未變秋輕〻一葉下枝頭君王不在當時
悟真到凋殘後梧愁

梧桐園在吳宮吳王夫差園也樂府云梧宮秋吳
王愁

香水溪　高啟

粉痕凝水春溶〻暖香流出銅溝宮月明曾照美人
浴影与荷花相向紅玉肌羞露誰能見只有兒夾窺
半面絳紗圍擁怯新涼歸卧芙蓉池上殿空洗鉛粉
不洗妖坐傾人國幾良宵驪山更有湯泉在千古愁
魂一種消

同前　周南老

吳宮香水溪俗傳脂粉塘煖波浮漲膩晴瀲洗紅芳
美人曾此浴魂消水猶香可憐清冷泉照此妖冶粧
不濯卸衣塵孰比華清湯只今開寶林曹溪源正長

同前　王賓

春流漲膩燕紅芳人喜專房更晚粧浴罷身肌香蘭
蕙那知遺臭累君王

香水溪在吳故宮中俗云西施浴處一云吳王宮
人洗粧于此故又呼為脂粉塘古詩云安得香水
泉濯郎衣上塵即此

越來溪　范成大

西風初入小溪帆旋織波紋綺淺藍行入闔荷無水
面紅蓮沉醉白蓮酣

其二

一川新漲麴秋光桂起蓬窗受晚涼楊柳無窮蟬不
斷好風將夢過橫塘

同前　高大度

黃池盟會井蛙專同列諸侯氣已吞忽根隣兵擣空
穴已隨溪水入吳門

同前　信芊顛

九關風月醉傾城歌笑聲中有甲兵却是吳王自古
同枉教溪受越來名

同前　高啟

溪上山不改溪邊臺已傾越兵來處路流水尚哀聲

昨日荷花生今朝菱葉死亡國不知誰空令怨溪水

同前　周南老

踞湖山崔嵬來越溪沿洄美娃獻國色柵楠輸梓材
建橋截越貢一一從此來經行路已熟禍作知有胎
兕甲忽夜涉桴鼓喧如雷至今風雨夕溪聲尚餘哀

同前　王賓

吳人地西越人開岸上誰將柳樹栽春水綠波三二
月畫船今是賽神回

越來溪懷古　王鏊

吳國江山亦壯哉一朝誰信越兵來枉將尚動春波

影歌舞翻成子夜哀往事悠悠餘跡蹔傷心脉脉一
登臺姑蘇麋鹿何須悵望通阿房也叔灰

越來溪　蔡羽

越來溪光常迤迤遠接吴江混寒碧暝鍾未起秋霞
飛坐眺無如茶磨石越來溪上多遊人香車寶馬供
生塵桃花妬紅芳草綠三月來尋曲江曲春花秋月
无尽頭朝來暮往何時休吴臺越館今何在蒼烟碧
石俱含愁我來八月露氣凉常從雲端開竹房溪山
一臥便十日形骸尔我渾相忘沙明鳥白奈不得況
是長橋菰米香

秋日越來溪　前人

十里横山帶藕塘雞声溪上曉蒼蒼青娥悄映荷花
日属玉群飛菰米香吳苑樓臺今古壯越城簫鼓水
雲長范園最是秋光美甘蔔留人不論觴

采蓮徑　高啟

青房截多子采得懷心毒今夜水風涼君王宿船裏
行处綠雲迷歌声一道蕩回顧調越女何似若耶溪

同前　周南老

採蓮蓮有徑徑帶城西南美人棹輕桃花深采芳甘
香風飄翠奪明粧照紅酣摘鮮掇紫顧影墮瑤簪
藕絲長不斷君情短何惭食甘心更若君樂非所堪
采蓮涇在郡城西南運河之陽今尚可通舟兩岸
皆民居而間有荒園曠地即種蓮旧跡也上有采
蓮涇橋

長洲苑　白居易

茂苑綺羅佳麗地女湖桃李艷陽時心奴已死胡容
老後輩風流是阿誰

其二

春入長洲草又生鷓鴣飛起少人行年深不辨娃宮
處夜夜蘇臺空月明

同前　溫庭筠

錦雉双飛梅結子平春遠綠窗中起吳江澹水盡連
空三尺屏風隔千里小院有門紅扇開天然舞螺共
排徊綺戶雕櫳長如此韶光歲歲如歸來

同前　徐凝

吳王上国長洲苑翠黛寒江一道斜傷見摧殘旧宮
樹美人曾揷九枝花

同前　許渾

香徑小船通菱歌遶故宮魚沉秋水靜鳥宿莫山空
荷葉橋边雨芦花海上風歸心无处托高枕画屏中

同前　　郎士元

草深那可訪地久但相傳散漫三秋雨疎蕪萬里烟
都迷禾蘭處強記館娃年客有遊吳者臨風思渺然

同前　　劉滄

野燒空原盡荻灰吳王此地有樓臺千年事往人何
在半夜月明潮自來白鳥影從江樹沒清猿声入楚
雲哀停車日晚荐蘋藻風靜寒塘花正開

同前　　趙嘏

扁舟殘不繫浩蕩路歧不范蠡湖中樹吳王苑外雲
悲心人望月獨夜雁離群明發還驅馬閶城見日曛

卷十四　三八

同前　　高啟

中国久無伯闔閭思騁功鑄寬開別苑訓武出離宮
宮宰語因恭秉巫臣定御戎雞鳴深谷處置將廣場
空遠曳指雲旂高彎射月弓三驅儀已畢七代步還
同甲騎從輿後城省侍陛中貴貽璚紫豹膓掌浮玄
熊樂事方難及吳國忽易穹城迷歌秦客地屬米莧
重輦道崩秋雨撲門夹曉風犬亡饒肆徒人去誰爭
雄草樹迎蕭索湖山罷鬱悲枕疑見燐火寒燒夜深
紅

同前　　周南老

長洲何迢迢苑在水中洪林麓蔭膏腴原隰平如砥
于焉開茂苑娛遊極雄侈講武耀威叉騎映雨車馳
紫華忽成麥宮室漫流水信彼公望占奠廣矜宰語

同前　　王賓

闔閭遊獵太湖濱老澤來修勝上林除在那時人有
後蕭蕭蘆荻到如今

吳宮二首　　白居易

淡紅花帔淺檀蛾睡眼初開似剪波坐對珠簾閒理
曲琵琶鸚鵡語相和

又同前　　前人

三九

一入吳宮殿無人覲翠娥臺高時眄舞宮靜夜聞歌
半露胸如雪斜回眼似波雲妖各有分誰敢妬恩多

吳宮（同前）　　李商隱

龍檻沉沉水殿清禁門深掩斷人声吳王宴罷滿宮
醉日暮水漂花出城

同前　　前人

茂苑城如畫閶門瓦欲流還依水光殿更起月華樓
侵夜鸞開鏡迎冬雉獻裘從臣皆半醉天子正無愁

同前　　儲嗣宗

亂鳥啞啞飛復啼城頭鼓角夕宮中樓吳王別殿繞江

水後宮不聞美人死又五
又同前
荒臺荆棘多忠諫事如何細草迷宮巷閑花娛綺羅　前人
前溪徒自綠子夜不聞歌悵望清秋莫悠、東去波
又同前
曹鄴
吳宮城闕高龍鳳遥相倚四面鋥鼓鐘中央列羅綺
春風時一來蘭麝聞數里三度月明落青娥醉不起
江頭鐵劍鳴王坐成荒壘遺來歌舞處未知自是鬼

吳宮怨　張籍

吳宮四面秋江水江清露白芙蓉死吳王醉後欲更

卷十一　四十

衣座上美人嬌不起宮中千門復萬户君恩反覆
能數君心与妾既不同徒向君前作歌舞茱萸满宮
紅實垂秋風嫋、生繁枝姑蘇臺上夕宴罷他人侍
寢還獨歸白日在天光在地君今那得長相寄

同前　衛萬

君不見吳王宮闕臨江起不卷朱簾見江水曉氣情
來雙闕閒潮声夜落千門裡勾踐城中非旧春姑蘇
臺下起黃塵衹今惟有西江月曾照吳王宮裏人

吳宮曲　張祜

日下苑西宮花飄香徑紅玉釵斜白燕羅帶弄青虫

皓、齒初含雪柔腰欲斷風可憐傾國色誰信女為戎

同前　孟遲

越女歌長君且聽芙蓉花香水遶城豈知一日終無
主猶自如今有燕声

同前　劉滄

吳苑荒凉故國名吳山月上照江明殘春碧樹自留
影半夜子規何處声蘆葉長侵洲渚暗蘋花開尽水
烟平經過此地千年恨荏苒東風露色清

同前　貫休

夫差昏闇伯嚭傾千古凄凉地不灵妖艷是餘宮露

卷十一　四一

濕忠臣心苦海山青蕭條陵流後寒水碧何樓臺出
香實此是前車更非遠六朝何処不星、

問吳宮詞并序　陸龜蒙

南里之鄉曰吳宮在長洲苑東南五十里非夫差所
幸之别館初披圖籍不見其說詢故老云不得其
地其名存其跡滅悵然興懷古之思作問吳宮辭
云、

彼吳之宮兮江之湄複道盤、兮高且斜波搖疏兮
霧蒙箔菡萏國兮比夾家鸞之鏡兮蛟之琵琶釣泰
差兮界絲密藏曲房兮上初日月落星稀兮歌酣未

畢越山叢叢兮越溪疾美人雄劍兮相先後出火姑
蘇兮沿長洲此宮之麗人兮留予不留霜氣重兮孤
椅曉遠樹枯疎兮愁烟悄渺欲攄愁烟兮問故宮文
恐愁烟兮惟白鳥
吳宮在長洲苑東南五十里相傳吳王別宮南宮
在吳縣界亦吳王離宮

錦帆涇　高啟

水繞荒城柳半枯錦帆去後故宮蕪窮奢畢竟輸漢
父長保西風一幅蒲

同前　周南老

卷十一　四二

闔閭城何高城下環池濠臨隄垂細柳夾水開繁桃
春風張錦帆樓船駕吳贅惟歌穠絲管放情遊以遨
戲極嬌盤樂侈蕩誇雄豪忘爾申胥忠不念汗馬勞
錦帆涇即舊子城濠也世傳吳王嘗作錦帆以遊
故名在大街西貫橋南市北直抵報恩寺

石射堋　楊維禎

周家十圍鼓散落陳倉野猶有支駕石盤盤鼓之下
秦鞭血山骨吳獵焦野火是鼓遂不拔石鳴知有寡
父老俱識言山空石長啞

同前　高啟

石射堋張石城石鼓响或發石騎勢欻行彷彿古戰
場上有愁雲生鵂鶹嘯寒風肅若箭鏑鳴何人作此
苗山中鳥獸欲遁胆尽驚疑是神禹治水時來救兒
射降妖精至今風雨夕猶聽人馬聲嘗聞父老言鼓
鳴則有兵方念瘡痍民脫命見太平我願碎其鼓隳
其堋一人安四海清自此萬年無戰爭

同前　周南老

石城山頭石屹立名射堋石鼓儼在廣石騎勢欲騰
昔傳父老言鼓鳴即致兵年來屢爭戰斯石還有徵
方今氣祲清堋仍鼓不勝何如峴陽石千載紀文明

卷十一　四三

同前　王賓

石有何兆也好兵射堋張處鳥飛驚量思肅慎將皆
貢却是人工後始成
石射堋在石城山有石鼓鼓鳴即有兵又有石馬
望如人騎

走狗塘　高啟

春隄長春草設此地吳王曾走犬獵場四面圍畫旗
紅炬照輦還宮遲割鮮夕宴誰共食臺上西子非樊
姬春苑年來草仍綠韓盧已去多麋鹿君不見漢皇
縱狗殊有功逐兔直到烏江東

同前　　周南老
遊田陟長洲塘堤如坦途吳王曾走狗一一皆歸盡
持狡逐潛兔旋噬夸雄狐追蹤極瞭獵徒搏爭馳驅
胡爲雨黑處南北同嗥呼陰還既符夢伯業靴与圖

同前　　王賓
差人來築費黄金縱犬奔騰快一心偶借子胥先賜
劍越王不死復謀深
走狗塘在城西吳王遊獵處也越絶書云闔閭走
犬長洲

百花洲　　高啓

吳王在時百花開画船載樂洲邊來吳王去後百花
落歌吹無聞洲寂寞花開花落年年春前後看花應
幾人但見枝枝映流水不知片片墮行塵年年風
雨荒臺畔日暮黄鸝腸欲斷豈惟世少看花人從來
此地無花開

同前　　周南老
灼灼洲上花環纈亞紅白艷冶映朱欄芳菲連綺陌
看花春復春豈知兩賢兀再涉浸以消人去春寂寂
我來千載後繁華花陳迹悵望夕陽低平蕪椿寒碧

同前　　姚廣孝
水瀧接横塘花多礙舟路波紅晴漾日沙白寒棲鷺
綠江魚網集隔渚菱歌度不見昔遊人風烟自朝莫莫

同前　　王賓
當時人到百花洲人面花光照碧流今日人來尋旧
跡菲菲芳草沒人頭
百花洲在西城下胥盤二門之間

魚城　　高文度
谷変陵遷自古今耕人指點說魚城綠波已沒無鷗
鷺禾黍離離高下生

魚城在吳縣横山下越來溪西吳王遊姑蘇築以
魚猗圖經云吳王拴牧之地亦名吳城方言謂魚
爲吳故誤称耳今山之傍有兩塍塍如城又有射
臺亦在横山周益公南歸錄云魚城在田間基學
而方其高二丈博倍之爲田百二十畝土極細故
久不壞

雞陂　　高啓
吳妃不解报朝盈宮養雞鳴滿別城畢竟餘杭西走
日五更誰唱出関声

同前　　周南老
城東古巷縣門外有雞陂吳雞多善鬪奮勇若吐奇

蹤現曾賜錦墩猶記健兒喋嗖迴城堞樓止不以塒
豈獨司晨旦端由拌諂媎何如夜寞、風雨闇猶雨
雞陂在婁門外吳王畜雞城也又名雞陂墟

酒城　高啟

酒城應与酒池通長夜君王在醉中無入館娃酒未
醒越人宜賞釀夫功

同前　周南老

聞昔酒為池吳今酒有城築城以釀酒不俾民勞生
游貯梨花春膳臨竹葉清沉酒曾忘國有戒寧莫懲
醉此越來水畫眠猶未醒城改更不易時得苦酒称

同前　王寵

只怕酒漿勸飲少那思版築害民多為城造釀人呼
苦伍子胥知沒奈何
苦酒城吳地記云在魚城西南故老云吳王築以
釀酒今俗呼為苦酒城

越城　高文虔

古意猶堪吊南湖不推悼遺闔閭闔闉地勾踐進兵
橋城郭高低春菜長日暮潮蒼范蠡獨立斜日下溪
煙
越城在胥門外越伐吳、王在姑蘇越築此城以
逼之城猶彷彿在

婁城　高啟

高城一望思茫茫湖轉婁江入海長邊境到今無漢
縣古倉何處積吳糧鷗棲淺渚寒蘆靜雁落平疇晚
稻香野水閑雲吟不尽玉峯西面看斜陽
婁城即崑山故城也圖經云在縣東三百步旧志
云吳子壽夢所築

言公井　高啟

家家武城宰遺井虞山陰千載汲未竭九何功底深
藝圃自可淮遺源詎復尋絃歌想已歇瓶綆看還沉

無為漂帯食惻惻起嘆音一掬樂泉飲庶幾回也心
言公井一名聖井在常熟縣治北一百九十步言
公宅傍吳地記云宅傍有井二傍有洗衣石

蠡口　王寵

連年謀國甚勞神一旦功成便脫身從此更諳同伴
去豈思全己又全人

蠡口道院漫興三首　胡纘宗

面面皆春水臨橋跨小樓帆檣日來往誰解五湖遊
橋迴低臨斗樓危遠抱河碧桃開十里春興復如何

義口在齊門北

甪頭　　高啟

高皇本壯士提劍定四方晚為兒女情悲歌起彷徨
愛子欲建儲寵姬方侍側顧瞻四老人謂已成羽翼
大臣豈不諫孰能斡天机彼翁何為者遂見人心歸
始潛避秦君終出安漢嗣世羅焉能羈釣卷聊自肆
我來甪里村如入商顏山紫芝日已老黃鵠何時還
斯人神仙徒千載形不藏猶想蒼岩中白頭卧松雪

同前　　周南老

洞庭之西南粤有甪里村中蔵避秦人實為太伯孫
一出安漢嗣始知逸里尊高皇遂悲歌翩翩不忍言
羽翼既已成孫孫實復論苟非留侯計元道終立園

同前　　王賓

先生未出去安知人世那知在此遊西望商山行路
遠白雲來往自悠悠

甪頭即甪里在洞庭西山漢甪里先生所居史記
正義大湖中洞庭山西南有禄里村甪里先生周姓字元道

死亭灣　　高啟

貧賤眾所弃豈惟愚婦人珪組何重輕能令变交親
翁子昔未達妻去恥負薪五十非晚貴不能待終晨

一旦詔帝闕還家綉衣新御史驚赤綬邦人候朱輪
無緣見故夫自殺此水濱誰知孟德耀元在尔東鄰

同前　　周南老

亭亭金閶亭亭下水一湾水清宜濯纓不照慚婦顏
嗟彼翁子妻年少耻苦艱焉知夫晚貴持節衣錦還
雖經寧忍死喉彼真愚頑桓桓會稽守終身豈〇〇

同前　　王賓

春風綠岸綠楊垂翁子乘軒到郡時遂義故妻加館
待不思他怨去求離

死亭灣在閶門外七里漢朱買臣妻既弃其夫而
再嫁後見買臣貴恥而自縊故名其處

吳都文粹續集卷十一終

吳都文粹續集卷第十二

長洲錢穀叔寶集

古蹟　壇廟

毛公壇　范成大

松蘿滴翠白晝陰七十二峯中最深綠毛仙翁已仙去惟有石壇留竹塢竹陰拂壇石榻寒漢時風雨生蘚花山中笙鶴尚逍遙湖外人間驚歲華過人昨子與秋色要我今山築丹室驅丁役甲莫見墻嵐欲飲泉飢宜食餌朮

同前　張羽

方壇蔭奇竹偃飛毛骨秀想見黃眉翁時來濯水涵一往不可得向問何日又

同前　高啟

欽覩漢壇符東上縹緲峯茵花墜寒露夕飲清心胷月出太湖水鶴鳴空碉松真境久寂寞蒼苔閟靈踪嘗聞綠毛叟變化耽神龍世人豈淨見偶許撫大遼扳攀力易疲探玄志難從歸出白雲外空聞仙珮鐘

同前　周南老

朝游金庭館解駕毛公壇八景飛高清仰淨紫宸端碧雞耀四靈玉片騰神丹漢符秘真跡宛宛雲龍蟠

我來覩妙象月落空壇寒安得呼我起白日生羽翰

同前　王賓

許多靈跡在山頭市上人來只暫遊古樹生衣毛似綠枝柯經度不經秋

將遊毛公壇雨不果往　王鏊

毛公已去有仙壇眼見亭臺欲封雖翠壁蒼崖增悄悦玉芝瑤艸長閟千洞無金鑰誰能闢井有丹砂尚可飡傳語仙翁莫終弃當時雞犬從到安

毛公壇　王寵

石門有遺營閟道時屢揭山迴谷窮長地迴琳宮秘迥峯將交青遥岑溢屋翠丹井周前除雲堂儼昔位毛公駁羽翼白日翔鶯書自非山水靈胡為異人奎石髓不盈握圖經儀餘字棋人引蔓行虎子衛花戲蜉蝣不崇朝浮生浴如寄荇蓀翁黃精終矣丘園貢

謁毛公壇雨不果　徐禎卿

三宿無緣拜真宰修誠中夜柱斎燈豈泥已覩姑長履細雨虛煩淨小壇玉篆定埋雲蘚古（封根有鎮壇符）金丹誰鑿井涔乾（有丹井今已涸）幽探却負山中勝夢繞空庭檜影寒

毛公壇　姜龍

刋根成道処名谷氣犹豪曠世尚遺蹤何時更伐毛
春風吹草緑夜月倚壇高昔行有真樂浮生無乃勞

同前　陳都官

古壇疊記石、草木何參差、黃衣守其旁、陳迹刋豊碑
日初刋真人、齒髮不可皆、但見組緑毛、被體鬖鬖垂、
雲駢一日去、空山留庭壇、弟子散岩谷、荊榛蔽荒基、
晚有周息元、探訪親斬披、白鹿忽號前、靈符見巖巔、
地勝人既儁、疑辰起宮祠、束帛下幽隱、良馬繼素絲
前朝稱高風有美皮陸詩殆今三百年事去物亦衰
喬松委榛蘇野蔓纏狐狸惟有煉丹井甘冽與昔夷
一酌非消渴欽慕尚神禧

卷十三　一　三

毛公壇　張雨

毛公壇上片雲閒

同前　謝晉

刋根學道建仙壇清夜劍真風露寒刋根得道登仙
籍壇上箏笛日應積知向深山歲月多負生緑毛如
短襄往來樵子或相遇倏爾趋隱岩之阿一朝功備
昇仙去羽蓋失輪曾此駐犹遺漢篆鎮壇符千古相
傳為福地

烏夜村　高啟

荒村烏夜棲忽綫月明啼生滑東家女貝為萬乘妻
至今種高樹不遣烏飛去居人凡幾家愛聽啼啞啞
啼啞啞忽驚起歸閣門向烏拜

同前　周南老

崑王山南村祥光燭坤倪夜白奪明月群烏忽驚棲
啞啞啼徹旦異此声太奇村東何家娟夜半生王姪
烏知荊布女后服崇翟禕至今村上民不重生男兒

同前　王賓

啞啞月下有時鳴不似當初夜裡驚貝賤誰圖生育
女但求寬感得安耕

卷十三　四

烏夜村在崑山縣晉穆帝時何皇后父準寓此産
后之夕有群烏夜啼村落自後有烏徹夜鳴不首
大啟

重立嚳林石記　今呼萬康石　吳寬

石之産于吳者奇形怪狀不可殫述良工參之好事
者賞之君子則覩之于此有石烏稍然數尺垂而不
奇參而不怪盡山中皆是物也良工棄之好事者藐
之君子則賞之又從而貴之敬之視其物殆与魯璠
泰璧等非物也人也蓋當漢末吳郡陸公績任于孫
氏為嚳林太守相傳泛海歸吳舟輕恐覆取巨石為

裝蓋其廉如此公家婁門之內臨頓里之北石留民家至今猶存而埋沒土中僅露其背過者猶能指而稱之曰此漢陸公鬱林石也然未有表識之者今監察御史昨城樊君祉巡按吳中聞而異之謂知府史侯簡曰先哲遺物固宜表識且有可以風勵乎人者在顧其石僻在東城非官吏朝夕屬目之所其為埋沒等耳吾將有以置而立之侯以為然於是吳縣知縣鄒璿長洲縣丞王綸相與督役夫舁置察院之側作亭表之而樊君為名之曰廉石、、始僻而通久湮而顯觀者閔然足跡不絕皆曰古之才御史不以揚清為事樊君此舉雖去之千四百年之久猶且揚之況其近者乎且御史之職在乎舉贊舉賢者可以激劝乎一時石之不朽雖至于千萬年可也其有功于風紀甚大且久惟昔南中有貪泉焉飲之者見寶貨以以兩手攫而懷之物之能移人心如此今之廉石正與此反自茲以往凡過而視之者其廉士固欣然摩挲愛玩以益勵其操若夫貪者將俛首赧顏趨而過之有不動心而改行者尚得為人類也乎石之立焉弘治丙辰肆月越月而亭成樊君既題其楣曰漢鬱林太守陸公廉石復則琢石請予為記予美其事故諾而助成之

馬錄、

予讀廉石記未嘗不善樊柱史昭兹訓也嗚呼士之廉也猶女子之貞也女弗貞雖嫱施之姱蔡衛之伎固人且醜之士而弗廉雖才美齊管晏君子弗多焉何也則耀乎外而本之弗修也嗚呼吾觀陸績氏若節哉可以化士行矣夫弗訓則無依鄉者上也訓而知之者次也訓而弗喻日且甚焉吾弗知之矣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者立志夫人若頑懦品斯下矣且知化矣觀陸氏石而弗化焉者其性猶犬馬與犬弗類也或曰記所云近矯也非所以訓也錄曰過矣不諭于無類者乎彼留積縣熏雖非中庸然而令名施于後世夫矯者豈之是佐貪也予故曰善樊柱史昭兹訓也謂其可以風凡為吏者也不但蘇洲而已嘉靖元年二月吉汝南馬錄百愚撰

鬱林石　　王賓

喜無人運去平泉從刖來時旧宅邊清白曾沾使君化到今不點污苔錢

鬱林石在婁門採吳時鬱林太守陸績罷政歸官廉無裝舟輕不能道海取石為石重世。愛其廉號

嚮林名弘治丙辰四月御史樊祉更置察院左以
亭蓋吳寬記

交讓瀆　　　王寵

綠楊芳草一泓泉見說多年奔道邊除是平分与風
月恰如虞芮有閒田

交瀆讓在千將坊東魚橋東北楊循詩琴丁指交
事耕耘似指琴高丁法海相讓處續圖經則指張
融陸慧曉言今又有交讓巷

越公井　　　高文度

梵缺傳欹角已刓薜蘚斛射不生澗曾聞大慧無生
法甘露餅中滴滴寒

卷十三　七

同前　　　王寵

當初開出水泉新日飲長兵百萬人從為僧家消歇
後石闌高處盡泥塵

建吳井列泉亭記　　　范堉臣

僕固而隸蘇郡往迹而述僧居故西接橫山治邢梵
剎之傍吳臺並峙吳井東南衢近閩之佳境也粵自姬
封斗野都据吳區季華修纂縱無限之歆夷山之巔
碧驛參差以巍其層穴原之腹翠蔦周迴以寬其波
左氏所謂吳夫差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珍異是聚遊

撫前載石莫容問矣然山不可移則丙臺未泐地不
可改則一井未湮有臺以娛已有井以蓄衆一千九
百餘載所以僅存也個睹此井堤土內甓瀆焉一規
衛石外圍舩鳥八鋭旁留識勒模欵可辨首建唐楞
伽殿後重修吳朝大井乃廣明九年二月箋演僧茂
乾為之記法鏡禪師初造其寺井則吳誌言當橫山
良往越來溪西百步隋開皇十年越國公楊素築城
後之唐刻籀未如此去井南百步又獲深沙亭錄神
變相記雖在城瘞略無剝蝕亭則大中六年六月當
州刺史奏置此寺于上方收拾餘材創立神宇致此

卷十三　八

寺環于山井屬于寺皆昭昭也乾道壬辰桐國周益
公南歸錄繫日記行至石湖云初吳王築姑蘇前後
而臺為城三重遺基僅然夫差西施宴遊之地此言
臺也遊楞伽治平寺門外八角大井視闌刻字隋初
平陳楊素徙吳郡于此近地尚有新郭之名其後吳
人不安復還今城此言井也綴之于吳則井為臺設
移之于隋則井為城用豈細人能私哉蓋與替籍襄
昔而為鑿形勢因天壤而並存一草一木計古者必
記之方策又豈流俗能識哉迨熙寧中里有喬輩佃
某地為塋迨今一百七十餘載扶後胄先廣包臺井

治平主僧義超趙訴諸節府發運夏卿趙公目擊廣
輸力殊其歎由墓之外老佛之寺義超求叙端倪余
曰夙宇吳愛宗究黄正直庚子厄数十有二改種〻
加恤捐餘幣一百八十萬緡以代夏賦股肱郡最此
特泰山之毫芒耳抑豈算沙能喻哉復鼎木章杜斛
詰屋庇井親以冽泉扁之山林灵川后俱賀其遺相
与作證云公名与蕙今兵部侍郎知臨安府淳祐二
年清明日范請且記、

趙公井在治平寺前小岡上唐廣明元年修井記
云隋開皇十年趙周公揚素築城穿此井其径一
丈有奇石闌如屏銭上有刻字

卷十二　九

丹井銘　　宋濂

海虞有虞山梁天監初漢天師十二代孫張道裕來
隱其下建真之治鑿丹井爲宋淳熙中道士李正則
浚井得藏丹石礁啟之化爲双紅鴿飛入尚湖至今
湖中丹光煜〻然迩年井且廢莫知其所周尊師玄
真窮日力尋獲之重加以甓構亭表其上時、
皇明洪武元年也然仙家煉丹必以井故名山多有
之其今在海虞者旧廢而新治豈玄學興之徵歟銘
曰太陰妻精自天一融而爲液養萬物神丹煜煜赤
如日有天玄中發戎室双龠衛震飛躍〻灵泉甘滋
容飲爲壽与天地畢

卷十二　十

登臨明書臺因訪丹室　　沈周

遠考日已週復踐登高之青山不媿人所取適我欲
觀〻古仙臺寂　莫林麓七檜交雲靈異飆散請觀
嘗臺轉磴道扳緣把修竹同行玉堂彥高咏塵虛谷
道邊東山風能去穀皆俗中紙鶩連張謬圖附一圖
軸聊以志傾當流傳亦何卜或恐閒邪人有洞悔無
遂

丹井亭　　華請

苗僊孫子燒丹處野光來尋坐落暉大藥已隨神物
化寒泉尤在昔人非樓臺抱影湖光動竹樹交陰暑

氣微欲借清泠洗塵渴清風吹滿芰荷衣
丹井在虞山南嶺下

重修山川壇記　浦應祥

祀事國之重典也禮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卿大
夫祭五祀士庶人祭先祖名分各有攸係而其齋祓
對越之誠敬達精明之德蓋不以大小而有異也然
則祀事豈可苟忽乎哉吾蘇古名郡而封內山川隸
在吳邑弘治辛酉春郡伯曹公將有事于茲而邑宰
任丘鄺侯先事而往隨事整飭之餘復瞻頹楯度曰
有事則為致謁之地退事則為草莽之區非所以敬

鬼神崇國典亦非所以為國經遠之圖也爰請命于
公而增葺之公是其請用是量土地計徒庸闢閈方
隅補蓋坎陷甃石而為壇壝甃石而為周垣幽深閟
邃廣衍庶潔齋宿有居庖湢有処高其門墉固其扃
鑰丹堊輝映品秩森嚴望之而知重祀之所在也工
畢合邑之士與夫知禮之誠咸曰侯之功施于位者
溥矣然不能悉書而備錄之也此而不記將何以昭
侯之休嘉于永久哉前命予文之以錄于石予隣侯
之治學侯之愛捻知侯之為人侯以名進士出知是
邑抱明敏便捷之才濟閎肆辯博之學而施之以寬

庶戚惠之政六載克舉而發摘奸伏有若鑑燭誠所
謂赫赫師尹也其于民隱凋瘵則又深于究理所謂
豈弟君子侯實兼焉今六年于茲矣監司知侯之賢
上疏而旌別其異能者三凡而侯益勤于政蓋其勵
志堅操遂名而矜行者覘其為有足徵矣吏于其平
日政事之餘抒軼藝場進而詞林銘所謂有乎內而
能飾乎外非其特雙瓘者比也侯趍擢有日此略記
其名行之槩侯其他日負荷重任則其豐功偉績當
有秉筆者為之傳焉

津祐重開社壇記　李心傳

自昔有邦家者其祀事莫尊于社稷以尚書周禮中
庸參考之社之祀與郊並蓋郊之祭則天地上帝
也社之祀則地也后土也天以氣言則一而已故惟
天子則祭之地以形言則提封有廣狹之異故自皇
朝列國下逮卿大夫州邑都鄙之間各有祀焉蓋祈
報之行于是乎在也後世此義不明而社稷列于宗
廟之下則失之矣今之縣古子男之國也國家欽崇
典祀雖循漢唐之舊而社稷壇壝特殊其制郡刺史
地歷所至必謹祀之重民事也平江在東南為大府
其所治長洲在浙中為壯縣而長民之吏揭虔者罕

春秋二祀有垗無宇榛莽弗治神靡顧歆水旱螟蟊無歲不有而養民餉軍之大計莫知所出矣淳祐元年春趙君汝渴以選來為令濮邱近屬安化王曾也学古入官三試礼部西山真文忠公与群彦交舉之以是通籍始至按視惕然靡寧戴經畫猶未定也會邑之奸民有以營力詒害于私者刑獄使者陳公稔知其惡因其自致按法論罪移之他邦邑父老乃請趙君度其常售之屋虜為斋居望祀之所趙君以白陳公公許之夏五月己亥興工迄月而畢壇壝墻宗垣墉畢備費出于有司而民不与雨暘以時歲則

卷十二　十三

大熟趙君因心傳之客東陽蒋持志以記文為請且曰言治者既去而割民事神又詳其所是陳公之賜也不可以不書陳公使官人古灵先生之從曾孫文学政事歲世其家紹定中寔以尚書郎持斧江右克清群寇具有芳烈分閫盧城威惠並著渡江不驚嘉熙之朝遽淅右有異兵之警上遣選廷臣復破綉斧之命公奏用襲遂之策曾不旬月荷耰鋤者皆散歸旬畝發旬以寧公所建立如此則轉一奸民特公之細事爾吳人謂公清明仁直彰善癉惡無小無大必行其志多以稱選公者故亦不得而畧也公諱壎字

子與今以秘閣修撰為沿海制置使朝廷思其賢將召矣慶元二年冬十月既望朝奉郎新除寶章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李心傳記

長洲縣社壇記　　孫應時

古之制祀以社次郊郊尊而社親尊故天子專之親故達于庶人非土不國非穀不食故有社斯有稷句龍于土棄于穀厥有大造闢濟萬世故以為配春秋祈報之外救災出火師田行役獻功戮罪君臣上下日相与聽命于社礼樂刑政于是焉出故曰明乎其義治國其如視諸掌乎世衰王制壞古義隱妖妄百

卷十二　十四

出而祠廟增興聚天靈民幻為妖威日歲月滋上之人不以禁又徒史之天下郡縣雖通祀社稷世守不廢以為三代之舊章然獨其制度之形似儀物之文具而已有司者一歲再祀民不与現也民于社日或各從其俚俗鼓舞迎享醉飽相樂不知其何人且何礼也水旱禳祈奔走如織于社稷闕如也嗚呼知古者得無嘆息于斯乎今令甲守令下車未視社稷飭壇墠而遺用或寡且諱曰小祀亦不親其事至若附郭之縣自為社于闤闠偪仄之門往往蕨裂最甚長洲縣之社在吳郡城內當縣治西南四十九步荒

毁有年慶元四年九月知縣事天台黄侯宜一治新
之垓宇中庭門垣靓深逐巷触闢自率寮吏時祭祀
况謹黄侯儒者為縣如古循吏多善政可誦此其細
事若不待書雖然愛礼者存羊因今之制存古之意
君子重之縣寔小侯承天子之命司社与民固未有
忽畧社稷而能父母其民者也然則凡黄侯之善政
乃自社稷垓始于是以記之因詒來者知所繼焉大
年八月會稽孫應時記

社稷壇在宋有之今皆統祭于府

崑山縣社稷壇記　項公澤

卷十二　十五

邑有社稷壇春祈秋報重農事也崑山垓壝荐為荒
墟雞犬牧焉遇歲事則望拜于鄉校大成殿之戟門
豈惟祀非其所神弗克歆抑且背先聖先師焉前政
嘗有意修復惑于陰陽拘忌之説而未果予竊謂為
宰者膺人民社稷之託寄乎土穡穀神寔司之民實
賴之詎容不知報本之為急務乎乃即旧址而經営
之砌築壝創造齋室周以垣墻植以松栢幣有瘞所
門有扃鐍其神位列于齋室其祭器寄邑庠至期取
用焉典祀于是乎飭矣惟茲調邑営繕孔艱屢政换
視今章夆成緒自今其以時整葺毋或因循与宗祐

相為無窮故書以示來者淳祐壬子中和節嘉禾項
公澤記

社稷垓在縣治西南三里至正七年曹復初
建洪武二年知縣呼文略重修

常熟縣社稷垓記　陶任古

有民人焉有社稷焉民為貴社稷次之臨民所重莫
先于社稷也常熟為邑亦古子男之國所寄以奉社
稷之祀皆頼垣敗屋垓壝瘞圯任古至官之初會春
祀莫違展俎豆之事以荐此誠念無以報神休荅陰
貺越歲鳩工而治之不謀于公帑不假之民力取其

卷十二　十六

有罪耆而不砸于法者命晴之壮者献其力富者助
其貲始于今年之孟秋报成于冬初壇壝垣屋為之
一新雖無華麗亦使邑人知社垓之重祭邑官之所
存焉紹興甲戌冬十月記

重修社稷垓記　黄應甫

開禧三年春霅川葉侯凱奉辟命来宰常熟始至有
事于社稷睠壇壝瘞圯屋宇荒弗慨然思維之方繕
學舍不果又明年始克成事旧址築土為垓旁上皆
甃雪霸風雨之餘易以動揺寸竹之椽若將壓焉于
是更甃以石易竹以木垣外中外低者高之塌者飾

之靡跡弗補靡隙弗周紀始于嘉定二年秋八月告
成于冬十月既落鳴鹿酉爲記鹿酉何人歟弗敢謝
不能君子謂是舉也有可書者三方其始基禱明農
祀不忘本也及其教修葺其鄉校不先神也迨于已
成費捐公贏不及民也春秋一書必書茲舉而三善
備焉得不書十月乙卯迪功郎平江府常熟縣尉
兆抱私茶鹽礬兼催綱黄應酉記

重修社稷壇記　王遂

端平更化之歲山陰王君爚來宰常熟始至召邑之
故老而問政焉曰久矣此邦之不獲乎上下也故老

對曰前宰孫應時後皆有以自取也君慨然作色曰
是吾邑化未更始也乃新學宮飾教令謂子游邑人
也別爲宇爲像祀之收言氏諸孫于農圃而教焉招
四方之名士邑之秀子弟而學焉士風以變民聽以
聳而以爲猶未也昔泰伯之有國于此也礼遜之俗
推重天下今渡江百年役田無法制賦無藝民無
常産則無常心宜也乃通邑而經界之以昌吾邑而猶
以爲未也有田必有役而役莫使于義合公私高下
爲之十餘年不止仁聲義氣充塞一同大綱小紀具
在方冊比及三年教化興而賦役簡士歌于學民舞

于途今日之事有大于是者乎設壇以祀社稷而風
雷雨附焉皆本于朱文公鄂州社稷記併來以圖請
于郡太守曰予至之三日檢視壇壝之不如法者命
有司循飾畢具又去淫巫之幻以惑衆者期年之間
人用安業歲以大熟余非不樂此而不爲也祀典之
不恭而佛老是徇民義之不務而巫覡是度余甚不
使于此乃掃地而更新之以暮春庀具季夏乃畢將
以八月中年集吏行事俾民與覡焉子其誌之遂辭
以不文爲辭然心許之會聖上不以爲不肖易郡銜
東還家未幾則今已被命升轄而進諸朝徵予文

益力于惟文公所記一本攷和新儀而類禮有書始
自通典終于嘉定新札往往詳于裸獻陟降而略于
壇壝面向有所謂社東稷西風雨少却皆北向者有
所謂同壇而共牲者于國疑未合而未有以証也抑
嘗之礼曰郊社所以祀上帝也又曰社者所以神地
之道也意者古先聖王郊所以祀天人君用之社所
以祭地諸侯用之惟天子爲能祀郊故得望祭百神
若諸侯則止于社稷故句龍棄以功配風雷雨師以
其陰陽晦明及百物皆因類而致之上不敢擬于太
社王社之制下不以群姓立社盡其尊崇有數牲幣

有式至于卑服之微周其尊卑大小咸有科級根本反始礼之至也而別嫌明微于礼之中又有礼焉誠能精精致敬于肸蠁之間則于天乎不僭何憂乎釋老盡心竭力于撥潰之務則于神乎無諂何憂乎巫覡自是以往風俗成而氣習厚有以化道斯民者鄞矣予曰明乎郊社之礼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今之為此庶乎其善治國矣故特書之以是更化善治之本恤民祀神之務而于祀典礼經因有攷云

煥章待制知平江府王遂記

社稷壇在北門外旧在縣西一里洪武三年移置

嘉定縣社稷壇記　趙浩

昔在顓帝祀共工氏子柱為社稷虞夏周之而不易湯以時旱乃遷柱以棄代之三代以降祀典猶益不同皇元奄有天下詔京師郡縣建立社稷在郡春秋二祀以大臣行事臨期取旨郡縣則有常典致祭延祐丙辰朔列大夫太原任侯立來守是州先是州以縣升地瀕江海事多闕略旧有社稷在州治西南傍接民居尤為簡陋會壇災雖壇樹不焦若有鬼神相之者于是更治之蕃蕪壞除煨燼衆庶子來踴躍就工甫三月而壇壝成社居東稷居西縣壇四面為門而依方色塗之西為雷雨壇各一環以周垣截然砥平植以嘉木範為尊罍斲木為俎豆作始于延祐五年月落成于秋八月適丁上戊侯偕寮屬斋莊朝服升壇成礼神人協和霽雨澄霽風雲煕然來享來格觀者若堵父老乃相謂曰賢太守敬以事神愛以養民勤労茲邑詎無記之予衆乃屬浩為之記國子高等生從仕郎平江路嘉定州判官趙浩記

重修社稷壇記　薛元德

有元混一區宇修礼教報本風俗淳厚治定功成自歷代以來混一之盛未有盛于今日者也世祖皇帝即位之初詔天下郡縣祀三皇与先師孔子及社稷為民祈國家盛典亦欲使民歸礼教知報本關萬世太平之基猗歟休哉嘉定州隸吳郡三皇孔子皆廟學社稷旧有壇在州治南前太守王侯遷于西南延祐丙辰歲太守任侯立以簡陋不称增廣而一新之迨今三十餘載歷歲既久風雨震淩壇壝臺門垣墻傾崩摧頹毀榛莽荒穢至正八年夏燕山孫侯伯元來牧是州一日登壇顧瞻瞿然興嘆曰吾聞聖賢言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今如是何以仰副國朝崇祀功民之盛意也遂捐己俸倡率州民衆皆悅從奔走

聽役若歸于市乃除榛莽闢道路修社稷壇洎風雷
壇新四方門重築垣墻周圍二百五十餘丈下甃以
磚石上覆以陶瓦視昔治工十倍加壇之北舊有屋
三間供具祭饌之所揆將傾壓葺而新之又于東西
增廣屋二間俟日躬詣董其役冒暑者六不倦役興
于至正九年七月落成于八月不二月而功告成適
值秋祀侯跡率僚佐行事是日也積雨初霽午夜清明
長空無塵星月呈潔乃肅朝服正笏設庭燎陳禮幣
具犧牲奏以雅樂所以醴齊神其來格觀者環堵三
獻禮成咸與贊頌父老相携子弟以謝侯曰不擬今

日復覩國朝之盛典使民知有社稷重報本知是也
侯曰未也吾將興學校以禮教民父老咸喜再拜而
退以元德一州範模力請記其事碑之不可勉為記
曰嗟夫孔子作春秋為萬世功懲抑君為國大小之
事皆書之今之牧守州郡者出一言行一事四民所
視為則者也他日載于郡乘于國史可不謹乎今侯
能修社稷使民知勸以報本又欲興學校而教以禮為
政之勸必見于三年有成是時當代名筆又當為之
大書不一書也至正九年八月薛元德記
社稷壇在北門外宋嘉定中建元大德八年知州

任立重建舊在縣西洪武初移置

重修至德廟記　潘凱

淳祐壬子春凱奉聖天子命來司臬于吳詰暴審刑
自來社而祝之有永無斁不勝甚怪等照得泰伯康
遐著節萬世自宋武帝毀淫祠以勳德著者存至唐
狄仁傑毀千七百祀惟留泰伯等四祠本朝范仲淹
奉使江淮率先承奉廟食有光臣自去歲七月領此
所請無不如志此在制應祠祀聰明正直之尤者謂
宜謂　安吳使民知所趨向顧祠宇荒落民祭不
時非所以章天休而修神惠臣郡以來痛樽淳費百

廢粗修至德之祠　嘗加葺間獨惟念吳之風俗非
崇飾老佛之宮則尊事巫教而孝弟不作禮遜不興
則以至德之祀不廢泰伯之德不昭明于人心尋今
者章康等所陳識忍以新規模而昭褒　王爵以上
自唐以來或以封
國敕急施既又懼民之不見德也領事三閱月載以
札敕泰伯祠顧瞻徘徊屋老苔荒喟然嘆曰至德者

百世祀吏奉帝虔何以存古已而趙兩廡下土妖木
魅詭形罔象遂以淫厲汙以倭惡編民首禍福躨拜
乞靈滋磨劍好勇之習仍斷髮文身之訛端委雍容
之氣象　俗不美刑不清良有以夫退惕然不
寧亟戒其屬曰崇明祀禮也黜非鬼義也某日度材
某日鳩工某日撤祠之非類者乃攻乃葺乃像仲雍

季札循泰伯紀越月告成率寮吏三獻焉烏乎世遠
俗衰焉奔猫虎之灵往〻厭事之鬼蹟奸回尸而祀
者有相摩也豈復知礼樂鬼神之奧哉泰伯之血此
祠尚矣特以盛德至善民勿能忘堂皇之修不修庵
穢之劳乎至德乎何損乃若辨礼息刑宣尚德化正
人心而興民風者吏独不任責乎昔唐狄公持節江
南毀祠宇千七百所而夏禹泰伯吳季札伍員四祠
就視狄公無能為役而是廟適在典領柳邨扶正不
淫辞廟旧在閶門外錢氏徙今址故有税田一十八
畝今蓋五十九畝有奇粟入五十有五石饒潛屠以

守偕其贏以為修祠備俾勿壞并叙其条自古公至
友為世三十三刻之石捻未者攷焉其年日南至承
议郎直宝章閣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公事潘凱記

至德廟舊碑

平江府臣等照得近據本府進士章康葉輔之周應
午胡淳將恢李潛等三百餘之狀伏見吳之建国自
泰伯始至德称于魯論因心著于毛詩此意相傳由
仲雍至于季札所宜血食百世以主神人廟故在閶
門外寔漢永興二年郡守糜豹所建吳越錢氏徙之
城中本朝守臣若梅詢孫覺輩凡有所祈靡不響答

元祐間賜廟額曰至德後郡守請封王爵詔進至德
侯渡江以後守臣沈度更新祠宇曾公覿為之記遠
吳淵到郡雨暘必禱隨禱輒應楊簡復大書孔子無
得而称一章以詔來世今者幸遇知府侍制侍郎力
掃妖巫礼崇命祀去秋大雨而歲不為害去冬大雪
而民不告災今春尚以歲致禱而自夏及秋雨暘時
若昨者　心憂旱朝旨祈年郡守奉行滂沱大應人
皆知燥濕之滲宜高下之並稔而不知皆神賜之無
窮也竊見在法應有德行而因水旱禱祈感應之処
長吏以聞制加封爵今泰伯封曰至德侯宜申請朝

廷更加褒贈使此邦之人知全吳之地福德流被端
有

重修泰伯廟記　　周忱

宣德五年秋七月礼部郎中豫章况鍾伯律奉璽書
擢守于蘇州視事之日吏以囹圄進見民之繫于獄

者凡千餘人尚爭務勝交相訐訟有經十餘歲而未
決者伯律姑置弗問曰明日率郡之父老祗謁于吳
泰伯廟見其堂宇傾仆垣墉頹圮吏民奉祀弗虔乃
喟然歎曰民不見德宜乎刑之不清也是非郡守之
先務乎即日命工度材撤其旧而新之曰堂曰室曰
門曰廡爲屋凡四十楹繚以周垣堅以甓甃不十日
而告成復率父老潔牲牢醪祇祀于廟居人過客瞻
望咨嗟于是獄之繫囚交相規悔曰泰伯以天下讓
民無得稱焉吾輩所爭僅錐刀之末耳何重貽郡侯
之羞乎皆相与俯伏庭下自服其辜不數日而獄以

空虛告予時奉　命巡撫于江南列郡至蘇州祗謁
祠下父老以其事告且曰昔者梁狄公以冬官侍郎
爲江南巡撫使毀吳楚淫祀千七百所而此廟則在
所留而不毀者去今千有餘年得吾郡侯葺而新之
巡撫使之來又適當其時吳民觀感興起自今其無
復爭競之風乎予乃登進其父老而告之曰方泰伯
之奔吳也斷髮文身示不可立然荊蠻異之從而歸
之千餘家遂端委以臨其民是故辭富貴而富貴隨
之及其後世夫差狃于必勝窮兵黷武破越困齊欲
伯中土卒之亡國身戮妻子爲虜是欲求富強而失

其富強、矣然則吳地數千年之富庶由泰伯之三讓有以致之也其鬭訟之成風者亦由夫差之好勝有以啟之也今民欲爲泰伯之讓乎欲効夫差之爭乎一則廟食萬世一則貽譏千載其得與失必有能辨之者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此予與太守期望于吾民之意父老曰善請以是爲記遂書于麗牲之石使四方之來謁者咸有所觀感而興起焉豈獨蘇州之民而已哉是歲十一月望日嘉議大夫行在工部右侍郎廬陵周忱記

重新至德廟記

陳音太常

自泰伯逃于吳民戴其德以有國傳二十餘世而越始入吳、人懷泰伯之德不忍其竟與祀也東漢吳郡太守麋豹肇建至德廟于閶門外以慰民懷歷六朝至隋而唐狄梁公巡撫江南毀諸淫祠而此廟特存五代時錢武肅王徙廟于城中我宋諸名公吏于吳者凡有禱輙應焉國朝宣德間郡守况鍾伯律因舊廟新之凡爲屋四十楹閱歲久復敝頹察御史張淮邦鎮奉朝命按吳代守而下廟貌敝且隘也命有司撤而新之堂廡門以之制雖仍于舊而高敞宏廓則視昔大有加矣嗚呼天生民有欲易爭

爭在利與民爭利莫大于有天下泰伯以天下讓不欲自有其名此其所以爲至德而孔子稱之後世雖微利輙爭、輙自以爲是而加不美之名于人小者鬭訟以犯于有司大者興兵戈以糜爛其民是其太伯之罪人哉泰伯之後壽夢欲傳位季札亦猶太王欲立季歷之意也諸樊餘祭夷末不能如泰伯仲雍之讓吳于是乎不競闔閭夫差復好大喜爭競名尚東之辱以底于亡嗚呼始以讓而興終以爭而亡民之鑒于是者尚宜慎所趨哉夫民之趨舍繫乎上上好廉則墨者息上好直則佞者阻上好讓則爭者愧

邦鎮厥吳民多爭訟特新至德廟以重愧之可謂善幹旋民風而使之興讓哉邦鎮河南襄城人登己丑進士歷知山陽縣以卓異事務皆以德民今憲節至吳復有挽澆化俗之舉可謂讓德君子矣廟功告成郡同知毛愷推官樊廷選請予記其事于石用書此以嘉邦鎮之績後之吏民其皆務尚德息訟爭以仰視斯廟而無愧哉

之荆操謁泰伯廟

高啟

粤我有土岐山之下孰是營之維我考祖今我于邁自岐徂荆豈不懷歸念我弟兄民勿我思我斯安只

国已有后先君季子

至德庙　　周南老

句吴始封君実周之長宗三以天下讓去国何從容
君臣義両全讓國德愈崇荆蛮东海隅黎庶咸来從
遂令千載下至德歌遺風周祚也云竭庙食终無穷

同前　　王甯

翦商從父最难為有弟承家此意安逃在荆蛮讓天
下荒祠今是一僧看（詩至于太王実始翦商　左傳太伯不從是以不嗣）

仲雍

當時与兄讓国同庙祀從兄礼並隆此讓豈私起大
志武王来兄果豐年（左傳周以兄南面年豐）

季札

寧從四野去躬耕一節心終不改吏罢列墓前来復
命使回旧邑向両行（右二祠吴在泰伯庙）
本朝頒降春秋二祀視文跋封吴太伯之神
三讓至德民無可称周基三百由斯而成

夫差庙　　范成大

縱欲棲山禍已胎姑苏上国更荒哉不知养虎自遺
患只道求魚無復災多見梧桐生後圃眼看麋鹿上
高臺千龄只有忠臣恨化作江涛雪浪堆

弔伍君賦　　楊維禎

吾讀伍員事未嘗不悲員處父兄之不幸而訖至倒
行而逆施蓋大不獲已者而世多之以為名不可
也當員急于反讐遂不顧急售吴光而進専諸殺
人之父以報己之父彼猶吁之子則將何所報哉
此員失也而況父兄之仇君無極也無能有矣于
背而鞭墓以仇君蓋失也然員能用吴以復父兄
之仇而又為夫差復父之讐之死不悱以畢志于
其所事則忠為有餘矣惜其君不終用遂料後日
治吳之禍徒以表其言之明故予作哀員辞雖遇
其孝而多其忠云

汚獨悲夫讒人之喪邦兮甚子之熊居舒朝吴已
去兮継出蔡朱之何嗣子師之不幸兮与讒而為伍
君一過已多兮（伴奢）遂及嫉父（建殺）嗟奢二子兮一死一
生死不可以異之就兮生不可以異之行既負東走
兮乃至吴郡君親新有君兮（光）楚日以蹙斟不三年
其兄报兮継入郢于州来胡罪人之斯尖兮而不焓
（子切）乘大属陷暂包胥以心復兮鞭王尸以為乘犯讐
天之貴離（切羽　見）兮曾不異夫闔懷（懷曰平王殺吾父吾殺其子不亦可）
（中半曰君討臣臣讎誰敢仇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将誰仇必犯是余殺汝）當鱄諸之進士

兮始巳夫其衆也知反仇之息孝行之倒而施之逆
也吾猶尚論其孤忠兮保先君之嗣也棲越子于會
稽兮洒灵姑之恥也（越灵姑浮戈擊闔閭于郎夫差使人立于庭苟出入必謂也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不敢忘）何甘鑽之蔡吾兮忠服以之
征毒也黄池業乎成伯兮忽姑蔑之在目也刭七士
以何益兮知負（作偩）人一亡而国隨逆甬東之乞死兮始
地下之慚知己矣乎国以人而艰兮亦以人而亡
始饑豐之禍国兮縲紐之乱一邦荃不祭夫忠貞兮
翔外建而内荒訪胥山之遺庙兮尸烈〻以称王悲
涛怒其殷足兮悠灵馬于横江

卷十二 三一

忠孝威惠顯聖王廟碑

鄭元祐

孝莫大于事父讐忠莫大于以死諌能養志者孝矣
而忠未之聞諫〻尸諌者忠矣而孝莫之顯故兼全忠
孝者自以為難至于王而忠孝全卻光映千古論者
謂王脱身不死所以為父至其捐身以死所以為君
若夫求忠臣于孝子之門則王是也計迄于今幾二
千年不待炬耀史牒与夫庙食不毀至于樵童牧豎
亦莫不知王之為烈也夫自泰伯以来隠約荆蛮谓
其城邑不過三里而擬民耕稼其間則文身斷髮自
同俚俗竃竃与処不異蛮民及王身事闔閭君臣

合志乃櫕其小而大是圖屏其陋而明是向圖為之
築城郭建宮室実府庫爲兵戎使吳自拔于蛮夷而
盟會于上国者大抵皆王之功也于後吳雖尽入于
越而吳人思王不忘于是建庙于盤門裏城之西隅
宋建中靖国時蔡京為之記〻謂闔廬与州縣皈祀
皆謂双庙一為永昌武大王一為福順顯德王若邦
人与學士大夫自昔相傳則皆以為子胥庙所為福
順則常州陳烈帝異代異邦而吳所以祀烈帝者當
吳越錢氏有国時崇报之請也若王忠孝傑然自宜
専祀故唐贈右相状文恵公其持節巡抚江南也毀

卷十二 三二

吳楚淫祠千七百所独夏禹吳泰伯延陵季子并王
四庙而已大王德化自後漢太守糜豹按行境内其
功曾唐景曰廣家無不孝之子在朝無不忠之臣踏
乎其言莫之尚也皇元大德三年王雲顯灵以止浙
江怒潮于是国朝推贈王爵至正十二年廉訪僉事
達東李公吉史絳州屈臣巡抚吳下方為吳民繕完
城郭已而御史臺檄李以築城事議之庸田僉事後
俵馬公二公合為吳建啟土首築吳城者王之功莫
大馬今重築于二千載之後大工大役必依神庥庥
叢有雨颶風不為民害城完之日當為王重建庙貌

以會神之麻今城累完廟不可以不作也乃作王新
廟于胥門之上按郡志以為王當宅于其傍故城門
所由名夫以王之英靈且將与三光五岳氣併為久
遠則其神必助順福国何有遠近而況于王之故宅
与王之故国也新廟成乃為迎享送神之詩以落李
公名帖木兒不花字仲善馬公名世德字元臣監郡
則六十字子鈞郡太守則高公名雍字德基云詩曰
胥門崇崇新廟峩峩作神顧嬉邦昔栽是禱雲旆緋細
下寥廓兮神官肇啟殽醑既美神其顧歆醉飽以書
民安盜弭降福祉兮神之歸兮籥雷雲山矗矗兮水

莅莅金之孔蓋光精旃素車白馬逆天閶年登穀熟
兮神賜肴侈樂神無方兮自今以始遂昌郭元祜撰

伍相廟碑　　王鏊

吳之先介在蠻夷不与中國通者十九世自巫臣來
歸而後知射御李札出聘而後得觀周樂及子胥來
奔以闔閭伯拔舒伐越破楚入郢之舉楚國幾墟黃
池之會遂冠帶以主夏盟吳之進也非公則誰使之
世皆咎夫差不能用公于獨嘆闔閭知公而不能用
也柏舉之戰春秋許其与中国之勢而責隨必以用
宜馬請其所伏可知矣使禁兵輯民挈全楚歸之司
則是役也泰必不敢救楚可滅吳可强于天下惜乎
籍館返袁春秋復夷之此則闔閭辟臣之罪非公意
也夫豈獨非其意將必力諍而莫之聽也然吳自此
遂通上國至于今禮樂財賦甲天下非公則誰啟之
是故自春秋言之則以夷辟夏自今日論之則以夏
變夷其有功于吳大矣論者又謂公于楚仇不當報
于吳諫不必死不知公蓋間世之豪英邁之氣自信
不惑志在親則親重親重故可以不死不死以有待
也志在君則君重君重故可以無死而死死之以即
安也此豈世之殺殺者所及知哉公之廟食于吳也

久戍化庚子盤門廟災高唐劉君士元以御史按吳
命新之于以公忠孝大節昭暐古今而功在吳尤大
也故碑于廟銘曰烈烈矣豪楚材吳用茹怨銜辛遵
晦時動一舉入郢栽伐斯復既語為奸吳亦旋夷越
兵之來有材甚指公雖云亡有不亡者君不功之吉
車白馬出濮湖頭舟潛于天廟食于吳祢于萬年

吊伍胥辭　　高啟

覽勾吳之故墟兮灌莽鬱其荒蕪館娃廢而為沼兮
弔伍胥之遺宮異千祀而弗毀兮賢者人之死忠昔
宵遁而困渡江兮奮孤跡于覊旅既入郢而雪恥兮

又憑越而懷悔使彼吳之強大兮亦夫子何執為何
夫差之自喜兮遽忽戒而荒妖陳昌言之悃款兮實
不忍視國之阽危衆以予為叵信兮肆讒誹之設欺
夫豈不能全自遠遁以自庇兮顧先王之旧德卒佇
願而何言兮恨終不能悟君之擧哀載鴟夷以浮遊
視悍悍兮在中流江神為予兮哀情鼓洪濤于高秋
嗟君子之出輔兮孰不願為伊皐使言從而志行兮
致雍熙之陶陶何齟齬而多悲兮惟重華之不可以
屢遭郢使爭而亂臨兮龍逢誅而見屠蓋自古而有
之兮匪夫子獨罹乎此辜身雖殘而義安兮又奚足

悼馬素旋循戰而萬客兮寧或免乎此窮想乎忧念
夫故都兮或乘雲而來歸顧荊棘之多露兮慮淹淨
而欷歔余亦何為而感慨兮恨直道之堕也聊陳詞
表想兮亦郢人之志也

子胥廟　周南老

箕箕楚亡臣用吳復父仇倒行而逆施道極將誰尤
為吳保先嗣誓雪吳姑蔑嗟君聽讒謟合比嚭輩誅
員也請遠先懸目東門樓孤忠耿有光冤與天地俱

同前　王賓

苦苦鞭平為父讎常常慈越與君謀江山如畫吳城
郢人到東門又淚流

同前四首　沈周

忠臣有廟千秋祀伯業無蹤一餉烟入暮吳風拂颭
颭使階細草自芊芊存亡好在鴟夷内慚愧當於瞑
目前倚壁題詩重惆悵寒鴉飛散夕陽天

同前　沈周

城頭伍相祠堂好眼見吾生紫烟吳治已成花寂
寂楚灵何在草芊芊一時遺事千年後此日清談斗
酒前落寬布祀冠蓋来悲歌亦傳佇秋天

本朝春秋二祀子胥祝文

孝以雪仇忠以報國白馬素車威靈赫奕

吳郡陽山靈濟廟碑　胡儼

中吳古澤國也當春之季陰晴多不常鄉民以是卜
白龍之歸問其所為白龍明生有定日而母有姓氏
塑土刻木繪綵圖楷皆有其像者往往而是歲二月
十八日城之内外遠近崇信士女畢集于城西三十
里陽山之澄照寺設伊蒲供唄大梵音鼓樂祭賽村
墟成市蓋寺之前有二廟焉祀龍母祭東祀龍于西
獅香炷颿醮酒進義者更出迭入及暮而罷恒以為
常謂之龍生日耆老相傳曰東晋隆安中有繆氏家

于是山三峯之下其女始笄因出歸途日暮天欲作
雨忽遇白衣老人詢姓名居所願假舘避雨迨旦而
前語竟忘矣老人所在今謂之龍塘即此地也已而
有娠父母惡而逐之乞食于隣踰年今日產一肉塊
見者駭愕棄之水中忽焉塊破化為白龍蜿蜒母前
若有所告者母驚仆地須臾雷電晦冥風雨交作人
面莫相覩良久開霽則見白龍夭矯于山林俄頃還
復產所睎母已死乃飛騰而去鄉民舁葬其母于此
地今謂之龍塚是也自是馮巫以求立祠且言所產
白龍已廟食長沙于是鄉民建龍母廟于山巔每歲

卷十三　三七

是日龍必歸省母前期旬日天氣肅然生寒四山烟
雨作晴復合正誕之辰龍必見形或長身尋丈隱顯
于衆山之上或小如蜥蜴依伏于母之廟饌暴風雷
雨澍濤飜木則其驗也昔庐山僧祖照嘗述其本源
于壁間矣廟宇則自周初繇山巔一遷于山南之麓
卷熙寧丙辰再遷于今所而定建炎中主寺僧覺明
禪師又葺今寺祠宇而新之乃廟號靈濟則紹興己
卯四月帥漕以祈雨有應聞于朝而賜也夫人曰顯
應則乾道戊子二月郡太守姚公憲奏之以封也佛
殿之西有仙泉者始于後唐天成二年中有鱗物時

見紹興壬戌夏大旱郡丞楊公撫帥兩縣令禱于此
甫蕆香鱗物遽出大雨俄注闔境沾足此皆龍之顯
應也錫山唐大受歲作倡為是日聞寺建狀供郡人
沈鐵主調淪湯茗以以待四方來客紹興癸未三月
龍歸有期大受請伐石以紀其事敢誦斯言于新安
胡偉俾叙其顛末偉曰此固所願也偉聞之歲在庚
辰三月三日客有艤舟南徐者忽白衣老人來附舟
云吾至自長沙欲省吾親之蘇之陽山願以金十緡
為從直而先酬其半舟師從之辰已聞解纜侵夜僅
行數十里老人怒其擾自為操舟舟師困困眄遲明

卷十三　三八

賊之使與舟已近山矣山距南徐三百六十里一夕
而至老人翩然登岸徐步入廟舟師隨之寂無形影
顧龍母帳前微舟半直在焉既而雷雨大作舟師問
寺僧始知為龍歸乃撤餘直飯僧而去偉嘗書之曼
云錄中長沙廟食誕辰省母至此益驗矣然攷之圖
史往牒惜未有傳竊惟古先聖王之祭祀之典曰山
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為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
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而況龍之為神噓氣
成雲上下于天百穀生成繫乎水旱而龍實陰主其
机養龍御龍古有命氏尤莫近乎人也緣流而遡此

重神遇而產陰华涇陽振繫木之長中允助落鶩之
文函方献于真人睡法傳于虎士一理感通無有異
殊吳人敬事龍之母子非一朝夕凡郡之水旱無祷
不應祠宇勅書罔已靈當時而昭後世前日是否明
晦之跡湮恤其他勒諸堅珉心有丘隴泉澗秘怯百
灵通肸蠁于幽明之間亦将默為呵護与此山長久
矣乃為迎享送神詩遺諸鄉民俾歌以祀焉命貊湖
居婿壽以正体題以古文而併刻之其辭曰春花落
兮春服成雨霏霏兮烟冥冥秧葳緑兮蛙部鳴風蕭
瑟兮林有秋声禱為拄兮素為蓀山之蹁躚之杪雷

車轟兮電光掃龍将歸兮非莫即早簫管沸兮鼙鼓
喧有羞芃芬兮酒醴潔蠲肸蠁通兮精爽傳歆薦享
兮屬祇摩肩歲有常兮應斯至人与神兮情何異嬰
兒慕兮絲衣戲母子樂兮融融淺淺吳沃壤兮千里
平勤稼穡兮勞農畦曰雨曰暘兮神有灵睭垂陰相
兮應其職晌鬼萬里兮始少憩酌献尽礼兮期終遐
惠年登穀熟兮益虔祀事自今以始兮千斯秋而萬
斯歲胡備撰

重修白龍祠記　胡應青

吳城西三十里陽山之麓為澄照寺寺古有白龍祠

宋慶封忠烈昭應廣惠灵豐公神母顯正孚順聖善
妃郡人奉事唯謹祠重建于宋紹定壬辰歲久圯毀
務索以歆壓寺僧守淳亮措衣資復募衆輸者僅營
兩廡重繪左右壁殿役最鉅力未易就會參政張公
竭祠下慨然曰吾歲奉朝命凡餉軍往東南者航海
以達于今京風恬浪平舟楫如砥迄濟登茲匪神疇
相是山龍所載育而廟貌弗修非闕歟乃捐金出衆
掄匠簡材殿廡階砌像設導衛咸撤而新之丹碧粲
壁充梵宇覩昔為侈更以田四十餘畝給祠事所
以效力于神者至矣噫萬生熙熙孰迪而康康陽

元靡遼泉汩數為氣知繫是神灵惟參政公誠与神
孚克啟斯舉而淳亮師又能善任于人皆可書也予
先墓去寺而近知祠宇興復為詳師以記屬義弗獲
辭初神遊陽山發祥而著迹陳山關灵湖相其前後
二記不書公名璡今為資善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
省參知政事祠之修始元貞丁未越明年丙申告成
距始建甲子踰一周云

重修陽山白龍祠記　金知狀

龍之為灵著矣下上日星浮游海岳威風雲需惠澤
變幻恍惚不可為像則夫世之所稱神灵譎詭于龍

者哉宜其肇迹之地人益崇信廟食之久神愈彰應
而祀典之盛累千百年為不替焉距姑蘇郡城西二
舍許曰陽山有白龍祠其神誕育之異相傳肇自晉
隆安中而其靈蹤感應莫盛于唐尤莫盛于宋元之
間錫號崇祀後先相望遠哉　聖朝飭嚴祀事命有
司春秋致祭著在令典乃宣德五年礼部郎中況鍾伯
律奉　命來守是邦歲夏秋之交闔郡大旱禾則盡
槁伯律乃擬誠禱神已而大雨沾溉歲以獲稔仲秋
之月遣當祀神先期望夕伯律齋宿公館夢神告以
祠宇將傾可即修葺翌日以其故語諸僚佐咸嗟異

之將祀之旦天氣澄明靈飆颯爽雲彩發祥蜿蜒蜿
耀至誠感孚神實降歆即竣事伯律周覽祠下喟然
興嘆以為神之澤被及一方而祠宇傾圮若是豈所
以安神靈宜乎神之預協享歆吾儕忝蒞斯郡詎可
不思改創以答神休郡遂倡郡邑僚屬捐俸市材鳩
工而重修之而民之好事樂助者益衆未幾棟宇共
奐廟貌一新既相與落其成復謀勒自石以貽永久
伯律乃致書請予文記之惟禦災捍患神之功而事
神治人守之職也白龍之神其肇迹之故余不能悉
而自廟食以來歷世滋久能需澤敷惠以蔭蘇人可

謂有禦災捍患之功者伯律出牧于茲郡天子寵賜
璽書委以重寄而能欽承　德意興利除弊和洽其
政人以大治復以餘力修葺神祠徼茲福祉惠以其
民可謂盡事神治人之職矣二者皆不可不書也予
故表著之以為蘇人告且俾後之繼守于是者請斯
文尚求如伯律之舉于其政哉宣德六年資善大夫
太子少保礼部尚書金幼孜撰

陽山白龍神廟重修記　吳寬

陽山在吳郡西北二十里而近視他山特高且大蓋
吳之鎮也相傳昔有白龍產其下其說載于郡志甚

異其神秩于祀典廟而祀之亦甚久矣夫山之高大
者能出雲雨必有神司之而龍之為物用雲雨以為
靈者也使依其地則足以致其用昭其靈而山得
龍以依其澤亦溥其勢亦尊而他山固不足以擬
之矣陝右孟公以監察御史擢守蘇州明年為弘治
庚戌入夏不雨公以農事為憂曰　國家餉粮多仰
給是郡使禾槁不收非惟民無以為食其何以免徵
斂之苦乎乃七月朔齋沐已率僚屬行禱廟中未至
而雨遠近沾足民皆懽然頌公公曰此神之賜也其
何以為報敢顧其廟貌傾圮弗修者六十年于此若

旧有瓤殿特存其址而已乃具材用徵工役捧人董治未及數月而功告成達長洲丞魯駪以公事上京師俾持書來請文為記夫洪範庶徵曰肅時雨若與所謂禱者春秋始書大雩公羊傳曰大雩者旱祭也至漢世令郡国上雨澤旱則公卿官長以次行雩礼則有所謂禱矣世之長民者視書之說其身之修本也春秋之說其事之舉末也不修其身而徒舉其事難禱于神ゝ將不降其居不歆其祀尚何有雨之應哉故于庙之成因書公之所以感乎神者必有其道則後之禱于此者其亦知所謹哉

迎送神曲

高啟

蓀芳兮蕙疇斷冰為梁兮葺荷以為宇神不來兮孰与処空山湫兮暮多雨眇吾望兮瀟湘雲冥ゝ兮水茫ゝ有美人兮在堂盍歸來兮故鄉
導赤鯉兮從玄鼉冷風迴兮水鶩波儼靈旂兮來下巫撫節兮安歌安歌兮未極倏迴轅兮山之側南有澗北有湫神不留兮吾心憂願歲來兮惠我秋

白龍庙

周南老

陽山第三峯雲深神所栖下有白龍冢上有灵母祠
昔傳民家女育龍此山陲龍化母驚絕雷電交相馳
于今禱必應雨暘無愆期緊灵神变化孰知有母恩

同前

王省

白龍為子去瀟湘母在陽山有庙堂歲ゝ來瓊堂下樹似思劬育意彷徨

本朝春秋二祀文

托育著灵變化不測興雲致雨普濟萬化

靈濟庙祀白龍神在長洲縣陽山澄照寺初庙在山巔太平興国中移建于山南曹巷熙寧九年又遷于此建安閣主僧明覺重修紹興二十九年賜今額乾道四年奏封龍母為顯應夫人今載祀典

建置范文正公祠堂

浙西提舉司申照會說友蒙恩守吳愧無補报竊見先賢范文正公本郡人也道德文章功名事業載在国史寔為我朝第一流人物身沒之後近二百年凡公遊化之地無不尸而祀之獨本府未有專祠附庸學官而已其于崇祀勵賢見謂缺典郡雖窘乏而事関風化曷敢弗力乃范氏義庄之東義宅隙土鳩工度材為屋六十楹以奉公祠仍撥沒官田土拘收租米充春秋二祀之費其祠參逮學道書院春秋二祀率其屬観謁及遇月朔則山長率諸生往拜

擇公之後賢者一人爲掌祠若郡計稍行別圖
教其子弟肄以附于書院已撥九月十一日立木
候成舍菜奉安外所合具申朝省照會仍乞劄下本
府照應伏候指揮
省劄
照得知平江府潛提舉申先賢文正范公本郡人也
獨未有專祀今卜范氏義莊義宅之東隙土爲屋六
十楹以奉公祠仍撥沒官田畝拘收租米充春秋二
祀之費已選吉日立木候成奉安申乞劄下本府照應
合議行下

卷十三　四五

右劄付平江府照應仍具所撥田畝數目申尚書省
准此　咸淳十年九月　日
吳郡建祠奉安郡守潛公講義
咸淳十年平江府太守潛說友以公鄉郡建專祠爲
邦人式得地于公義莊義宅之傍祠宇數十楹以奉
公祠奏請于朝撥田以供春秋二丁祭祀朝廷從其
請奉安日潛公講魯穆叔答范宣子不朽之說太上
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此之謂不朽
春秋魯穆叔答范宣子不朽之說也亦嘗因不朽之
義而題古人之所自立者乎易曰立天之道曰陰曰
陽立地之道曰柔曰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人之所
以與天地並而爲三者以其能主于仁義故也天之
立不根乎陰陽則職衰若爲而不息地之立不因乎
剛柔則職載若爲而無疆人之立不本乎仁義則盛
德至善若爲而民不能忘何則德以仁義而立則德
爲純德功以仁義而立則功爲宗功言以仁義而立
則言爲格言固未有無所立而能不朽者亦未有外
仁義而能卓然有立者是故本諸身徵諸庶民建諸
天地而不悖者仁義而已矣富貴利達不與焉夫子
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豈教人以好名哉謂其不

卷十三　四六

知所以立而無善之可稱耳君子而能立萬世不可
鑿忘之德業則天下自有萬世不能忘之人心夫舜
以孝禹以功皋陶以謨皆有非以于立而自爾存者
其仁至義人亦可尚矣後乎夷之清惠之和管仲之
一匡天下史佚周任之有言亦皆隨其所立傳于來
世彼晉楚之富趙孟之貴非不自視哆然也往往于
榮華之飄風不踰瞬而
歷矣曾子曰彼以其
富吾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夫仁義理也萬形
有類惟理獨不朽宣子乃以世祿爲不朽不知物
之至易朽者莫世祿若也故穆叔之對以立德爲上

立功次之立言又次之且謚之曰臧文仲既沒矣其
言立由是現之則德也功也言也苟立其一亦可不
朽而況三者俱立有如文正范公者乎公生我朝盛
時寔鍾天地間氣光明俊偉二三百年後猶使人竦
然起敬況當時乎考亭朱子論本朝人物咸嘆其初
或議其小独于公而稱其傑出之才大才而謂之傑
出則必有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者矣蓋公之于
仁義如飢渴之于飲食須臾不置其見于修身齊家
事宗族待閭里居官行事處民利物浩如也此非富
人所謂道大德具者乎我是以知公之德之立皆仁

義之所先拓陳宮壺之戒拜朝廷之憂腹中甲兵而
賊破膽而天章一疏實將振起我宋一代之治若使
盡見施行則後來者無所用其紛更而國家蒙福莫
之与京矣此非韓公所謂大忠偉節者乎我是以知
公之言之立皆仁義之所成就公在天聖中遺宰相
書無慮萬言經濟規模大抵略見其後為牧守為將
帥為執政平生所為無　言之不可行也
　大冊小篇短章靡不　出于正此非蘇子所
謂有德有言者哉我是以知公之言之立皆仁義之
布濩流衍天地付公以不群之資而公能自立其与

天地相為不朽之事而富貴利達固不足為公輕重
也嗟夫孰不為德而立德難若存若亡德烏乎立孰
不為功而立功難倖成倖墮功烏乎立孰不為言而
立言雖可無可有言烏乎立惟立始能不朽惟不朽
始可言立若公則言非徒言而功皆酬其言功非徒
功而功皆本于德無他仁義以為之主也德立則功
与言俱立矣是又合穆叔之所謂三者而一之比之
謂不朽信乎其不朽也彼皇皇汲汲于富貴利達而
不知可大可小者之為何事卒于下同衆人泯滅以
盡者何可勝紀其視公之所立果何如哉凡公宦轍

所至皆祠而奉之吳父母国也乃無專祠以慰里人
不朽之思說友景仰高風久矣還茲分牧亦且踰期
始克肇新斯堂儼設公像以補此邦之缺典是役也
上而朝廷中而士大夫下而閭巷之髦倪莫不謂然
然則公之所以深服乎人心而莫間于今古者只就
　仁義上立脚做了天地間第一等人而已做好官
易做好人難誰謂華　裔而敢因穆叔不朽
之說試從諸君評之歟　其大者
　官序陵川[illegible]陪講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
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

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而況于親炙之者乎蓋謂公兼此夷清惠和聖人之德而可為百世之師也

吳都文粹續集卷十三終

吳都文粹續集卷第十三

長洲錢穀叔寶集

學道書院記

陳宜中

昔者夫子講道齊魯之郊從遊多北方之士由句吳之墟登聖門者獨吳公子游一人今常熟其故里也宋興崇文尚治吾夫子之祀徧天下雖以關洛大儒乾淳諸公得聖學於千載之後凡其過化之鄉悉示表章存矜式吳為今輔郡公實東南道學之宗也吳故有祠紫陽先生嘗記之矣而郡則未講非闕此司人風者缺歟今栝蒼趙公順孫守吳曰斯地於府治

續吳都文粹卷一二

文正坊之南首經始　黃侯鏞繼之鳩工庀材命元僚陳宗堯董其事三閱月而堂成請於朝扁以學道書院取愛人易使之義而屬予記之余按公以文學列四科嘉言善行可傳者不一獨以二語乃親得於聖人而見於用復以印可於聖人者夫學之為儒者事人所知也武城絃歌乃將合君子小人而使之既有聞於斯道夫子莞爾之笑又直與說開與點意同是其為義豈與後之言學者異哉思昔盛際聖教流行滿天地之間無非道舉天下之人無非學衢童子如咏舞雩中武林夫如見大賓漢廣游女

在汶上由後世言雖若未嘗學問而其所得所見訓詁章句豈能傳之哉洙風未遠列國遺民塗歌巷咏發乎情而止乎先生之韋夫子拾其斷句殘篇而存之若非疏越遺音寥寥後而其吟咏性情於辭意之外亦非尋行數墨者所能知也道在天下終古常新何昔能爲天下公而今襲爲君子隱耶此余所以慨然正學絶續之際想絃歌之聲而不可得聞猶幸登斯堂者能有感於命名之義人人以來喪斯文或困之而興起也嗟夫人知學則知道雖窓草池蓮亦足以起吾意何異親　師事之學非聖人之

所謂缺其句首窮年而卒無得於此曾不若日用易和耕鑿之中琢磨雖未加焉而璞固存也吳亦泰伯所居邦人至今質而無華伯之遺也記曰甘受和白受采吳人有其質矣使知以公之學而文之求進於道者其不彬彬矣乎予故樂書之庶居是邦者人人有士君子之行云咸淳七年四月朔日朝奉郎新除尚書戶部侍郎兼中書舍人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兼侍讀陳宜中記

重建學道書院記　胡纘宗

吳有學道書院尚矣孔門言子吳人也封吳公宋咸淳間郡守黄公鏞奏立書院以祀公而教育其子孫故址在郡城西南隅直錦帆涇之上元初奪於豪僧至元間山長祖宗震單改創之元末復奪於僧國朝又百五十餘年久不克復迹益湮晦矣嘉靖初纘宗受命來守郡從按故籍得其槩切嘆曰事有若緩而實急者其是謂乎雖然無所因而爲之吾懼其勞且侈也既而行視其佛老之宮有曰景德寺者去故址數百武而近南臨通衢形勢宏敞欣即是改爲之然不敢專也則以請於巡撫都御史盧陵陳右公巡按御史高安朱公提學御史光山盧公皆報　歲乙酉

四月爰始與工撤其像設剗去其丹雘追　之蹟制者而增葺之其南爲門稍北爲儀門又北爲堂中肖公像曰學孔堂堂之北爲師生講授之所曰文學堂堂之東西增作齋舍以居諸生之學道者凡若干間又北爲樓曰絃歌樓塑而垣之周四周凡若干丈須其成以聞於朝歲修祀事而擇弟子之俊秀者講讀其中爲功既訖纘宗從博士弟子釋菜以告成事燕而歌泮宮之詩以落之僉曰書院之廢垂三百年及今而復不可無記予惟周道衰先王之教頹頹孔子及其門弟子傳而守之惟吳公起南服北學於中國

哀然以高第稱聖門盛矣顧其曰文學云者非盡於今之君子所能而已蓋聖道之精蘊諸心見之言而達之政事凡其粲然者皆是也而公獨得之故其治民則以禮樂為教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彼所謂識其大者非歟今去聖益遠雖政與代移俗隨化易而吳之文每先天下蓋非公則誰啟之君子揆禮意原人情循報本之義則今日之舉固不可緩哉惟人才之作養則學校存焉條貫品式亦既具備宜若無事乎此然玩常惕故則勸督作興之意當有出於法令之外者於是乎鼓其成儲焉以待

天下之用亦識治之所不廢歟若夫尚論景行以追前人之懿以求所謂學道之實則諸君子所有事者先正有言後不狙亘其間非夫也諸君子於是亦有所感乎纘宗不敏顧相與勗之以觀其成用為記而鑱諸石且以勸夫嗣政者俾勿壞

學道書院學孔堂記　前人

天不可以象名孔子之道不可以科名日月星辰象也德行政事言語文學科也謂天盡於日月星辰是小天也謂孔子之道盡於德行政事言語文學是小孔子之道矣學孔子者不得其全而各得其性之近似乃名以科而不知孔子之道何可以科名哉雖然學孔子者非得其門吾未見其入也夫苟不欲知天則已苟欲知天在璇璣玉衡以觀日月星辰幾乎天矣苟不欲學孔子之道則已苟欲學孔子之道由博文約禮以達德行政事言語文學幾乎孔子矣言子子游孔門高第也其稱於同列也以文學而其治武城也以禮樂禮樂固文學之見乎外者也其德也政也言也文也無不序焉之謂禮德也政也言也文也無不和焉之謂樂子游學於孔門而獨得乎禮樂之傳亦微矣夫禮樂孔子之道之一也學禮樂以入道

孔門之教之一也故學子游所以學孔子也學至於子游與孔子之一體矣而顧曰文學云者是所謂學焉而得其精華焉者也子游吳人也吳之先啟於泰伯泰伯以讓風子游以禮樂風吳之文實彬彬矣夫豈後世之所謂文哉亦豈後世之所謂學哉後子游而興起者唐有若陸公贄宋有若范公仲淹贄曰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仲淹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文章勳業度越一世雖未敢上擬孔門其亦學子游而有得者歟學子游所以學孔子也故吳之文稱盛者聖曰泰伯賢曰子游先正曰敬輿

希文焉爾其次文擅當時名後世者不與焉吳故有
學道書院創於宋復於元迨至我朝湮廢已久纘宗
來守茲邦乃因佛廬之隙而是建之外為書院內為
堂旁為間廬於是擇郡中子弟之良者肄其中而以
孔子之道相切劘焉諸士子學敬與希文以至子游、
學子游以至孔子亦庶幾吳傳有之士希賢〻希聖
聖希天其尚勗之哉其尚勗之哉

學道書院　周南老

有美吳公祠宋敎書院名変〻燕居宮傍結錦帆涇
地接澤居鄰鼓蹤終侵陵聖學日以湮異端勢可乘
舊貫不可復貪夫猶可習永言紀故實後人或有徵

學道書院為吳公言偃立初在府城東北隅宋咸
淳五年知府趙順孫營度武狀元坊北晉賢子院
故址未成而去黃鏞繼之奏以學道為額選言氏
族先賢後及民間俊秀敎之有先聖燕居殿師友
淵源堂并四齋撥官田以贍士又别有育材莊專
充孔顏言氏子孫費六年落成七年常琳建先賢
祠於西元初僧楊總統據為僧司田悉奪去至元
二十九年山長祖宗霆全德修共買徐貴子橋南
高氏園改剏儒職劉德剛新後學田不果又廢

國朝嘉靖一年知府胡纘宗乃以景德寺建書院
前門廟曰東南鄒魯儀門曰學道書院堂曰學孔
塑吳公子游像於中夾以兩廊後又有樓曰絃歌
今嘉靖三十年復改督糧參政府書院遷於雍熙
寺西橋之右社學焉

文學書院記　黃溍

昔州縣未有學先儒或擇勝地建精舍以講授為政
者賴而褒表之號曰書院宋初天下書院惟白鹿
睢陽之有田僅見於傳記皆上之人以是而厚其養
未有以一鄉之善士專任其事者其後命州縣咸主

學而官校之官徧天下書院之創置日益增多我朝
尊右儒術以風厲于海內聞者莫不知勸有力而好
事之家往往構廣堂以祭禮祠撥良田以豐廩食其
為書院者遂與州縣學齊立布滿於四方既奉遠詔
乾淳二三大儒以為先賢而於前代名臣山林高蹈
之士有所常遺民尸而祝之者非仕其國則其鄉邑
孔子之門從游三千速肖七十獨子游為吳人今常
熟州實其所居里南州之先賢孰有加於子游乎故
為縣時餘姚孫侯應時知縣事嘗為位於學宮祀之
後百五十年為至順二年州人曹善誠始買地立祠

字而闢講堂於其後列齋廬於其傍有司因以為請
于中書設師弟子員而揭以新額曰文學書院曹公
賠以田一千六百畝有奇恐畀乾本溢之不虞將劃
田以繼著疑為苗避征稽未敢自言大名王侯倸來
守是州力勸捐之於是曹君益之昇以田二千六百
畝有奇事聞於郡未報而王侯以秩滿去曹君亦入
椽太師府今守張侯術閱故牘而得其始末亟命儆
吏貫天瑞諭郡闔白自是其田有苗稅而無力役春
秋之事得不匱更為士者亦有所蒙賴而優游於誦
絃姪王闓鄉貢進士達里新翯其山長來上攝書院

事者儒學教授徐夢吉以為曹君有功於名教與兩
侯之成始終皆不可以無述爰狀其實属溥記之溥
竊觀孫侯舉曠古之闕典意甚美而為事綵簡畧特
以先師朱子之記傳之至今曹君乃能不受其所有
而汲汲焉致力於孫侯之所不及圖已不易以一鄉
之善士而專任變育人才之責亦古所無有也

文學書院在常熟縣行春坊內元至順三年縣人
曹善誠建有司上其事省部准設山長今廢

文正書院記　李祁

吳郡祀范文正公舊矣自公貴顯時置義田義學以
淑其族之人公歿而子孫世守之不廢然而未有專
祠也咸淳甲戌郡守潛公說友始請建祠而割田以
供祀事公之子孫亦世守之不廢然而未有書院也
至正丙戌郡守吳公秉彝建議請以書院易祠僉憲
趙公承禧按行吳中是其議遂得請於行省行省上
之中書中書議以茲事有關世道且不設教官而以

其子孫之居嫡者世主之於事便乃下從其請公八
世孫文英適主祀事專力肆慮改創增擴下既宏且
遠矣祁時佐領江浙儒學以公事來謁祠下式瞻其
成衆謂不可以無紀而祁也幸際其會宜為文辭既
不獲則取其家傳而徵之公之生當宋端拱己丑其
沒也以皇祐壬辰至潛公為守時二百二十年天下
郡縣足公之所至蒙其澤而聞其風者率為公主祠
而於吳獨為缺典至吳公為守時又七十年他郡縣
且有以祠為書院者矣而於吳尚仍舊規蓋吳為公
父母之邦公之父祖墳墓在焉子孫居焉族之人比

屋而群處焉所以表異而褒崇之者宜有加於他郡而及若不及者是宜賢郡守之有請也是宜廟饗之上之從之也昔公以正大之學早冠羣賢以忠義之氣振厲天下其功之被當時而澤及後世者固不可偏舉獨舉其切而近之者則公於所在關設學校以教育多士至吳郡則以己地建學規制崇廣延公之子恭獻公復割地以成公之志當是時天下郡縣未嘗皆置學也而學校之徧天下自公始若其察泰上孫氏於貧窶中使得以究其業延安定胡公入太學為學者師卒之泰山以經術大鳴于時安定之門人

續吳郡文粹卷十三

才業出而河南程叔子尤遇賞拔公之造就人才已如此其後橫渠張子以盛氣自負公復折之以儒者名教且授之以中庸卒之關陝之教與伊洛相表裏蓋自六經晦蝕聖人之道不傳為治者不知所尊而寥寥以至于公而後開來學校隆儒師講授獎勸以成就天下之士且以開萬世道統之傳則公之有功于名教夫豈少哉夫以公之有功名教如此則後世之宗而祀之為學校以廣之固宜與夫子之道相為無窮蓋夫子之道與天地為無窮而公之功則與夫子之道為無窮也此書院之所以立也雖然祠則改矣書院則既立矣凡范氏之子弟與夫四方之來者宜何如亦曰誦其詩讀其書為其人之為而已公之為夫人之所能為也以公為不可為而不為者自棄也為之而弗力者自畫也高山仰止遺徽凜然有寤寐我公於千百載之上者承務郎浙江等處儒學副提舉李祁撰奉議大夫中書禮部尚書郡人于文傳書翰林侍讀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泰不華篆額至正十年八月　日立

文正書院在禪興寺橋西咸淳中郡守潛說友立祠祀公撥公田三百餘畝以公大宗子孫主奉祠

續吳郡文粹卷十三

事歲時率僚屬致祭元至正六年總管吳秉彝奏請改祠為書院國朝列於祀典子孫世守之

附范氏義莊申嚴規式記　曾從龍

物本天人本祖閭閻之人有視其祖之子孫如路人相毀訾相并吞無如仇敵者不知本爾某少讀范文正遺事公居平語子弟曰吾吳中宗族甚衆於吾固有親疎然吾祖宗視之則均是子孫固無親疎也吾安得不恤其飢寒哉且自祖宗以來積德百餘年始發於吾得至大官若富貴而不恤宗族何顏以入家廟某欽祇歎曰公之行百世之標的公之言薄俗之鍼

砭也吾鄉吾家遇有不如人意事即因公言以自愧
貴不敢有一毫恚心官中都獲與公之孫左司諫公
之柔游見其處已靜而明應物莊而和雖姿稟之懿
亦家法所自來一日於公几間得文正公與其兄祖
官帖問以遺女乏資共廿昔通無有不啻己子使人
嘆玩不去手司諫公因言先祖所刱義田今數二百
年聚族數千百指雖甚寠者賴以無離散之患義莊
故址業因兵火為居民侵據之柔與吾兄良器極力
經理為屋以棲義廪餘以得族人之無家者浸還吾
祖之舊惟是義莊規式歲月易隳請之朝屬之鄉郡

續吳郡文粹卷十三　　二

勒之堅珉俾世守而傳之無窮者吾猶不敢辭也幸
倫柱諫垣當與本末奏陳乞甲歲行　不負文正
公所以責望子孫之意豈得旨　以記不容
以不敏辭抑聞之士尚志、有大小功業利達亦如
之方公正未遇讀書長白山陳粟廪而食人不堪其
憂而公貫通古今經濟之畧已具於此時及乘言官
叩閽爭事自請鎮靈夏迄破戎人之膽功烈焜燿則
而其惠宗族者抑餘事也忠宣公致身自輔忠賢是但
想其指所載委瑞建時文正公已心知其有子矣嗚
呼有文正則有監簿忠宣右丞侍郎數賢子厥後不
忝娥昌競爽尚得為有天理邪諫垣所以立身承家
固已無愧於乃祖願益以文正忠宣之弘猷大節自
勉公之族人又當相與扶植以成諫垣之志則范氏
之門益大義廪之儲益闢義居之族益貴達當咸相
望將不止如今之所見云嘉定四年三月一日中奉
大夫權尚書吏部侍郎兼權給事中兼侍講　綦記
朝議大夫權尚書禮部侍郎兼中書舍人兼太子左
諭德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兼國子祭酒曾從
龍書并題蓋朝散郎左司諫兼侍講范之柔立石

義學記　　　　　　牟巘

續吳郡文粹卷十三　　三

古者二十五家為閭、左右各設塾鄉先生為之師
褰衣博帶晨坐閭門教其民之出入田畝者有教有
養誠為良法自井田廢閭左發古制蕩除漢以來或
為講堂為精舍而養則未之聞也范文正公嘗建義
宅置義田義莊以收其宗族又設義學以教、養咸
備意最近古爰致厥初宋時天下有四書院應天府
書院為首先是郡人戚同文聚徒講授方不遠千里
而至文正公亦依之以學同文為人質直尚信義宗
族貧乏則賙給之喪則賑恤之不積財不營居室或
勉之輒曰人生以行義為貴安用是義之一字實與

公意合暨公登第立朝為守為師以至大用名位日
盛祿賜日厚遂成義莊義學為其宗族者宅於斯學
於斯所耕者義田所由者義路何遺不宜嘉遺後人
可謂篤至懇、承、亦惟成規是守學已亥矣戔做
護未遑茲事至元丁丑主祭邦瑞提管士貴大議與
學卜地于吳縣二謙里距祖塋二里所涓日庀工為
屋三十楹祀文正公於其中會講之堂扁曰清白東
齋曰知本西齋曰敬身外闢室為教諭偃息之齋
廪庫庖湢之圖咸在外為周垣扁其大門曰義學
清溪秋竹之間昉闢校讀孳是役也義莊掌計之勞

為多提管又撙節劭濟浮因增山田從百畝倫師賓
束修之禮子弟筆札之費一有以勸大德戊戌朝吉
以義莊義學有裨世教由館似司禁治殖援常如便
鄉無復干吾籓者可肆志於學矣至大戊申提管馳
書求曾伯為之記昔錢公輔嘗記義田樹也何敢與
斯文竊聞文正公早歲就學感天時夜以繼旦冬月
憊甚以水沃面食糜度日人不堪其憂其苦心勞形
者如此博通六經尤長於易學者從之叩質樂與柱
復無微弗究其難疑答問者又如此用力何啻十倍
今人邪㫺爾來學書爾佩衿盍益進思先志悅為學

學毋以寒暑而為作輟庶幾他日業精行成式克有
立得名為儒以應選用以副二范君惓、興學之意
其年七月旦日前朝奉大夫牟巘撰集賢直學士朝
列大夫前江浙等處儒學提舉趙孟頫書并篆額

文正書院記　況靚

書院在蘇城中吳縣西隅通衢之上祀宋大賢范公
之祠也按范之先世自北徙南而居於吳公生於武
寧官舍長仕中朝而竟于徐子孫奉其柩葬河南萬
安山而祠于是者以公父母之邦且地其本范氏舊
業公嘗經理作義莊以贍宗族者也當宋咸淳丙戌

太守潛說友始請于朝立專祠祀公元宋至正甲戌
郡守吳秉彝又奏改為書院而以公之贈謚表其門
閭舉其族之嫡嗣主奉祠事義莊田宅悉附天平山
三太師所建墓際昌朝大新禮制遂以書院登諸祀
典春秋祭享郡之官屬師生與其族之子姓咸集祠
下行禮著為定規彬、祥俗可謂盛矣然自國初至
今百有餘年而祠宇宣堂日入于壞時雖修治而功
費浩穰卒未能完美如舊今主奉從規與其族人晏
欲經營顧力弗逮所賴郡守劉侯為之規畫又值歲
祲公私多故未克就緒適監察御史劉公持節按臨

奚自下車洞燭幽隱發奸摘伏而下無遁情洗冤滌濫而犴無留獄且不翕、希同矯、務異數加延訪以草緝防故政不迷而廢墜畢舉於是郡守得以祠事白公、曰事神治民敦崇教化郡邑首務有或不生非害所當究乎大事有經權時有可否貴在變通使無偏廢可也矧先賢祠宇風化所關宜亟行之勿怠吾亦為之處焉用是親詣中繼悉必視點運室思酌量措置悉付長洲縣令劉輝典史張灝董之而責其成令虞謨老成謹於趨事曾未逾時凡祠之敝者一撤而新之言、赫、加於舊觀邦之士庶來瞻來仰

靡不驚嘆而莫究所由蓋是園也材給於上而官不加費力役於下而民不告勞神享其成而族賴以庇一舉而衆美悉具非善於謀敏於事而公於心者未易臻此衆方落成會監察御史戴公巡歷至郡詣祠見之加稱賞曰盛事也不可無紀於是令與主奉數過丘園以記為請予惟文正公高風大節彌兩間而冠百世者登諸國史載諸郡乘而襍出於譜傳紛播於品題者不可勝書至今庸人孺子一聞公名皆知敬仰 故其平生所至存有生祠沒有廟祀者不約而同予以見秉彝好德之誠不以古今彼此而有間也況公父母之邦精神手澤所在則凡生於斯仕於斯者有不加之意乎是宜賢監司良守令之用情於是也第顧晚生末學淺見寡聞不能加毫末以光厥事為愧然嘗聞記者取記其事實信今傳後不失其真乃可故敢原其始末畧其彌文而為文之直書云侍御公名魁字士元唐高人戴公名仁字以德句容人郡侯名瑞字汝器蠡吾人皆以進士歷顯融所至有聲不俟諸此不書

文正書院詩　周南老

濟族旧有田聚族居有宅即宅聚公祀承、綿世澤

施于八葉孫勵志偉前迹建學請朝省錫以文正額衣蘇著忠烈流慶方罔奕嗟爾牟利徒胡肯念往昔

新建和靖書院記　劉寀

秘書丞永嘉胥君提舉常平茶鹽事於浙西権斂散宜而水旱有儲究車遠之理而公私有裕又持受輸之平而輸者悅申義役之勸而後者安賦田里晏然臺無留事一日領客登虎丘致敬于先正和靖先生尹公焞祠下慨然有懷以為方紹興五六年間中原震蕩南土未安內之所急者帷幄決勝之謀外之所患者奔走禦侮之力先生惕然一老漂泊蜀中猶見之

飛於江湖何算而我高宗一聞侍臣之舉來之惟恐不及處之其出之難既飭宣司具禮以勸行金遣絡繹于中途廣使肅迎于侯館修門未入而列之經筵講席未溫而陞至禁從禮貌之隆冠絕當代高宗之意夫豈徒哉二老歸而周與四皓來而漢定天命人心之去留固有非人力之所能與者異時經筵寄勿志意交孚危微精一之旨既有以續堯舜禹湯文武六七聖人之傳繼濂洛光明之學又有益我中聖子神孫億萬斯年之式皇乎休哉初先生退自經筵教館於此猶臨曰三畏齋其持敬不倦如此後以其塔居會

稽迎以就養殁葬其地嘉定中郡守陳君芾始因郡人黃士毅等請即三畏齋之舊繪像建祠君以為貌像之有嚴雖有慰與刑之仰而佩衿之益遠寧能無城闕之嘆擬什積累之規略倣先朝四書院之制立祠築室以舍學者買田收穀以食之而儲書其中庶幾其地必思其人誦其書必求其旨事方權輿而知府事真定張嗣古提點刑獄前使者浚儀趙君立夫後使者南豐曾君頡　秀復從旁吏之且各捐資以助材不斲值工不斲庸指期而成不愆於素繼自今朋簪日盍戶屨日滿有學聚問辨之益無孤陋寡聞之蔽斯文未喪於此有觀焉既成而屬予以記予方病吳人迷於佛而不知返以為曹君此舉不惟有以光昭我高宗皇帝之聖德抑有以美教化移風俗不孤使者之職故不辭而為之書曹公名豳今官朝散大夫余為漫塘劉宰時端平乙未八月中澣吏真宰

張嗣古書

重建和靖書院記

鄭元祐

宋禮部侍郎和靖忠肅河南尹公紹興七年用崇政殿說書召遣奉外祠居吳虎丘先生沒七十有五年吳守陳君芾乃始繪像建祠而勉齋先生黃公榦為

之記端平間提舉常平曹君豳請於朝易祠為書院乃始買田為經久計江南内附書院奪於僧有司以尊前賢勵後學不可泯泯遂已也於是以府治東南隅故宋捡法廳事基常平提幹廳事基大德十一年山長王達即捡法廳基建大成殿前無門徑旁無兩廡後雖克復故址而仍就簡陋士益病焉元統二年新安吳晞頴來為山長別畫鍥樽浮濫積力稍久有志重建然猶懼或中阻於是請今大府時中書右丞耿公督鎮吳下聞而善之之公既被名復請于張侯其後入為吏部尚書今郡守道童公廉公剛明古稱第

一睎顔諸新書院公曰治不本於學豈稽古崇德之
謂哉即選從事某董程役而籍書院之粒米之在廩
糶之得中統鈔八千六百貫葺大成殿即新址而前
為儀門門少西為先生祠又西為王祠又西臨廣衢
為外門翼殿為兩廡殿後習堂堂東齋廬曰六有總
為屋若干楹共即二始于六月甫冬盡十月而書院
落成初先生卒於越越亦有先生書院先是睎顔書
為越越書院長亦既盡瘁完葺及今再調而入吳故
睎顔每每太息曰先生學繼濂洛道被海宇與大者
斷不係於一祠宇之興墜然已何幸而一再獲長先
貴吳本文集卷十三　下
生祠下哉既不佞無以紹聞斯道之統緒若匹匹祠
宇而復不能殫盡心力則皇承學小子之謂哉期其
志有可尚者已若夫先生師及淵源出處大致皆具
勉齋先生記茲不敢瀆而繫言其修建始末云遂昌
鄭元祐記

和靖書院詩　周南老

肅公讀書堂昔在劒池下宋季立書院祠祀來昭假
教闡伊洛源于以集儒雅雲巖日廣寺僧占作蘭若
疏請屢上陳口衆我力寡斯道或好還于將興來者

接上页行写

尹和靖遷書院記　袁袠

和靖書院舊在虎丘西菴遺基久湮　永胡公纘宗
來守茲土考道之暇大懼荒沒為往哲羞御無以法
將來即故地祠而祀焉又以僻在郊外學者罕至乃
徙祠於龍興寺傍其門曰和靖書院扁其堂曰三畏
胡(柳又作刹)極周阿摇虔安靈顧睹升棠聳焉起敬又以香火
於緇衣堪歲久漫怠乃選縣膠弟子員紘誦其中修
皇王之業趨孔孟之軌以無忌和靖先生之意公暇
貴吳本五本卷一三　主
則游焉橫經析疑揖習肆習設俎豆醆斝於堂上懸
夏楚朴箠於堂下董以學官申以科條將使四方則
又後世傳之曰蘇湖之教其再見乎公之志也初尹
肅公師事伊川先生為程門高第遭宋不造闔室嬰
金酋之害沉淵逃蜀隨之聘振鐸於茲卒以窮死所
齋寺又復圮壞使其不得志於當時者又將無聞
於後世惜哉公是舉也蓋篤三善焉屏淫昏之鬼以
根異教崇往哲以修典刑振鬱躓以訓齊群曹後之
人能率其故典時加敦勸俾無遺墜則觀旂之什協
于閟宮矣諸生誦法孔子而不知相勸于古道者其

何賴于茲院成命裹記其事而鑱之于石
和靖書院祀宋尹肅公初公讀書虎丘西菴題齋曰三畏嘉定七年士人黄士毅請于知府陳希繪象祀之端平二年胡淳請即其地為學司倉曹豳因奏立書院以和靖為額賚凡四曰三者　本朝來時習提舉馬述建君子堂嘉熙四年提舉陳振孫作藏書堂景定二年陳淳祖建曹豳祠堂咸淳初提舉李芾建燕居堂以奉先聖建時習齋持敬亭元初為雲巖寺僧所據延祐元年教置長洲縣治東烏鵲橋北即宋常平提舉司故址郡守道童

重建殿廡門堂又廢至國朝嘉靖二年郡守胡纘宗以吳縣治西龍興寺故址為堂廡門舍仍其舊而修飾之

鶴山書院記　虞集

昔者儒先君子論道統之傳自伏羲神農黄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至於孔子而後學者傳焉顔子沒其學不傳曾子以其傳授之聖孫子思而孔子之精微益以明著孟子得以擴而充之後千五百年以至於宋汝南周氏又深有取於曾子之學以成己而教人而張子厚氏又多得於孟子者也顔曾之學均出於夫子豈有異哉因其資之所及而用力有不同焉者爾然則所謂道統者其可以妄議乎哉朱元晦氏論論定諸君子之言而集其成蓋天運也而一時小人用事惡其厲已倡邪說以為之禁士大夫身蹈其禍而學者公自絶以苟全及其禁開則又皆竊取緒餘仕進而已論世道者能無盡然于茲乎方是時蜀之臨卬有魏華父氏起于白鶴山之下奮然有以倡其說於推廢之餘撥其燼於口耳之末故其立朝惓惓尚以周程張朱四君易名為請尊其統而接其傳非直為之名也及既得列祀孔廟而賛書乃以屬

諸魏氏士君子之公論固以與之矣及我聖朝奄有區夏至於延祐之歳文治益盛所以四君子并河南邵氏涑水司馬氏新安朱氏廣漢張氏東萊呂氏與我朝許文正公十儒者皆在從祀之列魏之氏之曾孫曰起者隱居吳中讀詔書而有感焉曰此吾曾大父之志也何幸親復見諸聖明之朝哉今天下學校宜與凡儒先之所經歷往往列為學官而我先世鶴山書院者臨卬之灌莽莫之葺治其裔諸靖州者存亦無幾而曾大父實葬吳先盧在焉願規為講誦之舍奉祀先君子而推明其學雖然不敢專也泰定甲

子之秋乃來京師將有請焉緋徊久之莫伸其說至
順元年八月乙亥皇帝在奎章之閣思道無為博士
柯九思得侍左右因及魏氏所傳之學與其孫起之
志上嘉念焉命臣集題鶴山書院著記以賜之臣聞
魏氏之為學即物以明義反身以求仁審夫小學文
藝之細以推致乎興禮會通之大本諸乎居屋漏之
隱而充極於天地鬼神之著儼然立朝之大節不以
夷險而少變而立言垂世又足以作新乎斯人蓋庶
幾乎不悖不惑者矣若夫聖賢之書實由秦漢以來
諸儒誦而傳之得至于今其師弟子之所授受以專

門相尚雖多莫得其要然而古人之遺制前哲之緒
言或者存乎其間蓋有不可廢者自濂洛之說行朱
氏祖述而發明之於是學知趨乎道德性命之本廓
如也而從事於斯者誦習其成言惟日不足所謂博
文多識之事若將略焉則亦有所未盡者矣況乎近
世之弊好為鹵莽其求於此者或未切於身心而致
者及者曾弗及於詳博於是傳注之所存者其舛誤
抵牾之相承既無以明辨其是非而名物度數之幸
在者又不察其本原誠使有為於世何以徵聖人制
作之意而為因革損益之器哉魏氏又有憂於此也

故其致知之日加意於儀禮周官大小戴之記及取
諸經注疏正義之文據事別類而錄之謂之九經要
義其志將以見夫道器之不離而有以正其厖說眾
訟之惑世此正張氏以禮為教而程氏所謂徹上徹
下之語者也而後人莫究其說以為致其力焉昔之
所謂幽恭日以彌甚甘心自棄於孤陋寡聞之歸嗚
呼魏氏之學其可不講乎今起之言曰起幸甚身逢
聖天子文治之盛追念先世深惜日名起將於斯與
明師良友教其族人子孫昆弟及鄉黨州閭之俊秀
庶乎先君子之遺意而魏氏子孫世奉其祀事精

神血氣之感通亦於是乎在其有托於永久而不隆
也不亦悲乎臣之曾大父實與魏氏同學於蜀西故
臣得粗者如此敢輙書以為記魏氏名了翁字華父
臨邛人故宋慶元己未進士仕至資政文華殿大學
士參知政事僉書樞密院事都督江淮軍馬贈太師
封秦國公謚文靖而學者稱為鶴山先生云翰林學
士虞集記

題鶴山書院　張雨

寂寂茅堂晝掩門藤陰花氣野池渾情知建鄴青精
飯不到臨邛白髮孫

又　周南老

學遡濂洛源道倡推廢餘誦居五溪人窮經萃華腴
姑蘇有賜地歸葬吳山隅即其奉祠祭建學宏規模
題額後上榮著記懷永圖仰止白鶴山胡忍忘厥初

鶴山書院在南宮坊內宋魏文靖公了翁之賜第也公蜀人仕至參知政事學者稱為鶴山先生端平三年理宗親書鶴山書院四字賜之元至順元年曾孫起即故居教學本祀

金鄉書院寓公堂記　胡纘宗

昔周之季孔子講業齊魯之郊中國之秀士挍自珠

者大抵皆其群弟子也當是時吳猶以蠻夷擯絕言子〻游躬踄山川而北學於孔氏其宰武城所自與以為得人者曰澹臺滅明東游而寓吳今吳有澹臺湖及其墓是亦夫子游孔門高弟也其所與即孔氏之流也夫子嘗云以貌取人失之子羽澹臺氏殆親及孔門者乎夫吳僻在海隅其君不得與中國諸侯會盟或者陋焉而子游北學而得其精華子羽東游而樹其風聲其遺踪故址千載而下使人有慨焉嚮往之志人知子游之開源於吳而孰知子羽之風亦不可誣也哉夫士必有倡也夫學必有本也夫政必有綱也夫禮必有報也士倡則從學本則邃政綱則舉禮報則稱舍是而言治未見其為善治也舍是而言化未見其為善化也吳故有學道書院專祀子游歷唐宋元以入國朝或存或廢而澹臺氏無聞焉纘宗忝守吳既復學道書院爰因佛廬之廢者復剏金鄉書院金鄉國子羽之封也中為寓公堂命子羽像而嚴事焉復得吳賢之寓吳者曰尹和靖焞魏鶴山了翁遂用祔之後為正大堂旁列書舍以郡之良子弟肄其中而以孔氏之道切劘焉庶仕者相知所勉而學者知所勸孔氏之風其有興乎事既竣因文而

陪諸壁間俾後來者勿有斁

金鄉書院在西市坊內國朝嘉靖二年郡守胡纘宗即永定寺改建殿堂門廡因舊而改剏焉

文正書院記　鄭元祐

至正五年龍集乙酉夏六月吉廬訪僉事趙公承僖分巡吳中至則首謁范文正公祠下拜瞻廟貌起敬起慕作而言曰文正公以德以功猶無忝伊傅之為輔相以學以識則有功於洙泗道統之傳故其吳文武全才出將則安邊卻敵入相則尊主庇民其先憂後樂與先知覺〻後知覺者何以異豈非聖之任者

乎其平生論諫直道正言剴切人主至上百官圖誌
宰執為張商觸犯疏怒雖坐擯折曾弗少阻詛不稱
太從繩則正而欲后之克聖者乎當時天下郡縣未
嘗皆置學公至吳首以己地建學故學校徧天下者
自公始識泰山孫明復於貧賤中援以春秋遂大明
聖道於時延安定胡公入太學者師而河南　子
實遇獎扶其復橫渠張子以盛氣自負公折之而授
以中庸卒之關陝之教與伊洛相表裏蓋自六經湮
晦聖人之道不傳為治者貿、焉罔知適從以至于
公而後開學校隆師儒造就士類作成忠義之風以

致道統之傳則文公之學識於名教豈小補哉公之
薨也所在廟食一以忠烈錫名顯哉中吳公父母之
邦所宜大建祠廟萬世血食如之何而僅享之於私
第況今國朝崇德報功在、有書院以祠先賢豈有
豐功偉德正學卓識如文正公而書院莫之建則是
缺典豈有大於此者乎公八世孫文英具辭於趙公
以為先公之功德學識如公所言顧惟范宗郡食
於義廩食指數千餘使建書院則官除山長有山長
則有廩稍之奉矣今蘋焉義廩不自給使但建書院
以祀公慎選族人之賢者充主奉斯足矣官除山長

則乞免焉於是公從其言時總管古燕吳侯秉彝聞
公之所建明即叙公所書請于行省上之中書議有
關世道且不教教官而以居補者世主祠而行教於
事使由是二公商出公帑羨餘命工並址而崇創既
宏且固甫完屬元祐記之祐以蕞爾庸謭烏敢厠一
喙於大賢之門雖然公之功德學識蕙侖公知而言
之則凡天下之士皆知道之也知其人而不思效之
可乎子朱子謂人之主志必當以公自期待況游於
公之門乎況郡人乎若然庶於公可無負所謂尚友
友者此也元祐言不腆謹用復諸蕙侖公揮書之石

焉　遂昌鄭元祐撰

吳都文粹續集卷第十四

長洲錢穀叔寶集

文正公祠記

徐琰

至元壬辰予奉命廉訪浙西蒞吳中是為文正范公之鄉尊賢勵俗政所當先既仰慕其餘烈獎進其後人仲秋次丁有事以故事告將舍采于公祠舍予肅然起敬曰至當偕僚吏拜祠下與覩盛典是日成禮訪義莊登歲寒堂家園之碑巋然獨存祠正在其左門堂寢室嚴整合度蓋宋郡守潛公說友所建牲牢器幣則撥田以給之俾公子孫世守而歲祠焉薦奠

儀文皆當時所定乃中成建祠被兵意有所壞廢而不遂亦未暇有所記也一日主祠邦瑞踵予門求記且曰祠雖建于前代禮實存于今日有一言而可以毋底荒墜者緊我公之靈實永賴之予固辭弗獲移治錢塘凡再歲徵跋言益勤謹按釋奠必有合也有國故則否說者謂如唐虞有夔伯夷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則各自奠之近世則通祀孔子而微通祀公獨非故有之夔夷乎而石守道慶曆之詩固已指公輩為夔禹矣又按鄉先生歿而祭于社〻稷民以生先師民所以生師法公獨不祭於鄉乎矧公為政所去見思慶鄧數州之民往〻生祠畫像既歿復祠于長白于海堰於睢陽于廣德于鄱陽公蘇人也郡學以建學祠公天平山先壟僧寺舊有祠然稽協古典必專祠於此而後恆於人心夫亦何為而然耶致至之志動物之誠放諸四海則雖百世而下聞者莫不興起也是豈區〻富貴利達以眩耀于頑吏者可同年而語哉昔宋人定五代軍鎮之亂以儒立國儒而見用者何限以公而不得相其君展其憂天下致太平之畧彼一時也非可為之時乎自其入館閣為諫官諫則必默〻而益諫激善觸郭宰以身蹈不測而

不悔非直以言語侍從為職也故雖當路不容委之邊鎮才兼文武遂受主知正己而不求人相與解仇戮力卒臣夏人以安中土為所當為一以自信其屢為宇帥又宜寄審多議論少事功者哉晚參大政請倣周官六職分任輔相斷復古制開陳未終權倖悲間不得安于朝廷之上雖其國家盛衰由此而分而君子小人進而為勝負當使人躊躇鑒戒而未已也嗚呼尚論其世不知其人可乎或以為王佐或以為傑出要其平生則以為有德者又公先明俊偉之本原欲當心聖賢弘毅力行漢唐人材鮮克進于是矣

初公買田以贍俗族而族滋大立塾以教其人而子孫類俗〻爲遵聖明仁恕恤其科舉於前古忠烈比有事于公源深流長天佑善人於公蓋無與者昔晁仲約之欵賊完城公不肎加誅文忠富公服其絕識蔡確詩獄公之子忠宣公謂責之太重元祐諸賢亦以自悔卽其存至公全大體世之研幾成務不當如是邪人有言今道有顯晦聽相儀刑是豈一家一鄉所得私者遠惟耆成人宅心知訓而予也曾何足以發之至元三十一年正月廿日中奉大夫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使徐琰撰　朝列大夫治書侍郎御史行御史臺事李處巽書并篆額

范文正公祠堂重修記

修撰　張益

肆惟我國家敦崇教化尊尚儒賢其於前代良臣誼弼功德及人而廟祀于郡邑者必命守臣嚴祀事葺祠宇示勸之意不既深乎顧在守臣之賢乃克視此爲重而盡心焉蘇郡寔宋太師魏國文正公范公桑梓之里而其先塋義莊義宅義田義學咸在故公之祠堂久建于此事詳舊刻西江況侯伯律以奉政大夫禮部郎中奉勅來守茲郡政敷民安百廢並舉嘗有事于祠下顧瞻棟宇有圮撓者因喟然曰茲責在我弗急所圖曷稱上意卽請于朝用加修治于是卜日鳩工度材築基撤舊易新拓小以大爲祠堂前後各五楹後以奉公神像前置累朝碑刻東西有廊廡東祠宋郡守潛公咸淳中始建是祠者也堂東偏爲書院構用舊材以其尚堅好也院亦有堂前後各三楹揭以忠孝舊扁東西有廡齋宿閱牲法及庖湢莫不有所西偏則范氏家廟歲寒在焉子孫歲祀公父子於其中外爲門屋三間亦仍以文正書院舊額揭之垣墉周繚規制宏壯視昔有加凡所用度一皆出累之羨貯于官者經始于宣德甲寅六月三日畢工

于九月十日況侯謹率寮屬暨學官諸生合范氏子孫以落其成主奉元理及提管希賓晏與族人謀曰祠宇再新旣賴郡守盡智鐫辭用著不忘遂以屬予予忝爲公郡人於斯盛事在所當述故不敢辭以蕪陋惟公間氣所生心與學術俱正毅然有爲於世奈何周旋中外政府方登讒慝已構雖其才不盡展乃若功德之及人者尚多節義足以厲俗進退綽〻非古之所謂大臣者何能與於此乎當時使能盡用必熾將成就大業以濟天下此蓋君子所深惜也然而公之自立于天地間者百世不泯祠當百世愈新況

侯為郡賢守克承上意亟致修治宜乎在郡多善政也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斯之謂歟故余特為之書

重建范文正公祠堂記　　徐有貞

宋有天下三百載視漢唐疆域之廣不及而人才之盛過之此宋之所以為宋者也蓋自太祖而後十有五君、、德莫盛于仁宗前後輔政之臣幾百數十人人才亦莫盛于仁宗之朝就仁宗朝之人才論之蓋莫盛於范文正公、、之為人剛大清純天資忠孝而為學得聖賢之心庶乎所謂極高明而道中庸者故

其為臣表裏一誠始終一正而文武經緯備為公事仁宗自秘閣登諫垣出入侍從守郡節邊多所涉歷而不得久處於朝及參大政方將及時復古權倖間之曾不期月而去凡所建明旋亦更革公之所存十不施其四五然而勲業德望之盛視彼久于其位者猶倍蓰焉使其久且盡施則宋為之為宋當不止是矣於是甚矣直道之難行也有君如仁宗有臣如文正公其猶若此、、有志於世者所深惜也公之同時名臣莫如韓魏公富鄭公魏公於公每事推重而鄭公因事感嘆至擬公于聖異時大儒莫如朱文公文公謂公傑出之才爲天下第一流而吳徽氏亦謂公為百代殊絕人物之數公者豈無所見而言哉是以後之君子聞風而起者未嘗不稱公之為盛也凡公所嘗遊化之地皆有祠吳中公之故鄉而文正書院故義莊也其祀事自宋元國朝列于常典春秋享之而其祠宇因故歲寒堂為之屢毀屢葺規制未宏乃者今大司寇萬安劉公孜以都憲奉璽書巡撫南圻而臨是邦因謁公祠顧瞻興懷爰諾所司撤舊為新闢而宏焉協議以贊其圖者前郡守黃岩林侯一鶚今郡守瑞壺邢侯克寬承命以董其工者吳邑主

簿南昌李勞也於是公之十二世孫主奉祠事從規來以記請有貞聞之君子之於道也其有所立也必有所宗也求乎今而不足則尚友乎古之人所謂世異而道同者也今夫都憲公之巡撫於斯也猶文正之經制於陝在河東也兩郡侯之綏守于斯亦猶文正之為治於蘇閩饒越也事文正之事也心文正之心也是亦文正而已矣然則三君子之　於公豈非所謂世異而道同者歟有貞於公幸為鄉之後學固嘗寤寐乎公而思所企及者其能自已乎哉雖不文也顧執筆焉附名於三君子之後以庶幾夫高山景

行之意云成化二年歲次丙戌春三月望日立石武
功伯徐有貞記

范文正公祠詩　高啟

開閤湥書對御筵共言天子得時賢才賠上相趨廷
內遷撫豪羌出塞邊松柏自依先壟廟稻禾猶滿義
莊田古來直道難終合何必深嗟慶曆年

同前　周南老

天平吳巨鎮奕奕魏公祠靈氣盛鬱積慶源來遠迤
策勳佐台輔威聲鎮羌陲庶幾百年後忠烈表今儀
歲祀異姓醴有司循典彝雲仍蔭無裕永永唯欽祗

同前　王賓

遠憂人主近憂民心在安邊胃領身成就人才又多
少中庸一語到今新

本朝春秋祀祝文

學冠天人才兼文武義敦九族名垂千古

范文正祠在義宅之東即文正書院也天平山忠
烈廟蓋公先祠也此則專祀公而諸子配焉宋咸
淳十年知府潜說友奏建自元及今皆因之

韓蘄王廟記　張習

一人之忠義一代之忠義也千古之忠義也忠義本
於人心同是心者同是好也烏有彼此久暫之異哉
我朝　列聖發德音一則曰忠臣一則曰義士每令
臣下舉以褒崇之不以古今而間者思至渥也嘉蘇
郡守鄱陽丘侯霽以宋名將忠武韓蘄王上間謂王
當靖康建炎間屢立戰功捍衛王室維持駐蹕臨安
而三吳實在畿內民獲脫虎口而弗致肝腦塗地者
惟王倚賴也王後薨葬于吳墓在靈巖山麓止剩一
穹碑而荒凉殊甚雖有裔孫居其傍微若一綫時享
恒缺祿禮凡有勞以衛民者於法當祭矧民至今感
之茲臣欲每歲官為一祭所以酬其勞而慰夫民用

塞明詔惓惓激厲忠武之盛意敢請制曰可命大宗
伯下有司以行事然而祭無常所或借山寺或在城
結禳而祭如是者三十稔矣今太守新蔡曹侯鳳惻
然于懷以為事神報功吾民牧分內事也擬於王墓
立廟以為栖神常祭之所兼得灑掃松楸免為貍兔
草萊之場乃白于巡按侍御安成劉公而欣然允俞
遂委郡貳守吳川林侯廷獻董其事侯相攸得舒坦
之地於冢南為構正堂四楹奉神主前堂四楹列祭
儀有寢以安燕職之齋宿有廡以處百工之庖宰繚
以周垣闢以儀門甃析井臺孔曼且碩侯用心良密

矣經始于弘治戊午如月丁丑至仲秋之朔落其成
於是郡之士庶靡不相慶幸以為順其所望也爰授
習志諸石嘗論王諱世忠字良臣世陝右延安人也風
骨偉岸目瞬如電每抱忠義見國步艱險即躍然應
募而起始攻夏城斬關而入斬數將首擲之堞下捷
平南北群盜既而徽欽北狩高宗渡南而華風幾淪
戎羯方熾神器殆非宋有王於是時以數千殘卒與
兀朮四十萬衆小戰百餘大戰數十自黃天蕩剉之
北遁警震金人而威之克復中原迎回二帝以竭其
忠義忠氣而後已奈何主闇奸相弗圖周漢之中興

續吳郡文粹卷十四　九

忘讐忍恥自甘屠戮其生民棄捐其土地使智勇元
勳置而弗用飄然僅塞徒兌而斃所謂自壞爾萬里
長城惜哉豈惟王之不幸寔宋之不幸也吁以一人
之身為國家之用否而繫天下之安危可見忠義之
在斯人與天地之炳氣相為周流日月同其光明山
川同其流峙草木昆蟲同其生息暢達有不可掩焉
者故前後大夫不私于吾郡而揚于大廷播之天下
聖天子於前代之忠義錫之寵光載之祀典俾三百
年之隱伏煥然一新于今日由是垂衍千萬世而
弗泯

曠蕩之恩為何如哉王之行寔備載本傳習何人耶
敢爾加喙然誠蘇之齊民同一感仰於王者故忘其
膚淺謹述如右仍贅詩以道王之功頌朝之恩為迎
享送神三章當祭俾歌以侑爵云詩曰
延綏山川秀鍾于王英雄慷慨忠義滿腔出為國家
掃除秕糠挺身百戰劍弗剉鋒攙搶既滅強禦亦亡
誓勦戎羌以迎二王以克上京以復舊疆垂四百年
汗青有光
煌　天朝褒揚元勳前代忠義命祀守臣廟建于
墳秋嘗用伸牲牲廣腯豆籩旅陳清酤黃流苾苾芬

續吳郡文粹卷十四　十

芬灌鬯達泉焄蒿于旻八音和鳴百職駿奔肅肅沈
恂致享厥神
神既格思吉蠲享饎赤騮朱軾旆戟旋麾左右鞭橐
驂從紫隨珮琚颯然可接令儀歆畢言旋靡何所之
亦惟在茲體物不遺答我　聖恩貽我民禧百歲千
秋式遵定規徽顯感通允慰慕斯

新建韓蘄王廟記　胡纘宗

完顏千屠踐華而夷之宋叔沴湯宮車流播二三臣

舊杞包之忠而勁陰挫之南轅脫輻越鳥泣新時則
蘄王効武宣忠避夷忌死返虜而非拳勇神機威重
潰裂彼夷之旋我和之招宋室不復豈皆天耶王諱
世忠字良臣延安人也卒於越葬於吳故吳人祀之
王初應募虎拥而梟礫視夷腊也扶銀州笴之雄睦
之青溪劘慈山揚濤沱舉濤抉溜樹趙之屏撕西王
獨與金角爆其雄批魚晝擁黎驛經河洛鋒內雞於
平江至魚梁殲之提甲八千扼江之衝孽十萬時鋋
走無音轅閬建蘄豫　章覆河南開軍受降掩大儀
蠻十之八喉而封之執楚之臂絕淮之吭城高郵塞

洳口崇山陽虜乃慄縮而荼荊大小百餘戰主辱臣
死請當其重還兩宮復疆土之言慷慨激烈歸衣懸
馬勤兵交和金人嘖嘖何其偉耶夫金方熛熾上攝
下贖怗怗莫敢攖王以孤壘相當梏其膈而齧其鋭
龍潭渡而都無標烽山陽城而江無飲馬時非王固
魚肉吳民宋其奈何故中興之功以王為首王之功
於吳為大至其撫論斥和政府之掉檜為側目爭武
積之事不得乞身湖山徜徉謝世以全首領此其忠
有餘而智足稱也忠勇之號夷夏是欽天資人遺史
臣歎息河山之誓太常之蔡塞闕周典易世報功禮

亦勸矣乎蓋浮圖之說昭代兼容其道雖夷為民則
夏其習雖別為子則同世多奪而遂之其道未光也
今茲之規祀得有廟僧不失廬可以悠教且寺云韓
宇亦代移世革矣在他室或有阻難而良定輩安然
趨若含金伽而事忠哲可不謂賢耶可不謂賢耶則
夫郡縣諸公前倡後繼樂躋其役豈非風一勸百之
道哉

韓蘄王廟祀祝文

敵愾勁王精忠毅武功冠中興名垂千古

韓蘄王廟在吳縣靈巖山西麓紹興二十年敕葬

於此墓有穹碑而廟已廢成化十年知府丘霽奏
入祀典每歲仲秋祀之弘治中知府史簡以王舊
宅在城內南禪寺之左即其地祭之嘉靖二年知
府胡纘宗就以妙隱菴撤去佛像為王專祀俾僧
守之胡有記

敕祀鶴山先生魏文靖公記　吳寬

弘治十一年四月蘇州府長洲縣民魏莽奏宋魏了
翁登慶元五年進士累官至資政殿大學士參知政
事贈太師秦國公謚文靖公嘗講學臨邛白鶴山下
及謫居請州建鶴山書院以居學者後在政府理宗

親書一院扁仍賜居第于蘇州以疾命就醫郡中及卒遂葬城西高景山下後以居第為書院而墳墓至今有碑在焉惟公立朝大節及講明道學之功當時與真文忠公相上下故人以真魏並稱國朝既以文忠公從祀孔子廟庭而范文正公蘇人也亦有文正書院又以公有功于宋亦命守臣即書院歲時致祭顧獨遺公徒使書院巍然神位虛設寔為缺典茲幸遭際　聖明崇儒重道屢降　明詔表章先賢脩舉廢墜如念公之功特賜秩之祀典豈惟為魏氏之榮而已所以慰吳中士大夫之望者在是益勞之自陳

如此事下禮部議以公平生具載史傳考論其功於法得祀宜命守臣春秋舉行如范文正公故事覆奏從之芳感激乃謁予告曰　聖朝盛典一旦先貴于斯文至矣幸載之文詞以示後世寬謝不能而其意益懇蓋公居第實在蘇城之南元至順初公之孫起欲以其地覘為書院言于侍臣以達于上命以舊扁揭于堂楣復敕學士虞公為之記公之功至是始顯觀記之所云一時尊崇之意雖若甚盛亦不過令其子孫世奉祀事而已豈若今日猶於禮官之所議出於　君上之所從陳其牲醴奉其幣帛內出祝詞俾有司奠請如儀有　國朝之盛者哉公之功至是益顯豈前代之可擬哉柳公之仕宋當寇亂擾攘感于偏安之地忠言沮塞尼於權奸之人其事業既不得大行於時獨其講學之迹見於所著如九經要義周易集說等書有不可泯者故雖百世之下學者猶有賴焉則夫論其功者祀之于一郡果足以報之乎蓋　國初王忠文公子充嘗著從祀孔子廟庭議其謂歷代儒先有功於聖道者至宋有周元公而程氏兄弟承之追朱子集其大成中更學禁獨真魏二公不背其學力為已任其所著述皆黜異端崇正理質諸

聖人而不謬足以贊朱子之緒以為當列於從祀其言合於公道君子取之久之　詔文忠從祀既如其議然則公固不得而遺之也夫報之典夫人當言之非一人所能私者則寬之記此亦豈以私於公哉君子其必有以取之

宋太師鶴山先生文靖魏公祠堂碑　楊循吉

弘治歲己未之夏六月　詔宋大儒鶴山先生文靖魏公於蘇先生本蜀之蒲江人蘇得祀先朝賜第與其墓在焉於時中順大夫知蘇州府事河南曹侯寔承今　上命卜以是年秋吉有事于書院惟謹既而

以為先生遭遇　明天子得發揚其道光於無窮德意甚盛不可以弗志乃屬愚俾書之石愚按先生諱了翁字華父宋慶元五年進士官至資政殿大學士通奉大夫臨邛郡侯加贈太師進秦國公其曰鶴山先生者著書白鶴峰下學者所共稱也先生學以忠信篤敬為工夫踐履既茂用發而宏故能正色立朝則不附韓史立言垂範而群經以明所謂有本者如是乎當宋之季宰相行偽禁法天下莫敢言道學先生以其所負者起而振之歷然從風士克返正然則程朱以來吾道當中微矣至於先生而又為一始

斯文之不墜地寔有人焉不然抑吳之所紀極也由是言之厥功為大而況有懿德忠節炳炳乎哉是以皇上發綸音稽大常既焉以列於禮典而不揩者蓋其報宜然也然先生去世且三百載斯融盡寒寂寥無聞而恩命優隆始自今日斯非直以為君子私頌而已　國家崇賢禮德之大于此焉觀而亦世道之所係也玆曾侯滋郡以正篤尚名教至是由此以風勵為急加勤奉焉故不敢以淺陋辭類末既具又為樂歌俾其後將請用之獻爵云其辭曰　爽爽兮新堂牲醴兮苾芳靈風穆兮絳帷揚　皇有命兮神來齋將褒衣兮裳冠有懷兮明德凜正直兮元氣儼靜兮容色擊彼畫鼓兮吹參差薰烟焚而桂漿淋燕神其樂兮匪土之思徘徊　國恩兮按雲節而不倏馳以祐治化兮萬年為期

本朝春秋二祀祝文

惟宋明儒繼明絕學著書行世抗節立朝遺疏猶存餘風未泯式彰明祀以厲方來

魏文靖公祠祀宋參知政事魏公了翁弘治十年從邛人魏芳奏即鶴山書院祀之

晉顧元公祠堂碑　　周伯琦

吳城之東六里有丘焉曰晉散騎常侍顧元公之墓公諱榮字彥先吳人也仕晉累官至散騎常侍封嘉興郡伯卒於永嘉六年十二月贈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元後追封公至是千有五十四年吳人為顧榮墓者是已以其地形如鳳又相傳曰鳳凰嶺云墓前有祠前代所建歷年滋多屢修屢圮蛩民樵祀他鬼其中褻而不虔過者病之毗陵老儒謝應芳避地其側睹玆汙瀆惕焉不寧適真定周君舜臣來為長洲令君讀書化民知先務應芳請焉君曰我之責也遂偕詣墓祠展敬乃黜淫祠推新是圖邑

人張實承命惟謹徵工庀材更朽易撓壞黝堊缺新像設具器用階庭門墉秩然完飭祠前二墩植以梧桐名雙梧墩以張華嘗稱公爲鳳鳴朝陽也踰月訖工周君祗奠而妥靈焉他日應芳介江東文士薛毅夫熊進德謁文於麗牲之碑遂諾之予按晉史公機鑒絕人器識趨〔超〕遠有文武長材始與陸機兄弟入洛號三俊方歷朝署值宗室相殘宮與搖遂進退觸藩惟以沈酣晦迹崎嶇而南屬廣陵相陳敏阻兵竊據歷陽姻族盤固志在躡武孫氏鼎峙而國公乃頓首受職佯縱風旨潛誘同心照諭大義羽扇一揮狂豎

困斂而六州帖然鉏周玘紀瞻甘卓輩合謀協力然非公之言行素孚忠憤感動疑冒矢石為衆率先曷能有濟遂使東南人心有所繫係而司馬氏不絕如綫之緒復延百有餘載其功爲何如哉司徒王導表江南之望躬致賓禮以振士衆公進謀軍國以定大業觀其陳諫薦才孜、林襲則其平昔所蘊豈浮虛蕩軼清談惑世者比哉或曰賀循與公齊名望士陳敏之亂循以老疾不起何也夫人品雖同才智各異守道者以全身爲常徇義者以致身爲忠未易以輕重之也公之卒也引循代之而終不就亦足以知其志於予勸善懲惡人心所同不以今古而有間也永嘉之際運祚之厄其奸邪譎險鷙擅權流毒者後世唾斥不齒鬼蜮若公之忠義而功在天下者至今人所追慕勝、不已此豈人力所致哉記曰以勞定國則祀之顧公之功宜秩祀典其可緩乎作迎送神詩貽吳民俾歌以祀焉其辭曰群岳之望兮岱宗南土之望兮顧公岱之雲雨兮歲以豐公之倡義兮功無窮邑有賢宰兮新其宮率吳民兮潔齋以恭千載一日兮人心同想蘇遠迹兮馬鬣其封鳳皇翽、兮棲其雙桐吳人追慕兮嘉慶是蒙教我以忠兮繫誰之

功大元至正二十五年歲在乙巳仲冬朔旦資政大夫江南諸道行御史臺侍御史鄱陽周伯琦撰并書

顧榮廟詩

高啓

軍司吳國秀機神夙超朗弱冠遊洛師已蒙南金賞崎嶇諸王幕沈湎務遵養中罹廣陵艱計服匪誠枉風雲一揮扇義旅臻同響事成恥言勳飄然理歸鞅晉社始東還群賢悉收獎道謁真感會矯翼丹霄上德聞一代稱跡泯千齡往時乏良佐英謨益堪想遺祠托荒郊蕭條並榛莽牧童侵而隧溪巫闇塵幌大夫邁停轂式路為含愴衣冠復故貌筵几陳新享

寡劣忝鄉人因歌表遐仰

顧榮墓　榮與張翰言惟酒可忘憂其如作病何榮好琴及卒家人常置琴座上

王賓

不見人將琴走過白楊風緊獨秋多生同張翰言還在酒可忘憂如病何

晉顧元公廟祀驃騎將軍顧榮也在長洲縣黃天蕩東以其墓在彼故稱其地為顧墓元知縣周舜臣重建

晉大將軍右司馬陸士龍祠記　徐有貞

蘇長洲益地鄉厚生里有祠祠晉大將軍右司馬陸

士龍之神祠久廢近里士沈隱君貞吉以己資與之既落成陸君其顏末徵予記之士龍雲也雲與兄機士衡並生於吳而仕於晉以文章顯辟為公府掾遷太子舍人出補浚儀令政稱神明去官百姓追思之為立祠於社尋拜吳王晏郎中令一以忠誠輔導之雲愛才好士多所貢達嘗薦衛將軍舍人同郡張瞻時論韙之入為尚書郎侍御史太子中　舍中書侍郎成都王穎表為清河內　史穎將討齊王冏以雲為前鋒都督會冏誅轉大將軍右司馬因督糧過吳婁地見歲饑以所督糧儲盡賑饑民忤成都王穎穎將殺之而孟玖素忿怨於雲由是雲遂遇害雖死一身能救萬民感其德名其塘曰濟民以衣冠葬陽城湖之濱人呼為陸墓村立祠於相城市中至今民祀之不絕士龍家華亭華亭故吳郡古婁地也正今長洲東北維之壤所謂益地鄉厚生里固其在焉封陸氏自遜與抗為時於吳有功德遺其鄉國久矣士龍又以賑貸之祠之宜也古之享天下後世祀者必有大功德被于人思慕之而不忘其祀及乎遠蓋天地之妙萬物者神也神之為之者氣也是氣也得其靈奇則為偉人況雲為時名臣有文武長才故發

而為忠義之業及其遭禍之死人皆悼惜之感之深思之久祠之不廢豈非出於天理民彝之正也故記之以告來者知所自焉

晉陸內史祠在長洲縣相城益地鄉祀晉大將軍右司馬陸士雲龍也雲為郡人因以督糧賑饑遇害民感其惠以衣冠葬此立祠祀之成化中里人沈貞吉重建

短簿祠在虎丘山門內東麓　高啓

下馬空林問廟扉衣冠寂寞梅塵幃不能復使桓公怒莫佐年來禁客稀

春申君廟　　高啓

封吳開邸壤相楚復強鄰名重三公子謀疎一婦人盡幃留古像珠履絕遺塵蕭鼓時迎祭還憐舊邑民

同　　周南老

築居故吳墟封邑遂有吳邑民嚴廟祀高宮儼冠裾說秦歸楚嗣子時多智辭相楚誇豪雄得君良有初胡為惑寵嬖用計〻益踈彼謂毋望人英也其置諸

同　　王賓

後來無妄事分明從約當初幸喜成門下客多誰第一蘭陵有令是荀卿

甫里先生碑銘　　胡宿

君子之無所失道與世而汙隆聖人之不滯於物因時而遷徙達則奮庸而熙庶否則懷默而獨善充舜許由皆賢標一揆之論禹稷顏子先民有同道之說繼世而作易地則然自風流之聿頹固先靈之不屬中古以降作者實繁舊史所存孤風可見咸能自潔身累脫去世紛耕岩石以相高蹈山林而不返語其玉立之節姑得而云體無道勝之韻蓋亦有幾若乃揖紛亂而高謝標耿介而長往漁釣一壑寄傲無何之鄉鼓吹六經圖芟不朽之事非夫高雅淑靈粹溫簡正疇可以議夫是矣先生陸氏諱龜蒙字魯望笠澤之幽居者也吐崇嶽之符偉生民之俊溫其如玉而不加雕琢淵乎似道而無所澄撓神茂初學聲冠當世屬土行標季天宇羶騷俎豆委而不收干戈尋而未已先生深歎鳳鳥志劇鴻冥刻落函谷之關鼓拽滄浪之水棄去驕君之餌謝絕畏友之方於是上會稽探禹穴由臨安訪仙室歸長洲茂苑之下樂淞江甫里之勝乃歎曰時無明主安能宗子施於有政是亦為政退而賦考槃之詩且有終焉之計雖草關徑為臨江之居剪地一作剪茅作堂傲在鄉之宅南弁

峰之色而帶重湖之光孤雲無心白馬可狎道素自處物累不嬰好事之流或載酒而相訪雅遊之子時款關而請見户外之屨常滿席間之丈屢啓耕田一廛歲供薪水之費魚設數頃日充庖膳之事至若金極之月靜夜赤城之霞啟旦花瀨不遠蘋風芷決先生則必飾輶軒之乘戒白鶴之駕招來僧社之舊申命朋簪之盍泛覽節物從容談燕革床研格靜置於左右琴歌酒賦相繼以晝夜擊銅缽而賦詩指石易而聯句青溪之曲亦復何窮白雪之倡其和益寡飄然擺利之表自適仁智之樂真所謂風塵之外物天

地之逸民者也加以癖好聚書本皆有副得以傳寫
則烏焉不計其費躬加校正則鷄距未嘗去手亡一
簪而不臧以百域而有自一作喜雖張華海內之秘班
超禁中之副無以過也由是富擁多聞優入聖域紬
六經之妙論泛九家之清流擿發異聞多黃香之不
見況研精義皆郭璞之未詳此又稽古之宗師博物、
之淵藪也若夫言不詭聖志在拂世英辭闡揚朱之
塵高論攻墨翟之守閏色夫子之綵繪乎有章潛心
大業之中卓然不類斯又三代之遺英萬世之先覺
也自頃元和而下風什陵衰多哇之响甚喧大雅之
續吳郡文粹卷十四 ·堂
作幾陸先生攸五際之長波駕四始之高蹈縮制萬
變入道與而性深刻雕眾形等天機之不宰微言之
緒既墜正始之音復聞時皮公日休以高文大筆為
世元儒先生幅巾過從一面如舊相與文酒之間坐
忘形體之外凡所賡唱溢於几篋莫不研幾深以緯
志叩虛寂以成韻天才艷發縟體交變褒蹄之性百
煉而不耗大韶之音九變而彌雅居然嗣响蔚于中
興其命世傑出之雄乎昔子山構闕辭多主於悲哀
韓非遭亂書頗露于孤憤屈平怨刺托方物以寄懷
虞卿窮愁慨詩書而見志何自持之未學將不遇之

所與切況淵高曾未枋彿寄而不兩嗟乎西郊之雲
瑞非其時異哉東魯之獸至於青編紀素尚之節鏤、
板昭炳蔚之文雖與日月爭光金石異惡盡可也宿仰
企風徽積有年餘經塗所由舊址存焉巍然靈光巋
為茂草懸交照之不接譚圃秀之無聞亦由歷高居
者想綿駒之謳過爽門者感侯生之事路揚盛德其
庶幾乎銘曰——作以觀文少微之位含德葆光淪精
毓粹猗歟先生鍾厥靈氣郁哉鼓文倬然上智五代
尋戈三靈寒霧鶴在衡軒斜盈漢路哀鳳成歌冥鴻
高蓦長洲苑下松陵水濵內樂名教中有聖賢擁書
續吳郡文粹卷十四 ·言
萬卷談藻千篇江山壹助造化無權名理之言有補
於世清高尚一作之風未墜於地壞樹依空抝書不至
清暉珍絕幽靈潛翳蔓草實繁蔬車增欷講樹已凋
琴臺久隳茫茫大素英魂兮何歸杳杳終古者名兮
獨飛

甫里先生祠祀唐處士陸魯望也在長洲縣東五
十里甫里白蓮寺即其故宅或云卒後就葬其傍
廟食于此嘉定十七年錢唐龔時偕別建祠于左、
元至正間縣尹馬玉麟重建齊東埜語云白蓮寺
魯望祠堂像設皆當時物咸淳中有盛氏子醉仆

其像於水滿腹皆平生詩稿也知府倪普置盛罪
更為塑像其腹稿不復矣

王長洲祠堂記　黃由

孟子之言大丈夫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
不能屈蓋古之所謂大丈夫者必有高天下之識容
天下之量蓋天下之氣不得志則獨善其身得志則
未嘗不欲行其道乘田委吏不敢辭卑而盡吾職之
當然及乎立人朝則謀主斷國以身徇義死生禍福
不足以動其心此豈尋常瑣瑣者所能為也後世徒
見古人功名昌盛以為是出於偶然不知胸中涵養

早正素定非一朝一夕而紀旂常汗簡青特其粗也
內翰王公元之自為布衣已慨然有經綸天下之志
洎遭明時事聖君正色立朝凜乎不可犯文忠蘇公
至追配以漢唐六君子平生大節載在信史夫人而
能言之若夫服勤小官孜孜民事言詛卓然有大過
人者國史逸其傳或不得而紀也公以雍熙改元宰
吳之長洲首論榷酒之弊懼遺斯民之害以至激風
俗而厚教化抑兼并而哀流亡形諸壁記而垂語後
來者大略皆有深旨非涵養之厚不以職守大小貳
其心者能若是乎公沒二百年邦人雖知公之有德
於民莫有發其微者今總卿韓川曾侯與德寬來宰
是邑始求公像繪之而併鑱歐陽蘇黃三公詩贊于
石嘗屬予序其大槩矣蓋曾侯之去十有七年天台
黃君宜實來拜公遺像而且嘆祠事之禮猶缺乃闢
縣治東偏建堂而奠焉而求文以為記竊謂公之雄
文直道暴白天下豈待予之文而後信況獲附名於
三公詩贊之尾尚復何言昔王文公介甫宰鄞有聲
利與害除民甚便之其後坐廟堂臨大政乃用其所
以治鄞者而治天下借其學術吾同惡異故為相業
名滅於邑公則不然自令滿召試再陟諫垣三登掖

垣而晚入翰苑危言讜論截抑冗費禁戢游惰緩刑
薄賦修德厚本終始為上言之而愛民之意出於一
轍咸平以來宰為名臣然則向百里之政充而至於
致君澤民果且有異乎哉長洲為今壯縣令宰名德
前後相望其間固是有聞而登宰輔者豈公風流在
人于今未泯耶黃君舊同學校知其人不苟為政三
年去之日如始至燕居之所未嘗葺而獨於此焉惓
惓可謂知所本矣予嘉其志故喜為書慶元六年華
文閣直學士通議大夫新知建寧軍府事長洲縣開
國子食邑五百戶黃由記

王元之祠

心知百姓在寒飢古寺荒祠有去思清夜虎丘山月上卻疑顏色見今時

讚　范仲淹

昔王文正公曾居相位二十年未嘗見其愛惡之跡天下謂之大雅寇萊公準左右天子却戎狄保社稷天下謂之大忠樞密馬公知節有犯無隱天下謂之大直此三君子一代偉人也公與三君子深相交許情如金石則公之道可知矣

翰林王公祠祀宋王禹偁也公嘗為長洲宰天禧

四年子嘉言復宰長洲作堂祀之後又建真堂於虎丘藏小畜集其中知州康孝基撰碑景祐間范仲淹守郡嘗為之贊後其子純禮易之而去淳熙九年知縣曾棨復繪公象而祀之黃由記仍刻歐蘇黃三公詩贊于石慶元間令黃宜又作堂於縣治東偏名企賢堂由復記之

忠烈廟記　牟巘

文正范公忠烈廟今在姑蘇三讓里天平山公自睦移守鄉郡再省三世松楸不但漢人過家上冢之榮而已嘗即白雲庵春香火迫登政府得追封三世置墳寺始奏改庵為白雲寺祀徐國公唐國公周國公蓋慶曆時也猶未有忠烈廟之名先是元昊據靈武納旌節僭位號威脅諸羌肆為邊患朝議舉兵攻討遂以邊事付公首用种世衡築青澗城扼衝要大營屯田聽民互市鄜延乃異時西夏貢路但嚴備不出以示怯納又築大順城以捍環慶築細腰胡蘆十二寨以制明珠滅臧二族元昊勢漸折乃命公及諸如兵者分領要害為持久計以待其斃已而昊卒納款如公言而公在廟堂以議論不同均佚南陽既遂謝事矣公外剛內和恩威迭用當時邊人相語此小

范老子胸中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大范指雍也或有以龍圖老子稱之其為人所畏愛如此鄜慶諸郡與屬羌皆立生祠繪像以事其終也屬羌哭數百舉哀[illegible]含哭之如父三日乃去宣和間慶帥宇文虛中以郡人思公不忘祠事甚謹奏賜額忠烈廟他有舊額皆易新牓紹興失奈𪻐慶陽廟遂在他方始改奉于天平山每歲上巳三司率僚屬郡博士率前序偕來致祭廟久頹毀至元乙酉主祭邦瑞提管士貴共議重建取義學餘米歸之義莊為土木費司計邦輸宗巡等佐之其年四月既望新廟成丙戌二

月既望率族泰安前鼓文正公神像內鼓三國公神儀廟凡十楹黝堊丹漆備極壯麗供具皆完好大德甲辰行省聞于朝榮治頒授崇奉尤嚴於是士貴以書抵巘俾記厥成謂禹末學固辭弗獲惟昔文正公在朝闕延州危急自請代張存直欲委身不測之地入以為難巘切為未若上百官圖訴宰相為張禹雖觸忤怒坐以越職罷不少沮為尤難蓋不顧其一身之利害禍福故能內肅朝綱外元方面謚曰文正廟號忠烈如是之偉也夫士大夫則如尊祖矣尊之者何銘其德善也是宜作為銘詩刻石列廡下其辭曰

南陽諸葛蜀漢再造志決身殲良哭陌道乃廟洿洿陽成都夔子號曰忠武西人悲喜相傳尚記誠獎誅卯於惟文正異世同轍雖老益壯雖死不忘精忠威烈夏日秋霜昔討靈武皇威遠加聲振寰埤推其角牙忠烈有廟參錯西土公像在堂莫予敢侮天平之山白雲之泉公歸自西廟貌究然誰實新之偉以杜石上公之服揚休山立內祀先公夷倫廟制維垣啟宇光榮三世式齊世美忠宣篤昆粵至斯今代有賢孫乃厚義廩乃廣義學同志合慮新廟攸作潔我牲醪率我宗黨揭虔妥靈默通肸蠁公在帝旁王乩既駕神遊委迤馭風來下佑我後人俾熾而昌廟祊是保千載奉常前朝奉大夫牟巘撰集賢直學士朝列大夫前行浙江等處儒學提舉趙孟頫書中奉大夫浙東道宣慰使都元帥李果篆額

重修范文正公忠烈廟記　王直

正統八年十一月蘇州府重修范文正公忠烈廟成其十一世孫都察院照磨子易具事始末屬直為之記蓋公蘇人也曾祖徐國公祖唐國公考周國公皆葬蘇之天平山公嘗請於朝改天平山白雲菴為白雲禪寺世度僧守焉作祠於寺之右以奉祀事至公

之子孫又作祠於是祠之南以祀公然忠烈之名未有也宋自元昊反西鄙騷動師出無功仁宗乃命公經略公選將練兵築城寨墾屯田據其要害示以形勢招徠屬羌恩信大洽決策取橫山復靈武元昊勢屈乃請降西人仰公之德服公之化皆為公置生祠公薨相與哭於祠下者累日不絕宣和間宇文虛中為慶帥言公忠於朝廷功烈顯於西土至今猶廟祀蓋慶雖廟未有額徽宗命以忠烈名之且為題其牓凡廟之在西者皆易以新名然蘇由未有也紹興以來西土皆陷忠烈之廟越在異邦蘇之守令與其士

夫謀曰蘇公故郡也而天平山則公祠墳在焉公之精神必往來乎此乃更作新廟揭忠烈之牓於廟門由是蘇始有忠烈廟每歲上巳郡縣長吏率其屬致祭歲久廟壞元至元乙酉嗣孫邦瑞士貴復新之末世兵亂燬焉逾八十年未有能復之者至是工部侍郎廬陵周公忱巡撫至於蘇而監察御史壽光劉君戩武昌劉君仕昌錢唐鄭君顒皆以事莅焉郡守李侯從智來會政事之暇語及茲廟因相與歎曰公之德業著於當時傳於天下後世不係乎廟之有無也然表先正以儀來今使後生小子得瞻其廟貌想其

精忠偉烈而興企慕之心則廟亦不可無也乃各出貲俾吳縣令永嘉葉錫圖其成錫毅然以身任之殫心盡力規畫處置凡鄰邑之令佐皆以貲來助市良材命衆工為堂前後各三間以奉公及三世先公像東西廡如其數以藏祭器而齋宿寓焉壯麗嚴整有加於昔中作石橋橋南左右為碑亭前作大門牓曰勅賜范文正公忠烈廟經始於是年九月九日閱兩月而廟成直聞之士之能任天下之重者必以天下為心心之所感主乎人而不私於己是以天下為心者也以天下為心則人無乎有濟矣初公未顯時已

欲任天下之重嘗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夫憂人之憂而欲免其憂使人皆樂然後與之同其樂此豈小丈夫然哉孟子曰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公之心稷是也故其德業之盛不媿乎古人豈特著于西土也哉嗚呼士不以天下重者有之矣不以天下之重自任則其所存所行一主於為己人之利害不少槩於其心而又肆肆然自以為得功烈之畀無足按也而所為士者同當為是邪然則公之孫與邦之人士及四方之來者拜公之廟慕公之功業必當師公之

心充之以仁義而力行之於公其殆庶幾乎故為之記而道思之所關使刻諸石告焉凡以貲來助者其姓氏皆載之碑陰

忠烈廟詩　鄭元祐

西望層巒草木青魏公祠下拜儀刑經綸有策回天地憂樂無時忘國廷異代蒸嘗遵典禮故山香火下神靈浮雲變滅知何在閒聽檐風語塔鈴

同前　倪瓚

魏公祠宇青山麓崖石巃嵸森古木山下居人幾世孫衆道衣綿分譜族大湖之水去悠悠異代蒸嘗春

復秋吁嗟濟世安邊計今日誰先天下憂

天平山謁范公祠　　　　蔡羽

春山社日鳥嚶嚶父老銜香怨滿庭西北風雲遺廟貌邦家忠義仰儀刑陰霞細護碑文綠靈谷常籠竹樹青玄酒一巵心不死海空天闊鳳冥冥

忠烈廟在天平山白雲寺范文正公先祠也公之先自徐國公而下三世葬此宣和五年慶節宇文虛中奏賜此額本郎卿慶閣南渡隔絕改奉於此每歲上巳有司致祭今祭於城中書院此廟則子孫享焉正統中重修

崇本堂記　　　　王直

崇本堂者姑蘇周浦所作祠之名也祠以祀先昔之作者未有名今名曰崇本尊祖也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古者卿大夫士必有廟祀廟制不行於是而有祠堂取尊祖之義以名之使為子孫者仰而望俯而思油然興其孝敬之心亦君子之所可者也周氏之先居汝之安城晉太康中有諱浚者都督揚州又徙家陽陵其後子孫衆多散處遂昌蒲城營道代有顯人營道之族有輔成者登宋進士第為桂嶺令實生濂溪先生封道國公謚曰元先生嘗過潯陽愛廬山之勝携長子壽家焉壽之孫興裔官至武功大夫和州觀察使領侍衛軍馬都虞侯駐劄平江請立先生祠於吳縣胥臺鄉道山之左武功與金人戰沒於福山敕葬虞山東麓子孫世守焉宋亡祠廢有元盛時浦之曾祖松江監稅文英復建祠於故址監稅卒子江浙行省照磨南奉將子道山子孫因家蘇城中至正兵亂祠又燬焉浦之父長洲教諭敏嘗欲重構而力不逮乃尋祠于家浦與弟鼎奮欲成父志鼎出為遂昌令滿九年銖累積寸累得餘俸若干欲以修祠堂歸至錢唐而卒浦乃極力經營市材庀工共為堂

若干楹於正寢之東中祀先生武功以下列置左右凡器用所宜有者無不畢具繚以周垣前為大門以時啟閉而祠堂之制大備正統元年朝廷尊崇儒道凡聖賢子孫皆復徭役其秀茂者收錄之恩禮至厚也先生子孫之在姑蘇者初由道而徙郡守況侯驗其實皆復之浦既蒙朝廷之德而益重本源之思至是堂成欲使子孫篤不忘其所自出而恭敬奉承於悠久既以崇本揭於楣使其子馴縣丞綱來京師因都察院司務鄭亮屬予記自孟子沒而聖人之道不傳學者莫知所向先生奮乎百世之下負絕出之資

有默契之妙繼往聖開來學圖書之作闡陰陽鬼神之秘啓性命道德之奥使天下後世曉然知聖人之道如日之麗天其本自先生發之今祀於宣聖之廟徧天下蓋不忘本也況為子孫者乎禮不忘其本而君子謂之仁以其心之厚也斯堂也惟本於先生而尊事之信可謂厚矣然君子之尊祖豈獨祀享而已哉還其道率其教而不違焉斯善矣先生之道載之書其所以為教者蓋曰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苟能存誠則仁義禮智之具於心孝悌忠順百行之見於事者皆無有不實此大賢君子事也充而至於聖

人不難矣今之學者皆知讀先生之書求其為教之本而盡心焉則周氏子孫之當務可知矣朝夕出入於此堂仰先生之德容服先生之教皆有以明善誠身處則為良士出則為良臣斯無愧於先生無負於朝廷優待之議意崇本之名不亦光遠有耀哉是為記

資政大夫吏部尚書前國史總裁泰和王直撰

濂溪祠在萬壽寺西濂溪坊內祀宋周元公茂叔初茂叔孫興裔以和州觀察使駐節平江奏立祠吳縣胥臺鄉後裔孫文英南老屢復而屢正統元年孫周淵等遷于家

新建和靖尹先生祠記

黄翰

和靖尹先生寓居平江府虎丘西菴牓曰三畏齋所題禄錄論語解皆可考所寓即上方也去之七十有五年郡守直秘閣陳君芾通守太學博士丁君靖始度菴空地為屋繪先生像祠焉尊前賢屬後學也先生諱焞洛陽人年二十師伊川程子舉闈策士議誅元祐黨人不答遂棄舉子業靖康初以布衣召不至詔褒為和靖處士洛陽陷家殲焉先生死復蘇竄長安山谷中逃隸以禮聘溺水逃去展轉蜀道累年紹興五年以崇政殿説書召凡二十辭八年冬始入見

除秘書郎明年遷太常少卿權禮部侍郎每遇輒力辭其冬除徽猷閣待制提舉萬壽觀辭不已遂奉外祠即虎丘以居年已七十矣貧無以為歸也後二年竟没於會稽之寓舍先生所遇於世如此蓋嘗考先生之所學篤於踐行不為虛語未嘗求人之知人亦莫能窺其所蘊也今其可見者經帷進講門人記錄工夫即其所寄於世者觀其所處然後知先生之於道卓乎不可及矣利害者人心之私義理者道心之公公私之間迭為勝負一取一舍而賢不肖可知也至於歷險難之極而不變處貴顯之聯而不動抱仁

戴義終其身而不悔非盛德能若是乎理義充於中
則禍福成敗榮辱得失蓼轕萬變日陳乎前而心自
若也程子之門從游之士皆宏博俊偉極天下之選
而於先生亟稱之其　察之審矣顏淵退然如遇而
夫子稱之亦曰簞瓢陋巷不改其樂又曰庶乎屢空
然則先生者程門之顏氏歟里巷小人頗實利害之
塗不足道學士大夫則知禮義矣臨利害未毛髮許
棄其所守者可歎也聞先生之風得無少媿有志於
道者亦可以自勉歟二君為是祠有補於名教大矣
故述其躬行之大節以示學者庶幾驗之於身而得

先生之道云嘉定七年六月既望後學黃榦記

重遷和靖先生祠堂記　黃士毅

平江府虎丘西菴和靖尹公先生祠者嘉定甲戌今
軍器少監丁公焴通守吾郡之所創也而在山之西
非隅後二年貳卿孟公猷潤有壙在西階之上甚隘
非所以祓不祥而致蠲祀之誠者告刑獄使者柴公
中行乃屬長洲丞趙君崇偘即上方通幽軒之南闢
地而遷焉蓋先生寓居之所也知府事沈公暐悉資
其役為堂三間西向群山前列環矚近獲老本修竹
交闕左右高明靚深稱祀如昔甫成而柴公以召去
王公洤繼之復摹先生晚歲片紙手書聖賢格言五
千餘字刊置兩序常平使者吳公格劃公田四十六
畝俾住菴者為增葺費孟公以始創遽遷合有以示
來者命士毅書之士毅因切慨念昔登朱子之門獲
聞先生之學嚴於持守之本在此用力之真體驗之
熟復發主一無適之旨至講說而不踐行則為虛語
問答而少差失則疑人與夫未至於磨不磷涅不
淄則不可如聖人之見南子者類皆務於篤實而戒
謹恐懼之意隱然於其間未嘗不三復警省是皆持
守之功也蓋持守則心存心存則其言斯訒其行斯

察有不期然而然者於是深嘆夫周程之所以上續
孔孟者至於朱子集如日星有目咸覩先后本末區
別在前大小精粗各有攸屬學者於此不患講習之
不能明所患講習之易明而忽持守之為本耳則嘗
推明先生之學以勵後進今之祠事仰止遺像如親
炙之必求先生之學而學焉是乃興起之史豈曰小
補之哉此又其所可書之大者遂不復辭既次其略
輙附所聞如此然自先生來居積七十有五年未有
表其事而出之者而二三年閒其役再舉始克就緒
則感夫事之難成而俾終弗壞焉以興起於無窮者

又有待於後之君子也先生居之歲月出處之大致
已詳於黃榦之前記是役也始於四月甲午而訖於
六月庚戌實丙子歲云後學黃士毅記

尹和靖三畏齋　　王賓

兵後南來已白頭虎丘行過偶遲留齋居尤自名三
畏黙檢身心肯暫休

和靖祠祀尹肅公焞也在虎丘西菴公紹興中嘗
讀書於此扁所居曰三畏齋嘉定七年知府陳芾
始繪像祠之九年郡人孟猷又遷於上方通幽軒
之南今廢改祀于學宮　附鄭所南和靖書院示

之詩詩和靖書堂八面開新分半席在山隈若無
都歸去傳語生公借石來自注之從前聽者少是日聽者多

包山祠　　皮日休

白雲最深處像設盈岩堂村祭足茗柵水奠多桃漿
箬蓬宴古砌薜荔繃頹墻壚灰寂不然風送杉桂香
積雨晦州里流波漂稻粱公惟大司諫憫此如發狂
命予傳明禱祇事寔不遑一奠若肸蠁再視如激揚
出廟未半日喝雲逢澹光燮々雨點少漸收羽林槍
忽然山家大起吹白日旁公心與神志相向如玄黃
我願作一疏奏之於穹蒼留神千萬祀永福吳封疆

又　　陸龜蒙

靜境林麓好古祠煙霧濃自非通靈才敢陟群仙峯
百重波浪杳中堂簫鼓重直君貝瓊輦彷彿來相從
清露灌巢鳥陰雲生晝龍風飄橘柚香日動幡蓋容
將命禮且潔所祈年不凶終當以疏聞特用諸侯封

包山廟在洞庭西山俗稱包王廟唐咸通中郡從
事皮日休禱雨有應與陸龜蒙皆有詩

水仙大王廟碑　　楊循吉

人有曲直必告諸吏至於水火疾病之厄吏無能焉
神斯專之神之治人比於吏而其可憑過之何也吏

未必書公神則無不公者焉故人之憑神人甚於憑
吏不敢欺神人也吾鄉世事水仙大王建廟
天子之所封也有鄉者三視他人為貴鄉人有事則
告惟大王之神在上巍然而聽之若受焉者及其歸
而或賜之或不賜之又若有分别者蓋誠有吏職焉
然神人得賜於神則喜不得賜於神不怒則神之尊吏
不得參焉非其公之至也人烏以若此嗚呼有良吏
或易而去神一而已則吾鄉人其敢不虔矣乎夫牲
醴錢幣所以報也若夫無辭以宣神德神謂人莫知
其公焉故碑

水仙廟在子城東南古磐龍堂神即柳毅也今爲
上元鄉土社祠額著靈異一在城西雁蕩村俗名三鄉廟是也

重建武安王廟碑　　祝允明

王勳在劉蜀天下得祀之勸忠也始王官終前將軍
既沒蜀人祀之代有崇廣逮宋大觀閒追謚又以義
勇錫廟而四方之祠亦益廣矣若蘇城之祠則昉見
於淳熙三年之公牒蓋當時市戶俞拱等請府判執
狀置祠基石本也其前後兵火傷剝祠之始構與其
歲時與其紀載舛爲消沉而不可考已屬者廟旁民
湯文斷葷以茲邦荷王休靈人和物蓄感而思報遂

與其廟道士張　謁告于太守　公　以王忠民
思之裕銀三提爲　三十舛諭長洲吳二縣出銀數
佐之俾昂建焉張等遂構材立殿三間木腐而價不
及陶甓　湯　乃獨與領其他稗守翼舍鄉人又相
與共成之廟遂以完以予宗鄰祠　被王祐　來請
紀事嗟夫王之陰力在吾土吾土之民知家事戶禱
之樂而因以知其力之所出知其力之所出而因以
知所以報之者是固理之自然而王之忠義勳烈則
又足以勸夫人故太守之徇民又所以勸忠也今之
後吏盍忠於爲公民盍忠於報上虛玄之徒亦盍忠
於所事勸忠之効大白當有茲舉始予受衆請爲略
工度始末取義之大者記之而又爲歌詩三章系其
後俾祀者用焉其詞曰　秩秩兮王宮桓桓兮王容
蕭宇醴兮潔豐王之神兮來降　王之神兮降止鼓
鐘鳴兮成禮王之享兮歡如豫吾民兮翼吾　王
之去兮莫留神洋洋兮無行不周勸忠兮報德長無
絕兮春秋

關王廟祀漢朝壽亭侯關雲長也在武狀元坊東
大街上元甲午歲道士李原祐建

太倉關王廟記在教場演武廳後　　陸伸

有公廟在小北門內教場之西偏弘治
建州治教場南遷於張　倉基越六年
予總督備倭都指揮西公修葺如故或者謂公
斃吳人之手當不食於吳殆非通論今天下大一統
非復偏據一隅之吳矣況國初定鼎於鍾山鍾山非
陳氏開國之地乎故有公廟而新之是時禮官無以
爲否者必有說也或又謂公之稱號不一嘗何從而
當考之公在漢末封爲漢壽亭侯至宋祥符以來始
有義勇武安王之號迄於元之延祐則併諸號爲一
多至八十餘字而濫極矣國初丁詔謂忠臣烈士雖

當時初封以為實號宜正書其額曰漢壽亭侯關公
之廟載記謂公生辰九月十八日今以五月十三日
官殺少牢以祭因為詳著其事於麗牲之碑而系之
以詩俾有事於廟則歌以侑之其辭曰山西兮河東
神靈會兮虎臣以降炎光兆贼兮大統聿分庶還于
一兮式弘厥功命之不淑兮弗克有終戀〻有識兮
孰不哀慟忠視炳訓兮彌塞區宇徽霆掣電兮爰上
爰下作廟逕成兮于江之滸我心不貳兮公將我與
維其來兮以祀以妥維公之來兮其從如雲翳之飄
飄兮顏如渥丹狐狸遯跡兮魑魅失羣雲風蕭颼兮

其正欣〻我心不貳兮公寧我嗔無遠其歸　躋
于飧載拜稽手兮無敢不肅曰公是利兮以　服
公其少留兮旋車勿速神曰辭飽兮既受爾祿爾心
不易兮我猶爾復

靈祐廟記　范至能

按元符三年林攄記云吳衛尉卿陸槽瓚捨宅為寺
有女不嫁既死祠於寺之東廡開寶中吳越王朝京
道出吳江大風幾覆舟見女子拯之自言重玄寺之
神本國加封感應夫人郡人於此祈子頗驗元符初
夏初旱人多暍死明年疫厲繼作通判祝安上攝州
事禱神致雨歲大熟事聞詔封慧感夫人政和二年
曹斐記賀鑄書中吳記聞云安上除知台州至錢唐
將濟夢一婦人告以風濤之險明日果覆舟數十獨
安上得免嘗有視吏竊廟中縣幡縈其身環走殿內
自言其實盜也夜半踰城還家神靈潛制於此建炎
中金人入寇居民有事之者夢神告以兵難不數日
陷乾道三年秋禱雨有應父老願安時上其事加封
慧感顯祐善利夫人參政范至能記

聖祐廟　高啟

湖心涌出黿頭山白波翠島非人寰清虛宜作水

仙府鱗堂荷屋居其間淵都群靈孰為主烟鬟倐然
柛女柔姿熟故狎相親笑叱蟲龍起風雨玉骨銳
銳幾秋世緣已斷信無楚采蘭每約湘濱會拾翠時
陪漢上遊水禽翔鳴衛芝蕊長在蒼茫杳冥外鮫人
獻綃裁作衣蟬女供珠綴為佩花落閑祠謝古春蕙
幃瑤席掩香臺空山夜〻星河遠芳渚年〻蘅杜
新霞舒霧捲凝光彩笑語無聞復誰待冷風幾度引
舟廻宛似蓬萊隔烟海猿叫楓林魚躍波桂旂翻翠
莫寒多女巫佇望飛　度獨奏空簇引吳歌欷觴奠
罷沉玄璧雨返天湛空碧遺情不結楚臺雲世人

何處尋踪跡

又　　周南老

盈盈粉黛粧遺廟臨芳嶼揚靈洞庭西弭節番山渚駕龍乘白黿鱗鱗魚媵予倏來兮忽逝衝風挾雲雨過舟恐濤惡要靈貺椒醑傳載或可稽曰晉王彪女

吳都文粹續集卷第十五

長洲錢穀叔寶集
黄禺○○校字

惠應廟記

蓋聞三代迭號仁義代歸七國僭稱簡牘是諸或封建子弟或追贈公侯居於域中莫斯為大然有功於國有惠及民後世尊其道者亦受命無愧矣大聖山王者馬鞍山之神也按圖經梁沙門慧嚮詣茲山諸勝可興佛寺雖用志彌篤而力莫能建一日冥寢山現曰願助千工以副斯意是夕雲驅電掣風撓關之蹶過于林莽鞭朴之聲震於巖谷修數里詰旦陰翳消廓靈基倏成雉疊若築出之夷廣横袤十七丈高聳二丈小大規矩混然削成其直如繩其平如砥非人功所能致也事聞建神之祠錫命曰大聖山王蓋旌其功而表其異也自茲以還威靈益著聰明正直鎮乎百里之境福善禍淫庇乎一方之民凡猶禳者卜之如響靈寵疾疫者禱之如餌良藥於嬰之應昭昭而可驗此幣之祭紛紛而不絕及物之惠斯亦至矣然而年禩遂棟宇頹壞軒墀蕪乎春草廊廡鳴乎秋蛩雖靈之具存而像亦斯毀邑人陳仁紹者好善不回積財能散

眠廟宇棟撓思繕搆以爲新今僧主僧志堅同募居
以成勝事僧顧文青瑩亦贊其能踐跡一發如石
投水施利四來如川赴海凡所得者僅踰千緡於是
鳩工市材揆日蔵事歲時未易斤斧告停危構翬飛
疊瓦兜甍窓牖明邃挾楹赫奕殿堂廣其舊制廊廡
闢乎新規門闥有門左右有序中塑神象森衛寶官
威儀聿成藻繪煥煥益所以答神休而肅祀事也噫
古之鄉士有益於人者典禮尊其祀焉矧茲山王吾
數百載而英烈不昧始徒功而成善事終佑民而享
明德建祠追號亦其宜矣前所謂有功於國有惠及

民後世尊其道者受命無愧其斯之謂歟愚因訪舊
旁學淳熙邑聞其異跡訣於紀事既窮確請不獲
冝議辭旨淺近斯爲之碑焉明道二年二月十五日記
惠應廟祀崑山神在縣西北馬鞍山之陽唐中和
二年建宋崇寧間賜額曰大觀廟封神曰靜濟侯
紹興間加永應淳熙間加昭德慶元間加顯耽開
禧間改封昭惠公嘉定間加靈濟寶慶間加福應
紹定間加康祐淳祐間封翊佑王國朝洪武中改
封崑山之神每歲夏四月祀之永樂中廟燬宣德
中縣丞吴仲徹重建祝文曰有山巍巍惟神主之
有民林林惟神福之諧錫寵褒以答神休英爽如
在享祀千秋

宋衛文節公祠堂碑　沈魯

朝廷崇禮先賢累下詔所在有司以時修葺祠宇除
墓道使人守護如法崑山縣儒學教諭臣劉緒訓導
臣章經奏故宋太師秦國公文節衛涇生於是縣之
石浦奮負經世之學魁多士於淳熙甲辰登要樞參
大政中外歷任四十年所言皆經國遠謀關係世教
爲甚事有范文正公後繼先憂後樂之志者此其人
也方韓平原之勢焰熏灼毀譽升午今年朱元晦作

明年趙如愚黜而僞學之禁日迫正士接踵遠引猶
排擊無所容其身而但重利祿輕行檢者附麗以成
其私操習使倖於一時而無以爲善後之計公以理
亂安危之機關不容緩具疏利害請除之而侂胄師
旦爲世大戮矣尤務進賢才以立國長養振作以固
不拔之基講求大計規恢遠圖而復見扼於彌遠之
擅國卒無以旨所言風與元晦有契合至是已召還
而元晦已卒復移文新安梓行所注書又請爲右文
殿修撰張栻賜謚于今三百年爲士者皆能言之而
舊祠在馬鞍山荒涼摧落神弗寧妥民有以義起者

為彼置學宮之費俾七世孫畛居守墓在胡州者亦已蕪沒不治臣衛等稽諸禮典法施于民則祀之夫立朝正色不忌規諫名諡所在急於飢渴故能克殄兇醜成謀而不居其功志雪讐耻自奮以厲不弍之氣其於君臣父子夫婦之大倫至言懇切惻怛忠孝而體國之誠根於天性鄉之先達為法後進如此而歲事不修祀典有缺使士大夫何以為風厲而世道無所取衷焉乞量為定立時祭則象方來庶不負明詔崇禮之盛意上可其奏命禮部參酌儀注歲時祀以牲特奠帛為三獻禮而祠墓彼此咸為嚴禁約毋

有所毀本部右侍郎黄成與公同里嘗集公遺事得其出處大節而世遠湮沒者不能具載知縣唐素主簿胡欽為勸說協規之士買田數十畝以助修葺費而拾得公之世業俾魯撰詞刻石以示遠烏乎天之生才必資於世用．違其才則無以自見於世而論者謂南士儒緩不及北之剛毅慷慨多大略是以吳楚之國常不競於中原此非定論也金源氏之方興以回山倒海之力見屈於宗忠簡公之孤軍無援而缺戰不敢南下者累年李忠定公區處天下事規模措置再踰月而畢擧動敵為之震懾使二公終用而得盡其才將海內豪傑攝息聽命之不暇大功之成夫誰能居其右者而謂閩越南産迂儒僻士果無能為邪金源既衰杜鄴多故宋雖偏安而才武雄略之士下扞牧圉者甚衆使公柄用而得與聞力必能集衆謀申警修厲鋭養威以作南士之氣使無忌北鄉觀形勢而決事機進可以得志退不失乎自彊假以歲月則大讐可復而宋室可興矣夫何高才見疎寡謀自用而動不相時擧天下於一擲卒之敗衄之餘後世不振雖公之明見不異昔如平時所料而才不盡用所可見者如此而已烏乎天乎是蓋故哉於其

祀作歌以侑神歌曰山蒼蒼兮海茫茫懷故都兮天一方中原在遠兮不可望事往人異兮而我心徬徨嗟直行以自遂兮耻徇時而為否臧苟枝功資之得喪兮夫孰秉名德之崇昌玄雲兮翱翔靈風蕭兮來景光慶有食兮食有堂歲事修我兮我其來享時驟集兮而不可久兮吾將返飈輪於帝鄉

宋衛文節公祭田記

崑邑馬鞍山之麓有衛文節公祠堂歷歲久而頹壞樵牧所侵神弗寧安邑人今少冢宰葉公與中同公

里衍景仰先哲見而憫之天順辛巳任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奉勅巡撫兩廣時都憲江右劉公顯敬適巡撫江南遂與言之徙置學宮之旁為置田二十畝俾七世孫恰居守成化丙戌湖廣安陸唐侯豫叔來宰是邑之明年絃歌之餘登公堂而見其子孫之寒餒不自存者惻然歎曰吾宰是邑而先賢之後若此其窶而可弗加恤耶乃於公暇命其屬陰陽訓術龔克中勸說好義之士各捐己貲相與助成之增置常稔之田二十畝歲得租米一十四石俾其後有以葺祠宇供祭祀而田址坐落圩號具刻于石撰詞記之以

示後人余嘗閱郡志衛文節公諱涇字清叔生於崑山之石浦宋淳熙甲辰賜多士居憲臺登樞要歷仕三朝任中外四十餘年所言皆經國遠謨志在匡濟時雖不能盡用而於綱倫之重至誠剛但非根於天性者不能言也及韓侂胄之柄國危亂獨密謀而剪除之功居多梓行晦菴經書傳注使人知宗正學惜公不能大展於當時而淑人之功有以及天下後世者則於崇祀之典其可缺耶然公之德業雖不沒於將來而非我邑侯之矜恤其何以澤及後世夫君子之行事貴乎可繼而有以垂於無窮故崇禮於一時者

未能必其可繼於他日矜恤於一人者未能必其可致於悠遠而侯也不利之以貨財而資之以土田使其子孫世守奉其蒸嘗衣食足而禮義興必有繼祖風而光前諸後者出焉於是乎肇矣予忝參蜀藩歸老于家稔聞侯之盛德因其請遂不辭而為記請之者誰致仕訓術克中也

國朝春秋二祀祝文

才全經濟學貫天人扶植世教羽翼斯文今茲仲春秋謹以牲帛醴菜祇薦歲事神鑒不昧尚其來歆

衛文節公祠祀宋太師秦國公涇舊在馬鞍山華

藏寺之左後從儒學旁成化六年教諭劉衍奏入祀典每歲春秋祀之

崑山州作新婁侯廟事狀　殷奎

婁侯廟者祀吳將軍張文侯昭丞相陸昭侯遜及昭子揚武將軍休也按三國志漢建安二十四年孫權以陸遜為右護軍鎮西將軍封婁侯吳黃龍元年以張昭為輔吳將軍改封婁侯嘉禾五年昭卒少子休襲爵據今崑山本古婁縣張陸三侯實國於此質諸祀典後世宜有血食之奉而廟貌缺然千有餘年莫如有舉至正十三年冬十二月知州偰侯斯始覽圖

志攷典禮悽然嘆曰忠臣烈士之祭有國之所崇奉今歲所下赦書廟宇損壞俾之修葺臣斯幸得承之此州有如昭遜功烈光於史冊而國民世遠遂失舊君之祀甚非明詔所以獎勸忠臣之意即下令以故書從事乃相州城東北三里婁縣故治有叢祠一區徹而新之考三侯冠服之制像設其中文侯昭侯並佐南面揚武西向備坐又合廟左佛廬四楹爲祠祀齋室俾里人報授其間繚垣四周前爲崇門題曰婁侯之廟閱明年十月某日侯率僚友具牲幣以落其成顧羊豕所麗石未有刻詞謂登曾預議敘使狀其

事始末以請文于作者登觀傑侯是衆所以崇祀典去淫祠風厲臣子之盡忠將順朝家之美意皆良意皆可書也作歌詩鐫之樂石以示永久禮亦宜之故不辭而爲之狀若夫三侯勳業之詳則有吳志本傳在咸陽敖論敘登狀

婁侯廟　　前人

子布文武才鼎峙非本志伯言社稷臣早定西龕計霸功照吳甸侯封啓婁地何以慰遺民於焉崇祭祀

同前　　袁華

婁民尚淫祀祠廟徧村墟疾病罔醫藥奔走信羣巫椎牛醵酒醴婆娑樂神虞神不歆非類傳記言足証聖人制法酒有功則祀諸崑山漢婁縣舊邑和與之婁縣名尚存在今城東隅張昭泊陸遜封婁肇自吳極孫將軍位鎮東南墟升堂拜昭母情好昆弟如策先受顧命推將運謀謨陳稷止酣飲禮下執使車忠言不見諱杞宋歸里閭衆卯憚威嚴卒年八旬餘伯言雖後出智畧雄萬夫楫配以姪女數數詢良圖一從呂蒙舉乃修關羽書潛軍克公安徑進守宜都走備夷陵城藏伏夾石區相吳柄國命上疏陳立儲赫奕兩侯功灝久而彌彰太守念婁祇報本昧厥初

淫祠既撤毀右道咸當除改祠祀婁侯像設崇屋廬復覩漢威儀清風肅紛紛浮屠令此邦人卑益相填於雨暘及疾疫走禱來于寧碑紀顛末大刻龍騰拏于以告來者并錄婁侯愚歷姓歌送迎萬世莫厥居

婁侯廟在縣東北婁縣封吳張昭陸遜封婁侯故人立廟于此祀之元至正十一年廟圮知州傑侯斯重建

劉龍洲祠　　淩萬頃

曾隨萬鶴上天關貴信荒山注斷碑百歲光陰隨酒盡一生氣概祇詩存塚傾平地藤蘿合碑倚空岩霧

雨色縱使昏灰那得到落花寒食不開門

同前　　敏李

改之亦豪邁生世何落落抑鬱過宮書躑躅擒胡暮悲歌能無動沉醉信有托新祠薦寒泉九原詎可作

又　　袁華

劉君廬陵秀胸次隘九州倜儻負奇氣辛陳同佚遊西登峴首山北望多景樓長歌過慟哭志在復國讐異才世間出高掃輕王侯奈何扳桂手不能占鰲頭肆情詩酒間文婿附斗牛崑山非故里遂為溘寓留

續吳郡文粹卷十五　　十

五十死無嗣埋骨東齋陲星霜屢變易吏墓為平疇有司重封表勅石樹松楸何人灑麥飯淒涼土一抔建祠立神主買田供歲羞仁哉太守心祭祀豆千秋

又　　秦約

龍洲先生湖海士矯矯高氣絕代闌持節去為金國使封書曾感獻陵君壽遺英略生前志無世文章死後勳壞塚年來誰酒飯愁看棘樹鎖寒雲

又　　楊維禎

讀君舊日伏闕疏喚起聞禧無限愁東江風雨一斗酒大地山河百尺樓龍川狀元曾表旌冷山使者恐色蓋白鶴飛來作人語道人赤壁正橫舟

又　　偶桓

遠身遺墓入烟林幾度臨風感慨深草暗頹垣春放積霜寒宰木夜栖禽清江載雨孤舟夢異國登樓萬里心泉下劉郎呼不起吟成哀些一沾襟

又　　沈愚

文章人物邁時流袖拂天風萬里游黃鶴樓前江月白買花沽酒醉中秋

中原望斷獨興哀懷抱憂時鬱未開斗酒亂肩風雨夕為誰辛苦渡江來

續吳郡文粹卷十五　　生

劉龍洲祠祀宋詩人劉過改之過廬陵人紹興間客死崑山其後主簿趙希懋葬之馬鞍山東齋之西因復即東齋為祠後燬于兵元季知州偰侯斯與士人殷奎等修復之

黃姑祠題壁　　范氏

因聽初至月埋輪為鵲橋邊綽約身闌通佳期限一夕因何朝莫對斯人

黃姑廟　　高啟

農祭頻來水廟扉銀河東望失星輝天孫秋夜應相憶一去人間竟不歸

又　　周南老

黃姑與織女睆彼河西東胡為丘山側靈姑于以降
褰帷拜靈姑宛然天女容黃姑即河鼓誰能辨雌雄
神亦不為雖惟民之所從有禱輒斯應歲ゝ祈年豐

黃姑黃姑廟在縣東三十六里地名黃姑事具中
吳紀聞

葉文莊公祠記　　吳寬

故吏部左侍郎謚文莊葉公事英宗（一作正統中）為兵科
給事中當己巳之變京師戒嚴公忠憤激發數日奏
疏七八上區畫兵事悉中機宜自是有名於時後出

叅政山西擢都御史南北巡撫制禦蠻夷功績益著
憲宗之世（一作化初）成召為禮部侍郎改吏部而終公蘇
之崑山人也既沒幾二十年慈溪楊君名父由進士
來知縣事自以少知公名今獲令茲土無以慰仰慕
之意適今天子初即位用臣下言撤天下佛廬之私
建者君承詔而喜曰吾志可成矣蓋謂公之為人天
下皆知其賢況鄉人哉設而祀于其鄉此禮也顧佛
廬有當撤者乃特毀棄其像以改公祠設位於中歲
時率僚屬師生拜而祀之他日托公之子婿兵部郎
中虞君元凱來道其事而以記請夫世之仕者孰不
急於政事有政事矣然無文學以資其識則所行者
不免為俗吏之事又孰不重乎文學有文學矣然無
氣節以立其德則所能者不免有文人之譏故三者
每患人不能兼而有之公之政事載於國史甚備已
不必論其書冊滿家篤學考古至忘寢食所著述專
以歐陽子為法純雅明正其詞藹然平生尤慕鄉先
哲范文正公身雖已貴蕭然猶寒士也謟佞之徒有
所倚而起者惡之不忘與接所自處可謂重矣是
以其名起於當時傳於天下而士大夫置公於國朝
名臣之列此豈無自而得者特公以中歲而沒使天

假之年其見於世者當又不止於此為乎惜哉寬初
入翰林雖及接公而受其誨言然不久公已去世竊
以為恨而名父當有斯文之契者況其為此又當乎
人心故雖無文猶強書而復之祠成于弘治三年二
月明年正月戊戌記

葉文莊公祠在儒學後祀禮部侍郎邑人葉盛弘
治二年知縣楊子器建

吳公子游祠記　　楊一清

成化乙巳冬監察御史鉛山胡君漢按節三吳過常
熟祗謁先聖退謁先賢吳公子游祠ゝ出禮殿隘陋

弗展君顧瞻盡嗟乃進蘇州府同知華容毛君瓊曰吳公天資常熟鉅邑維祠堂僻弗稱殆非所以崇明德勵風教也盍相與撤其舊而新是圖毛君曰諾爰率諸將士弟子度地于學之東偏遂悉撤任其事然本以義舉不欲勞民力時教諭天台張景元楨倖首事邑之士民尚未丕應無何蘭江祝君獻起進士為邑令用居意勤諸為人聞者風動共佽助之以後為鳩材甓蘇壁至于工傭餼廩之資胥此焉出乃卜吉元事命委官孫范司其董其役隆棟厚礎既矗且安堂室中嚴門廡森列經始于丙午春三月至四年秋

九月訖工議者猶病祠地前迫叢宮趨壁市民居以廣之由是宿與關詞視舊觀不啻數倍耕農販夫但見新祠之煥儼而不見廣謀之及已也莫不戴神之休以上之人不屢用其民為德毛君謂重建本末不可無記寓書鎮江屬予記焉予時至春秋王者不作詩書禮樂之化或幾乎熄矣吾夫子出始立教以振之時則有吳公遠述句吳北學於中國蔫借不懈遂能以文學上齒顏冉為高第弟子卒開東南文獻之源其有功於鄉邑甚大且當時稱名鄉相謀人家國者讓乎未闡道功利之說瀾倒故以由求之賢其論為國止有勇足民也可知已公宰武城獨能以禮樂為教使當官者知以道治民為賢而乃筆筐篋之吏不得為名教所貴其為患於天下後世甚博先民有言盛德宜百世祀故鄉先生沒則祭諸社尸而祝之公道德之在天下者朝廷通祀萬世無議其在鄉邑則澤潤後人不但所謂鄉先生而已為之特祠以奉祀事作止景行之意於是乎存然自公沒千有餘祺宋縣令孫應時始剏建於慶元之三年晦菴先生為之記厥後改建於王綸鶴山魏氏記之重修於國朝之虞禮南陽李學士記之第嗇隳取苟完無應經

又其亦有待於後之人乎夫祠不祠不足為先賢重輕獨以義而風化其下者有司事也然世之為部使者所以程督其下惟錢穀訟獄期會間是急郡縣之吏奔走不暇以應乎其上者如斯焉耳吳胡君方積最或嗇頗能於風化究心焉然不數月擢僉山西按察司事以去使郡邑之間不有賢者為之宣力則其志莫可自遂其以朝廷良法美意動為有司所格懸重與以待之不事事者猶自若也況于一祠之小筭書晉責之所不及者哉君乎以是當有以窺其趨操之正矣若為政為學公所受於聖人之家法具在凡

吏於此而不能以詩書禮樂化訓其民士於茲而不
能志公之志學公之學皆棄于公者也因以麗牲之
石俾著之

子游言公祠堂碑　　　　桑悅

吾邑子游言公北游而學孔子之道得其文學一體
以歸大江以南萬世尸而祝之攸宜宋慶元間孫君
應時宰吾邑曾廟于學宮之東後令王君爚加意存
其後人其廟累代修葺雖祀之於家者或有鐘簴本
朝巡撫工部尚書周公忱及今廿君偉甫患新之後
蠲於郡災四明之慈溪楊侯子器由名進士如邑事

續吳郡文粹卷十五　　去

至任事以稽古崇德為事於公之祠周其學費而
婚其末世為屋數楹以妥公神仍置田若干畝資延
世祀祠成公之六十四代孫江以記求予予觀應
時書求崇陽朱夫子為之記凡公而[illegible]聖門無能過
化於吳大吾朱子言之已詳矣何敢[illegible]一辭獨公在
當時以文學名獲居四科之列公之所為文學者當
以為鄉之後人皆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何如
其文也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是故聖人學
文於天地賢者學文於聖人文學以經緯天地為極
自非聖人莫能與乎斯文也然則公之文學又何如
其文學哉觀其為學必欲知本燕居必論禮取人必
以正天治入必用禮樂故朱子謂其敏於聞道即
吾夫子聞道是聞夫子然則公之文學乃入聖師文
學之階梯又豈止言語文字而已哉若曰孔子作春
秋筆則筆削則削夏不能贊一辭是又以言語文字
為文學也以言語文字為文學特藝焉而已耳若公
之文學誠可謂道德博文者果可以小技目之狀令
去公二千餘年而世之名為儒者不過餘啜蘭棠稽
粕為出入就使其文其學華藻如相如勸奮如元凱
曷足以窺聖學之一班而況讒譏謗闢之士以小才

續吳郡文粹卷十五　　去

自恃不復知身心為何物甚至剽竊章句摭取掇拾
科第而止以是謂之文學寧不有玷公之文學乎學
公之文學必以求道為主等而上之見道卓爾則顏
子之文學在是由是優而游之不知由之乃孔子之
文學也烏乎是可一蹴而至否鄉人能學公之文學
則不忝公之心庶幾齋心以祀公者無窮而凡瞻室
屋湫之中明窗淨几之下皆為廟公之祠宇者矣古
稱王謝崔盧謂之高門然則為公之子孫者則又何
如苟能不墜家學之傳斯為公之佳子孫矣與公
為後進顏孔子而景仰於公者自丱角以至白首亦

非一日故記公之祠遂述公文學之實以勉鄉人之
并公之後人亦因以自勉

本朝春秋二祀祝文

文學名科禮樂為教啓我後人儒風聿興

吳公祠祀孔子弟子子游初建在縣東北一里宋慶元二年知縣孫應時別建於縣治內寶祐間知縣王爚移置儒學大成殿後咸淳間知府趙順孫又剏書院于郡治元建文學書院于縣東今人祀與春秋祀之

商相巫公墓廟碑　孫應時

人臣事君之道有變成有弼辯有鎮定變成者學術能開太平弼辯者才能々銷災患鎮定者德望能襄大事斯三者君用之皆能致治臣行焉皆能盡職所謂大臣者唇此商有賢相曰巫咸其該道以事帝戊子嘗攷文獻知之和雍已既立王業中缺刑溢法弛德衰澤涸於是伊陟贊言公々治王家有成作咸乂四篇斬而復新翳而復明也故曰變成是時也桑穀在朝昏生旦拱甚矣其妖也乃啓太戊修政明禮戒早朝而晏退或問疾而吊喪桑穀自亡此之謂弼辯商侯昔有不王不享者於是救順越三年遠方重譯至者七十六國聲靈赫烜國本鞏固號曰中興此之謂鎮定至祖乙時子賢紹武毅道復興爲于事是君者故勞於無事之時易也於艱難危厄之際而能斡全曲成者難也太戊立商祚中葉而祖乙殆甚公父子克忠以濟時艱一道允成人豈弄毓忠良於巫氏以與商乎咸者英賢盛氣運而迭起理自然歟嘗攷越絕書虞山巫咸所出梁蕭繹云虞山巫咸所出又唐張守節史記正義巫咸冢在虞山上子賢亦葬其側由是言之公父子邑人也而地志謂山西夏縣有巫咸頂相傳公嘗隱此況嘉定中鄉人掘地虞山西

麓名青龍山嘴山有腹岡得古碑八分書刻商相巫咸冢凡五字前令王公爚丈治有餘棲巖別墅以存亡繼絕為事念吳之先賢莫出公右作廟此山之腹岡於山頂則修墓為春秋祀義起後人應時又恐去世既遠而或或泯乃礱古石為文辭以為後世詔辭曰於赫殷商業肇武湯中世有嗣王朝内拱祥桑桑枯德政良々臣翊匡國勢熾昌作式四方四方既襄公艾成廟廊穀土蕃々誕降虞山陽山腹有國靈氣揚奮千載聳亡碑文兆章新廟曰石寄駿奔靡遑歆功難忘酒清肴香曰公之故鄉鑒此蘋嘗

常熟縣新建鄉先賢巫公祠記　　陳寰

虞山者吾常熟鎮也其東南椒麓形勝尤倍丹厓青嶂溪河逆折縣城址故環之綠為西關萬井鱗鱗有仲雍子游墓有老子祠麓有致道觀觀內有七星古檜有梁昭明太子讀書臺有宋學士母井銘歲時習朝儀於此為祝聖道場之西有嶽廟有張許闕劉諸忠臣祠當觀廟間地稍隙鄉民據之列樹藝墳兆將葬焉嘉靖戊子冬大巡撫荷峰陳公行縣至常熟先是吳公子游以縣之先賢故別立專祠於文廟左公既謁文廟則謁子游祠見商相巫公咸與其子賢

亦皆鄉賢設木主廡下乃退坐明倫堂進一高等生俾講巫咸故實既畢復進一高等生俾講子游畢乃諭之曰巫與子游世次前後若此今爾縣崇奉鄉賢而列巫咸父子於子游兩廡於義何如鳴等既咸神其靈寧此固我官府責然事在學校亦漫無建請何卿諸生皆稱謝因再拜言曰昔宋嘉定間人治地青龍岡下得碑題五大字曰商相巫咸塚皆古八分書縣令孫應時遂建祠字碑記尚傳今青龍岡地雖莫可考然祇在山麓無疑於是爭舉鄉民壙地僭踰非制請就為祠甚當公乃付之縣令胡君君因出公帑償鄉民價命歸壙石留其內門及堂廡橋道後建正殿以奉二木主前臨通衢作石門表曰商賢相巫公祠明年夏落成縣士大夫及齊民日相率往拜但見崇山幽林明秀森鬱高臺貴與松林竹石相掩映莫不深副情仰慶忻頌美胡君與二令洪君熊君輩以寰先嘗從史官後請纂言述故鐫石祠中水示後世寰不可默竊惟古稱鄉先生沒可祭於社若公父子則豈惟鄉先生乎哉昔者周公嘗告君公曰巫咸乂王家而朱子集楚詞注又謂公古之神巫聖賢稱論蓋因事有指一以道言一以術言夫道有大小術

有邪正道固可該術而術不外於道今如周公朱子所述則其道非小道術非邪術皐夔稷契之所行義和仲叔之所明萬世而下欲以輔世相君與夫推言運測化機者孰非巫氏家傳之學哉即其有功世教如此雖天下皆祠猶亦非過況於所生之鄉而今且弗稱固宜當道諸君考世申義而不能已也烏乎微商之臣自伊傅外顯名後世者要不多見而孔門弟子江以南無聞焉今常熟海內一邑而商周人物已盛若此豈非東南之光乎為縣後學者景行先哲求無仰媿將若何而可哉遠勢忘利反身踐實蓋不必

進惜哉又而所以為道術者必大必正不徒事文學之末以僥取科第而所以為臣子者必恭必敬以勵行等而進之以希聖賢如是而經傳遺教以及今日祠祀之新廢無負耳苟不能自振流與時俗汩焉則東南西北往來與賠身過祠下而必推之其能覥然也乎褰敝微持是説顧從邑之後賢同志所戒勉哉

巫歲祠在虞山之麓

宋周孝子廟碑　　　錢　通

凡人位天地間居百靈長是故其何道以致此哉其必有以配天地而異乎百靈者也曰何道而已矣然

則道何先曰孝而已矣是故孝者冠百行首衆善亘古今而不息以之為家則家化以之為人則人從以之為祭則天地百神格以之為事則無有所廢而不當故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孝既至而所推無難者矣琴川有故周孝子廟志傳孝子者諱容家世琴川人生有宋乾道間早失所怙事母朱氏克盡孝道凡鄉里義事力所能為者必極意以先之如糧已負人咸德焉至淳熙間先母氏没既殁之明日即降于家告其母曰兒神矣復自天曰某雖死當必輸忠朝廷盡力鄉里不能蠢、隨草木腐也淳祐初鄉貢進士邑人陳植薄等感其神謀祠其像於邑東南隅即今之廟是也凡遇旱潦疾疫疑所不決者必禱焉有禱輒應越十有二年壬子國子監進士邑人趙必鉼等遂條其實跡之驗於時者數事上尚書者奏動賜額靈惠自後神益效靈後元泰定五年報恩寺僧耀觀主禮越楊公復募建前軒并後寢若干間以位神者神母神之居始其我朝洪武初有事於祀典神有司亦上其事既加稱號仍賜每歲九月二十一日神誕物帛令有司率鄉老士人以祭神用荅神貺琴川之民信神者如信父母歲而拜禱如賈赴市廟之旁

舊蘇山精益人得此以愈疾緣神母生時所餌以嘗愈其疾也烏乎孝之所推有感於人若此哉雖然若人之所以為神者以克孝也朝廷之所以封祭者示勸懲也而人之所以奉神者以其靈也嗟乎奉神之靈不如景神之行慕神之明不如體朝廷之情是神之所有望於人亦朝廷之所大惠斯民者欲洪武壬戌住祠里人臨廟貌之弗稱也既建明堂二間以廣神棲已巳歲國子監生趙維宇士綱北平真定府趙州高邑人來贊是邑政平訟理有禱必應歲時躬謁祠下以神之事跡未立石以張神之靈并志其事之

始末以求余銘謂若神孝行之實蓋必有大過於人而不止乎是惜乎志畧其說史失其傳焉有墓在今縣鄉之四十五都虞山之陰銘曰 厥惟生人孝居德先一本既立百體斯全如水流濕如火就燥已既有 推無不報曰周孝子樹本惟良德專有事慶衍無疆輸忠盡力視人猶己厥譽弗違死而不死國有顯祀人欽倍風廟貌峩峩歷世惟崇洪武二十二年歲在己巳春正月吉旦鼓城錢通撰

海虞孝子祠　吳訥

莪莪邑城裏云是宋周銘若父殁居田里出妻躬養母

子孝母心壽母殁子復亡錫封崇廟祀寥寥二百年流俗日鄙靡歌詩弔英靈叙孝令誰似

本朝祀廟祝文

德成于己孝感于天旌之祀之敦我民俗

周孝子廟記 此廟在郡城孝友坊內　吳寬

姑蘇城東南隅有周孝子廟廟始建於常熟在宋乾道間邑人周容奉母朱氏有至行人稱周孝子且勇於為義見罹患難者拯救之恒恐後既殁一日降於其家以己為神告其母且曰兒願為國効力以保護鄉閭後果如言終歲民無災患遂相與廟事之其後淮南大疫云有往施紫蘇湯者全活甚衆生人度江酬之偶見廟貌始知為神事傳民間凡病者禱訖汲井投紫蘇煎飲即差既七十餘年進士趙必錦等因具其事又以除蝗驅虎救水旱寇盜等顯迹數條上于官朝廷特賜廟額曰靈惠實淳祐十二年二月也歷元至國朝秩于祀典縣長吏率僚屬歲一祭之不廢若蘇城有廟歲月已遠莫能考其創建之由豈常熟為蘇屬邑蘇人亦冀其神靈波及郡中以事之歟而近自景泰甲戌歲吳中大歲民飢而疫作相枕藉死禱者取水煎飲如法亦多獲生民益神之自是凡

有所求者爭趨廟下每旦庭廡如市顧其廟既卑隘禱者益多至無所容足旁有三英者自其父謙以來再世守廟以精勤稱謀欲改建而不敢專其事則與里正李忠周紀輩言于縣于府既如所請且下帖文俾英專守匄擲於募財于衆一時施予者踵接而蘇衛千戶陳俊等更割地以廣其址乃以成化九年十月興工又明年廟成廟故西向始易以南爽塏端整有堂有室有垣有門覆井有亭焚楮有爐以至象設器用亦無不備他日郡人嘗德于神者相率言其事可託英遂礱石乞予書之自昔吳越多淫祠唐狄梁

公按行江南志所去之所不去者夏禹太伯季札伍員四廟而已君子蓋深與乎斯舉然祭法謂法施於民以死勤事以勞定國能禦大災能捍大患者則有祀今孝子為人雖非若古人之法施於民也然使里之悖逆者聞其風則愧而改行雖非若古人之能禦大災捍大患也然使里之疾疹者感其靈則安而獲福廟而事之豈不宜哉噫吳公既往吳俗益甚妄尤可歎者家自為廟祀非其鬼人小有疾則指以為祟往往殺羊豕以大享之其歌謳詼笑俯仰跪起類乎生人之燕而卜筮巫祝之徒假以獲利者皆是曾謂

孝子冒享其祀乎而人亦敢以其祀祀孝子乎予嘉孝子有補於世教也有益於民命也有合於祀典也於廟之成不能已於記翰林院修撰儒林郎吳寬撰奉直大夫南京兵部員外郎李應禎書并篆額成化十四年九月廿六日立石

周孝子廟在縣治東南百步孝子縣人周容事母至孝歿見夢於母曰兒已為神當輸忠朝廷盡力鄉里宋淳祐初邑人鄉貢進士陳椎等建祠祀之淳祐十二年進士趙必𨯦上其事賜額靈惠洪武中封周孝子之神每歲九月祀之

張旭祠記畧　　張著

張旭字伯英吳人也生有文藝好草書嘗為常熟尉及卒為邑學土神往往吏於學者惟其人則相之以安且顯其去非其人必傾之或弗終厥任或出即獲其所利或遂以賊亡其報之捷於影响至正乙亥秋八月天台陳君敬德來為教授誓神以不私居無何有不得肆其欲者謀敗君弗遂由是人皆知神之有以默相者焉吁唐去今幾四百年神之靈既如一日則後今日其有既乎

張旭祠在學門內祀唐縣尉張旭

甘泉龍神祠禱雨記　　鄭元祐

吳槩以水為國東出而為吳江其州郭低窪人烟聚落於浦溆之間洲渚之上州既左江右湖雲濤烟水其為神龍之宮靈怪之宅尚何異哉自非神龍依人以著靈而人托龍之庥以為命則其四封之內呼吸而詔之者故何難哉州之東行涉江湖而為梁者相望獨第四橋之下水最深味最甘色湛寒碧唐陸羽嘗品第之入茶經則其異於衆水也必矣世傳有龍居之州人即其橋之北水之中沚建祠以享龍謂之甘泉龍神祠其來蓋甚久矣至正三年夏大旱田禾

焦然將就槁時高昌軍雅實理公為達魯花赤憂心
惻然乃捐己俸市香燭宿齋戒躬詣祠致於昭靈觀
道士富如心乞為將成籲天而公躬率幕僚吏之
屬悉徒步詣神祠下再拜稽首為民請命富君乃用
其教法役神召龍鍊鐵符投橋下井纔入而雷自水
起玄雲四隨垂雨即隨至公驚喜以手加額曰神明
不遠如此哉船迎龍水至州署有赤鯉躍入船中雨
既告足即昭靈醮謝比竣事復迎牲祠下令樂大祭
以荅靈貺州遂有年於是闔州之民讙然言曰吾州
依龍以為命故水旱必禱然未有若我公誠心懇至

一念之頃神人孚合其響應若執左券交相付者其
故何哉於是遂昌鄭元祐曉於衆曰若知公嘗為泗
州長尹乎天久雨四之民將為魚公箋詞以請於上
帝其詞有曰甘減一紀之壽祿願起百姓於泥塗詞
焚而雨霽然則公之臨政愛民至於不惜身命有如
此者爾民亦知之乎於是州之民悉公之心戴公之
惠其恃公以為民命也有所在矣作甘泉龍祠禱而
詞

本朝二祀祝文

松陵之南具區之衝衆水所聚神龍之宮欽承聖代
祀典尊崇歲時旱潦致禱必從波濤不驚利澤無窮
祐當仲春秋式陳常祭神其鑒之

甘泉祠在吳江縣治南六里石塘第四橋北祀龍
神也

重建三高祠記

寶祐丁巳之十一月余友曹良顯為吳江之五月也
謀新三高祠明年二月成三月書來屬為之記蓋自
吾為序也或來賀焉河南程氏論高尚之道有四懷
德不偶而高潔自守知止知退而自保者量能度分
安於不求知者不屑天下之事獨潔在其身者鴟夷

子相其君伯句踐身去之可以為心退矣蓴鱸蓴
菰菜寵張季鷹陸魯望童賁皆之為大司馬掾摶刺
二州非不來知于人與不屑天下事也直懷德不偶
爾夫功成而退高矣不偶而去爰其高良顯曰不瘉
於不去者賢者又曰是三君子者如斯而已否則大
夫種顏常侍鹿門子之倫彼非自高人高之爾人群
然高之則靡然從之有天下者何利於此殆不可為
訓良明曰天下無人乎哉吾惟知夫世之人不可一
日不慕三高者吳人之不可一日不葺其祠也遂概
然為之不疑祠在慶曆間寫繪事於長橋稍遷於鱸

鄉亭最稱僻今地邑人王份别墅之雪灘也居故偏
小不與地稱而地亦偏仄不與人稱韻人勝士往往
病之然而則今者也將百年於茲無動心者夫邑所
以名以有三高也三高所以名有風節也不然之為吾
真俗吏哉今地僻而屋頹且君家遠祖在焉顧述
予方行歸非事言語時謝之惟謹其年五月以事渡
淮道松江艤舟祠下良朋要即其所都雅甚 入而
謁肅如也三君子者不樂於斯乎泉香菊茂不與包
山洞庭相終始乎堂昔為閣之三今狹以廈二有朝
夕汎掃之居軨軒敞其前有展醊者陟降之地兩廡

翼之蔽以亭亭之南為榭下臨雪灘雪帶舍如有
臨望泛浮之便可觴可咏可奕可釣不與祠襲此最
令君用精神處也吾想永日不恐去清風自生翠烟
自留左江右湖雲山水樹晝晦而千態萬鷗掠而飛
征帆倏乎去來葦聲作秋蘆散起而俄聚莫不一一
有思及乎而月淡漁燈起夜寂而水時呈疑三君子
者消搖其間可解而致將未見春紅鬧妍秋空紺徹
雪之朝雨之昏何如也噫嘻可想而知不此之記吾
亦俗人哉良朋永嘉人朋舉其字也府主觀文殿學
士趙公與蕙捐緡錢還嗣守以相之份之孫東亦獻

地以廣其址云其月既望山陰陸䣿記資中李仲熊
篆額良朋書 石處道

三高祠記

越相范蠡與句踐深謀二十餘年卒平強吳報國積
恥引兵北渡號令諸侯以尊周室而與君伯於當時
乃以為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乘扁舟浮五湖由海適
齊晦其姓名自謂鴟夷子皮晉張翰有清才善屬文
初入洛都齊王冏辟為大司馬東曹掾觀時紛紛明
能見幾思菰蓴鱸膾棄官歸吳嘗語人曰使我有身
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任心自適曠達不拘號為江

東步兵唐陸龜蒙舉進士不中自放遊歷蘇湖
刺史皆辟為佐還隱松江講學益勤多所論撰尤長
於詩自比涪翁漁父江上丈人耕釣往來不友流俗
時謂江湖散人或號天隨子甫里先生吳江有古丘
三軸筆法頗工傳者以為真前人作堂於斯就圖其
壁目為三高繪事斑剝稍號弗差不崇不嚴人玩視
之余至官佐貳成謂此宜葺久矣於是像而祠之三
人者金玉始終異代同趣遺芬餘馥溢於無窮可以
懲貪而導廉可以激俗而勵時後世有識之士莫不
樂聞其風而想見其為人然則肖形辨位因故增新

使人得以致其敬焉亦禮之莫敢廢者也元符三年
三月三日端溪石處道記

重修三高祠田記　　陸元吉

三高祠石湖范公一記盡矣所謂清風峻節相望於
松江太湖之上而天下同高之邑人也獨奉其蒸嘗者
蓋有自焉宋乾道間徙建其堂于雪灘像而祠之垂
二百年北南士大夫仕于州者初涖政必謁拜又率
州之士民長老集于堂下以修祭祀禮闕歲從久棟
梁榱桷寖見傾圮非以嚴祀事而崇聖化也故鄉老
者傳爲元吉爲魯望先生遠裔居先生之里乃屬辭

見褒舉於有司乞以元吉主奉祠事既而江浙儒司
申命於國子監始得請焉於是設掌祠各一人以佐
其事元吉祇奉以來其敢不加謹然每念時祀有恒
則棟宇必葺其所能者可不爲謀遂置吳江田五十
畝歲入租三十有二石爲堂之公費又慮事祠者無
所憑爲其詢州之學官他爲備牘有請而遂設之益
籍以教授印用防出內也鄉堂以爲然俾予直書其
事刻石以傳永久　今而後庶所爲蒸嘗而修飾者
自有不容反急也其畝數之詳具見公文之副墨云
泰定元年八月吉旦主奉陸元吉謹記

重修三高祠記　　趙均

吳江城南之雪灘有祠曰三高始自舊宋以祀越上
將軍范蠡晉大司馬東曹掾張翰右補闕陸龜蒙舊
陛虛敞門廡完偉前瞰太湖俯臨垂虹橋有堂翼然
中肖三君像祠貌肅如也春秋仲丁州之官僚率邑
人奔致于此比年屢更兵燹垣墻四室蕩然成墟堂
雖僅存瓦缺榱崩不蔽風雨而三高像亦廢亭有舊
碑穹立草莽中苔蘚蕪甚歲洪武戊申夏五月知州
孔侯謁祠慨然曰三高先賢也翊雷棄官歸隱清風
峻節與世同符相望於松江太湖之上有勵士君子

出處進退之機令祠宇弗稱豈非缺典同知啓君州
判熊君吏目李君合詞贊曰此吾同寅之責不亟治
殆將摧毀幾盡有廢祠祀遂庀工命徒經日肇事斬
木伐石廓新輪奐後不踰節儉不失度與舊制等踰
月而克有成且屬趙均記之噫三高泥塗軒冕脫屣
世事自放於江湖間以盡天年其明哲而知幾者易
曰知幾其神乎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三君有焉
致若敦薄俗振流風深有補於明教不惟邑人高之
天下古今莫不高之是宜祀事執曰不可因識歲月
梗槩勒諸石若夫三高行跡具載史策茲不復論祠

之勑改額末則有舊刻之碑石在亦不書孔侯名充、中孚庸夫闕里宣聖五十五代孫世家曲阜同知居君名文質字子儀家豪梁洲判態君名以德字亦如之君山南之中與人吏目李君名友仁字文友廣信人云是歲六月既望大梁趙鈞記

三高祠記　　五霖

蘇郡吳江縣有宋時所建三高祠祀越范蠡晉張翰唐陸龜蒙蓋取其功成身退高舉五湖鴐歎風而思蓴鱸遯江湖而召不起皆不溺於功名富貴脫然高、隱清風峻節可以風士習屬貪饕而不知止者是有

益於風教也禮有功德於民則祀之次而忠臣孝子節士烈婦可範後勵俗亦祀之者必仕於其地産於其鄉人所向慕斯為有益風教如張翰吳人龜蒙居松江甫里而吳江祀之固宜也至於范蠡南郡華容人事越王句踐初句踐與師伐吳、王夫差發精兵擊句踐於夫椒遂圍於會稽句踐用范蠡計令大夫種以美女寶貨獻吳太宰嚭勸夫差罷兵而歸句踐子胥諫不聽以死句踐歸國苦身嘗膽欲雪會稽之恥秣馬厲兵二十餘年始興兵伐吳遂棲夫差於姑蘇之山夫差使公孫雄肉袒膝行請成於句踐句踐

不忍欲許之蠡曰會稽之事天以越賜吳、不取今天以吳賜越其可逆天乎句踐聽蠡言遂平吳地夫蠡之謀實於越而於吳則讐也今吳江之民得非吳之遺民乎安有遺民忘恥祀讐而可以風勵士習乎雖有不仕之節高舉五湖之高於吳民何向慕焉者、夫差欲歸句踐子胥因諫不行被讒之而賜死今吳民世祀子胥以其忠吳而有功於民已於義哉之蠡亦胥之儔豈可同祀於吳地和宋之建祠元之增修本朝載在祀典范成大亦嘗為記時未覺以是之遺民忘恥祀讐之事故因循數百年未釐正者無乃

反傷於風教耶余叨守郡因閱祀典至三高祠祀蠡事揆禮度義實未妥宜於是下議於郡之碩儒士大柯與許確倫子言為是將既闕于上用與范蠡更是祠為三高祠云、

三高祠贊并序　　石處道

范蠡去越適齊自謂鴟夷子張翰縱任不拘時號江東步兵陸龜蒙隱居松江稱甫里先生長橋東南舊有小堂圖三人於壁元符三年春始塑像祀之因稍正其名號而記其始末復作贊以美焉

范之三從才維所施功就名顯國倘家肥進退在哉

養舒隨時鴟夷為器盛酒以度多所容受弛張咸宜
達哉若人實亦似之
季鷹曠達清才絶倫見幾未然棄官如塵任心杯酒
適志鱸蓴脱身於難萬孝於親步兵之流江東一人
行不越禮尤得其人
魯望高放身與世疎心專論撰跡寓耕漁體兼不足
辭章有餘江湖游隱淮我故居名命雖至其守莫渝
先生如在甫里丘墟

又高祠詩　劉季孫

太湖際天碧浩蕩孕萬象中有洞庭山天作蓬壺樣

蘆葦秋蕭、時聞發漁唱　風如可尋明月迷所向
有人在扁舟髮白　夾瞶如鮐ㄎ不顧出沒信波浪
心已類水石何由知得喪遺名至如今自古惟越相
初為吳都因君后憂臨當恐恥人謂愚祈生世如妄
厄瘴脱萬死歸國奇謀仰行師舞群姬下令醒諸將
夜半覆姑蘇夫差姑悲愴安倒覓盡剔反掌成伯王
江山入會稽功高誰與抗寵利速禍毀恐臣半誅放
遯去舉那求君王鑄形狀寂寥數千年相見霸纖上
吳江淨如鏡吳艇輕如飛吳山遠如畫此景天下、
稀秋風曉檝、秋雨凉霏、誰將蓴菜摘正是鱸魚
肥時有季鷹者懷此如所歸浩歌有餘樂冒樂者陽
飢親朋不可挽飄忽雲邊衣亦聞有富貴大第嚴朱
扉食必列鐘鳥侍妾鳴球璣簪裾望顏色宥從生光
輝一言轉造化枯朽生芳菲功高責更重勢　千天
威福深禍亦稱顛覆如如幾斯人語兹理弔世潜歔
欷浮沉顧寵祿安能與心違倉波浩無際草木情依
依可以遂幽步白雲藏釣磯静引一杯酒高　憐昨
非數峯太湖上斜陽明翠微塵亭長遺像想見猶忘
機　人物盛東南莫如吳郡陸漢李遠唐宋班、聞
又騰門廷迸輝赫龍虎爭馳逐風流郁蘭桂氣藹鮮

聿服魯望乃其裔清標映宗族文章及著解意趣超
然獨專從一數飲不枉萬鍾祿雲烟蒻巾袖星斗粲
狗腹來居笠澤旁蕭、數間屋厨中毅起塵筆下球
盈斛吟須僧舍適解就友人宿醒得太玄解卧把離
騷讀心雖混漁釣迹未混樵牧韻高誰可聽皮子往
還熟唱酬數百篇名流必雌伏業書類有道不賦長
沙鷗晚泊松江上遺圖見眉目分明孤鶴姿軒昂駭
雞鶩

又　楊友夔

長橋度已盡有亭枕江湄常時閑其門為閑居者誰

范蠡具明哲功成學鴟夷烟波五湖上風月一西施
張翰輕紱冕歸及鱸魚時生前一杯足何以身後為
魯望棲甫里有田常苦飢不應州縣辟彰此胸中奇
並為吳越人名與日月垂相去二千載乃今同一祠
壁間面如生凜然人在茲我本江海客於焉起遐思
死者不可作來者詎可期手持釣竿浩歌孰從之

郭紹彭

三君異代同清節百世流芳共一祠豈但吳江誇美
績要教今古慕英姿寒江釣雪披簑夜月垂釭直
可騎著脚豈容成黙黙祇緣題好咏詩

續吳都文粹卷十五　三八

袁睹儒

功成但可將身去進難安貪適忻遷三子有靈應共
笑一時何意故為高

劉寅

江流東去日滔滔誰把功名等一毫若使今人同古
調不應江上只三高
人謂吳痴信不虛遠崇越相果何如千年亡國無窮
恨只合江邊祀子胥

又　姜夔

越國不來頭已白洛陽歸後夢猶驚沉思只有天隨
子蓑笠寒江過一生

又

不貪名爵伐功勞勇退深虞後患遭甫里閒居耕釣
樂范張高處陸尤高

又　元陳孚

君不見洛陽記室雙鬢皤不忍荊棘埋銅駝西風忽
憶鱸魚膾歸來江上眠秋波又不見甫里先生心更
苦河朔生靈半黃土夕陽蓑笠二頃田口誦羲皇思
太古二君隱淪豈得已一生不及鴟夷子吳宮麋走
越山高脫屣經濟滄浪水丈夫此身繫乾坤豈甘便
老菰蒲根古今得失一杯酒我欲起酹汀鷗鳧

吳都文粹卷十五　三九

又　高啓

功成不戀上將軍一舸歸遊笠澤雲載去西施豈無
意恐留傾國更迷君
洛陽忽憶鱸魚肥便趁秋風問釣磯猶恨季鷹辭太
早不邀二陸共船歸
鴨群無食水田荒風雨孤蓬載筆牀猶有新詩驚太
守醉中揮翰木蘭堂

周南老

吳城事已靡輕舟歸五湖洛下棄印歸千里懷蓴鱸
甫里樂甘遯自比涪翁漁遭時固先後志操同一趨

三賢稟高節婉彼名利徒萬古垂虹月清光烟水壺

又　　王寘

功績收藏在短蓑聲名抛擲與秋風筆牀茶竈輕替
綾今古三人氣味同

謁三高祠　　吳一鵬

垂虹亭畔三高像猶有餘風激懦夫北面何心縻爵
土東遊隨地是江湖莫〻霄漢飛黃鵠漠〻郊原漫
綠蕪斜日瓣香增太息吳松回首片帆孤

三高祠　　宋無

退能合天道隱亦是人豪借問祠前水如今幾箇高

續吳都文粹卷十五　終

本朝春秋二祀祝文

功高南越遂成烟水之游迹遠東遷遽動蓴鱸之興
官辭補闕名耽天隨景仰三公之高風激勵多士之
清操事迹顯於前代祠祀奉行當朝

吳都文粹續集卷第十六

長洲錢穀叔寶集

顧公廟碑　　石處道

建中靖國元年秋九月知吳江縣事石處道以事至
顧墟見古祠陋甚問之顧公廟也及進謁祠下推繪
形于板衣冠不正尤可駭焉於是撤除腐敝改作基
構立其像設牓以位號春秋祀之按南史公名野王
吳郡人精記默識博究載籍天文地理卜筮占候異
書奇字莫不貫通其所撰集並傳于後篤誠至性勵
精力行言無過辭動無失色志踰其貌勇諡於義內

續吳都文粹卷十六　一

孝外忠周見其幾當是時中原沒於胡虜而東南繼
統不一典章制度綴輯僅存使後世可考而知焉公
與諸儒之力也推顧陸朱張吳之舊姓其顯人高士
有德有功不為少矣而祀於今者甚寡公之此祠迥
立於窮閭之濱獨以名存而不廢亦豈偶然乎哉新
廟既成民愈知敬皆以為不可復嘿〻而無傳也因
書其大略且作詩以刻之庶幾有能歌以祀公者辭
曰臺城赫〻東南雄累朝文采諸賢公〻之堂〻儒
者宗詞學炳煥虎與龍幼則穎悟非常童丹青著蔡
靡不通字書淵海藏心胸廣吞其區及吳松入湖我

孝出盡忠勇奮以〻於義其躬黃扉棘寺咸雍容國史
邦禮任獨隆論著深博堅莫攻特立於世衢廬峯叙
參誰可詢靈蹤烟藹漢〻江波中一新祠像人益恭
衣冠彷彿瞻遺風公惠斯民年豐德 祀永傳無窮

本朝春秋二祀祝文

惟公居陳國之疑官任黃門之清職緊藹韻以深裨
於士教捍湖勢以廣益於農田資其美功合登祀典
式陳蘋藻鑒此微誠

顧公祠在北門外三里巷側祀黃門侍郎顧野王
或云祠即其所居故地名顧墟初廟卑陋宋建中
靖國初知縣石應道改建今入祀典

三忠祠記　趙鈞

大丈夫英雄勇挺生於當代而威風振扶於古今功
業特立於一時而聲名激烈於千載至於殺身成仁
捨生取義見危授命非至忠者不能也謹按諸史吳
太宰伍員赤心事王犯顏極諫致遭讒毀竟死無辜
於吳甚忠唐忠臣張巡獨守孤城救援俱絕殺愛妾
以食將士罵賊就死於唐甚忠宋鄂王岳飛奮身為
國志在恢復中原大功垂成權臣為危於宋尤忠時
惟三子氣足以配天地貞足以貫金石力足以撼山
嶽有係國家安危之機行跡雖殊忠則一也是宜載
在祀典廟食百世吳江城東之橋曰垂虹上有亭偏
瞰太湖近接三江為東南勝縣前監州的斤海牙所
建內祀圓通大士命僧王之嚴丙午冬燬於兵明年
春知州曲阜孔侯甫下車報欲經始條佐克諧其議
以　期年秋政通人和庶務具舉遂命工
興役陶瓦聚材民趨其事吏督其程逾月而畢亭去
三高祠密邇一日侯瞻眺乃歎然曰三高泥塗軒冕
全身遠害固士君子之所當尚故賢其風而貪夫可
廉三忠持危扶顛以身殉國尤人臣之所當為故賢

其風而懦夫可立然使在人〻如三高之見幾孰與
共理其國故要之至亦各從其志而已考經貞琭之
忠莫宋保障東南功為甚大巡忠於唐雖遠在睢陽
而蔽遮江淮功業居多矧自前代三高得祠茲土而
三忠獨缺使人不能無憾今亭既成祠而像之揭以
三忠額曰不宜俾鈞記之烏乎三忠以文武良將竭
忠報國向無奸臣之譖負必不至見殺吳國未亡不
有復鄂坐視不救巡何以留唐室未至陵夷若大宋
雖南渡而中原父老日望恢復使無權臣妄主和議
飛不至見殺國將還於故都古所謂身在國安身亡

國危三忠有焉惜、乎生也不幸死得其所此心一揆
異世同符相望於千、載之上雖死猶生有志之士盖
深悲之異哉侯建是亭殆有三善表良將以勵臣節
重名教也尚忠烈以敦薄俗正風、化也總述古跡不
爲遊觀之所則又循良之能事也有是三善其容不
書遂識歲月梗槩刻諸石以告來者洪武元年戊申
冬十一月初吉大梁趙鈞記
三忠祠在長橋洪武元年知州孔克中立以奉吳
伍子胥唐張巡宋岳飛
昭靈侯廟碑事詳舊唐書本傳　石處道

元符三年春正月上以盛德大位旋轉乾坤一正進
化、號令風動巍巍煌煌廓廣極表有知無形莫不被
服其寵光而翺翔乎和氣凡天下神祠列於祀典者
必命有司致祭而修完焉吳江昭靈侯廟內廟外毀
左支右吾、偏列繪容缺殘弗備春秋薦享亦不復設
名在寶籙禮、甚易而人莫行大恩既降協于輿情乃
鳩群材乃會衆、工官給其費叔獻其力草陋爲壯除
敝、以新門廬潔嚴、儀像赫赫幽秘恍、惚若憑而安者
于圖記乃唐曹王明、太宗第十四子也善飛白爲跡
書見稱於時調露中爲、蘇州刺史遺惠餘愛民不能
忘先天二年始立此廟有黄蛇居其中人益異之水
旱疾癘是禳是禱罔敢或怠而舊無碑刻俗失其傳
朱梁開平間淮冠圍蘇州甚急錢鏐禱之輒自潰去
江表以寧既而奏其事乃以爲漢臣而封此侯爵豈
褒顯之意欤蓋廟食於縣境凡十有二號曹王者七
李明王者五去唐朱人載籍具有而時代之差以近
爲遠稱謂之謬或斥其姓名焉乎修廟之歲霖雨詔
足江湖不溢土田加闢年穀大穰於是邑之僚吏鄉
之耆老皆以爲祀事不可以不舉也故備禮以格之
名號不可以不辨也故論其民而正之本末不可以

不紀也故探其實而書之寸以頌上德之萬一而揚
神休乎無窮其辭曰皇帝正位浩浩其仁升日之旦
發天之春陰恩誕敷流、載溢覆于明于幽罔有遺滿
具區之宇松陵之濱霄登壤墜神靈是居有唐曹王
太宗之、子舊牧斯人人懷其惠聖政伊始嚴祠孔新
禮樂名辨、昔屈今神報稱維何時豐貢祉彌億萬年
陰相宸衷知、縣事石處道撰
曹昭靈侯廟神應記　沈義甫
朱邑令桐鄉謂後世子孫奉我不如桐鄉民遂葬焉
邑祠之如父母李頻刺建州喪歸郡民留之建廟婺

山靈嚮日盛爲乎偉哉善政之得民心如此郡王諱
明唐太宗皇帝第十四子也肇封於曹嘗爲吳郡刺
史有惠政王薨謚曰恭郡民去思朝命立祠今吳江
縣城隍即王妥靈之所也誠而統綏示異邑人異之
先天中遂錫廟額惟王生前已分茅裂土矣而祀以
侯爵告神議者議之然昭靈美名邑人至今以爲稱
大王以帝子之貴能脫綺紈之習施實惠福千里六
百餘年之久吳人至今家祠而人祝之謂後守郡者
祠鮮儷其祝祠鄉黎山二賢實可比肩凡六邑惟松陵
本之尤謹邑凡二十九都爲廟餘十所仁矣哉王之
續吳都文粹卷十六
德也非有大功烈大德政入人之深何以得此於吳
人耶縣之西南八十里溪號雙楊廟之建已三百載
民之家於是境有禱必應歲卜之靈其驗如響歲在
丙子大兵南征民相率禱於祠下王陰有以相之他
境則遭焚燬惟此方晏然無虞里人思所荅揚保護
之庥者備極其至顧惟廟所在迫窄頗欹非所以彰
神威而酬靈貺也於是鄉老周德華等捐金叙爲東
西兩社首倡廣而新之人家富民從而樂助經始於
丁丑之春落成於戊寅之夏繼而有徐道興建崇軒
於殿階之前土木雄麗舊觀煥改獨像設未飾周楹

叔者鄉之儒士信謹者也王復示夢於周俾加繪事
自一廟由內及外煥然更新較之近都諸祠尤爲之
冠余鄉震澤去溪絕五六里市皆火燬而昭靈一
祠巍然存於烈焰中民居之附麗者得獨免焉方此
敬異而邑士潘庚金以廟記爲請予仰王之靈歆王
之德久矣不敢以謭陋辭乃爲之述梗槩著之金石
以傳永久因作迎享送神辭以畀鄉人俾歌以侑祭
焉詞曰帝子降兮逕渭之諸來兩檣兮爲吳邦王人
葉演迤兮實惠溥去之六百載兮威靈有故疫癘驅
兮禱而賜雨生我父子兮長我禾稌歲卜錫兮若相
續吳都文粹卷十六
告語蔑寐接兮如目斯覩干戈搶攘兮室多燬蒙王
之庥兮家按堵民思報德兮踊神宇壯麗酒醑兮蘋
藻盈俎黃髮兒童兮式歌且舞靈旂央央兮保其來
下佑吾人兮永爲恃怙千秋萬祺兮廟食茲土至元
十七年五月既望書

昭靈侯廟在縣治東半里祀唐刺史李明明太宗
第十四子爲吳郡刺史有惠政而民祀之今改衍
慶昭靈觀一在縣治西南雙楊鎮

淮瀆龍王廟記　　許紳

自義軒肇人文立先聖而祭法始備如類上帝禋六

宗望于山川如泰昭王宮夜明幽宗雩宗牲幣祝號之次壇墠上下之等不過天地山川之神其氣憤盈發泄胎胎以示人者以薦吾誠而焚燎縣祀埋瘞亦各從其類爾宗祀郊祀而配以文王后稷以　明天地生生之德而感之者在乎聖人之仁天地育萬物不負上帝之所托其作配也固宜至若今始以土行著德立功者王名以人孟冬之月帝顓頊神玄冥以為水官之長漢因之岳瀆山川百神之祀皆以人司之位次之高下班資之崇卑疏封錫爵命由上出殊非古矣今神龍之祀從漢制也歲甲辰前運海千夫

長任仁發以吳松故道湮塞使震澤之水失其性為淛西居民害垂三十年慨然上疏條其利病疏道之法中書以其議上聞聖天子淵然憫下民昏墊命主都水監治事淛西以御史臺治書侍御史李公某為首選持命江淛行中書省榮祿大夫平江政事撒理公董其役公與千夫長仁發等爰諏爰度乃相其山川形勢之宜高深廣狹之度工役之數錢穀之費畚鍤之用飲食之需乃命民富鍋來屋厚稿秸以防其旱溫時作粥以防其倦怠為醫藥以防其疾疢上以誠感下以誠應上民乃歡呼四集而樂於趨事赴功

始於大德八年十月望前二日西自上海縣界吳淞舊江口東抵嘉定石橋洪迤邐入海長三十八里一百八十一步三尺深一丈五尺闊一丈五尺計夫之數二萬五千為工一百六十五萬一千七百一十有二至九年二月晦日畢工為日一百八十風雨祈寒休假實役七十五日復置閘竇啓閉以時分詣明威將軍石抹置福山翼物不疵癘民無夭災而事竟集公乃集條屬命州數立覆五反絜牲牢以答民觀者如堵如復觀漢威儀克復舊物仁發等以神龍祠為請公乃頗睹黃土之學民物日盛商賈日集茲土可

以妥神需余為記余圖原茲自神禹治三江以瓊震澤之勢至錢氏興江再塞嘗集之而逮者獲今又塞公等又集之而湮者通使天地山川之氣呼吸吐納與潮汐上下者絕而復續鬱而復伸由是觀之旱乾水溢豐穰飢饉匪降自天亦人之力也吁安得是數君子都俞吁咈游於巖廊之上以復堯舜三代之治使萬物各遂其性如斯江也哉雖然事難於成而尤難於久誰君子具圖之惟神其相之大德九年三月二十四日河內許約記

澱瀆龍王廟在嘉定縣西南黃渡鎮元大德八年

建

白龍廟詩 在崇智鄉劉家港北 楊維楨

金碧龍宫岸海坳海鄉遇旱望雲交空中白氣俄成城綫不比黃埃滚海蛟

東嶽廟靈石贊 尹惟一

至元乙酉朝貴命置碑石赴都抵直沽忽爾中斷乃有聖像儼然後使載歸於嶽祠安奉焉道士尹惟一敬述其事稽首而獻頌曰

天然一片靈山石中有靈異無人識海航萬里趨京邑當與鄉相錦碑刻鼎鼐擧製不可測洋〻上帝遣

形跡劉公練祝志寧莊殷歎扶護還故鄉尚虞湮沒難經藏博士朱公爲舉揚旌鐫行嶽右道場人〻贊仰功莫量上頌聖君壽無疆

東嶽行祠在太倉州北五十里横涇市之南

天妃行宫 楊維楨

海國神風技可呼綜林徵福若相汙片帆尚借周郎力護得遺龍到直沽

天妃宫在劉家港北漕口舊名靈慈宫

二鄉祠堂記 夏時正

國家仁愛小民在安之已矣亦既爲之内外群司而猶慮夫府州縣有不職則民有不安也乃時輟在廷大臣出巡撫焉惟巡撫有地環數千里其地即府州縣之地民即府州縣之民巡撫萬睦州縣之上凡軍務民情咸得便宜處置以振揚入府州縣之所不逮發政施仁黜貪去暴簡修逸良剔蠹害補罅漏持散傾攝幽隱凡可以蠲痛而袪瘝之者無所不致其極也是以上宣德意下達民情以是對揚天子休命慰荅人民顧望生則民受戴之致頌之去則思〻不忘也没則祠而尸祝焉不亦宜乎工部尚書周文襄公宣德正統中以工侍巡撫南畿詔巡撫事在安静不

擾民自安人江逸南〻畿若府州縣皆吾地也而蘇松常二府視猷浙藪國家之所倚重人民物產宫府百凡料事視他或相倍徙或相什佰又前此既紀不一征斂無藝費出非經民病去可曰甚適征發數十盈萬民力竭矣是圖云何故於三府尤注意焉下令置水次倉秋糧不許粮長私家收受一切諸倉抵石輸官起運存留外之羸美名曰餘米一歲中若急副和買顧募徭役土木經營之類事起一時胥此焉出若馬草夏税軍需歲造臟鈔之類雖有常額亦此出焉外仍餘者耕補斂助歉倫賑貸恤孤養老均施溥

被太也何公心計周密如此至到也卹自是吾安逃
復愁化咏歌適負有償宿富旦露志漁獵者無地售
其巧喜貪緣者無路技其技關無胥隸之逃戶絕竄
析之后雖豚蓄息麻穀被野歲穫連熟米斗錢十之
八文歲十四五文稀曠僅有者半如是十有七年還
朝陞尚書後未又一年致仕歸民思之歌頌之猶洋
洋也詩曰有斐君子終不可諼兮此之謂歟嗣公之
賢則有南京吏部尚書崔莊敏公天順中以都察院
副都御史來其地前日周文襄公之地其民前日之
民有其地有其民得其道得其心文襄公心在安民
崑山郡文粹卷一八　土
得其心斯得民矣民之愛戴之不猶愛戴文襄公乎
崔公於文襄也無所於改而持之特嚴然改由俗革
飭
偏滯積廢整飭疏滌時措之宜乃相成以安民非相
軌也是以貧危在所惠鮮則均徭之法立財貨所塡
出則疏運之費節鑿常鎮一帶運河先盡濬下港遠
洩風濤漢吳淞等江下流洩震澤苕霅夏秋汛溢獄
有疑溢每與平反崑山縣王阿隆充太倉衛軍死無
子里中攝黃冊丁盡戶絕報無有矣他日其同姓無
賴子利阿隆有舊田廬衛且去其家近是不出家充
軍且得食官廩乃冒自認為阿隆近親先避軍役貫

在他戶害於清理軍伍御史信之逐遣里中論以隱
匿坐充軍者二十四人則狀訴于御史于崔公崔公
閱其狀非不根且謂律罪人首實則連坐當末減又
中更　大赦全坐非律意乃移檄御史復不省崔公
曰凡在吾巡撫管吾民有不幸猶將隱之況冤軍乎
況二十四人乎竟直此二十四人一旦脫去軍籍然
復歸於民遠近莫不大快然御史自後遇隱匿者猶
與論議不充軍人謂由崔公有以覺悟之也在南畿
凡五年遷朝歷陞吏部尚書改南京致仕歸當崔公
詔當二十四人時今浙江參政崑山陸公容之父封
崑山郡文粹卷十六　土
職方郎中公名在二十四人中參政公尚未升作霅
寃頌〻崔公而職方公欲為立生祠屬謝令不可止
而此心則懸〻往來不置也適慈谿楊侯子器以進
士授知崑山勤慎有立志期月政通民悅繼養以教
乃改民風按地圖得城中淫祠與菴院私創者悉毀
無遺留而擇其材為公廨置館郵傳申明旌善亭鄉
賢祠社學材建霅縣東去一舍而近太倉鎮海兩衛
在焉有三官閣者亦在所當毀參政公言于楊侯用
文襄公崔莊敏公佳惠吾人吾人一日蒙其澤吾人
一日毋忘之思也盍釋是屋不之毀改以祠二公永

剟吾人勿剪勿伐之詠乎楊侯請之乃獨水大其土
木偶而綢繆其牖戶汎潔其醜穢正其唐塗飾其德
漫黯黮斥其非度者改易木爲二公之主題曰工部
尚書周文襄公之神南京吏部尚書崔莊敏公之神
爲其屋之額曰二卿祠堂而奉安之以少牢酒清醴
聯神之格思遠近來觀贊歎忻懌謳歌而退於是參
致公手書二公遺惠蘇人者之略未徵爲祠堂記辭
不獲乃記之曰惟昔皋陶陳謨在知人在安民安民
則惠黎民懷之二公惠在蘇民民懷之深也故於祠
堂之建其忻之也亦深一試相與思之人而不忘者

乎是舉也參政公實啟之而楊侯克成之因民心之
不忘用以不忘二公是即所以不忘乎民後之繼之
知不忘乎民則必不忘二公則此祠堂之建有永其
無斁乎周文襄公名忱吉水人崔莊敏公名恭廣宗
人謹記南京大理寺卿仁和夏時正撰

二卿祠祀周文襄公忱崔莊敏公恭先在陳門橋
西南改三官廟爲之後毀置常春里文昌祠嘉靖
二十六年同知周鳳岐立祠儒學

附崔巡撫辨誣記　　吳寬

國家兌軍旅爲防奸變侮計自京師達於邊徼曰衛
曰所建置殆遍而所謂軍旅多以罪謫發之人於法
子孫繼則以同籍者充補惟別籍于謫發之先者不
豫其人書于版冊甚詳里有正有胥有耆老版冊一
出其手歲久弊起或脫漏或隱匿其罪著於律令甚
重每歲部符下府縣州俾專官理之旁緝窮訊若治
獄然又數歲時遣御史理之所以稽且訊者益密謂
之軍政其法載於條例甚備益使凡名在尺籍者不
得幸免然亦不欲誣乎民以充什伍之數而吏不察
往往失法意以爲民患若某衛軍王阿猪者故崑山
縣太倉二十九保人也既沒而戶且絕其族子凱一

旦赴御史郭觀自首爲逸之裔匿他里益凱同土氏
別籍于特利隆所遺田產爲是耳觀謂民無自誣以
軍者信之二里連坐如律者凡二十四人悉配蘇州
衛令職方郎中陸居文量持尚慈鄉枝以其父其爲
里正在連坐中即狀其事求白于觀觀以成案爲詞
衆爭稱冤適今南京吏部尚書致仕崔公以都察院
右副都御史巡撫畿內走訴之公覽狀曰是固可辨
檄觀辨之觀不理衆乃復訴于公公委所屬衛若府
官集二里父老革覈實而鞫之既且自外歸白其事
竟坐凱以罪悉復二里二十四人者爲農實天順四

年之八月也時文量為重宽頌以獻公其父曰公有
恩德於吾人及吾子孫是未足以報乃與其弟祐圖
于衆欲建公生祠歲時祀之顧有禁不可既數年衆
孟思公文量乃具始末請記曰此吾先職方公與里
人之意也幸書之予因述此以復公名泰字克讓世
家順德之庚宗登正統元年進士第歷仕内外四十
年政尚忠厚而剛明善斷其出巡撫尤號識大體恩
德被人者尚多此其一事耳在公固不足書然在崑
山之民不可不書也且世之健吏為民患也久固有
與其事類可書以示人者閲昔宣德初所謂軍政條
刘主事知文集卷一六　夫
例始行于天下御史李立往理蘇常等府立欲剗薄
濟以蘇倅張徽之兇暴專欲指民為軍民有與辨者
徽輒怒曰汝欲為鬼耶抑為軍耶一時被誣與死杖
下者多不可數勝蘇人恨之入骨髓然畏其威莫敢
與抗者並時常倅則有張宗璉獨不阿御史意數被
辱宗璉痛民無辜竟忿鬱以死々之日民相率奔走
哭莫及喪出白衣冠送者數千人至立廟祀于江陰
之君山廬陵楊文貞公實記其事而徽後犯法死刑
部獄中鼠食其肉其子貧困寄食吳下道路見者猶
唾罵之此善惡之報也夫觀之剗不至立與徽之甚
而宗璉之遺愛可彷彿於公因附記之以為當官者
之勸懲云。

兵憲王公生祠記　姜龍

古先聖王之制祀典其大者三曰能捍大患曰能禦
大災曰法施於民惟今兵憲肅菴王公有爲天下之
郡劇且勞莫蘇為甚公為名御史銓曹者掄材莫如
公宜乃屈公為守屬縣之崇明環海而宅其中厥土
惟沙厥民漁鹽之餘以巨艑轉販私鹺以為業甚則
椎剽江海間莫復詰何沿習已久乃歲乙未有董五
者黨翼千計憑陵騷突猾々侵漁近地急之則操戈
輯自知文集卷十六　夫
内向邑里震懾童稚號呼丁壯荷鋤跂主晝夜四五
動司兵監守土官大駭以拒則力絀以撫則信危錯
愕相顧莫能出一語遂一晝者民曰王公吾父母也
來則吾其寧哉寇亦曰王公吾父母也來則庶得生
矣公聞之攘袂起曰凡居民凡頑民皆吾赤子也其
弄兵攻驅之耳乘騎至大倉呼諸耆老諭以利福利
害俾轉相傳告辭氣懍慨志意開要聞之者不雲扶
鏃不旬月渠魁授首群黨解散各安厥生無亡失遺
鏃之費拯塗炭而置衽席之上茲不謂捍大患乎又
明年七月颶風勃興雷轟夜發海水皆立決防壞壖

民用埶溺我藝我植秋稌藿菽麻苘木棉蔬茹果蓏
悉僱悉毓株無子遺民以大困耕無所業織無所資
喁喁嗷嗷死徙充路公時為兵憲坐鎮盱蕘出餘散
寶呴病濡枯又借民力以治水利俾就公餉民賴以
活土者晏然不異穰歲茲不謂樂大災矣乎太倉之
地襟帶婁江枕籍瀲海厥土沮洳潮汐蕩激盈縮靡
恆隂汙相懸田粮紛亂日增月減賦大不均昔割三
縣以為州也其土盤錯交互初開闢之際豪猾為奸
取甫田者無斗稅無立錐者有宿逋者公於均賦餘
力尤加撥抉鉤較于剖别摭簿算稽覈其實於是據

田者罔隱而失業者獨罷積弊大釐民瘝有瘳又奸
分區布勒之堅珙後雖有桀黠者無所容奸茲不謂
法施於民矣乎州之士民頌生立公祠永以報祀州
太守萬侯敏郡博王君應魁偕鄉任王世昌等監生
劉龍等學生陸之衆等耆老沈鯨陳佳甫等太倉衛
官軍汪麟馬林等鎮海衛官軍武尚文袁湘等徵詞
於余以紀厥績且曰礱石以待久矣余州民也躬承
德澤歷歷可徵乃稽古制而為之辭以見祠之非濫
也頃歲王恭劂冠至厘朝命乃克戡定然公之功居
多則有紀載公於歷郡美政多有茲特為吾州頌故
不得兼載焉公諱儀字克敬畿内文安人

兵憲王公生祠祀甫菴王儀在報本寺方丈内

孝友先生祠迎享送神詞　　王逵

東海隅兮三州宅黿鼉兮蛟龍湫羌舉教兮悠悠靈
斯藏兮道修
道不行兮長邁祠學宮兮子孫永賴日薄堵兮風林
鳴如聞音之譽歎
楚蔡青兮靡靡牲甚肥兮酒旨兮駒兮焱馳儼衣冠
兮戾止有聖賢兮依歸川無泳兮鳥飛雲靡瞀伏兮
髴昭著靈自今兮欽執違

孝友先生祠先生諱三字德卿少游文肅受學于
鮫峯方公隱居崇明淑門男子若干人先生卒門
人私謚孝友請祠于州庠

常熟縣城隍廟記　　　吳訥

昔在太祖高皇帝恭膺天命作四海人神之主爰念
元季綱淪法斁祀典瀆棼不經馴致禍災薦起民墮
塗炭乃委勤審思建立制度正名定分為萬世成憲
若郡邑城隍廟亦其一也初洪武元年戊申詔封天
下城隍神在應天府以帝在開封臨濠太平府和滁
二州者以王在凡王在凡府州縣者以公以侯以伯

時常熟循元制為州得封城隍神曰鑒察司命城隍靈祐侯二年己酉州改為縣三年庚戌詔定岳鎮海瀆俱依山水本稱城隍神號一體改正仍頒格式蓋造廟宇屏去閒雜及泥塑神像於是改題木主曰常熟縣城隍之神四年辛亥特敕郡邑里社各設無祀鬼神壇以城隍神主祭鑒察官吏人民善惡以賜福禍未幾復降儀注新官赴任必先謁廟與神立誓期在陰陽表裏以安下民祝詞儀注出自宸衷聖謨洋洋發明福善禍淫之機以警飭下臣至矣然吾邑建廟垂七十餘載朽蠹剝落日就頹圯今知縣事郭南

深懼無以揭虔妥靈亟捐俸資以為衆倡經始於正統庚申落成於次年二月堂寢門廡宏壯軒豁視昔有加適予致政歸老相率謁文垂示久永予惟明有禮樂幽有鬼神古昔聖帝明王罔不以事神治民為先務城隍之祀經典弗載蓋後人因其保障民生以義而起也迨宋姚鉉編唐文粹始載乾元中李陽冰縉雲城隍祠記然無所封爵配位也及元草廬先生吳澄記江州城隍廟後殿則曰江右列郡以障頹陰侯灌嬰配食豈以侯常定豫章諸郡而然歟自後繁衆日甚聖明統御窮神知化始遂更正予盍考筆研久絶茲今郭拒衆請者蓋欲昭揭聖制以示後人俾勿至于違墜也

新修城隍廟記　錢仁夫

城隍廟自京師以達郡邑皆有之其神位號前代不經我太祖高皇帝詔令天下祀典神祇皆從山川名號一洗前代之陋習其神之職在默相政教康保兆民不既重歟凡有官守者莅政之始必詣祠下與神誓蓋人之交於神明有不可誣者常熟縣城隍神廟在縣治之西背山而面陽有堂有寢左右有廡前有重屋為門有道流以守之自成化初邑令澶淵甘侯

弘濟撤其舊而新之歷今三十年來日就摧廢無以妥靈揭虔今令王君大經亦澶淵人也以進士領邑謁於神欲新其祠以歲歉不果踰三年為弘治乙卯政務粗理喟然歎曰廟之弗葺予則有咎遂捐己俸以倡首而祭家相與贊成之始事於四月望日告成於五月之下旬堂寢門廡黝堊丹漆悉還舊觀而又蓋以前軒易新肖像邑之士紳嘉君之　治民事神知所先後謀於仁夫請記其成立石以告來者仁夫因是而有感焉常熟俗崇事神自廟遷而西半里神廟並列雖非祀典所在然有禱輒應民日奔輳擊

牲陳醴甚禮甚謹有如城隍之祠朔望有司展謁之
外香火赫簡其庭情然謂之何哉蓋民固愚非有威
靈以警動之則其神為不神而怠心生焉今夫神之
職之在於默相政教康保兆民是福也民蒙之而不
知不知則無所事於祭賽且神以聰明正直為德其
貴乎民者寧若世俗之情哉而為之有司者常先民
以致敬今者祠宇之修是亦牖民之道也夫祭不欲
數數則瀆祠不可壞壞則簡請以告之邑人而為令
誦之是為記

城隍廟在致道觀東即東嶽寺基洪武三年建正

統七年知縣郭南修弘治八年知縣王大經修

重修城隍廟記節文　范純

嘉定鬱為東南壯縣城隍神祠既作而燬國朝洪武
三年始遷於城之巽隅速今百年日敝日壞無以揭
虔妥靈祭禱弗應民每以災告天順改元秋龍侯謂
來為令下車謁祠顧瞻興歎即遴道士居守以謹防
護明年下民信孚百廢修舉捐俸倡率和者如響於
是作額亭易儀門新殿宇緻廊廡築垣墉中肅像貌
側司肖屬規制位次布列以度黝堊丹漆施用合宜
輪奐焉儵乎改觀是役也經始於三月八日訖於
十月十日匠以直庸夫以義集安恬無勞人謹神喜
侯乃率屬寮屬告成于祠自是春秋血祭神每顧歆
歲恆有秋而民病以瘳矣奉訓大夫南京兵部員外
郎邑人范純撰

城隍廟在縣治東舊在富安坊洪武三年移置

太倉城隍廟碑　陸容

太倉城隍廟舊在今太倉衛治前元崑山州志云城
隍廟在州治前十餘步蓋衛治即州治也崑山州治
太倉時立廟於此及州治西遷其廟不廢皇朝定制
凡天下府州縣城隍之神每歲春秋與風雲雷雨境

內山川之神合祭于壇太倉割衛以來無壇祭歲二
祭崑山縣事之蓋百二十餘年矣然此廟地纔餘畝
迫阻通衢有司祭時來祭齋宿無所先是病其隘陋
者亦嘗圖遷之而未果弘治庚戌知崑山縣事楊侯
子器奉例毀淫祠以太倉東嶽行宮例所當毀乃毀
岳神肖像而改為城隍之廟其地規模宏敞殿宇廊
廡復整麗壯觀縣大夫春秋致祭衛武臣朔望展謁
鄉兵民日夕瞻依祈禱上下便之既訖事住持道士
吳宗哲因太倉衛指揮使張侯溪請予為文以記之
予維天下之理歷萬世而無弊者曰誠曰正曰時而

已故天下之事去偽而反於誠者其名正建卯而歸
於正者其言順由小之大而適達其時者其事為易
成若東嶽宜祀於魯而濫及江淮以南是偽為也城
隍捍外衛内庇及生民功誠不在防水庸下故其神
秩在祀典一實理之所在也非去偽而反於誠乎岳
祠像設大率以天堂地獄之説誑惑人心是邪道也
國朝制禮凡所謂城隍神者盡革前代封爵爾誥號
而悉正其名不使雜於叢祠野廟之列非建邪而歸
於正乎又書攷之州初治太倉時廟制未備蓋嘗即
與德廟祠之又書即海寧藏殿祠之又泰定甲子始

有州前之廟建今歷一百七十年而改遷於是、非
由小之大而適達其時乎然則是舉也有以革人心
之誠有以成祀禮之正有以適時措之宜上不費於
公下不勞於民而事以就緒吾知神居安乎揚明效
靈益將固金湯於億萬斯年與皇圖同其悠久庸詎
直新改作壯觀聽於一時而已哉是宜揚侯有見於
此而果於改遷宗哲等圖昭侯之德而不敢後也文
既成復請曰謀遷之初從史其事而贊成之者張侯
漢與其像汪侯澄江侯英咸與有力焉不可忘也因
併記之

城隍廟祈晴文。　倪宗正

神奉天命守茲土而惟其禍福宗正奉天子命守茲
土而惟其賞罰陰陽職分相為表裏天子又命宗正
等歲祀月謁是又左陰右陽而托以輔宗正之不逮
恭惟天以生物為心天子體生物之心以為心神與
宗正奉天命天子命守茲土雖一草一木一禽數不
得其生皆神、與宗正之責況生人之靈乎茲土去歲
淫雨秋成已虛民大乏食骨肉弗保顛沛流離餓殍
載道茲土之民托半所望者今有年耳二麥將登積
雨為淫節枯穗凋萎黴爛偏田畦既泊盜水泛溢挿

蒔維時無可施功秧始發生漬即黄萎乏食之民上
漲下淹不能轉展輪販謀生無門待死而已況疾疫
流行十舉九殞茲土之凶災神固監之宗正又瀆言
者畏天命畏天子命而神與宗、正職守弗稱宜各罹
于罰宗正恐懼修省懲徒舊政不、敢有於身其才力
之不逮惟望神是賴嘗聞天之命官、各有攸司風以
吹噓雨以潤澤日以烜燥霜雪以摧折、四時以生以
長以收以藏天特無思無為而已庶官各、以生物之
心而行其職正也今淫雨為災是坎官瀆職、離官罷
職水盛火衰陽伏陰犯非天子之本心願與其、糾廷

利病天子許宗正等賫封奏聞伏望神悲茲土利病
及民物不得其生之狀昭告于天分康官抑兩師揚
日御寃雲霾降風伯閉闕陳蔽書四清羽天必降聽
神言諒無阻遏其或山澤溪潭水陸之妖竊神權而
肆虐者神推指揮神師覆巢搗穴明正厥戮然後閶
之于天其或厲鬼潛悲吐氣凝陰神其出陷脫幽超
彼逍遥之境無使含冤呌號閶闔如此則神功感通
天心喜豫祥飆煽和旭日布輝宇宙澄清山川光霽
茲土凶災以弭為生人造福而宗正與有力焉不然
則神與宗正惟待天罰與天子罰而已夫以宗正之

廣下而受天子之罰無怨矣神之聰明正直豈宜默
默無為而受天之罰乎宗正冒昧狂言不知煩瀆惟
於其愚悃而錫詰焉不勝悚慄之至

城隍廟在州治東南隅即元左丞朱清所建東岳
廟弘治十年改建

重修城隍廟記畧文　雷中

崇明治西南隅有城隍祠舊遵禮制而建水旱虫疫
必於此禱第隘陋弗稱久未改作一日回祿盡燬知
縣長垣李顒率諸僚屬捐俸一歲易白金十兩倡諸
好事者出貲以助猶不敷專請於郡割丈丘侯然後
市良材貲工役易故爲新作城隍前後殿宇若干楹
高明宏麗加於舊規營治於成化癸巳冬落成於甲
午春襄助可書者則備書于左云

崇明城隍廟在縣西南思敬巷

新建鄉社學記　顧清

弘治甲寅任丘鄺侯為吳縣令始至延見其邑人問
邑之名德若廢闕之當與舉者禮部主事致仕楊君
循吉鄉貢進士史君經醫學訓科盛君備及鄉之父
老合辭而言曰故禮部尚書奇頑楊先生博綜經史
尚古力行在仁廟初以薦起家入翰林為侍從若干

年受知列聖預修纂三朝實錄大為館閣諸公所敬
禮　拜郡王府長史陞禮部侍郎方大用公而公走
引年去景皇帝念公之賢進尚書為官其一子為吳
縣薄其始終全節見於公自撰墓銘少冢宰文莊葉
公之日記甚韙為人淳厚而坦夷貞靜而直諒非聖
賢之書不讀非義理之文不寓孝慈友悌董于鄉黨
孝德詢事無愧古人見於少師東里楊公訓導陳君
永之序述甚備蓋宣德景泰之間士大夫稱厚德
者莫先焉而歿不數十年垣宇蕩析丘隴弗守雖學
宮有祠春秋不廢而閭黨之間榮響殆絕邦人興哀

損德鮮祜振而新之斯亦表俗明民之一事也侯閲而踐之其明年侯作康復之橋於至德鄉既成以贏材屬義官葉瑋度地於其北得信心菴廢宇撤而平之搆亭焉牓之曰鄉社取史君所刻白鹿洞規古靈諭俗文列置于左右而位先生於其中乃告其人曰古鄉士大夫之賢者沒得祭于社吾其於是焉粗至公何如皆曰善此吾之志也非侯其孰成之於是以日之良具酒脯肴酹於亭下而作歌曰

誰吳有賢侯則煦之惟民之辟侯則矩之民德是懷侯弗我違我甘我牟侯則是知孰新斯亭侯賚我教

孰嚴公祠俾我民勿至德之鄉康復之陌昔為緇廬今也公宅褒德正回示我民極勅爾婦子告爾鄰比俾爾父母公爾師資爾安弗師寧侯忠欺歌竟相與瞻戀徘徊如公復生有感泣者史君曰夫表先賢以勵民大義也興衰振微大惠也咸不可以無紀乃以其事走京師屬予書刻之貞石用告于後來者先生諱藎字仲舉鄺侯名璠字廷瑞與予同癸丑進士云

翰林國史編修承事郎兼脩會典華亭顧清記

鄉社亭為禮部尚書楊公藎建在信心菴內

石湖鄉賢祠記

石湖鄉賢祠、石湖之鄉賢也始漁陽史君侯之為吳縣也一日觀民風出郊至湖上見穹碑立草莽中上有石湖二大字御寶燦然詢之乃知宋孝宗賜范文穆公成大之　也有亭曰御書廢亦久矣君慨然太息乃出俸金而作新之一仍其舊既落成而君遷秩以去今任丘鄺君璠以名進士來繼其職暇日與僚屬登亭四顧以為山水淵竒景物如畫殆與西湖畧同惜不及西湖之有鄉賢祠耳今文穆亦鄉賢也豈不可即是而祠之耶於是攷諸郡志詢之故老自文穆以來士之出於石湖者得二十三人或以科第

發身或以材譽薦舉或以高蹈見重而其道德功言皆足以師表百世而無間然者也遂涓式為主序其時時先後書其爵謚姓名即御書碑徙而奉安之題曰石湖鄉賢祠即古者祭鄉先生於社之意也於是黌學正科邑人盛儁來請旦口儁與君皆鄉賢子孫也史鄺二君作興之功如此事不可以無紀乃伐石為碑而以紀文見屬竊惟石湖為吾蘇勝景當吳縣吳江二邑之交山川清淑之氣鍾而為人者豈止二十有三而已哉然二十三人者遠或數十世近或百餘年其骨已朽何以得後人之尊崇企慕如此哉夫

然後如大丈夫之為人生不徒生死不徒死所謂道德功言師表百世是以美教化而厚風俗也不然彼丁謂亦石湖人也而真宗亦有宸翰之賜以世則在諸賢之先以爵則位諸賢之上今乃不獲與諸賢之列者何哉後之人陟降瞻仰可以慫然思惕然懼而思齊內省之心自不能不感發而懲創矣大尹君表先哲而勵後進其功豈小補哉是為記若夫諸賢之出處行實則載于石湖志云

范文穆公祠堂記　　王鏊

昔在有宋吾蘇入參大政者有兩范文正公公當仁

宗朝開天章閣求治更張庶政將大有為未一年以小人不悅罷文穆當孝宗朝在政府兩月未及有為以言者罷當宋之治莫盛仁宗南渡後莫盛孝宗皆銳意太平二公皆以身許國可謂千載之遇而皆不能少試其志烏乎道之難行其已久矣忠良不可容於時自昔然矣孔子孟子沮於晏嬰毀於臧倉於身周流不過以死獨二公乎哉文正子孫今在吳中最盛所謂歲寒堂者有司春秋享祀不絕而文穆之後無聞焉文正為宋人物第一流文穆其流亞歟觀其使金爭受書之儀舉朝皆悚有蘇子卿嚙雪之操繼還闕門張說詞頭有陽城裂麻之忠奏罷明州海物之獻蓋與孔戡之政同其在城都演武修文安丙名節聞與陸游觀諸人賡倡流風餘韻嶄然峨峨而吳中民風土俗人情物態纖悉備見其詩讀其集知其用世之具素講於胸中固將有以也而特莫之用非其君之不用而小人則忌之烏乎其可惜矣吳城西南十里許有淩曰石湖山口吳山湖山之間廢壘隱然即所謂越城也文穆之別墅在焉其景最勝周益公謂大關絕景以須其人而數世之後求其彷彿不可復得所謂天鏡閣玉雪坡之類皆已淪於荒烟野草

之中過者傷之而孝宗宸翰碑石巋然獨存歸若有神物護持者焉監察御史盧君雍家越來溪上少時數過其地與其弟襄約曰他日且將俎豆文穆於斯及為御史始克如志正德庚辰　月廟成肖公像于中秩孝宗宸翰陷諸壁間以避風日有司歲時享祀如儀聞為予紀其事於麗牲予聞之禮法施于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而所謂鄉先生者歿則有祭若文穆所以施于民效于國表于鄉者卓卓如是而其祀忽諸豈先生制禮之義乎侍御君之舉其於禮意協矣既以是刻于廟中又從而歌之曰

湖之光兮峣峣嗟公之節　兮與山俱高湖之水兮
滉滉嗟公之德兮與水俱遠吴臺越壘兮既毁且陁
行春之圯兮新廟儼而湖山如舊兮公行安之千秋
顧事兮慰我吴人之思

直道陳公祠記 名陳公祚　沈壽

成化二十三年九月今上初即皇帝位詔天下諸司
舉廢興墜凡名臣賢士墳墓所在即時修理吾鄉直
道陳公之墓增封加飾如制守臣又以公清忠直節
倚載國志仍具禮奉公位神于郡學鄉賢祠歲一修
祀越弘治十年丁巳嫡孫冠以家無專祀懼　有司

乃謀建祠堂敦樞將以竭虔妥靈謁于大官大宰吴
先生先生題其額曰直道陳公祠復請記于寔以刻
繫牲之石謹按公諱祚字永錫世家吴邑之南鄉曾
祖肇山祖正父子敬能自樹立由南鄉徙居郡城甘
節坊以贅雄里中毋顧氏有懿行生四子公居次自
幼不羣篤學尚氣治春秋補郡庠生永樂五年以指
書選至京六年應天府鄉試中式七年中禮部會試
九年殿試賜進士出身尋改庶吉士入翰林明年上
狀公河南布政司參議為政持大體多惠愛於民十
二年言事坐謫大和佃户者十年洪熙初薦復起宣
宗皇帝即位勅所司覆試之公皆擢第一除山西道
監察御史彈劾無所避權倖歛迹宣德二年出按福
建六年出按江西所至風望益著書以大學衍義勸
上經筵講說上震怒勅提至京師并籍其家屬繫獄
幾五年英宗皇帝嗣位復其　屬書敕之正統三年
出按湖廣發遼王不法事上怒微繫論死後以王罪
見原改雲南道六年巡視江上鹽賦屛息商旅便
之八年陞按察司僉事數稱老方一道肅清十三年
移疾家居久之乃具疏乞歸得報即行囊無長物晚
號退翁杜門簡出所著有小學韻感矣公以清才正

學雅推忠義數以正言連遭黜而志不少挫信為壹
鄉先望卒之後蒙恩詔登國志列鄉賢宜也一時慕
公之風而興起焉者遺像有贊入祠有碑石刻有志
有表有記藏于家有傳有狀有錄與夫哀有詞輓有
詩固足以發揚公之盛德無容喙矣壹念自鉏歐時
聞鄉人誦公之言行每為之拊髀興歎於冠之請敢
不勉從是堂之作始於是年正月二十九日集材鳩
工衆力齊事踰時棟宇翬飛青　炳煥其規制悉如
五品之式中為一龕以奉僉事公像又為別室四龕
以祀高祖誠齋府君次曾祖即僉事府君次大父教

授府君次考存齋府君其曾祖之龕是將親盡不遷而為陳氏之始祖也四月六日工告訖功冠乃備物具服率宗人祭之又無顯刻以示久遠可謂孝矣因系之以詞其詞曰陳實舜後維世逮哉傳德聚訓陸生支才山川効靈亦發于硎公直如矢為世典刑三點以言來志不易朝奏暮疏功維社稷生榮死哀登志入祠宜建影堂維靈居之由高及曾同堂異置若祖若考爰述爰繼時有明薦孝孫惟寅以是百祀無忝神明

陳氏祠堂碑

王鏊

續吳都文粹卷十六

弘治己酉姑蘇陳氏治第于郡城之卧龍街始作祠於正寢之左越三月祠成於是大學生境率其宗人得是月丁卯祇薦祀事大小和會遠近來觀已乃具書走京師求其友翰林王鏊紀其事以示來裔俾知所以作者唯陳氏於吳中為鉅姓然自故福建僉事公始益顯公永樂中以進士為河南參議與分巡官交章言事編置均州太和山且十年宣德中起為御史復上疏勸講大學衍義或指其語謗譏訕閫門繫詔獄五年出復發遣府不法事又下獄出又劾法司亂成法其忠義之心剛大之氣踣而復奮幾死而不悔天下想望其風采其後府學生王養浩等數十人相率言於部使者郡學故有先賢祠祀唐賢陸中允而下國朝若周文襄公故提學御史孫公陳公及公或深仁粹德延被吳人或孤忠勁節警動海內而廟祀未及後人曷勸於是有司奉公入鄉賢祠今上即位有詔修名臣墳墓公墓在吳山極花塢莫故有闕所司祇奉詔旨相與治碑碣兼表石羊虎如制且禁人無得樵牧而復其為後者一人使專護守於是其孫境退而歎曰唯先公忠義聞天下墓右封祀有祠而家顧無專祀歲時饋獻仍陋就簡不肖不孝罰其

續吳都文粹卷十六

可辭乃作祠如禮堂為四龕西以祀高祖府君次曾祖府君次郎公次考教授府君祠之飾恣如五品之制且設臣龕於寢以奉公像曰是將親盡不遷為陳氏始祖云詞曰 國有正氣靡時屈伸在屈而振展也維人公在河南以言得罪十載太和若終把泰帝思良臣起為御史公拜上言固臣事臣有一編請置之陛朝夕勸講四海其乂或從聞之詔獄是縶閫門繯綫百死而生詔恩朝放暮已抗章摘藩府慝帝聞為驚初驚後繹維帝之明古有汲黯拾遺為志亦有魏徵勸行仁義較其所處孰難孰易堂堂陳公令

復有之廟祀嚴、邦人之思邦人之思既其孫子作廟于家奚及其自同堂異置邊豆載登春秋饋獻百世其承

劉塘王氏祠堂記　　楊榮

古者諸侯大夫士之祭其先皆有廟庶人無廟則祭於寢而祠堂之制未有也漢世始有即先人之墓以為之蓋禮之變者也宋之大儒乃定其制始去墓而營於家殆又變而得乎義之宜者雖非古制而後之君子皆取焉者何哉蓋諸侯大夫士之有廟者以有祿位之貴也禮度秩然不可紊矣叔世之士庶人不

續集部本部卷十六　三六

得立廟而祭于正寢者以布衣之賤也禮度秩然不可紊矣叔世之士既無祿位貴雖未逮於諸侯大夫而視庶人之賤則有逕庭祀先之禮奚可終殺欲然以廟則上僭以寢則下褻創祠堂以祇事焉不亦可乎團是沿襲至今雖賢智亦莫之能改也蘇之嘉定王氏居邑之劉塘鄉稱士族之賢曰士昌思自敘考仲名甫以上世事備書而圖所以紹承之遠力舉好文以世其家且篤于為善以義方訓子孫以雍睦待宗黨以誠敬交際顧舊尤親近士大夫君子以游處討論學、不怠家素豐財不吝施予而貧窶多得之所

謂富而好禮者歟平居切、于孝思而興夫追遠之念乃命嗣子璿等鳩工葺材于居第之東建祠堂若干楹用奉先世之靈嚴特序諸子孫嚴祀享以長孝敬所以事其先者有道行諸已者有禮矣以篤率其子孫報本始者良不在是歟祠堂之制以永樂丁酉之春迄今二十餘年未有紀其實者慮無以傳示乃致書吏部考功主事夏仲昭禮部儀制主事衛以嘉謁予文歸而勒諸石予嘉士昌之篤于孝其所以為此者實有關於世教焉故推本祠堂之制如此為文以畀之非徒以示其孫使善繼而不忘亦将以為

續集部文部卷十六　一三

世之勸也大學士楊榮撰

崑山縣城隍廟記　　沈魯

國家受天命奄有方夏貫安元、以統承萬國俾分職任功顯幽固閒惟是小大郡邑山川城社咸秩祀事與天子之命吏同憂恤之寄焉其所以代天理物莫不一極其至而城隍保又為重廟祀固在以義而起崑山自唐為吳望縣光化中錢鏐改毀其城宋世承平三百年楠竹為防而已元社將屋而始城之城隍則廟於縣治南百步國初增崇祀典規制堂宇從於馬鞍山麓歲久摧敗宣德紀元之九年盧龍任侯

隷尹兹邑大修山川之祀至于廟下惺日益墜弗舉乃召父老而告之以禮事神之義慮財計庸易故而新之以完固重門後寢深靚嚴密神妥其靈式歆禋祀既落成之明年而侯去十五年而侯之明德克孚民不忘於思於是王惠均潔高瑞世倡祥率而之予曰吾邑廟祀惟是顯厥靈赫自改剏于今七十祀吾境内疾疢不興風雨時正六府三事順成卧赤子於袵席職神之由侯復以忠信感民而禮神人延釐益無窮只請於麗牲之碑以紀成事俾為後規隨也竊推天子之命吏與神同食兹土相須近輔坐堂陛而

司牢於民揄方明而禍福之顯幽不同而憂娛之寄同感有嘉德依人而行則夫神之發安其室職有由然哉其辭曰有廟奕奕于山之陽有赫厥靈實司其城惟誠惟隍民保民障神亦依憑光霽時蠁歲歷彌久積其室廬尹哉任侯為恤為謀式廟以墻堂寢具考神有神廟民有攸告司邑惟侯司城惟神成底于仁合于太鈞我民報祀無怠來者載書示儆勒之宇下正統十三年春正月吉日

蘇州府重修城隍廟碑　王鏊

吳故有城隍祠在子城之西南㕔莫詳其所始唐天寶中採訪使趙居貞改作廟宇梁貞明五年刺史錢元璙加宏飾焉至趙宋時有勅封忠安王嘉泰三年加號順應嘉定九年又加號威顯寶祐三年又加號英濟國朝則惟稱蘇州府城隍之神洪武三年以舊祠庳陋乃徙雍熙寺故基在今吳城之乾位蓋百三十年於兹矣弘治十三年住持戈原廣言於郡守曹侯鳳謂廟祀載在令甲凡守土官始涖事及朔望必躬請祠下其嚴如是而歲久就　壞棟腐桷摧墻頹瓦圮肖像黖昧不稱瞻仰曹侯曰唯神與予分理吳郡予理其明神理其幽吳下頻年風雨調順稲麥豐

登寇攘帖息疫癘不作兹神之賜予其敢忘乃下令境中願新神廟者聽又命義官某等董其役於是貲富爭施厥財恐後掄材程役完舊剏新明年春正月始事至九月落工鼓宇峻整廊序邃密門墻顯赫過者悚視會曹侯遷去東廣林侯世遠繼之求予紀其事城隍之祀不見禮經蓋起隋唐之際吳越之間今京畿至郡縣邐方絶徼罔不嚴事且山川林谷丘陵表𡾟防庸古皆有祭况大作鎮一方司啓閉捍寇偷婦子安畜牧遂非所謂有功則祀之者邪固可以義起也况時有所尚教有所偏今自朝廷及於閭閻祈

靈弓祥圖有晝夜水旱螟蝻則禱之疫癘夭札則禱之凡有求則禱之有疑則禱之而神不能昭荅陰祐儼乎如臨其上至其家可謂靈也已予故　又之碑以彰神之威靈詞曰

於赫明靈作鎮南服上帝嘉之寄是威福誥之幽遐雪劍星矛誅斬妖魔年斬良愚孚植祓炙墒祥雨暘斯若老稚閭門夜開維神之賜其可誣哉清廟有嚴曹侯所飭林侯紹之邦與維秋謳牲[illegible]醑歲事孔修福我邦人億萬斯秋

萬壽祠記　顧儒寶

五王自唐光啟中降靈于嶽之婺源其初邦人祠之歷年多而施澤於民人禦災捍患衛國有功登祀典封王爵宜也惟神無方由近而遠行祭徧天下吳門距嶽千有餘里民之敬信過於他邦懷香裹糧而往拜者歲不知其幾猶為未足以展其朝夕慕仰之誠始建行祠焉祠在吉利橋西南可百步其地乃朱氏故園古木蕭疏清流映帶門徑通徹誠為一郡勝地神之妥靈蓋有攸自或云祠始於宋之建炎正敷則重建於嘉熙時比丘圓明為之倡寶祐甲寅通一再新大雄殿於東序景定而後正知善己相繼領廟事一新三門重闢而廡敞而行日亦克善繼月有閱經之會歲修慶佛之儀晨香夕燈靡不崇向皇元混一百神秩序五王靈顯視昔有光至元間行日勸信士孫子發偕弟子榮身建華光前閣而後閣則元貞以來集眾力而成大德間如海出囊中餘資買張氏基地以廣其居復置楓橋常熟之田永為贍眾理葺祠宇及長明燈油之需延祐丁巳建圓通寶殿乃寓公葉武德倡率眾緣樂成之其西有菴署曰上善徒弟淨德草居之以奉祠事斯廟完麗甲於他祠雖曰人謀實由神相轉災為祥化頑為仁亦郡政之一助也

邦人語儒曰盍無紀述以傳將來一日僧書其槩謁予記予謂神之靈無在無不在水旱疾疫有禱必應者神之靈出入起居罔有不敬者人之誠者誠則有神求神於誠之外則荒矣昔人云見廟社則思敬是則廟乃誠所寄也或者以為福善禍淫之道自有默運諧扇於形聲之表其果專在於廟歟曰不然聚其誠而久其敬廟固不容無也甲寅初元敕賜祖廟為萬壽靈順此宜曰萬壽靈順行祠乃甲乙住持燈燈相授至今幾百載矣成之良為不易嗣而葺之將有望焉郡人顧儒寶撰

況知府重建五顯王行祠記　劉鉉

今之蘇五顯王廟於和豐坊者或謂宋崇寧間其地舊有浮屠嘉泰癸亥僧普智始菴於其旁名如意與其徒徳晟於徽之婺源刻木肖五王及他神之像歸置於菴後售鄰地以易其廬寶慶乙酉遂建閣名華嚴上以度經下以奉五王至咸淳中又撤閣為殿而旱暵水溢癘疫之禱者有奇驗所以士庶歸心信崇罙篤國朝洪武初又規其地以廣府治而廟益有敗作焉迫今八十年梁桷壞腐甍瓦破缺丹堊浸漶時知府況侯鍾為郡既久弊剗惠敷郡大稱治凡所

當行靡不與舉侯乃謂五王既克衛吾民而廟猶不振若是豈稱民之所以報事者乎遂約其僚官同知邰謙通判潘叔正推官方矩經歷王真知事金鑄照磨趙由檢校王善以祿奉之入節縮其出銖積寸累又率好善樂從之士共得鈔若干萬貫於是度材鳩工葺舊則正殿旁殿樓閣碑塔楮爐剗革新作則三門兩廡廚湢正殿之前有亭亭有過廊揆二十又六楹先是廟南畫於鄰垣中庭湫隘兩檐相逼至是貿其南地退樓閣之址於南北各丈餘越幾月告成庭既閎豁破完腐堅漫漶鮮好塑位嚴晬者益麗於前咸靈炳赫者知信於衆侯間屬予為記予聞五王者之降靈於嚴以致享祀封王其能禦災捍患可知廟于今固宜且行祠之徧於他郡者亦其神之無方感而即通利澤之施既弗限於遐邇則人心之向又奚啻閩夫彼此況其精靈之妥於吾邦既久為蘇人之捍禦既多廟於斯亦宜是知侯等之所以新是祠者豈有他哉欲三辰順軌一元調和益寒暑節雨暘時百物值上祝聖壽以齊天下福吾民於悠久是皆可書故為之記董其事者郡人王信勝偉徐誠盛泉也正統四年歲次己未秋七月初吉立行在翰林院侍

講承德郎兼修國史彭城劉鉉撰

靈官廟舊名靈順行祠在胥門內朱家園名上善菴宋嘉定二年建一在西米巷名如意菴宋嘉熙四年重建國朝正統中知府況鍾重修

宋光宗封五龍勅

平江府靈濟廟第一位龍王右可特封東靈侯勅予江第一位龍王等朕雖不令祠官祝釐專鄉獨美至四方長吏有為吾民請曰某山川之神能惠於其方則褒崇之典朕靡愛焉以廣幾古錯百神之義翊惟五龍以時節雨暘功著近甸良二千石雖不言機祥

原缺

長洲 錢穀 編輯

祠廟 園池 第四

平江路新建三皇廟記　牟巘

三皇何所本始乎上古有天地人三皇越在無懷大庭赫胥氏以前邈乎遠矣攷易係辭其惟庖犧神農黃帝乎蓋與堯舜並稱焉而周礼春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則揔稱三皇又與五帝並稱其書則三墳言大道是也月令迎五德所王之神各於其郊而祭之立春木德以太昊配立夏火德以炎帝配季夏土德

以黃帝配則三皇祭法於五德由尤為可攷史記本不紀三皇以黃帝列於五帝而去少昊補史記者遂以女媧氏為三皇之非一也煉石補天之類語多荒誕要不足信肆惟今日三皇之廟徧天下重祠敬祭固有所本獨以之設醫學置學官者何居夫一陰一陽之謂道生生之謂易自有天地則有陰陽有陰陽則有民物實理流行生生無窮故易以道陰陽天地無私布陰陽闡易道示人以象而已三皇無為體陰陽周易道為民立命而已伏羲畫八卦陰陽相生二四成八八卦成列象在其中因而重之爻在其中是

時六十四卦已具伏羲氏神農黃帝制器尚象自我作古為之網罟耒耜杵臼為之宮室衣裳舟楫服乘為之書契市易門柝弧矢凡所以資民用而養其生至於送終過孚者皆有取於十三卦何莫非道也然能使之生而不能使之無疾則五德五運推氣之陰陽本草辨物之陰陽靈樞素問究病之陰陽凡所以療民病而全其生使不至於無妄嘗試者又有出於十三卦之外亦何莫非道也大哉三皇道貫三極德及四海而功施万代是宜隆廟貌設醫學而置官師焉夫豈小之哉始蘇名郡地大物衆三皇祠之始建

因陋就簡神棲數尺下盟萬幕嚴嵗在辛丑郡侯岳烈公涖事之初首謁祠下瞻太息非所以盡尊崇祀之礼乃欲闢而新之因基址之窄比志未遂大德壬寅七月之朔風烈雨驟吳中之郡衙縣治寺觀亭宇悉為摧毁即命工駕敦郡治執移長洲吳縣附庸二邑翼其傍適有吳縣舊址之寬於是岳烈公乃欣然相地亟圖改作遂謀之總管董侯韋及武佐倅屬皆是其議而贊其成乃官給吳縣廢址俾賦丈屬役岳烈公首捐已俸崇象設為之勸畫宮于堵某任某所某任某費皆謹趣之爰建大殿揭虔妥靈前為凌霄

門次為大門翼以兩廡殿後為講堂東西各立四齋又為教授廳於講堂之東南緣以周垣前建於凌霄外臨衢道對峙兩井亭以濟道暍經始於壬寅之秋明年冬新廟成規撫宏傑輪奐華耀甲於諸郡屋凡五十三間又市學田二百畝祭器靡不備是役也皆出於郡侯主維是而教授苗寔又深體郡侯之作成職思其居發慮協力董視工役綸著勤勞用能期月之間成此蟲落事有他人視為虛文積十數年不能辦者可謂難矣今郡侯既美替還郡事醫又當備解篆有恆齋葛應雷繼其任前為提領日親承郡侯之

命相與協贊勸李家醫助因今又受任于學覩其創始之有開者必補之未備者必究之勉勵諸生講明醫義務在濟人庶廣好生之德而無負作之意新新郡侯馬連忽喜功之有成於廟之東南壘土成阜作亭其上扁曰聚遠以快登覽廳事之前甃亭為臺禪暑露坐以便講習闕治花圃進修之暇以為游息無訪僉事阿里答覩前後興學之功而嘉之謂當勒石以示永久必徵記於陵陽牟𤅢以病老為解弗獲乃考三皇號名祭法與其用易之道謹書之厥初三皇取法自然開物成務與為便安神化變通民日用而

不知南面而無為而天下已治矣一毫智力靡容其間設以問：求快吾意今日出一令明日立一法朝夕召集其民而繩督之則上下勞弊失其故常雖欲為標枝野鹿遊於混沌之天不可復得正如無病之人嘗試無妄之藥：氣撓於鍼砭深陶奪於湯劑陰陽舛忤而人始病矣不若勿藥之為愈也昔人謂誤註本艸其害大誤註易其害小夫豈知本艸之誤其害止目前易之誤其害及天下可不謹乎因附見其說覽者或有取焉大德十年七月望日記

三皇廟在流化坊內即舊吳縣治也元大德五年

移縣治於本路儀門西偏而建廟於此

常熟州重修三皇廟記　張著

伏羲神農黃帝世謂之三皇以其繼天立極教民以相生養之道有功大德於民故凡君天下者咸報祀之方今因前代之制郡府州縣皆立之廟院設醫官以典其祀且詔長吏歲時率僚屬行奠謁焉常熟初未有廟延祐丁巳監州朶兒赤始即州治西北若干涉虞山東麓度其地而刱之後二十年知州王侯侃一嘗修葺歷墜又二十年而處兵變流亡之士卒舍之廟焉者趣之烟火相接風雨交摧齋室堂閣鞠為

圮磉而殿廡亦皆脫落湮蕪守土之吏莫之恤也至
治壬寅冬十二月海陽盧侯以守禦元帥兼知州事
慨然嘆曰為治之要在政與教政惟民安教則必專
聖賢與禮樂焉三皇孔子皆命世之聖也今學廟壁
而弗治其何以為教之地乎由是首以己力大修儒
宮越明年又勸士民作新是廟時儒民趙復特承侯
志命工鳩力掄材運甓由重門兩廡以及禮殿杇者
易之剝者飾之圮者培之傾而頹者悉起而正之又
造侯宦之屋凡八楹于戟門東西條以周垣前後翬
飛丹雘交映自秋徂冬而功告成於是神明有居記

卷十七　五

享有具醫師有寮齋宿有所而侯尚教之心盍庶幾
矣既而侯以內艱去職攝醫教授陳君仲明徵文學
以記之予惟三墳之書〻言大道開天地之經立民
物之命聖〻相傳一本於是奈何世〻其書遂以為
陰陽醫家所宗往〻視祠宇為文具而不之嚴吁是
果知尊三皇者哉然則盧侯起身汗馬乃能一與孔
子之教崇之信賢也已盧侯名鎮字子安其遺愛之
在民者不繫於是故不之書

常熟縣三皇廟在縣治西北招真道院之東

嘉定三皇廟記

柯九思

古之祭義思本而報始故法施於人能禦大災捍大
患者則祀之今醫家者流以神農氏之制藥也推本
而祭之國家稽古右文併置三皇之廟以句芒祝融
風后力牧配而附醫學焉三皇名數先儒所說各異
然著見於易者謂伏羲氏沒神農氏作神農氏沒黃
帝氏作安國亦云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此
三皇之明文也漢祠黃帝用梟破鏡唐天寶六載三
皇併置一廟有司以時祭享後周以來藉田祭神農
氏此歷代祠祭之典也嘉定州舊有廟學至元後六
年大梁李侯壽孫來知州事李侯為趙國忠憲公字

卷十七　六

清臣之後忠憲之忠勞於國家史牒有傳侯涖官詒
民廉直而明有忠憲之遺風故於國家之事無巨細
悉盡其心視事之初謁三皇廟頹圮殿宇風雨穿漏
凜乎將壓門廡傾圮論堂敝隘像設弗嚴器用不具
侯瞿然曰此命祀也其何敢弗恭者是然方今水潦為
沴民力未瘳奈何越三月政行化理民俗和悅侯曰
可矣乃屬州人士之好義者以修葺廟事之意眾奉
命惟謹論堂之後得王氏地闢而廣之侯曰斯廟建
於泰定天曆之間未及久而已廢壞是皆前人滅裂
之過今也茲必堅財宜必良惟永久是圖毋或貽誚

於後人如今者責之◦蒙昔也侯日蒞州事畢必至廟
所循撫而程督之與工於至正元年三月甲子六月
而畢嚴邃宏麗蔭以修木繚以周垣其有加於前人
矣會民有隱斥塋者白師于官侯命籍而扁之學以
供粢盛康饑俎豆之用於事廟學之事無或不供者
矣夫侯先誠民而致力於神則宜四境之內政無不
舉由此仕宜而顯於天下忠憲之世為不墜矣州人
請記其事刊諸樂石故不辭而為之書其好義所助
者併刊諸陰奎章閣學士院參書柯九思記
嘉定三皇廟在登平橋西元泰定三年建

卷十七　七

崑山州重修三皇廟記　許規五

稽古鴻荒之世人文未開蚩蚩之氓與鳥獸爭一旦
之命不有聖神出而立人極為生人之類誠已久矣
毛茹而血飲也為庖廚巢居而穴處也為之宮室畫
卦以通神明之德造契以代結繩之政為之耒耜以
厚其生為之醫藥以救其死造律曆垂衣裳以開萬
世之治其有功於生民甚大廟焉而棟宇繞祀焉而
籩豆缺豈教民報本之意哉崑山三皇廟自州治遷
後日就隳廢至正十九年州治復還承制以傑列石
同知州事奠謁之初顧瞻太息退而謀諸知州貴侯諸

侯曰世事草創百廢宜次第舉三皇建極之皇今而廟
宇崩摧神像暴露國家崇奉之意安在耶宜舉所宜
先貴侯是其議並共捐俸為倡醫流義士翕然和之
不數日得錢若干緡米若干石召匠度材以工給其
役以吏董其事不數月殿宇之頹覆者隆然起兩廡
皇門之圮弊者翼然張堦墀甎級之修剝者甃以密
象塑丹白之漫漶者煥以新所謂人存政舉者是傳
也夫張弛繫乎理不係乎時廢興由乎人不由乎數
有為者何也施而不可也季有田若干畝租若干斛
籍逃失無所考石君有建究歸學之祭祀饘供之用

卷十七　八

於是乎不窘矣廟成石君去貴侯曰石君之善不可右
沒也徵予文記之余讀邵子經世書至皇帝伯王未
嘗不廢書而嘆也皇以道化人民伯以力服人世降
俗偷古道茫昧崑山之長二修舉廢墜而以皇廟先
焉其務利功以尊道德者耶其知報本而善教民者
耶詩云有斐君子終不可諼兮後之人庶乎尚有攷
也貴侯名復初字克明東平人石君字安卿西夏人
至正二十三年夏　月　日平江路崑山州知州
偰斯同知州事郜肅州判丁克明提控案牘趙從周
都目謝弘道醫學推教授許暐教授許規五撰饒介

書佘銓纂類

崑山縣三皇廟在縣南闍坊西

〇〇　改修吳延陵季子廟記　　蕭定　唐人

有吳之興也泰伯讓以得之有吳之亡也季子讓以亡之為讓之情同而興亡之體異何哉泰伯之讓讓賢也故周有天下而吳建國焉季子之讓賢以讓也當周德衰而吳喪邦焉或曰非所讓而讓之使宗廟祀泯絶而不血食豈曰能賢斯可謂存而不知亡知者矣夫治亂時也興亡運也故至至而不可卻終之而不可留黄河既濁阿膠無以正其色盬池斯鹹桀紂不能匡其昧與夫當溷亂之世召力勝之戎讓與爭孰賢乎易曰知幾其神則季子之見可謂知幾矣季子之明可謂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矣至於聽樂辨列國之興亡審賢知世數之存徐掛劍示不言之信避國保無欲之貞故有吳之祀寂寥而延陵之享如在玄風可想至德與嘆美之辭哲人其萎表墓著嗚呼之篆向微德仁兩至則夫子不復嘆焉詳其精義被物鈎深致遠之旨焉可究其津涯而窺其牆仞乎是知讓之為德在於生靈不獨其子孫明矣國有祀典人懷永思定恭列禴條欽崇懿範于以加敬嚴乎閟宮別闈壼之內外正衆神之序位焉以泰伯之廟在於姑蘇臺而制季子之同像設東面非由典禮諒無取焉必也正名於是乎在所報獻奠贊斯宜列於軒廂春秋禮薦俎豆當陳於正寢俾觀像者識賢人之遺風可律審度者經德之禮秩無差未學陋辭不足頌其休烈寒來暑往敢用同於紀年大唐大曆十四年歲在己未八月戊戌朔二十七日甲子記

辟疆園　高啓
江左風流遠園中池館平霞客久寂寞孤亦自縱横
秋草猶故緑春花非昔榮市朝亦屢改高臺能不傾
同前　周南老
晉顧辟疆園中吳稱第一林石萃幽怪勝槩少儔匹
遺跡今無知品題存簡帙清景付任晦皮陸曾記述
後先幾百年盛衰成兩失慨彼樂有時每憐魚鳥逸
辟疆園自西晉以來傳之池館林泉之勝號吳中
第一辟疆園姓顧氏晉唐人題詠甚多
巻十七　陸山人樓亭　即任晦宅　六　儲光羲
暮聲雜初雁夜色涵早秋獨見海中月照君池上樓
山雲拂高棟天漢入雲流不惜朝光滿其如千里游
褚家林亭　白居易
閑徒朝朝出衆春處處尋天供閑日月人借好園林
漸以狂為態都閑無到心平生自得所未省似而今
又　皮日休
廣亭遥對舊娃宮竹島蘿溪委曲通茂苑樓臺低檻
外太湖魚鳥徹池中蕭疎桂影移茶具狼籍蘋花上
釣筒争得共君來此住便披鶴氅對清風
又　陸龜蒙
一陣西風起浪花遶闌干下散瑶華高窓曲檻仙侯
府卧葦荒芹白鳥家孤島待寒潮片月遠山終日送
餘霞若知方外還如此不要乘秋上海槎
又　張貞
珠野林亭震澤西朗吟閑步喜相携時時風折蘆花
亂處處霜摧稲穗低百本敗荷魚不動一枝寒菊蝶
空迷今朝偶得高陽伴從放山公醉似泥
褚家林亭范志云在松江之傍
巻十七　凌處士莊　十二　韋莊
一嶺林亭返照間門當官道不曾閑花深遠岸黄鸝
闌雨急吞塘白鷺閑載酒客尋吳苑寺倚樓僧看洞
庭山坐來說得仙中事新有人從物外還
和周伯温參政九日南園宴　成廷珪
步履巉岩踏磴望中詩興虹秋高西山拄笏東山
屐左手持杯右手螯遥照入湖明塔影斜雲將雨過
林皋松間飲散歸來晚金粉霏霏濕錦袍
范相南園五百秋重來訪古轉多愁啼鳥樹老臺空
在飲馬池荒水不流芹泮好從多士樂桂叢誰賦小
山幽諸公高會詩如錦授簡安能接勝游
南園　高啓

君不見平樂館古城何處寒雲滿君不見奉誠園荒
臺無毀秋草繁白日沉山水歸海寒暑頻催陵谷改
皇天大運有推移富貴於人豈長在請看當年廣陵
王嬖旌六纛何輝光幸逢中國之多故一家割據誇
雄強園中歡游恐遲暮美人能歌客能賦車馬春風
日日來楊花吹滿城南路疊石為山飲泉為池辟疆
舊園何足奇經營三十年欲令子孫永保之不知回
首今幾時繁華掃地無復遺門掩愁鴟嘯風雨種菜
老翁來作主空餘怪石臥池邊欲問興亡不能語春
已去人不來一樹兩樹桃花開射堂囿圃皆青苔何
須雍門琴但今對此便可哀人生不飲胡為哉人生
不飲胡為哉

周南老

廣陵擬王嵩擬此南園勝豪奢及年富樂只名實稱
黃州欲歸老徒發功成詠詔賜蔡觀察寵恩踰袞贈
繼入循王家歲晏時雖更只今園已蕪風雨莽蒼暝

題御書碑　　范成大

淳熙八年三月庚戌制書擢臣居守金陵閏六月丁
亥朝行在所庚寅辭後殿翼日既望詔錫讌苑中
皇帝親御翰墨大書石湖二字以賜天縱聖能游藝
超絕典則高古如伏羲畫體勢奇逸如神禹碑日光
雲章奎耀繽素璀列改觀禁藥動色臣驚定喜極不
知忭蹈昧死拜稽上千万歲壽奉賀書以出越五日
至於石湖藏焉石湖者臣區東匯自為一壑號稱嘉
山水臣少長釣游其間結茅種木久已成趣春秋時
吳臺其陰越城其陽登臨訪古往跡具在浮菜露蔓
千七百餘年矣有過而問者今捉以臣故徹聞高清
天光燁臨燦及荒野蘇聞闕來未覩斯盛裴度李德
裕皆唐宗臣綠野平泉亦聲震當代援今所蒙無傳
焉何物妖魔獨冒寵榮百身莫贖莫能負戴臣備抑
早歲仕無補益縣官尚悅悅不休于止足之戒則將
上累隆知俯愧初服臣用是懼冀幸少日遂賜骸骨
歸老湖上脩衡金壁與山川之神鑒猿鶴松桂同在
昭回中一[illegible]名亦因是不朽使后世之人屬歆崇
稱得全於奈揄以無辱君賜則陛下丕顯休命不委
於草莽庶幾報恩之万一臣既摹刻扁牓又被之琬
琰以傳且附著臣之自叙云爾七月朔端明殿學士
中大夫知建康軍府事兼管內勸農事提轄本府界
分諸鋪遞角充江南東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兼
營田使兼行宮留守吳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賜紫

金魚袋臣范成大拜手稽首謹書

題御書大字歌　楊萬里

石湖仙人補天手𨈬頓乾坤屈伸肘爾來化作懶卧龍戲弄珠璣激瓊玖五雲萬里天九重玉皇撫拱蓬萊宮豈无九虎守閶闔北門半扉當朔風夜令雲師敕風伯歘起卧龍湖底月湖水卷上天中央却鎖北門護風雪仙人啟風乗緑雲玉宸殿上朝帝與帝將北斗酌天酒冰桃碧藕脯麒麟傳呼玉妗吸銀潢類霜細冰流月光洒成蔵畫河洛書向璧一雙浮雨露石湖二字天上錦金章璧宿落山扉昭回不飾吳花

卷十七　十五

艸姑蘇臺前近太微詩人不直一杯水自是渠儂命如紙敎人妒殺石湖仙手攬星辰懷袖底

懷石湖舊隱　范成大

浩蕩沙鷗久倦飛攏翻煙雨不勝機官中風月常虛度夢裡關山或楚歸楯社十年霜欲飽紅江一兩水應肥冷雲着地蒲满晚誰為披簑嗳釣磯

說虎軒夜坐

白雲深處卧痴頑挂起東窗水月寬但得好詩來眼底何須賢刹現毫端一身㮤作官身想萬境都如夢境看蝌舍隣翁能日醉呼来分與一蒲團

北山堂開爐夜坐

困眠醒坐一龕多竹洞無関任客過賀向爐中煨榾柮嬾從掌上看維摩閑無襍念惟詩在老不甘心奈鏡何八萬四千安樂法元無秘訣可加陁

撿校石湖新田

今朝南野試開荒分手耘鋤草棘場下地若干全種秫高原無幾謾栽桑蘆芽碧處重增岸梅子黄時早濬塘田里只知溫飽事從今抛却半年忙

石湖別墅在縣西南十二里參政范成大所作越來溪故地隨地勢高下而為亭榭別築農圃堂對

卷十七　十六

楞伽寺孝宗御賜石湖二大字又有北山堂千岩觀天鏡閣玉雪坡錦繡坡說虎軒夢魚軒綺川亭盟鷗亭越來城等處以天鏡閣為第一一時名人皆為之詞明道八年周益公過之而題壁間云吳臺越壘距盤門才十里而陸沉於荒烟野草者千七百年紫薇舍人始創別墅登臨之勝甲於東南豈鴟夷子成功於北扁舟去之天闕絕景須留待之賢者然後享其樂邪成大愧謝益公曰吾行四方園池多矣如蘇林盤園尚乏此趣非甲而何

李行中醉眠亭　蘇軾

已向閙中作地仙更於酒裡得天全從教世路風波
惡賀監偏工水上眠
君(且)歸休我欲眠人言此語出天然醉中對客眠何
害須信陶潛未若賢
孝先風味也堪憐肯為周公晝日眠枕麴先生猶笑
汝枉將空腹貯遺編

蘇 軾

是非一醉了無餘惟有胸中萬卷書已把人生比蘧
傳更將江浦作階除欲眠賓客從教去倒挂貂鯇堂
暇舒京洛舊時真夢裡秋風無復憶鱸魚

卷十七　七

醉眠亭宋李無晦作無晦名行中居松江高尚不
仕東坡兄弟嘗過訪留題

元豐辛酉冬予解組歸吳明年過故同年朱
光祿旧居周覽園榭感事作詩以貽伯原

元 絳

白頭重到故人家境是人非起嘆嗟三徑未荒陶令
菊四時長放庾郎花林風光動藏鶯葉溪浪痕生宿
鷺沙肯携有材移病久會憑詩酒傲烟霞(三首)

次韻孚之少保題伯原秘校亭　程師孟

少年為學已名家穠折丹枝病可嗟節帶氷霜凌萬

竹文含風露麗千花世憐美玉猶存璞人恨良金未
出沙顆有隱居如谷口直將高意撫青霞
君家幽寂似山家閙者其誰不見嗟閉戶幾多閒日
月掃園無限旧烟花書窓燕坐琴橫石吟徑徐行杖
卓沙壁有謝公題好句國人方此識餘霞
碧瓦春城十万家可憐夫子獨堪嗟林園猶有前朝
木冠蓋難尋故主花(園乃錢氏所朝)亭瞰夕陽鄰古刹池通野
水見晴沙天然操尚無塵滓合往蓬萊弄綵霞

校書朱君示及園居勝槩新篇一軸皆有標
目概成長調格詩奉紀清瑀　盧 華

卷十七　十八

姑蘇右析會園榭森相望之子脫名韁自放無何鄉
虛堂布遺經(遺經堂)園孔之文章靜齋摘風雅(詩齋)核音日
洋洋吮毫渥曲溪(筆溪)泚墨散芳塘(墨池)抱琴獨登臺(琴臺)
望山閑游同釣渚閑游咏竹路排青蒼(竹路)亭幽小勺
迴(有亭橋)紅白相低昂(花界)予此謝病歸放吳歲月長常閑
君園勝欲往兩足僵閑緘味題咏恍若按圖詳吾聞
玉川子破屋洛之陽東野麻官守止坐叢瀨傍豈如
吾子樂游息謌有方朝庭日清明百度良弛張子既
難其進論撰亦有光退之謂子厚窮久道益強文辭
嶸垂後將相未可當窮愁乃著書心志能渾剛倘來

奚廷郎令名期自將

樂圃林館十首　張適

何處是吾廬城西數畝餘坊存前哲號屋貯古人書
已疾親栽藥供飧自灌蔬長年同謝俗戶外少來車

又

林下篁櫳暝門清樹石連合香乘雨露墨酒及花前
嗜古思先輩傷今話昔年何由清欝抱春茗瀹林泉

又

園地雖市邑幽僻絶塵緣水活元通港荷稀不礙船
竹陰迷藥竈雨氣受琴絃試理林頭葉新來益幾篇

又

結屋渾依水爲扉半是柴雨紅花落檻地碧蘚鋪階
去往梁間燕公私水際蛙清遊多感慨濁酒始開懷

又

方池居圃右幽隱足遊觀疊石花成岸塗丹曲作闌
鶩遊同廡法鶴舞按琴彈清事與時廢欲成擬考槃

又

林深招鶴登地僻見山開罶舞春衣絲梅飄臘雪香
晚茶留日露歸翼帶雲藏吟客談詩散充然思不忘

又

本是林泉質功名分定慳文章新中禁貧病暗偷顏
林鴻心同潔沙鷗迹比閒青燈風雨夕無夢到朝班

又

境勝恒栖遲殘尊晚更宜主人同若咏座客盡能詩
令負梧桑客聯遲句出奇夕陽在高樹醉首只低垂

又

庭前新種石恨未遇奇章薜荔藤牽蔓芭蕉影過長
坐常忘洒掃對久引壺觴歲晚誰爲侶蕭蕭雲後篁

又

登堂無俗物結納豈恒徒小幀藏雲樹遊屏過雨湖
書銘臨塔鶴絃調寄啼鳥尚樂無他志塵囂覺異途

余舊業在城西隅樂圃宋先生之故基也樹
石秀麗池水迂迴儼有林泉幽趣余於後乃

郊居辛亥春復還舊業二首　前人

園池春至速全歘去館穿林路亦通窗响檻前含竹
雨壓香籬外落花風一發幾駐綠詩癖方感都忘是
酒功邊思不困貧索笑長時數月弄梧桐

軒居巷陌是通衢流水林霽景自殊寄紙每同人索
画打門豈有吏催租風篁苔石皆詩料吟子琴僧盡
酒徒幾度綠窗臨帖後醉眠花外聽啼鴂

和甘白先生樂圃林居二首　倪瓚

閒閒幽鳥綠陰穠林　陂池曲曲通荷雨運凉便北
牖汀雲度水迅南風清琴詠雅穿諧俗濁酒消愁似
有功闌道秋來偏起早一簾晨露引梧桐
竹裡厨齋枷下衢幽林風景自應殊家無擔石惟憂
道鄰斷炊烟急索租山水　聊足樂雨雲翻覆豈
吾徒蓬蓬　天涯夢楚[illegible]相雲叫鷓鴣

宿樂圃林居　前人

篆枝齋館靜城郭似幽林落月半牀影凉風孤鶴音
汀雲黄達夢桐露濕清琴喧畢靜塵慮蕭爽集冲襟

十六日新涼戲呈甘白　前人

閒靜幽人宅蕭條樂圃亭炎暑決旬劇遠山當戶青
凉生如病痊愁解如酒醒臥看風篁影落月滿階庭
予來城郭署氣熾甚偶懇甘白先生樂圃林居下
榻數日相與蔭茂樹臨清池誦義文之象又彈有
虞之南風遂以永日忽忽已逾旬矣如開成比二
詩寫呈甘白以寫笑樂耳甲寅六月十六日

過張水部樂圃林館　高啓

清和池館閉關苔輕幰尋幽觸雨來井衍水聲絕作
轉牀屏山色盡初開穿花百舌深緘口吹絮霜鱗半

露肥好賦一詩題壁去主人未肯便塵埃

又　前人

林塢通幽闃山明雲出溪門無俗客至池有水禽啼
對酌山花下行吟野竹西石牀春寂寂苔色映青藜

又

閒軒時野眺山色翠迤邐屏結霜中檜圍閒雲裡蕉
煖烟初扇圃野水欲平橋曳杖閒來往時挑酒一瓢

又

幽居無酒埽風景自翛然紅濕花間雨青分柳外烟
山窗涓風坐石榻枕書眠自得閒中趣栽花疊錦川

挑花夾林館宛似武陵溪醉後拋書枕夢回聞鳥啼　陳林
水光孤墅外山色小橋西盡日無來客徐吟信杖藜

又

見說林居好終朝無俗賓搭簾通紫燕投餌釣金鱗
林影雲連榻楊花雪點巾閒池養鵝鴨不使惱比隣

謝恭

故人非傲吏舊隱勝愚溪塵世人難到空林鳥自啼

又

青山縣榻下綠樹斷崖西終日無餘事全家盡食藜

門徑稀人跡幽居只自然泉聲三月雨柳色半春烟
水檻看鷗浴山窻見鹿眠題詩花壁夕明月滿晴川
樂圃舊為朱長文所居元末張適鄒甘白築室於
上題曰樂圃林館與高啓倪瓚陳汝謝恭姚廣孝
賡和為十詠　國朝宣德間杜瓊得其東隅地名
為東原結艸為亭曰延綠又有木瓜林芍藥階梨
花塢紅槿藩馬蘭坡桃李溪八仙架三友軒古藤
格菖蒲橋凡十景一時名流俱有詩

附重建延綠亭記　吳寬

成化八年七月吳郡大風雨鹿冠老人杜先生延綠

亭壞為明日雨霽先生曳杖遊于園中芳茨既摧梁
木亦折垣墉且圮竹樹盡偃顧而嘆曰噫嘻亭壞矣
殆天意邪雖然獨不有人力乎二子啟皆知其意迺
相與召匠氏築之既成邀先生生于亭上則摧者完
折者固圮者立偃者起蓋不日而舊觀還矣先生喜
曰天意殆欲新吾亭邪他日乃以書來京師謂寬宜
有記寬聞大道之世烈風不崇朝驟雨不終日而昔
者之風雨也胡為乎來哉果天邪亦由人邪吾何從
而問邪問之人則人非天也惡乎知問之天則天非
人也惡乎答既足以惑亦可以憂蓋余之居於是而
去吳下也遠雖未嘗目擊其變顧其事理有可得而
推者故嘗以先生之一亭觀之則四野之外弱夫貧
婦其挽栖甕牖豈無有不勝其震淩而相對以愁咨
者乎又以先生之一亭前後推之垣墉圮矣則疆畎
之欲修也勞乎力竹樹偃矣則禾稼之不登也乏乎
食而弱夫貧婦又豈無不勝其沮洳而相對以愁咨
者乎當此之時亦有知先生之二子築而新之者乎
是固可憂也夫先生隱者知一亭而已不暇此憂而
余亦不敢以此告然而未可知也杜少陵茅屋為秋
風所破歌有安得廣大庇寒士之語先生少陵後人

人也而老於詩為其後學其學則遇其變獨不憂其
憂乎因書以諗於先生不識以為何如

定軒記　劉[illegible]

震澤楊公以定名軒予謂定一也而有老氏浮屠氏
之定未知公之志果安所屬也自儒者心則大學之
自定而靜靜而安安而慮慮而得其寂然不動者正
所謂感通之體也自二氏言之則其所謂泰定所謂
禪定者兀然枯槁而已寂漠然清虛而已爾人之一
心與造化作大者以其性未閟閼之不窮動靜出入
之俱妙也今以兀然漠然者為定則是動用之體不

感之寂也其可乎公以敏達果銳之材而爲明天子所任屬蓋嘗屛上游護天塹闢大幕府制置長淮而又法從近臣而總六師之職其志存乎立功其誼顯乎報主固非棲心無用者比也則其所屬必儒者而非二氏異說雖然定之難能也久矣自窮居獨善之士捐百事息万慮以求之有於其身而弗獲者况於履功名之塗蹈富貴之境凡爲吾耳目之賸心志之域紛至錯立於前菀枯榮醜可喜可駭者日百千變其巫疾若破山之霆其震蕩若發屋之風其朕亂又亂又覆又若一葉之縱而舞翻空之濤甚矣哉定之

卷七　廿五

難能也若是者其疾焉在曰心無主而已矣竊嘗聞之敬則心有主而物聽命不敬則物爲主而我從之古之君子對妻子猶君師之臨處幽室如十目之睹所以養吾心而爲万物之主也心有主然後有定見有定見然後有定力酬酢万變無不可者是則儒者之定而公之所志也夫理有定而事無方隨事以應之使各適其可耶所謂定也若乃處義未精而撰曰謂吾守之不可易是直私意之錮爾烏足語定乎哉敬主敬窮理交相爲用東魯西洛之正傳有不可誣者公之大父紫微公受學於伊川之門人爲先朝侍從

公之所學自其家世且方嬰繁劇而不亂遭變故而不憐其於定之一言用力深矣顧何足以發公之志姑誦所聞以復命云權工部尚書兼太子右庶子兼右諭德建陽劉爚記

定軒在震澤鎭宋工部侍郎楊紹雲所居有挹瀟洞庭數詠異石林立則文簡公真文忠公皆有著述遺址猶存

樂菴初成二絶　李衡

老子平生百不足菴成那管食無肉終朝閉戶只讀書四面開窓都見竹

卷七　廿六

技老菴居百事宜平䀡晏起不論時更長睡足披衣生傾耳林間聽畫眉

樂圃菴在崑山闕明村宋侍御史李衡彥平歸老之地四傍皆修竹經籍圖史滿堂

共樂堂（盤野詩題十一首）　黃由

纔到松陵即是家滿堂佳客滿園花看花擇客須清賞休向人間俗子誇

聯德堂

纔到松陵即是家便須洗盡泛流霞数紅塵裡風波惡不似江頭與海槎

茆室觀奕

纔到松陵即是家茆堂万竹緑交加午窓聮起與他
想坐看圍碁到日斜

登明月臺

纔到松陵即是家擎空皎月瑩無瑕自須臺上分明
看擬欲呼仙泛海槎

登擁書樓有感

纔到松陵即是家樓高不管緑楊遮有書万卷時翻
弄千古興亡幾嘆嗟

道院獨步

纔到松陵即是家參天檜栢古槎牙杖藜終日頻來
往不羨堤邊路異沙

登三清閣

纔到松陵即是家三清閣下寂無譁小臣覘之緑毫
報深炷爐香靜點茶

入園

纔到松陵即是家故園春聽鵲嗟嗟上人只為貪風
月蠻觸吏爭笑兩蝸

睦鄰

纔到松陵即是家民間何處不桑麻欣欣老稚迎門
笑斗酒相歡六孔嘉

無題

纔到松陵即是家休論恬淡與榮華古来顔路俱塵
士自有時賢定等差

思親

纔到松陵即是家仙翁詩句發天葩純才不及慶餘
韻留取時時翠碧紗

盤野黃由之別墅宇宗賜名內有墨莊胡夫人真
跡三清閣共樂堂等扁由自作詩

松石軒記 鄭元祐

昔夏后氏畫九州而青州有鉛松怪石之貢當是時
未必有耳目玩好也儒先不能無疑於此焉以愚觀
之玩好於時未必然韶樂以球為主故后夔言樂然
獨於石則曰予擊石拊石然後言百獸率舞鳳皇來
儀蓋石音雖和故磬必泗濱之浮今以靈壁所産石
用以為磬然非秀絶者不能有磬音之純故商頌曰
既和且平依我磬聲然則怪石之貢盖必異於尋常
也已降自唐宋始以石為玩好然後石之品益繁宋
宣和間於物無不品定顧以太湖石品最高唐李贊
皇牛奇章二人相業雖不同於其愛石則一也中吳

在宋為誐句至今花園廢宅一毀於劫灰者在〻有之若夫松之為貢棟梁棟楠無不可者至乃盤紐詰屈懸根獻秀始以松為園池之觀玩今大參澄池亭江朱公出撫戎機入贊朝政私第在吳城之正中洗滌宏敞其客次有松有石左轄都陽周公扁之曰松石軒仍為之作大篆以表章之矣大參公徙之於松則廟清棟梁也徙之於石則韶樂天球也賓至而燕集於茲語笑于茲撫松之堅貞攬石之秀潤其所以為國幹播民和者夫豈尋常松石之謂哉

松石軒詩　　　　　周伯琦

華清貢秀萃僊清石友松君宿締盟鱗甲高寒風雨合洞岩虛澈珮環聲半泉官暇延遊眺綠野功成寄賞情誰為澄江修郡乘好將勝迹播芳名

又　　　　　蔣　堂

一折細簾細織紋華軒總氣襲書裾老枝月冷蛟龍骨瘦璞苔封虎豹文隱逸雅同真處士高亏懸憶旧將軍由來拄石居廊廟況爾雲霄素策勲

又　　　　　董　晋

愛此軒窓隔市塵疎松偃蹇石嶙峋瘦玻西地弄明月蒼翠排闌生紫烟大厦棟梁真可擬中流砥柱若為迂何人下拜清風裡不是常郎是米顛

又　　　　　成廷珪

長松落〻風塵表蒼苔堂〻太古心屹立乾坤無改色叩之金玉有餘音人間兒女天機淺海上神仙野趣深獨有奇章知此意子孫清賞到於今

又　　　　　饒　介

蒼松鬱〻石嵯峨上下周依有女蘿虎虓凝流千歲少羊群分跪一拳多所須為地料相望遂以名軒示不磨當客定如東閣盛或来醉卧或吟哦

松石軒在吳城中參政宋廷琰之第軒前古松蛟騰佐石鵠峙都陽周伯琦扁曰松石有詩詠之

綠水園雜詠序　　　　　高　啟

吳城東北有曰宋家園者父老言宋朱勔故墅也廬山陳惟寅氏得之更名曰綠水園中有池且周桓子美詩語也其林沼亭軒亦各有扁為近雖破廢然寬閒幽勝猶可以釣游而嘯歌惟寅以余往来其中最熟求編咏之懷當勔以倖貴時窮尚豪侈園中之珍木異石崇臺峻榭固當百倍於此文人詞客為之稱美而誇詠者亦多矣今皆跡滅响沉無復可覩惟寅雖窮居隱約而能以詩書其業篤於孝友其清德雅

拚園可以説視勔矣刲余為之執筆亦可以無愧爲
因不復辭且歷幾戍傳使父老知園之更名緑水者
自惟寅始也詩凡十六篇

緑水園宴集　前　人

手居寡良會穀哉况兹時幸逢金閶英中莚接光儀
名園過修禊景麗春陽煕緑芷榮曲沼朱華敷廣墀
情宜寄高文憂襟為之披鶴來不敢訴慮此朋歡虧
何以淹逸旆稍光頤遲々

同前　張羽

芳園過江城廻波繞舍清主人擅文學過客摠簪纓
適向吳中會何珠洛下英唐虞共敷講風雅閑和賡
斐鑠攻辭健鏗鏘得句精建安方合体大曆却徒名
還展花前席仍敲竹下枰吟餘歌杖杜醉裡聽鶬鶊
徑竹班初脫庭蕉緑已呈洋忘在離亂惟欲盼承平
竭窟休闗隠雖壇可負盟從容四美具感激二難并
更顧相加勉留傳汗簡箋

緑水園在孫老橋東故為朱勔別墅元至正中廬
山陳惟寅惟允兄弟購得之取杜詩名園依緑水
之句更此名中有朱鴻軒消冷閣蘿逕等名高啓
為之序

卷十七　十二

萬玉清秋軒　郭登

王謝堂前久不歸野田花樹幾斜暉花開花落秋還
在年去年來事已非楊柳風多凋翠幰芙蓉霜重濕
紅衣故人空感山陽笛一段傷心畫所微

楊溥

社燕賓鴻共歲華松陵禾黍故溪家誰令千載柴桑
里一度秋風一度花

劉鉉

寄公在昔稱時賢頭顱半白来歸田老懷澹泊慕幽
雅高居别築臨同川數畝園林占清勝四時景物誇
奇妍賓從日盈北海座琴書晚載南湖船一朝陵谷
那知變靡盡東吳舊庭院扶疎修竹為誰清零落夫
容不成片白雲飛去不復来只有堂前舊時燕春深
幾樹花亂開無復當窓映人面繁華事往今已休東
林老去懷舊遊欲尋重尋舘甥處蕭索碧梧風雨秋
陶令宅邊松尚在習家池上水空流追思自足生感
慨何獨此方為愁六千年來駒過隙俛仰之間已對
陳迹盡圖寂寞文無聞流落人間匪朝夕客從何處
遠持來佳致依然不殊昔夢回昨夜到松陵鐘斷長
橋月初白

卷十七　三

万玉清秋軒在吳江同里鎮元江南財賦司副使
里人寧昌言之别墅中有菊坡梧桐修竹搃謂之
万玉清秋華亭張可觀為之圖

圜溪魚樂記　楊維禎

至正八年二月月蕉瞿先生逢祥肥遯海東之圜溪
雲葉屏空烟花賦陌予嘗循鳳溪而下步自圜溪之
陽領聰周遺君環帶然地圜界而隱中有隱君子之
風焉先生居是溪歴宋咸淳僅百五十年予觀東南
君震澤諸水道經咸浦會歸於海風濤激蕩沙岸日
崩走濵浦之人恒惧之而先生則弗惧且樂焉者溪
之左枕市塵障戚水以便商者右迴吠畝引戚水以
利耕者乃若細雨侵沙波流若穀魚鳥浮沈天光上
下先生則投竿而漁涼月夜軒秋禁在樹子鶴和鳴
人影相逐先生則援琴而歌於溪之樂人或見之乎
而不知先生獨能知而樂之可謂得性情之正矣之
圜沙魚在沙頭鎮月蕉瞿逢祥隱居楊廉夫為記

東莊記　李東陽

蘇之地多水葑門之内吳翁之東莊在焉菱濠匯其
東西溪帶其西兩港傍達皆可舟而至也由櫂楔而
入則為稻畦折而南為桑園又西為果園又南為菜
圃又東為振衣臺又南而為折桂橋由艇子浜而入
則為麥丘由荷花灣而入則為竹田區分絡貫其廣
六十畝而作堂其中曰續古之堂菴曰拙修之菴軒
曰耕息之軒又作亭於南池曰知樂之亭亭成而莊
之事始備搃名之曰東莊因自號曰東莊翁莊之為
吳氏居數世矣由元季逮于　國初隣之死徙者十
八九而吳廬巋然獨存翁少喪其先君子從而西既
而重念先業不敢廢歛拓畤葺誰其封濬課其耕藝
而時作息焉翁仲子原博以狀元及第入翰林為修
撰獲以其官封翁朝士與修撰君遊者聞翁剏為賢
東莊之詩詩成而莊之名益著修撰君以謂予曰幸
吾子之識之也夫人之業未有不勤成而修廢者翁
之為東莊也承往弊而修之慭悃劬瘁歷數十年然
後備亦既艱矣而翁又遵適畏法雖處富貴泊然與
韋布者類則所謂保其業者豈苟然哉易曰幹父之
蠱有子考無咎厲終吉由是觀之翁之業雖百世可
知也吾又聞翁積而能散衣寒食餓設設若不暇則
是莊也寧直以自樂為燕游而已今修撰君科甲重
朝廷文章望天下愛民憂國恒存乎心而見乎眉睫
則推翁之心以達之天下又豈真足保其私業為為

莊山水之重而已邪然君子論家業之根考世德之
有歸信文獻之不可無者必自兹莊始作東莊記成
化己未秋七月既望翰林院侍講李東陽書

東莊詩　劉大夏

吳下園林賽洛陽百年今獨見東莊迴谿不隔柴門
迥流水應通世澤長十里香風來桂塢滿籬涼月浸
菱塘天公自与莊翁厚又把栽培付令郎

又　沈周

東莊水木有清幽地静人閒與世違瓜圃熟時供路
渴稻畦收後問鄰飢城頭日出啼鵶散堂上春深乳

卷十七　廿五

燕飛更喜賢郎今玉署　恩封早晚着朝衣

聞奕廷搆二亭於東莊以為予佚老喜而有
作　吳寬

兩丈西巷偏拙修當年種樹帶平疇還聞買搆為予
計專待歸休與客游山上看雲依鶴澗池邊臨渚對
桑洲只憂筋力非輕健更欲沿洄具小舟

和韻　沈周

特意作亭知好修石基高築樹為疇欲承伯氏歸休
樂未許他人造次游細路婑攜緣步隴長濠新水漫
蘋洲宰公果遂南歸與我亦浜頭艤小舟

東莊吳文定公寬父孟融所治也中有十景孟融
之孫奕又增看雲臨渚二亭

晚圃記　王軾

予初仕大理時寺正姑蘇劉公約之與予儕寀多所
裨益嘗造其室見有肅然其容蔚然其文者列座隅
問其姓則錢而孟游其字也乃常之巨族唐武肅王
之裔今著籍長洲又聞孟游涉獵經史精通繪事營
以養親致馨搢紳間公之先人文恭先生闢之當館
於試室後予仕南畿孟游亦嘗訪於寓舍比挾繪事
來游於京甚有所獲歸鄉里辟地數畝於城想橋之

卷十七　廿六

南鑿池構亭蒔花卉培蔬果每春和景明群芳競秀
衆香馥郁孟游則逍遥野服謳吟嘯〻以自適反夫
秋霜既肅則向之脆者堅而好華者斂而食橙黃橘
綠唯蔬淚待髙者可采下者可拾孟游則邀朋速客
觴咏其間談笑竟日其樂陶〻因以晚圃自號人亦
以晚圃翁稱之去年春有南陽之行時藩府　唐王
尚文喜賢聞孟游王特書晚圃二字遺裝潢成卷士
大夫多咏歌以侈之未有記其首者孟游託寓速予
言以弁其端久未復又書促之予惟物之囿於氣化
猶人之囿於兩間於氣化者有春榮秋成之序囿於

兩間者有少壯老成之得故有園之物苟培植之固人力之齊則秋成可望而人得以收其利矣人之生世苟能修之於少壯趨向之善持守之堅則老而有成而得以享其樂矣今觀孟游之立於身行於家而接人者循循雅飭則其修於少壯者可知矣而今年逾七十康强自如有子桓人善持己而精修世益日相彀進況其子桓又善持己而精修世業見徵於朝將有祿養以及親矣孟游之享其成於晚年者爲何如晚園之號不亦宜乎夫然則當府之書士夫之歌詠以褒美孟游者誠不負矣予因嘉之推以爲記弘治十六年歲次癸亥三月既望 賜進士第資善大夫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公安王軾記

卷十七

之

晚園歌 伊乘

華髮鬖鬖籠席帽半世丘園事高蹈滿畦青甲長初齊一點紅塵飛不到今世於吾見古人搯搯抱甕全吾真苦厭桔槔作機事自紓綮綬勞心神金谷風光回首廢白露清霜勝幽致菊徑不栽桃李花葯根勝似羔豚味我愛此中樂事偏頻陪杖履相周全醉君瓷瓦盟中酒共向藤蘿石上眠

晚園予曾大父孟游所葺在今懋橋巷

巫咸宅 王賓

舊說巫咸已上天楚人歌裡亦千年相傳住處今何在一座青山縣郭邊

巫咸宅按越絕書圖經皆云虞山巫咸所居舊志云在婁縣山下今婁縣止馬鞍山一無疑巫咸宅當在虞山無疑

太公石室 林大同

虛巖兒如室空洞神仙宅既非巨靈劈何勞五丁鑿閴門鎖薜蘿寒烟鎖翠叢疑通少室山或與紅塵隔吴瞻洞府庵生民誠可託大庇安如山何愁風雨作

卷十七

卷七

太公石室在虞山室凡十所讀圖經山東二里有石室范志太公避紂居東海濱常熱去海近或是

言偃宅 周霞賓

列國推吾際人材北學難淒涼吳邑里悵望魯衣冠旧宅歸蓬顆新祠倚杏壇一橋通夾巷廢井樹陰寒

子游遺址 吳訥

句吳昔要荒僻鄙人不文叔氏豪傑士北學進聖門身通列四科文學冠同倫井埋宅已荒橋巷名猶存至今里中子千載沾遺芬

言公墨井 高啟

寥寥武城宰遺井虞山隂千載汲未竭九仞功應深
藝圃自可灌道源誰復尋絃歌聽已歇拼綆看還沉
無為渫弗食惻惻起嘆音一瓢樂未改庶幾回也心
言偃宅在常熟縣西今稱言公巷吳地記云宅有
井井邊有洗衣石皆故物與地志云石為太守
蕭正德持去

范蠡宅　吳萊

漠漠寒雲雁影邊荒山故宅忽千年大夫已賜平吳
劔西子還隨去越船白石撑空存屭屓青松落井化
蜿蜒徒憐此地無章甫只解區區學計然

又　高啓

功名不戀上將軍一舸歸游笠澤雲載去西施豈無
意恐留傾國更迷君
范蠡宅在太湖包山任昉述異記洞庭湖上有釣
洲蠡嘗乘舟至此遇風止釣于上刻字記焉洞庭
云在杜圻洲禹跡山南方十里多桑苧菜果又前
志云在東山翠峰寺

丁令威宅在陽山有丹井　高啓

令威作仙上天去舊宅尚在青山阿千年宅廢尚遺
井何處更聞華表歌南陌黃塵足去客東流碧海絕
迴鶴歸波重覽感惆悵地上丘墳今又多

又　周南老

鶴仙丁令威宅枕陽山陲仙化鶴不返宅廢人已非
餘遺丹在井口苔生衣丹光時夜發猶能照巖扉井
月斜人籟寂鶴自遼東歸為歌華表吟但傷知音稀

梅福隱居相傳在吳門西市　黃廷堅

吳門不作南昌尉上疏歸來朝市空笑拂岩花問塵
世故人子是國師公

蔡經宅　高啓

崑崙主者王方平身騎黃麟朝紫京舉手長辭漢公
鄉得道不願世上名往來隱玄與朱明洞中各有白
玉城絳衣游空擁幢旌三山五嶽自按行泠風吹建
天樂鳴璦簫琅璈和萬笙羽衛蹕路山海崩龍車鶴
馭紛相迎嘯呼神官走吏兵鏑魅罔兩號且驚暫來
經家駐雲程人馬不見但有髯虎頭鞶囊佩蒼精神
光赫然照軒楹授以至言可長生凡骨已作蟬脫輕
麻姑來會尋仙盟芳姿娉婷似飛瓊言從昔年宴蓬
瀛又見弱水三淺清爪可爬背念始萌仙意已識遺
宮榛餘枕阿姥酒罷傾攜景忽去烟雲橫家人悲望
空惸惸桑田回首幾變更神仙在世每自呈凡夫不

識等替畜丹元有田不解耕但愛狗苟與蠅營榮華
未滿咎責盈忽化爲鬼歸荒塋金丹可學通可成太
鑽石盤貴精誠誰能自拔水火坑飛遊往来瑤樹英
千載或有歸来情

又　　　　周南老

胥門一區宅居幽邑民塵中有求道子骨相應當仚
方平弭靈節捴轡停雲軿麻姑適来會行廚進芳鮮
若人既委化虛形抱重玄朝爲惑外象背塵學受鞭
蔡經宅吳地記云在珠明寺西王方平與麻姑嘗
過其家

卷十七　卅一

張融慧曉陸宅　　　　王寘

兩處樓臺一樣高空餘烟雨到今朝清心不見當時
水楊柳名存讓未消
二宅並在承天寺其閒有池ミ上有二柳廬江何
點曰池便是醴泉木便是交讓避諱國刻避至吳
謂人曰吾聞張融與慧曉並宅其閒有水此水必
有異味命駕往酌之同鄙之萌盡矣

屈突明府廳　　　　李白

陶令八十日長歌歸去來故人建昌宰借問幾時迴
風落吳江雪紛ミ入酒杯山翁吟已醉舞袖為君開

明府廳不知所在明府唐人以建昌宰依官吳中

韋承總幽居未詳其處　　　　孟郊

才飽身自貴巷荒門豈貧孟生堪繼相孟氏願依隣
夜思琴語切晝情茶味新霜枝留過鵲風竹掃蒙塵
郢唱一聲發吳花千片春對君何所得歸去覺情真

徐修矩宅　　　　皮日休

東莞為著姓奕代皆儒諳強學取科第名聲盡孤揭
自為方州來清操稱凜冽唯寫墳籍多必云清俸絕
宜是利若風封存光於月扎吏指欲胼万通排未闋
樓船若夏屋欲載如坯塿轉徙入吳都縱橫礙門闑

卷十七　卅二

縹囊輕似霧緗帙殷於血以此為基搆將斯用貽厥
重於通侯印貴却全師節我愛參卿道家能介潔
湖田五万畝茅屋十數宗微宦不能去歸來坐如刖
保茲万卷書守慎如羈紲念我曾苦心相逢無闇别
引之看秘寶任得窮披閱軸閒翠鈿剝籤古紅牙折
帙解帶芸香卷開和桂屑枕兼石鋒刃攜共松瘖瘂
一卧寂無譁數編看盡徹或攜歸廨宇弋把穿林樾
罕逃太湖風抱宿支硎雪如斯未運紀悉得分毫末
翦除幽僻藪滌蕩玄微窟學海正狂波子頭向中顯
聖人患不學垂戒尤為切苟昧古與今何殊瘖共聵

昔之叢經史有以備箪札何况遇斯文之借不曾毀
吾衣任穀爐吾食甘糠覈其道苟可光斯文那自伐
何竹青堪殺何蒲重好裁如能盈兩使足劘飢渴
有此競苟榮聞之羨可嗽東皋耨烟雨南嶺提蓑蔽
何以謝徐君公車不聞設

和　陸龜蒙

嘗聞四書曰經史子集焉苟非天祿中此事無由全
自從秦火來歷代逮迭遭漢祖入關日蕭何為政午
盡力取圖籍遂持天下權中興近嘉時教化還相宣
立石刻五經置於太學前賊莽亂王室君臣如耕圜
洛陽且煨燼載籍宜為烟逮晉武革命生民稍息肩
惠懷亟寡昧戎羯俄腥羶已覺天地閉競為東南遷
日既不暇給墳索何由專爾後國脆弱人多尚虛玄
任學者得謗清言者為賢直至沈范輩沈約范雲皆聚書數萬卷
始家藏簡編御府有不足仍令就之傳梁元淌寫目
盡取如蚊緣兵威忽破碎焚爇無遺篇近者隋後主
搜羅勢騈闐寶函映玉軸彩翠明霞鮮伊唐受命初
載史聲連延砥柱不我助驚波湧淪漣遂令因去書
半在餘浮泉貞觀購已遂達流漸回旋煥然東壁光
與月爭流天偉矣開元中王道正平〻八万五千卷
一一皆塗鉛槧開元麗正殿書錄云人間盛傳寫海内奔窮研
自云兩齋書有過東皋田吾聞徐氏子異世皆才賢
問知遺孫謀不在黃金錢插架幾万軸森森若戈鋋
風吹籤牌聲滿室鏗鏘然佳哉鹿門子好問如除痾
倏來參卿處遂得參卿憐開懷展廚簏唯在性所便
素業已千仞今為峻雲巔雖才蔑百泒相近浮日川
君寵王佐圖縱步凌陶甄他鄉時名報德誰在參
徐修矩宅未詳其處修矩恩王府參軍世守書万
卷皮日休嘗借書

吳都文粹續集卷十七終

續集卷十八

吳洲 錢穀 叔寶 集

臨頓里十首 臨頓名勝之地陸魯望居之不出郛郭曠若郊墅余每相訪欵然惜去因成五言十首奉題屋壁 皮日休

一方蕭灑地之子獨深居繞屋親栽竹堆牀手寫書高風翔砌鳥暴雨失池魚暗罜歸山計村邊買鹿車

其二

籬踈從綠槿簷亂任黃茆壓酒移溪石煎茶拾野巢靜窗懸雨笠閑壁掛烟匏支遁今無骨誰為世外交

其三

蒲稗初上簇船盡未乾冰盡日留蠶母移時祭麴王趁泉澆竹急候雨種蓮忙更葺園中景應為顧辟疆

其四

靜僻無人到幽深每自知鹿來添口數琴到益家貲壞塹生魚沫頹簷落燕兒空將綠蕉葉來往寄閑詩

其五

夏過無擔石日高開板扉僧雖與簡簟人不典蕉衣鶴靜共眠覺鷺馴同釣歸生公石上月何夕約譚微

其六

經歲岸烏紗讀書三十車水痕侵病竹蛛網上衰花詩任傳漁客衣從遍酒家知君秋晚事白幘刈胡麻

其七

寂歷秋懷動蕭條夏思殘久貧空酒庫多病束魚竿玄想凝鶴扇清齋拂鹿冠夢魂無俗事夜夜到金坛

其八

閑門無一事安穩臥涼天砌下翹飢鶴庭陰落病蟬倚杉閑把易燒朮靜論玄賴有包山客時時寄紫泉

其九

病起扶靈壽翛然強到門與杉除敗葉為石整危根薜蔓狂遮壁蓮莖臥枕盆明朝有忙事召客斲桐孫

其十

緩頰稱無利低眉號不能世情都大薄俗意就中增雲態不知驟鶴情非會徵畫臣誰奉詔來此寫姜肱

襲美題郊居十首次韻酬之 陸龜蒙

近來惟樂靜移傍故城居閒打修琴料時封謝藥書夜停江上鳥晴曬篋中魚出亦圖何事無勞置棧車

其二

倚人醫病樹看僕補衡茅散髮還同阮無心敢慕巢

簡便書露竹榑待破霜匏日好林間坐烟蘿僅欲交

其三

淒滄笛海紙山匠製雲林嬾外應無敵貧中直是王

也平鷗思喜花盡蝶情忙欲聞新秋計簑綠一謚強

其四

故山空自擲當路竟誰知祇有經時策全無養拙資

病深憐炙客炊晚信熱兒謾欲陳風俗困官未采詩

其五

福地能容蟄玄關詎有扉靜思瓊板字閑洗鐵節衣

鳥破涼烟下人衝暮雨歸故園秋草蔓猶記綠微微

其六

水影沉魚器鄰聲動緯車無輕梢墜葉撐懶卧樵花

說史評諸例揄兵到百家明時如不用歸去種桑麻

其七

禹穴奇編缺雷平異境殘靜吟封籙檢歸興削帆竿

白石堪為飯青蘿好作冠幾時當斗柄同上步綱壇

其八

強起披衣坐徐行處暑天上堦來鬪雀移樹去驚蟬

莫問鹽車駿誰看斸龍去黃金如可化相近買雲泉

其九

野入青蕪巷陂侵白竹門風闌栗剌沙淺露芹根高

逕覓緣藤行飲為立石盆東吳雖不改誰是武王孫

其十

疎懶真有素時勢盡無能風月誰為敵林泉幸未憎

酒材經夏闕詩債待秋徵祇有同居癖閑來對曲肱

臨頓里在城東為吳中勝地陸魯望所居也

皮陸有詩十首詠之余卷次其韻蓋彷彿昔

賢之高致云　高啓

閒說橋東地高人舊隱居養生應有道覓舉絕無書

愛收黏綠蝶吹驚出水魚時尋戴顒宅自駕短轅車

其二

想愛山齋好秋風不卷簾鑿渠侵蟻穴移樹帶禽巢

人世真浮梗吾生豈繫匏不貪庾從事誰結歲寒交

其三

載酒攜山榼安琴製石床兒眠皆傍母蜂去自從王

穀雨收茶早梅天晒藥忙不扶靈壽杖筋力老能強

其四

自少聞名意誰言世不知僧求開寺記客送買山資

細雨魚生子斜陽燕哺兒平生無事迫辛苦為尋詩

其五

斬代憑樵斧經綸在釣車薄雲還露月小雨不妨花
酒債應多處詩名自一家虛煩時主召嬾脫故衣麻
其六
長物元無有何勞犬護扉借看高士傳學製逸人衣
聰破客螢入船空載鶴歸定緣幽事繞不是宦情微
其七
澹泊心情在蕭疎鬢影殘引泉規作沼面筍待成竿
自洗沾泥屐誰收挂壁冠毛公新有約月夜礼天壇
其八
沭罷便輕幘消搖咏晚天清風蘇病羸驟雨禁鳴蟬
卷七　五
旧文堆緗素新紅綠洞玄誰知城郭裡別自有林泉
其九
汩汩泉通圃蕭蕭柳映門折花搖樹影踏藕損蓮根
飢鴨呼歸艇新蚕試浴盆屋前高石在知是鶴林孫
其十
茶祖淮未得菊餌服還能行古時人笑文工造物憎
貪留漁艇載老謝鶴書徵誰識先生樂悠然臥肱曲
臨頓里　圃南老
吳館曰臨頓里巷因館名地偏足佳勝卜構居幽貞
琴書樂蕭散軒墀謝騶笨鹿門隱同辯松陵詩屢賡

于今揔閑關獨有楊庚庚過者為歔欷猶能慨高情
幽居賦并序　陸亀蒙
陸子居全吳東距長洲故苑一里閭閧不通人事且
欲吟咏性情曰燕居則仲尼有之曰卜居則屈原田
有之矣曰閑居則潘岳有之矣曰郊居則沈約有之
矣既抱幽憂之疾復為低下之居乃作幽居賦其序
云
余少學窮立早持堅白其生也懸贅附疣其村也戴
癭御痼居無養拙之資出有偶游之歡初擬蓬矢嚮
遐志於四方末佩　敢違仁於一旦雖家風未泯
卷七　六
而世德全衰門等韋平材兼魏邴敘清芬而鎮俗追
雅望於圖形笥篋乃天下表儀裝秀為朝端領袖朱
輪十乘紫誥千篇炳若星辰煥乎竹帛術覩國謀謬
辱孫謀五鼎蕭條賜書零落漆工酒保殘欲沉淪故
眾空舞屢聽摧折劉毅供無擔石之儲許逗許劉
詢但有山水之志思鑿坯而遁聊倚樹而吟師道氣
於龜腸和兵鈐於魚腹窮年學劍不過白猿隔日伏
店未逢黃綃止則廢墻艾席行則蒭屨柴車仲宣方
既於棋枰從還眼於蝦蟇既知草知晦朔木識榮叔
枯因推墨別為三始悟儒分至八何晏之言道德不

及王生鄭玄之注春秋才同伏氏初陳楩槩漸入精
微探極範之智衷掘張憑之理窟遺其耳目然後為
之聰明差若毫釐爲足言乎大小加以病惟斷鐵力
止戲綽簾幃非翡翠之榮鍾鼓豈鶢鶋所樂遲惟術
泌切毗必鄉以棲遅建一畝之宮忝稱儒者置十金之産
雅叶中人晏子以囂塵可容曹公以泥水自蔽羅含
宋玉嘗若出於荊蠻黄相武侯亦潛居於僻陋揚德
祖家惟翰鄉殷仲文庭只槐枯馮列薑辛繁欽葱碧
精安有稻名半畳藥賸恒春長楡亦降星修竹乃生
實母滿岳館裡嘗聞柰素瓜甘庾信園中亦話棗酸

卷十八　七

梨甜切星救切觀苗詠淮南青風今古攸同聖賢何遠仲
武游於沛澤伊尹耕於有莘子欲無言回不願仕神
爻六位方爲賁卜之人歌動五噫始作賃舂之客況
布褊綸帽尚足朝昏羽扇貂裘猶世寒暑得以書抽
席僕射用斗擻自理茶祖閑披釣楫經稱小品還下
二百籤賦謂名都略點八千處下閑得梨塗之義涂
聽閑想怒之詩既已逢原遂成搆輪非因按簡初擬
遺鞭不能粉飾大猷且用玄黄擇說貽於好事希從
得意而傳貴以壯夫甘受子雲之笑賦云
恭伯勾吳通侯舊里地接席近門臨崔市比顏巷兮

非陋方賜墻兮猶峙樂令有名教之樂必以仁行莊
生乃適家者流咸從達起彼既得矣余何謝焉欲神
游於浩氣法天隱於遺編魯仲孫衣正七升之布樊
武子食無一卒之田賤不容憂貧惟可賀冥心而姑
務藏疾卷舌而誰能掣惰爭先敢脫乎半車自給方
營於馬磨憶秦時已命競作帝師吁漢末遺臣皆揖
王佐吾焉用此僕病未能藝合惟求解表之力餌陟
蘆明攻冷之懲悲步歌於趙堂喜長嘯於孫登万古
騷人遠追乎橘浦百金歎事近出於松陵亦慕偷桃
還怜嗜芰芰何悲又嫂之屈未損丈夫之志扶醫隱

卷十八　八

几聊思吏甫談玄擲管彈冠即致又通奏記夫靜若
躁之君名者實之賓進不參乎多士退且追乎達人
須厥土之三讓託高風之四郗綏陸燥濕猶遠囂塵
以日祭時且復窮於魯史穿池種樹正欲類乎齊民
室乏紫坎牖非緇板因坎窗以為迦謝家龍而表限
孟介無是非之心阮籍能青白之眼龜林鹿幘詩將
隱兮何遲椽飯菁羹笑謀生之太簡是知名安可釣
筆不堪耕有向隅之才乃先為贅客有雕龍之辯然
後為狂生雖自捉而飜死猶流慟而將行外學方施
孟子虛陳乎仁義中說既勝韓非徒特其縱橫况復

支雜壹鬱庭陋蹇吃才甚微而察文體素疏而多病
陰經藥銚披覽愧以皆來徐邀酒鎗擁寒爐而必出
自然忘物我混窮通將大宗師理叶與　貞宰情同
優游塞馬脱落冥鴻羇纍王晞眷戀於芳辰美景深
符謝朓留連於明月清風得不分崎嶇而歸蔬壹轂
金錢而買佳樹籌絲分欲流千里草帶芳劫圍十步
頹垣抱碧無非海髮山衣暗塵飄香盡是松肪桂露
加以籬邊種菊後宇生萱霞林之新桐乍引臨牕之
舊竹猶存花妨過帽擲礙移門夢去而雲遮洞絶棋
歸而水遠孤村過境道迸就魚鳥之性樂閒謀散誕

卷十八　九

見義王之道尊昇涅玄泉屢游庭從燮發度而將落
棋與文而不遠釣管闚覲羊歧忘返搜隶指之三訣
備陳農之遺迹梁世祖府充名畫或得奇蹤任敬子
家聚羣書率多異本何嘗彷彿莫究分毫徒羡玉杯
珠柱（上書名下畢名）之號美象格屏箋之態高寧容朴野不友
猕蓬蒿悵殘編之未攜異雅具之為勞况乎栖平蕪
古木之地壯披褐擁篇之事宜其梓合巾箱藤交餅
筍炊粃糠以為食割匏瓢而為器荷篠而行擁梧而
睡妖卑勝德休占貫誼秉塵醉可全真但舜王戎如
意其間豁爾此外蕭然萎朕則惟眠一被江華則還

留夾迄望夫子之門墻仍過數仞顧先生之履綫不
啻漫穿敘驚時而獨行聊收視而返聽豈可浸發志
閑虛揺譚柄夜將半而誰客月每旦而誰評（去聲）清言
不屈孫劉（許）減於中軍善講無窮支許邪輕於小令或
抽易軸或叩玄端演精微於簡易甘澹泊於危難澄
如上水炅（音炯）若長竿與（去聲）牛心者赴敵持塵尾者登
坛交衡而矛戟初利頓挫而風霜正寒與公雅韻仲
祖旁觀始信何才當指地於丞相方知習捷抗弥天
之道安彼澄落而無容且譏徐而高寄蕪耳目以感
外蜀丘園之足貴幸春物之向榮則天姿而見遺險

卷十八　十

者負而陽者勝乾謂兩儀疾者緩而腴者先奚云一
氣與寧雖闊洪鈞肯留人間未適衰表何求鍛使陶
烟霞而散晚騎日月以嬉遊秉剛直上躡景冥搜縱
橫兮四海飛揚兮十洲閬仙苑之琅書安能解慍傾
洛公之金醴幾得銷憂不假大招寧馳別龍悲故鄉
之何在望平原之無極（陸卿在平原乃建祖所封之地）歎鍾儀之沉
光向漁樵而竭力庚桑有遺猶居畏壘之顏接輿佯
狂亦取杞（音椿）櫨之食徐誇下舍陶愛吾廬上法於陵
之畦圃旁分逮業之村墟時韋庵襟何把渠疏友之
惠施莫解連環之義翳無文摯誰知方寸之虚存其

道而弍適失其居而弍旅才將命兮坎窞性與時兮
兮茸鉏鋙閒游廣澤頗學弋於蒲且俄𢦏終蹈淪溟
更務家於筆嶮夫動以勞吾身靜以沭吾神苟能推
於用舍自足究乎天人思誕於窮檮何餘井臼不往
求容於側徑何患荊榛湛沉音冥者朴素之深役馨者
浮華之撤著名聚霊仍招死艸之譏琴狮落霞亦被
枯桐之說值聖則幽贊成功逢賢則雅音攸發同於
德者大亦宜然殷宗命相於嵒下周武迎師於渭边
有東山北郭之風絲能養素有佐車右候之計未足
闈王嗟浩嘆而哀吟吳蘭凋而蕙歇清聲方湛於瑤

水賓瑟坐凝於華月歸田少接猶疑斥鷃追飛羽檝
相逢可謂蕪菁唐突

陸魯望宅在臨頓橋又有別墅在甫里躬耕於此
有地數畝有屋三十楹有田奇四万畝其居後為
白蓮花寺建祠堂塑像祀焉

酉室記　　江公望

王聖時吾畏友也有室曰酉謾予記之室無方不以
西名室非時不以秋名非色也不以白名非聲也不
以商名非味也不以辛名象數之所不能該也究不
得而名流動非氣也堅利非物也金亦無所名焉是
七者酉屬也散一為七名体各足合七為一且然一
室方其日薄虞淵行龍遐藏斂華爲下百二入息吾
聖時磅礴於無限逍遙乎其中隣烛光謝石爐燼寒
上下一色四方易位蝙蝠野鼠飛走竄伏同會於寬
閒廣莫之地而自得樂也京秋九月予將訪吳門頗
從公游而為公記其屋紹聖十六年七月釣臺江公
望書

酉室王伯起所居伯起字聖時楊邦弼序其詩有
云伯起受經於王臨川學於曾南豐遊於曾宣靖
公父子間諸公皆推挽之年未及衰一旦弃去卜

居吳門獨處一室扁曰酉室日焚香燕坐於其中
其所為詩若干卷號唱道野集

張處士谿居　　王禹偁

雲裡寒溪竹裡橋野人居處絕塵囂病來芳草生漁
艇睡起殘花落酒瓢閒把道書尋晚照靜携茶鼎洗
春潮長洲懶吏頻過此為愛山園有藥苗

寄鐘子充　　錢厚

倦向吳門思次宴懷人清致滿詩瓢池塘芳草夢初
斷風雨落花魂正消一百五日寒食節二十四番春
江湖遙知藥圃晚經劇會後蘼蕪添綠苗

鍾子充隱居旧志弗載以錢學所寄詩推之恐隱士鍾璇子孫也

賢行齋記

朱伯原

德祖少而警敏生數歲其伯父令天章公嘗獲一鑑背題龍朔德祖在旁曰此唐太宗時所鑄也子中奇之他日諸父有所見問之郎對皆與史合孔常父掌揚州學德祖年十七試為諸生冠會神宗初罷尊號坐客或論尊號之所起德祖避席曰宇文周宣帝生號天元唐高宗自稱天皇自是美稱寖多矣常父即取筆札命書之擢為都講辭不受元豐中試大學博士第一司業博士以為三舍之置未有此作也厥後試二浙江東漕司嘗在魁選又用賦擧開封名第五而連見黜於礼部一時諸公幸得之以為功見其失也莫不驚愕嗟惜焉乎近世以糊名取士雖曰至公其弊至於失才如此可為太息先公太僕當任子德祖以遜其弟碩孺太僕不許德祖即取奏牘以碩孺名上之會有詔任子必以長幼為之序德祖貽書諫官曰某當以廢疾自弃矣是時岑嵒起仲子不推與叔弟德祖聞之諗起嵒建請乃得改法碩孺遂得入仕太僕捐館河東號頓幾不勝間關扶護下太行而歸未卒哭葬吳西山所以奉親終顯親之事無不自竭鄉閭欽服其平居論議必以帝王之佐為師而頗喜賈誼汲黯諸葛孔明魏鄭公之為人其志可知也

賢行齋在大雲坊林慮所居朱伯原記

十三

壽櫟堂午坐

范成大

屋角靜穿几實低鴻濛殘葉颭疏雨孤花側淒風
北窓午睡起一笑万事空無人共此意苔階咽微蛩

壽櫟堂枕上

禅林初著小山屏夜久秋凉枕上清繞髩飛蚊妨好睡卧聽簷雨入池聲

十四

范村午坐

好風入脩篁槁葉舞而隨斷續一蛩吟高下凄蝶過
陳檻午陰園靜極成痴坐老使几杖供慵懶誦殘課
滿園頗易暖困來百骸惰四傍無人聲誰驚短夢破

范村雪後

習氣猶餘燼鍾情未減灰忍寒貪看雪諱老强尋梅
熨貼愁眉展勾盤笑口開直疑身健在時有句飛來

賀海棠三絶

芳春隨分到貧家兒女多情惜歲華聊為海棠脩故事去年灯火去年花

燭光花影兩相宜占斷光風二月時但得常時奴子
醉何妨獨欠少陵詩
憶向仙華夜倚欄花光妍暖月光寒如今躙颯㛹風
露且只銅缾滿插看

花參政府在西河上文穆公成大所居有壽櫟堂其南有花村以唐胡六子涉海所居為名中有重奎堂奉孝宗御筆旁有便坐梅曰凌寒海棠曰花仙荼蘼洞中曰方壺衆芳襍植曰露香其后菴廬曰山長吳兒公所為詩

和章秀才北城新圃 范成大

方游桃花隝窈窕入壺天碧城當岀岫清湧如瀾泉
風月歆無價鄉賞四方錢雪後春事起紅雲蜂蝶边

刪 又

西城如西塞桃花古來多釣艇鱖魚肥前身張志和
灼霍幾向鶯風雨一綠蓑清江韶新引清絕勝陽和

北城梅為雪所厄

凍蕊枯枝瘦欲乾新年猶未有春看雪花祇欲欺紅
紫不道梅花也怕寒

章氏别業在閶門裡北城下今名桃花隝當時郡人春遊看花於此後皆為蔬圃間有業種花者

李重發隱居在崇明姚劉沙 重發詩

松竹一窩廬其間隱者居與蛰心地静懶出世情疎
春坐甘蔬食呼童課古書自知生理拙未敢廢耕鉏

嘉樹堂記 楊維禎

吳之綠祁有隱君子家為恕齋强氏其先八世祖貫自汴居吳遂為吳人手植嘉木一本在中庭俗名皁角者其根柢貫堂背枝葉輪囷蔽風暑實挺然資澣雪服食之用色理堅緻而不為螻蟻所近其越歲已二百餘稔益碩大枝葉花實益茂美於是强氏子孫蕃衍亦且六百餘指而有食君之禄者矣予與恕齋為昆弟交遊其家見其樹而知其先德之覃于后者未已也恕齋持觴為余壽且請記余閱諸傳季孫宿有嘉樹焉韓宣子所美吾不知其樹何樹也宿曰敢不封植此樹以無忘角弓之詩遂賦甘棠夫季氏子孫為魯公室斧斤樹之封殖其殺比德召南哉宣子從魯媚季其得果名嘉樹乎嘗論世澤於甘棠之後若孔子之檜下為田氏之荊王氏之槐是已此非其子孫一時封植之勤也蓋一本之深百世之下固若有神明護持之力在焉吁非偶然也諗矣孔子之檜吾不得而見之得見如田氏王氏亦可矣若今强氏

之植非可續王氏之后者乎非所謂嘉樹而有田氏先於傳者乎抑聞前人所種期收於後〻人所培又以固前人之本恕齋伯仲皆清修好學尊德而尚義周人之急害至於捐金粟以助國家荒歉利禄之心未嘗入焉翰廷業已表其宅里其於樹所培者厚矣前人植之後人培之一元之氣雖亘百世而可矣豈直八世十世而已哉后恕齋之后者尚以余言勉之於是乎書為強氏嘉樹堂會稽楊維禎記

文會軒記　　前人

士大夫能成天下之風俗風俗不能病士大夫此天下之名言也林宗之巾為雨墊人折角以效之安石之詠以鼻疾人亦擁鼻而效之士大夫之聲服係於俗者如此況其下者乎吳區之東瀕海之壤其地卑濕俗習多輕浮險急民之秀不入刀筆胥則業雕耽從游徼習狐貍式行聞者不測寄跡老釋氏以陰結勢利間有衣冠族子弟與海內名臣游其行藝古茂始一洗舊俗則知輕浮險急者不能為之病作之大族為嘉樹強氏強氏之秀而傑為彥粟自奮歲有奇氣遊京國見東閣大臣及一時搢紳先生業將上書見天子值兵燹歸〻還先廬於城南傍孔子廟學觴豆燕俱日與佳士以唱和為事至却聲樂總筆劄以程之文不遠道里招致名師儒生文評以課文會其率作文風非惟丕變陋俗而廣賢能者實於是乎資焉士大夫之家若嘉樹氏者其文雅嗜好不成一時之風俗乎彥粟屢觴余為尊客觴徹出所會文詩請評於兩軒〻未名請於余遂命之曰文會而友為之記彥粟名理至正間授從仕郎平江路常州判官以侍親弗行號為嘉樹老人云至正辛丑正月進士楊維禎記

如意堂記　　徐有貞

如意堂〻者吳儒生杜子用嘉奉母之堂也蓋杜子過生而喪父其母顧氏寡居守志乎歲爾機杼以鞠育而資之學杜子之克以成立率由其教也及杜子之作斯堂也庭有嘉草生焉其花迎夏至而開及冬至而斂其莖葉青〻貫四時而不凋也杜子之母每愛而玩焉曰之草也幽芳而含貞殆如吾意也於是杜子喜曰吾本吾母惧無以如其意而之草也如之吾母之言吾可以不承哉乃以名夫草也又因以命其堂而賦之三吳士大夫凡與杜子游者咸相與和焉以傳于人〻東海徐生聞而歎曰杜子之母其知

盡母婦之道矣而杜子亦可謂能子也婦以不二其夫為貞母以能敎其子為慈子以敬承親志為孝母子能如是足書矣抑予聞之凡人之觸於物而有感者必以其類非夫動乎物也亦其志有在焉耳故勁草之感忠臣烏鳥之感孝子烈風之感義士皆志與物類是也惟夫婦人亦然若衛共姜之賦栢舟寡陶妻之歌黃鵠其貞順純一之志往往託物而見焉今杜母之愛夫草也其志亦猶是已夫其花之于冬至而開者順陰道也于冬至而斂者避陽道也其望葉賁四時而不凋者秉貞德也處陰道而順以貞寔節婦之類焉且不生乎他所而特生于其庭為尤異矣意者天以其旌夫母氏之節也歟天既旌之人有不旌之乎其將至矣歲戊午冬十二月己巳日朝庭某下詔旌其門云

詠春齋記　俞貞木

儒以毋追以為冠逢掖以為衣沈酣黃虞泳游姬孔其所居齋廬數筍席據梧几函丈中絙朱絃瑟一有客過其廬闈或之曰是南園之居也乃下而入謁先生陂戶垣之扉高柳婀娜拂人衣裳黃鳥相下上或翔而萃或躍而鳴泠然有醒乎耳焉晉于扉之閾豈草披靡嘉花蕊紫白者朱者絢且綺者秀綠以藉之甘寒以膏之灑然有沃乎目焉作于堂之階客主人拜稽首揖珩璜如跪起嘽如為席坐東西條風時如水來煦客而煥體沖然有融乎心焉先生乃援瑟鼓之為之賦考槃客曰裕哉其順乎處賦伐木曰諒其同人乎賦旱麓之三章曰適其全矣夫不周乎人游乎天瑟且希客起再拜且觴以頌之曰維本始之萌翕闢闔絪縕或磅礴以地或息而天橐籥衆萬芸芸芸蠢而于雲詠而于川何物何我陶然一春升而五六士卝而六七人浴沂以嬉風雩以歸而未諷諷而樂怡怡匪列御風匪周觀魚造物者為徒而胥皆予與居舍曰詠春其名以名先生之齋廬者哉

端居室記　前人

端居室者山人俞楨讀書寢處之所也楨幼尚澹泊於世利紛華無所嗜嘗讀書必冥心端坐以求其理趣周嘆曰學所以適用也不仕則無以及人乃習舉子業將以明經取科第既而惕然曰改學為己知在人何以投世為哉於是悉棄所業潛心蒙養一室之間左圖右書蕭然外慕乃題其顏曰端居夫學道靜也惟靜可以觀萬化之妙端居一室以拓充吾方寸

焉雖天之高也吾不知其為高地之大也吾不知其
為大至於山河之崇深吾不知其崇深也反而觀之
以吾眇然之身而處乎天地之內涵融自得浩々焉
俛々焉不獲其人不見其身會彼之万歸此之一可
默也而不言也室云乎哉因既斯語於辟以識名茲
室之意

盟鷗軒記　前人

旁蕤城郡之西南際野水有林木焉其廣袤不知頃
畝空濶葱蒨遊者自能道海鳥從而翔集之林木不
見層軒數楹者山人俞樅之居也山人自顏其扁曰

盟鷗須子記鷗不待盟也盟鷗々將逃焉人惟忘其
機也故鷗從之機事一　鷗舉不暇邀而盟之鷗豈
肯哉況盟非美事刑牲歃血要明神而誓之以合其
交初非有誠信也口血未乾從而背之生隙長亂奚
甚於君子之有盟夫豈得已哉且夫有機則疑機忘
忘何疑々而後盟不疑何盟々何補於疑哉忘其機
而已矣吁山人之盟鷗寓言也山人之不得已也吾
闔山人於世故泊如也何其利於鷗々出沒滄波万
里莫副亦何求於山人鷗從山人之忘機山人忘其
機而從鷗機交相忘何疑不疑何盟孔子云吾非斯

人之徒歟而誰歟山人學孔子者也其盟鷗豈得已
哉使百世盟豈盟鷗也鷗盟則舉世之人皆不足與
盟矣世皆不足與盟鷗何為匹鷗則盟鷗將乏盟

詩　鄭元祐

先生注易隱南城激石松風谷磵聲式玉式金王度
在一寒一暑歲功成要參未盡須心悟綱釋群疑貴
理明郡屋見星元星畫累瀛挨地可無程義精詎忍
辭捫舌樂大何妨枕曲肱雨露每滋庭草綠雲霞不
礙晚山攢成林詎舍千章木求友難忘百轉鶯歲月
推遷陳跡在啓蒙常憶酒同傾

石磵書隱石澗姓俞名琰字玉吾號石澗所居在
今府學西中有詠春齋盟鷗軒端居室皆玉吾孫
貞木所作貞木孫振宗又作九芝堂今皆廢為菜
圃

附倪瓚端居室詩

五畝幽人宅端居思沈寥闔書充棟積心跡去人遥
卷幔松風入當階蘭雪飄善取顏子意陋巷樂簞瓢

耕漁軒銘　唐肅

軒之幽釋耒而休其樂也由々軒之泰投竿以偈其
樂也洩々朝華其害莫或易而翁昨罵其食今或竊

其將勿舍予田勿忘予筌予以老于軒

予既為良甫友契作耕漁軒圖復為之詩　倪瓚

鄧山之下其水舒舒林廬囷囷君子攸居載耕載漁爰讀我書唐虞緬邈愴矣其悲棲遲衡門聊得我娛敬慎誠篤德罔三二四勿是克三益來摯彼溺于利我以吾義彼弃懦頑我以仁智匪今之同惟古是嗜虛徐適遂隱約斯世

溪水東西舍山家高下居琴書忘產業蹤跡隱樵漁積雨客留宿新晴人趁墟欲喧來洗耳清洸遶前除

朱澤民為徐良夫耕漁軒圖

寂寂谿山面碧湖輕舟烟雨釣菰蒲晚耕峃際看雲起夕經林谿到日晡漢書自可挂牛角阮杖何妨挑酒壺紅稻西風鱸鱠美依依蓴食待樵蘇

七日訪徐良輔十三日至七賢泉上及暮舟還耕漁軒二首

來看城西十月山桂花風起碧巖間扁舟夜過溪東宿七賢泉頭日暮還

桂樹窗間臥看雲風吹花落紫綸巾偶來山廨餅蒼朮又泛江波采白蘋

春日過鄧尉訪良夫士平　王璉

伊余蹇世用野性遂成疾欲追古人蹤忘此山水癖茲晨屬休暢曳杖窮閒歷憩息嘉樹林逍遥美泉石洞庭縱睇覽鄧尉屢攀陟平湖泛晴綠青苔印行跡雲霄矚清溪烟霞閑幽寂愛茲風月佳樂與禽鳥得究彼二三友獲此竟晨夕興盡復言還賦詩寫良覿

和前韻　徐達左

之子閑閉門獨抱烟霞疾豈無高尚心復有詩書癖謀宦意茫茫稽古心歷歷乃與戚叔孫結交比金石良辰共携手佳山每登陟徜徉過碑居路躋麋鹿跡空山春欲歸花落鳥聲寂既感同氣求何嗟曉相得野有其杯酌高論俟竟夕分手含餘情清秋重相覿

訪良夫　虞堪

鄧尉山中春雨餘高人閑軒方讀書力田歸來飽飲黍垂釣徜徉多得魚水清白石爛歌濯纓兮夜滄浪和旦謂我棲棲澤畔行空役長吟戚戚將晏

周砥

夙存遂往志結茅依山澤不辭沮溺勞更蕪濠梁逮既耕亦以釣四體忻暨趣新稼登場丘嘉魚薦晨夕

旅習無足患喜復而我客野田荒烟翳平湖瀲景寂
閒穢睇孤雲窅然無遺跡緬惟高世士何嘗異今昔
識達理自同情恬慮非易念予屬紛糾抗俗顧有適
來常趨城府愧予尚促戚百年誠草草會當從茲役

高啟

朝聞孺子歌暮聽梁甫吟豈無滄州懷亦有試訟心
昔賢在泥蟠終當起為霖釣獲溪上璜鋤揮苑中金
茲世方喪亂伊人邈難尋既迷烟波闊復阻雲谷深
嗟我豈其儔耶將學幽潛唯予是同抱相期清渭陰

又　　張羽 一作楊基

卷十八　廿五

之子住銅坑人寧好事名如何同甲子翻遣昧平生
野浙風中釣湖田雨後耕秋天漸冷或可赴前盟

又　　徐賁

荷鍤喜逢春雨鳴櫓又近黃昏誰道南陽謂水不似
湘江鹿門
門泊陶朱歸棹家住武鄉霜落鱸魚出水秋晴飯鱠

嘉穀登場

耕漁軒在光福徐良甫作良甫有文學所交皆名
士為題咏者甚多

水竹居記　　俞焯

洪範五行其一曰水其所以相生者不曰金邪然浮
天載地水之為物至巨也世言河源與天漢接所以
洩於尾閭烟於沃焦者抑豈五金所能生哉惟蒸而
為雲需然以雨也實乾以氣化之故乾為金而尼大
日形氣麗於水者多由金光而變幻之雷電亦然耳
故金鎔化而為水水非火所以制範而合之非如匪
水火土木萬壤相也植物在震曰蒼筤竹一切草木
率由子種而生惟竹虛中而有筠聯長而不積於漸
抱籜而衆氣獨胎也定根而生不擇地也雷以声之
盤結而族處之區別於草木之中其性其情為化木

卷十八　廿六

之走者受氣於天者正故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也
受命於地也獨故既斬而不復萌為無求生以害仁
也移根必南枝也凝陰而不受暑也義也謂其乘震
長男之氣一以清涼而卻俗塵者竹耳勉之曹君以
之而名其居所以得凡而止者德日新以體聖之情
如見成湯與夷齊也

水竹居詩　　倪瓚

吳下人家水竹居俞公崇翰笑談餘記文園已謝翻
甚嘯咏還當雨霽初篇什謾陳勞組繡園池無復有
禽魚只今蕭散南湖上種玉蹤清就侮予

曹謹字勉之隱居在吳江國初本學訓導所居有
水竹遂名其居

玉山佳處記　楊維禎

崑隱居顧仲瑛氏其世家在崑山之西界谿之上既與其中為丙第又稍為園池別墅治室廬其中名其前之軒曰桃源中之室曰芝雲東曰可詩齋西曰讀書舍後之館曰碧梧翠竹亭曰種玉合而稱之則曰玉山佳處也予抵崑仲瑛氏必居予佳處所按郡士崑山縣亭筆陸氏祖所定生機雲時人因以玉出崑而名崑山邑山本獅為鞍出奇石似玉烟雨晦冥時

卷十八

芝

有佳氣如藍田焉故人亦呼曰玉又曰崐而仲氏之居去玉山甚遠奚以佳名哉山之佳在去山之外者得之山中之人未知也如居之終南隱者與司馬道人指山之佳身固在山數百里之外也雖然終南之

最佳處

終南之隱者未知也借仕為捷仕之途千古斷德至于今山無能捨焉若仲氏之有仕才而素無仕志幸有先人世祿生產又幸遭逢盛時得與名人韻士日相優游於山西之墅以琴尊文賦為吾弟述之樂則玉山之佳非仲瑛氏弗能領而有之與終南隱者可以辨其佳之誣不誣矣

玉山草堂在崑山元顧仲瑛所居有小蓬萊芝雲室可詩齋讀書舍來龜軒拜石壇碧梧翠竹種玉亭湖光山色樓百花坊其總名曰玉山草堂仲瑛好文喜客楊廉夫諸多遊其家國初從其子元臣還鳳陽

附吳國良過玉山堂轉附長句　倪瓚

玉山樹色隱朝陽更着漁庄近草堂何處唱歌聲欵乃隔雲濯足向滄浪珍羞每送青絲絡佳句多投古錦囊幾問梓船尋好事辟疆園圃定非常

莿溪草堂聯句會者五人徐武功伯有貞祝

卷十八

艾

大參顥馮憲副定劉僉憲瑛都憲公雍

莿溪古無名得名自兹始作堂推一韓有貞覽景具諸美山川何蔚然靈秀寔鍾此顥東迎滄海滴西接太湖浚定鄉本南面蹲虎阜北窓峙瑛波光動園林野色到城市顥池深魚影晦林谷鳥聲喜雍天闊飛閣上下契心理有貞往古與來今左圖而右史定豈惟賢主樂亦有嘉賓止瑛廣席羅珍羞飛觴戲壺矢雍美斝松水罏果薦華陽李有貞獻酬心孔歡歌咏情未已嗟予苦嬰遵避俗隱桑梓群公忽枉駕感激欲輕死況辱聯佳章足與風雅比關雎不須言石鼎何足

齒行當勤貞珉傳播千万禩
韓郡憲宅在蔚門內公既貴歸吳治宅而居溪流
環繞宅東有園作堂于其上曰蔚溪草堂

三辰堂記　吳寬

維皇明以經術取士士之明於經者或專於邑若莆田之書常熟之詩安福之春秋餘姚之礼記皆著稱天下者易則吾蘇而已蘇之易始於顧順中先生一時游其門者出則取科第以其經轉相傳授歲久師弟子益衆延及他郡莫非出顧氏人方先生爲漢揚何云先生諱巽順中其字嘗登永樂甲辰進士第後十二年爲正統丙辰而其子今贛州守暲字德明者繼之又三十六年爲成化壬辰而其孫今工部郎中餘慶字崇善者復繼之世三榮顯咸適皆在辰人以爲異贛州公乃以三辰名其堂而工部以予有鄉黨之好且同年也請爲之記予因嘆曰顧氏則異矣而其盛豈獨蓋以於蘇人哉粵自　國初詔行科舉每三歲一行其後或不行迨永樂甲申至於今日行之皆如制殆三十科于此可謂久且數矣然方州所擢其少者科止一二人若陋邦僻邑至未嘗有薦於鄉之士文教之行經術之明其難也如此而顧氏上下五十年前後三世皆有其人此其盛豈獨盖於蘇人哉夫今固有兄弟同升者然其盛止於一時不若父子相繼之遠況又繼之以孫者乎豈有不偶然者乎蓋事之來也有自德之發也有時先生之學固良然聞其先有隱德始於其身發之而又不及授政以後後僅以贛州公嘗任御史獲贈如其官宜其復發之後人也惟公昔有聲憲臺及出守大郡惠政在人今工部以明敏勤慎爲　朝廷任用方奉　詔行水淮濟閘且有利益於　國後世之登第者不必以辰而異也將有蒙其澤從之而益盛者乎

三辰堂乃贛州守顧暲爲之爲其父巽永樂甲辰科本身丙辰科其子餘慶壬辰科故也

礪菴記　前人

世之夸者侍其身甚美自以爲人不可及卒之終身無一德名世以及乎人者惟賢者不然往往以樸陋頑劣自處蓋非甘爲庸人之伍其心誠不滿假惟見人之美已之惡歆然如無能之人此德所以日進而人所以賢也歟礪爲悍石則貞樸陋頑劣之物昔之好石者不以爲貴君子獨取之以自況爲毛君貞甫自爲諸生已有賢名及登甲科表然進士之列人尤

材之願其意未嘗一日足也乃以礪名其巷居而以為號及是拜給事中將之南京來請予記夫石以堅為材彼之奇巧秀潤者非不可愛然多不適於用礪固悍石其質雖麁而性則堅惟其麁且堅也物之欲成器者反以資之詩所謂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是也玉物之至美者猶資於礪非礪則不能以成器礪之為用亦切矣是可與他物之不材者並論耶然則貞甫之去而入官也豈惟使朋友察家覓其德而已朝廷以當務見屬其責任不小將上有益於　君下有利於世又如書所謂若金用汝作礪者乎蓋以礪自厲貞甫不以材美為每若可狹者孰知人方以材美資之有不可狹者乎吾於貞甫斯文之契至厚者敢以是以告之

礪菴在閶門下塘都御史毛珵所居也

拙政園賦　王寵

侍御王公敬止世吳人也寓籍于燕弱冠登進士官侍御史出按途陽以不阿法抗中貴謫上杭丞再丞蹇之都許驛徙知永嘉判高州竟致官歸吳為公疏朗峻潔博學能文辭遇事輒發：：路意三枝炎海筆儼然柱下有古直臣風一：當　孝宗朝敘冠簪

折翼而下可畏哉戒途之難也公則從然若遺遺遠以嬉乃築室閶闔之城背廨市面水竹軒冀冀辭取勝自然頗愛潘安仁閑居之篇附于拙者之政寵遂賦之以歌厥事為其詞曰

緊褰：之王臣秉精萃於爾位企遐風於往哲干青雲而高議際明時以自奮謂謂：其無　冠切雲而直指惟一人之余娟鏌鋣利而鈆刀揮毛墙都而嫫母志信人情之翩翻羌愛蘩其奚自睇天門之逞：匪得罪而去遠猜犬吠而掉尾虎磨牙而蹲踞快一斥之不復薄炎荒而窮馭占庭咸兮則曹決唐生之猗豫爾乃税鞅故國細翔首丘豈宇宙之迫隘何余栖：而倦游我蓺有廬我耕有疇彼季子之奚人逃卷衣於長洲洵伯通之不羈賦五噫而來適經山川之故墟眷君子而夷猶撫佳木之翁鬱接吳會之長洲羅以圓言旋于休乃有渚浪之地夢隱之樓臺以以遐覲堂則若墅竹栢得真橘柚皇樹郁李張梨櫻胡棠棣菡萏荼蘼丹瓜緑芋蘩賓駢羅溝塍錯互於是風妍景淑六合澄朗時鳥變聲鮮雲如掌曳山簡之接羅披王恭之鶴氅良儔言集恣意俯仰修山陰之故事和蘇門之遺响朱果在橘赬鱗搖網醽醁載

浮圖書弘敞信巧拙之何居爲玄心於天壤聘鵠飛之冥冥知下上之洗滌彼叟居之逍遥奚鍾鼓之爲响吸元化以潛神嗽瑤津而獨往永嬉歌於　聖朝揚萬年之鳩杖

寄王侍御致止　　前　人

宫袍猶染紫麒麟曾是　先皇去逐臣海外文章濤詠草天南魁魁識星辰荊棘流寓真吾士燕趙悲歌見古人添水名園春更好翠壺花下伴垂綸

王侍御園林四首　　前　人

杜韋天尺五歸卧海東偏王麈開蓮社金貂貫酒錢園居馮水竹林親湖山川覺日雲霞遂冥心入太玄

二

共有王猷好同雕修竹林山光雲几淨水色畫堂陂漸續冬花吐玲瓏好鳥吟輞川如有待那得戀朝簪

三

即事罕人力林居常晏然天青雲自遥沙白鳥相鮮從倚隨忘返風光各可憐洞中淹日月人世玩推遷

四

薄暮踞青閣中流蕩畫橋人烟紛漠漠天闊敞寥寥日月東西觀亭臺上下搖林深見紅燭側徑去迢遥

卷十八　十三

拙政園在臨頓橋東王侍御顯臣所居

小丹丘記　　陳　基

予五世祖由永樂徙台之臨海距城百里而遠臨海之山大率自天台支分綿綿延延若万馬東奔而飲于海余家實在焉余少孤不逮事先君子甫冠時即有四方之役適過天台不復能記憶少長閱天下圖經所載始知天台為名山而余家去山之遠近了不能揣度之豈惟山哉宗族姻黨親疏稱謂要亦不能盡悉鄉人有自東而西游者与之接者輒相勞苦乃或始知其疏戚遠近否則不相知者十七八余少以貧賤從四方久居于吳有子女於吳衣帛吳婚娶吳食稻于吳母歿葬于吳之壤從妾廝養皆吳人盡室皆吳語而余獨操越音乎其間余所處亦豈得已乎故羈旅四方食飲服御與吳人異者或鮮矣四方之人遂皆以吳人目之而余老且仕不出吳境吾自視亦吳人而已乎今年春余於所居西偏治廢圃可半畝即其中陋屋三數椽稍治葺之間扁曰小丹丘昔孫興公賦天台有曰仍羽人於丹丘後之人遂以丹丘為天台之别稱余今扁之盖猶有昔人不忘土之意乎余生于台台之戚疏少長不必親也余長於四

卷十八　十四

方而吳之家室子女不必識也而治圃也何以丹丘爲哉且余五世祖家臨海而五世之上不必知也余今居吳而復於余者亦不必其知也凡人五世而親盡親盡則塗人而已自余以往未能爲塗人則或猶用知者故余於圃焉發之余於圃不運籌構之事屋上棟下宇皆仍舊稍加塗墍者余所能也江湖好事者或持梧桐美竹橘柚芭蕉菖蒲萱草蕙蘭之屬來則藝於圃客自淮海道以兩鶴甚潔白可玩同門友起居郎金華戴叔能善爲古文詞余求爲之記而又自著云云者恐人不知余非吳人而後之人不知

吾爲台之人故詞繁而暇畧云

小丹丘天台陳基敬初所居基初仕僞周爲內史得小圃於天心里以天台爲丹丘因以名之金華戴良記

聽雪齋記　陳基

顧君仲瑛飾藏修之室於所居小東山之左京兆杜徵君用隸古題其顏曰聽雪齋間徵記於予予惟天地之氣舒而爲陽慘而爲陰潤而爲雨露凝而爲霜雪而其所以舒所以慘而凝且潤焉亦何與於人而夫人之情見雨露之濡則神怡觀霜雪之嚴則神肅必比有爲之眞宰於其間者矣且歲聿云暮雨雪交集君子於此宜感時序之代謝慨物候之變遷退而居重幃襲燕裘傚纖歌逞妙舞厲金石之响諧絲竹之音以樂其樂今也則不然斂容以處其獨潛聽以察其微超超然逝若乎虛空薄富貴而樂枯槁者夫豈所謂漉漉變變霏霏脉脉飁霙而屑玉緣甍而入隙者果足以悅其耳而懌其心乎蓋歲功既成嘉瑞時應出無羈旅跋涉之役入有琴書咏歌之娛而又仰足以致其養俯足以盡其育蓋裕於己者不役於物足於內者無待於外於是施施焉衍衍焉與造天

民之民並游於熙洽之世嗚呼居太平之時聽豐年之雪其得於天者亦厚矣宜其不以人之所樂者以爲樂而以己之所適者以自適然則非仲瑛亦何足以與於此設雖然吾聞井蛙不可語海夏虫不可語冰蓋泊於虛者猶篤於時也今仲瑛處裕而不嗇居盈而矜不持虛以守實主靜以制動蓋庶幾於不溺此不泥彼而能與物推移者故予樂爲之道也是爲記

聽雪齋崑山顧仲瑛所居之中者也

聽雪齋記

西夏郎容公寓第在吳門天宮里其東偏有屋六楹

撲而不陋公即南榮為小齋西為辟北為戶疏其東
南以猪承之中無長物左右琴書晏如也歲方冬公
端居肅容心虛無為與物造者游俄聞中庭桂樹間
索索然有聲起而視之則積雪在地皜然矣公因援
琴鼓之客有候公於門者公揖使坐且謂之曰客亦
知好此乎客曰僕東海之鄙人也何足以知之雖然
公所鼓白雪之曲也僕不敏請為公和之客逡巡就
席因歌曰白雪兮交下美人兮猶處歲晏兮何所娛
撫陽春兮客與陽春兮遲遲白雪兮飛飛彼美人兮
勞我思巾余車兮往從之端余居兮正余襟若有聞

兮青桂林樹兮後凋撫白雪兮逍遙時至正十四桂
年十二月也
此聽雪齋未知何處

茂堂恩記　馬廷用

古者意之所向則喜隨之而因以名其堂亦不忘也
王晉公三槐意不在槐而在其後人以為必有為三
公者其後言果驗韓魏公晝錦意不在錦而直述其
仕宦始終之美在當時莫之有或先者矣至于王晉
卿買繪聚古今圖畫以供清玩其意趣識者有取焉
夫攬取義於木錦取義於服而繪畫亦不過技藝之
末耳皆足以寄吾意而為堂以紀之況　君恩之大
乎誥封奉直大夫晉州知州庸菴沈公世為蘇州右
族公自少聰敏喜涉書史開卷輒能了其大意與人
交遲然訥不能出口及臨事則可否立定人有過必
面折之略不少貸其人改即歡合如初鄉人以是多
重之有弗平徑質焉有不之有司而之公者所居距
葑門東二十里許狹龍浦上有田若干畝宅一區環
以松竹迥然為隱君子之廬公至是蓋八十有二矣
乃嗣材美以進士補晉州知州轉刑部員外郎郎中
尋改陞順慶太守雲南大參近擢山西右方伯所至

皆有以發其孫知剛知柔俱太學生奉方伯公意謹
摘取誥中語服此茂恩益縣壽祉之句扁其堂曰茂
恩以悅庸菴將借夫為侯老述其復為予題猴請諸
辭初方伯出守吾順慶幾九年政平訟理父老相見
至今爭相問訊以為美談予所熟知而稔聞者久矣
況二孫於門下有往還之雅其曷辭夫君推恩以禮
乎臣故有錫予之典臣竭忠以事乎君故有珮服之
誠古者君賜車馬服以拜賜衣服服以拜賜他如口
宣手敕莫不留藏于其家子孫相傳以為至寶皆所
以榮君之賜而彰君之德也且士君子出當世用享

有祿秩得貤封於父母欽冠帔帶錦軸牙鐵為鄉里宗族之光皆　上賜也而可忘乎哉沈氏可謂善名其堂者矣庸菴年躋上壽步履清健仰窺　天語所謂益綏壽祉者顧不足徵耶而賢子若孫群然滿前載觀扁揭於承顏稱觴之際問安領謝之餘則當思吾親之所以圖仁積德貽厥孫謀者何如而吾身之所以顯親揚名者蓋有所在未必不為之惕然而恐孛然而興也况飲食寤寐皆在吾　君則又當思所以圖惟報稱朝夕匪懈之意自有不容已者矣君子以沈氏一舉而衆善集為如此予雖未及登沈氏之堂拜庸菴於席末詩云樂只君子遐不黃耇尚請為我賦之重為吾庸菴頌也於是乎書正德四年歲在己巳秋七月吉　賜進士第正議大夫南京禮部右侍郎前翰林侍讀學士　經筵講讀官纂修會典西充馬廷用撰

茂恩堂長洲沈林都憲所居在跋龍浦上卯余撰庚申之

吳都文粹續集卷十八終

吳都文粹續集卷第十九　長洲　錢穀　叔寶　集

○吳山賦并序

舊志嘗載晉名人左太沖所作吳都賦雖極其鋪張雄麗要非情實其次賦松江者三復有震澤太湖分湖等作近閱其學錄景周又賦石湖而于山賦特缺焉嘗憶少時與友遊天平而賦之矣茲不揣蕪陋併効為吳山虎丘洞庭三賦以補其闕語都俚氣勢靡靡弱所謂彬不能文不文僅雕蟲篆刻之不遠焉敢望情形于詞、合于理可觀可法而不失騷人詩人之軌度者哉然而非所有而妄道之、罪庶乎可免

序

江南勝景中吳奧區群山羅列龍從逶迤式遠式近式崇式卑試登高而四顧紛紛、而雜、爰偏詣而歷覽竟秩、而差、積角脈絡之嵴厲矩琢鏤之雕巧紀堂樹岳之嵯崿可　綴而增埒嵯峨特挺為翠壁丹崖之峻嵯崔崒峽屹　乃碧岑紫巘之阽危肆嵴屹而偃蹇豈造化之多態忽飄欹而起伏寔變幻之無涯上凌層霄空青攢而嵐漠、横布曠野濃綠染而烟霏、玳瑁翠翹綰髻鬟于金鏡斑剝雕戈排牙

爪于形埒肖獸萬兮鴻鴈類伏鵠而搏鵰猿猱攫挐兮駭鼓部之豹兕蛟蜃蟺蜒兮走海堧之象犀閃予狌犺謾訑張惺窪設盆釘錐跎立錐執路莊之士笏抹胯艷之織眉浮曉天之流灘開秋水之芙蕖如献如擘如疾如椎若寢若揭若持若擻或俛或想或聞若痴或向似步或倚若痕或跂然如望或凝然若思或端矣而容正或醉乎而弁歌舞兮若爭拚晰兮若姣姬日將晴兮似喜天將陰兮若悲狀豈尋常可容指擬吾遊百億莫殫言詞惟萬安之峯巒萬安山名也一名陽山在邵北最高而矗千丈于乾維作一郡之鉅鎮青灵物而

蹼跣蹼跣龍勃光山北繆氏常產白龍主祠以記載在記典曲龍龍其西以滋隊時化甘樹以魅夏哇管与堪嶺東北有皆山白塔嶺拱于艮方彭泊陽抱西北有彭山陽抱山接于西陲嶮兮霧蒸氤兮雜栖北有戲山雞龍形山名皆之以此為吳山之宗主其他國巖溫碩象福爬壙苦顏其北有鳳山閣山溫山嶺山東西郎福奇山爬名嶺并南北二爪山有象山皆有附鹿也由是犬之餓陽山之南有留九人狀呼為越何有嶺鳳之飛咸有現有僊碧蓮之娟花山也上有池開于葉蓮比名呈玉井之芳姿勝穿傳浴漾漾琉璃是謂天池之千斛蕊吐帶溼淤泥載之真經可考光于桃中記云池生于葉蓮服之羽化可期鹿走乎嚏庚山也在蓮池通神龍池山也華山之南龍飲乎堤攢嶨叢拔嵒踣錦峰

擺乎步障錦峯山也其石皆紫赤故名玉遨扔乎晴霓王遨山也虞雍閭歷藏雲仍之秀特宋雍閭度公張大曾成大皆仕遠山角鄖兵部蒙表金畫之光輝尚書鄖起塔居錦峯山敦政陣峰理宋書二大字寵之若乃鄧尉聚鳴銅坑蜡蟮四山也皆在光陽之西切路澤滙津液泌滋山皆太湖近浪濤激其琅蒐栽植遍于址埤其山多出果品朱櫻銀杏之累樹林檎楊梅之壓枝杏桃粉李之結橙柑金橘之垂居氏指以貿易行商賤而奔趨中有古墓異境萬峰蔽閣光福有古墓山鄉人稱爲萬峯者叢山甲于吳華聚景象樓息梵瑠璃殿廊樸金杉襟鼓鞏雨波光之接天拂嵐翠之溼衣類天童之与雪竇隨開先之在匡廬勝槩歷

乎江左清幽擅乎浙而真蓬萊之仙良責人世之所帝周呂繁乎江東墓有呂山南有周山皆法擇人又人縣工之所居甚眾名法華震乎鉢盂鉢山名法華一名鉢盂山乃夫穹窿嶷巘最高會穹窿大山峻遠秦餘山陽枕名秦餘杭山為古之區山名可与此一嶺一英五疊巒英之山仲而波塋師若于冢巔有其國山師平有吾指子山上居嘗法雨于翠微辛山出泉之法雨曉破代指素座石脂松是子山居北赤食石而服仙去赤松服之以成仙晉匡樵此而請書漢朱買臣負薪讀書買臣至吳郡遂獻策于漢建守本郡之會稽初為會稽後漢改名吳郡至顯融也無比故鄉衣錦而歸何終隨于信讒啟遠仕其之歔欷噫嗟而嶮墩巘而嶁嶁山相連也其山遠邇而南數里有香山支

徑米香，倩宮娃之賊子（香山也下有採者徑）廟祀晉兮報貞諫
之忠疊（胥山有伍大夫廟）信城紫紆半含賊陵傳後湖口背
繁以胥（山下之湖曰胥湖舟入之港曰胥口）遊東則屼嵂而岧岵屺
而岨（曰山戴土曰橫以下橫山顛大皆石之戴土皆也）萬福楞伽宮積姑蘇
（四山相連萬福為大初從名之為橫山）荒臺麋訛何草莽之哀寞歡樓
舞榭僅埋路之見依但見七峰藏叢（萬福山有土寺七最高）五
塢崔嵬（山有五塢曰白雲去處竹竹叢桂飛泉又名五塢山今云九龍）倚竹飛泉之
查杳止藍剎之廻細莽佳欣兮靈異（更山出若巖人尤甘異名曰萬）
（福瓞）鞠柏稚檜兮歲馥（五塢內生柏栽檜棲荃掌塋巷人多百以種琯）裴桂
香鈒嶧表丹霞晴護惆隈昔有朱侍中張曾掾宦

卷十九
四

而瘞之（吳未柩言張輪）結有廣陵王節度使亦兆而祀之（吳越）
（錢元璙及其子文奉墓並在萬福山塢中裔孫公者撰碑）陸雲公顧野王宅峙其
未明（山南璧處名陸墓山野王墻臣楞伽山南）鄭太尉富司徒室穿子戚
慈（宋文肅鄭戩與學士葉清臣二葬侯在室華山司徒富殿基在威慈塢室今有石麟翊在閶）宝
華花園（二山名也）前後連聲青霞鴨踏左右縈繞（吳山東有青霞）
（塢萬福西有鴨踏嶺）吳山道院人往焚修者必上已重陽之取
競（萬福之東峯巔吳山上有真武祠吳人每于三月三日九月九日往焚香者如市）上方神
廟民來祭賽者雖寒暑旦夕之無遠（楞伽山一名上方山有神祠人）
（來祭詩曾自蒼從冬無風雨早菜之聞）行春橋畔之泊樓船紫微村裏
之舁肩輿（二處焚香者皆泊舟之行春橋座有輿穿出紫微村而登山）白雲散朧

弘情玩而情悅緋桃滿谷晨肇入而路迷（白雲名見前注吳山）
（南有花塢）桃蹊、普陀于岩頂（楞伽山東北有普陀岩前石池甚奇）嵯、茶
磨兮水滴（茶磨山也以三而宿水也名茶磨嶼）箕踞湖湛（薦福諸山初名為路湖山）
最為嵯嶮擬夫郡障衛乎神祇（已上橫諸山皆在即西南）背抵黃
岡（黃山也）之擁俠然筆格之花（黃山似筆格亦名筆格山）有灌邑之
鶴阜（何山初名鶴阜淮邑墓地名也）有鈴索之後視（御子山也鈴索其左右之小山）
中突吳岩（吳岩吳山之高有名名者）偏路而嵓（偏路大石也山多大石曰嵓）崝
崛匯峙景傀當世名重昔時慨霸王之創業即館娃
之故基靡廊悄而莫紆蓮步琴臺冷而執鼓朱絲花
巷而拖之凋粉黛香水之谿井涸瑩滑（山上有吳王入角井并石）

卷十九
五

銘倒涵象緯敧闌鱗駒雄構歷屢石鼓設兮嗒由世
泰石馬跛兮望如人騎（石鼓鳴即有兵石馬望之如人騎）其如附者
則嶁峙（山也）白華（山也）博士野芝（二塢名上山也）其遠接者金井
（塢石）岐木（宿名）官負（二山名）稚宜（山名）礦村研璞（嶺村山所出研石）文
旁所資趾有宋將之墓王封乎蘄御題佐命元勳文
載中興臣碑（至今穹碑題云中興佐命定策元勳之碑）崇聖朝之祀典表
激勵之常彝生氣猶存英風凜如更有天平（吳山奇而名者）
秀貴異姿為吳之望出類而奇振衆擢羣瑤之闕（山望）
（二大陂石謂之龍門）蟠蜍（石名）臥釣魚（石名）之硯溜穿綫縷（山有一綫泉）
石劍梁橋（有大小二石屋）峰飛來兮匯奏（山有飛來峯）湖照徼兮

兮無疵（山頂有巨石南面西向謂之照湖鏡）亭〻峭崿兮卓華嶽〻欽
崟兮累棊（疊石環砌如棊布列）白雲一泉甘洌如飴酌之可滌
予塵襟濯之可淨乎冠緌評水味為第一笑泉兮如
偶遺挽秦臺（山名）羊腸（嶺名）以肘腋援仰天（山名）金赤（二山名）
為尻股路兮韜舒峪兮甌史天台罕儷與公雖形容
于作賦終南堪匹韓伯盡次序而成詩仰御哲之廟
親拜忠烈之威儀繁緜之遠仍裔見義淬之永垂其憂
渠先後于天下而道學授受于橫渠此魏公為第一
流人物而定鍾秀萃美之于茲夫豈徒〻陂陀之為
甃瑣〻巉嵯之為薦者哉座持夷砌（其北之山）南峯（支硎之山）

卷十九　六

（刹名）委蛇嶔崖為室遺林所居寒泉櫲喻文之字（有泉瀉壑）
（其下磐石上鐫寒泉二大字大許吉遺跡相傳韜晉公書）碧琳叢古澗之矮（碧琳木其）
（山名）泉剸粘倚岫兮犁突兀之首（中峯頭）神駿陟磴兮印
蹀躞之歸（山有石馬跡）篠蕩蔵狀薜蘿沿溪巘躝而肩兮
聳屼而通行（山有石門）亭於雙鶴兮翩翻而凌虛（太公有故官亭）
（其址猶存）中峯北峯皆列戟而輻輳報恩萬景（二山名）捲淺
鑿而琳璃奏國安吳兮禪楔犹在（宋太師秦國公魏在山墓在萬景山）
（西金鵝塢至今石牌樓柱并墓田碑尚存）樂園歸去兮土饅帶韜（宋樂圃先生朱長文墓在天峯寺序）
雖云靜定而棋收之來嗅（支硎北有定山）國號
斜偃而棧齴之靡惡（高景山南有斛偃嶺）是為山之連屬者堂

此而止矣厥交隅之徐侯桓〻而挺（連望亭有徐侯山）其寅
方之白石齒〻而齊（許堅北有白石山）即北數里孤球于平
疇者為虎邱之佳致而擅名于嶮巘焉匯詑梵宮室
塔之環麗穹樓傑閣之光輝淮木梅暎蒼幽徑海逶迤
回堆峋嶁（山頂曰嶸）原痊闔閭利器三千魚腸盤郢巨闕
扁諸皆在所殉洎永海銀鳧致使金氣發精結成於
莬非彪非羆其名以隨主今而崖嶄絶清波連漪景
肆怪詭號為劍池其他生公臺千人座試劍石陸羽
泉養雀澗短簿祠風景不一而足豈出于人為皆由
于天巧屬經墨客之品題隱于此者何求何點顧越

卷十九　七

史逸義尹和靖紀其事者王珣謝與顏真卿白居易
蘇東坡王元之播之銘賦犹詳勢之金石無虧有好
事者言今之所聞于實不及昔見虎邱其實乃遙又
有言不枕雲而無藏影異殊林而匯土培一〻月一遊
以數則匯覩是言也既為昔之所愛詎特今之可指
所以當韶華艷冶紅紫芳菲舞粉蝶嗚黃鸝但見泛
舟耕挈樽榼載肴雜簫鼓奏塤篪麝蘭馥香綺羅曳
裾逐隊以遊於伴以嬉怡無虛日赤帯少間于陰雨
而炎曦也此皆在乎於壤及有與往尹張之媮（有尹山張林山皆在郡東南喻塢也為周且尹吉甫昔守張玄之所葬地也）若在太湖中者洞

庭林屋金鋒莫釐(此湖中四山爲尤大者)偉著靈跡共七十有二峯不能迷幸乎枚嗟大山之為言宣也含澤布氣而調神山者產也宝藏風雨之與斯豈特列屏而具瞻良克阜民而造福況陽起于西北其餘皆之為委走漫衍五六十里之遠何異群馬之馳而城郭正當其會縱坦然得置夫平夷所以屢出乎人物觀之嵩岳之降申甫魯丘之孕宣尼其往竟乎青暫不然矣古今甲科之冠曹左驗其石之移(旧志穹窿山石移状元定東驛泉穹窿山石移城中黄由冠甲科今弘治六年八月十八日穹山椒墓石移九年城中出状元朱希周良驗)記但為仁者所樂愛者所玩賦之以詞可傳登之以

發未足師故愚欲通之而抗排迷之而莫揄弗揮博議之所卻倩學之所嗾聊据攄乎覼縷以祈裁正于深知

天平山賦 與文進同作

危乎奇哉山之有天平也粤自上升下凝餘滓中停遂成厥形邈不知其幾千萬齡也但有土殷而石蒼倚空而撐漢渟冲和之粹氣作句吳之偉觀其勢脉則歲湊而盤維其位置(列)負艮而面離椅藉乎支硎盆盤乎天池睢靈岩于前卻朋穹窿于右陸薦福之巔九疊疑甲屏之列具區之波萬頃訝水鑑之拖芙蓉

浸兮嬋娟簪笏拱兮參差浮紫金之沆瀣兮擬揮颸以歙蕩縮青螺之髻鬟兮沐膏雨而淋漓語其庠崒兮過東魯之鳧嶧詫其挺拔兮儕西蜀之峨眉居兮邃奧造兮逶迤詎容凡俗之所闖豈許蒼蠅之所知撰地志者罔載修山經者罔遺非忝高肥遯絕粒茹芝者焉能幽棲以宅之徹遐覽冥搜遠世通真者何肯遐蹤以進之爰以素懷宿想且望其與買波輕航拉我友生時春光以明媚谷鳥鳴兮嚶嚶指茲山以為遊爰闡辭兮以叙其所經抵岸命僕駕輿攀航始逗撫子之逵遂授化人之城參樓傑閣碧梵赤象

屏迭乎隱現鐘鼓自而交鳴老衲出迎若跪式陳迎與執擣勞然階登陟其麓盼古松百尺偃若華蓋凌其周覿飛流一泓紫若綫帶石滌亀兮蟾蜍之傍峯卓華兮飛來之外接櫻木之藤縈衍經堂之烟霄望山有亭白雲其名泉出其上名同乎亭翹之煩廣可袪酌之塵緣可清古人多于是乎駐行跡吾儕蓋于是兮揚心声去此則有蜿蜒之崗巍業嶢崿參娥之力莫舉巨靈之斧曾斵湛青天之半痕劈孤雲之兩角鯉湧瀾洞使人心悸去此則自大小石屋叔由鬼工磨砆裴宇自琢砍剖蝕鋅落之落蘚填閏帽之青

紅于馬蔭息移時從容出則境益險延步漸陟峭群
峦層巘闘奇獻巧如蚪如龍如虎如豹或縱或却或
卧或矯伏者若拜突者若走纖者劍鋩洼者尻白歙
者醉并呀者喙口偃若㬥鱉翼若搏鷙怒睅子之瞭
然得出無而入有動乎動靜乎靜詭乎詭正乎正擁
頭陀于桄林逕蓮花于玉井千態萬狀靡可言罄上
則拜衣齋于丹梯行屐齒于飛磴琪樹發兮蔥蒨澗
花敷兮婣靚乃戴瘠兮戴板務欲殫兮兹辰之興鷙
鶩鴻翔而脫兔奔共直抵于照湖之鏡至此則去天
一握而為山之絕頂脊脫巾兮坦腹肆箕踞兮坐瞰

迴鸞𪄴〻兮妥唳鳴鳥翩〻兮美影呼長風兮倏来
挹飛霞兮何廼羨六合兮無飛質萬象兮府奮坤輿
綿兮夫曠乾旋健兮軒運頹吾生之眇然立兩間之
末命肓兔汙簡之橫徒被藤篋之陋陋牛山之沾衣
亦微悄之耿〻有蒙吉曰其址而被禊祠巋然是室
之范老而憂樂為天下先扶仁植義延四百年實吾
鄉之先正為蓋世之大賢厭神棲于此愧容與而留
連惟相距僅伊邇當會領而勉撫卑各肅容凝望而
往拜焉噫醯雖弗足以言海夏虫莫可以語氷苟祭
識之邇迤枉柳嶭之衆情瞻公遺像兮已信抱負之

忠貞慕公往烈兮當服德量之灰弘若説之築岩兮
山圍由公而效馨若嵩之挺甫兮公亦由山而孕灵
彼有曠百世而相感者雖頑懦兮廉立苟不能彷彿
其萬一寧不愧卯之後生矣况仍聞人于丹丘晞不
死之福庭拾瑤草騰璇宮脫屐委蛻為不殘寔而永
嫡彼荊榛之郁抑表布怜而致醉宴乎蓬瀛之榮者
我咸洗盞起壽而哀樂交并退而要各考其所就庶
幾無負于斯行

遊山記　　周必大

五月丁亥早范至能賴休文相別于閶門外唐致遠

聯舟繞城望姑蘇館而過八里至橫塘又數里至橫
山又數里過木瀆遂至灵岩院至能走价送董香松
黄新茶其簡云來日登天平須披攬至遠公亭及諸
石屏並白雲泉名在水品其色凝白蓋乳泉也張又
新以虎丘升松江在第三第六而下此泉未知如何
試一別之向寺老欲作亭泉上及別築遠公亭寺石
上山路傍有石龜形極似向亦有名近無知者忠烈
廟具有文正已下画像挂壁謂之丙辰早升小車過
天平下觜甚峻約數里至白雲寺圖經云唐寶曆二
年置在縣西南二十五里本遠録公道場今為范文

正公德功院文正父祖葬山下寺有白樂天蘇子美王君玉蔣希魯詩刻欲同致遠登山而脚力苦疲難之然思至能簡中語遺恨他年遂奮衣右轉而上酌白雲泉甚白而甘躡石磴至卓筆峯峯高數丈截然立双石之上附致著甚臲卼疑其將墜餘如屏如矗或揷或倚偃極奇恠行十六七石愈衆而力愈憊乃循左徑訪石屋三面壁立衆以二大石少休其中下至小石屋一石衆之又下至飛來峯高二丈上銳下修徹附磐石前臨壑谷茲其異也又東下遠公菴一名望湖臺正直寺後又下至五大石亦閣石五次至頭陀岩有蓋鉢巖之次至龜石脊勢隆起名不虛得此山大抵皆石也瑰形詭狀可喜可愕今日適疲倦又當暑不能窮其巔然郡人能至予之所至者寡矣況遊客于佛寺欲拜文正及四子画像坐待魚鑰移時乃至明日乃文正忌辰也

游天山平記

柯九思

中吳之西天平山為之長寔為吳鎮泉隰環之河江絡之其上多恠石如斯冰如琱木或立或僵或如介夫或如奔馬不可名狀其木多松檜有泉出焉曰白雲之泉瀉于蒼厓漱于巨石注于絶澗声如鳴玉其味甘洌是山也范魏公之祠在焉其祠用中牢魏公吳人有施于鄉党德義至季既死而不沒故鉅公名鄉高人韵士徑由是邦莫不肅拜祠下顧瞻遺像而仰其休風夫玉蘊石而山輝珠藏淵而川媚況德義所加丘陵林麓有不增其高而發其耀乎故茲山之勝抑其亦以其人也至元再元之歲冬十有二月江浙行省參政字术魯公翀拜翰林侍讀學士于是郡守濟南張公亦拜吏部尚書趍朝有自遠相遇也班諸旧僚遊是山謁魏公之像臨白雲之泉翰林各賦詩七言四韵九思等属而和之新除教授紹興路儒學范文英靜翁魏公八世孫也主本祠事奉觴為壽而請曰翰林檀詞宗于當代尚書被遺愛于中吳雅推道允叶嘉會難逢不載以文何以示後請為之記將刻諸祠翰林以命九思固辭不獲因道先生遺德山林勝槩而附以茲游之歲月焉翰林名翀字子翬尚書名某字潤仲同遊者平江路揔管府判官楊時舉思明推官王大有廷秀經歷王諫仲正知事伯都彥寔儒學教授蔣伯昇進之玄明通道虛一先生趙嗣祺住持白雲寺沙門淨操為文者奎章閣學士院參書文林郎柯九思

遊天平山記。　高啟

至正二十二年九月九日積霜既霽氣煙肅于与同志之友以登高之盟不可寒也迺治艘載醪相与指天平山而遊焉山距城西南西南水行三十里至則捨舟就輿徑平林淺塢間修竹石叢翳有泉伏而不見作泠泠琴筑声皆欣然停輿聽久之而去至白雲寺謁魏公祠憩遠公菴然後由其麓徂栈以上山多恠石若卧若立若搏若噬蟠拏撐拄不可名狀復有泉出乱石間曰白雲泉綫脉縈络下墜于沼舉瓢酌嘗味極甘冷泉上有亭名与泉同草木秀潤可蔭

可息過此則峯迴磴盤十步一折委曲而上至于龍門兩崖並峙若合而通窄險深黑過者側足其上有石屋二大可坐十人小可坐六七人皆石穴空洞廣石夜之如坐焉既入則凜然若將壓者逐相引以去至此蓋始及山之半焉乃復離朋散伍競逐幽勝登者坐者哦者嘯者憩而喘者恐而眺者怡然若有樂者悵然便仰感慨者有悲者雖所遇不同然莫不皆有得也予奇而益上覺石益恠徑益狭山之景益奇而余之力益憊以矣顧後者不予繼乃独褰裳奮武窮山之高而止焉其上始平曠坦石為池拂石以坐

則山之雲浮浮天之風漻漻太湖之水渺乎其悠悠予超乎若舉泊乎若休然後知山之不負于吾遊也既而欲下失其故路樹隱石蔽愈索愈迷遂困于荒節叢篠之間時日欲暮大風忽来洞谷唫呀鳥獸鳴吼予心悸備下疾呼有樵者聞之逐相導以出至白雲寺復与同遊者會衆莫不尤予好奇之過而余亦笑其懼怯頹敗不能浮兹山之絶勝也于是洗酒樂飲將半予啟言于衆曰今天下湛滆十年之間諸侯不能保其国大夫士不能保其家奔走離散于四方者多矣而我与諸君頓在上之力浮安于田里撫佳

節之来臨登名山以眺覽舉觴一醉豈易得哉然恐歲衰之不常離合之難保也請書之石明年將復来使浮有所考焉

与范文正薦白雲泉書　陳純臣

粤自剖判融結其中傑然高嶽巨浸不待標異固已聳動人耳目不幸出于窮幽之地必有名世君子發揮善價所以會稽平湖非賀知章不顯丹陽旧井非刘伯初不振惟吾臺古都不三十里有山曰天平山山有泉曰白雲山高而深泉潔而清倘逍遥中人覽寂寞外景忽焉而来洒然忘懷張北苑之一奇蘗并

州之新火可以醉陸羽之心激盧龍之思然後知康
谷之灵惠山之英不足多尚天宝中白樂天出守吾
郷愛貴清泚以小詩咏題後之作者以樂天托諷雖
遠而有未尽是使品第泉目者寂寂無聞裳莊有云
重言十七今言而卜有七為天下之信非閣下而誰
欲恭惟閣下性淳泉之醇才抗泉之廉仁秉泉之博
智餘泉之動實是四推鍾于一德又豈吝陽春之辞
以發揮吾續絶臣先人松檟寘彼一隅嵗時往還嘗
愧文辞窘澁不足為来今之信倘閣下一收牙齒之
末擘牒發詠樂天如在當欽棠遐遥不任拳拳之誠

卷十九　十六

登天平山頂　范大成

翠屏無路强扳縁我与枯藤各半仙不敢高声天咫
近人間漢漢但寒烟

重遊　前人

旧遊彷彿記三年轟飲題詩夜満山山上白雲應解
笑又将塵土涴米顛

再遊天平有懐旧事且得卓之處里寺老　前人

訪旧光陰二十年殘僧相對両依然木蘭已老無花
發石竹依前有蘚眠萬戸直須亀手薬一龕何用買
山錢從今半座須分我共説昏昏一覺禅

遊天平山　高啓

入山旭光迎出山月明送十里松杉風吹醒塵上夢
跡山凡幾到題字遍岩洞陽厓樹冬榮陰谷泉夏凍
椎石立誰扶灵草生豈種白雲翁然来諸峯欲浮動
高鶴有危棲幽禽無俗哢凌躋知履滑披嵐竟裘重
常登最上巔遠見湖影空漁樵泥溪孤鳥鵲帰来衆
還尋老僧居隔竹聽清誦慰我躋扳労為設茶笋供
幾年歴憂欽造物若揶弄迷途遠山林逢暮堪自訟
雖追謝公遊寧登阮生慟身今解組綬明時愧無用

卷十九　十七

閑持九節尋討事狂縱石屋秋可眠山猿許余共

倪瓚

天平燗熳遊三日林下狂吟石上眠浩蕩春風芳草
綠梅花雪満白雲泉

楊基

細雨萋萋漾棟花南風樹樹熟枇杷徐行不記山深
淺一路鶯啼送到家

留天平范氏庄　韓奕

好遊忌六月随處况相留苗槁石田廢蝉声山寺秋
解衣修竹下濯足石池頭為問高僧輩何人得自由

宿天平白雲精舍　張適

虫鳴葉響悲秋思露氣風声送夜凉自是神清苦無寐翻疑僧境漏偏長

重遊天平山　伊東

群峯秀拔乱雲開二十年前記我来路入青松無事騎山中猿鳥莫驚猜

登天平山　前人

幾度天平遊未登最上頭一身初辞宦海内兩脚再與山靈謀吳中自昔称山水奇峯併在茲山裏朶朶芙蓉秋岸生亭亭鸞鵠晴空峙仰天大放胸襟開何須千古重興哀石歎荒烟卧荊棘龍門白晝藏風雷九十春光正明媚况值太平無一事蠟屐追隨麋鹿群清尊笑傲鶯花醉下山力憊宿禪扃十年塵夢今始醒山之雲英英山之泉泠泠雲哉可玩兮泉吾可聽滌来準欲寄継此賞歲晚長鑱尋茯苓

滿庭芳　雨後遊天平諸峯　徐有貞

水長新波山横爽氣朝来宿雨初晴動人清興紫翠眼中明天也教吾快活要遊處便与完成最好是一峯送過又見一峯迎　有舟中絃管車前鼓吹随飲随行路傍人覷了還笑還驚道是神仙神仙来也不道是个老儒生知誰解浮沉綠野裴度晚年情

遊天平山　前人

范公書屋已蕭然春暮来遊倍可怜江雨嫚飄花下路白雲寒瀉岫中泉振衣独上千峯表引嚮徐廻萬木迎為待功成身退日應求一畝種瓜田

遊天平　王鏊

春風撩我作山行画舫西来半日程拄石捫天敲欲墮泠泉和月滴無声登臨不尽吳中勝憂樂誰關范老情晚上龍門最高處始知身世与天平

又　前人

渺瀰重向白雲泉曲磴幽林詰屈穿鼓落殘碑猶可讀坡陀巨石自堪眠俯臨人世三千界仰見龍門尺五天此地頻来殊有意肯教憂樂負前賢

登天平絶頂　周忱

来往姑蘇已十秋西山今日始来遊蹐攀不復辞泉病直到中峯最上頭

陆天全遊城西諸山　刘珏

琴臺石屋恣扳躋上相襟懷豈等閒一路児童皆拍手幾人風雨点登山乳泉分入茶罏内瑶草收来藥籠閒直把天平作盤谷烟霞高卧不知還

天平山　蔡羽

有峯天然奇發彩白融结椅梓交秀森陰潭歷清澈
及茲宴暇辰獲奉靚昵轍遊遵被陀陂爰叩阿與埵
徊瞻范相祠道迴風烈烈斯人義千古豈惟一世傑
形疲心益強眼明畫飛雪題言謝衣冠撫蘇寄岩穴

又

采綠南山暮乘霞北臨朝石閣廻碧磵銀蹬列丹霄
香饌出修竹晴光動遠條平生瞻望処今日坐嵓嶢

天平山　王寵

萬嶺逶迤伏天平勢自雄翠屏藏洞穴紫霧蕩虛空
戈戟龍門拱風雲鳥道通蒼蒼殊不及極長此鎮吳
中

遊天平山白雲泉　謝播

白雲泉上白雲寺京国歸來喜登欲試坐間誰老健
酒酣先上最高層

天平山白雲泉　范仲淹

靈泉在天半狂波不能侵神蛟穴其中渴虎不敢臨
隐照涵秋碧泓然一勺深游潤騰雲飛散作三日霖
天造豈無意神化安可尋挹之如醍醐盡得清凉心
聞之異絲竹不含哀樂音月好群籟息謌謌度前林

子晉罷雲笙伯牙收玉琴徘徊不擬去復發滄浪吟
乃云堯湯歲盈盈長若今萬里江海源千秋松桂陰
兹焉如有價北斗量黃金

白雲泉　錢藻

白雲岩静最深隈泉溜泓容石竇開宿霧不生澄晚
月殘風輕颺媵寒雷源從天漢星边落流自鰲峯海
上回莫謂無心自本注曾隨霖雨下山來

又　范大成

龍龍高咏嗽飛流玉醴甘渾乳氣浮捫腹煮泉烹鬬
胯真成騎鶴上揚州

又　高啟

白雲不為雨散作清泉流泉氣復成雲山中同一秋
岩前石竇幽寒處雲自長浮泉自注潛龍夭起出深
泓渴鳥時來下高樹雲應無心飛上天泉亦不肯隨
奔川老僧愛此不復下山去卧雲飲泉終歲年

天平山　周南老

天平翠巖業高与霄漢脅星辰手可摘磴道飛中梯
偉石賛奇秀岩屋藏幽樓溶溶白雲深流泉瑩玻璃
絶頂照湖影光眩眼欲迷我嘗極遐覽杖屨窮蹄板

白雲泉　前人

出山為白雲在山為甘泉顧茲白雲深有此清且涓
石竇乳流蒼窅秋碧涵青天乃知氣所鍾靈澤振九
淵水昇即變態彌亘層崖巔散作三日霖造化伊誰
權

一線泉 在山中　范成大

二十三年再入山此山与我有前緣時人不用憐衰
病天与月房一線泉

華蓋松　俞焯

坎近勾陳第六星一株相似色冥冥能眠獅子山前
路難比龍門石上形此十八公非草草後三千歲独
青青來遊未怕遭風雨不用秦封請勒銘

卷十九　二二

礂綵石　楊基

神募月中來化作千年石曾吞玉杵霜清露時時滴

周南老

東岩立孤峯上鋭如卓筆林表露青岑儼然脱穎出
蒼烟潤生花墨光洒淳涞應知定遠投飛來風雨疾
還指研山石雲錦燦緗帙筆下魏公祠忠勲紀勞述

大小石屋　高啟

叢崖立幽関一洞開深穹青睟近為郡白露開作主
不受杜陵風可避河朔暑華棟幾回新渠渠独千古

同前　張羽

山根搆棟宇磴稅勢峻嶒卻許誰來住閑雲共老僧

照湖鏡上有巨石圓而面湖者　楊基

團團山上石下照太湖影如何一鑑中三萬六千頃

天平山龍口泉　徐有貞

一口清泉湛湛流岩前閲度幾春秋風雲會有相從
日霖雨君看遍九州

五丈石　高啟

勢危撐月墮影瘦倚雲平彷彿華峯井蓮花一半生

雨中過雞籠山　前人

卷十九　二三

春雲晻靄潤奔渾風雨行人過一村得似山家深竹
裏乳鳩啼午未開門

寄琦元璞　顧阿瑛

雞籠山下野人家破曉寫詩還品茶秋風過樹落紅
葉夜雨滿溪流白沙

雞籠山在天平之東乃其支崗也

金山　杜庠

閶闔城外翠微間揚子江心白浪灣踏破芒鞋踪跡
遍始知人世兩金山

同前　王鏊

石徑棲窮忽又通重、臺閣半浮空一林蒼翠瀟湘
雨萬頃青黃䆉稏風鈴語上方雲氣白詩題壞壁蘚
痕紅未留玉帶空歸去慚愧山僧問長公

金山寺避暑望雨作戲效玉川子體

楊循吉

山中日、望雨至立向山頭看雨氣今朝且喜雨果
來陰雨成片當天墜雲之來兮奇且特有如推山至
遮盡半天黑、雲上有白雲行白、黑、兮重復輕
不知黑雲是風白是雨白雲多處先沾注雲中雨腳
畧可覩數條當天大如柱此雲光自北方起汗漫只

謂太湖中來逐頭看忽然風自東向來却把西方之
雲各吹散衆人覩者都言苦復苦日、望雨又不雨
幸得一片雲推來自天北須變作大雲有黑亦有白
令人覩之之怯怖生若要作雨不如此不得雨未至
兮雷先鳴驚人不須用多只一聲魑魅魍魎在何處
世上亦有好人立不住樹頭蕭：風作鬧如今却是
雨真到吾且閉門高坐看汝落、到三日五日也不
惡

金山寺

蔡羽

兩寺躋雲去東林觸雨來車前青樹合橋口碧流迴
香飯松花早岩房竹葉開硐霞隨屐起飛去護山杯

又

王寵

山雨殊、點藤花滿寺門天香披畫室靈影湛清尊
磴接丹臺古碑殘綠字存可憐春草意早晚遲王孫

金山亦天平之支壠也初名茶塢山晉宋間鑿石
得金易今名頂上磐石有坎闊三尺許長二丈餘
深不可測水常綠大旱不涸人稱為天山腰有石
橫亙于兩崖人行其下其北有育王墖方石池文
殊菴在焉東有百牛眠崦遠望五六里直抵大河

赤山旧事

楊基

旧向溪南看勢麻竹扛兜子一肩斜秧苗尚短仍含
穀荷葉才高已上花蠶屋柘烟朝焙繭鵝炉沉火晝
薰茶而今風雨成拋絕卧听雨園兩部蛙

赤山漫興

松楠吹粉落衣裳躑躅花開竹笋長可是山中朝洗
藥一巢春水茯苓香

懷赤山旧業

前人

東林携策處南垞釋耕時一徑都緣石諸泉尽到池
静憐松响續凉愛竹陰移盛世容歸隱毋令解祖遲

又

漸与世俗遠自然塵慮消治随碧溪水徑渡緑陰橋
岐路迷還識孤村近却遥閒身任来往不為野人招
赤山在秦臺山南羊腸嶺之南長可数里土石多
赭色洪武中詩人楊基家其下
重九日行營壽藏之地　范成大
家山随處可行楸荷鍤携壺似醉刘從有千年鉄門
限終須一箇土饅頭三輪世界犹灰叔四大形骸強
首丘蝼蟻烏鳶何厚薄臨風拊掌菊花秋
得壽藏于先隴之傍　前人
客迎松楸地一隅會心何必問青烏元宗槐鎮周子

洪世尚從先大夫京兆漢阡𦗟問望形山鄭家儉規
摸家庭遺訓煮蒿在不學卿御畫古圖
仰天山在赤山之東近天平旧名馬鞍山宋范文
穆公成大営墓于此以近天平山墓范文正為人
故改今名傍有竜巌寺為文穆奉祠之所今廢
靈巌　袁易
緒風散林薄浅霧開岩扃兹晨媚清穆曠懷延杳冥
九折度峻壁微行窮絶陘夫差昔屡止鋳〻駐何鈴
華旗一以建繽紛朝百灵花飄磴道白村入禅関青
吴娃嬌方處越甲蔽長坰千秋覗睨歸過市洋与零

嗚呼重華後格關何由寧秦宮委蔓草漢闕流寒螢
惟應金仙姿窒山屹亭〻摩尼耀八極衆救垂千齡
又　周伯琦
丹梯百尺到松林連抱庭杉嵐月深永巷廊虚曾响
屧荒開臺古不聞琴娥眉幽閨生樂麈尾談空後
視今山下良田川似箭一逼那得老雲岑
重遊已隔十三春織緑嬌黄覺度新白髮無情添世
態青山有約待詩人菜花間麦畦揺錦薜荔紫藤樹
簇鮮香徑斜陽啼杜宇舟廻閶月桂城闉
又　高啟

閣上青靈望下方漁村烟樹盡蒼〻傾城人遠苔生
徑歸寺僧稀葉滿廊雲散池邊留塔影雨来閣外失
湖光廢興皆幻何須問独自吟詩送夕陽
又　楊基
弟媱集群英廊宮坐每盡烟横半掩寺木落全見墻
斜流出渠分曲径轉谿合村粧妍靚並野話悲笑雜
童孫吴音閣僧作梵偈答霜苔滑难蹐露棘朽易拄
磴紆嶝緣樹扉敞碣啟闔娱賓列五豆礼佛遶三帀
晴屋冥憂雨秋洞寒疑暘宅叔盗果猶萑入避鵓鴿
掬池萍沾袖憩石蘚污衲琴忘荒臺弄屧響廻廊蹈

值險處思錦得奇即傾樝感深愁須磔愁極哀猿飈
華年倏川融雅量撕詠納嘯歌激欷歔雄辯互交發
禪寂虛無量道祖清靜蓋品罝媧觸蠻變幻雀化恰
狂遊頗欽酎薄宦避囂蜡終當謝塵鞅掃屋分坐榻

水龍吟　徐有貞

佳麗地是吾鄉看西山更比東山好有疊樓臺金碧
岩扉彷彿十洲三島却也有風流安。清真遺少向西
拖洞口望湖亭畔對雲影天光上下相安相照似坐
鏡裡翠蛾烟掃粧曉且登臨且談笑眼前事幾多堪
弔香徑蹤消響廊聲宿麋鹿還遊來了也莫管吴越

卷九　六

興亡為他煩惱是非顛倒嘆宦海風波幾人歸早得
在家中老還酒灵花折敧清舞妙倦閒懷抱又何須
較短量長此生心應自有天知道醉呼童更進餘杯
便擕得到三更乘月聽仙棹

灵岩山　伊乘

未慊登臨興兼懷悵望心冋遊環珮遠寺擁藤蘿深
吴越有興廢湖山自古今松風臺上起猶似韵清琴

紀遊灵岩有序　吴寬

灵岩為吴故宮自唐以來詩人題詠甚多而吴人
武必登遊故范文穆公詩有不到灵岩即虎丘之
句予少時猶見山下有石碑曰第一宮後寺既壞
而山復遭石工之厄遊者益少弘治丁巳三月予
將北上与文宗儒輩叙、一行時主僧方戒鑿石
種松滿山予喜茲山之復興也賦詩紀之

千載吴宮廢清川重迷溪徑竟茫然青山亦有興衰
日白髮空懷少壯年巨石鑿殘憐匠斧平湖浮動愛
漁船主僧手種松杉徧擬待成林更坐禪

又　前人

三十年來續田遊莫春時節水西頭前朝古跡終難
識半日浮生得自由鳥下林間双白羽山横湖上兩
青漚笛声忽自琴臺起落日都忘滯緣舟

卷九　元

灵岩玩月　王鏊

浮舷過盡岩天高把酒層峯氣浩豪明月一年當此
夜曠懷千古感吾曾瓊樓玉宇身親到香徑琴臺首
独接天柱峯頭那似此淋漓醉墨流宮袍

灵岩懷古　前人

夫差伯業今何在香徑琴臺鹿自遊天際青山還故
國夜深明月有荒丘濤声不尽英雄恨草色猶含粉
黛羞莫為吴宮多恨望今來古往總悠悠

灵岩山　前人

天末遥瞻塔影層今朝携酒試同登吳中信是佳山
水入世依然歳序興草滿琴臺傲有字鳥鳴禪院寂
無僧懸厓斧鑿紛如雪何處題詩記我曾

登靈岩　蔡羽

車前綠草暗遥空山上殘霞積石紅但問袈裟畏時
滅不須重嘆旧行宮
綉嶺岩光上碧天山河圍繞幾重烟双池紅漾胭脂
冷常与遊人看月圓

登靈岩絶頂二首　王寵

鳳刹翔天外龍宮倚日邊君王羅歌舞戎輦自山川

卷十九　三十

翠壁琴臺傍丹楓石洞轉彿〻見麋鹿恍惚梵輪前
氣肅秋如洗山高興不群太湖紅浴日林屋翠蒸雲
可漢杯中瀉剎虛掌上分下方鐘磬晚半嶺隔氤氳

靈岩　袁袠

君王歌舞地樵牧使人哀土木遺尼剎丹青委廢臺
草空香徑合花傍鹿場開且盡登臨興山河望裏來

龍門　高啟

龍門何崢嶸此地表奇蹟山分兩厓青天路一綫白
知非禹功鑿想是鬼手擘長為風雨闘開闔自朝夕
深含太吐雲對峙不崩石日光寒易傾苔色陰更積

只疑過此内別与人境隔始窺已幽深漸入尤險窄
暗中把危藤蜿蜒欲驚魄僧留看古刻敲火照絶壁
晚聞松声號洶若波浪激不知神魚飛到此誰能窺
我當謁真龍天門謬通籍何必更區〻叙為李膺客

周南老

兩厓屹相向中為敞空廓玄闊若天開神孕非禹鑿
飛磴盤絶壁嵯峨翠如削險隘不容晷幽深未須鑰
我嘗振衣過幾見神魚躍變化隨風雲俯視求伸蠖

登龍門次盧師陳　王鏊

飛步凌虛碧嶂腰双扶扇晶遶層霄巖中秖恐蜿蜒

卷十九　三一

蟄鍊處猶存霹靂痕學探巨靈雄氣力時瞻元化峻
風標知君頭角嶄然久只候秋風八月潮

飛來峯　高啟

風吹峨眉雲來依此山住我來不敢登只恐還飛去

卓筆峯　前人

雲來初似墨雁過還成字千載只書空山靈恨何事

研池　周志衡

城西研石山〻必研池水陰霧玄雲生誰曾滌龍尾
烟光漾晴碧墨花凝暮紫松滋染妖綠濡漬毛錐子
請成書七反揮毫雲落帋研枯池水乾不雪罌父恥

灵岩山在天平山之南一名石鼓山〻擀有石鼓鳴則有兵禍又名研石山〻連礦村產石可為研故名又有石馬望如人騎舘娃宮在馬西施洞響屧廊香水溪吳王井皆其跡也其詳互見古跡山巔有琴臺刻字猶存又有研池玩花池山頂別有石池相傳生葵蒓今不復見灵岩在馬近燬惟一塔存耳

經玉遮山　吳寬

見山不謀山借問山中人玉遮亦深秀翠色帶嶙峋肩輿繞其趾面〻松杉新峯巒稍回伏窪穹復呈身

卷十九　三四

細草被長岸藏夏無埃塵東閣即行樂觸作茲山賓

雨中過玉遮山二首　高啟

松頭灸風迴飛雨不到面何處路清梵千山一人見

尋鐘入蒼茫一磵復一崦落葉去方深山扉雨中掩

玉遮山在陽山之南横川如屏今但呼為遮山旧志為查山

雅宜山　倪瓚

雅宜山旧名娜如山蓋虞道園所命然未若娜如之名近古也因為竹枝歌二首

娜如山頭松栢青闔閭城外短長亭來山未久入城去駐馬回看雲錦屏

娜如山頭日欲西採香徑裏竹雞啼南朝千古繁華地麋鹿萬茶望眼迷

雅宜山在壺遮之東本名雅兒唐青州刺史張濟女雅兒葬此吳語兒為倪因訛為宜或云虞集改今名傍有小山曰菽茹初名箬時近時居民插地唐得元和十九年金氏墓志云葬于菽茹山陽始知其訛或云即雅宜山

遊玄墓山記　蔡羽

鄧尉之山長不知其幾里負其勝而名吳中者得玄

卷十九　三五

墓之萬峯寺甲戌三月十五里　谿滿崇礼主玄墓之遊乃從白馬磵出窿穹南面泥行田中未遠而林木起平野甚遠忽從深林入磵道木葉蒙密日光無所漏泉行樹頭鳥鳴穴中林路斜袤媒引乃通俄從磵道登高山忽若開霽三里一憩又里一村烟火相望還視故道如在磵底始易絡以繒尋易繒以絡如是者屢〻行幾二十里僅見鄧尉出于烟際乍欲乍長忽又盤結如青髻立霧中萬峯寺藏焉求其道左入右出陟其閫外高內深岩巧而峦秀峯迴而谷長長松蔽日仰不見天白雲平鋪俯不見地殿屋如鳥

飛虛閣即之心恐容有受僎上人方丈者飯焉從方丈望太湖如在門中包山烟浮如落几格客曰是所謂十洲三島也玄墓寔以此勝於戲余包山人也生長太湖中不自知其不凡乃從玄墓望包山人皆以為不凡〻〻不凡在我顧不自愛哉飯已僎導客從諸院或高視物表或潛行澗中或倚竹數十百畝蔭坐終日而不思去天黑不遠歸還通于方丈廬于誰庵橘明日繞光福登虎山橋由海雲看茶庵迻自官橋則出于靡窮之背矣

遊玄墓諸山記　　袁袠

吳之山惟玄墓最僻而亦最奇面湖而陰陝丹崖翠閣望之如屏背鄧尉而來法華陣其前銅坑青芝迤邐其左拚龍界其右閔建宿屬詭狀異現相傳郁泰玄葬此故山以名山之奇怪唐宋不顯自萬峯和尚披茅鑿石僑衆其下故山亦名萬峯其陽有萬峯塔院過此則有中井〻故萬峯所掘于山為中濟泓感沸飲之如雪山多美箭薈蔚層巘間叙石而上得浩公望湖閣望中縹緲峯益軒而法華益卑楓林橘柚丹塗綺錯閣下多高松風起幽谷噴水涌声聞數十里宴碧照軒宿新院而軒院皆面湖望中如浩公亭湖閣惟益當峯也其尤奇則在絕頂一登則洞庭諸山若陷伏浮于湖而湖波邊混茫蕩為一色不知其所窮山之麓有奇石甚詭麗在廬橘下势欲飛動茲山之奇晨則觀日出夕則凌倒影而四時皆可居自東崦入四面皆山望鄧尉贊〻已有武陵山陰之想緣溪主虎山橋〻亦在亂山中而六水繞出其下波聯震澤映帶不已趋玄墓者必自茲始而奇亦畧相及是故詳記之

舟中望鄧尉山　　鄭元祐

臥枕船舷詩思清望中渾恐是蓬瀛橋横水木已秋色寺倚雲峯更晚晴翠羽濕飛如見避紅葉香染嫣似相迎依稀似近誅茆屋雞犬林蘿隱〻声

鄧尉山次韵　　倪瓚

雲臥雨声集庭樹颼以秋身同孤飛隺心若不繫舟
燕俎登松菌觴尊鮮澗流蘭芳日凋悴吾生行歸休
不作螻蟻夢遊神鳳麟洲青山淡相對白髮忽滿頭
仙去雲冉〻鳳鳴竹脩〻諒哉伐木詩鳥嚶尚相求
居吳二十載未及茲山遊君才如鮑謝搞詞亦云優
椎然愛敬客詎不為尔留桑土風所徹戶牖何綢繆
地無車馬塵路轉岩穴幽既晴則飛舄同望林間樓

和　張適

城西佳山水不到候兩秋偶離城外跡遠泛雲中舟
況得共良儔放歌蕩中流登眺暫非極茲行亦云休
落葉下空渚征鴻度遥洲只尺接幽亭仙人屋上頭
道遥伺我至環珮風翛翛境勝恍超世惜此復何求
扳蘿躋飛嶠窮探悲情遊未工康樂吟已發劇孟憂
樵翁欲邀迓白雲奈相留琴尊亦吞恋猿寉復綢繆
既窮竟日樂康慨平生幽夕陽逐鳥歸殘鍾斷烟樓

遊鄧尉山二首　楊基

隨意扶笻入遠林紫藤花落逕苔深山中莫道無音
樂一片鶯声在綠陰

浮雲載山山欲動清水煮茶清午夢綠萍風起恰開
帆數声啼鳥來相送

卷十九　美

遊玄墓　金問

昔年湖上極離披萬壑千峯紫翠間凤使有時閑梵
唄雲深無処覓禪關鹿鳴過午花陰合鶴夢經秋艸
色班何日相尋重着屐放舟依旧到前灣

重遊玄墓　韓雍

湖山如此世希有況是秋高烟霧空老我重遊尋旧
景入門何処覓清公天開圖画滄浪裏人望樓臺錦
綉中苦憶陶朱心未遂蓋簪短棹駕長風

与駱蘄州驥沈石田周馬清痴愈同遊玄墓
夜宿萬峯精舍因成十二韵　徐有貞

山水為我癖平生不厭遊每逢康樂屐時泛米家舟
石磴穿雲遠林扉入洞幽問途從野老結社集緇流
自喜逢清世誰能免白頭夢空千代事吟破五湖秋
嗜酒怜彭澤參禪悟趙州徑開招二仲亭構擬三休
画与天机會詩將險韵酬羸應羞霸越良也幸封留
邀月聊傳盞臨風獨倚樓求仙問即是何不問羅浮

玄墓山紀遊　張灵

卷十九　三七

寄跡吳山坞當身心与地境兩無塵石衛細雨飛輕
雪沙綉層臺布紋綫迳性不妨村僕狂野懷曾受老
僧珍明朝更擬捎城府雲嶺烟峦自足清

玄墓名山久着思少携閒伴是春時隔窓湖水坐不
起塞路梅花行轉遲清福可教何日領閑情曾有幾
人知漫妝形勝歸村館夢裹烟霞亦自追

遊玄墓和韵　刘珏

梵宇西峯下來心心作游遊笑陳撕結好李郭喜同舟
嵗稔家家樂村深事事幽庵迎仙袂上花逐羽觴流
星宿瞻箕尾舟青得虎頭酒腸寬似海官況澹如秋

閟邃藏諸佛山明麗一州結巢懷李白還俗笑湯休
已幸比身健聊將清興酬入雲疑世隔阻雨是天留
醉卧三生石豪吟百尺樓推窓看溟渤新月挂闌浮

又　楊循吉

尋山行數里自欲展微勞回望太湖闊仰睇青蹬高
松声洗塵耳雲氣襲練袍何不來歸隱淨任廿二毛

登玄墓　王寵

天鑿東南山秀出芙蓉片萬峯入雲端鳥道懸一線
竹色照人衣桃花映人面烟嵐暗松杉朱翠飛宮殿
金磬忽冷然鳥背明子電忘却靈岩巔怪底江山变
洗塵神欲飛久坐心花戰老僧具袈裟指點諸山遍
法華掌上螺太湖天上練萬壑勢迴翔驪龍珠隱見
我欲解儒冠塵纓若羈纏況復春花開千林落香霰
何當投此山寧問羅衣賤

次履吉登玄墓　湯珍

霽色麗春光雲霞落成片嵯峨萬峯山澗道絕飛線
異草未知名珍禽初識面行邁孤兜眺却入青蓮殿
返照議平湖紅光走金電屹然双洞庭對壘陣不变
諸峯七十二列戟欲相戰天闕西南可俯覽畧已变
春花笑碧桃春服明白練飄飄赤雨輕冉冉紫霞見

道遙凌太虛濯落夫塵纏孤磬响松閒天花散如霰
俯視萬家墟陡覺下土賤

鄧尉避暑 争長年徒茄章棋杆 劉竹坐壺矢陽花開吾犄清　袁袠

入山登世慮攀閣避炎氛林響湖含雨寒陰殿出雲

盧然武功訪余谿上翌日遊七宝泉同遊者鈕安仲文揚大本景和王譜之常各賦詩分韵終日為樂用杜少陵泥融飛燕子沙煖睡鴛鴦之句摘平声分韵　徐進左

雪消山路霽晴泥七宝泉頭倒接籬芝草瑯玕吾所
愛何年卜築近前溪　錢得泥字
百鳥喧鳴春意同洗濤搖影日融融遠山十里梅花
雪酒興濃時句轉工　進左得融字
散策行春陟翠微吟朋簪盍興遙飛一尊還近梅邊
倒日隨處澗未肯歸　安仲得飛字
雨過梅村好物華泉流清淺露寒沙閒時歡會須行
樂攜酒重尋野老家　譜之得沙字
泉頭酌酒興飛揚十里梅花逞遠香雪點客衣飄蛺
蝶風迴野棹起鴛鴦　大本得鴦字

同諸友七宝泉燕集二首　王汝玉

磴轉青苔衕泉歸綠窨深攔芳邊澗曲列席就羅陰
野迥寒雲出欲山昏夕照沉酒酣情未極延賞洽幽
与与子乘遠後年華幾度更寧知在玆夕忽復叙幽
情山月含秋影風泉急遠聲相看吟坐久中抱有餘
清

寄七宝泉峽上人　李應禧

鄭尉山中七宝泉勝遊回首忽經年近聞折結泉頭
屋他日重來借榻眠

湖上昔年經月留尋詩載酒作清遊青林曲逕最深
處白馬精藍居上頭酒伴常時思顧顧況詩僧今復

說湯休浣師問訊梅花樹特設提閑卧石牀

遊鄭尉山煮七宝泉　蔡羽

玉音丁丁竹外聞璿澗清空出樹根脂光衆衆寒辟
塵冰壺越宿長無痕碧山無雞犬車馬不到鄭吏公
三昧大白閒桑下門東風雨落岩畔花煎聲忽轉羊
腸車建州紫磁金匡羅錢塘新採龍井茶瓊液津津
流馬牙相如有文渴陸羽無宜情相違闕士家七椀
同日傾茶炉若遍銅坑去石上長罌好自藏

七宝泉　王寵

七宝在空翠谷口桃花流諸天香雨散百道白虹津

華頂通海脉空中鳴天球雪噴石鍾乳徠桂銀河秋
甘于白簡積清如赤龍湫陰山落寒氣二月思貂裘
漸令神思爽坐使沉痾瘳携來双玉瓶酌以黃金甌
靈英入兩腋漸覺風颼颼長歌賦歸來去向瑤池頭

同前　湯珍

月斧斵山骨列然清山流既如月鏡懸又似太白浮
金精食宝氣鉄色性琳球泓澄自寒暑盈溢無春秋
舉手凌白日扳崖弄灵湫陰寒落空翠濕我紫綺裘
泉石我膏肓此疾真難瘳山僧頗解事汲取供茶甌
芳鮮坐洒沃松風響颼颼塵襟一以滌逗策曾溪頭

七宝泉　王鏊

嵌岩滴玲瓏七宝發完月出亮泉上頭晴逗曲通穴
剖竹走長蛇晝夜鳴濺濺煎無三昧手渴有七盌啜
寒能醒心神澄可鑒毛髮桑苧行不到品第誰為別
埋没向空山删此行道喝

七宝泉　謝縉

鄭尉山中七宝泉味如流瀣色如天半泓清淺無窮
脉一線長流不記年剗竹引歸香積内試茶烹近白
雲邊我來酒渴仍秋熱嗽久餘酣枕石眠

遊玄墓山　伊秉

洄船曉發官橋路行背玉遮首玄墓首式數起向也反眼前
風物及春遊雲外藤蘿接步高徊思欝老閑山時神
輪鬼運非人為架壑梯岩失險阻朱甍碧瓦相参差
河源西通流不池側沈半影崑崙缺日輪月郭爭吐
吞暮雪朝霏互明滅波心遠近羅諸峯現奇似爲覩
者容素徠平鋪三萬頃飛落七十二朶金芙蓉振衣
千仞無塵土指點盤桓煩地主草樹汀洲乱帆擁蛟
龍窟宅傳鐘鼓古今作者多風流或在灵岩或虎丘
安得于斯同倡酬山鳥語留人山花笑迎客長安富
見空有錢好景四時難買得遭逢無以答升平哀鈍

何堪逐利名飽看湖光与山色醉和漁人歌濯纓

玄墓書事　方太吉

最愛青山藏白足雪花松影照清癯銅盤供石當香
案竹筧通泉到淨厨却中野人春睡穩可堪工部夜
吟孤十年載作梅花夢欲訊扁舟到五湖

玄墓　伍餘福

千峯盤錯太湖空曲〻禅房有路通到此佟多投足
處謀生何必買山銅寒梅歷雪僧俱老宝劍臨風客
自雄十載一遊如昨夢夕陽猶記問漁翁

夏日登玄墓　陸伟

百里尋幽去路長千峯蒼翠接林光太湖浪捲群蛟
舞六月烟生萬竹涼龍藏護雲金界淨天花飛雨客
裾香斜陽更訪高僧跡松影泉声繞石牀

登玄墓　顧聞

春日閑玄境桃花然翠微山雲衣外捲湖鳥鏡中飛
對雨禅房静談經客慮稀諸天已昏黑吾意澹忘歸

登玄墓山　皇甫涍

西林最幽處廻合度長峦鏡閣来天色山楹動曉寒
當杯泛秋色臨澤問仙壇想接浮丘馭時從松際看

吳都文粹續集卷第二十

長洲 錢穀 叔寶 集

○虎丘山賦

出金閶以北逕兮越山塘之七里盼陟埊于平疇兮
條吳嶠之崛起儼首崎而可即兮諒僅隔乎一水推
南以入門兮磴仄迆而斜逶迤冐蘢鬱之玄陰兮苺
蘚漣而積蒨庋蒨抵廣硎兮悼可坐夫千人指嵺屼
之室封兮於烏以千古曰闔閭之崖竁兮乃在其下
附音粵瘞之三日兮何來乎踞虎因王之好劍兮禁
乎衆情殉三千之夥兮為諸魚腸之異名鏤銀凫以

卷二十 一

泛吳海兮遂上發乎金精故結於菀而皎白兮拖帶
西方之色訝靈物之近騰兮劃兩崖而峙立作延平
之龍變兮躍物蟉之千尺通海眼之津々兮澤以為
池浸寒碧而瑩澈兮澋而漣漪可潤乎渴吻兮灌化
衣之緇而有陸羽泉兮乃覽璧瓮之方井嘗品評為
第三兮味曾與之堪並時汲以試茗兮牽轆轤之脩
綆東有石治兮號生公之講臺澄溯瀾以周帀兮中
擁乎雅鬼謂碌碌皆然頭點安傳其誕我前有擇巨
闕者兮劈盤陀之滌裂湛然々兮之清泠兮恒不涸
而不竭祠以祀短簿兮由其舊營之別業厥後有岬

兮通仙裳占以恭鶴登軒則小吳兮示姑蘇于掌握
僥樓以望海兮眇蓬瀛于遼廓得勝景之逼䆳兮在
可中之孤亭所謂採處之不暇兮置物象于丹青欲
窮三絶之巻兮須崇巔之一登陟五臺以環眺兮萃
郡山之滿目遠浮城眉之淡掃兮近滴螺黛之可掬
肆舒嘯于千頃雲兮湖蕩極瀰漫而漾綠構梵宮殿
閣之雄傑兮梯岩架壑之崢嶸儼浮圖于璇霄兮响
机嶲鳥之錚々奋音詣又肇飛之鸞鵠兮金碧綠繢
之晶熒兮花木之深幽兮通往通而寥闊騰擇楣之
翼然兮香烟裊乎往室莫金園而欽踪兮美扇祛乎

卷二十 二

塵拂若此之靜閟兮漢不知其幾履扶耄以麦疣兮
炯虛太閟所閒而來兮得見所見而去羡遊者之衆
兮交冗襍而澆逵狂儕伴之什伍兮紛魚貫而悼睽
寡約擊夫沙棠兮奢侈駕乎接船擬鉦鼓以鞠閒兮
奏絃管之悽切絢綺羅之璀粲兮列珍饈之整潔酒
觴榼之彤霞兮氣氤氳而凍冽萬夫棐淑而嫖娟兮
騁刻飾而靚粧媛豔冶而閑都兮耀珠翠于釵梁式
緋佃而容與兮飄褕襪之蘭香宜春陽之趣韆兮閭
有眼乎秋清當炎寒而遠至兮亦靡阻乎陰冥曾弗
少感于懷兮率嘆嘆而醉醒嗟古之人不可得而見

奈世遠莫值兮激光陳于流電頼紀載之猶存兮豈
弗可徵于傳漢清遠之詩兮迥簡古而拔俗梁野王
之叙兮良膾炙乎口讀王内史之銘固矯兮謝太守
之賦則独歷唐白傳之屢遊兮刘禹錫題之不同酬
陸乃尚权輿兮詞翰傑出乎曹公佳致誇用誨泊德
裕兮唱和由嶽美而龟蒙其他靡可悉數兮逮趙宋
為尤盛禹偁克佐之律絶兮近体特重夫文正舜欽
伯玉之長篇兮東坡吐摩尼之照乘其他長文揚脩
諸詠兮与子厚之律咸嘉王鈡孫覲而何麒兮摛詞
各燗乎天葩程俱方深共擬選兮枕元匯書數十之

卷二十　三

唱家哉　朝之文献蹄隅兮讓太史高之閑先吉
安揚少傳之撰記兮擅史筆之如椽累朵爰數百首
兮四韵迭推夫大手要勒諸珉兮或昭之于册擇奇
貝錦兮声諧鈩石搜後來徒作兮犹未艾而暫息拡
幽独之荒蕪兮冒思而吟之傷悲護思神瑜廿徐之
選兮始足一句之奇皆山中之故事兮宜後人之所
知後人之可知兮盡亦鑑夫前修昔有居而志隱兮
則廬江之何求泊其弟黙徹兮立心操行之皆優及
寓此而湖郵兮為伊洛和靖先生遺學出乎程門兮
表吾儒之儀形闢書院以授受兮講述闡乎聖経義

流風之未泯兮高山于焉而仰止法休德以服膺兮
佇遂蹈夫遺軌豈尋常之事幾要始終究竟乎至理
乃作歌曰丘山之殷々上抗浮雲兮丘山之齊々音門
山鏈水麻断弗見哲人兮信賢哲之可見由此心之不殊
兮心苟求之弥篤即与伊人俱兮脱迹夫嘗適而周
覧其故兮若彙商野而宣康郁兮昧識孔顏而闡武
庫兮告樂遊于吾子兮覩内走之狂鄙兮毋假諸以
為翊兮

○○試剣石賦　皇一搞太甞

○○石在虎丘道傍云呉王鑄剣成
而試之或云秦始皇極得呉殉剣而試之

卷二十　四

兹兩存其義云
赤壓之精耶漢之英伉儷剪爪百鍊始成太陽五金
寄氣托灵龟文襂理債重連城其鍔瑩氷其鋒凝霜
春秋寶威鋒流電光韜鳥揚輝慧維剞芒鋩以鵜膏
磨以越砺走蚴蟉于娑羯飛夭矯于旋寘十步去一
人千里不留行惟時皆順理之事當悔其迹而固有
逆理之謀則見其形故無道則去有道則呈也就尔
長一国者用之盡斫長頸之宿仇可刎佞舌之李韜
夫何反賜乎忠臣是倒持而莫知所以乃自绝夫至
德之閑国致伯業之就把俾若君天下者得之宜斬

臂鷹之桀術當諫指鹿之閹豎夫何反加乎令子是逆施以亂夫人紀乃自傾百二之山河致鼪鼯之不已妄肆一時之暴空遺萬年之耻於乎青天可倚白雲可決雖有利器兮那克任其剛烈博浪之對未明靈姑之厚莫雪彼盤陀有何辜兮徑劈之齊裂徒裝駕乎猛鷙曾剪除乎妖孽想當時破業蔣震目劃號罔兩于岩扁飛大蛇之列缺駭海山之巨靈逞丹丘之鬼血故于歷世之千祀猶存雲根之兩截蝕苔蘚之青蒼示殘礦之斷層使後人之來現訝靈蹤之未滅顧世事之若茲爰長嘆而欲咽

遊虎丘賦　　楊循吉

況清溪之浩蕩依茂樹之陰森觴循環而緩轉句搜索而長吟在巔巔以在目風瀟瀟而滿襟嘆人生之难偶嗟白日之易沉知江湖之無味思丘壑之可尋藤垂樹以蛇挂草沒岸而腰深塵空岩磬殷谷幽澗于鳴琴顧逍遥而至暮忽輕動于帰心

虎丘山序　　顧愷之

吳城西北有虎丘山者含真藏古體虛窮玄隱嶙陵堆之中望形不出常阜至乃巖崿絕于華峯

虎丘山序　　顧野王

夫少室作鎮以峻極而標奇太華神掌以削成而称貴若茲山者高不概雲深無藏影卑非培塿淺異蹊林秀聲數尋被蘭杜于苔蘚搭枝十仞挂藤葛于懸蘿曲磵潺湲修篁蔭映路若絕而復通石將頹而更綴抑巨麗之名山信大吳之勝壤若乃九功六義之興依永和聲之製志由興作情以詞宣形言諧于韶夏成文暢于鍾律由來尚矣未有登高而賦而韞斐然之章入谷忘歸而忽纖游之節故況德齊鑣競雕虫于山水雲合霧集爭歌頌于林泉于時風清邃谷景麗修峦蘭佩堪紉胡繩可索林花翻灑乍飄颺于

蘭皋山舍囀响時弄聲于喬木班草班荊坐磻石之上濯纓濯足就滄浪之水傾縹瓷而酌旨酒剪綠葉而賦新詩肅爾若與三徑齊蹤綿然以共九成偕韻盛矣哉聊述時事寄之翰墨

虎丘山記畧　　王珣

山大勢四面周嶺南則是山徑兩面壁立交林上合蹊路下通升降窈窕亦不卒至

與沈烱書　　陳張種

虎丘山者吳岳之神秀者也雖復峻極異于九天隱嶙殊于大一衿帶城傍独超衆嶺控繞川澤顧絕群

岑若其峯崖刻削鬅造化之瑰詭絕磵杳冥若鬼神之彷彿珍木靈草茂瓊枝與碧葉飛禽走獸必負義而歸仁是以歷代高賢駐轝栖托梵臺雲起宝刹星懸自非玉牒開祥金精蘊耀豈其神棲若此者乎

答書　沈炯

若乃三江五湖洞庭巨麗寫長洲之茂苑登九曲之層臺山高水深雲蒸霧吐其中之秀異者寔虎丘之靈阜焉冬桂夏柏長蘿脩竹靈源秘洞轉側超絕遠澗深崖交羅戶穴

從永陽王遊虎丘山詩　陳張正見

滄波壯鬱島洛邑壯崇芒未若茲山麗岧嶢擅水鄉地靈侔少室塗跟像太行重岩標虎踞九曲峻羊腸涌渫澗無底風幽谷自涼宝沉餘王氣劍隱絕星光白雲多異影丹桂有叢香遠看銀臺聳洞塔褋山莊瑞草生金地天花照石梁

遊虎丘　王鏊

年來偏欠緣何事只尺溪山到未能郭外清游還送客林間軟語忽逢僧空庭石在頭寧點溪壑龍亡氣尚騰不必懸崖留姓字古苔埋沒幾人曾

出城便愛小嵯峨濯足還來碧澗阿飛磴未躋先瘳瘰斷碑欲認更摩挲溪山有待登臨久今古無窮感慨多我比樂天官更適十年一到意如何

奉陪石田先生登覽虎丘　楊循吉

中年棄予組丘壑固夙心窮探雖未暇延勝或可尋睠茲西郭表平陸起孤岑水石多秀麗委曲抱幽深丹砂灼双峽翠靄暗千林何但遊人樂翔泳皆魚禽攜膽靈淵瞰流目高閣　況奉鹿門履玄言承滿襟撫已良自足終老復何欽

游虎丘和姚侍御　前人

闔閭城外虎丘山半日工夫注可還移勝起船橫水次布袍使体混人間石池滿對閒泉長定宝樹爭開蕊欲飯遲逅禪僧見趺坐世途遑竟倦躋扳

虎丘間泛与伯虎同賦　前人

名岩佳麗冠吳州永日逍遙榜綵舟菡萏含嬌呈水面薜蘿垂蔭衣人頭寂谷玄蟬藏影嘒長阿蒼狖領群遊翠幌金尊何限樂欣逢絕咏媿難酬

仲夏三十日奉陪孔農楊礼部丹陽都隱君召虎丘泛舟作詩一首　唐寅

朱明麗景扇炎州蘭棹桂楫遙娛遊逐蔭追飈暫容与回波轉藻若夷犹日承綺扇斂光發山入仙林洒

氣柔幸奉瑤塵論所願皓首期言伏此丘

遊虎丘和錢學士韻　　劉珏

仙人騎鶴下瀛洲短詩祠前作勝遊山閣高寒篆捲暮海天空閣雁來秋洞中棋馬消閒著石上詩囬吊古留觀水尋山雖可樂紫泥只恐召歸休

遊虎丘　　伊秉

舟行山在眼劍門山忽失去郭近七里攀磴窮百尺岩姿五明晦潭影宙深黑步倦松暫憩醉眠草堆席不逢鑄劍人批觀試劍石臺覆半空起雖大下方隔經声雜梵唄禪定悟空寂晉唐歷封多判白不世出

卷三十　九

閒劇因殊調登覽各有遠重來獨作期昕遊究能境了性未有因寓形何若從依此語忘歸于烏永終日

虎丘同王元勉韻　　前人

凌虚閣勢俯千門在野春光谷二分極目天長隨去鳥盡胸山近欲生雲豪華雖復矜門地啚志祇看載旧闔何幸与君成老大相從林下息塵緣

春尽虎丘　　蔡羽

日〻憂花謝閑門緑已稀煖舒雲外服静轉樹中梯泉香近丹井山空聞碧雞年〻春易去刊籍俯廻溪

春日虎丘

名山正与官城近遊女朝〻朝佛壇桃花隔竹飛紅雨游絲亭榭入雕闌金尊落日江南遠瓊井流香法水寛我欲著今經流歲晚生公明月遍人寒

夏日虎丘　　前人

新闢石閣紫芝香逢見松杉隠碧房竹裏鶯啼方日午山頭人坐吾泉凉傳來貝葉翻經古掃得苔花闌〻茗長直北數川當檻向晚來帆影轉微茫

秋日虎丘陪顧台州二首　　前人

石壁開青道烟霄結紫閣霜凝秋色秀人立曉闌虚屢藏雲边雁傳閒花外東台州才曠達客思亦蕭疎

卷三十　十

日落歌不已江南滿目烟霜危沙葉紫鳥映浦花鮮庭齒臨虚磴茶炉瓦冷泉生公月未起思借上方眠

觀郡守胡公所開虎丘新録　　顧璘

胡公絶代才宰物有精識剖符鎮全吳揮霍破餘力公庭寂無事惠化浹殊域虎丘古名阜標榜歷千億豈乏岩壑美、厥備尺公來登層巔四顧生壯色海岳氣蒼茫曠然吐胸臆剖垣發蒙翳芟穢出佳植洞庭七十峯歷、移坐側古人絶合幌神鬼雖秘嗇華構散青巘面勢各有得匪惟拓形勝實以表名德奇文搜精靈光映斗南北古篆岐螭蟠穹崖示深刻

栽成演心神丕变昭政式烽々千載名永以重吾国

遊虎丘二首　　前人

画舫殊篁雨渓門落木秋黄花仍對酒白髮兩登樓
古井泉香發荒池剣氣浮驅馳吾已嫩誰共老茲丘
故園初入望嘉客且同盟倚檻現秋稼吟詩對暁晴
浦寒鴻雁起天暝水雲横急管休催發悲歌正有情

陪鄭刑二戸部徐翰林遊虎丘　　胡緝宗

看山夏日長清茗坐山堂駟馬金閶彦霙箋玉署香
石閣泉自出虎伏剣空藏鼓棹随明月盈々物外卿

卷二十　十一

与客登虎丘　　前人

崇丘夏日凉竹石映空堂樓迴山俱集渓虚寺欲欹
蔵詞人奏大雅孺子歌滄浪無那南風送荷花棹遠
将

夜登虎丘

秉燭登虎丘八月星漢流牙璋迎萬戸皂蓋引諸侯
渓轉迴雲霧池虚動斗牛佛燈忽千點玄塔水中浮

陪王侍御登虎丘次韵二首

春花烟煖照山梯乳燕飛々自掠泥庭上月華枕繞
座池中剣氣欲冲霓三江鶴近招能集千嶺雲多望

不速腕馬行空風日煖翩々宝塔望天躋
清泉白日照呉門駐馬停杯日未曛塔影青圍江左
樹殿光紅映海東雲灵池窈々能留客明月娟々欲
侍君詩罷聞歌掃花座遷喬春鳥語初効

与客登虎丘望姑蘇臺悵然作

天上姑蘇繁虎丘迢々一水傍空流海雲盤鶴庭前
起紅樹圍山塔外浮宝剣空餘呉苑草荒臺犹是越
姬樓青天斗酒李白酔落日孤帆謝客游

再入虎丘

眺橘入虎丘又是一年秋海月盈々起江雲蝸々流

卷二十　十二

虎丘次韵

虎丘水竹繁二月風花冷帰去月凌渓姑蘇動高影

登虎丘千頃雲閣　　前人

秋日坐虎丘海霍盤孤影上有月一方下有雲千頃

与湯子重遊虎丘　　王寵

武陵不在遠人事故相違崔舫多君興鶯花日夕稀
翠憐平水樹紅指麗人衣江山与歌舞一見一魂飛

虎丘作　　前人

平楚江湖漏炎方霖雨繁排雲扳古磴倒景瀉飛軒
灵氣通丹穴天風弄緑幡清虚自無暑吾道貴丘樊

劍池　前人

伏檻觀奇竪輕身椅翠屏山虛雲裊々石關水冷々錯落金鳧影翱翔鐵鳳翎風胡去已久神劍泣精靈

酌陸羽泉　前人

曾甘惠麓水今酌虎丘泉石乳疑食玉茶經似草玄登臨悲代謝著作挽留傳挾醉下山閣千林落日懸

雪中遊虎丘　袁袠

瑞雪從空下名山入望來珠林猶玉樹寶地起瓊臺絮襍回風舞花迎淑氣開判漢滯幽賞日暮且徘徊

雨中遊虎丘　前人

卷二十　十三

愛春常恐盡冒雨亦來遊北郭搖蘭槳山塘近虎丘樹林攢寺容澗水襍花流日暮凴高閣千峯嵐氣浮

陪孟僉事望之登虎丘山　孫太初

侍舟倚暮色開醆對江清山迴朱甍出鐘鳴碧殿闌林花交野岸石髮動春雲落日狂歌客登臨興不群

偶遊虎丘二首　皇甫涍

迢遞開重閣游人在翠微石闌延暝色人烟樹列帶春暉卜築容長往安禪喜独歸白雲吾托暮茲地擬山扉

來遊每披豁春亂百城烟雪霽催帆席花深到谷泉雲霞通一徑鐘磬發諸天坐接山僧醉浮生孤自憐

登虎丘作　前人

每到丘中寺偏含思惘然登臨千古後容与一樽前鐘梵空烟度臺樓衆壑連惟于独往意面賞白雲天

首夏雨後登虎丘　前人

信此登臨美華林洞壑連藏陰霞收嶼亂暮雨入溪長象外浮吾好丘中宜坐忘藤崖遍幽磬歸徑雲蒼蒼

虎丘懷舊郡公胡中丞　前人

勝地名賢會風流在此山時來紫霞觴賞高詠翠微

卷二十　十四

間合舫烟霄下寒帷士女攀懷我羊叔子一往竟無還

○虎丘廣蒙元暨我国朝題咏甚多有山志在故不○錄

陽山　高啟

我登此山巔不知此山高但覺群山趨在下坐撫其頂問見曾又見太湖動我前洶湧三十萬頃烟波濤長風吹人度層障不用仙翁赤城杖峯迴秋嶺海鶴飛日出夜聽天雞唱中有一泉長不枯乃是蛟螭神物之所都老藤陰森洞府黑樹上不敢留棲鳥常年

禱雨車來此投金符灵祈風轉白日晦馬鬣一滴雷
二吳岩壑〻境多異撫予尋常不曾至探幽歷陰
未得歸忽聽鐘來澗西寺此時望青冥脱塵世情
白雲舟〻足下起如欲載我昇天行古來名賢總何
有唯有此山長不朽欲呼明月海上來照把長生一
杯酒浮丘醉枕胠洪崖笑開口天風吹落浩歌声地
上行人尽回首

前題 周南老

高出衆山上獨有秦餘杭雲烟度林麓青翠摩蒼穹
中有神龍湫以時司雨暘夫差昔夜遁于馬絶餱粮

三呼輙三應道窮愈倬偟公孫言可微山灵為徘傷

望陽山 王鏊

青谿欲尽轉逶迤卧對陽山每自移聞有高人何処
在白雲紅葉影離〻

○陽山一名秦餘杭山一名萬安在城西北三十里
○高八百五十餘丈逶迤二十餘里以其背陰面陽
○故曰陽亦云四飛以四面視之勢若飛動也大峯
○一十五而箕踞為絶頂（相傳秦皇射于此故其下有射瀆）戰国云
○越王以散卒三千禽夫差于干隧今萬安山有遂
○山即其地也

穹窿山 元 陳徵

綠水青山今再逢杜鵑花發雨初收猿声好在千章
木雲氣深藏萬丈棲麋鹿近人來古澗麒麟無主卧
荒丘吏情益把成羈紲西望太湖烟際頭

前題 黄漢卿

何處春山好物華穹窿山下古烟霞出林澗水作清
語上樹藤枝開紅紫花久住老僧如避世初來塵客
擲還家一尊醉倒東風裏更覓沙鍋敍雨茶

前題 楊基

昨日出遊今日還登臨未尽湖東山紫藤花落高樹
下翠羽鳥鳴深竹間泉濘峻石淨可掬磴倚絶壁危
難攀人生跬步即天險不獨瞿塘与劍閣

前題 吳寛

我聞吳中峙陽山高抵穹窿半壯哉拔地五千仞始
羨吳中有奇觀銅坑鄧尉仙屏展天平灵岩當几案
其閒法華与稚宜水遶横亘如長岸何人著山経宜
作吳山观但嫌地勢高山家每憂旱舟行半日青已
了却披濃雲忽遮斷水田路轉二三里依旧諸峯青
歷亂人云山頂百畝平合結茆庐倚霄漢龍門勝迹
違遊坐坐向船頭光飽看

遊穹窿山　王鏊

十年林下無羈絆吳水吳山飽探玩穹窿至近高且險欲至靡由躭與嘆喜聞地主有嘉招春服初成褉童冠画船載酒出胥口畧緯湖稍旋柂岸民淳地僻客至稀老少相扶出門看吳山種香徑尚存歲歲採香多伴我聞且欲登香山雨脚忽來行漸散明朝雨勢止復作世路陰晴那可算丈夫豈受人期勇往前行賴明斷籃輿前行那復辭迤邐青山開四畔前山雲接後山雲侶是仙靈蹤奇規嶔崎犖确路登登山腹盤迴轉危棧諸峯一望皆下風始信陽山總抵半買臣讀書臺曾是樵夫終佐漢丈夫出處會有時不計當年愚婦訕清泉一脉甘且寒肝肺塵埃浮湔浣山頭咫尺不得升甘被同行訊老懶茲行雖勝興未厭斜日歸途幾回盼回頭一笑謝地主他日重來殊未晏

晚入穹窿山　楊循吉

曲曲修途入徑深已嗟天晚暗生陰誰知絶上方回首衆谷日光方閃金

依一孫

穹窿山比陽山尤高五湖賦云穹窿紆曲蓋此山更峻而深形如叔股吳地志兩崙相連名曰銅崙越絶書為古赤松子取赤石脂處又神仙傳赤須子豐人秦穆公魚史也食柏實石脂絶穀後往吳山升仙去即此山也山高而頂平方廣可百畝中壘石為壇龕名周師菴半山有泉名法雨四時流不絶下注淮田山東崙下有磐石高廣丈許相傳朱買臣讀書其上後人號為讀書臺穹窿寺在焉其北有紫藤隖百丈泉海雲菴雨址有白馬寺

華山道中　范成大

過午厝陰來肯開堤寒村店竹翳灰蕭蕭林响棠梨戲晚恐陽山有雨來

花山　高啟

群山儼笠淨次第訖曾到茲峯最靈奇獨尤有遺懊故人挺時彥休沐偶得告林壑粉遠情招攜誓同造出郭縱竣輿入谷苐方蘇時當寒冬晨嵐霧忘披冒亂亂霜泉微卷卷風葉燥尋溪見人烟問嶺知佛號意行恐迷蹊遠托樵子導雲門不為關地僻夜無盗居僧作蛮音揖杖喜迎勞客來豈先知定有山鬼報方池開層巔旱歲貯深潦清暉蕩空明萬影鏡中倒兩韡削古屏風林無高縮翻龜巢宜列坐苔淨不用

掃淨杯逐流葉宛轉繞雅陝雪餘波更澄照鬟脫烏帽青蓮可服食傳記在仙詰松鳴古壇虛泉滴幽洞奧嵥峋岡頭石突起類爭暴𥨍懷融結初天巧亦多耗探深識後逕升陟戒前蹊谷蝘晚應飢淵馬寒不踩欲歸更留憇禪榻近茶灶詩歌叢桂葛琴奏猗蘭攘樂哉此嘉遊去浴似高蹈及春章重來芹藻廬可筆何須效羊公登峴發嗟悼世路獨殊馳有力漫如鼎富貴不可求盡亦從此好斯理蜀未宜山水解相徵微言倘或能勿為俗士道

天池　前人

灵峯可度難昔聞枕中書天池在其巔每出青芙蕖湛如玉女盆雲影含夕虛人靜時飲鹿水寒不生魚我來屬始春石髓硐霞紓澂、月出後冷、雪消餘再汎知神清一酌欣寰除何當逐流花遂造仙人居

陪臨川公遊天池　前人

騎馬尋幽處嶺逢老僧不識使君誰門開紅葉林閒寺泉浸青山石上池殘果已收猿食少枯松欲折寉巢危壁間不用題名字無限蒼苔沒旧碑

天池　周南老

泉流出山巔平地聚深洼昔聞父老言曾出青蓮花地灵可度難真隱宜仙家澄泓沁晴碧清沙明白沙山僧不好雅鑿佛臨水涯以金布屋石徒為兒女誇

板一株

紀遊天池　有序　吳寬

子與李世賢文宗儒諸公稱游西山晚至天池有老僧三人皆垂白髮數寸見客相視瞬眙其一人明卷造予家索詩自言不入城者二十餘年矣怜其意懇既為題二絕句復賦此以紀之

流石巉然鐵削成寺前仍有一泓清山深遊客來應蝸林容居僧見老鶯瘦骨能支猿鶴老長顧不剃雪霜明時詩何用真堪惜二十餘年復入城

遊天池和仲山韻　王鏊

小輿詰曲穿雲峯愛此龍從萬石林迴溪倒挂松樹老絕峰半染蓮花深尋幽偶值此日暇訪古正惬平生心天池小立戒歸去夜來風雨聞龍吟

遊天池山　沈周

佛國有池峯頂見樓臺倒影入汪、源通東海石中發氣接銀河天上分抱子龍君吟夜雨洗頭玉女動春雲詩腸一溼便歸去過嶺微鐘西日曛

天池　皇甫涍

何處東林寺尋鐘石徑幽雲藏春竹暗路入晚山稠

含碉峦烟下澄泓空翠浮塵纓愧鷗鳥一為洗心留

登天池贈毛中丞　胡纘宗

龍翔鳳舞石縈廻山仄池平雲去來閶闔天空萬笏
出洞庭日煖千蓮開花峯影隨門前水玉殿光來寺
後臺一曲昇丘留百代兩朝紫詰燭三台

天池　王寳甫

蔵在山間更不流倒涵空象只如秋碧蓮花朵開時
即誰化仙人去遠游

天池　王璉

清池容山坳止水玻璃淨雲衣汎晴漣天影涵空鏡

龍歸海氣寒鳥度烟光暝銀漢此雲通仙槎去非迥

石屋　前人

鑿石梵圃巷結構因岩谷危梁琢堅珉溼楚栽寒玉
梵相終無壞明燈自相續掘斷青山根白雲常在屋

石鼓　前人

石鼓從何來宛似岐陽璞具扣若天成由來匪人鑿
雨蘚上重輪天花蔭頑廓定出時有声逢逢殷山角

石鼓　王寳

那似岐陽有篆銘雨淋青處土花生山靈休遣音声
起零落吳儂厭見兵

由南峯入天池　楊循吉

入谷也須緣磵道來高忽又度南岑參差石勢雲行
細鮮箕稗樹闕鉤深春日綺羅徧映水江南櫻笋自
成林十年不到天池寺南北峯頭背遠尋

支硎山放鶴亭　范成大

石闕門外古亭基樹老藤枯野徑微放鶴道人今不
見故應人与鶴俱飛

馬跡石

涔馬凌空赤快哉龍腰鶴背護緋徊遊人欲識仙踪
處白鹿蒼崖白鶴來

支硎山中　楊循吉

仲春好風日命侶共來遊泉漬雪花冷鳥含雲語柔
雄峯蔵僻院平野入高樓總為尋山主何妨此獨留

登支硎山樓　徐禎卿

谷寺憐幽寂茲樓表麗觀烟雲連壑動竹樹入門寒
獨往迷前徑況高遊所歡時聞有清磬送出暮雲端

遊支硎諸山回漫興　吳一鵬

好山是処一登臨醉裏詩成醒後吟婚嫁尚多兒女
債利名無復市朝心江鱸入饌秋方淺庭鶴隨行歲
已深遊衍日長筋力倦憩時眠就碧桐陰

支硎山　　王寵

支硎特峻秀平地神芙容面面開霞錦層層折劍峰
白鷴巢野竹蒼鼠戲長松遶慬通林薄低頭礼數峯

寒泉　　高啟

遠落叢峯間平流磬石上月照欲成漣風吹不生浪
声画寒葉下色映秋苔漲野客照羸顏曾來倚笻杖

同前　　周南老

道周有磬石如砥平而廣山泉流石上清泚搖西奧
滔滔漱甘寒湛湛瀉　响支公留馬跡于焉稅歸鞅
山以支硎名宜取磬石像高遠清且　泉能魅懷想

卷二十　二三

放鶴亭　　王甯

生身高潔自仙材可使樊籠裹面來人在夕陽闌畔
望肯從塵外再飛來

南峯　　王鏊

石罅中間度板輿南峯來叩故人居（君謙嘗居此）高齋閑
閑松雲外絕棧危分鳥道餘豈謂山僧成泄柳却疑
野老是長沮明朝地主如相問但看芭蕉葉上書

赴南峯舟中　　楊循吉

四月園林梅子肥遥遥蘭槳弄晴暉抱愁自適尋山
興避俗聊穿高士衣野水鏡空雲倒入晴嵐翠重鳥
迷歸岩房之地將千仞到此應知不用机

南峯　　蔡羽

支硎岩石秀偏饒笮遯人王闕授輿險舟梯折膝頻
琅玕声積珮苔蘚蜿蜒城郭已新夏岩花猶帶春

送楊儀部入南峯　　前人

解組能輕世尋山為著書岩房旧卜築霞翳日虛徐
佳麗望殊遠高明興自疎無心伴禪寂但仰子雲居

南峯　　王寵

四月鶯花去重遊似送春磴危青靄濕卸露綠苗勻
表石天為闕凌霄地阻塵秋毫臨萬象高處太傷神

卷二十　二四

尋支山作　　皇甫涍

不盡春山路隨人溪水幽石門在烟外蘿徑登雲丘
谷口塵清磬我心聞白鷗支公燕坐處日暮寒泉流

中峯南峯展眺　　前人

松色引天路禪門幽靄重層巒鎖一室寵寵迴双峯
岩溜亂游語溪花澄遠容每欽支許輩而悵雲泉蹤
悟賞復蘿月坐聞南林鐘

南峯往北峯　　王寵

南北峯相值中嵌萬石林諸天飛客翠衆壑異晴陰
竟日烟霞拂長風虎豹吟此身飛鳥外散落步虛吟

觀音山　白居易

好是清涼地都無繫絆身晚晴宜夜野寺秋景屬閑
人淨石堪數坐寒泉可濯巾自慚衰鬢上猶帶郡庭
塵

遊南峯寺　葉夢得

泮國鍾下流有山獨西南標奇錯明眼風昔多窮探
腹背眩金碧鍾魚半精藍丈郎放雀地妙解無餘談
高木氣未炎綠陰正清酣我嬾倦登陟茲行喜猶堪
幽尋雖云初佳處默已諳久欲謝塵滓往同彌勒龕
平生術九〻晚識前三〻才也寔可人窮年玩烟嵐

卷二十　二五

胸中有定水方境苞包含嚴霜掃稍紫老餘餘披楯
嗽蕨要自佳食茶〻云甘坐斷方丈室天花雨毿〻
笑我窘世網何如老眼蚕我今已解縛真理早自耽
但恐愛山意多求尚成貪頭借待月嶺重開頭石菴
偃松久傲兀碧琳故澄涵言尋竟菴路更欲從徧參

拟一格

○支硎山在陰池山東北以晉支遁嘗居此而山
○多平石故名（按陸廣微吳地記支硎山又名吳都賦亦云古待圖支硎一名報恩）
○（山以昔有報恩寺也）山有石室寒泉遁詩云石室可蔽身
○寒泉濯温手相傳遁冬居石室是隱別峯也泉
○上刻紫岩居士虞廷臣書寒泉二字徑丈又有
○放亭雀馬跡石以遁得名山有南峯寺及中峯
○北峯二院北峯宣德間移于雞窠嶺中峯在寒
○泉上又名楞伽院南峯一名天峯即唐支山院
○也有碧琳泉待月嶺南池新泉馬坡（本名放馬坡云馬）
○（寒泉者按也）坡南有石門乃三巨石直上千霄而連
○危峯東臨絕壑中枕棧泉然又有平頭峯在寺
○門之下東址有觀音寺故又云觀音山

高景山泉亭　范成大

峯頭揮手笑紅塵天入双眸洗翳昏萬里西風熟抗
指白雲堆裏著黃雲

卷二十　二六

自天平嶺過高景菴　前人

卓筆峯前樹作團天平嶺上石城闉綠陰匝地無人
過落日秋蟬滿四山

高景山夜歸　前人

伊軋籃輿露草間夜涼月晴走孱顏忽逢陂水明如
鏡照見沉〻倒影山

高景菴讀舊題有感　前人

筆苔風雨舊詩留十七年前異未秋岩桂拂雲篁竹
拱樹猶如此一搔頭

過高景山拜謁魏宦山遺像　吳一鵬

抬一格

巍然祠墓尚高峯時有雲仍爲捧松俎豆正隆唐祀
典衣冠無愧漢儒宗空山夜静枕閣憾樹年深已化清
龍仰止丰神生恨晚九原安得起相從
◎高景山在定山牟山北三里自天平來漫衍數
里至此而至趙絶作高頸山其西麓對花覺林
○崖谷盤拱處曰金盆鳴宋鶴山魏公墓在焉其
○南爲料僊嶺

五鳴巾—飛泉鳴　高啟

山空响更遠雨過流運急餘沫洒迴風一林紅樹濕

修竹鳴

色映溪流、秋雲在夕陰無限楚山老鶴鳴風滿林

丹霞塢

遥聞丹霞塢中有飡霞者絳綵發朝、還同赤城下

白雲塢

雲開見山家雲合失山路聞語知有人欲尋已迷誤

芳桂塢

欲板淮南樹人去山寂寞娟、凉風生疎花月中落

飛泉鳴　周南老

層崖瀉流瀑泓渟貯寒冽柔風曳銀練散滿霏玉屑
飛珮声玎玲揚霓影歘到澗底咽春氷松梢墮暗雪
相看挹清洒時能漱甘潔陰生來夏寒泠然滌煩熱

修竹鳴

陰森如渭川王澗寒碧鮮林深積重翠風過鳴繁絃
勁色凌霜露高標拂雲烟愛此抱節君不受相拘牽
終日淡凝佇瀟洒壺中天再咏淇澳詩清景能留連

丹霞塢

拄杖揖初暘丹輝繁紆麗朱烟炫玄峯絳津澄曉霧
飄、紫霓拄崖義錦綫皆照映靈穴閟翳蒼青林際
九苞鸞鳳文五采麒麟屬綴華胡可淪逸蹤久忘世

白雲鳴

谷深多白雲盤礴西山西触石起青嶂垂天畏蒼溪
芳林靄朝潤叢竹合晚凄擘絮紫秋綠帶日横晴霓
態、親含望冉、君穴插白衣忽蒼狗變化胡可齊

芳桂鳴

林鴻藏幽芳叢桂鬱蒼玉于落明中月香生流澗曲
風前墮家金雨餘明淨綠伍以谷蘭幽愧被桃李俗
中有道人居清名紀仙籙爲花歌古香對酒不忍觸

自横山歸洞庭　王鏊

漢、輕風不滿帆小船載酒舳艫銜陶朱事業今安
在皮陸才情兩不凡白鳥斜飛鸞鼓吹青山倒影動

卷二十　六

低一格

松杉卻恰范老江湖上猶自憂飢與畏譏

橫山在姑蘇山東隋書十道志云山四面皆橫故名又名踞湖以山臨太湖若箕踞也錢氏葬忠獻王元璙于此建寺其趾曰薦福因又称薦福山山有五塢故又名五塢山後人又以堪輿家言称九龍塢山中旧有米拉陸雲公顧野王墓續圖經云此山鎮郡西南臨湖控越實吳時要地隋迁郡于橫山亦以是為屏蔽云

光峯　戴良

已從鋤泉游復向光峯去光峯遊何所塵俗不知處

卷二十

光峯觀朝雨　袁袠

披拂強進尋疲痛窘凌遠息喘倚莫松濟勝犯零露積石擁石溪飛嵐護迷樹仰觀天宇垂俯眺河流注石湖尚爭瀾洞庭但烟霧遊于多悲懷觸景增遠慕微達既深泊流年復遲暮半生僅一來百齡能幾度回駕悵難諦又復首前路

山中多幽事幽事殊可悅飛雨雖以暮朝光互明滅岑林嵐氣昏察徑撫衆絶移吾慕佳遊茲山亦寂滅茂澗水當階鳴岡巒依戶列客欲謝所牽冀與智者悅

低一格

光峯山十二咏　前人

半峯亭

連峯翠岧嶤孤亭半峯上山下雲起時翻向平高望

清暉軒

樹杪見風帆正對南湖水山月流清暉來照軒窗裏

碧玉沼

冷冷碧玉沼青萍鏑水面風吹萍葉開水底魚皆見

觀音岩

複磴轉危岩寂寥古龍象空林人跡稀但聞清磬響

白龍洞

卷二十

陰洞山之阿嵌石勢崔嵬疑蟄龍起雲霧閑深里

多景岩

虛樓無間暇日與賓心遇雖廬山中人解識山中趣

宝雲井

古甃泛寒泉汲于時時汲迎晨入翠微嵐氣浸衣溼

偃盖松

高松若車蓋偃蹇北山隈不蒙匠石顧誰識明堂材

鐵檜

雁檜蔽浮雲繚繞人天外風鈴鳴四檐獨往聞幽籟

妙高峯

遶遍群峯首猶攲與何已曠然心自開盡此丘壑美

東齋

楓葉紛、落荒徑無人掃萬今杳虛寂關門閑秋草

西隱

朝坐東齋幽夕宿西齋靜咖唄對佛燈沉、清夜永

尭峯十二咏同前　王寵

早峯亭

孤亭倚翠微青、四山抱期与鹿皮翁石上餐瑤草

清暉軒

康樂恋清暉徘徊碧霞裏而我愛名山學道終矣已

碧玉沼

山中百道瀏噴薄落金池倒見芙蓉碧洋、堪療飢

觀音岩

扳岩采石髓餌礜訪金仙祭、香花滿袖疑兜率天

白龍洞

白龍卧岩洞霧雨長冥、或化白衣老室山來听經

多景岩

群峯翔龍鳳效奇多景岩道人勞應接長日倚松杉

宝雲井

月照前山寒夜半吸深井鏘然古銅瓶尽拔千尋綆

偃盖松

蒼松偃岩茖屈曲如盤龍有時風雨來天上聞笙鏞

鐵檜

鐵檜翔雲表飛從海上來玲瓏七宝碎面、毫光開

妙高峯

獨立峯之巔群山伏在下遨遊青天中雲構為我駕

東齋

旭日散高齋離、檀越影焚香對宝冊古院蒼苔靜

西隱

結菴西岩中落日丹霞爛群閣竹夕陰紫翠交凌亂

再遊上方　范成大

僧共老花俱在客將春雁同回范叔一寒如此刘郎

前度曾來

早春遊南山　楊循吉

游思經營兩日前過暝深畏雨邊天啟明下地覲張

吳陽宿抱蹈猶買船寒景望來欣已動佳朋接到冗

俱攜双櫂疾檣青皮裂四柱明窓碧漢壞負北入橋

村已僻投南渡陌路微偏民行梅柳將春始吐氣含

虫浮暖翻浅浪剌篙蓬濺水湿薪炊黍杞紫烟摩空

宝塔超雲立中擁地蝶峯走馬連茶磨高存玉罐大石

湖晴動鏡光圍光朝錫翰亭犹護古相営居宅已迁
竹轎候人喧守岸農黎覌客静依阡僧房臨港舟堪
抵佛閣依岩石共肩豆定不離墻下笋杯藜原乾凋
中泉梵書在手因桃諸道榻逢餽即借眠却顧城闉
須送棹欲辞賓客獨泰禅林杳自幻閑心事身世從
来是業縁又逐潟風帰市郭各扶殘酔別溪促還家
秉燭吟詩句境物関心尚歴然

陪郡守林公遊山二首　前　人

緑瘦南山正杪秋嘉招欣奉祢程游烟閑湖水臨飛
観樹簇松陵見遠洲近壊風光堪酔杜環滁林埜已々

卷二十　三二

名歐使君仁政何従見老稚欣〻擁道周
络繹嘍〻鳴草間漸看水綫起東山寒旻下露沾衣
湿野燎燃松照地丹蔥帳空兮方自笑峴臺登後更
誰扳穆生来必堪倢孔又猶仙舟酔醒還

上方　姚廣孝

蓬宫據山杪嵓亳去天咫风香花雨新僧在白雲裡
幽沉樹樂静蕭散烟中起人登石路迷依〻緑澗水

遊上方和錢學士韵　皇甫信

酒边竹樹晴犹湿湖上杉林晚更明独立岩赤傷往
事護磨臺石記來名微〻遠水函雲影落〻長松隠

烏声一嘯空林下山去小窓風月夢䰟清

上方　前　人

載詩携酒到山中丹〻楓林落葉紅斜倚石岩思旧
跡数声啼鳥隔林来

同彭宣之上方雨澗流觴　蔡　羽

峭壁連峯開碧壇遊人于此解衣寛千松架日岩房
秀百道飛泉午殿寒香土不消如意遣炎天還有白
蓮看要衣忠遠汎觴屡直枕藤蘿好応歓

題上方望湖亭碑　楊循吉

湖山閑妙境當暑更多風萬頃涵亭下幾帆馳鏡中

卷二十　三三

中濃年山逼我極目烏横空獨酌無人伴誦翻聊自
紅

○○与王雅约雇吉文壽承休承表補之永之六
○○暨上方山玩月　顧　璘

幽懷恰清夜與言陟穹窿寒景自撩慓况茲山礀中
明月出海嶠浮雲浄遥空二八輪正満桂影虚玲瓏
迩河漢近人濕衣袂多烈風俯窺震澤外一氣涵鴻
濛覧空意倘恍酒酣與弥雄浩歌楞伽岩響振馮夷
宫山川閲今昔代謝焉可窮今茲欢樂趣往者誰復
同吴越且黄土安問閭朱公不如林埜間偃仰息微

髣神超形無聞遁合契有終彷佛絕塵境高舉凌烟
虹

暮雨登上方　前人

暮踏孤峯雨蒼茫下界分平湖鋪大野高閣挂行雲
霜氣明楓葉天寒叫雁群擬投僧舍宿清梵夜堪聞

登上方

上方塔廟倚孱顏千尺懸崖手自攀村〻黃葉寺連
寺處〻白雲山外山車馬趨城塵泱漭烟霞鋪地錦
斕斑東南勝槩秋如畫勝淂山翁倒載還

上方月夜与段子〻年一　王寵

棄世吾慕嚴薄遊君類邴曾心歆笑同烟驚肅塵屏
游術倦平摹遐思集秋窮韻陽隱半規纖御曜圓景
稍〻林靄交沉〻谷神靜仰扳星七襄俯矣波千頃
歌翻雲外音舞動天中影野曠霧鳴皜露下棲雀驚
警君參已恆參吟嘯復孤永疑從灵囿游燕此華胥
境若杖已堪折雲裝尔酒整遺彼矜喪情消搖任所
秉

月夜登上方絕頂四首　前人

五湖湯〻青蓮削出千丈舞空中構宝殿珠光相蕩射
明月海上來照見半山赤千秋似球動鳥獸夜辟易

飛馳入中天萬里掃空舞碧吳越何范〻俯視一氣
白身列星辰間絕頂布璣席舉杯酌銀河悞觸支机
石回首招王喬吾亦成羽翮

三

吳山直斗斗豈亞吾五岳奇飛梯入青天虎視東南
御海水涌吾旁太湖化為池波光萬宝月萬頃堆琉
璃魚龍百處現吞吐珠陸離欷嘯生雄風草木四山
披腰佩緊落圓手掣出尤旗遨遊五城上極宴不知
疲

大道無垢視人世如蟻氛沴然馭風行天路非阡街
望舒稍西傾東海已吐日山川兩照耀金波中萬滴
仙人夜遊行岩坐汎宝琵吐故含晨霞來露米芝朮
嗟〻金庭山中有煉藥室却笑向子平寧猶婚嫁畢

四

乾坤一寧銀海萬境群動歇狂發王子猷疑是山陰
雪披襟當雄風灑後覺身熱山精忽夜嘯谷響屋竹
裂惝怳非人問身世如隙絕結來昇天行星斗為珮
玦倒窺山河影嵯峨鏡中列始知飛仙人五岳視丘
垤紫霧何濛〻入口皆玉屑幾時丹砂成白日翔鸞

節

上方觀月出歌　前人

南州溽暑醉不醒思卧倒景窺蒼滄溟蔦裙兩暨跨
白鹿直上東山行翠屏翠屏迢迢幾百尺一幅平湖
月東出驪龍弄珠吐復吞横抹萬里玄雲忽劃然一
躍忽千仞青天掃蕩縣金盆岩鳴谷應海水湧星河
射人森欲動翠旗金支交盪摩貝闕銀宮光洞洞茫
茫塵世愁我心便欲挽却蝸蟬形蓬萊方丈在何許
驂鸞馭鶴多仙靈四筵賓客為起舞積衛將善漁陽
鼓人生反覆何足憑龍或為蛇鼠變虎清風明月鎮
常在山川似与人相待勸君滿飲吸金波何擬月落
奈君何

望湖亭　前人

宝塔孤撑日華亭迥尉山禹功健震澤吳服擒荊蠻
今古悲歡裏乾坤落照間雄風萬處急莫放酒杯閑

抬一格

陪大中丞金陵顧公玩月上方山　袁袠

詰旦趍廣渡晉纂陟崇岡川原氣候改林麓鬱蒼蒼
陰霞冠陽阿密徑阻修梁撫衆歸以絕游豫樂未央
翫往嘉遯侍遥謡叢桂韋霜楓酾丹臒秋色紛難詳

飛月出層霄法露沾衣裳列筵面澄湖肆眺臨遐荒
不醉諒無歸迴風騰羽觴令德暢徽音示我以周行
悅賢兪飢渴覩止承寵光各勉日新志豈弟神所康

八月十四夜待月上方　前人

憑高臨宝地選勝陟丹丘海湧金輪出風驅綠霧收
素娥眛鏡照神女弄珠游彷彿登縹嶺笙簫滿十洲

春日上方　皇甫涍

芳野尋幽勝春山度翠微泉風溪篠亂搖日谷泉飛
洞壑流塵翳烟波靜落暉不聞孫子嘯空望白雲歸

春日侍諸父宴上方八韻　前人

一往鷲蓮場今来躭竹林歸閒偶春服觀賞在雲岑
負杖將美適澄湖試共臨端倪逢莫辨巘崿會相尋
薜荔連窕暗桃花隔岸深鳥飛殘雨霽鍾散晚霞陰
信愜尊中趣聊成谷口吟因書謝當路丘壑本于心

上方流雲亭　前人

翠微亭榭倚湖光修竹園閣隱上方㧞坐白雲誰与
晤遺心飛鳥共滄浪

冬暮上方書事　前人

湖岸稍澄霽踏岑達暮輝漾舟露汀曲幽意生翠微
天路望逾邈松門期獨歸鍾声白雲盡樵采寒山稀

烟景自多適年華那遽非
上方晚興　　前　人
清溪轉幽梓晚与名山期石几雲依隱岩窓竹礙疑
晴開花雨隙林静鳥鳴時莫問金門客淹留方在兹
重遊上方　　前　人
西津不假問溪路到雲林一徑緑花入疎鐘隔嶺深
頻來增往慨惜去戀餘陰陰迫過春蘿月空遺遊子
心
観音岩　　陳一基
補陀原是海中山誰遣移來此地安岩下碧潭常浸
月雲根瑶草不知寒波涵南国秋千頃景等西山日
半竿為問此行詩幾首一時收拾与人看
観音岩訪楚石和尚　　袁　袠
聞有高僧住翠微雨中來訪白雲扉空山落葉無人
跡但聽泉声百道飛
楞伽山一名上方山在吳山東北其捎有浮圖
五通廟其下東南麓有丁家山唐人丁公著父
喪負土作冢故名北為宝積山宝積寺在焉其
北為吳王邪臺東北為茶磨屿以其三面臨水
故云屿俗云云磨盤山東北麓為補陀岩〻前
深峻石池陡絶石梁跨其上兩崖鋅立蘿〻木交
映特為奇勝
登宝華諸山　　袁　袠
夙有登臨興春游慨賞心山盤数嶺尽寺轉萬松深
樹古同僧臘泉多穠梵音仙津何處問即此可投簪
三月十三日晚霽与日宣佩上人循吳山麓
徐行看杏花作　　王　寵
漠〻春陰睡思慵吳來扶策逈前峯日斜更倚風篁
磴試望誰家花正穠
宿雨初收雨晚霞江烟淡〻蕩篔涉山家翠壁圍春
色野客敲門看杏花
家叔携酒横塘餞別晚登吳山　　皇甫涍
香刹隱岩曲烟蘿〻径懸那堪風景處共此別離筵
度嶺雲木異浮空島屿連花穠三月酒春漫五湖天
勝托丘中好詩裁塘上篇終期謝塵鞅歸賞竹林泉
前
宝華吳山俱在楞伽山之西南
白石山　　王　賓
山前民有顧元新來与南朝抵北人戰敗不降兵数

百一壽按在太湖甫
低一格
○白石山在許墅北越絶書云故為吾女山春中
○君初封吳更今名宋末顧五二山前民家子為
○宋起兵拒朔方軍結壘望亭偽設漢上
○○自横塘過黃山 吳寛
低一格
○范詩云東風已緑南溪水更柰溪南萬柳
徐
溪南萬柳樣氏湾先朧䅍年抵慕还遥望松楸常洒
泛石湖詩裏過黃山
黃山 皇甫涍
卷二十 里
茲山亦幽勝横亘西南天一徑聊步趾諸峯亿眼前
湖波浩無際雲日爭相鮮霞宿聚青色松風清㴱泉
芳菲亂空翠歷遊涉春烟迥瞰塔寺古下窺樓堞妍
近尋修選討投踪期些年未事登名岳依然愜已宜
低一格
○黃山在茶磨山北四里胥塘之北諸峯高下相
○連俗称筆格山隋志載王世充破刘元進坑其
○衆于黃亭澗疑即此山其西山之丰有二石洞
○深可三四丈俗名虎洞
登獅山 徐有貞
麦黃天氣爽如秋柔與聊為岝㟧遊香徑踏花來洞
口小舟送酒過溪頭横塘樹色連龍隝菽苑烟光接
虎丘絶勝竹林觴咏處即今誰數晉風流
低一格
○岝㟧山在金山東俗称獅子山以形名一名鶴
○阜又名笨雄吳地記云王僚葬此山傍有思益
寺
和伯氏遊何山懐二何之作 皇甫涍
灵山微往绩居士葬何年哀埜蒼烟断空林落日懸
禪関二隠地花落五雲天共悲千古凄凉夜鶴旋
又
生時同隠椿埋玉復兹峦野寺春常寂泉臺月共寒
卷二十 里
法筵疑雨散苗塚好花殘不賽青山暮悠悠遲夕濡
低一格
○何山在獅山北一里其地旧名宿邑墟故山名
二鶴阜因梁隠士何求何點葬此改今名其墟有
○資福寺花志以岝㟧山為宜阜山已上四山与諸山不相連
○○香山 范成大
採香徑裏木蘭舟嚼蕊吹芳爛熳遊落日青山都好
在桑問蕎麦滿芳洲
低一格
○香山与穹窿連屬南趾近太湖為吾口吳地記
○云吳王種香于此遣美人采之故其下有采香
○徑

光福山遊記　吳寬

成化十四年五月光福徐翁用莊邀予為西山之遊
予諾之然不忍獨游也則為書招史明古乙酉明古
來自吳江丙戌發舟胥門西過橫塘由木瀆斜橋折
而北行經靈岩讀宋韓蘄王墓碑前望穹窿曉乃至
光福首過徐氏用莊喜客至見其子玭其孫天賜更
名其里隱士徐孟祥同導予步虎山橋、南登禮勝亭
還飲其家夜宿來青堂丁亥緣玉遮入蔡山謁武功
墓循北麓觀眠松遂從下崦入銅坑還泊虎山橋戊
午遊鄧尉山飲七寶泉入玄墓寺憩奉慈庵登歐岡
而還己已過海雲院觀連理山茶謁虞道園百丈泉
道墨已乃別去晡時至胥門明古還吳江予入城是
遊也歷四日舟行六十里輿行四十里得詩三十
首悉錄歸用莊俾山中故事

龜峯勝槩記　朱存理

吳有光福山者一名龜山距縣西南七十餘里相傳
梁九真太守顧氏之家山又傳為野王宅山有寺後
據岡阜前臨林墅古殿修廊環抱林木蔚為古叢林
也中有銅觀音像水旱祈禱屢有靈應載諸名人碑
刻并見朱樂圃圖經續記可攷殿右有方丈肆間寘
唐進士顧在鎔詩刻後有墨沼亦云野王物沼水墨
色如出染渠中蓋其遺跡歟方丈西從石磴而上有
浮屠七級聳出一峯之上即所謂龜峯也今年夏予
來避暑山中登其絕頂迴望天平靈岩諸山如在几
席雖吾目短不能遠眺是日也風清雨霽斂日生涼
而能豁然一瞬于軒檻之外波光鏡爭雲帆風鳥渺
在天際洞庭東西兩峯涌出太湖之心若青螺然殆
不可摸擬其形似也寺建梁蕭梁時日就傾圮寺僧普
照首發私願寺勸修復崇臺層宇煥然如新予方修
郡志成凡山川寺院志但紀載匡鑄野刻又崇修錄
蓋吾好游之心老而猶在普照請言龜峯雖多奇勝
而未有記之者長者光臨必有以發吾山中靈秀之
秘焉宇靈秀之秘必得磊落瑰奇之士標品纂述然
後能發露于世顧氏豈其人哉竊幸一覽其勝自不
能已于有言矧普照之請甚勤姑書是為記正德戊
辰六月既望

光福山　吳寬

昔年曾學登山法縱步不憂山石滑舍輿徑上鳳頭
岡趁此深風當晚發遠山朝士抱牙笏近山美人盤
髮髻我身如在巨海中青浪低昂出復沒山下人家

起市廛家〻炊烟起曲突梅林屋宇遥復見一似野
鳥巣木末山僧見山如芋閒番恠群山近排闥偶兇
高閣發長咲〻我胡為踞石缽夕陽滿目波洋〻西
望平湖更空濶水吴為我報水仙掬役清冷供酒渴
吴人非不好登山一宿山中便愁絶扁舟連夜泊湖
口舟子長篙未䆠刺嬾游已矣斯人眩狂游不學前
輩達若耶雲門在于越何必青鞋共布襪

長山　楊基

隨意扶笻入遠林紫藤花落徑苔生山中莫道無音
樂一片鶯声在綠陰

庵〻峯〇亳峯在鄧尉山東北光福寺在焉又有長山亦
〇附屬鄧尉山

〇〇遊西山記　杜瓊

郡城之西多名山〻之隱士曰徐拙翁年踰八十孫
健不衰間來城中与予相好殊甚其外孫鄭懷敬表
姪祖用和交予亦然而華赤諜東宗廣徐元吉輩又
予旧識也而未能一造其第于心恒缺然乃正統庚
申九月八日得附戒軒王夢熊之舟与湯玊善共載
是日早發閶門繞城濠而南抵胥門橋折而西行經
横塘由債川餇午于舟中目覽群山与二子適平生

不報至善又能淪佳茗飲予既至光福登岸日未夕
夢熊引予首謁徐元吉次謁顧孟洪次詣㕥友徐可
勤宅其子曰立美丰儀以父執事予謹甚予且恰且
喜既又識徐孟祥孟祥有奇才吾儕當避路者夢熊
歸家玊善亦有事夢熊令其倩張俟導予由光福山
後步一里許有人烟處曰於里過此不遠則有洗心
亭可憩又緩步二里許有喬木高恒俟曰此宗廣之
居扣其光僕云主遠出俄宗廣歸乃大呼而入以表
予為慶具饌晚酌追叙同門好論及卅年前事歷〻
如指掌宗廣性剛正鄉人酷信謀祀宗廣酷愛之是

夕余少飲惟伏遊數觥至夜分就寢明日天未明拙
翁已至宗廣出轎二乘与翁同肆去天色將雨山林
皆在烟林中心殊不樂翁指示曰此即新豐山祖氏
居也此即萬安山吾之居也途不遠矣既抵用和而
天色開霽用和出迓予未还余入其外門〻徑瀟洒
与宗廣之居不類信一室黝堊其中尤可愛右辟有
夢熊竹予乃寫松于左以相之并詩如上用和歸而
喜躍余戲謂曰沆若粉素矣揮洒未竟而饌出肴核
鮮潔与城府販鬻者殊飲畢与翁登轎小徑從畝缷
中行時禾稻將收黃雲萬頃田野𧦅攜觝遺者絡繹

男子在田童子騎牛出小兒釣于水際桑柘茅茨閒一老嫗黃髮而瞽者以手摩一婦人肩背墻〻無語笑真樂土也畝畝之徑將盡循山之趾入松檜中松檜既盡轉而復然行未遠則篤安山矣尻屋翼然倚山而構喬松大榆列布門徑下轎而入高門相向啟翁曰此鄭氏居也懷敏已出矣乃拜翁于堂既覩其家庙之嚴潔子姓之淳謹其子亦白首矣茗飲罷出所藏圖書以歷覽之覽畢引入小軒有春官黃養正書樂善之額并有謝葵丘王司訓先生題志欣寔牖則山嵐厭磨斜光退之逈非人間世也寔下有石舟

舟可貯水浸崑山石其中石山有檜長二尺許本如拇指大翁云已三十年矣其具與用和之具不少異而家釀醇醲則過之翁舉酒飲予．不能引滿用和与侯皆不敢辭酒酣翁与予過山麓覩其壽藏予求別翁曰九日不可不登高翁先予而上振策攝衣作矍鑠之狀既至嶺倚策而立不勝其喘息矣西望具區波濤皆黃白色天光湛碧山色深青五帆之艭若一葉小舉目之頃其趣無窮嶺上之松激風薄之韻如笙竽琴瑟然用和俾予佇聽曰此天籟也其造化自然之妙乎翁舉杖指極嶺曰吾復能登是矣

予笑而不言既下嶺入小菴屋宇因山高下為之壘石為臺編竹為扃菴有二僧其老者年可七十餘白頬黎面齒半脫落猶能誦經偈邀坐啜茶出復登轎謁彥謀彥謀司征在公其少子某迎留夜宿于婦與不可過其則大張筵于堂作樂以侑食予酣且飽將享其多儀而已既辭与翁別用和欲從予〻止之某欲以騎送予以不善御辭遂復命轎侯乘馬〻騰躍侯不能控遂馳而先予則緩其去不二三里復循昨暮之途細覽群峯之勝時斜日在山〻色青紫光福塔廟倚山而峙山乃南憾皇山之支人言鍅山如龜

形曳尾于後〻有虎山橋〻極壯麗皆礲菴山之石為橋月形三洞其下橋之北有周上有岳神祠殿宇与寺相照金碧相輝飛而寺之前後民居鱗鱗次其景之勝非圖画之可窺將至寺所侯已候予久矣入寺中夢燕至善来會同觀碩野王墨池〻水尚黑色主僧本明具蔬飯客畢設榻于方丈之西序予欲留詩寺中值其夜誦不已竟不能成而寐明日五刻則又聞扣鍾考鼓而誦蓋寺僧祝釐之常規也世云山寺日高僧未起何不然耶辭僧早還侯復相送悲〻不已侯青年嗜學沐其外舅之化從予執弟子礼無

少懈良可嘉也既而仍与二子還由金塘謁閣新周
先生扣性理之學重開茅塞而逐夢艇謂予曰古人
山行皆有記述于盡記之予惟是行也既仲根抱之
勤且識幽隱之趣而不古探譜吾聞見登高望遠擴
吾心胷至若高年有德之可尊後進有才之可畏野
無警惕呻吟之虞而有豊年太平之樂非惟有樂于
吾心而已誠不可以無志非敢比擬于作者

吳郡文粹續集卷第二十一

長洲錢穀集

山水

遊郡西諸山記

都穆

弘治己酉秋九月甲戌予與客汎舟將適遊吳郡西
諸山客曰虎丘之勝甲吳下且吾邇闔閭葬之白虎
丘姑予語焉亭午至山下觀憨憨泉泉為人捉虎磔
塞之行汲不食從石磴上東山廟即短簿祠中鹿然標以
上偶有老僧方闕坐穴中与語頗可聽下東山北
行登千人石嘗有古木根出如蟠虬一本而兩榦若
三駐清遠道士放鶴礀澗雅勢生焉後人亭其上既
而登五聖臺僧供茗命前導西南行至一菴甚幽寂
蓋宋和靖書屋舊址也後悅久之自竹径小溪後上觀
十人石度石梁斷陸羽泉過虜僧屋真率頗極清剡
出觀劍池左右刻虎丘劍池四大字是顏魯公書上
兩崖峙立如欲相執欲蘭裂是涂多昔人題名衆恐不
能久讀遂登可中亭北有李陽冰篆生公講臺字分
錯四柱而已其一爽皆從故道下去時已過晡予欲
止猶客不可乃逐乙夏乃泊虎丘午食出射瀆大風
西北來舟逆行踔屢斷續西望天平岌嶪秦餘杭

尚山如龍遊馬逸應接不暇過游墅入竹青塘而西
日光反射影在山半霞彩絢爛弄青襟袖上不能繪
至通安橋已昏黑夜深抵文人朱氏宿丙子早食出
朱墅北從彭山循午西風甚急遂由堰西北行五里
至陳湖莊後五里由望湖橋南出遊湖從曲港登新
豐南山共坐苔石山人有牧羊者予問路湖背山始
知高出鄧尉者曰銅坑山亞銅坑曰安山半城嘴居
游湖北与安山對峙如兩峽然而其西接太湖極北
青霞一抹視洞庭兩山尤遠者無錫之九龍山也下
山飲飲畫舫丁丑早霧翳翳布空中既有變少焉日

卷廿　二

光曈曨家岳輿行發由謝莊西行後經遊湖南塘陸
家巷二里入西堰水益淺山益近周覽獨盤旋迴塢
秋星枝獻巧若不可狀而浮圖七級塔亀峰巔影落
水中予笑曰此王摩詰得意筆也泊泰定橋登虎山
里許至光福寺主僧闇客至出遂入方丈山時其前
者名鉢盂其左鄧尉山也雖有元人聯句詩多剝落
皆不著氏名其字書類王孫章有墨沼從窓隙之窺
僧云傳為顧野田硯池後或然也過譜堂讀唐進士
暇在絡詩刻遂上亀山坐浮圖下浮圖有有巢鶴三
見人驚驚作叔衆方欲酒僧謂七寶泉在鄧尉東麓

不三里而返共出登舟經東堰已半於塞蘆葦蕭也
生其中視西堰以名至則捨舟遵山徑行夾道多古
梅長松入僧菴有曼稀弄笑余々可愛上山行循竹
間有亭題曰其後即七寶泉々生石間環甃以石形
如滿月深尺許掬飲甚甘僧接竹引之然不知發自
何處且平陸予之不能遵與茲泉之不遵也予索筆
題名亭上暮還光福方丈戊寅至姚家河陸行數里
遊奉慈菴中故有秦蠙徐元李里儒徐良夫好客四
方賢士多集樓上今已獨有存堂背白山茶枇杷蜀
梅列植左右出僧飲尊起山上泉不果三里至玄墓

卷廿　三

山從松蘿閣偏東而上山多楊梅々樹湖水喊喊樹
間衆冉々如空中行約一里入西塔院小飲晚院之
僧具湯沐宿焉已而自西而南四百步路多古梅皆
蟠蟠蜒結蒼蘚枝之如鱗出大道東北十步有長松
五株鳳鬣其一又西北二百步度石梁上萬佛閣南
望太湖法華山橫亘其中漁舟數十出沒若鳧雁然
而洞庭長似葉余梅害為山隱々在烟霧間詩思頓
發北而東二百步有僧揖入小閣々視萬佛十才一
二然所據地高出木秋山四面環之如玦景特奇僧
叔客閣上仍出松花餅客作詩有不見太湖真面目

眼前終帳法華山之句予不以為然乃作詩為法華
訟究西行可百步至僧房其扁曰天闕画圖見湖最
多貢見小積山一抹由禪堂西南三百二十步有老
僧房前美竹数百挺与松栢争長地注然下衆嘯咏
焉又西三百步経僧房六已日暮不及遊墨埒院宿
庚辰僧偕客下山西行復経寒慈庵謁宋金紫光禄
大夫黄某墓其傍有香大院僧盡盂斷碑五六積草
莽間盡玄墓至芟行四里至銅坑山其山一名銅井
僧云高二百丈予与客取徑上由别道山多亂石且
峻拔行者多顛踣每一人蹈衆皆大笑至僧菴觀所

卷二　四

謂銅井已無水深可丈餘上大石若将墜者予令童
子入井大呼聲不得出如甕中山頂多奇石可望見
二百里群山在其下小山浮湖中如杯人〻大快以
為平生奇観遣山人送酒至遂斫竹作杯飲杳盡與
菴僧煮茶供午食循道至山半難亦斗峻皆掖以童
子狼狽而下回視莫不心悸更慶以為無虞去銅坑
東北三里謁宋章都官墓拟包河登舟復從西壍過
泰定橋東北七里謁朱氏宿辛已朱氏東南三里至
蜀山謁王肅献公玄孫晋索其旧蔵孟清献画像及
莽感詩扶青閣之門内有塑像置雞脚亦云是清献

公墻側塑像為左相者清献母張夫人也晋言清献
父死海上張氏年甫三十七抱清献入蜀時清献生
才三歲元王恐張氏二志命叙前視髮為比丘尼賜
號無為大師往往吳中妙湛禪寺出門讀草間碑〻
凡三其一為大師塔銘文原撰年選朱氏壬午復
経彭山堰行八九里蟻舟又二里至秦餘杭山夾道
松如步幛上六百步息足僧舎復二百三十步至大
石下有泉二泓其一為雲泉石錯互若鎖鎮新爲從
其後視之又若覆鋭仰首尻下其前碧石如卧鼓可
坐二三七人入雲泉菴蹲石級有古梅生石間東折

卷二　五

石一眼西跨龜猛士致足立人竹其下又折而西鑿
石為階旁成以闌机視不可見屋壁讀李武是吳太
史孫子静史冊古消公賦句東行有巨石闊屋上欲
墜又上得大石岩上俯下数中像闕山像衆小魁千
酌菴之北接日暮下山与諸客別是夕宿道安橋癸
未入城盡自甲戌至癸未凡十日皆風日清美舟楫
往還百数十里歷名山六小山二而諧客者皆衣尉
沐雅從容尊俎間莫不目飽意滿乞無有污而已其
疲其慶幸不既多乎遂次第葉之以貽同志

紀遊　朱存理

端陽前一日過西崦訪朱叔英西崦舊遊也叔英故
人也叔英喜予至遂予登其新堂拜尊人八十三翁
顛其簡觴爲飲樣以山果溪鮮勸酬盡醉而别有詩
云西崦重遊日東城闊別時新堂陪杖几舊譜合宗
支碧澗岳言𥳑紅蔘映酒卮咽肩難數乃風遠送吾
儕好古同吾志壽幾君有熟誅舟山色眼正是西儕
詩予之來也爲訪吳中故家文獻叔英不以愚之言
王清獻公家蜀山不二里家有藏譜乃爲之假故請
好古吾同志之句飲歎登舟將數里至光福寺張雪
樵雪庭與予爲别將三十餘載相見各驚鬢然爲開

卷十二　六

野王堂佳吾以放舍張氏從顧姓今始復之矣尚不
忘其初作推本堂有叔翁首倡五言請予和之不及
書翔足入鄧尉山登眾到之前一草亭中治觴泰相
款讀其所旬爲卓亭記雪庭爲邀予義其老年有
此竹樂喜爲之賦七言一章鄧尉埃峨萬玄青厭罔
猶見地珍靈梅林數畝闊新狂難拜千尋閣廣庭博
望古檯仍刻曲醉翁今記似蘭亭岩花谷鳥供行樂
日日春風不用扃晚同遊光福寺寺僧音照及其徒
曉谷出茗供引客入方丈觀唐人詩刻野王墨沼遂
夕宿山中爲賦詩云短策行行一里餘松林過雨步

徐徐來泓墨沼窺遺跡數仞龜峰望遠墟石嶝夏涼
青篛合山非畫掩綠蕉舒夕陽突兀浮圖影送目長
吞壓盡如再請作龜峰記未暇復也明日飲於塔下
雨別便道訪官墳葉氏求觀宗叅紫公之譜主人宗
誠甫猶子秉衡出示之且率及觀宗譜敘四道葉氏
之居在雅宜山下滄灣修竹遠逆石徑中而入登堂
告其飲若平生亦爲經宿之留明日別宗誠有詩野
人既吾懷幽樹無官橋風景奇水寸當門鎖要處
山家入座夕集時雅宜望去無三里全家傳來是一
支魏路不勝臨別意從前應恨識荊遲慈溪腫土之

卷十二

昔有一日之雅遂素書質乃得矣誠尊祖之間又可
以爲鼎也日未晡過大夏登靈岩山而足抵舍已是
暮暮燈層畫時戊辰歲也野航居士

清明後一日獨遊西山　楊循吉

净猶夏眼洗心腸循幽山光与水光到白春風未全
媛雖賤野與一何長青真不後麥苗短紅白閒開花
藍者蹤處有恭塔藤樹禪林三四遠相望

將遊西山道中　前人

竹轎晨登數里途群山青未足吾途樹枝林帽忽低
首水影照人迷數須牛犢難門角如栗梅花壓路雪

戲珠白龍廟中一觀慈祀羅野人方會鋪

赴西山固後溪行　皇甫汸

浒凝首山去溪流行更深春城過雨色芳草入霞陰湖繞連雲度風迴渡木吟今宵誰与晤慧遠在東林

雨後舟行望大石諸山　前人

聯逸清溪上虹雨荆西奉城月照幽意處舟鳴夜琴琴之翠微静靄之芳樹深雲徑望如此弥年還素心

次韻天全公招游西山　祝顥之

征袍洗盡宦塵遠屢喜高招遊引興新物休退長多勝亭在中船詠流觴荊青山不厭重來客黃菊偏嬌暮

景人况有繼章傳太史蒼崖勸酒千春

洞庭兩山賦　王鏊

具之湖曰洞庭吳之山亦曰洞庭其以相埒邪抑地脈有相通者邪郭景純曰包山洞庭巴陵地道潛達旁通是未可知也而吾洞庭寔兼湖山之勝始山特為畸人韻士之所栖靈仙佛子之所宅至國朝名臣鉅儒往往出焉豈湖山之秀磅礴鬱積至是而後泄於人耶東陽子曰山川之秀寔生人才人才之出益顯山川顯之雄何盡莫過於文而山若挑於古而顯於今其是有待乎無用辭乎曰

然乃為之賦其詞曰

吳越之墟有巨浸焉三萬六千頃浩浩湯湯如滄溟澥渤之茫洋中有山焉七十有二朕朕忽忽如蓮臺方丈之彷彿日月之所升沉魚龍之所變化百川攸歸三州為界所謂吞雲夢八九於胷中曾不帶芥者也客曰試為吾賦之夫太始沕穆一氣旋迕融而為湖結而為山變為群峰散見疊出於波濤之間或現或隱或浮或沉或吐或吞或如人立或如鳥騫或如黿鼉之曝或如虎豹之蹲忽起二峰東西旋遶有若巨君御壘臣後文若人臣之出乎秦萬騎旌幢宗盡

繚繞奔赴東山起[illegible]負[illegible]或騰或倚若飛雲旋疑不知幾千百折至長圻[illegible]紀而西逝西山起自縹緲或起或伏右為鴉萬厥不知幾千萬層至凌者迴翔而北折試雲与子登高將望之則重岡複嶺吁嗟縈洲狂瀾[illegible]嵷[illegible]烟蕪融游天水一碧[illegible]影見而忽無飛鳥出而復沒雲岩則是照孤渡舟山則蜿蜒一抹此亦天下之至奇也若乃長飆駕浪獻山欲野足使人思[illegible]及其風日[illegible]又使人心[illegible]創聽盧懷山影又一[illegible]

水壺上下相合又一奇也風雨晦明頃刻異候烟雲變滅只尺條改雖有至巧莫能為像試嘗与子千古爲幽則有廻岩寫壑深察相通琳宮梵宇碁歧眾種壽藤靈藥美前長松金庭玉柱石函宝書靈威丈人之所鏡也貝闕珠宮綉敞鴻墻柳毅書生之所曉也翠峰杜圻范蠡之所止息黄村舟頂綺皓之所從遊也而闔閭夫差之跡尤多存者玩月之嶺消夏之湾采馬之城圃虎之山練兵之壘射鴨之埢出金牌於湮湖遺梅梁於驚濤他若毛公燒丹之井蔡經隷棃之城聖姑艳婬之塘雪竇降龍之洞其石則友蘇廉

淘度鴻教宝斗奇草有甲乙之品宗良岳有永固之封其泉則冽而香滑甘寒澄碧璺佐君采與硯之名天不祖由浩蕩之跡斯地也綠尚書浩歎卜居而不能范文穆思再至而不果豈如吾人生長茲土依岩架棟占野入圃散而村墟叠爲闤闠参林交莽鷄犬鳴吠里無鄭衛靡孟之俠市無桑間濮上之音婚姻相通若朱陳之族理亂不識若武陵之源倮裡之禹跡不到周顒之俗傷自旋星應五車地饒三班蠶穡憂熱揚梅日殺圍收銀杏家種貫相梅多庾嶺梨美張谷雨前芽茗散蘇閒竹水旋則時裡之白鰷殘之

銀鰭魴鮒鯢白音可珍吾且于獨山之麓擬野之豈割湖之鮮釀湖之釀從白少傅片良宵弦之册和天隨子太古滄浪之歌乎吳王之離宮和陽凡之靈窩處三萬頃之瓊瑤覽七十二之峰峨其亦足樂乎抵岳陽彭蠡非不廣且大也而乏巍峩之氣天台武夷非不高且麗也而無浩渺之容孟物不兩大美有獨鍾茲謂人間之福地物外之靈峰是固極遊觀之美而未知造化之工且夫天地之間東西為下非是湖為之尾閭之谿之則汎濫横溢江右之民其為魚乎懷襄之古湖波實為非是山為之砥柱鎮之繞之

則余激暴害潮東之地其高沼乎唯夫天作之寬以納以容地設之險以襟以帶為順其流夂跳别派三江瓯入萬古允賴而後吾人乃得優遊於此孟至是而後知造化之意深神禹之功大詩曰

吾何歸乎吾將歸乎湖上之青山古与吾而相遺超獨邁其遼遠海山兜率不可以驂列非兹峰之尙美兮吾誰与歸兆高義

洞庭山賦

孤横乎賦吳山已精神貫勵他獄復便骼骨騰之際忽遝一士球有高顏兀然安止而謂予曰往昔良史

寸善必訛予何以象宅波心屋水湛弄獲儕陸處若
延塵翔與蓬萊方壺遊置淇津荒磨弗經者同一見
棗邪予彷彷彿彿覺則遠遠然思所以遠有古閒先生
由震澤至其谷㩀重與爭者無異予得而知之為道
洞庭之自曰雖矣我其形寫柰其氣黝蒼津隱戴角
隱衍龍庭閣百四十里高千二百丈宣布靈神品彙
取鍾儔類五列共七十二峯環以巨浸上當太湖之
中曰雜縹緲上有峒穴藹藹雲吐煤紅峯盤涳洞波
峯為宗下有林屋亦曰禹洞給剛茶究者莫窮塊
崦兮儼貽蕩之親叙南北成罨王屋連其西東同有

卷十三　三

金庭玉柱銀房錦鑄鍾乳瓊英之藥紫泉白芝之腴
岩當群飛石燕波盈四足龍魚吳帝使臣入陰浪獲
坪耳靈威丈人探出始來靈符號左神幽虛之天識
企官真人之朝錄上至書隔凡可致如人身之喻穴
不經受有異堂神景宮側昔多至人葆形煉魄虛室
劉根成遷綠毛被夫肘腋更有鬧兵尸解九有冲霄
鼓笔峭錄剖下直錄戴上古賢題刻陝莫跡涔㮇在
石鼓神鉦可擊歲運投龍駢祭號為福地靈跡其左
之夫也翔為鳳凰真為金鑄崦邊遺二老之歌唱家
頂磊九石之護落婆娑樹兮長青秋竹吉兮閒作亦

有龜頭相配紅鶴詠夫珍瑰貢獻存夫形像聳角至
今工匠質用碑碣紀功雕琢膏潔著製玩其胎斑者
就研璞聖姑靈壽爭瑞奇討玄夫怪兮猶存妃穀其
右之屬也黃大王夏禹稱大小慈里聚人胡兮鶚大
閣予市心葉靜清光宇兮啟闔聳乎雲表亦有祖項
鴻喬湯坎金家當鳴石鼓最古內賢兮號曰角頭名
重唐類兮配夫四浩應轉漢猶兮羽翼何鴻飛冥冥
兮遙者高宙來商兮雖業皆爭隱遁兮就老其前甚
兮則有峻兆赴水緣石奔龍仗斂請子壽浪吟吸吁
乎雷風雷風湧兮甘列恭瑰鳌予妄膚佔宜明寫兮

卷十三　十三

豫織之机杼雌瀑折回兮獨草之鶉龍何足佇之危
石作傴僂之老翁其役趾兮則有暉塘二里新安環
頭秘鷓子兮涵遠峰湖隱浮兮墅兮洲平湖戲兮宴
霜小湖池兮歐虆乃若其中則有邛舍馬石溫黃電
紫炭序一潭兄弟父子天壇玉童之來聽石穴黃金
之化狰秦黃葉之三家蔡王毛之諸墓龜背綠車白
琴疏垂張弹予之璉鄭陸德錄之可觀天王寺查之
攢雲可盤桃花之闡路石屋最空扳頭畫露羅漢擁
座于上下二方飛合拋壺於野竹階陽或踊跂望而
拱立式鵝歛而翻領此皆其所有之名蹟與態度也

至若山之所生麻麥蔬茗至為獨盛豪鎮戍市比次
鱗櫛碁撰布翼甍櫨湊戢亦有滑然瑶璧什伍駢集
延所數千户寔習於中衆實錐利貨殖財盈乾閬
聚物千種亦有姬家旅估索理根囊萬巨舶衆弘舸
揚帆夏之航鼓滿潤之舵巴西粤南無注不可但務
貨桑阜陵吴偏邨隅坎阿晏致數同猗頓陶与保
疆山萬室蒙茗歙而出者夥也山之所産藤榆椎藪
桑柘紋蔗蚕蚕擔繭椎煙溴䁓五手喋然吁嬉擧頭
或衣或貿乃織乃為是家相襲而里相似橘橙果室
既繁且美張公大令之梨示庄爲眾之檮周文弱枝

之棗房陵朱仲之李豈㲉陣鲜耀緋殷紫蒲萄林檎
銀杏石榴三桃櫻胡二李郁李枇杷楊梅柤柯綢繆
杏梅椒棣崖野籠收種類彝祿椎榆与柚橙橘大小
金碗紅豆味甘絲脾可奪色猜蜂血堪閑霜風周圍
璀璨錦繡卿取南北遠近蜀蒼所謂千頭木奴可埒
封君之富也若是其山之生息不亦蕃乎曰未也其
他夏義附函同時森承長紗葉余謝姑售孝兩當风
獄陰擴琴帝擇頭鹿頭笔搭衣折南馬石蛇核合歷
耳衛湯淨貫望夫王柱石脚盖務三山鷹嘴澤厥王
合湖黽猫鼠貫淨白淨五姑而里其名近百莫可殫

煋

塞戍仕波吞撞戎可人居處之者撞垣乞衆動舉者
羣利同一致皆乘單迎丞歆列四蜀若是其山之嶠
類不亦庶乎曰未也林巒震右十里水程有山巍峩
嶽潤蒼青任負迎親以養夙操晉毋為名乞後晴代
將軍孫吳徐弘邨來戴疏吏璧亦依鄉城而秝比之
西山前至今號泪之東洞進是山也廣温法海碧螺
翠峰上金白沙袁夏芙客泊二平三灣皆在厥內益
廣而增雄至若參荒射雖王巷長圻韓企里舜龍井
大竜与高峰鷄栖皆任其簡冷秀而殊奇盡可與西
山匹之其民利棠瑶鎮市閭棠糧商賈積習從廷參

植果品有庄然錦亦可与西山徒馬齒未足為勝雨
其大者馬吁山因人而其靈始著地因人而其杳乃
揚麻姑葆孫於太間猶葛頭跡於南風席夫天下之
奇山川必生奇士以受天之慶葉茲山之中有庭書
万卷荘嶽搆腸作為文章汗湧煌煌里選鄉舉進謁
廟堂 陆軒朱閑對天硃張陳大義通乎天人挽新
赤抵於虞唐 聖顯霽豫璀然輝光爲臚唱名
賜進士第一猶三十英俊之班是為天下之福者乃
出於其鄉又有柚思藻發天質秀穎五车熟於攻研
游言成於絨墳蕊聖賢之蘊奥探寫壞之高庭既登

解於旧京復獨步於南省翰林詎公再之珍異文網
碩鄉見之首肯登春榜第一表三場程式之綱領是
為天下之才者亦由乎斯先斯境也前乎此者已有
折天香躡鼇頂使畵祖善咨派泰嶽垣之大政關方
面之嘉猷及其與兵政於夏官握軍戎之樞密貫司
宣於甌閩重校賦之徵碩其所產人才果何如是里
也後乎此者尤有擁雲拜振月罨氣鍊射鶴白筆山
岳為之動搖豺狼因之飲跡及有明刑弼教謹夫三
又平反推讞之公詳滴伏著清之精嚴其所出入物
又何如以至衛闢異科術術之之論評費務應齊齊之

卷廿二　十六

其文物王振為中吳之最者乃草木禽魚珍怪會萃
充物守内恐不暇計弘穠于睢然若夫置此若特進
而嘆曰漠勸渺足以系則之不過一滴滴之濡裴林樹
鬱以鵝息之不過一枝之寄野麥之香編覆僅於尋
尺陣傷之覽攻挺惟任刃施若先生者乃吞雲夢八
九曾無腑中之芥蒂是何可跂哉莫賦堂均長卿之
門而嚌其胾狙并肆義誹溢而累乎已肺卿巖腑之
璞遠東白頭之豕枉為同邑之晚生徒事尋章而摘
句遠不躋無地其顧有洲先生曰屬何傷哉無所
不知之謂智無所不通之謂聖此幾於聖者能之下

此微邪全刀之子不能許其傳記非舞大夫之流烏
能獲其飛穿且去多替藤昏賢寫醉黑白习執吉正
倒推鄙夫寡識宜不能諧畢就逝予不能援長揮判
缺綠首知到恨快而已

太湖諸山記　王鏊

太湖之山七十二其最巍然雄峙起伏於東西兩洞庭
其尾然橫施而北首者馬跡自西而南委迤明武於
天際者獨澤橫三山此皆有居民村市里巷多橋楫
巷秋乘拜之到東洞庭之東雲水明麗望之若斷而
踐者武山長北寫然若立環皆石罅突然而出若

卷廿二　十七

錄山其首瞰而來歧皆崩浮石屋而枕者王舍王舍
之南為李浮有若案橫於水者大橫小橫有若龍入
水其耳可見者鳧覃有若馳於前後迤而及之者猫
鼠有若船着浮山獨鵝而南皆三山三山之南為澤
山厥山西湖遮之北有若奎然而隱水次者黿山山
多石可脾又北為長沙又北為葉餘有若石乳蘇
立者對王柱珩湖者余廷頁若鼎而欹集者鳥鳥既
巢而啄者北島二女娟好背而立者謝姑其南為陵
山名入戴笠者帽山名唐者舍山五峰並起若不相
伏者五浮名五浮而以二者肇格騏首擇龟黎欽進

者若蛇若螺者青浮其西大雷北小雷去得二雷相近而不相見々風雷作小雷之北甖々水面若人者若禽者若馬騾者若琵琶者爲大小竹東西簸衣杵嘍浮陰山橫山拓山人千小千若琴者爲琴山衡漫之北若沉若浮爲厥浮殺浮白浮又北爲大貢小貢又北爲茅浮若五星參錯五石浮又北爲思夫山馬跡東可十里爲杜圻南夫椒夫差敗越處也與夫椒對峙而差小者小椒西北錢堆有戎墩立者獨山石二峴可見者又既小峴若蠹兒欲止者二鴨若老人蟹折相向者大濱小濱然其最大而名者兩洞庭也

卷十二　十八

遊林屋洞詩序　前人

包山之西有洞焉曰林屋廣可坐數十人石皆鈴柎中空紺碧深翠夏則涼冬則煖雨入則晴々則陰森者欲雨者正東有石橫道匍匐可入々則豁然大明行數里有石牀石鉦金庭玉柱々之上有字曰隔凡相傳吳人嘗遣人窮其境數日乃出宣州去莫知其然否而故武功伯徐公嘗至玉柱之側見隔凡字云弘治十三年三月水部郎中傅君曰會以治水至山中公暇約予同遊予以治任北上不及偕君遊之明日以詩寄予曰奇矣奇矣乃作亭於洞之口使遊者憩焉予生長山之東於所謂林屋洞者嘗一至其處其於所謂隔凡者志欲一諧焉以驗其然否而竟未之能也物有近而難至者豈謂是歟郭同傅君之遊和其詩并錄之亭上　隔凡深處禹書存尚有神靈爲守門穴底玉泉流作液岩前碧月過西麓燕飛尚驗晴陰雨龍戰猶疑敵鹿冲鬭跳逃々天漢被胸中雲夢不須吞

游林屋洞記　蔡羽

己丑五月十一日通州益屋焦公偕華里之雋李平且還閱林屋洞之勝期與四三士往觀而羽與時察霖未歇客各求道取庇有復成會於洞門天亦霽有小亭與門峙從斜對穫壽方花爲山竹莢南行疏雨門出於陽谷之上跌于石鉢々高處見太湖之境從者曰前有曲岩復下鉢攀木行里許次於岩畔曾亭還丙還陽谷遂回岩皆五步一石十步一潭々處々焉欹嶒洞々焉龍伏泉瀧々行樹根攬葛蘭去豐草然後得一伸足更枯道士曰此毛公壇水也壇距洞且十里而南流出於洞門大者成川小者爲潭爲瀾用是茲山之樹青蔥瓊翠少花而多根焦公有山水之趣與客最名岩中還至亭下從者已在洞平坂坐雲

卷十二　十九

祐道士留於彙儀之以先驅洞口微隘捐前得夏屋
穹然黑颯然竪毛髮左右燭火公命列炬肆間下燭
潴洞上照銀星石鍾倒懸無慮數十夾壁爲石牀丹
灶道士曰玆所謂金庭王柱者也然炬石按神鉦尚
遠道士內鳴鉦外奏樂客各據牀脊石鍾擲柝亂穴
暑月如盛寒如是者凡幾室而室室不同爲級左右
各爲向道或之內門或之陽谷屏塞或者斷絕而無
不异爲性之隔凡者久許方有人声還報火屢滅不
能進羽怪森山大不踰他峰而中邑空洞莫知紀際
靈威丈人所言有無不可知采瞥隅凡以休亦已異

已粟幽明之境殊豈造化者設者是巧不得而窺邪
出洞門日已暝鑿石乳数記各謝去

登縹緲峰記　前人

滙三州以爲澤水始天中五湖以爲甚山始尊然三
州之利不同而形勝亦異不歷其尊未易偏也而尊
莫尊於縹緲峰其陽空虛無梯可至西爲晉阪水最
大山最遠萃四峰臨之特觀萃四峰之於縹緲猶人
之撣右脅北歷三崎以由西向東踰莫里以覽吳江
秦冢嶺臨之最觀秦冢嶺之於縹緲猶人之出左脅
凡爲始𥙿城穹隆陽山或遠或近厥種不齊秘子嶺
臨之最親由秘子嶺歷西湖寺曇峰之巔尤近是升
峰之三道也然客於以艱危爲病常中陂而罷還於
所親以來三方萃臨弗替竇史鼻嶽而五湖之觀鮮
克周備正德庚辰十月之望中山湯子重太原王履
約履吉暨余之明日得萃四峰之直輿緣以進蓋踰
時而達厥巔已躋於空虛忽見大水下求千岩莫知
所在客已有懼色矣屋酒獲閑三州之形如螺如鬟
隨映烟滄可以意求難以形辨然東北隱起非河非
虹可指者吳若淳閼也北爲無錫吳入最深可睹者
陽羨諸山也西方不見厥始然下山獨親南屬苕霅

可接餘杭武康雲以東不得而狀矣於是三州始合
衆山始離客始此臨去結屌擇壁啟混元夫離淳寺
浉洞覽乎杳冥旭然萬仞之表矣時冬氣甚肅日白
無色客逐天路非人宜屋各狀案去蔡子記

林屋洞　范成大

擊水搏風浪雪翻烟消日出見仙村旧知淳王北宮
路今到幽墟三洞門石燕翻飛迎炬火金龍深阻護
居根空鍾靈鼓何須扣真柱靈晨已默存

再遊林屋洞　王鏊

遠山有路那曾引林屋無扃可數來空爰石出那復

見金遊玉柱尉誰闌祗恐顛躋渾無地又恐碎塌忽
有雷不是隔九〻自隔重門欲叩更非樹

過洞庭山　　沈以潛

天容縹緲隔烟霞永鬫莛〻去路賒一望湖光三萬
頃兩重山色幾千家角頭有地皆栽橘洞口無村不
見花茫蕩何須重吊問且尋漁叟作生涯

遊林屋洞　　前人

歸雲縹緲洞中天白石蒼〻路宛然月落岩頭聞鶴
唳雲封洞口識龍眠毛公煉藥玹空在夏禹執行丘
尚傳今日我來曾有道不妨深入見群仙

遊林屋洞　　徐楨卿

割忩中谿盡樂淳一徑微通玉府遙龍姬漸遠無要
援（相傳有石燕遇又對楊成）扶筇多瑞有猿憂（來時有指火之危）皆涅浣
漬寒高足雲石林勅銳觸頭昇引嶽存何處覓十年
飽顧足盡酬（相傳有夏禹丹書石穴）

遊林屋洞歸道中偶作　　前人

歷顛循玻石路紆行盡踏於有肴與嬙桑穫葉歌僧
帽洞艸合香上客佰禮儉振家風俗美繁寒傷橘地
粗產柚年若為見疏計合卜於兔向此屋

入林屋洞　　王寵

白龍已仙去碧山遺宝府為心扣靈關企石窺清都
雲堂蔓牌柱百人可聊跋白玉斵陰棟青蓮綴流藻
昔入煉夜屋林深縈金鎖石孔象而長叉猜如珊瑚
蛇行屢周互磬折窮有無限之柱生識烏纂空猿糊
時聞神征鳴地底越江湖冥蒙昏日月豁見通遐壺
悠然遊雲卧心狩天與徒羽毛如可就千載有龍征

丙洞　　前人

天傾露石闕日映雲門敞夫容秀艷辭並苕排仙掌
下窺黯無垠跳欲有象丹篠曼永壑蒼苔觸跟傍側
野鹿泛飛泉寒兔迷林莽攀蘿眷仙靈祈麻私向往

訪遺空名山前遠吉潾〻注念獨丘夏和武陵意想

曲岩　　前人

乘雲欲先登攸崖趁盾跳孤岑上寒日平楚驕鈴燒
天高風物聚地迥山水聚飢貉下陸梁泉鳴相叫嘯
企石探雲帆汲霞迎海隅空水空汎瀾虛無自余照
林深蒼谷神錄厌闌景曜元風欄芝蒼玉髓滋蘿蔦
想隱自夫猶未路多奔湍懷我何里公千春可同調

林屋道中　　前人

海嶠雲霞翠翠屏開風吹棹未真行盡中樓閣天齊
勸石上瑤花冬自紫遊有浮丘來取鶴似聞子晉鮮

臥生金庭玉柱十年間日月晦暉娛此生

遊林屋洞　胡纘宗

洞中別有天花亦地中合岳幽山斜入硯偏石劍懸
細翻禹貢讀高枕道書眠去去復幾許龍宮還習遊

又　前人

繫馬靈宮身九天紫霞昇灶生群仙金庭空洞紋龍
洞王柱玲瓏日月懸改大欲烹山乳食掃雲初藉石遙
林眠隔九不隔岳陽水黃鶴飛飛何處邊

林屋洞口古井二絕　王鏊

聞有紫隱泉（良諸云色山有白足又有隱泉之水止業色草曷雷平山有王公泉然又味風中之出与隱泉水同味云是玉汝之血津也用以流衣不用尺此为異矣）閭在靈仙
境金庭不可知且此淚寒井洞口有深井雲霧湛空
宅我來攜一瓢會與仙源通

卷廿二

縹緲峰　范成大

滿載濟闊一撮拔長風擁送入仙都莫悲傾絕無消
路縹緲峰頭望太湖

登縹緲峰絕頂　蔡羽

莫辭登高不用扶手招鸞鶴興如何環來島嶼人間
小割去陽鴻寒色多垂下雨來浮碧翠狀頭賓去落
蒼波千年石上仙人跡高閣王禹幾度過

登莫四峰　前人

青燈去已遠蒼藤住未休山高高不到天近氣先凝
掃石喜無事開君初得閒落霞三萬頃倚首看吳興

登縹緲峰一首　王寵

宵夢升天行明登縹緲岑圍海海鯨脊大漢對蓋簪
吳粵俯周覽乾坤渺浮沉千島過拱帶萬頃逼侵淫
欻蒸墨雲灝氣候吳陽陰界界攝雲澄落落翻河參
鵑霄近靈岳風野闊煩襟偓佺空中語蒼虬煙藥吟
天衢非外術起篤有遐音覽化自靡足懷仙傷吾心
臨風寄瑤草遷延不盡林

卷廿二　王

縹緲峰絕頂　前人

絕頂覷捉日月行五湖如帶白迴繞山川歷歷太南
服今古茫茫混太清万里風烟臨海嶠百年身去悵
浮萍未驂鸞鶴雲車遠瓦生松杉濁酒傾

莫四峰登眺　前人

絕巘已天半迥峰獨草微磴危尋蘚迹風引曳雲衣
野曠孤烟長川光落日霏樵歌深自寂鹿兔北山薇

登縹緲峰　徐禎卿

靈峰峻崒插吳天屈道斜通路草間波漠遙疑下方
雨烟明微見隔州山葉笛細染雲煞碧石緊重生堆

尾斑麈骨未仙留不得剛風吹冷骨絶還

与客至林屋洞　蔡羽

方丘茂草温五月入溪寒古洞仙鼯引再冰法大觀
惟孅灵迹隐飛處石接覓袖得長生術常於鍾乳飡

林屋洞　張雨

山中春水從銳骨長於樹掌舟探穴口要深不可度
賜冬挑始華爛然未克處

洞庭山　周禹

玉柱金庭古洞天兩峰中斷碧波連隊來角里人如
玉芝去毛公骨已仙山有樓臺天在水地無蛇虎橋

禹田狄頭鷗鷺如相識曾學輕車記昔年

自胥口泛舟太湖至洞庭　楊循吉

西望茫茫接蘇州疑山無數障中流飛帆半日纔能
到蹋命今番始得遊城裡見天無許大漁中見似有
何愁橘園深慣心猶怯怔斂衝波一小舟

自靈岩至西洞庭四首　袁袠

靈岩高處是琴臺舞榭歌樓已草萊西施洞指雲中
出范蠡舟從海上來
龍爭虎鬬事千秋越壘吳宮麋鹿遊更分震澤與彭
蠡亦有三江養十洲

天關地軸浸方輿瀚瀚波濤混太虛縹緲峰頭看浴
日毛公壇下闢丹丘
七十二峰天削成青蓮萬朵畫分明若為飛駕飭遊
遍不戚蓬萊頂上行

遊西洞庭山記　前人

夫覽山川辨物宜稽民俗舒性情遊之旅也西洞庭
去吳城百里予自胥口放山館於林屋山人山人負
經濟之學數奇而山居因山創樓名曰玄秀消夏環
其前縹緲倚其後山之勝萃於茲矣是日也遂登縹
緲之顛山有九峰而縹緲獨峻發而上被而前既登

則東洞庭如止帶而七十峰特小湖常霧山皆若屏蔽
落日崦波中金紫萬狀遊之既日泛消夏灣寫於小
龍山而眛又明日度蔡巖憩明月灣登石公山山之
陽有石坂其平泛於湖摘可坐十人乃相与濯足加
歌曰山崖展兮石如砥湖廣闊兮百川委又觴而歌
曰震澤定兮水稍宗億萬年兮何為功於是捨陸而
遵舟復館於蔡氏明日乃遊上方背寺山人知予將
眛明日乃同遊毛公壇觀林屋洞洞深黑而中甚卑
入者皆俯而進余獨与文子探隅見而出避其常曰
通仙隅凡洞之最深處也山人曰子歸矣山有曲岩

其石如黛峻而秀不可以不觀之遂張帆而東
余子曰西洞庭東南之沃壤也梅梨橘柑楊梅枇杷
魚鹽茶竹之饒給以良田山之人朴願而信塗無婦
人可不謂美乎自夫差以來不被兵燹詛又美矣同
遊者伯氏翔正文子壽承潘子修伯山人若蔡氏九
逵也後有諸蔡皆同遊歸之明日而記其事嘉靖庚
寅夏五月六日也

消夏灣記

蔡羽

山以水襲爲奇水以山襲尤奇也載襲之以水又襲
之以山中函池沼寬周二十里舉天下之所無奇之

又奇消夏灣是也灣去郡城且百二十里春拖時吳
子嘗避暑因名消夏自吳迄今且二千年游而顯者
不過五六輩其不爲凡俗所有可知已湖之峰莫大
於包山山之峰莫大於縹緲峰高不知其幾里足衰
五十里有奇也峰之南水道三十里爲苕溪其觚与
苕溪參者諸亦抱其外也苕之舟北行三十里以求
縹緲峰其勿能与峰直者亦皆出爲之拒也四面峰
巒交華獨以一面受太湖中左如抱覆其南列門闕
爲由門闕東西珍西爲龍頭山其次爲小洞庭爲石
蛇爲含爲燕爲鼠關之石不得而名爲東爲大小明

月灣爲石公爲淨爲厥爲三山不得而名爲明月之
灣其背爲杖山厥土墳壚厥莊林禽鴨腳櫻粦柚柿
梨栗龍頭之背爲圻峰厥土白礫厥產玉石盧橘中
消夏之腹印浮其上下有下無爲衆安之洲帆落洲
上則四面環合爲屏爲翰登研知瀉以与縹緲爲頁
峰之麓有草無木其麓多木無草井宮荒室家蔽林
林鶯燕鳩鼓應此後知仙樣之盧魚竹島通形影交
撤帆翔其上而莫之知避也夫地既異而處甚僻信
乎遊者之難至矣向使移置之府郭則坐臺觸林車
馬者日不暇給蜀日不暇給豈獨見吾灣哉人將僅

僅乎創置以趨萬物失所矣夫造化無意者也設是
灣如有意見神之無不得而与非其另其事孰能棄
之於我棄往去之人不得而棄灣之人亦莫得而棄
也予去屋灣上有所獨得私志之

銷夏灣

范成大

蓼汀楓渚故離宮一曲清漣九里風縱有暑光無著
處青山環水水浮空

又

高啟

涼生白苧水雲空湖上曾聞避暑宮清簟疏簾人去
後漁舟占盡柳陰風

又　　周南老

胡孔抱山曲平林倚風渚十里足清景六月不知暑
陰崖派靈蘋飛濺洒京雨秋瑩凝翠濤擁來生白学
水鳥晝不捲枕㞐呱洞府時異景亦殊湖上空走竹

又　　王鏊

四山環列抱中庭一碧玻瓈十頃餘不獨清涼可銷
夏秋來玩月足何如
畫船掉破水晶盤句〻夫容上好看信是人間無暑
地我來消夏又消閑

又　　王寵

十山玩週轉復圜闕崎岡圖作玉甃潭流水桃花春
鷄犬自甲子衣冠乃秦民表裡重湖阻只青回望司
拄峰表日觀群嶂摩天根波光別點萬賣來相解新
鼓編西王池談舉織女津海鷗戲蘭薄洛浦瑩心神
牙擒悲音李玉暈罷今也崇華無常玩山水有天真
塵纓聊以濯衡不擢欽人

灣中覽古　　前人

肅子接船天上來潛宮密啟海中廻山河錦繡千年
觀歌舞風塵萬壑哀澤國魚龍吟落日判蠻雲物根
登臺茫〻今古渾無賴直北長安首重回

練瀆　　高啟

吳越水爲國行師利舟戰夫差開此河聯艦戒親練
十萬凌潮兒林比飲飛徒鼓棹急風濤揚捨逐雷電
當時意叔盛謂已無句踐鷗飛去此洲龍起開淵戰
持孫非伯圖俊忽市朝變臺上失鳴姿泉間掩斷句
至今西山月恨浸秋一片猶有網漁人時〻浮沉箭

又　　周南老

夫差習水戰決瀆湖之濱回瀾渥衝激破浪躋汪洋
千艘連舳艫三軍練綵艎一鼓山岳傾再鼓波濤揚
焉知君子卒潛泝江中央江湖利盡失兵弛不復振

奉陪太傅王公練瀆泛舟二首　　蔡羽

山曉銀宴〻石門樹塵上餘霞暴初陽澂照轉拈鷸
水陌更晨光境絕欣所適同觀花長川授堤殘空舞
古人練兵處滄洲長長荻冬暖娛公旌萬壑盡昭行

二

迴舟網罟村假稱陽烏屆山促饒心廻水接海表虛
村鉄清瑜華公行亦觀魚緣霞異悠〻度水竹徐〻
已叨形骸非獲奉接座餘謝公從遐徒由福容散樗

明月灣　　高啟

木葉掩下溉霜鴻夜獨飛南舟弄明月遠度青山磯

明月處々有比處月偏好天闊星漢低波寒芰荷老
舟去月始來舟迴月將沉莫厭棹々聲但畏歌々心
把酒酹水仙谷我宿湖裡醉後失清輝西崑晚猿起

又　周南老

秋高木葉下涼月照湖白陰精涵浮金冰壺碉寒玉
露澄影奪鮮波涵光可掬蘭舟棹空明良宵清氣肅
萬象森寒芒小澤肝鼓嬌把笛不敢吹湫龍豈容觸

同　謝縉

湛瑾一灣稅全浸萬古色風定水自磨銅清鑑常拭
澄光共涵映清氣交侵逼誰將廣寒宮移入水晶域
春言雲歛々毋使雲霧黑

桃花塢　徐禎卿

猶有嘉名照庶寂百年塵跡已都非繁崖日暖桑栽
貴大土風輕荳葉肥草木歲深應委為山原春好又
芳菲誰能更買十株樹走馬來看十里緋

綺里　高啟

高皇本壯士提劍定四方晚為兒女情悲歌起彷徨
愛子欽虞餚寵姬方侍側頓驚四老人謂已成羽翼
大臣豈不諫難能斡天机彼翁何為者足見人心歸
始潛避秦君終出安漢嗣去羅為帝鶴舒卷聊自肆
我來甪里村如入商顏山紫芝日已老鴻鵠何時還
斯人神仙徒千載形不識猶想巖谷中白頭臥松雪

登莫釐峰記　王鏊

兩洞庭分峙太湖中其峯之最高者西曰縹緲東曰
莫釐皆斗起層波蟲逼霄漢可望而不可即成化戊
戌予與白翰林文吳縣天爵過予於山中相與窮探
山之勝行至法海卯見莫釐寺僧進曰是所謂莫釐
者也文派衣以升衆皆繼之或先或後或喘或顛至
乎絕頂而休爲天若爲之覆地若爲之闢西望吳興
跂涂一白有若雲焉隱見天末或曰下山也北望姑
蘇積金一帶人家歷々可數有淨圖亭々曰靈嵓上
方也東望吳江雲水明滅帆影出沒若有若無蓋七
十二峰之麗三萬六千頃之奇皆一覽而在曰大哉
觀乎拊与瀾北行觴踞石賦詩久之瞑色四合微月
微林樹光漫洞為些覆蓋乃相与循旧路而歸爲始
有之不登高山者不知天之高也不臨深澗者不知
地之厚也莫釐猶尔況所謂泰岱恒華者哉予以是
知學之無窮也故記之

望洞庭寄翠峰長老　陳基

一上先峰望洞庭東山只尺勢堪愛橘林霜老金千

蹋紺關雲蕨翠幾層平古獨来壽晉宋酊泉誰与別
淄澠戴君自是忘机者相約同參大小乘

湖上望西洞庭　呉　寬

百家栈上望西山縱目遥過兩夏湾未遂真遊步指
點脚是高與去躋扳石磴相距終十里林屋都来省
萬聞報与山靈須少待會將親手扣金閔

和徵明登東洞庭　徐禎卿

携雲深石徑紆斷從平麓涉崎嶇烟迷遠景山藏
屋林迷徵明日墮湖佳境到時應試宿有與停處合
臨罔莫釐絶頂屋還上得似都峰傑難無

又和遊洞庭將歸再賦　前　人

名山本自饒靈異還倚高人品價奇先掌茵將遲辟
偈水妃傳作夜虛詞送寓清浪風生早欲參味帆月
荅遥知是不貽猿鶴忌雲栖元未有心期

自西山眺東洞庭　王　鏊

西來頃色一帆絲終見青山忽又無白借天光猶涵
洞里深雲氣轉模糊人家遥指來時處眼力猶指見
却初述作借無摩詰句五湖烟景若為圖

与嚴太守道卿同登莫釐峰　前　人

微雨發春妍東風花外軟良朋約佳遊遥指莫釐巘
平生山水心老脚冝躡蔣壺觴飲提携曲磴屢迴轉
小想山之腰秋景漸蕭瑟紫翠孟嶂翻青黄鸛祠展
頂史遊真觀四顧目且欲太湖小汀瀅風帆時隱見
呉門衝可孤越嶺者堪瑕摩掌旧題名斑剝半苔蘚
日斜下山椒冝尔迷近遠問途值樵夫失脚悔已晚
懸崖跪抱傳絶巘窺澳恐妻欲誇前村山寺吠鳴犬
解衣得禪榻倒覗坐猶喘韓公鳥華岳正自忍不免
登高切如戒將用戒軒冕

登莫釐峰絶頂二首　秦　琬之

春山結伴好登臨萬仞迴雲展盡深大海東廻危白

練群山西走列青峯一度日月溪澗玩七十蓮瀛繞
底壽安得神仙不死藥餌之於此問天心

二

殘臘已餘春乍臨春雲布地春山深懸崖掛蘿入蒼
翠翔鸞舞鳳羅森參六龍停車不散度四海指掌亦
易尋我秋乘風騎雲鶴翩然下洛瑶池心

洞庭山　范仲淹

呉山無此秀乘暇一遊之萬頃湖光裡千家橘熟時
平看月上早遠覺鳥來遲近古誰真賞白雲應得知

遊洞庭　湯仲友

寒色滿空山儵然一任閑鳥啼黄葉外人度翠峰間
古殿藏雲氣唐碑帶蘚斑未窮幽絶處與盡忽思還

過洞庭　唐珙

西風吹老洞庭波一夜湘君白髮多醉後不知天在水滿船清夢壓星河

洞庭曲十首　金信

奇峰七十二芙蓉青蓮開遍看出雲雨不似楚陽臺
海客走相報龍王嫁女來雷車挾風雨高浪白成堆
波濤三萬頃倒浸中天月妖精戴神珠閑向白銀闕
洞庭西去浪出没有潛雷遥看青雨雨不識其雲堆

卷廿二　吴

浩蕩太湖水東西兩洞庭吹簫明月裡龍女坐來聽
毛公來刺船遂入林屋洞洞戶夜不扃風雷自相哄
雌風吹雨腳龍腥湖上聞小姑彭蠡至來謁洞庭君
日落洞庭波青山風雨作奔龍掉修尾有似青旂腳
湖上望孤臺水與青天連長風送飛帆忽到長洲苑
有客浮槎去槎頭拄客星仍將莫邪笛吹與老蛟聽

望洞庭　楊維楨

頃田三萬六千頃七十二朵青蓮開道人鐵精持在手嘯引紫鳳朝蓬萊龍子卧抱明月璽吏化作桃花聰爾雲槎子何處忽飛來進桑之滸今幾尺黄河之

清今幾尺雲槎子云是遊江上來但知東方生黄桑五湖上不知張使者北犯北斗雕雲槎子吾與爾何我任公封斗任東海湖墜桐江江上臺

洞庭曲十首　前人

日落洞庭波吳娃蕩槳過道人吹鐵笛風浪夜來多
道人鐵笛响半入洞庭山天風將一半吹度白銀灣
仙掬大如斗定之過洞庭江神渾未識喚作楚王萍
海客報奇事青天火龍飛明朝雷澤底新有落星磯
網得珊瑚樹移栽瑪瑙盆夜來風雨橫龍氣上珠根
海上雙雷出渾如戰兩堆辛龍放山腳飛度海門來

卷廿二　是

湖來神樹沒湖去神樹青雲裡天妃過龍旂帶雨腥
客入毛公洞洞深人不還明朝深禹穴相見會稽山
太液象國海金蓮夜夜開水中萬年月照見昆明灰
蔡峰望東海雲氣常飄飄桑田明日事莫用石爲碣

洞庭山　周南老

兩峰東西峙對此具區澤波推巒嶂浮雲開倉翠積
地古山有靈此處絶蹤跡林屋窈而深中有真仙宅
威靈孫禹符鶴函振金策信有不死方奚爲異今昔

送人之洞庭　姚廣孝

西風飛錫度如歸來勾眴闖作勝遊七十二峰青一

色君有何處獨堪由

洞庭謠　　前人

東洞庭西洞庭兩山突兀摩空青七十二峰在其下
氣勢且与扶吳青太湖三萬六千頃天容秀出漫亭
亭湖底林屋洞羅浮可由通仙靈氣雲藏五岳
汲灌西八極風令令晦冥變化不可測波濤洶湧如
山傾鼓人停艤百怪奔濤耳所聞千雷鳴魚龍騰躍
見物直帆檣摧折舟人驚斯須陽動忽開霽波平息
屋琉璃明林出無處不蒼翠島嶼日暖花冥冥斯山
景物豈止此千態萬狀描難成中有空宅亦有仙人
何舊屋不可到勝槩如蓬瀛神僧邈迴看杯渡骨子
下座停雲鮮我首畏俚曽夕過兩山無對空傷情我
欲同遊誰謂子為我聽何由乘槎尋子去翠岑深處
載餘生

洞庭毓秀歌　　吳信

洞庭之山秀而靈東西屹立如畫屏試歌洞庭毓秀
歌清君側耳為我聽太初元氣合胚殷上天好奇遣
六丁鑿開混沌見兩青颎以白玉之柱黃金庭副之
七十二峰碧拔湄太湖一水清迴縈佳氣四時五彩
蒸偃如蓬萊三島浮滄瀛帝禹之功何有能真是天
造地設成磥硊嶙峋莫蘧崟峰嶸勢如虎豹形若
鸞翔游日月互吞吐相賓餘猜受草木蒼青紫翠層
靈迹勝景難具稱攢雲巔上雲英英之夫容山下花冥
冥明月濤聲夜深明月明錦鷄啼頂春暖錦鳩鳴王
母西來駐雲軿吳王鎖梁醉夢醒梁天遊遨鳥瑒般
子美水月禪碑銘藥嫩煙藥有茶經仙壇仙人綠毛
生東園街里芝草出紫莖雲寶古井出清冷翠峰浮
來神穫玑幕鯨奔折海眼璧碧潤雨晴林屋龍洞本
氣腥中有石鼓石鼓扣之聲鏗鏗靈威丈人昔曾行
神景宮中古檜如龍形上有百尺兔絲下有千年苓
道人斲苓食之白日化飛昇古來遺跡信可徵豈是
槃遊此逍遙濫觴未有攷如房杜文如班馬之筆出
此豈皆名　聖朝文化四海咸賓興　國初伯昂山
長珠有數年來吳公當奎星山嶽水后合獻禎多士
濟濟皆登瀛東黃使君衣錦袭嶔弘王綱闡　帝紘
以年狀元何漸鬐文魁名張白玉京蔡子平府出豈
識葉思如亦新發剡後進雖未加姓譔文物以樂能
相水史君精神玉瑩水龍駒已胄月旦評王郎氣象
百障增風雲際會皆可乘偉哉洞庭鍾得天地精千
年孕育今大亨虎丘蠶霜獅山鸞氣象直壓華与恒

請君爲我雖此須太平

吳都文粹續集卷二十一

吳都文粹續集卷第二十二

長洲 錢穀 編

遊石蛇山記

蔡羽

龜黿龍蛇之山大抵皆花石之材嵌者空嵌濟者虛利然皆不於山之腹特出於波濤龜黿龍蛇皆負林麓走飲於湖惟蛇山爲不然當太湖之西北背龍頭而迎風濤截乎大江故境愈險而愈奇去必得而覲焉正德己巳清明日與客放舟龍頭西踰小洞庭還見聚落十餘家爲烏沙井厥石萬狀恍恍焉洞上焉緣於壇坑不敢搖動然去蛇山尚十里客請奏東風之便乃從烏井餘年蹺薄蛇山之東還見大石劃下若有門闕而無人跡須其勢而降木尚急所不能停緣餘里許則山之陽也岸始舒水始緩若有里墟而無炯犬烏聲默蛋以氣其間者大抵皆朱石之人厥居惟廬取以惟收厥髮作幾以遺以狀維石之宜始舟人與岸人見獲通語言而沙詰瀆未可卒進投畢測之視岸人指指正竹爲始獲登登其丘山空地本足有穀璩貝蟲鏃卸石屑側負而不能前後譽帆去則山之西麓矣餘愈高石愈亦若矣客閱花魚龍

蜿甲上者屏列下者偶卧隱隱波底者不可寫狀所
見既異而境復延僻由是緣舟舁下環卧涯游客皆
引満觥欲展徂而暮忘返夫蛇山掌石耳其勝頗出
龜黿龍頭之上余与甚遊而平生不闘其勝一日
跨波濤觸烟霧援絕其奇則古之不言石蛇而言龜
黿者有以也噫物愈奇則愈難余志石蛇之奇俾遊
好奇者覧焉

遊石蛇後記　　前人

山林之与臺閣其味不相堪非止甘苦也閙有劫嗜
之者得之必不深与之必不能相忘惟太傅王公則
不似去臺閣投山林擇軒冕泉石而返古賤其曹
無藏於耳与目惟恐其不遠憤与度惟恐其不廣一
日闔齊惕㬎羽言石蛇之背欣動不已期其歲已巳
之臈八挾小舸載輕麗畬發乎濟夏湾之上以羽佑
座猷之以扣舷之客緣大小明月湾絕流而去雖息
而達蛇山簫管一鳴林谷振响山精水怪潜匿而不
敢出乃与客其擾乎岩穴涓環乎溪澗扶拄乎抹凳
之間高駕乎洪濤之上以吐納烟霧復消絕蹄纂莽
与徒夫争先而公不知倦於是水毅洋洋萬頼俱和
通乎耳矣東過雲溪西過夫椒通乎目矣佃周八表

卷十三　二

俯瞰九洲通乎度矣罷呼而醮歡羽翔而酬集通乎
情矣山不必高王公一蹴之三萬頃之勝可以撫而有
也維老於山林曽不如又何嫌於臺閣日欲落公手
剝石衣書名於鉄而去蔡羽記

通石公山　　王寵

島屿压崩奔石林突参錯朝雲止吐秀冬水亦澍涸
植丹能豹蹲嗟由蛟龍臒波濤激中洞氣霧秘上薄
全青赤日飛石兢育天竅表又微名卤足賞諧幽諾
蒼鼠不驚人飛楓林自落茲焉可投綸畢志甘瑒壟

思夫山　　高啟

江上曽看望夫石湖中今見望夫山夫君好采山中
藥獨與生竟不還不似蕭郎与秦女乘鸞同去彩
雲間

又　　周南老

蜮蜮湖中山山淹闇石崖應知避秦者遠与世事違
良人採藥去歲久不復旋天寒翠袖薄日夕勞夢思
化作山頭石引頸雲依依山石或可轉妾心終不移

又　　王賓

夫采采藥避秦哥妻守空闈獨淚多非是妾身甘憶
死恐夫復将在山阿

卷十三　三

思夫山相傳秦時有人林築不返其妻思之至死
故名

望大小二貢山　王達

大貢如大人小貢如小臣大人方正多小臣亦垂紳
太湖七十山而此我所珍清淑萃間氣瑞厚鍾風神
岳珞遶一朶海值月半輪遠矣馬跡秀近奪嵬眉真
岫巇巕岁尘盡擁高岌深谷虎豹隱幽絕狐兔瘞
將軍雖詛望逸若越与秦我行柯村外紫翠忽鮮新
不無靈異祠飛度招隱淪淘淘白水渡杳杳清路塵
芳尊薦中沚來之泱盂巾久老昧知識謂我訪樵賓

我皇諸侯賓均是天王民

琴山八首　蔡昇

誰將太古琴橫向洞庭陰山泉冷冷向彷彿無桐音

白浮山

水面有浮山色白勢突兀浮焉明不流非浮胡不没

五浮山

有客聚我五星墮而向太湖南石頭下有巨鰲負之
浮羅列水面如仙洲不識其諳識然否識然亦通萬
古秋我欲泛彼木蘭舟五嶽岩嶮皆尋幽只恐上帝
不肖留故遺季姚一子以以去人間何所投五岳各
与秦一丘山靈如此先當悲

烏蚌

烏蚌在湖水湖流蚌不移圓月出山頂疑是吐珠時

綠石山

南山層層石非紫亦非白寒暑亘千古長是蒼苔色

大容峰

一朶金芙蓉雲根在上又伊誰能折之擘山巨靈手

玄龜山

山根有玄龜曳尾將若行夜雨長石髮彷彿綠毛生

西湖灣

湖水看湖從平葉風叉荷氣急雨茲濤声湾中漁人
夜吹笛宿雁飛起驅鷗鷺

禹期山　相傳禹會諸侯於此　王賓

堯時神禹會山嶽洪水滔滔勢接天今日三州祖風
地秋風木稻自年年

封鶏山　吳敏

東山空澗原盤平吳王養鶏築高城秋天飢鶏未飽
食側翅下攫蛛無情守城武士心孔悲旦夕嵬菰捕
鶏鶏雖弓一展弱箭發鶏也時從半空落山人學射
藝漸精遂使山無鶏鳥鳴胡思何賤侵異日何不令

之射越兵

大小竹山　前人

竹繞山〻映竹山色長青竹長綠大小兩山何處同
瀟湘垰頭淇水澳昨朝山上清風生翠梢遥動鳳凰
翎今日山前晴旭照綠陰滿地鷓鴣叡鷓鴣教啼來
絶兩山雨溼琅瑯節

登西湖小洞連　吳鳴翰

春波飛雪打芳汀扶醉来登小洞庭金闕夫蓉千疊
嶂玉壺天地一孤亭直須撗槊歌明月更擬浮槎作
使星不獨坡仙誇眉海茲遊還許對平生

卷廿三　六

廻煉瓓　前人

三二引去桃花水寒出波心小玉屏四面海天涵地
白一方烟霧夜湖青登臨有客鴐浮去今古無詩咏
落星若此湖州仍見似便應添箇看鷗亭

鎮下放船過東山　范成大

打頭風急莫雷軒醉夢閒心鉄石頑惟有愛山貪未
獸西山繞了又東山
老禪竿木各逢場詩客端來共葦航一仕顛風貽高
浪滿船歡笑和詩忙

社山放船　前人

社下鐘鼓送客船凌波過鼓轉滄湾横烟羃處鷄豚
社落日穰邊橘柚山八表茫〻孤鳥去萬生擾〻一
舟閒湖心行路平如鏡陸地風波險艱

東山渡湖　前人

度船帆能如張弓倏忽去界寒沖融堪輿無垠日夜
汎浩〻元氣蓮〻風湖元日色不可辨但見水精大
瓊合集盛空波臣川后放麦客釣黍秋怪駭魚龍感
大十族作大圜鏡光中飛度迷西東蒼茫一身無四
鄰八方上下惟孤蓬毛仙出迎笑相問何乃自苦荼
寒中吾生蓋頭之片毛到處漂泊如寓公猶嫌塵土

卷廿三　七

碍人眼兹遊勝絶餘難同九衢車馬悦昨夢付与一
笑隨飛鴻〻

咏自西洞走阻風登竈山頂　王鏊

覩朋挽衣留不住送賦舟向平灘駐灘頭笑莫謹與
言肯鞋飛級輿尾出黿頭山〻不肩東望東海西吳
興群峰羅列七十二如拱如立如奔騰我行天下亦
多矣所至有山或無水其閒有水却無山何處能兼
山水美蒼茫萬頃浮翠鬟惟有海上三神山昔聞可
望不可到不如此地日夕隨我往與還胡為十年纔
一到風乎亦如吾所好

登縹緲峯　前人

反徑攀空躡度艱快我七十二峯顛星辰可摘九天上吳越平分一水間日轉林梢看鳥背烟攢谷口辨人寰居然自可小天下誰道吳中無泰山

明月灣石城　前人

巨石陂陀扳援平三山當面看雲生何當子夜重來此濯足滄浪對月明

石公山石洞　前人

石公之景殊不惡巨石懸空欲不落爭知不是補陀山中有仙人像瓔珞

卷廿二　八

石公山試劒石　前人

懸崖峭壁立千尺有洞虛明忽中坼吳王寶劒焉能盡恐是巨靈神斧劈

石公山　前人

石公盎盎無來跡亦有人家嵌竹西丸細欲闢還不闢愛此峯顛蒼雪色

崑山　滕甡

一水淡屐外飛晴如酒醒臨谿照淨綠陂獻到高青

又　孫寔

翠鬟俯深樾貫雲迷遠洞起然信塵表風秋凝冷冷

絕頂地平易軒窗風思號半空盡象緯四面湧波濤冽僻荒苔蘇泉深令骨毛登臨欲忘返城市最煩勞

登玉峯　陳肖華

四望平川獨一峯前峯瀟洒足蓮宮松聲竹韵千年合水色山光萬古同客到每憐樓閣異僧言因得見神功蘇民遠書行春至鼓履瀾歎夕照中

又　范周

萬疊青巒擁巨隄四垂空闊水天分夜光晴帶三江月春色陰藏百里雲桂子鶴鶯空半落天香猶在定中聞不將此境評張孟三百年　為老丈

卷廿二　九

夜發崑山　范成大

歲寒人煙户霜果獨登舟弱櫓搖孤夢殘燈盡百憂但吟今不樂耳計幾宜休慚愧滄州月年年照薄游

施元光在崑山舟中遠寄長句次韻答之　前人

四海飄蓬客含邊幾多雲水與風烟絕無汲力驅長鯨空有孤忠誓大川參月忽尋征馬上斗牛應挂故山前觀更情話知何許詩到天涯書欲顛

崑山聯句　楊維楨　顧仲瑛　姚子章　袁華　于彥成　郯九成

二月二十日棲船下婁江破浪擊長虹　楊　鷲騰欽高

扛梅峰進古色 姚 石樹鳴蕊莊曬壇展盡々 張 登堂
鼓進々地險立孤柱 鄒 天岳開八崗鳥升海先浴子
萬竅風力降雷戰交闘佑 顧 越搖襟吳嚨仙燕雉結
華 姚 胡佛回首龐婆律嘖栖鳥 楊 琉璃照龍扛曾料
坐食浪 鄒 落筆飛紊爰此題玉石豈曰取大扛文脉
貫琬琰 顧 繁韵含覽扛驅羊欲成萬 楊 裡辭得無双
多今文章伯 張 華此礼義珊龍駒幸識瓊 姚 鳳雛泳
知麗翠莽撰文古 顧 苗祠祈貴暢幢敏退抽連蘭雄心
闕孤絕句神躍台劍才旋下水樓巒声重寡和爲力
輕脚扛昆渠許已欣證讀龍矯龍

卷十三　十

登玉峰　夏元吉

崑阜還看小一峯登臨渾欲青摧天神種二陸人材
秀發数三吳地位偏岩面下通僧舍并林霏近傍市
塵烟幾時重著游山屐来拍當年種玉仚

同前　沈以潛

嵯峨千仞矗凌空滄海西來茂苑東勢轉江流三里
翠入嵐影半城中岩前有洞仙家近奄口無花豹
臥道閣說幽人茅屋底捻蔓相對咏無窮

陪徐天全夏仲昭遊玉峰　劉珏

青峰高聳白雲頭今日來陪上相遊甫里晚烟紫茂
颸洞泉迴水接湖州山中來之連城玉海上空聞萬
斛舟路會況逢全盛日蘭亭不減晉風流

登玉峰　吳寬

崑岡玉石未俱焚木樹危藤帶白雲小洞烟霞藏术
客下方簫鼓聚山君千家屋屋黄茅盖百里行人白
露紛更上凌峰最高處滄溟東去激斜曛

賦得玉峰春霽　張遠

玉峰小朵夫容秀氣霽晴分翠接人一萬晴残靄送
晚万花開遍石岩春洞雲已出從龍去海燕仍來與
客親此日登臨文學彥酒酣離思欲沾巾

卷十三　十一

秋日舟過崑山　前人

嶺來起輕颸颯林葉斷洞孤村烟樹鳥邊遠夕陽推
恰客水村市舟人候夜瀨偶因山水勝暫此繋蘭棹

舟中望崑山　王鏊

雲水孤峯秋壓江船頭風浪去低昂廿年旧事空回
首山自閑々水自忙

玉山辭爲顧仲瑛作　陳基

山嵯々兮磅礴太古未慜々兮雲英々而秋雨日朝
出乎兮在戸光輝々兮水流其下非君子兮夫誰与處
米我蘭兮爲佩采我荷兮爲盖從子于山兮聊逍遙

今年歲

郎官柏詩序　　金問

蘇之崑山古之婁縣也地大物夥為今圻內望邑按
郡志城本吳子壽夢所築山在城中而石多因似玉
因以得名自昔靈區奧壤紺圖琳宇環布其下傳歷
滋久苑葺弗紹則委頓於荒烟野草之間至若名人
達士高垅大冢皆歷歷在望仁人孝子於其先其封
樹等威禮所得為者宜無所不用其極矣其或毋澤
吉衰而殘碑騰折見欺於孫兒而增過客彷徨者自
非有忠厚之人居可為之地烏能興起兆正戚丙辰

卷廿二　十五

慶陽羅廷瑞由兵馬副指揮來牢是邑既視篆則進
父老詢民利病而興除之曾未浹期政和歲稔輿情
大悅暇日復從吏民循山之麓頫瞻俳佪喟然嘆曰
山為一邑之鎮民賴以安而凋弊若此非古人敬恭
屬功之意乃率兵民相與捐俸於上鑿石道路而塞
其旁路經理既蕆擢纍絶跡凡今昔之勝陰雲蔽野
雲霞時至未幾而絛枚四合蒼翠彌望邑人感之名
其所植為郎官柏儒林君子則其地為詩以美之兵
科給事中王用期等謁予文以序其美詩不云乎維
桑與梓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蓋人之思慕

其親而不見則寄情桑梓而不能已焉胡琫峴之所
安于漢天子以之而來趙范安君平以之而徵賽入
之念天理民彝有不容已皆不待丁寧訓告而自然
之應捷於桴鼓此郎官柏之名所由著也嘗憶徂徠
新甫使先生植則亦嘗頌之培護其而詩人詠之万
形諷之千古之下傳之者豈徒也哉然則是詩之德
與茲山茲柏同於不朽者莫不本於諸君子之言乎

郎官柏　　張和

君不見河陽花胡為飛蹤餘塵泯君不見拖江柳一
夕霜風變枯朽何如羅侯種柏盈吾崑佳氣鬱鬱山

卷廿二　十六

長春章閒翁仲卻深庭泉下髑髏懷至仁屠塵殊
護覓上從半精神作人語龠珂秀韓寒空雲鑒色遠
連翠微雨寫碑同表吳民情大刻逐著郎官名永歆
狂歌頌德絶十載芳声播南國

馬鞍山在崑山縣西北廣袤三里高七十丈一名
崑山宜因玉亭之崑山而名蘇境連接湖海而孤
峰特秀上有浮圖其陽有慧聚寺東偏有山神祠
西有文筆峰（相傳宋時有彗星現於此）山巔有華藏寺南有
桃源洞北有鳳凰石及春風亭（夏太常昶建）正統間知
縣羅永年植柏十章名郎官柏

登泰望山　　　　薛　鑑

南登泰望山目極大海空朝陽手蕩谷見荊天水紅
點點爭噴薄江湖通相通而多漁商客不怕歲月窮
派解早兜爾沮棹侯速風子本萍汎首委流任西東
茫茫天際帆栖泊何時同將尋會稽述從此乃任公

泰柱山在縣南三十里十乘浦南帶海上有峰大
樓基吳時以望海故吳録云一名泰望山又輿地
志云秦始皇嘗登因名

鄉叙　　　　高　啟

高予曾辭秩齊城優益還能念甚燃嗟尔只教天子

笑不言憂在祿兒兵

又　在縣西十八里相傳唐黃鶴降嘗於此云　　　　周南老

試看多宵指欲龍树帽悔笑取玉環歡拍板育州舞
天寶志欲滿侈心日益盈宮車走掃过娘喪漁陽鼓
胡騎王門優有此一林上遂令村之歌猶能三叉語

虞山　　　　孫應時

長嘯虞山巔天闊风氣有南範五湖近北覽大江橫
歷歷三吳地悠悠萬古情雄觀有如此斯復記平生

遊虞山　　　　倪　瓚

陳番懸榻處徐孺過門時甘渺言游井荒凉虞仲祠

曾雲卿去翁把酒更題詩此日交歡意依依去後思

巫咸山　　　　王　賓

看風巫咸已上天楚人歆祀亦千年相傳塚在今何
在一座青山縣郭邊

虞山　　　　王汝玉

平生不識海虞山覽秀曾同圖畫間雲入空濛開倒
影樹依蒼翠閉樓閣湖田穰熟秋千頃烟浦舟行路
幾灣天上咏來曾停響何當由我老年閒

登虞山絶頂有懷吳思菴　　　　周　忱

晴登孤嶂倚郊原指點東吳遠近村齊女墓荒枯樹

老言存祠古衢碑存一以白水通湖口數點蒼山近
海門此地付傳多勝跡重來聊與故人論

遊虞山　　　　吳　寬

夜宿相州口清朝喚舟人舟人請所之指點虞山根
山如知我來笑迓野水濱藹藹春雨餘翠洗雲中身
我本望茲山來然止赴市虞仲宵已林高名宛如新
悠悠松間路千古在茲辰試彰轉山塘行行自知津
春服亦既成庶以遣此春

同前　　　　沈　周

虞山我所最愛故佳路非遙此來有好花風日處春朝

茲携佳友與理舟訪先哲漸喜蒼翠迎路眼氣霏消
上有古松杉落落柱幢標其下見行人往來祺僧樵
我坐意亦馳豈悛復展超何異謝康樂巫湖眺且遨

三月九日舟泊虞山下　　前　人

霽色澄虞山止与遊人偶一年無多月春三及秋九
勿歎傾郭人隨俗悦親友春風若招邀處處闘花柳
林巒競妍新無復見憑醜闇見叢緑中遠秋紅踞嬌
休云惱山谷點綴亦可取拯趨識杜步委頓驗皓首
尚有散遠流列石自疊豆老夫目中畫未在遂遂走
况當氣力衰孩坐還可酒。

拂水島　　李　傑

六月西島上南風拂石滿無雲何處雨洒面作輕寒

同　　沈　周

只有看山是勝緣青鞋布襪且輕便天收雨脚臨今
日我赴花時憶老年絶壁雲扶將墮石谿崖風動下
斧泉此來不愧空歸去旋携新萬撲竹鶴

陪邑尹沈侯遊拂水禪庵　　陳　言

百丈崖翻白雪堆下穿雲磴繞禁迴元陽六月宜飛
雨靜夜三冬怨隱雷花壇真疑龍女地又宜詩虎歡
跑開八風不動摩尼淨乘我塵心入茗杯

遊拂水島二首　　黃省曾

王趾遵虞麓松逕轉洑攀覓泉迴島曲攀嶂歷空走
雲舞懸壺濺風珠細拂霄王孫遊意遠命酒始相招

二

振策凌丹壑珠排散紫氣翠微浮波日瀉巔下層雲
攝倚蒼崖卧琴待玉閑閣古重樹樹遊杯酒發音盡

舟中望虞山　　吳　寬

蜿蜒平野臥青山相見令人獨厚顔我有詩篇曾記
跡已無筋力再躋攀船頭旋轉見黃帽水面低縫拔翠
翠蘩舊日同遊者誰在秋從東老學清癯

与徵南遊虞山　　前　人

廿日下嶺西落日滿川上晚色催人還輕舟復遠乘
佳山雖多別特酒思凋依然忽回首舟尾會青泉
故人如我懷投筆寫其狀懷古心未除移山力何壯
便如王維詩終南亦可望流觀入中夜鼓拉起高唱

舟中望虞山　　陳　基

一望虞山一悵楚公曾此將樓船閲百戰揖艇出
把攥嘅孤忠罵賊年填海欲啣精衛石驅狼須假祖
龍鞭至今又老猶遊沃花落春城盆杜鵑

遊虞山　　陳　蒙

埜店杏花紅滿枝江南天氣早春時青山笑我來何
晚白髮催人老不知雲竇雪消龍潤滿星坛樹假鶴
巢危眀朝欲盡登臨興還赴雲閒羽士期〻

和計大尹虞山雅集　楊循吉

鼓棹琴川來駕言爲近遊覽今化方洽豈徒耶余謀
張宴山之巔有酒滑如油雲開見百里南里古蘇州
尚湖當其前發時催秋秋仁政召佳瑞歲禾皆盈疇
我醉屬公飲勿道此遊頗言子本邑産古今契良役
有月照松杉賓客起互訓攀勝重移席無遽還登樓
參〻新篇詠迥香風馬牛良會識亦難棘歡邈滄洲

卷三　八

次韻計明府虞山雅集　王　禹

西蜀春星柱老堂此軒高擔與天長且尋蕭寺讀書
處莫問夫椒是戰場空谷葉根流晚翠遠湖雲彩閒
秋光品題消得羅池客名勝如今足不凉

晚次虞山　皇甫涍

清溪杳無際望〻趁行舟海際雲偏市山城樹滿樓
桂餘秋放興菊近授衣秋夜發東林磬泠然破客愁

虞山溪行　前　人

朝從虞阜出終日愛溪行鷗近看疑下雲遠望若迎
風昏作海氣風滿助江声莫恨三山隔東看烟樹平

寺門望虞山　王　寵

禪門吐雲氣俯與虞山通天海羨巨鰲烟嵐日蘢葱
蓮花挺秀鋒鬱嶂羅高空飛泉四時雨福地千年宮
蝃蝀時出沒青天下舒紅是翻爲夏晢淮本數年芸
鶯啼紫岩曲鹿鳴青林中薰風蕩萬蘿沃雨餘望叢
塞于抱沉痾未得窮珍瓏還期覽日出夜半千崖紅

虞山在常熟縣西北一里高一百六十丈周四十
六里六十六步吳地記云琴樓里姜罷都尉於此故名按吳越春秋吳太子髮女病而死曰必葬我虞山之巔以望齊國越絕書云虞山巫咸所居則虞山吳越時已有之或云虞仲吳北得名一名海虞或云海隅以東臨滄海人名烏目山雖

卷三　九

無峰峦而蜿蜒起伏累如卧龍上有玉埕硯碉或
疑其古冢而不可攷也山麓有老君殿旧名乾元
宮〻側有池宋嘉定間鑿又有雪井南有仲雍墓有程
摩卷太公石墨傳有石洞天將雨則雲氣出于中
又西北爲拂水岩崖石陡峻水奔注如虹凌風飛
灑最爲奇勝自南循山而西有致道觀又西有招
真宮昭明太子讀書臺又西則岳祠諸廟吳王廟
北六里有試劍石又有三沓石与石城石門諸峰
錯峙下有石坛周八十步又西則宝巖灣其北六
里爲破山

遊陂山　　僧欽

黄峰百戰後真界滿塵埃異草緣空發悲風起古臺
野花寒更發山月暝還來何事池中水東流獨不回

陂山々居八詠　　僧常達

身閑依祖寺志僻性多情必至道真旨屠接起暮鐘
啜茶思好水對月數諸峰有問山中趣庭前是古松

二

晚望立虚庭心々見祖情烟開秋岳色雨霽減泉聲
遠樹猿長嘯層岩日下明更堪論的旨林下笋初生

三

一室塵埃外脩然拂塵長睡來開寢帳鐘動下禪牀
錄度山光冷秋澗木葉黄時避諸祖意欲石看斜陽

四

西來真祖意祇在見聞中寒雁一聲過疏林飛葉空
心閑倚水石身老怯霜風爲報參玄者山々月色同

五

真性寂無机塵々佛祖師日明庭砌綫霜若藥苗泉
汲水和烟酌栽松帶雪移好聽玄旨處猿嘯落陶枝

六

古寺倚欄危時聞幽鳥机遮空月色淨夜迥磬敲移
滿轉寒更急燈殘冷焰微太虚同萬象相會話玄徽

七

明眼論的旨物々唱圓成珠綠暮來早坐窓日漸曦
禪心觀石室綠翹覆孔雀好聽談玄處奇松鶴數声

八

祖々惟祖旨春獻日漸長霜輕殘草綠風細葉苗香
月滿真如淨花開覺樹芳谷前鶯轉處時聽話圓常

烏目山五題有序　　李堪

余被物役塗汀歎羈於人務烟於吏位誠此身爲官府有也今四十加六年始覺老非秋而已至病不期而自來生何常而本空死如煉而其寂由是登水本之虚室過烟霞之美夜闌經梵之清韻覽者花之寔會到心悦以情動目爽以言發觀康以文著永擇以意覺前月中旬贈眺洽金教事主常慈遊過烏目山其山左右前後僧居梵宇者有五因成題五皆率爾所作非高妙也大中祥符三年四月五日序

龍沉院

林下金仙坊若門倚夕陽花飛殿塔濕池泥雲霞先
松老鶴仍波洞枯龍已翔中宵動清衆一磬發虚堂

鉢題興福寺延福院淨居院承慶寺并見附寺下

破山八詠并序　劉拯

元豐元年攝州當數據汲門思雅謂予言曰海虞之勝鍾於破山然林泉之勢與觀之榮無近與遠傳之盛矣自倪梆州捨宅為寺數百年間偉人奇士往〻閒出而入無知者須有以發明之余因而詠之

興福寺

峨〻烏目山曾聞貴族宅重屋古珠翠改字換金碧
泉飲朝霞明松遠暮雲白宜尓山中人日輪自朝夕

救虎閣

三昧遊深恩結宇依蒼崖猛虎伏危閣救前非忘骸
罷獄雖覆車危崖猶投溱況我見已忘而救猶其僯

宗教院

妙義傳天台遂雲争如堵何於雖五時修短自三草
結隱非此峰護藏亦其宜秋來月正圓獨照僧已老

龍聞澗

白龍聞危峰長聞落千尺靈泉應奇敬高連暮雲碧
寒影夜蒼崖清流動危石八月苗正枯猶能變甘澤

當建塔

圓音探虔林危言發南華万里啄一空誰云正非邪
門影搖青松曾廻貫僕東猶遺數層塔夜〻凌飛霞

懷述塔

妙理悟三伊亂〻抗奇節千尺君下松翛然獨凌雪
珠影雖青黄月輪豈圓缺危石揚寒泉至今伴清絶

空心潭

碧潭發幽石瀟洒無纖塵寒光湛秋月有物雖比倫
羅鈞況無魚千尺徒垂綸到此心已空何用濯吾纓

御賜鍾

大發和法鍾萬里烏彤庭烏間接影重星爽雲氣清
餘响繞君陞林葉如同驚有客發深省塵耳非謗傾

題龍山　高九萬

古澗滄浪外精藍標細澗木枯曾聞去龍老蘇入山
烏道秋達迹禪房畫掩關詩成聲子去流水自潺湲

破山古傳龍鬭而山裂故名上有興福寺又有鬭龍澗旁有珠砂洞汝生池慶元志引山海經曰虞山之北岡巒相嶽則烏目山今頂山之南有烏目日澗與耶此也自此東北九十步有空心潭取唐人常建詩潭影空入心之句又有舜井

秋晚有懷頂山　孫應時

小山搖落故凄凉想像登臨野興長萬里晴空初雁
入一年好景又橙黄極頂滿飲償秋節生怕殊鍾報

夕陽搔首故園賒未得籬邊寒菊為誰香

秋晨至頂山　前人

散日秋朝起早涼纖雲不點鏡天長松杉承露連天
碧楓指眼風萬頃黃可惜文書妨勝日又還時節近
重陽小山叢桂擬浮玫〻隨人作傳香

中夏獨遊上方　前人

澗水有奇觀山雄發清歡寫抹翠光合深谷涼風多
招遊轉寂歷佇立久婆娑吾生正值此欲去意如何

六月宿山禱晴　前人

鵲為勉晴喜山如秋夜涼雄雞起竽覺雲影散半羊

卷三　西

神理應難昧民憂敢自康平生靜中趣未歉宿僧房

詰旦喜晴　前人

一路有幽意三年纔獨來龍鱗松麻蒴翠甸石莓苔
澗喜蚓丸動清知嵐氣開山前迎父老同作笑顏回

宿頂山白龍祠　梅澗

千株碧排樹立一線紅泉遠石飛童子怕寒爭閉
戶夜深風雨有龍歸

頂山上方　程準

雨歇黃梅後秋生麥熟前偶同金馬客來訪玉龍泉
竹葉一尊酒梅花五月天不妨扶拄杖行到白雲邊收

頂山　周實賓

路轉宵風徑泉通古石橋規模灵隱小景像上方遙
書錄藤牽杖尋源草沒腰每懷登覽日東海暮生潮

遊頂山龍潭　李充

招提清絕對踏方路繞山園路氣藏好在池塘存旧
址依然花木隱禪房風生殿閣元無暑雨夜松篁自
有香日暮不教清興盡更登絕頂瞰微茫

頂山在破山北十二里上有高女峰（相傳齊景公女葬此）白
龍池在為西北有水廉洞兩水合流從石崖下注
漫流若簾云。

卷三　芏

福山　徐有貞

買兩衝風泛綠舟共君載酒七峰游海門東望天連
水江市西來樹隱洲喜有錢劉新著作能無王謝旧
風流登樓漫漫題詩句自與山僧作話頭

又　李傑

九日攜壺上釜峰海天萬里淨秋容百年幾度尋清
眾廿載重來認旧蹤漠〻水雲渾處合離〻霜樹淡
選撩當時老衲今何在窗下依然偃一松

福山在縣治西北四十里高九十五丈周五里本
名覆釜唐天寶六載改為金鳳後梁乾化三年又

改今名山麓有東岳行祠

鳳山　徐恪

冢林原在鳳山前綠野茫茫際讓川直遶曾遺長翁
興知机不似季鷹先悠悠往事今何較落落虛康我
自便卧起兩峰如渥翠炉薰那復對道藹

遊秀峰即河陽山　楊雍禎

河陽山色画圖開絶磴懸崖亦壯哉華表不聞仙鶴
語醴泉曾引鳳皇來主盧金鎰埋黄土石獸疊碑長
綠苔獨有桓桓丘隴在秀峰相對讀書臺

又　陳煒曾

平生丘壑慶躋扳此日披圖意住閒江郁去遲龍虎
臨海宴行看鳳皇山鶴來華表千年後雲在丹崖萬
壑間聞有青囊書卷在訪仙求術待秋還

登鳳皇山次徐亞卿韻　王禹

身去平生此石灼只應猿鶴是心交譜彎神物懷乎
鳴豈有文章奪鳳巢山鬼吹燈爲夜户石泉弘若趁
齋庵苦吟未就渾忘寐雲水霜鍾莫浪敲

河陽山一名鳳皇山在縣西北四十里高一百二
十丈周七里山頂有井嘗出醴泉見水虞寺碑　又有梁
朝古檜及唐狀元陸龜讀書臺

登穿山　劉珏

屹立晴洲翠作堆是誰移得小蓬萊崖不受秦鞭
去一穴渾疑禹鑿開扶雨龍從雲裏出看花人自洞
中回酒酣倚杖層巔上笑指滄溟水一杯

馬進士抑之穿山送別　前人

五寅三墳謫棄娃君才不讓呂東萊池邊夜月蘭舟
泊花裡春風綠帳開已見陳蕃待徐孺還期孔子薦
顏回多情最是穿山色飛入離筵相别杯

又　徐有貞

一拳秋水骨兀立濤雲邊地僻通靈氣門開似玉闕

碧分苔草色蒼入古苔斑禹有劉安客題詩詠小山

又　陸粲

草翱天上黄金闕墮落人間白玉環老叔吳奴尋不
見如來年此地作穿山

又　陳蒙

石門空虛誰鑿闢薜荔挂影蒼苔積懸崖偃樹鶴栖
巢古洞出雲龍啟蟄

穿山在州東北五十里高一十七丈周二百五十
步中有石洞前後通徹故名臨海記曰海虞穿山
下有洞穴高十餘丈昔有海行者擧帆經其中今

考其洞上獨通人往來而其下為地去海已遠討

屬常熟縣今分隸太倉州

鎮洋山記 在州治後壘土為之 祝允明

弘治十年蘇州府新建太倉州成遵
詔命也堪輿肆其經丞恭夫其鎮而巡撫右副都御史朱公瑄建白之太守曹公鳳主維之同知萬公祥等申畫之所以造規致工揆續盡建咸出於州守李公也初治廨既立百具皆作而相維公州之東滄溟環輸孫洎瀛蕩古不休雖邪呀然欲睨跲驁而萬井衛奠無標極之形於是郡廨守後築為崇丘肖像三山中隆夾

亞堅壤疊積累石奇貴材木蔚章鳥獸騈集庋乎摩蒼霄飲乎蒼蜺祇風嶠氣迴情媒勢到足以睽絡地軸支控鯨瀚而又為亭者三屋山之前者曰迎仙首曰來仙西偏曰遊仙為洞一屋山之麓曰集仙既成州人瞻聳征閩歸黯更倚附服。綵船安瀾伯若與賀龍魚帖屋乃稽數名山謂之鎮洋同知州事周君明令義官劉鉉屢請記夫兩儀奇物而川岳奠位王公設險而城隍作藩肇州封山其來久矣又况維洛食而周禹定咸陽時而漢闕依形相之方孰可為廢然而不豁暨肇晴走
聖國故龍門砥石禹成厥功南交銅柱援標漢業厥今沙海衛暨揭波不聞所謂竜筵偶從神鬼受職因民而利職競由人然非深不足以經遠非明易觀以輔丞有如茲州假構斯山圖興化機物情未云周審今則地理順適水土平康物性充而形勢強陰陽和而陵邨解蕩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臣也者承君之義以致之民者也則鎮洋之創我
后知始群公作成乾坤交宜人物攸殖豈不謂財成輔相者歟非天下至深至明其孰能與於此惟李公施英荷溧直氣凜凜殆乎海其知而山其仁者也晏由進士簡擢御史繡

衣所指霜憲戢肅當道
駟射遂落伏馬
廉堂揭明將起我任然以治東壖孜孜欽鷄割非大賢之路明辰大行獨由宛声共山無祈則民之懷益永以肖託公名端鍔表正粵陽人董其役者陰陽典術瞿坤醫學典科杜璧也允明既纂緣勒然綴為銘詩詩曰

繹繹新州靖靖崇丘猗猗大流厚土崔崔剛民墨墨狀絡坤維三壺妥形日觀接明五岳連衡陽侯效職波臣屏息其究安宅都臺是勳群公秉創崇於州居六府維修人謀鬼謀以承天休乾清坤夷蒼生熙熙重譯援一股肱其良厥事其康獻於
天王

又　　　　　　　　　　桑悅

孔子曰譬如為山又曰為山九仞傳曰丘陵學山而則山猶可為可學者歟太倉前擁婁江東接巨海湖元至元十九年宣慰朱清張瑄於此通海漕貫市易廛番遂成華市延祐元年以崑山州治徙之於此後因無並陸梁州復移崑山我朝　吳元年立太倉衛洪武十二年入立鎮海並治一城荷戈與操者游屋廩文墨須求備傳牧胥姦孫弘治十年巡撫右都御史朱公瑄　奏割崑山常熟嘉定三邑地之切近太倉者立為州以撫御之　上曰俞廟議僉曰驚

悍欲斂斯犯欲繩緩欲翦擿袪痕拓充勝厥任者難屆一人以佃全州人咸以湖廣之棗陽李侯端素以學行名於時登貢甲官六察千生直道而行有仵權貴久淹下僚非斯人勿克料理是州其驥足又滯一方混同衆燕糞利害不足為侯惜乃推侯為州守侯至任經營百方豈齊州治凡門堂宇庫學坊垣等之屬煥然一新又念州中山寡嵐延巨浸惟土足以勝水攻東坡治徐造黃樓意遂於州後隙地因陵為高命與衛署坤董工採土築為三峰下連坡坂點以奇石山成侯名之曰鎮洋蓋欲茲山連神畜靈利

如五兵之在庫險如長城之阻鄙威如宿將之坐幃幄而凡浮泛微沫足以闌遮扼塞與夫鯨波陸飛蕩析居民之禍永永其無有也侯心其厚矣哉方為山之初侯與予相其向址告予曰予欲於其處為山山之上下植以錦卉并後凋難老之木絡以亭館公暇與州士大夫觴詠其間論道古今斟酌民瘼不亦可乎予應之曰侯廊廟之具淳沉州縣多歷年所公道不泯近司銓衡者舉侯為四川監司官名聞於　上不久將為閩南之舉正王元之所謂未知明年又在何處者侯雖一日樂於茲山賦侯矣而不答雖然巳之

與人相為盛衰草盛則衆穀已盛則衆人故為己千歲者計則不為人一日計之人於千歲者則不計己於一日理之必然者也侯自為吏持廉秉公信於是權已不待言及治茲州興衆舉廢立綱陳紀恒如不及至於重叢瓌借策籌一身以當是非毀譽之衝凡百建立懸之若為曾玄計者正與為此山同累望身享其樂猶使凡為吏者皆能充其為己之心充又充馴至於無己已無己斯人皆已如是則利與天下同樂害與天下同憂堯舜君民之道有外是哉吾侯者亦可謂不負於吏者矣予旧常發人斯徒名數於

州知侯心事最詳因州判官浙江之蘭溪葉侯。語余
予嘗勒石以盡永久遂為紀其事如此嗚呼閩州吳
祖侯功不刊州人後世亦為美談曰猶望禹子可望
是山

贊　陸晨

巍乎高哉惟茲鎮洋三峰拔秀五岳獻祥一貫之土
一拳之石積之累之成此岌嶸卓哉李侯出計孔奇
李城巨靈天定相之鎮我海陬固我地軸壯我一州
登我百穀路不拾遺海不揚波四境奠安所藉者多
龍蟠虎伏鬼護神守巍巍巖巖蒼蒼茫茫有玉可砥
有豹可藏竹竹餘餘盤盤白白路轉峰迴深泉幽獨
雲藏嘉樹棲壇巖花恩流雨露秀發烟霞雲氣結構
毓光瀕洞韓詩態狀諸戎贊夫侯惟公鍊長純彌偉
一磨其巔衝觀四方民有巔連奉在侯目無破觸參
侯心似蠲思玄奉于文章大衆為侯紀功上磨其崖
小子昭甫目擊其盛欲頌伏冥無副闕杯擬之山靈
侯德用昭地久天長山無動搖。

詩　沈周

水匯風衝海郟荒新州東壓亦雄孫白泊萬里登臨
近青攢三山指顧長歲久魚龍扶地軸春深草樹發
天省邦侯卜築功成後從此波濤不敢狂

太宗文皇帝御製寶山文碑

嘉定瀕海之墟當江流之會外即滄溟浩渺無際凡
海船往來最為衝要然無大山高嶼以為之表志遇
晴晝風除而入則安坐無虞其或晝夜烟雲晦冥長
風巨浪沆瀁迅疾倏忽千里舟師罔識臨忽差失觸
堅膠淺遂取顛躋朕恒慮之今年春乃命將士相地
之宜築土山焉以為往來之望其址東西各廣百丈
南北如之高三十餘丈上建烽堠晝則舉煙夜則明
火海洋空闊遂見千里於是咸樂其便不旬日而成
周圍樹以嘉木間以花竹蔚然奇觀先是未築之前
居民恒見其地有山影及是築成適在其處如民之
所見者衆曰是宜有神明以相之故其名先見實稱之
曰寶山因名其所稱而不易遂刻石以志之詩曰
滄溟巨浸渺無垠浩浩蕩蕩天地相吐吞洪濤駕山嶫嶫
奔巨靈屓屭相吹噓變化倏忽駭神魂眩目
雖有蒼黃舟楫難為援乃作茲山當海門孤高觀秀
猶崑崙千里示來舟程永令吨齊無憂寶山之
名萬古存勒石誌文同乾坤　永樂五年　月初九
日

寶山晴雲　高宗本

馳驅萬乎一山成寶藏含輝雲自生隱約壺天浮瑞
彩依微海市呈新晴從龍日駁當船客捧日歡騰水
祭兵拱重|吾皇洒宸翰十年草本被光榮
寶山在嘉定縣東南八十里依仁鄉永樂十年三
月平江伯陳瑄督海運築為表識上建烽火高三
十餘丈周圍一十五里

震澤賦有序　朱右

按禹貢震澤底定在揚州之地說者謂太湖也國語
太湖韋昭注即五湖也書謂之震澤尔雅謂之巨區
周官職方揚州藪曰具區浸曰五湖又似与之不同
吳越春秋又名笠澤吳地記云五湖者菱湖游湖莫
湖貢湖胥湖虞貢疏傳吳有五湖三江之利太史公
有屛亦云登姑蘇望五湖愚意震澤以其震蕩不定
而名具區以其既定而草藪聚焉義而五湖者又太
湖東岸五灣潴水之別派今吏為已春秋時則笠澤
漢傳吳志指為五湖皆即今之太湖也於　淮本作
震澤賦以為極嚴類之業所明禹德於不　其辭
曰
客有鄱陽生號遠遊公子倜倘玫瑰起奇拔偉衣白

雲之翔〻、歎觀冠之躍〻、神恍〻以欲逸、風飄〻而
鼓仵、於是上會稽、探禹穴、沿遺跡、越洞庭、軺車前驅、
鷁首紛指、王子進之以笙鶴、江令贈之以芍藥、遂乃
揚帆錢塘、鼓枻中吳、將欲窮覽山川、壯遊江湖、造松
陵主人、而歆然從子、主人曰、子號歷覽、亦嘗聞澤之
大有三萬六千頃者乎、生曰、未也、可得聞歟、主人曰、
唯〻、夏名震澤、周曰具區、下為三江、定為五湖、右接
天目、宣歙出溪之源、左通松婁中江入海之洳、衆流
之委、群利之儲、萬瀆出其南、霅水經其西、五灣潴其
東、雲紅界其堤、流甘泉之清液、隱雪灘於北隄、洞庭
中起、林屋天開、溯彭蠡、吞雲夢、篤雷夏、獻孟豬、杳不
如其幾千里之遠、疇能記三萬頃之有餘、其涯則汪
洋浩瀚、澗灣閒大、淵淼湯洋、漾渙〻、泓〻流〻、颭吹波
結絡、龍鱗、日光玉潔、瀲灩澹盪、瀾是漪、錦花成文、
浪濤噴潰、澎湃泓瀜、丘雷騰虹、蒸雨生雲、噓吸陰陽、
吞吐乾坤、如潮汐之不測、或早暮而異觀、飛揚蕩
漾、泂淪、千態萬狀、蓋不可殫論、其藪則碧沙磨
黃石、武夫、茨蘼蒹葭、白蘋青蒲、荇芹繚藻、茭菰荻、
蓂有杜若、江蘺蘼蕪、芡萁雞頭、草長龍須、芙荷翠、
蓮藕芬萼、衆物應之、何可勝圖、其玉璞則金泥微露、

瑰瀛殊乾、蔵薪蕉萬、蔽芷蘅蘭、菖蒲馬荔、荃蓀射干、
巧携紫白、水栩葉丹、蘋蓼早緑、榆楓暮紋、朱摘火齊、
黄柑金丸、連莖並秀、駢集乎其間、尓乃周流捜覽、潭
覽闡班兩々、相埼蔚乎崇山、其山則層巒崑崙、盤嶂
嵱峒岑嶔、參差如度如蹟、崔嵬嵒巖、陂陁斜欹、上扶
幽罔、下臨看崖、拄地軸以傍礴、逐水曲而折旋、馬跡
屹立以峩峩、翠峰崚嶒以盤桓、飛浮雲之流景、衝斂
龍之深淵、空谷鈴谺以無底、磴道蜿蜒以相連、其中
乃有奉真之祠、伏佛之堂、琳宮道觀、梵宇禪房、雲烟
縹緲、金碧輝煌、黄冠緇衣、來往而徜徉、談玄贊空、學

幻言詭、或登座以演法、而攀舞而稱觴、駕白魚之鯉、
游重淵之汪洋、水産則枯椽旋螺、土蛤石花、鮐鯉鯿
鱓、鰻鰣鰱鱖、鰷項之鮒、鯽毛之魚、細鱗之魴、紫甲之
蝦、稻蟹盈尺、鮑蚶戴車、長蚊巨鼇、寫龜靈鼉、周遊往
來、其樂無涯、翔禽則晨鳧鶖鶬、鵷鶴鳧鷖、交集鵝鴨、
鴻鵝鶻鵰、鶩鴻來賓、陽鳥攸居、駕鶖遠奔、鶡鷄忘機、
唯茲鳶、屬王交飛、振翮翩翔、以遊以嬉、來如風飄、
去似烟晞、若乃絶岸之濱、斷水之石、或伏或倚、或側
或立、或方如圭、或圓如璧、或矗如峰巒、或平如几屏、
或滑如脂肪、或嚴如劍戟、或頳而赤、或蒼而碧、或紋

如玉、或黝如漆、為中流之砥柱、若逆河之碣石、狀々
奇々、礧々碌々、斯又天造之神功、而出於茲水之蕩
激也、思昔夫差、龍伯圖數、屢戲於此、勝負未分、旌旗
蔽空、舳艫如雲、始魚鱉以為樂、終麋鹿以成群、乃肴
沫釣之徒、若晝之士、去國踐矣、汎舟西子、亦復渺々
滄波、茫々白水、至人之辭未終、窮陽生肅乎改容、喟
然而嘆曰、甚矣吾道愈下、而人心之不古也、吾子好
學、頗識典策、不述職方之經、邪而盛稱茲澤之庭旗、
不思禹績之勝、而徒嘆吳覽於此國、有所以極覽
之顛望、而慕夫五性之至德也、遐思往古、攀跡太息、

請聞主人、所聞而陳子之所得、嗚呼噫嘻、浩蕩方割、
懷襄未平、九域混而莫辨、百寮塞而不行、支攻巫擴
於淮甸、天吳披猖於海濱、時維茲水、震蕩靡寧、浮々
冉々者々、蠢々擬擬、掀天而動地、猶駕雷而轢霆、顛不
周觸而天柱折、若巨鼇抃而洲島傾、斯震之澤、所以
錫名也、逮夫九載既甸、庶土交正、波神受職、川后
令應、龍畫地以効功、庚辰持戟而制命、尊吳淞以
流、則淮海而表境、於時澤安其所、水順其性、鳴者
傳、動者自得、斯震之澤、所以底定也、千載之下、美
禹功、昏墊之害既遠、淮泗之利無窮、故漁人舟子之

出入蒙閩海宦之經從摯揖鼓浪引帆隨風莫不連
檣接舳往來乎其中斯又其區之數以萬民惟止之
供也方今海宇清明|朝廷靜謐內宣民化外修貢
職寰安其耕女效其織工索其習商估其值士守道
經民食其力風不揚波水不盈洪方鎮以寧土地墾
闢開禹之疆廣禹之積是以九州之休咸仰|聖育
沾濡乎仁義涵泳乎道德浹洽恩波沐浴膏澤斯摩
浸潤流衍洋溢天無亢燥之災人樂汝土之俗試言
其故則辟雍湯湯|聖化行矣璽沼洋洋|聖澤汪矣御
清洛洛生意莛矣溥德川流遠要荒矣下視一隅寧

卷十二　三六

不臨杯承於玓堂矣主人矜球乎衆聞憮然自失仰
禹功之長存慨餘子其何益相与鼓枻乎滄浪曾不
芥蒂乎胸臆乃起而歌詩以頌德詩曰
於爍禹功配天比隆生我遺民宅我土中原隰昀昀
江漢禹東萬世永賴惟禹功是崇|於皇禹德立我
民極手胼足胝救焚拯溺鑿而井飲耕田而食靡謝
天功焉知帝力|於昭太上示民以德眷祐我皇与
民立命|禹疆土維禹作貢其混合四大維民之正
|於穆|聖皇惟上帝不常啟我有土亹亹不敢康
五岳四瀆七澤九岡不修其職來享來王|來享來

王受天之祜于萬斯年貽我有土有土有民有子有
孫有引勿替以頌斯文

太湖賦　王鵬

吳之有太湖彷彿乎三萬六千頃寔承德之所鍾乃
江南之佳境跨三州而無限納大衆而絕週綠淮海
之雄揚翔禹跡而先禁匪球震之可方彧雲夢之堪
竝觀其浩瀚潢漾沵瀰湫莊沉沉隱隱訇磕砰磅動
盪地軸噴薄穹蒼尋源委而未厓混朝宗而有常鄙
綱絡之群流包消滴之滋霸鼓洪濤之激遠汰玉蟾
之盈光南大塊之怒氣蕩陽烏於扶桑纚纚乎不可

卷十二　三七

以際窮窮乎莫之能備爾焉如霧勃焉如烟沄渣澹
宜泓滂森延陽侯巫猛而起立馮夷織翠而周旋象
未殺之胚胎㞢已極之幅員順矣孔習坎之道不可
以許往而弘方則知津泰而瀾方湫無倫此則太湖
之大略也若夫大魚喣嵘老蛟蟉蚪巨鱗躍鰭而辰
鯔長鬣拂雲而捎斗其靜也則風烟帖寂四　碧
其動也則驚濤觸天高浪汰日激跃而林谷　振
吞吐而舟航若失其瀰漫之際璇環之中玄　連屋
而燭夜珠光抹電而燒空神蟄壯黿閤見詫出蠻芍
可惝惚兮可踪覆有豪漁旅旅千檣萬櫓挾任公之

奇嶔效龍伯之步武蓮若林之荃苓列排雲之綱罟然後鬣掉尾振迅儵　者曝采赤鬐晃洞起躍大者尤鯀小者戢又戲迎網而自獻或欽躬而可得腥炯蕤香數不可極其山則有東洞庭巍然如立其上則有神人之府真仙之宅乃左神幽虛之天南接羅浮北通岱岳王屋東連峨眉而達故謂之洞庭地脉又有招提蘭若丹青炟赫其石則如璪如玦鈴枒瓏瓏遠眼穿穴龍虯蟠結虎豹戲嗥文士畀以斐辭詭人貢之魏闕其松則連雲卧虬捫參歷昴修百仞廣谷抱材中棟梁勢凌穹昊上有白鶴飛翔下有蒼龍出

沒其中民居如城如市鱗次比櫛駢甍連墉華榱接址大者則有陶朱猗頓之流海賈番商之侶粟貸如阜鬻庄成庚靡久莖俚性利是務閒有以經史為生涯付光陰於膏晷道宗程朱詩法李杜作為詞章雲騰川鶩亦有務光巢許之徒長沮桀溺之輩持玉帛如塵覓龍爵祿而泥滓巢孜槃以自適柔枕流趣家必有圃則千頭木奴能霜爛目其他櫻桃梅盧橘梅杏桃李蒲萄楓栗纍纍如綴駢曜游目之觀勝若卒歲之衣食更有餘峰七十而如群螺之隨玉盤者又豈勝悉舉其跡哉雖既

客有舟而過者曰子之知太湖之樂若如此而可俱者則有未知也是猶知火可燃矣而不顧其燬裂之猶知水之可飲可游而不顧其沉溺之患者也先生曰噫子非不知也經不云乎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矣天地尚不能久於其常吾惟謹於淡而簡於出處擇閒高卧之圃寺何如揚帆騁輿之敢試故當頌其變之足與難保乘其勝之偶得也欸客喜而歌曰齊齊太湖其波漣兮覃及四方王道平兮先生於是乃賡其歌曰太湖之深兮可以養我之心兮太湖之浩兮可以養吾之道兮客乃胡盧舒襟揮袂再揖辭謝鼓枻而去

吳郡文粹續集卷二十二

吳都文粹續集卷二十三

長洲 錢穀 編輯

五湖賦 此賦出藝文類聚上下有缺文其古也錄之 吳楊泉

乃天地之玄源陰陽之所徂上值箕斗之精與雲漢乎同模受三方之灌流為百川之巨都居揚州之大澤苞吳越之具區南與長江分體東與巨海合流太陰之所毖玄靈之所遊追湖水而往還通蓬瀛洲爾乃詳觀其廣深之所極延袤之規方邈乎浩浩漫乎洋洋西合乎濛汜東苞乎扶桑日月於是出入與天漢乎相望左有苞山連以穹崇頹崔嵬紆曲右有平原廣澤蔓延蕭蕭原隰阪各有格菰蘆莞薍隱軫有錯衝風之所去零雨之所濛

初學記以楊泉五湖賦 作西晉楊泉與前文不同並錄之

余觀夫主五湖而察其實物衆哉大矣以為名山大澤必有記頌之章故梁山有奕奕之詩雲夢有子虛之賦夫具區者揚州之澤藪也有大禹之遺迹彌川導滯之功而獨闕然未有翰墨之美余竊憤焉敢妄不才述而賦之其辭曰浩浩大哉於此五湖乃天地之玄源陰陽之所徂上屬斗牛之精與雲漢乎同模受三方之灌流為百川之巨都居揚州之大澤苞吳越之具區南與長江分體東與巨海合流太陰之所毖玄靈之所遊追湖水而往還通蓬萊與瀛洲

五湖記 王鏊

吳郡之西南有巨浸爲三萬六千頃中有山七十廣二漈帶三州 蘇湖常也 東南諸水皆歸焉其最大者二一自寧國建康等處入溧陽迤邐至長塘湖并潤州金壇延陵丹陽諸水會於宜興以入 今寧國建康之水不由此矣 一自宣歙天目諸山下杭之臨安餘杭湖之安吉武康長興以入而皆由吳江分流以入海一名震澤書所謂震澤底定是也一名具區周官職方氏其藪澤曰具區山海經浮玉之山北望具區是也一名笠澤左傳越伐吳吳子禦之笠澤是也一名五湖范蠡乘舟出五湖口太史公登姑蘇望五湖是也五湖者張勃吳錄云周行五百里故名虞仲翔云太湖東通常州松江南通烏程霅溪西通義興荊溪北通晉陵滆湖東連嘉興韭溪水凡五道故謂之五湖陸魯望云太湖上稟咸池五車之氣故一水五名然今湖中亦自有五湖曰菱湖莫湖游湖貢湖胥湖莫釐之東周三十餘里曰菱湖其西北周五十里曰莫湖長山之東

周五十里曰游湖沿無錫老岸周一百九十里曰貢湖居山之西南周六十里曰胥湖五湖之外又有三小湖夫椒山東曰梅梁湖杜圻之西魚查之東曰金鼎湖林屋之東曰東皋里湖而吳人稱謂則惟曰太湖云

自蠣山東望震澤　鮑照

瀾漫潭洞波合沓崿嶂雲澀島遠不測崗湖延離分幽篁愁暮見思鳥傷夕聞以此藉沉痾棲迹別人群結言非盡書有念豈數文

泊震澤口二首　薛據

日落草木陰舟徒泊江汜蒼茫萬象開合沓聞風水洄沿值漁翁窈窕逢樵子雲開天宇靜明照萬里早雁湖上來晨鐘海邊起

獨坐嗟遠遊登岸望長洲參落星欲盡朦朧氣漸收行藏空自秉知識仍未周伍胥既伏劍范蠡亦乘流歌竟鼓枻去三江多客愁

又　李紳

范子蛻冠履扁舟逸霄漢嗟予抱險艱怵惕經瀰漫窮通泯濫勞趣適殊昏旦浴日盪層空浮天淼無畔依灘落葉聚立浦驚鴻散浪疊雪峯連山孤翠座斷風帆同巨螯雲蠢成高岸宇宙或東西星辰沉桑爛霞生涵洞遠月吐青熒亂豈復問津迷休爲吕梁嘆漂沉自誰保覆溺心長判吳越郡異鄉嬰童及爲戲依稀古井邑喚唳同鷔鶴舉棹未宵分維舟方日旰徵斯濟川力若鼓凌風翰易狎當海游臨深罔知難

太湖秋夕　王昌齡

水宿烟雨寒洞庭霜落微月明移舟去夜靜夢魂歸暗覺海風度蕭蕭聞雁飛

泛太湖書事寄李湖州此詩曾見前集　白居易

烟渚雲帆處處通飄然舟似入虛空玉杯淺酌巡初匝金管徐吹曲未終黃夾纈林寒有葉碧琉璃淨水無風避旗飛鷺翩翩白驚鼓跳魚撥剌紅澗雪壓多松偃蹇岩泉滴久石玲瓏書爲故事留湖上所見勝景多記在湖中石上吟作新詩寄浙東軍府威容從道盛江山氣色定知同報君一事君應羨五宿澄波皓月中

早發赴洞庭舟中作　前人

闊闊曙色欲蒼蒼星月高低宿水光棹舉影搖燈燭動舟移聲曳管弦長漸看海樹紅生日遙見包山白帶霜出郭已行十五里唯消一曲慢霓裳

宿湖中　前人

水天向曉碧沉沉樹影霞光重疊深浸月冷波千頃
練飽霜新橘萬枝金辛與按蹟何妨醉縱有笙歌不
廢吟十隻畫船何處宿洞庭山脚太湖心

夜泛陽隖入明月灣寄崔湖州

湖山處處好淹留最愛東灣北隖頭擲蔌橘林千點
火澄泓潭水一盆油龍頭畫舸銜明月鵲脚紅旗蘸
碧流為報茶山崔太守與君各是一家游

泛太湖　方干

長天接廣澤二氣共含秋舉目無平地何心戀直鉤
孤鐘鳴大岸片月落中流却憶鴟夷子當時此泛舟

湖中曲　李商隱

閶門日中吳歌遠陂路綠菱香滿滿後溪暗起鯉魚
風船旂閃斷芙蓉幹輕身奉君畏身輕雙撓兩槳尊
酒清莫因風雨罷團扇此曲斷腸惟此聲低樓小徑
城南道猶自金鞍對芳草

除夜寄羅同年　王禹偁

郡條方賀正獨宿太湖棱皆下差為吏船中抵載僧
折梅和凍雪煮茗對孤燈應笑排衙早寒靴踏曉冰

泊太湖　羅處約

三萬六千頃湖侵海內田連山方得地見月始知天
南國春將盡東溟勢欲連何當酒為雨無處不豐年

過太湖二首　范仲淹

有浪即山高無風還練靜秋宵誰與期月華三萬頃

二

平湖萬頃碧謝客一開顏待得臨清夜排徊載月還

舟泊太湖　楊傑

區區朝市逐紛華不信湖心有海涯八十丈虹寒影
卧一千頃玉碧無瑕古今風月歸詩客多少篙鱸屬
酒家安得扁舟如范蠡烟波深處卜生涯

又　李穎

旋經義興境頓棹石蘭渚震澤爲何在今惟太湖浦
圓徑縈五百眇目無覩高天淼若岸長津殺如縷
窈窕舟潛碕迢遞望島嶼揚飛湍浮霄漾懸岨鶩飛
輕禽翔雲漢遊鱗憩中許雞鳴天時陰曉宕舟航舞
馮河安可徇靜觀戒行旅

太湖阻雨　孫覿

白首對瀧吏辭汗娖逐臣漢山不改色風雨鮮面人
賊舸知天意漂浮住此身紛紛小兒女何必庚詒巾

大霧中自胥口渡太湖　范成大

白霧漫空白浪深舟如竹葉信浮沉科頭晏起吾何

敢自有山川印此心

再渡太湖　前人

蒙風閣雨半陰晴慘淡誰知造化心委命浮沉惟一
葉計身輕重六千金紅塵猶道不勝險白浪莫嘆如
許深晚得節山堪禁從卧聽鼉吼與龍吟

太湖辭　趙孟頫

儂住東湖震澤洲烟波日日釣魚舟山似翠酒如油
醉眼看山得自由
渺渺烟波一葉舟西風木落五湖秋盟鷗鷺傲王侯
管甚鱸魚不上鈎

雲海亭望具區　姜夔

茫茫復茫茫中有山蒼蒼夫我夫差國生占天一方
夫差醉蓮宮巨浪搖不醒越兵從何來奪我王萬頃
年年亭上秋一笛千古愁誰能知往事飛下雙白鷗

過太湖　唐桂芳

向晚推蓬望群山隱約青篙工排陣勢舒飯煠魚腥
水闊疑無地天低剩有星吴音相爾汝聊復慰飄零

又　許謙

周迴萬水入遠近數州環南極疑無地西浮直際山
三江歸表海一徑界河間白浪秋風急漁舟意尚閑

又　張雨

渺渺魚龍戲翩翩鳬雁宿併吞三萬頃寧不為小曲
唯應鴟夷子曾泊西山麓

冬夜震澤風雪異常

晴曖不可恃一夕冬令變廢忘和煦恩惟曰祈寒怨
老屋雪淩際廣澤風肆便反覆鼓洪濤揚嚴塞荒塹
隱然洞庭衆勇甚鬪閭戰萬物芻狗如埋沒如蹂踐
凌晨往殿泥野日復蔥蒨仁哉天地心親斯復可見

過太湖　李洞

衆水東南會三江左右通夫差中習戰范蠡此休功

鷗鳥青銅鏡魚龍紫日宮扁舟嗟未遂蕭散愧漁翁

又　程煙

擊楫中流去西風客思催地吞南極盡波撼北溟迴
蛟館懸秋月龍宮起夜雷濯纓人不見長嘯倒金罍

又　朱德潤

扁舟去何所渺渺太湖陰依依桑梓村泊泊枕寒潯
飛雲入遐矚鳥道横青岑篙師戒勿渡柔櫓力不任
我身雖骨立未宜折壯心放船當中流浩歌激清音
何當披宮錦再作峨嵋吟

又　楊基

天帝何年遣六丁鑿開混沌見雙青湖通南北澄水
鑑山斷東西列畫屏擠雨龍歸霄漢眠網魚船過水
雲腥乘風欲渡終吾老角里先生在洞庭

又　徐賁

運天散曉華疎星斂微采烏聲山林繁木葉過霞收
荒村幾家成平流衆流匯鴻濛渺無踪空煙藏舟待

又　高啓

長溪如白虹分走判雲派吳區納群流襟帶三郡界
太虛混鴻濛元氣流沆瀣初疑溟渤寬稍覺雲夢隘
茫茫雁飛遙颼颼帆度快雨來罨報鳴風起鷗鷺遇

卷十三　九

神龍作洞都豈復數鱗介珠光照水府不受白日晒
朝看跑車雲霆激動澎湃聲吹地將浮勢挐山欲壞
黃頭雖輕生掖柁不敢懈有時湛明鏡峰吐青幾塊
烟中樹若薺波上舟如芥漁就沙岸炊客來水祠拜
震澤思禹功夫椒記吳敗白魚逢夏出黃柑待秋賣
我性好遊覽風負雲水債欲尋鴟夷舸不顧涉險戒
人生亦何為世故自拘械萬事風飄花百年露垂薤
何當扣林屋秉炬訪仙蛻試探不死方為人起痾瘵

月夜遊太湖　前人

欲尋林屋隱還過洞庭遊遠水初涵夜長天盡作秋
湖如青華湖月似白蓮鷗浮漾輕風薄笛三更斗挂舟
舷意隨鳥散山欲返波流浩蕩吾何適鴟夷不可求

舟過太湖　張羽

吳區涵空闊一葦凌風度煙花亂晴天波色生寒霧
遠山含碧氣青蒲冒孤渚解帶俯清流開襟散塵慮
乍聞商婦歌或見漁航聚微茫姑蘇城縹緲洞庭樹
緬思底定功疏鑿有遺處懷安諒非賢臨深豈無懼
且當趁歸橈沿洄難可住

震澤　前人

吳區雖南澤洪豬異吳會并包漢汙澤涵育魚龍大

卷十三　十

崩浪捲坤軸水氣積陰晦蒼茫神莫遇極目光炯碎
中有兩洞庭秀色迥相對峭立根虛無接影浸淺瀨
飛鳥去何窮長垣亘天外風波多險阻舟楫易傾壞
緬思懷襄初洪濤渺無界賴茲神禹功底定永無害
吳越何區區向此角成敗賢哉鴟夷翁臨風發長慨

遊太湖　徐有貞

遊賞那分雨共晴從教水宿與山行盡船載酒過林
屋翠幰衝花入化城半夜放歌驚鶴夢三秋浪迹逐
鷗盟閑居每續龜蒙賦醉後時吹子晉笙萬里歸來
聊獨樂五湖占斷有誰爭老天於我非無意明月隨

人似有情宋靖也知憂世事謝安雖起視蒼生知翁
自笑知猶在欲為　皇家致太平

題太湖　施槃

木香山秀華惟天西距姑蘇百里遥水汎吳匯留禹
迹地連南越見胥湖霜林橘變黃金顆石洞人吹碧
玉簫疊巘層崖堪歴覽白雲飛處是夫椒

雨中過太湖望洞庭　吳寬

孤蓬遥踔太湖心着雨高山水墨深積氣上蒸坎乙
婺弱流西去壓將沉不因逸過辭清賞轉覺空濛助
醉吟詩裡白公誇月夜未知奇觀屬春陰

卷十三　十一

歸省過太湖　王鏊

十年塵土面一洗向清流山與人相見天將水共浮
落霞漁浦晚斜日橘林秋信美仍吾土如何不少留

遊湖　前人

游徧南湖與北湖畫船隨處宿菰蒲青深看雨山如
染綠淨與風水似鋪玉帶蟒衣爭快覩鳳笙龍管醉
相扶輕撓又轉東湖去何似當年范蠡圖

再游南湖　前人

溁舟出深港舟人問安之我行無定在信彼天風吹
東西與南北遠近齊所宜連朝風雨顛晴明喜今茲

鳴笳發湖口蘭棹蕩輕奇紅鱗潑剌驚鷗鷺相與飛
扣舷激吳歌續彼滄浪詞風雲忽變色前山雨將來
勸君速回棹無為遠淹遊

丁丑八月二十日與弟姪輩泛太湖石蛇山
卅發微雨後雨大作抵消夏灣蔡九逵舍明
日連雨游與索然乘便風還家則日出皎然
矣為之一笑賦詩紀之　前人

載酒張帆信所如青山含雨轉模糊地丘咫尺翻成
遠夏消遺還可作踈世事無端還自笑秋陰有像若
為圖始知白傳與堪羨五宿澄波皓月湖

卷十三　十二

自胥口入太湖　徐禎卿

洪波終古洸冥茫襟繞群山地軸長水脈潤資南國
遠仙家深擁玉堂凉沙邐過雨龍腥暗帆下夕陽客
艙香許把一節隨一杖不將崑閣羨虛皇

奉和徵明過太湖　前人

浮光混混漾瑤空神浚千年祝禹功寒漲平烟吞越
分虛濤入夜撼蛟宮遥汀啞啞悲秋雁落日微微颺
細風堪笑吳兒心侶鐵輕舟衝逆駕扁蓬

與徐太史入太湖　胡纘宗

十載襟期震澤遊蓬萊仙子忽聯舟龍從水抱西山

石縹緲雲連三郡樓輕帆時傍溪橋出明月空隨星
漢流七十二峰秋浪起淡烟疎雨帶漁謳

泊太湖呈座主守谿公　　前　人

潭〻相府洞庭偎渺〻晴窓馬跡堆常日談經鶴駕
至反特東帛龍函來一尊獨俯五湖坐半榻斜依百
瀆開東閣門牆趨侍地紫薇猶見燭三台

太湖六首　　前　人

茫〻四郡壓篱外渺〻五湖烟霧中若更無山天地
涸縱云有石水雲空澄潭日出漁帆集遥浦潮平貫
棹通為謝東莊王相國金庭玉柱屬三公

楚有洞庭江與滙吳有洞庭海欲連水心樓觀疑無
地度口溪橋別是天子夜月寒波浸玉秋空藥杵浮
春烟翩然鶴夢驚初覺七十二峰何處仙

仙壇窈窕微茫外春水淙〻混沌中亂石嶙若猶嚙
浪群山縹緲欲浮空沉〻玉洞千年隔皎〻銀河一
派通玄鶴月明堪載笛扣舷何處覓蘇公

傍海月生潮不至緣江路隔水還連太平有埠兩山雲出東
西樹五夜星搖上下天洞口鮮〻千頃玉水心島〻
萬家烟鳥喧花發壺觴亂太守頽然醉若仙

即看鶴駕盤湖上擬有仙曹集洞中日月隔橋生碧
海星河當户動瑤空天國春樹千村合山癩秋濤十
郡通獨放扁舟載王敕白雲深處問三公

天外洞庭遥隔絕日邊鍾阜近勾陳翩〻鳳取三千
地濁〻鸞簫十二天春漲繞湖山漱石秋晴合浦水
圓烟百篇斗酒誰能述空憶當時李謫仙

胡太守孝思恭　詒存問過太湖有作次其
韻　　王　鏊

東南巨浸茫無外吳越交爭向比中漢〻庭飛愁欲
壓冥〻帆遠若乘空樓臺倒影星河動花木交陰島
峽通偶沐　皇恩分一曲他年請爵太湖公

林屋峰前受一塵渚鳧汀鷺任相連久塵嚴閣三台
地歸占東南一洞天　詔下屢沾新雨露林間還與
舊雲烟自從白傅來遊後直到君侯兩似仙

太湖三萬六千頃七十二峰烟雨中萬壑奔流秋野
閉孤松倒挂寒潭空恍疑靈境與凡隔豈謂人寰有
路通西船五宿湖波裡千古風流始屬公

洞庭東西嬰玉崎物外地脈相勾連雨後人耕隴上
陌月明犬吠洞中天紅蘂遠岫上朝日暝入孤村生
暮烟漁郎再到忽迷路錯比桃源道是仙

入太湖　諭祭溪翁相國　胡纘宗

烟雲淼〻水冥〻七十二峯何處青東山日出魚龍
落西崦風廻松桂馨　一代君臣崇舊典　兩朝勳
業注新銘　臺坡供翰墨蓬萊細看三台夜〻星

胥口　范成大

扁舟拍浪信西東何處孤帆萬里風一雨快晴雲散
樹兩山中斷水粘空

再渡胥口　前人

古來此地快蓬心天鏡明湖日照臨一雁雲平時隱
見兩山波動對浮沉晨鬟都共荻花老醉面不如楓
葉深罾戶釣徒來問訊去年盟在肎重尋

發胥口達乞山　蔡羽

秋水連空莬鷲長滄洲菰米飯初香地寬不辨帆來
影雲起遙疑石上房青壁常含芝艸秀朱苞新染橘
林霜年〻佩劍嗟游子莫笑南山豆盡荒

旦發胥口經湖中三首　王寵

瀛壖委蒼藪地險隘山川渾沌自太古決溝開吳天
郎欽咸池津俯瞰東南偏龍宮竭瑰麗鮫室閟幽玄
孕化晨陽吐涵虛霄象懸洪流既瀰沛列嶂亦迴延
雲標海上闕石秀鏡中蓮閒冬蒼肅氣落木浩無邊
黃鵠有奇翼八表恣周還尚遇浮丘公款忽蓬萊巔

又　前人

風有丘壑尚緬使鸞鶴踪揚帆忽天矯赤水驟虬龍
五湖萬林萃三州疊雲腳金屏巾地軸玉鏡開天容
秋則四瀆亞浸維百谷宗丹丘駐日月瑤艸連春冬
絳氣恣紫薄青霞何複重仙人蛻化處千載容芙蓉
咄哉委羽屬絕頂巢雲松

又　前人

遊子戀清暉舟師謹高浪水宿濟前湍蓐食凌窮嶂
雲託虬多奇霞石非一狀龍性已難馴鷗拔忍睨蕩
靈妃曳翠旗川后搴綃帳蒼茫天外殊頊洞風濤壯
安流不復功長嘯臨夷放昔人已權衡宇宙空俯郎
感往不復翔迴來胡弗暢抱膝萬壑巔振衣三島上
彼美戰賢薛蘿邈在望(勝)

向胥口太湖月下作　胡纘宗

一年比夜月如畫萬里蕤行揭似浮雲湯樓船天上
坐樹圍笳鼓鏡中浮兩山的〻河初挂百瀆盈〻星
欲流況有王堂徐學士一尊長嘯洞庭秋

晚登木瀆小樓　范成大

萬象當樓擁散殘闌干一士立蒼茫雲堆不動山深
碧星出無多月淡黃宿鳥盡時猶數點歸鴻驚處又

斜行陵松正有鱸魚上安得長竿坐釣舩

舟次木瀆聞燕子學士入山不得相見賦詩寄之　陳基

布帆西望疾如飛影逐高雲入翠微欲與赤松俱隱去却騎黄鶴幾時歸烟霞杳寂無深淺塵世功名有是非白首君恩俱未報可容終采碧山薇

過木瀆　吴寛

舟行三十里初向瀆川過客路偏逢雨人家盡枕河橫橋光福嶺水接洞庭波倏尔殘春及田間見荷蓑

木瀆在胥口之東九里香水溪在焉

上沙夜泛　范成大

困倚船窓看斗斜起來風露滿天涯亭亭宿鷺明孤葉閃閃涼螢入稻花月下片雲應夜雨山根炬火忽人家江湖處處無窮景半世紅塵老歳華

上沙　前人

水邊犬吠隔蹊林籬落蕭森日半陰繁杏鎖紅春意淺晚梅飄粉暮雲深

上沙遇雨快涼　前人

刮地風來健葛衣一涼便覺暑光低雲頭龍掛如畫筋雨在中峰白塔西

上沙田舍　前人

更無雲物起微陰隴畝人家各好音歳晚陽和歸稻把夜来霜力到楓林兒童笑裡豐年面烏鳥聲中落日心醲秋炊稅都入手勝扶腰脚辦登臨

上沙捨舟登陸　前人

村北村南打稻聲竹輿隨處款柴荆斜陽倒影天如醉明日山行更好晴

香水溪分派遠出西山而東為上沙水

晚渡白洋灣　王鏊

扁舟深夜尚孤征兀坐蓬窓看月明兩岸秋聲互相應不知孰復為誰鳴

白洋灣亦太湖支流東出吴山之南

石湖賦　莫旦

鱸鄉子歸自天上休於林下夕有清風門無俗駕卧白雲於空山聽天籟於秋夜時維春暮琴書餘暇乃拉客為石湖之遊聊以樂昇平之化於是乎棄畫舫挂輕帆開芳尊具盤飡往來乎緑楊芳州之地曳擕手碧浪清波之隈陋泛舟之訪雪鄙携妓之遊山酒半酣謂客曰水之豬而為湖者世固不少湖之著名於世者人亦共曉如彭蠡洞庭震澤青草非不萬頃

莊々千里浩々然蹈之者身危望之者膽掉不若是
湖也規模雖小而有遊觀之美氣候雖微而有人物
之秀叶觀其一水所滙兩界中分北之半爲吳邑南
之半爲松陵西擁橫山東望吳門溶々漾々渺々沄
沄入夜則月華而星彩當晝則鏡明而練紋列屛嶂
於群岫開圖畫於諸村九旻之林峦擁翠三春之花
柳爭姸叶風月富萬家之臺榭帆檣渺千里之烟雲
蒸葉蒻花之遂性浴鷗飛鷺之相親采蓮人歎乃於
遠近動書子唔咿于旦昏侫神徼福者賁嶽棲躔攜
朋玩景者鄮序相仍肩輿遊騎之不絶朝鐘暮鼓之

卷十二 十九

相聞水際度漁歌兮牧笛谷口倚樵搗兮耕犂叶春
醉街頭何處勝遊公子晩粧樓上誰家將綉佳人此
其大略也若夫溪山之美景物之勝則上方矗々兮
殿臺重疊茶磨盤々兮草木葱蒨宴宮仙人二里兮
接秀楞伽丹霞桃花二塢兮青連吳嶺紅蓼渚兮紫
菱村觀音岩兮吳王井治平寺積兮二寺相角姑蘇
拜郊兮兩臺未泯行春越城二橋之雄偉御書倚川
二亭之深靜魚城兮酒城旻涇兮彭澤越來溪兮未
湮越王城兮半萠李堅新郭兮人多龍斷范村莫舍
兮家有科名其物則田有嘉穀林有美木水有鮮魚

原有雁鶩兮藥如揚海棠似菊范村寄椽綺川寄椽
務口之梅佛頂之菊傷荷藕兮梅花蕈呂公英兮桃
枝竹可以適口而充腸可以悅心而娛目其人則夫
差之霸吳承壽之分封抱越仇而思報乃於此而卧
薪叶雪攜李之前恥會黃池而爭雄可謂能慷慨以
立謀隱忍而成功者也夫何恒會稽之詩意謂桐夢
其佳卜許敵人之行成受美姝與神木起姑蘇之高
臺乃荒淫而縱欲外伯嚭兮舌如簧內西施兮顔似
玉朝絃兮夕管燕歌兮楚曲使國祚兮陵夷忍吾民
之魚肉太子友徒借螳螂以爲喩伍子胥空指麋鹿

卷十二 二十

以忠告抑孰知嘗膽之決於復讐猶痾蒙之終於瀆
姦是以蘇臺之歌舞方殷而越溪之兵戈已逼叶亟
起視其四封蔑一夫之特拵嗟乎悲夫可爲痛哭於
是援鶩恩以祈哀竟伏劍而慍目何昔日之雄飛而
今時之雌伏使仲雍之祀中絶而泰伯之風可惜盖
吉凶由人自召非天爲之禍福天其也覽遺迹而懷古
可殷鑑而警俗自是以來纍々千載慨人物之已非
惟湖山之長在有宋隆興人才挺生則有文穆范公
一代人英略命虞廷氣壓疆胆二府柄用誠哉股肱
文章功業輝々汗青所以忠孝兩朝有科名歷官郡

邑循良有聲括田令下推要縱横公獨違遣詔烈哉忠貞賢以理宗制詞有仁人之褒至今為湖上之美称然而丁謂何人亦來經營雖有真宗之詩難逃五鬼之評回視二公不啻啡鴒之視神鳳鼠糞之汙大美者也惜哉天台 聖朝明良際會則有都司徒之功業許家宰之聲望朱訓導之文章吳同知之詩句莫侍郎與陳知府之勲名盛居容與張南村之高致至於吾師順菴以卓行而謚貞孝吾父由菴以進士而膺郡寄御醫盛公三朝寵遇之數公者俱列鄉賢而祠百世者也其他科目聯翩翱翔縉紳或奮身於鄉薦或筆札之妙是皆石湖秀氣之所鍾難以枚舉而相吾客聞此言唯唯諾諾扣舷浩歌洗盞更酌俄而頻末風起西山日落皎皎天上嫦娥動人間之鼓角聲百鶴而其辭有不盡之餘樂嗚呼噫嘻人才之生何代無之誦孟子然而無有之句則知是湖也豈無如前數公之鳴於盛時者乎

卷三　　廿

遊石湖記

朱逢吉

姑蘇之西不一舍而近有石湖可千餘頃岸左右皆居人除植桃柳梅竹其下而水率蒲荷菱芡之属中涵澄波猶冰鑑然沙鳥風帆出沒往來無虚時其匯横其南良田沃壤綿其東溪路其北層峦疊嶂越來環其背西其匯行數十里至湖西而止峙為三峰壁旋如蓋由山麓抵絶頂可三里晋支遁嘗棲其上唐因建梵宇曰楞伽後立浮圖岌岌摽太虚若欲飛動前闢小殿列為神像者五自前代時城内外暨村落百餘里間男女稚耋當春夏月遠近各相率舟行載酒肴雜樂戲具徒行乘馬驢竹兜以壺榼食器自隨或登岸以樂神曰有摩跡接畢則宴游以樂太平遠今如之今年正月余奉 詔理水是郡偕吳吳縣判簿濟陽江君率民備行田間築堤防疏壅障還奔激民良從事罔敢怠弃當適之未暇一登覽二月既望行次湖上適以風波遂艤棹登岸君曰今幸農事周水之汩田他鄉者已漸絢惟瀕湖叙吾莫觀盍相與凭高覧之遂登峰之巔回顧其下回向所謂溺者蒼翠覆阡陌井井乃矚吳西群山如穹窿靈岩如天平陽山薦福如獅子横山吳山小者纍纍如青螺黄山螺髻高者列翠屏參差出烟樹杪湖波瑩然在足底始天啓函國信為遊衆之境餘所冀及抵寺主僧德啓側屣出翠微亭延觀泉冷泉掃榻以宿時治平僧請謂先在坐焚香煮茗相與清話暨日下山復歴

卷三　　廿

諸村墟若木瀆若光福若橫金及過具區登包山督促成農功於是堤之圮者整頹者立坎者實以車力入於湖渼田野漸復故脩禊日舟過湖濱入泊乎精舍值僧謂松陰中相與尚羊觀吳之洌泉及深沙神池泉池所甃石已撤毀所存瀵滌一窪而已遂縱步登中第二峰披蓁莽攝衣以上可三百武其巔方整若印故老相傳吳王夫差嘗即此為祀天之所俗因呼拜郊臺外繚崇垣循湖堤坡陀起伏如昔向有寶積寺居其麓今叢荊野蔓悉莽為狐鼠之墟興廢不常無足慨者獨其北第三峯未登翌日老僧淨日直其舍後薙荒穢取道畫壟田折間披援而上殆數十尋峰頂狀如磨故名茶磨山當石竅中出泉一泓不溢不涸甚清冽可愛峰之北下瞰湖尾諸為蓮花陂山之環拱騰踆嘉風至湖以峙者奇秀萃此止峰誠中冠治平寺獨當之峰左則枕湖有二橋聯絡東曰越城西曰行春其隣有亭宇俯臨湖波乃卸楫徑崎嶇而下入面湖佛祠祠裂巨石鑿岩洞幽邃清絕森樹陰翳樛枝交其上岩下泉一池黝碧深百尺許魚洋洋游其中飛石梁其上踰數仞過此而北岩中立石斷大士像前為小軒尤奇固少憩俄見樹杪懸一蛇可三四尺色蒼碧初疑為蔓童子以礫擲之輒昂首空中騰及他枝而去老僧以為異云至亭下有刻石湖二字字盈尺其兩間璽文一曰御書之寶小字三曰賜成大具有表文乃知宋人范成大當孝宗朝為參政乞歸老石湖故有是賜表即其上謝者按蘇州志載公以文學政事著名其歸於斯圃堂亭榭游樂之所非一湖因之以稱今遺址湮不可攷獨湖北數里山曰天平文正公祠猶存今四百年山林蓊蔚如故所置義莊子孫家其澤未窮是知君子惟道德為永世之本山水未足云然古明達士游覽所至必紀其見聞所以益智識今余老而無學於格物致知之道不敢不勉故記永樂二年甲申春三月五日檇李芝山老樵朱逢吉記

御書石湖二大字跋　范成大

淳熙八年三月庚戌制書擢臣居守金陵閏六月丁亥朝行在所庚寅辭後殿翼日既望詔錫清燕苑中皇帝親御翰墨大書石湖二字以賜天縱聖能游藝超絕典刑高古如伏羲畫體勢奇逸如神禹碑日光雲章垂耀縟素環列改觀禁籞動色臣驚定喜極不知抃蹈昧死奉觴上千萬歲壽奉寶書以出越五日

至石湖藏焉石湖者其區宋匪自為一壑號稱佳山水臣少長釣游其間結茅種木久已成趣春秋時吳臺其陰越城其陽登臨訪古往迹具在汙萊露蔓千七百餘年莫有過而問者今𥟖以臣故儼開高清天光滂臨燕及荒野由閩闠來未覩斯盛裴度李德裕皆唐宗臣綠野平泉亦驚震當代撥今所蒙無傳焉何物么麼獨冒寵赫百身萬殞莫能負戴臣蒲柳早秋仕無補益䝉官倘晚幾不休奸止足之戒則將上累陛知俯覜初服臣用是惧兾幸少日遂賜骸骨歸老湖上宿衛奎壁與山川之神暨猿鶴松桂同在昭回中一介姓名亦因是不朽使後世知臣屬厭榮祿得全於桑榆以無辱君賜則陛下之顧休命不委於草莽然幾報恩於萬一臣既摩刻扁牓又敍之琬琰[illegible]且附著臣之自叙云

聖筆石湖大字歌　楊萬里

石湖仙人補天手整頓乾坤歷伸肘還來化作嬾臥龍咳唾珠璣漱瓊玖五雲万里天九重玉皇深拱蓬萊宮豈無九虎守閶闔北風半扉當朔風夜令雲師激風伯鞭起臥龍湖底月湖水捲上天中月却煩北門護風霆仙人御風乘絲雲玉宸殿上朝帝與帝將北斗酌天河水挑碧藕脯麒麟傳呼玉蜍吸銀浦[illegible]霜調冰洗月兔洒成羲畫河洛書白壁一變浮雨露石湖二字天上歸奎星壁宿落山扉昭回不飾吳苑娃姑蘇臺俯近太微詩人不直一杯水自是渠儂命如紙教人嫉殺石湖仙手攬星辰懷袖裡

初到鄰人至石湖　范成大

窮窺峭嶠學種園此生丘壑是前緣隔籬日上浮天水當戶山橫匝地烟春入葑田蘆綻筍雨傾沙岸竹垂鞭荒寒未辨醉招君且吸湖光當酒泉

與周子充侍郎同宿石湖

幽香馥惹悵清夢安且吉蘿月叢蒼菴松風隱蕭瑟曉禽喙且鳴喚我起盥櫛鈎窓納雲濤灑灑浴初日金鉦忽騰上倒景落書帙佳晴有新課晒種催熟秫從今不得閑東皋草通膝

壬辰三月十八日石湖花下

夜飲海棠月朝漱山茶露腥儒枯木形受用倦如許判扉隔黃塵誰識花島路惟有瘦節枝共飲園中趣林神賦餘春政不羨無度慾播千萬重芳意未渠暮風香薦秀色昌但謝腥腐雖無稻粱謀捫腹有餘飫

壬辰七月十六日侯晨石湖路中書事

白葛烏紗狝老農溪南溪北水車風稲頭的皪䆉朝
露步入明珠翠綑中

初歸石湖

曉霧朝暾紺碧烘横塘西岸越城東行人半出稲花
上宿鷺孤明菱葉中信脚自能知舊路驚心時復認
隣翁當時手種斜橋柳無限鳴蜩翠掃空

次韵蜀客西歸者来過石湖并寄成都舊僚

走遍埃塵倦鳥還故鄉元在水雲間黄粱飯裡夢現
驛青箬笠前身世閙鷗鷺飛来俱玉立松篁歲晚各
蒼顔岷峨交舊如相問鋏鋏無㱕任客攀

卷十三　七

次韻同年楊使君同遊石湖舟中見贈

客艣中流下人家夾岸看洛花堆錦暖吳藕鏤冰寒
莫厭清歌苦須知後會難小詩煩本事任老彩毫端
曲誤不須顧客狂當好看日斜変染急風駛夾衣寒
騰說歸田樂休歌行路難石湖三萬頃何處覓覓端
北渚柔風渡西山帶霧看袖單嫌翠薄杯淺怯金寒
宿雨妝全易春酲解却難且留行色住重背過蘺端

乾道辛卯歲三月望夜與周子充内翰汎舟
石湖之間夜艾歸宿農圃距今淳熙己亥九
年矣余先得歸田復以是夕泛湖有懷昔遊

賦詩紀事

石湖花下浮春空憶共仙人同短篷三年半醉吹笛
去棹入漲銀天鏡中鶴鳴喚歸斗未沒却步扶疎花
底月不知行到碧桃邊但見天風吹積雪月圓月缺
今幾回淥醑滿湖金碧堆仙人還上玉堂宿命有片
時清夢來一笑流光飛電抹嫦娥相對兩愁絶桂枝
應与老無花鴉光不須疑鶴髮

晚歸石湖

何須車馬駭鄉閭只作歸農老圃看夢裡曾腰青結
佩年來新著来情遊冠和烟種竹聊醫俗帶月聞蛙不

卷十三　八

在官久矣此心恬不動如今併與此身安

午憩道與家人謀過石湖

雲日初收破柱雷小窓坐穩與悠哉煙爐花氣朝酲
解紊蒻松風午夢回謝客門閑風動竹惜春時節雨
肥梅画船破浪亦一快閙道湖光如潑醅

將至石湖道中書事

水緑鷗邊漲天青雁外晴柳堤隨草遠麥隴帶霜平
白道吳新郭蒼烟越故城稍聞雞犬鬧童僕想來迎

三月十六日石湖書事三首

春事日已闌着陰正清美拖節入林下秀緑照衣袂

盧橘梅子黃櫻桃桑椹紫荷依浪花覘笋破苔色起
風日收宿陰物色有新意隣曲知我歸爭來問何似
病惱今有無如飯日能幾掀然謝父老衰寠已如此
種朮二十年手開南野荒苒苒新歲月依依舊林塘
汙萊擅下濕荼鬱驕衆芳萎毋尚能瘦竹孫知許長
憶初學圃時刀笠冒風霜今茲百不堪衆悄人舞將
龍鍾斅能來猶勝兩相忘
朗光明可鑑山色淨如沐閒心恆舊覩愁眼快奇觸
依然北窓下凝塵滿書簏訪我烏皮几拂我青玷褥
荒然賦遠遊幸甚遂初服老紅餞餘春衆綠自幽馥

好風吹晚晴斜照入疎竹凡生胎息勻不覺清夢熟

石湖中秋二十韻十二年前嘗與工部兄及
貧客為此遊今有陽世者懷舊而作

野外行吾意城中寄却愁半秋三夜月千古五湖舟
滿地金蛇發行天玉鏡流珠星沉不現銀漢熟如杖
高浪連三境長風近十洲水天雙對鏡身世一浮鷗
迎向包天氣空明徙病眸只憐心浩蕩不管鬓颼飀
放棹莫狂矣閒門有此不四并非易事一笑亦難謀
急管參漁笛清歌閒棹謳走迎成邂逅嘯詠勸綢繆
女擷蘋花獻妻傾竹葉酬今宵如不飲何處可忘憂

憶昔誰同賞于今歲恰周陟岡瞻魯衛伐木愴應劉
獨嘆靈光在能迴汗漫遊大都緣未盡豈是病都廖
縱意褰蓬席輕生倚柁樓鄙宣誠小爽猶勝賦悲秋

與游子明同過石湖

契闊相逢一笑懽當年森挂共騎鶯試談舊事醒村
酒仍趁新晴煖客鞍梅粉都皴啼宿雨柳黃不禁展
春寒從今𠵅𠵅多幽事仍嘉蛙聲不在官

次韻徐提舉游石湖三絕

三徑荒蕪岫幌閑錦車何事肯徘徊春風想為高人
住落絮殘花好在哉

日腳烘晴已破烟山頭雲氣尚披綿郎須多謝朝來
雨洗淨明湖鏡裡天
天上麒麟翰墨林當年手筆撞文心欲知萬頃陂中
意但向三篇句裡尋（以上石湖詩係范成大作）

除夜自石湖歸苕溪三首　姜夔

細草穿沙雪半消吳宮烟冷水迢迢梅花竹裡無人
見一夜吹香過石橋
笠澤茫茫雁影微玉峰重疊護雲衣長橋寂寞春寒
夜只有詩人一舸歸
桑間篝火却宜蠶風土相傳我未諳但得明年少行

促只載白苧作春衫。

石湖　　鄭元祐

越來溪上水濺〻閒蓊鵾弦拂底風煖霧黃消泊乎
寺燒痕青入館娃宮笙歌作禁年〻少魚鳥閒情處
處同弔古從來易興感尚循華髮繫孤篷

陪陳敬初遊石湖　　戴良

東髮企名都宦遊及茲年遂陪登瀛客來上湖汎船
水光耀殘日林影涵中天岩穴降挽見樓臺鼓拙看
蒼〻斂暝色羃〻曳寒烟菰蒲有餘凄鷗鷺相與閑
窮究趨迴浦蕩漾媚遠川水宿快宵清篷臥愛月穿
俯視潛夜魚仰聯銜曉禽岩身惧浮雲飲迹慚躍澗
何當謝冠屣歲晏此盤桓

石湖寫景　　高文度

閶闔臺下越來谿〻西風颭酒旂翠辟丹梯閑逕
軸黃花紅葉入新詩銘金霜蟹需高價蘸甲香醪瓶
滿卮落日去程驢背穩短琴雙笈一童隨

與客携樂遊宝積山泛石湖　　高啓

雲山擁春郭烟花澱晴川看花入山中諸峯恣振緣
客吹玉管笙合以金柱絃清音度碧峰松風助泠然
窕若鸞鳳吟要眇入紫烟行人盡矯首謂遇雲中仙

下山興未闌相携更登船虹收嶺外雨烏渡湖中天
嵐翠破夕陽樓閣影倒懸酒傾綠脂膩膾斫璃絲鮮
獨恨無紅粧清波照嬋娟微風吹帆緩欲使歸途延
衆賓起催呼舟反水浚然迴艫掠寺過楊柳山門前
此地有離宮美人艷當年羅裾羅春舞艸色餘芊綿
況我偕此遊冠蓋十里連重來復誰在新知滿中筵
人事竟若斯今古真可憐龍遊即稱達何須問愚賢
我歌呼鴟夷孫月出海邊辭後不歸月照舟中眠去

石湖與戴叔能遠室坡大谷　　陳基

東時登搏匪游盤故舊相携盡楚冠兵革戰爭雖未
息湖山陶寫有餘歡輞川窮客惟裳邊江左功名獨
謝安想見鳳皇池上路秋風吹佩玉珊〻

石湖送別　　王汝玉

青山嵯峨雲外起下有澄湖綿十里春風吹雨洗吳
天〻淨湖明玉鏡圓花公昔日曾遊處水色山光帶
烟樹春明畫舫載笙歌獨有遊人自來去美人從此
返京師湖上楊花正亂飛歌罷湖上前度曲珮聲歸
去侍彤墀

至正戊子三月十日雨中張伯雨顧仲瑛石
湖諸山宿宝積寺賦花游曲　　楊維禎

三月十日春濛濛滿江花雨濕東風美人盈盈烟雨
裡唱徹湖烟與湖水水天紅女忽當門午光穿漏海
霞裙美人凌空躡飛步步上山頭小真蓉華陽老兒
海上來五湖吐納掌中杯石山枯禪開茗盌木綿吼
羅袵花板老仙醉筆石闌西一片飛花落粉題蓬萊
宮中花報使花信明朝二十四老仙更試蜀麻牋寫
盡春愁子夜篇

和　　顧瑛

真娘墓下花冥濛碧樹小鳥啼春風蘭舟搖搖落花
裡唱徹吳歌弄吳水十三女子楊柳門青絲盤髻鬟
卷廿三　廿三

金裙折花買眼一回步蛺蝶變飛上春暮老仙醉弄
鐵笛來瓊英起作迴風杯蛛酬鯨吸瑪瑙椀主接鳴
箏促象板午光小落行春西碧桃花下題新題西家
怨遣青鳥使致書殷勤招再四雷筵奪得鳳頭牋大
寫仙人躑躅篇

九月八日遊石湖與祝大叅劉廷美僉憲聯
句待韓永熙都憲不至　　徐有貞

明日重陽今日遊撫先來賞石湖秋青山有意邀詩
棹黃菊多情送酒籌烏帽任從風外落緋袍不向坐
中留同歸同老應難得莫把茱萸嘆白頭

次天全諸公石湖聯句　　韓雍

吳下衣冠集勝遊扁舟遊遍五湖秋未能執筆陪聯
句慚得逢人說運籌綠野文章傳在洛赤松心事弃
封留賡歌趣我歸未與莫逆非才尚黑頭

石湖冰阻聯句　　王鎣

西首戀松楸扁舟乘曉發行行抵斯湖　銓　望望指巨
鈇曾冰塞長河流澌截輕筏　鎣　大塊噫餘威玄冥令
仍烈帆集比魚鱗滸安蛻龍骨　銓　人斷越城橋雁杳
竟峰　鎣　嵯峨時玉山璀璨曉銀闕或碎若彤鋏　銓
或銳如斧鉞或堆如玉釵或挂若象笏　鎣　嶔逗歌莫
卷廿三　廿四

支鵝哀鳴背負如鬪　銓　造物忌遽工辭倩師襄夏岳
語應疑　鎣　宵孤游還欲戒自履霜切　銓　藏堂凌陰鄰
山腰助治研譯腹增端燦　鎣　上下眩坤乾東西混吳
粤王祥鯉莫持　銓　孟宗笋堪掘國忠信[illegible]倚吳均未
須濕　鎣　進如捉綫胡行乃車與航舟子立指指　銓　人
行意怨怨一葦未能航五丁未渠伐　鎣　飛渡諒斯難
未歸恨時咄況當陽生辰正值春王月雖乘浮海桴
鎣　莫惜凌波襪行止豈偶然聊欲記顛蹶　銓

石湖聯句　與師召　　前人

茲地屢經行孤亭坐寥闊今來快具瞻盡棟映轇轕

久聞玉川史新表石湖薛緬懷丈樗公弗翦越城茨
寫廬受書爭勁氣凜莫奪岷峨開府議高標藐誰剛
皐陵借贊貢益國推挺技天鏡閣澄泓玉雪坡連拊
甫辭狼胡處尚說虎須將因人地逾重懷古心尤渴
歲事薦蘋蘩登庸紹衣鉢鄉里重衣冠邦君事祖劉
君功已奏成我兄敢辭撥方愁積涂深忽見陰霾豁
天公如有待我與其可閱舟借花邊維適屏松下喝
未獲從駿奔猶幸聽履鵲山僧具袈裟田笠楪緇撮
展席偶清冷閑圍擷芳韮野坐廚譙樵叢談參孔褐
呦鹿杳不聞游鯈濫堪掇盟與沙鷗親吟免山蟬聒

卷廿三　五五

陳跡俯頓垣流芳仰先達五湖勝全貢三峽恐始脫
帆影遠若疑波光瀉如潑石梁臥湖心浮圖見林末
高歌和滄浪清夢渺黃閣倡酬忘詮次今古稽囊括
歸帆指西日天際雲一抹

舟過上方湖　　朱晲

前輩高賢范石湖許多好句落姑蘇傷哉兩度湖邊
過舊學荒來一字無

過石湖　　徐渭

湖山不改鬢成秋老與春深一放舟揚柳堤前黃鳥
立桃花洞口碧溪流峰巒送客面青髻波浪驚人自
白頭萬里雲霄今杖屐祇將風月錦囊收

江神子 過石湖　　楊循吉

船頭翹足臥湖風火雲紅有奇峰多少雲山都在醉
眸中方頃清涼消不盡飛鳥度鏡光中　蓮花開遍
水晶宮玉玲瓏錦香穠爍爍上方金碧聳虛空痛飲
從來真得計堪愛賞碧荷筒

泛石湖　　皇甫信

楊絲相紅秋暮天畫船雙槳石湖邊西風吹酒不加
醉落日微微環淺烟

諸友泛舟石湖還次治平　　蔡羽

卷廿三　五六

秋氣逮山霧晨遊夕未窮峒中懸硐暝天畔躡雲空
新月在潭底百花燃鏡中竹房禪榻隱處處愛山翁

遊石湖記　　前人

非高山不能騷吾神非深林不能沈吾思遊虎丘之
一日求石湖爲時少雨春晝漲未起舟捷於越來之
溪客剩木揭號始獲登連岈百步得茶磨之觀音岩
閒行憩岩中爲閒從者至又百步得治平寺之竹林
西起茶磨東繞拜郊臺其山皆墻立其腹多樫木美
箭望之蔚然深黑治平之林樾也從郊臺東走環突
斧聳爲楞伽山頓爲楞伽寺有浮圖插雲中吳西南

之鎮也竹林逮楞伽不及五里峻甚多石客始與負以卉浮圖之前平展百餘步有亭其上曰望湖之亭於是石湖徑其陽梅灣出其背左引靈岩右帶吳淞不出十五里林巒蹤秀水風清潔生雲之山出泉之谷咸會亭下客始定飲於亭而臨觀為大冶平深林楞伽高山入其深搜玄鉤僻萬化俱暝登高其心空目閱萬象俱顯於一日之遊而兩極其情四月竹脫節松生花草木滋茂玉蕎出林與泉俱香服之已聘而神生主人王履約讀書石湖蓋三年矣用能抽其奇焉以與客共暮不謀歸而忘其倦則茲遊也王子之功蔡羽記

石湖秋泛同陵戶部子年文太史徵仲之作

王寵

濩落類莊瓠沿洄依孔桴冥心委江海屏迹逃人徒鶴厲申獨往鑊鬲謝當途持此百年操居然山澤臞兩賢顧同調枉楫臨家湖驊筵屬秋序嘯侶邀元夫初旭洩雲翳落景鮮霞鋪重霧豁朗霽商氣集高梧南陵絢丹碧北渚冒蘋蒲瑤甍遞隱見羽鄣時有無陟峴禮精室乘峰眺名郛神超禮向遠世往迹與俱弔古指遊鹿歎今懷過駒請君謝天伐華慮收桑榆

雪後石湖與諸友同泛二首

共有丘中好而揚江上舲花潭冰漾綠松嶺雪含青霽色迴銀漢鮮雲卷畫屏子真歸舊谷為報北山靈

二

多才自潦倒孰謂古人無雪照王恭氅雲開范蠡湖故山饒酒伴修竹有行廚且逐林中鹿安能轅下駒

石湖作

句吳山水秀西南雲白天青萬嶺含峭壁持風時卷浪平湖湧日忽成嵐金支翠節虛無見貝闕銀宮縹緲參濟濟乾坤祇自役草堂長枕百花潭

石湖

石湖秀色那可奈蛾眉掃鏡丹青開飛漾九天蹴牛渚落霞千里臨高臺吳王醉臥不復醒西施載去何時來當杯未足轉愁夕霜露沾衣鴻雁哀

石湖作

自得名川勝沿洄殊未窮秋高千嶺出地闊五湖空古堞雲橫雉懸梁影臥虹樓船催畫鼓野寺落丹楓綺席波光蕩紗窗霧氣通山人何惜暝歸路使樵風

湖上八絕句

石湖春色太可憐卻似美人明鏡前錦甸平鋪鴨綠

水白雲飛動蔚藍天
星橋北挂瀉春流映出黃山水面浮霞石天青飛練
鵲桃花氣暖醉輕鷗
春山面面翠屏開盡燒吳王百尺臺一代霸圖憐燼
滅五湖流水恨東迴
越來溪上柳千絲西鼓樓船恍更移一曲紫雲歌越
女孌鬟白雪舞吳兒
三月暮春春服成含風疊翠越羅輕生憎亂燕撩春
色轉遣飛花蕩酒情
穀松磊落千尺強恰如天際群龍翔吟風嘯雨聲瑟
瑟大澤深山藏棟梁
登山臨水春將歸獨樹桃花猶未飛玩世繁華真欲
忽後時顏色轉霏微
古木朱藤跡看花淡雲斜日淨江沙黃金臺上無推
穀白石山中有歲華

同王子美湖上看月二首

百尺星橋卧綠虹青天飛鏡水涵空憑君看盡人間
月誰似湖山枕簟中
酒醞茶鐺步步隨春江花月夜何其故人明日京華
去任說山公倒接羅

卷三　三九

湖上逢曹子繩之

童子論交二十年舊遊零落已茫然石湖三月梨花
雨忽漫相逢野寺前

湖上

郡峰合沓錦屏圍樹色泉聲帶晚暉盡日孥舟無一
事平川十里看鷗飛

脩禊石湖作有引　袁袠

嘉靖丁酉三月三日上巳也其日又為穀雨既欣
令節乃集良朋爰修禊於石湖美羲之之山陰希
點也之沂水不有賦詠何以述志陶情乎乃作此
詩以暢同遊之士
大化陶天地令節屆春陽澄湖包廣衆翠嶺建崇岡
嘉海躍以嬉冥禽翩高翔微雲藹遠霄玲風吟修篁
雖無絲與竹散懷猶壺觴神怡理自足心暢憂可忘
既詠舞雩什載來山陰章悠然傲千古焉用游羲唐

同諸文學避暑石湖二首

理棹泛湖陰停橈占水心風蒸頻暑隔水檻薦寒侵
劇飲方河朔良儔選竹林達壺何處是只向此中尋
彩鷁浮天上紅妝照鏡中歌翻金縷曲人住水晶宮
酩酊山公似清狂賀監同歸舟不惜晚為戀舞雩風

卷三　四十

江寺副于春遊飲橫塘莊遂同泛石湖

每逢北使問京華忽漫停驂野客家小飲花前發艸具勝遊湖上附仙槎論涼宴坐迎風便聯句忘歸恨日斜佐酒别來才思進江淹今已筆生花

石湖次彭孔加韻

秀嶺雲藏鳳刹燈湖月偃紅梁風帆遠隨落雁漁網高挂斜陽

石湖送徐太史子升　胡纘宗

委佩東雲入鳳池綵毫染露立彤墀仙桃春醉承顔酒御柳晨分退食遲五色初裁　天子詔千秋還上詩臣詞石湖風雨邪為别白雪陽春獨爾思

春日晨登還眺上方石湖　皇甫涍

松螢畢見酹送徑隂田園天濵恍虚混宵崿曉嬋娟霞波影共燒鷗鳥自翩翻珠宮黔翠微石磴霧雲門復兹美春仲華日散皋原烟蘿搖鈴瀑花竹引清源紛吾羈宦谷五載虜歸軒回首悵伊昔遊目暫逃諠猶鄰鴻容與平蕪落照繁誰能别此去空响北山猿

春日石湖　前人

望入空濛樹影微山雲湖水鏡芳菲自隨春色桃源去却笑秋風江上歸

石湖在向洋湾之北界吳縣吳江之間有茶磨諸峰映帶頗為勝絶相傳范蠡從入五湖處初不甚顯得文穆公而名方著

吳都文粹續集二十三卷終

吳都文粹續集卷二十四

長洲 錢穀 叔寶 編集

橫塘 范成大

南浦春來綠一川石橋朱塔兩依然年年送客橫塘路細雨垂楊繫畫船

晚泊橫塘 前人

短夢難成却易驚披衣起傲玉池清遙知中夜南風轉洶洶前村草市聲

出橫塘 韓奕

未晚出橫塘舟遲覺路長岸痕秋水落曙色海霞涼短褐迎霜授新梗帶露嘗山中與僧約不比仕途忙

出橫塘 蔡羽

鷺啼吳苑秋千靜寒作春陽草色遲高低絹宇山幾寺遠近青溪花半枝桑燈已扣松邊笈賽鼓遥從水上祠觸緣牛崖隨意宿梅洲蘭渚纜頻移

晚出橫塘路三首 朱琬

晚出橫塘路塘橫物色新鶯聲啼柳嫩燕影掠帆斜水積連旬雨溪深夾岸花孤舟望鄉路去去歎無涯

二

晚出橫塘路塘幽事事清礀流深樹影喧靜一雞聲蘆葉清江遠桃花春水生欣然歸興發背日獨含情

三

晚出橫塘路塘深趣亦奇野花繁曲岸江竹靜疎籬順水牽行疾盤雲鶴上遲往來幽玩足舉擬結茅茨

自石湖至橫塘二首 王寵

山水穠相錯清暉如可餐峰形分塢塢沙曲擁灘灘西荷香拂蕩南蔣秋氣寒嘯歌終日裡懶散不簪冠

二

人家叢水竹廢土沃塗泥澤淫菱花覆霞莊稻葉齊漁人千網集閑士五雲栖華履長林下持綸且牧豚

橫塘歸 袁袠

片月出雲端荒烟起含濤暮見漁舟來集澄潭水

橫塘晚興 皇甫涍

郭外有幽棲閒情淨碧溪湖山相映發鷗鳥日招攜霞色浮塘上鐘聲過水西歸來一丘壑源路使人迷

長蕩泛舟 沈周

發迹過長蕩識此平生生始春流方漫衍曠蕩彌十里老蓊蔽重雲散芽青擬擬正知一明鏡獄蝕銅繡起西山欲流照掩郏螺鬟笑山亦拗怒去南走太湖淚

群勢擁疊浪爭捉互排擠我恐先我去揮手喝止〻
湖山四面好轉側皆可喜此面正佳絶扁舟載西子
芳洲有隙地宜賣脫紫綺移家非丹砂所好在山水

長蕩泥舟　皇甫信

清風江上下銀鈎一片蘆花萬頃秋向晚月明洲子
畔數款乃起吳謳聲

長蕩在虎丘之北

黃天蕩　張憲

昆明刼燒成灰火臨平葑湖撥不開黃泥萬頃下無
底海眼一絲通往來南徐江邊海鰌走江神頓足黃
龍吼便翻銀浪泥沙要使妖蛇先授首

黃天蕩在葑門外

過獨墅

短棹微風蕩花片帆落日横斜舍傍誰開酒肆牛疲
如是田家

宿獨墅　華幼武

獨墅三更月孤舟萬慮人東行聊慰意北望總傷神
水闊風烟遠秋高黍稌新尚憐魚菜美庶以奉吾親

黃天獨墅在黃天蕩之東獨墅王基朝天三湖連
綴中微隘如川其實一水也

過車坊漾

蕩舟滄波萬頃搖櫓白鷗渚傍不知新月東起回頭
過盡東方

宿蛟龍浦口　吳一鵬

蛟龍浦口夜傳船微雨初收月滿川只恐蛟龍時蜃
起忽生風浪攪愁眠

蛟龍浦口在獨墅之東一名傾墩湖其東北又有車
坊漾北諸湖更深又名鑊底潭

過陳湖　陳基

平湖秋色曉茫〻鼓枻棒傳浦放涼鴻雁欲來天拍
水蒹葭初老露為霜菊花有里人何在鱸入松江與
轉長不用臨流重懷古葦花蓼葉滿滄浪

泊陳湖　華幼武

縈繞陳湖口菰蒲野趣多薔薇紅炫日楊柳綠涵波
漁網依時集農田看處歌地偏詩政少其樂更如何

歸闔閭浦

極目烟江盡頭風指採城渡口世人不理曲肱自飲
黃鷄白酒

陳湖在車坊漾之東又東為闔閭浦

過龐山湖　楊維禎

湖上足晴晝雨餘生綠陰兩舟到城近曲巷入村深
野叟頻相問郎君不可尋西菴有分席吾亦老山林
與雁福一遊雁山留題西隱菴　寧玉
雁山西隱阿蘭若中有高人趣不同千偈瀾翻無滯
跡一塵不到有清風門前湖水三篙漲雨後雲山八
九峰對現堂々無別事一聲漁唱月明中
和　雁福一
松陵城外古提招隱入西雲路不迷明月清風深夜
靜斷雲流水小橋低香含優鉢花饒笑韻叶頻伽鳥
亂啼如此佳山與佳水幾多詞客為留題

遊雁山紹雁雲翁　于文傳
山本無名惟有名入山々意自分明墻隨岭高低甃
築船趁沙灘遠近橫別墅午晴雞喔々隔林風細鳥
嚶々山翁獨把烟霞占五十餘年未入城
雁湖　桓斐帖木爾
湖波渺々鏡光寒湖上遊人得勝觀一片霞鋪紅葉
渡數圍雲陸白鷗灘再登古寺探龍穴謾汲靈泉煑
鳳團聞說蠡鄉何處是明朝猶約弄漁竿
登雁山　周谷賓
意思宛然在命名良不虛林泉盡幽勝地土亦華腴

叅旌家々業朱陳世々居山靈應不吝寸地看吾廬
過雁山湖　雁龍
年來問放到雁湖風景分明入画圖細浪魚吹蕩雲
日飛花島載度烟蕪變時花老心常在奉使張騫與
不孤邦父十年名利客蹤跎辭迹尚東湖
雁山湖在澹臺湖東自分水墩流入甘泉橋匯於
此其下為流黎湖菱湖禁澤湖新湖
題九里湖　吳驥
太湖風濤湧銀屋望處令人駭心目豈知數里小澄
湖近接吳淞烟水曲未能朝宗會百川頗擅清虛遠

塵俗洽堤舟々春流傍柏岸溶々朝雨足桃花浪暖
鏡光明時動微瀾楊柳輕拂忘機鷗鳥自往還無意菰
蒲為誰綠農憂亢旱資灌溉戶有鮮鱗供口腹我將
溯方思故鄉恒厭黃埃晴山谷比日南歸得縱觀欲
聞漁唱聲相續欲狀佳景入吟懷賦報斜陽舟去速
白蜆江阻風夜宿江口懷徐賁　姚廣孝
頗風渡江難停橹依菱荇濤烟翳暝光灘月凌寒夢
漁歸候大明晃眼忘蘆動遇險更思君陡覺離愁重
八月十三夜泛姚城江　陳基
画船撾鼓鳴同波皓齒青娥不用歌好月愛看輪未

瀟清秋爽問夜如何明將織女機絲動寒恐嫦娥白髮多天上清光應更足羽衣安得共婆娑

何年江水出姚城轉覺東南地勢傾緣月夜當河漢動客星秋入斗牛明微波不起魚龍靜嘉投初登海宇澹生喜太平仍少壯浩歌擊楫望無情

九里湖在震澤湖之東亦名同湖急水港杓頭潭清水蕩在焉又東為姚城江白蜆江小龍江

汾湖賦　陶振

釣鰲生翱翔乎東海夕杼抵乎西都過茫洋之大澤勢滔涵乎太虛以為洞庭耶則層樓不見翠飛乎黃

鶴近山不見列翠於蒼梧以為彭蠡耶則瀉不見銀河九天之瀑布而發不見屛風九疊之匡廬於是東覽三泖西瞻具區然後知三吳之巨浸名所謂分湖者歟是時也日落蒼濤烟波平蕪恍東山之月出遇艤舟之老漁停桂楫而揖予言曰吾將子以分湖之所以得名行子以分湖之大義子亦樂而聞之乎是湖也兩界中分南北無虧其南也則千頃之無盡其北也則百弓之有餘故南基為嘉禾之境北其半為松陵之墟湖之得名其以是歟故老相傳信而不誣原其始則蓋其區之溢出而旁涸乎此猶然亦安知

其不溢觴于崑崙之頂泄瀚海而來尾閭者耶乃若[illegible]微波不興一碧萬頃如青銅之淨拭似白練之平鋪颶風倏起長鯨怒吁拔銀山之千尺捲輕濤之雪如使觀者不覺心戰而膽慄頃刻碎行人之舳艫其產則辛夷杜若菰蒲珊瑚大貝之寶明月之珠春水桃花之鱖秋風蓴菜之鱸白蘋奪淮西之風味紫蟹剖吳下之膏腴又有魚鱗之屋水晶之居其深莫測其與蒹葭倚波神之窟宅作馮夷之幽都月白風清似或聽廣樂鈞天於縹緲雲消雨霽恍若見金支翠旂之有無既無凌波之仙子豈無騎鯉之仲夫王字

生涼則足以稱純陽飛劍之渡綠雲曉漲則足以供漢陰抱甕之斛散落霞錦光於蕩漾濯殘陽紅纈於扶疎昔杜少陵空有漢陂之樂曾不及此一觀李翰林空有郎泖曾不及此一覽故凡游乎此者自官有以得其樂又何必度黃陵而遊赤壁踰滄海而望翠蓬與玄壺也哉雖然此特其槩耳若夫地靈人傑同德相符則有陸龜蒙之苗裔陶弘景之後徒天游子李貫乎載籍六一翁遣究乎精粗雲樵先生之磊落采芝遠士之清臞是數公者莫不韜光於草莽混迹於樵漁披羊裘於風雨恣綸竿之卷舒一棊不冒

郝泚水之戰一箭不肎射聊城之書仰高名於辭漢之嚴子慕清風於去越之陶朱悉能蒸清光於治世處高明而不汙吾嘗品其人南州高士之列孰云誕而為迂若是則今之分湖不獨有異芳奇物之產神仙巨靈之宅抑且為浙西人物之淵藪東吳孕海之歸墟也語畢老漁鼓枻波間倏別而去飛玉龍之一聲捲鯨濤於別浦折風木於太湖八百之西灣下覺七十二峰翠靄之掀舞紛落葉以相觴洒蓬窗之急雨起而視之則時夜將半雞三鳴更四點月已墮海西丈五矣於是吔湘妃捧研命洛神展素授長杠大

筆於青天蘸蟾窟九秋之清露想老漁所述之前言而遂爲為扮湖之賦（陶振字子昌華亭人贅於祀山謝氏遂為吳江縣人）

遊扮湖得武字　楊維禎

盪舟武陵溪朝出伍子浦還過西陵家仙童啓岩戶棠樹大十圍桃花媒欲語遺我古鐵枝色比脩月斧為作古江調江鳥凌亂舞擣之謁龍君湖水吹暮雨晚飲花石閣亭臺已無主瀛橋步月歸竹枝和銅鼓道人畢歸來脫冠挂神武

得錦字　殷奎

平湖天錦落波濤殷寒枕鳶飛下帖〻龍眠驚諗〻

道人吹鐵龍百竅聲盡嘆柳溪千花明煥若天馬錦交朋類得沙美會猶拾漫主人敬愛客十日相追飲嗟予一介微好古忝天庥作詩續貂末芳評穎題品

得上字　程翼

樓船載酒汾湖上萬頃玻璃綠新漲王簫檀板館娃歌銅鼓雲璈仙侶唱涼姿金盤錫予綴紫駞銀甕葡萄醱桃心大舞天鹿宮分班不攜袍襗伏人坐盤陀古翠岩鶴立海棠青錦幄醉揮玉塵奪詩魁氣噴鐵龍驅酒將三五朱扉流水香十二闌干花氣王歸來涼月白紛〻湧出銀濤三萬丈

得花字　王佐

青簾画舫載吳娃晶〻行〻十里懸湖光遠帶柳溪雲水春色好在桃源家十幅錦帆風正健一聲鐵笛月初斜玉壺香醪興未盡更醉海棠嘉樹花

得溪字　陸宣

翠岩亭下問棠梨上客同舟過柳溪花下停歌聽鸝鶴竹間把酒飲玻璃緋桃照眼春無賴石洞朝雲路轉迷金粟彈箏銀甲冷珠簾度曲翠眉低錦帆捲浪風生座羅襪生塵草被堤屢舞不妨飛野馬醉歸遲莫報隣雞梵王臺殿空陳迹鮑氏池亭憶故栖鐵笛

吹殘山月白竹枝唱駟橋西

得陵字　陸恒

春風西舫錦乘鮑陸池臺次第登翡翠花枝人似甋玉葡萄銀甕酒如澠泗洲寺裡看題竹伍子灘頭聽采菱歌扇斜搖波縠綴舞衫輕脫唾茸凝七星鐵管金為點萬斛珠琴實作層臂脫朱鞲明越句燕銜烏帽濕吳綾雄詩奪錦欺三謝俠氣凌雲比五陵醉臥氍毹驚露下夫容月浸碧壺冰

致仕還汾湖闕信海棠　陸行直

湖濱春水似挑涼揚柳青青燕子喧晴日煖雲歌別樹錦天繡地醉金門流光冉冉長為客清臺時時遠故園悄悄當時花下影紫簫吹斷幾黃昏

再遊汾湖　顧璉

武陵溪上花如錦花氣薰人如酒濃簫鼓時時幾鄉鐵雲影忽落玻璃鍾小娃傳令覆蓮掌遊子擬峯玉容汾湖歸來夜何許明月近挂青螺峰

汾湖一名分湖分屬吳江嘉興也其東流入謝宅蕩蓴菜蕩南陽港又東通三泖

鶯脰湖　趙時遠

鶯去湖存事渺茫梵宮占斷水雲鄉四圍烟樹波濤闊六月橋亭風露涼遠近征帆歸別浦高低漁網挂斜陽翠微深處一聲笛起驚眠沙鷗鷺行

春日遊鶯湖偶成　陳一初

聞記鶯湖舊有名飛湍瀉碧響春聲鱗鮮雪貼銀花細大船風生竹葉輕西塞玄真留勝迹東林白社樂閑情我來半日溪亭坐吟得新詩信筆成

遊鶯脰湖　吳億

樹色烟光兩岸分棹歌聲裡散鷗羣船浮春水天疑近人對東風酒易醺翠袖不須花下舞洞簫還待月中聞仙遊釣客今何在湖上年年自白雲

遊鶯脰湖　張淮

白鳥眠沙夢不驚寒生水國半陰晴酒酣春色花邊過船載湖光鏡裡行南浦愁連芳草綠東風歌送落梅聲那堪日暮臨岐別更聽河橋柳上鶯

鶯脰湖在太湖之南其源自天目東流至荻塘會爛溪水併出平望安得橋匯於此以其形似鶯脰故名亦名鶯闘湖

過沈張湖　吳復

綠舟蕩槳看青春柳色桃花岸岸成江國微風醒酒力水村落日見漁人

沈張湖在鶯脰湖下流之北

松江賦　葉清臣

澤國秋晴天高水平遙山晚碧極浦寒清徜遊具區之野縱泛吳淞之濡東瞰滄海西瞻洞庭搗葉散下斜陽半明熙風歸兮自朝暮夕留滿兮桂送迎浩霜空兮一色橫霽色分千名於斯積潦未收長天無際登闌方興扁舟獨詣杜橋初黃汀葭餘翠鷺鷥朋飛別鶴孤唳聽漁根之迴响閱牧笛之長吹既覽物以放懷亦思人而結歎若夫敵艰初平霸圖初盛均憂待濟同安則病魚貪餌而登鉤鹿走險而忘命一旦醉

卷四　十三

祿揚舲高詠功崇不居名俱斯令達識先明狐風夙競又若金耀不融洛塵其蒙宗試泰捍王國爭雄拂衣客右震耀江東挹翠綸兮波上瞻蟬翼兮桴中倘即時之有適達我後之為恫至如箬書笠澤端居甫里兩槳汀洲片帆烟水夕醉酒樓朝盤魚市浮游雲外之物嘯傲人間之世富詞客之多才劇騷人之情思緬三子之清徽謙隨時之有宜非才高見棄於榮路乃道大不容於禍機中屠臨河而蹈壑伯夷登山而食薇皆有為而然爾豈得已而用之別有執簡仙識持符帝柱晨翰史氏之筆蘇拯使臣之斧登覽有

澄清之心臨遺動光華之賦荷從欲之流游慰遠遊之以惧肇提封之所履禹方劉之此憂將濬跡於滙川其極濟手吟嘯轉白鶴之新渚據青龍之上游濯埃垢於緇俠刊病瘼乎昏眸左引任公之釣右援仲由之桴思勤官而裕民乃善利之遠獻彼全身而遠害蓋孔藏於自謀鮮鱗在俎真茶滿甌少同俗士之駕亦未可為吾江之遊

泊松江渡　許渾

故國今何在扁舟竟不歸雲移山淡淡江闊樹依依
晚色千帆落秋聲一雁飛此時無送客凭檻欲沾衣

卷四　十四

吳江旅次　張喬

行人愁落日去鳥倦遙林曠野鳴流水空山響暮砧
旅途歸計晚鄉樹別年深寂寞逢村酒漁家一醉吟

又　姚鉉

句吳奇勝絕無儔更見松江八月秋震澤波光連別
派洞庭山影落中流汀芦擁雪藏漁市岸橘風香起
客舟清興不窮聊一望烟空雲霽倚層樓

又　孫何

晚灘如雪起沙鷗只尺姑蘇亦勝遊遠勢瀉歸滄海
遠冷聲分作太湖秋狩田幾處連僧寺橘岸誰家對

騎樓書望不停無可語片帆中夜渡清流
又　王安石
莽〻昔登臨秋風一散襟地留孤嶼小天入五湖深
拙揺無千里魚蝦有萬金吾雖輕范蠡終欲此幽尋
又　張先
春後銀魚霜下鱸遠人曾到合思吳欲圖江色不上
筆靜見鳥聲深在蘆落日未昏閑市散青天都盡見
山孤橋南水漲虹垂影清夜澄光合太湖
與子瞻會松江得浪字　秦觀
松江浩無旁垂虹跨其上漫然銜洞庭領畧非一狀　卷四　十五
恍如陣平野萬馬攢寫慢離〻雲抹山窅〻天粘浪
因步漁唱起鳥外征帆颺念知宇宙寬斗覺東南
太史　文監謝家盡詩將超物外形撿語笑供顛頑
嬋娟幸不　撥刺亦從放獨留三百虹那用伏軒幌
得嶼字　參寥
蜿蜒跨長虹吳會振奇觀水連幾萬頃放目失堤嶼
倒影射遥山青螺點空平從来誇震澤勝事與昏旦
破浪湧長鯨排空度飛翰肺腑入清境刻若春水泮
安得變〻九垓從公遊汗漫
松江晚泊　吳融

樹遠天宜盡江奔地欲隨孤帆落何處幾日更新離
客是凄涼本情為繫滞枝寸腸無計免應　楚猿知
又
落日停橈古渡邊古今蹤跡一蒼然平沙盡處雲藏
樹遠吹收来風動天正因東西千里路可憐蕭洒五
湖船如何不及前賢事却謝鱸魚在洛川
又　前人
吳臺越嶠兩分津萬〻檣烏簇夜雲吟盡長天一江
月更無人似謝將軍
白蘋紅蓼閒汀洲水鳥飛翔更自由我若功成辭替　卷四　十六
越會須来買釣魚舟
松江作　趙嘏
松江菰葉正芳繁張翰逢秋憶故園千里航邊館娃
寺一川風煖採香村湖聲漸過仙人宅鶴市曾迷子
夜魂我有五湖烟艇在不堪殘日動征軒
松江秋書　陸龜蒙
張翰深心怕禍機不緣菰脆與鱸魚肥如何淘世浮沉
去可要拋官獨自歸風度野烟侵醉帽雨来秋浪濺
吟衣無人好尚無人賞吟嘯依頭又掩扉
松江懷古　前人

碧樹吳州遠青山震澤深無人踪范蠡烟水暮沈沈

又　楊蟠

帆落帆開西渡頭洞庭木葉擾離愁青山帶日低平野白浪隨風過别洲月靜沙寒知雁宿雲深水煖羨魚遊西橋隱隱橫天漢人度空中影倒流

又　郭祥正

群山高下浸湖濱暝靄朝霞物物新細道更尋東北去青銅影裏看行人

軒亭多作碧湖傍蓮子枯時荇葉香最愛夜深鷗鷺散釣船明月似瀟湘

又　范致虛

黛潑峰巒安用染繞澄湖面不須磨乙鷺張翰鱸如玉想見西施髻似螺日斷樓高知水闊雲開山盡見天多吾家本是烟波主好律漁翁一曲歌

又　楊友夔

落日淌大江孤舟猶獨行蒹葭交相風中有斷鴻聲適從城中來始覺秋氣清世路若迫隘江湖自寬宏平生獨往志久與白鳥盟陳人多可閑新事麼可驚惟有江上峰残年眼中青

過松江　范成大

長虹斗起蛟龍穴朱碧闌干夜明滅太湖三萬六千頃多少清風與明月青鷗鷺飛白鷺閒舟楓未老黃蘆折誰将横笛叫蒼烟無限驚波翻白雪洞庭林屋舊遊處玉柱金庭路綿絶水仙逢迎移脩袂問我歸計何當決去年匹馬元春寒今此孤篷宕秋熱人生意氣得失間輕重劍頭吹一吷莫将塵土涴朱顏却待丹砂回白髮

松江舟中二首　戴復古

夜聴楓橋鍾曉汲松江水客行信匆匆少住亦可喜且食鱸魚肥莫問鱸魚美

垂虹五百步太湖三萬頃除却岳陽樓天下無此景范蠡扶西施功名付烟艇

泊松江　吳璞

孤舟尚遠征向夕泊江城郊口潮初上雲開月正明吳歌驚婆娜楚客恨飄萍臥聽霜天漏沉沉欲二更

吳江曲　朱松

吳江女兒白如玉花底紗窓傍溪綠玉簫春煖貼朱唇故作陽春斷腸曲扁舟掠水去如飛不見嫣然一笑時回首江城只孤塔向来一念復同誰

吳江舟中　樓鑰

阿連久矣共一被小別愁生夜無寐風帆將我上征
途回首江山忽千里小舟橫臥吳江水夢回依約蓬
窗裡五更漏急月黃昏烏鵲一聲未起人

過吳江　高本

江吞大澤無西東危亭聳立如鶩鳶睫晴不見天地
色上下澄碧迷毀壁菰蒲千頃鷗鷺國風波萬丈魚
龍宮逢時自好盡忠義莫學衆世鴟夷公

吳江　汪藻

好在松江水丁年憶此過重：梅子雨細：麹塵波
花老千頭橘香聞數丈荷百憂今已矣搔首意如何

卷廿四　十九

還吳江　黃由

歸來三閱月無心事一閱心川草尋花徑開池漾竹陰
江邊閑明月天際數歸禽幸有高賓至相逢似竹林

夜過吳江憶華終之　呂冥伯

更深無盡燭清氣滿山川沙上風鷗聚烟中霜草鮮
故人別何處新月照孤眠欲寄相思意征鴻未可傳

吳江春望　嚴材

春有東吳別鴻高正憶家春青江上艸湖白岸頭沙
去鴈無邊盡歸帆幾處斜音徽不可問惆悵結瑤華

松江　王安石

來時還似去時天欲過來時已悵然祇有松江橋下
水無情還送去時船

吳江懷古　胡元質

子胥今日委東流吳國明朝亦古丘大笑夫差諸將
相更無人解守蘇州

吳江道中　許棐

一別吳松二十秋敗荷枯柳總新愁向頭交友凋零
盡賴有寒江幾個鷗

吳江　陳基

城邑帶秋水盈：笠澤滔西風一夜起鴻雁盡南飛

卷廿四　二十

晉日東曹掾唐朝左拾遺長揖謝軒冕悠：千載期

又　前人

釣雪灘頭暫艤舟晴虹千尺飲長流吐吞日月天無
際出沒魚龍地欲浮濟世誰當扶砥柱乞身吾盍老
滄洲載書為問天隨子杞菊荒來又幾秋

自吳江回　趙孟頫

壯氣浮孤劍餘生寄短篷戰塵昏野色積雪暝春風
北望旌旂濶南歸郡邑空江花與江水客思兩無窮

吳江晚泊　高得暘

江色入秋清無蔽白露零星移孤雁影月落亂雞聲

旅泊常隨處舟行不計程三高呼莫起誰與話幽情

夜泊吳江　王康傑

小舟輕似葉載月過蘇城柔櫓數聲响長江一派清天低連水色風順送鐘聲隔水踈林外漁燈一點明

吳江夜泊　馬臻

不見天隨子令人遠興孤村砧声自答啄　相呼河漢回西極星辰入太湖古情今不盡明月照姑蘇

吳江夜泊　釋宗衍

風壞三洲接江湖一水分虹消滄海雨日落洞庭雲客意終難盡漁歌實飽聞長思陸魯望不出可忘君

舟次吳江　善住

客路渺無際崎嶇何日平積烟迷遠樹殘照下荒城水宿先歸卷朝行暗計程長橋知漸近笳鼓隔林鳴

過吳江　李孝光

左帶吳松右五湖人家笑我隔菰蒲風濤不動魚龍國烟雨翻成水墨圖越客盼吹船上笛吳姬多倚水邊爐鑑湖道士如相憶一曲他年得賜無

舟過吳江　前人

十五女郎可憐生牽挽百丈踏泥行洗腳上船歌白苧春風吹過闔閭城

舟次吳江寄洮之李學士　張伯雨

垂虹散髮思飄然悔不金陵捉酒仙詩有草何方得和世無李郭更同船金人掌上三危露玉女窗中五色烟莫倚遂良鬚盡白共尋瑤草看明年

倪元鎮避兵吳江　包莚

不待兵戈即遠移吳松江上住多時從容只為知機早阻絕應嗟會面遲角里正堪尋谷隱龐公未赴鹿門期山川搖落空相對每切停雲一賦詩

同上　謝應芳

詩中有畫〻有詩輞川先生伯仲之襟懷不着一事

擺姓名惟恐多人知竹箨裁冠晨沐髮蓮蓬洗研晚臨池數年同飲吳江水明月清風有所思

過松陵　陳謙

第四橋下風水急十斛船中心膽驚蛟龍有時就廟食鴻雁每歲不南征松江太湖會合地莫雨寒潮交戰聲獨客倚篷歸嘆息崎嶇世路何由平

次韻王松陵　陳深

江上青山擁縣城江頭結屋放歌行散人昔有陸魯望處士今無柄正平萬頃雲濤聊自賞百年肝膽定誰傾何時適有扁舟興邀得垂虹夜雪明

將赴京口道出松陵　鮮于樞
夢裡丘園去未能眼中憂患日相仍向憐楚澤行吟
客今羨禪林坐斷僧千里雲山望京口一帆風雪度
松陵三高祠下空依舊不獨　心愧李膺
陪淮南漁友泛舟吳江城下　王逢
伏波魚龍夜不驚菱花千頃湛虛明吳儂似恠青綠
馬漢月重臨白帶城世說賓融功第一獨憐阮籍醉
平生樓船簫鼓中流發及不東南罷兵
吳江　張翥
坐倚風檣看太湖波濤須洞半三吳寒通上界咸池
氣黑入中流水伯都雲瘖蛟龍應起立雪深鴻雁白
鶯呼望亭有酒堪消醉買得漁家一尺鱸
避地吳江九日　楊維楨
行年七十猶為客何處江湖着老夫黑髮空留數莖
在黃花也笑一錢無家徒話計如鳩拙病起形容似
鶴臞獨把茱萸還自酌酒酣不用阿孫扶
吳江夜泊　前人
晚向三高祠下泊嵩江秋氣入征袍紅蓮水碧留客
色白鳥沙明見羽毛海賈結　天上住吳兒將獻月
中採手斟白酒泳辭醉明日西風設雪濤

吳江　虞堪
三高祠前流水五湖烟外孤蓬楓落吳江夜冷高情
都付漁翁
松陵　倪瓚
松陵原上望長洲綠玉平鋪江水流水取釀為千日
酒大瓢酌月散煩憂
夜泊吳江城下　前人
人家近住江城外月色波光上下天風景自佳時俗
異泊舟閑咏白雲篇
吳江月下泛舟　胡奎
餘霞斂送夕微靄生近浦回行坐良夜月出鳴柔櫓
茫茫天欲流歷歷星可數火螢乍明滅少禽或翔舞
此意誰與同三高渺千古
松陵道中　岑琬
野潤烟凝樹湖深水近田丫髻挑菜女獨櫓賣魚船
鳥去春山外帆收古驛前孤吟看北斗悶闊意忘眠
松江同宿和唐人韻　張楷
吳江楓葉冷獨客慢多愁月落汀烟晚天晴海氣秋
萍蹤隨雁鶩鄉夢越汀洲回首青雲路低頭愧白鷗
吳江夜泊　薛續

舟傍垂虹宿夜深飛露華鍾聲來梵刹燈影近漁家
葉響風生樹灘明月映沙去家雖不遠惆悵即天涯

渡吳松江　高啓

稍離城郭喧遠適滄洲趣衆潮動旗檣露散寒江曙
蒼蒼蕪靡靡出白鳥翻翻去不識隱人村舟中望高樹
遺時嘆有極物惝無其不向此鄉居飄零復何處棲

至吳松江　前人

江淨涵素空高帆漾天風澄波三百里歸興與無窮
心期弄明月迢遞辭金閶晚色海霞銷秋芳蒲蓮歇
久別釣魚磯今朝始拂衣忘機島鷗鳥相見莫驚飛

過吳松江風雨大作不可渡晚見漁舟抵松
陵官舍　前人

風雨方知客路難飛鴻相逐度江瀾港收漁市歸舟
晚門掩官廳對燭寒此地昔年曾遠宿何人今夕共
清懽枕邊不為江聲急夢寐長時未得安

松陵江上　韓奕

閑游何處寄閑情江上維舟眺晚晴秋雨荒城猶草
色天寒遠寺又鐘聲支離形影中年過蕭散心情物
外輕問信偶來居士室焚香煑茗話無生

泊吳江寄僧　孫大雅

松陵橋畔太湖前斜日青楓繫客船引頸數看花鴨
亂含情深愧白鷗賢千鐙度嶺傳無盡一宿曹溪覺
有緣稍待月明風細細臥吹簫管學坡仙

吳江中冬至日　王褘

十年走馬竟何如轉覺謀生事事非時序每驚悲裡
換家山長向夢中歸吳江歲晚寒波積楚塞天空鴻
雁稀酒後登樓倍惆悵緇塵猶滿舊征衣

往吳江　朱文奎

一蓬涼雨晚初晴雜水蒼茫落日明菱葉荷花隨入
眼鸕鷀鸂鶒自同盟釣竿且覓玄真子紗帽還從漉

酒生笠澤留連今十日只因此地有蓴羹

吳江春望　吳復

二月江南春雨晴雜花開柳樹飛鶯江湖一色葡萄
綠吳越千重錦繡明珠箔小娃金縷曲玉樓仙客紫
鸞笙白頭庾信思鄉國無限春光感舊情

舟次吳江　胡奎

江上涼生白苧袍荻花楓葉晚蕭騷長虹飲澗天在
水怒雷劈山風送濤地勢混茫通九澤風流今古屬
三高收帆暫向楓灣宿喚起吳姬壓小槽

回至吳江　陶振

長憶松陵是故鄉白頭欹〻未能忘綺筵華日三春
樂畫舫荷風六月凉擘棄蟹螯催早鴈薦蓴香鱸膾喜
新嘗交游何處皆星散訪舊令人重感傷

秋夜吳江泛月　陳一切

短棹迂程夜渡江鷁香月色滿篷窗天涯流滯青山
遠烟際閒情白鳥雙赤壁仙遊疑有約滄洲漁唱不
成腔明朝訪舊松陵郭對榻挑燈共一缸

泊吳江　薛平

艤舟垂虹近驛樓水晶宮裡喜同游腥風隔浦吹魚
網遠火臨流映客舟蕩漾烟波寒浸月一天星斗倒
涵秋酒醒共向蓬窗坐誰詠滄浪起白鷗

和　尹寬

酒醒長歌倚柁樓雪灘祠下又重游湖光萬頃沉孤
月燈影三人共一舟天轉星河知午夜風傳砧韻報
新秋百年身世真萍梗機事何須問海鷗

吳江春思　吳之禮

積雨閑庭春草長空齋不語坐焚香階前螻蟻輸粮
急花底山蜂課蜜忙處士只應如靖節將軍誰復數
糜芳絕憐二月吳江路無數東風開野棠

吳江道中　卞榮

蕪臺東入吳江縣〻郭縈迴枕白沙沿路石橋知幾
載隔湖烟樹是誰家水深半浸青蒲葉風急偏欺細
麥花一望〻平〻野闊欲疑謂泊在天涯

吳江阻風　前人

驛夫及候趁長道江鳥忘機立淺沙苦被風波欺客
棹欲投烟火宿人家月明夜市猶沽酒水滿春瓶自
養花坎坷須臾何足道也曾天漢泛仙槎

吳江舟中　聶大年

壯懷牢落宦情微委繞鄉山未得歸貌比安仁今覺
瘦年如伯玉始知非五湖烟月家何在萬里雲霄鳥
倦飛同是一年將盡夜枯盤銀燭貴心違

宿吳江　楊一清

長堤維纜色野況獨蕭然水市魚蝦上江城鳥雀喧
殊鐘寒破夜荒草將浮烟竟夕淹遊舫勞予有勝緣

吳江早發　前人

水驛闌殘夜揚帆逐遠流草衰知急景江樹入深秋
寒雨鳴孤棹晨光見滄洲問津應未厭清興若為酬

吳江晚眺　吳寬

霜林摧落洞庭微澤國茫〻對夕暉湖上客來金橘
熟橋頭人賣玉鱸肥扁舟范蠡當時計獨棹張翰何

處歸景物蕭條增客思更堪四面雁南飛

過吳江訪張子靜泊南津口　沈周

吳江南下黃溪路歲晏逢君渼水頭雙鬢都生五年
雪兩人相對一孤舟閒前晚纜翻鴉樹夜半寒燈落
雁洲未識新春此杯酒更於何地得同遊

與少宰吳江舟中聯句　文林　趙寬

望斷平湖浪接天 林　好風百里促歸船 白銀盤裡青
螺小 寬　寶帶橋頭素月圓 此地還知燈滿市 林　他人休
道酒如泉 同遊不是天閒曠 寬　肎似沈犧石浪鐫 林

吳江道中　杜啟

十年來往鏡光中此日歸來作釣翁香擘霜苞連綠
帶鮮烹銀尾四腮紅乾坤事業雙蓑笠風月平章一
短篷欲續江湖散人句天隨何處得相從

吳江　沈周

綠幕紅窗映水開長橋夾岸起樓臺樓前舫子過湖
去雙櫓鳴環漸素來

泛吳江　朱存理

一帆風便到吳江江上飛來白鳥雙舟子飯時吾夢
覺起吟新月坐蓬窗

吳江竹枝歌　胡奎

第四橋頭楓葉青白龍吹雨浪花腥過橋買酒待月
出今夜夜宿垂虹亭
青裙女兒雙髻螺唱得吳宮子夜歌酒醒月明眠不
得秋風吹起洞庭波
西山落日東山黃渡口竹枝行晚涼十幅蒲帆弓樣
滿南風吹過白龍堂

同前　都穆

雙櫓鵶船無比輕耳邊唯聽踏車聲龍王堂下風波
惡自是儂心索得驚

江上納涼　前人

酒餘茶貌手還持水樹風多坐屢移却憶去年城市
裡汗衣塵土正奔馳

吳江道中　陸顒

鱸肥蓴脆正秋風綠水紅橋兕轉通不獨季鷹思故
里扁舟過此戀吳中

吳江舟中謝伯一有詩次韻　楊一清

寒露初寒爽氣收吳中風物此高秋老須朋從與尋
樂興在登臨非浪遊蜩樹夕陽歸鳥盡石橋新水落
花浮船頭一嘯悠然坐愛看清溪帶月流

山光水色此無狀一棹西風萬里秋病起不勝元亮

酌老來猶作子長遊烟花露瀰濛濛溪沙鷺汀鷗故
故浮林籟無聲人語靜長空如洗絳河流
使浙日承親友送至吳江　楊循吉
送送不覺遠回白江上賑天寒人共被夜靜水銜船
傾且覓雅發離家記月圓未知從此去何處過殘年
吳江舟夜二首　皇甫涍
旅况季冬時暮深百川溫陰條寂無禽晴溪雲仍在
獨夜湖傍人遠汀霧無曙望月對虛盈蹈流意暝暝
懷古發棹謳扁舟寄幽眺
邑遶帶豊津人家映迴汜徒泊眺長原數處征鴻起

遠心渚波外客愁鐘声裡夜寒江舟靜孤月照烟水
獨宿方悠哉聳懷蜀云已
吳江詞（是歲戊戌雨蒲陵唐隔有趙永翰戰轉見江寄仙思杜維禎出中秋記朝）
平生太湖上短棹幾經過如今重到事愁與水雲何
多擬把匣中長劍換取扁舟一葉歸去老漁蓑銀艾
非吾事丘壑已蹉跎鱠新鱸斟美酒起悲歌太平生
長是謂今日識兵戈欲瀉三江雪浪淨洗胡塵千里
手不挽天河回首望霄漢淚墮清波
已上諸水並屬吳江長洲
過沙湖寄顧玉山　楊維禎

五月落殘梅子雨沙湖水高三尺強大風開帆作弓
滿白浪翻船如馬狂唱歌賣魚赤鬚老打鼓踏車青
箏娘故人相見在婁下坐對玉山懷草堂
冒雨過白沙湖　高啓
天寒滿湖雨獨棹東歸急遥望水邊村蕭條暮烟濕
家人應候我深映柴扉立
沙湖一名金沙湖在婁門外二十里胡維小而與
松江諸水吞吐青丘戴墟二浦在焉
宿蠡口　華幼武
春風吹短棹迤邐望歸程刀斗溪邊戍旌旗野外營
市橋人跡少官路馬蹄輕欲向東湖去烽火夜明明
蠡口遣悶二首　胡纘宗
面面皆春水臨橋跨小樓帆檣日來往誰解五湖遊
橋迴低蹈斗樓危遠棟河碧桃開十里春與復如何
蠡口陳孝子歌（孝子名與立蠡口人事載郡志）　吳一鵬
孝子芒鞋并布袍孝出天性由兒曹世居蠡口治農
業家無擔石窮無聊白頭阿母臥牀褥路中思食王
家粿王家却住臨頓里地隔東西殊路遥去買長從
五更起風雨寒暑寧辭勞日高駐足對流水黃冠避

迨揚淦揚為云病毋亦愛此技贈慨然如故交復回
變踵向臨頓阿母頓覺痾病消豈知黄冠已相送入
口味若吞蟠桃空中仙袂忽飄舉挂壁只見葫蘆孤
擧家驚說事奇異母子喜氣春風〻鄰閈門第建宮
觀引領擬把仙翁招孝名三日傳遠近坐令光彩生
衡茅巍〻祠廟衆所仰瓣香男女皆還朝琴川前有
周孝子祔壁正協邦人議法應血食勵風俗誰為草
疏揚于朝嗟哉祠廟兵火後頽垣破壁風蕭〻眼前
豈無仗義士克復舊觀摩雲霄我慚同里生最晚衣
冠瞻拜空英標願歆懿德播海内孝名永與吳山高

蠡口在齊門外十里

發澧湖　華幼武

澧湖東南大星起灔〻光晶射湖水兩槳搖櫓送風
行浪花激船兩舷雨我時起坐推蓬窗天地無際開
鴻蒙狀杲日出東海弗波濤混漾珊瑚光迴風揚帆
舟子喜唱歌逭度三十里樓閣参差見吳市

晚過澧湖寄楊孟二處士　前人

秋天澹〻水泠〻十里湖光鏡面平紅日近山霞綵
紗扁舟如在畫中行
歌聲遥裏西村灯火人家半掩門却憶溪南孟夫
子新詩吟罷共誰論
浮雲過盡月生光野徑依微認草堂獨倚危樓情思
惡不知風露濕衣裳

澧湖即事　吳一鵬

晴光如練繞村居眇〻相望十餘里又港霧遠知有
蜃迴波霜落愛多魚送青兩地山長峙陽山虎山相對特澧
千艘果可傍水際會嶺亭早建最宜觀月夜清虛

發澧湖　孫太初

初日浮高樹清鷗散淺沙挂帆湖水上閘笛野漁家
岈圻菰蒲合雲遮山郭斜芳洲動興幽自起采蘋花

澧湖本名蠡湖寰宇記范蠡伐吳開蠡瀆通此湖
故云唐書地理志云元和八年孟簡開太伯瀆併
導蠡湖故以瀆為孟瀆湖為孟湖其實古之蠡湖
也故其東為蠡口西貫無錫之太伯鄉亦有蠡尖
口其稱澧湖不知所始或云以通澧運故名其上
屬無錫而其浸皆屬長洲

黃埭舟次　韓奕

野意入新年清優獨放船曉行衝岈霽夜泊就人烟
古井渠鴻宅空山陸羽泉老來光景短隨處且留連

黃埭塘在澧湖之東對蠡口

常熟塘紀功碑

劉允文

吳之藪曰具區郡之大惟蘇州尚為貨居歲賦邦本錫貢多品厥田上中土宜在民地利乎水常熟塘按圖經云南北之路自城而達百有餘里旁引湖水下通江湖支建派分近委遐輸左右惟強家大族疇接壤制動涉千頃年登萬箱豈伊沿泝之功實由灌溉之利故名常熟歲與肯爲洎貞元以來時屬大旱綠是填淤莽為塗泥而淪胥怨咨璁物痛矣郡將隴西李素字人原始觀弊則田任穿導之遂開於本道無使吏部尚書韓公秉文惟謹施德惠人從令為適觀

風悅隨人無間言言我得從政攝令吳縣主簿李仲方稟其成規請事就鑿於是參井邑之役則經費其力而長洲當三之一爲縣宰李勝復善供命乃計工量日候隙庀徒為利涉之宜蔽反壞之害詢蓄洩之勢増遠近之防人不告勞事為永逸先期而望表綽直不日而終朝子來塘開地中工畢泉出山澤作氣江湖發源積為長流實自新制舟楫鱗集農商景從春秋有施水旱斯備嗟乎塘之理贊也久矣何塞之無慮而啓之有時非體仁弘多應用高朗曷以越前所未暇逮今而行其志哉刺史之滌濯畜之滌源以盈流其惡潤彼稻田況山川襟帶之廣林壑沃饒之資峴同九州獻列七縣其提刑底績固良二千石之能惟李公敏於直方精在損益為信安未半歲而吳郡餘一年為政猶風行惠與時至文學謙金清慎寡欲通貨豐財五行因之順下致理之實不其偉歟去歲朱方擒惡而郡邑連陷公毆白徒以捍狂寇挺拔凶黨修復城池皇帝聞而嘉之俾金章與紫綬給諸垂美必將大蘭王度紹休朝庭豈惟與民分憂是塘之為政也彼人士以允文在公之宇滿詳其事請刊于石無詞之可復銘曰瞻彼塘矣昔之所謂物利衆

舟土膏其澤歲有湮塞時因疏滌誰為澄流變為廣渦降是良牧猗歟隴西揆日爰鑿經旬洞開湖水南逸江源北來旁分溝洫潛畜風雷政可施利役無勞止力均二邑功逾百里舟楫攸往田疇所視表實通方智侔經始濤自高岸豈云隨山人憚在路無樂于泉伊此化達刺史事宜立石川上繼無窮爲元和四年二月十八日將仕郎前左威衛錄事參軍劉允文序

雲和塘本名元和唐郡守李素所治成於元和四年故名後訛元為雲今但呼常熟塘

尚湖

張洪

嫋嫋秋風起白波維舟無奈客愁何江湖滿地人來少蒲葦連天雁去多只尺不違安信宿百年能得幾經過自憐旧日嬉遊處都被叢叢摔晚禾

經尚湖望虞山　　沈周

日午放舟湖上頭虞山走不休高雲俯見出翠隨船壁飛影下接滄波流奇雲人家隱山麓鷄鳴犬吠鬧中洲鷗鴣郡飛竹葉暗鯖鯁特立荷花秋蓮歌漁唱尚互答夜吴在樹猶堪遊小舟爭渡各先去獨逆風波渾不憂

過上湖　卷四　　韓奕

家事不相關扃舟自往還維戶茅屋外客夢水雲間汀樹村邊岸沙鷗水上閑故人何處訪回合繞青山

秋日同李尚書錢正郎廷璜弟遊西山下尚湖次韻　　桑悅

霜樹紺紅爛不收畫船如入鏡中遊詩篇襟帶多新作風景依稀似暮秋鬧口幸逢今日笑移家忘却去年愁時流賊刼之在很山杏花春雨江南醉誰似先生尚黑頭

尚湖一名上湖在雲和塘之西長十五里廣九里上有虞山頗為奇勝

福山港口待潮　　陳基

吴山如畫楚江平消得孤帆半日程潮落沙頭纔一尺舟停江口復三更時清不識風波險世亂方知性命輕坐擁貂裘待明發臨風空愧魯連生

二十日福山港寄諸友　　前人

僕將西尤斎羽儀簡書日日有程期東溟湖上屏船發南斗星横虎節移奇入楚封山點點白添吴鏡雪絲絲美人宴罷芙容畧一色銀花翠壓枝

福山塘自縣城通江門北行四十里入揚子江是為福山港福山渡在焉

常熟縣許浦塘疏濬記　卷廿一　　倪岳

四明楊君子器以成化丁未進士來知常熟縣事孳孳治理事有病民者次第罷去惟是縣治濵海其東北有許浦塘上接梅李塘會毘城諸湖水以達于海在宋元時常立水軍寨建為鉅鎮我　朝吏置巡檢司以事防寄歷歲滋久海水衝𥖄至今海口乙三十六里巡檢司三易其地浦為潮汐所壅堙塞亦久旱則潮汐弗通潦則沮洳弗泄民兩病之君軫於中思力濬治以工鉅弗檏未易事事適水部郎中新喻傅君曰會奉　命來司水政首具始末以請謀之而協遂命治農丞趙祥者董其役民用胥勸役者子來於

是濬許浦之塞者闊十二丈深八尺長四千三百二十丈有奇分占工作抖食稱事為力易者人三尺為力難者人一尺有奇工畢郎釋不計畢暮不踰月告成凡役二萬二千人有奇鑿地之紆者十有二所除兩厓積土以為坦途植柳于兩厓之上俾得不善崩以蔭行者得旧石閘于浚墩移置海口俾啟閉以時蓄泄有鄭景濟興叢易置迎司于閘上用便迎遏復謂梅李復居上流水北不通舟行用阻仍以萬二千餘人濬之長六千一百三十丈有奇深潤減許浦十之二始濬許浦紲濬梅李蓋自城東門抵海口七十

卷廿四　卅九

里有奇凡為工三萬三千有奇木食之費僅二十工緍有奇始工於弘治乙未十一月壬申訖工於庚申正月癸未為費省而成功速有如此哉邑人咸謂是浦之為民病者幾五十年矣一旦賴賢令尹之力民享其利者將無窮焉茍非紀載其成著斯績於弗抑何以昭示於後紹斯績於費替也耶乃相率建亭鑿石置諸閘上介邑庠生朱紳來請予言以紀予惟朝庭張官置吏惟以為民故閭閻之下呻吟病苦卒於親民者是賴也而世之說者槩於速化既無意於為民鈍者安於無為又無力於為民是以民病日深

矣可告語徒為竊嘆而已若今許浦之役其事可謂重大其費可謂浩穰而其為民病亦可謂久且深矣先之為政於斯者亦當有慨然一加之意者否乎使非楊君之篤於為民博君之樂於從善欲求是浦底績亦難矣於是而知天下之民病亦豈易於瘳乎雖然孔子之論從政書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觀之斯役尤可信也是亦惟於為政者何如耳然則楊君其無忝在予聖人之徒欤用是具書以告來者

許浦按教水軍　　袁說友

卷廿四　四十

小臣銜命入雲屯聖主如天詔語溫萬甲銜風陸士氣一言扶纊荷君恩頗驚霹靂燒戎旅更想艨艟上海門欲挽長歌閩粵傑豈無擊楫數中原

次韻袁起巖許浦按教水軍二絕　　范成大

橫波組練試揚舲風捲魚龍海欲腥但得綈袍如畫纊何妨鐵甲冷如冰

戈船戢棹疾如飛莫遣潮沙激海湄草奏直須窮利病奉身從此緊安危

許浦屯郎事　　袁說友

皇家百萬兵一一洪行閱將恩勞軍士有詔消良月

嗚奎麟天仗君王自親閱旌旗照耀鼓鉦甲耀冰雪
金繒府君賜再拜嵩呼疊天子曰嘻哉長江始天設
雲屯皆壯士寧有中外別乃命臣說友腆鵠均行列
許之閱軍旅利害與陵劣臣聞疇昔論舟師利通涉
出入如風馳進退如電掣鄉來經始意規置有餘烈
更張一何事〻亦隨廢扶攢舟臥平沙釜甲半折裂
艨艟經十五水卒無梟傑祇今衆弊見嗤不一語訣
往〻憂國者無路伸喙舌小臣何肖似銜命紆華節
頭陳一得慮竹頭而木屑方略許圖上稽首恩鑒竭
君王赦其愚臣敢畢其說

許浦在常熟縣東北

白茅塘閑步　吳悅

北万井地平秋草南來少淤要斛米紛紜斗斛冊上
書[illegible]心[illegible]久隨湖埔冊書之米不
要道

吳郡文粹續集卷廿四　終

吳都文粹續集卷第二十五

長洲錢穀叔寶纂編

[illegible]

題畫

○張僧繇畫龍　在崑山慧聚寺　查融

入吳境山小僧還愛寺畫殿高神氣力能活客丹青

題米南宮畫　鄭韶

風流不見米南宮依旧雲林遠寺重脫得造方旧匯
咸平江秋色洗芙蓉

題米南宮雲山圖　釋來復

南宮米顛生妹方馳名畫史以莫當墨雲翻空太虛

黑功奪造化削微芒肉細故毛骨獨隻愛寫長林帶
吳皤兒奇多得庵光間數點浮雲落天半鳴嚨灘頭
波浦通鯉魚貝瞻苫花風山睽路險不可飛蒸剝
掛肖天虹戒嶋向遊迎湘湯七十二峰長對面赤蛙
山高看洞連一道涅波鴻林線人生誰無丘壑癖可
奈塵土羈長才子嗟不遇劉文叔豹臺未必高雲臺
辰閱頭識旧行處彷彿散經歷偶樹荒畫變祖老木
珠胥書秋間波頭鳥

米南宮雲山欲　張羽

古之畫法不復見大綱人物留遺跡後來山水出新

意二李三王差可覬洪谷之後有荆關营丘渾雄獨
造古華原處士志奇崛餘子紛紛何足數郭熙平遠
疑有神北苑爛熳皆天真画院宣和衆史集俗筆姿
媚非吾倫豈知南宫迥不群一掃千古丹青塵神閑
筆簡意足自寫飛青山行白雲黄侯黄侯安得此元
氣淋漓猶滿紙晴窓拂拭對高秋恍惚神遊華山裡
生平画癖奈此何為予試作雲山歌珍藏什襲子須
記世間名画今無多

為陸全卿題米南宫雪景　吳寬

北固山前江水清長供此老濯冠纓焚香賞讀齋中

卷五　二

生江山寫入毫端裡此老胸中有奇氣不與衆史爭
間名倘然一種自機軸驚倒范寬拜李成昔者吾嘗
閲画史遺蹟人間嗟見此卧遊佳境不逢人但覺寒
光浮几案古樹枝摧颭急湍雪嶺更從人面起全卿
藏此凡兩幅持一贈我分片玉曾是平生好潔人挂
處休將手頻觸

題米元暉山水　趙孟頫

卧遊渺萬里楚天清曉秋初日江上出白雲山際浮
蒼茫迷烟樹隱約見孤舟丹青不可作思子徒離憂

又　前人

澄江漾旭日青嶂擁晴雲孤舟彼誰子應得離人群

又　柯九思

帝鄉春日曾舒卷溪館秋風每見之處處雲生山似
画年年老去鬢如絲

題米元暉墨山　于立

生來塵壓網若為塵所縛暇日起我早騎驢出東郭
城門老人髮半禿問我騎驢何所之為言欲向山中
去茅屋正在清溪湄山中之人面如玉手把素書跨
黄犢石泉夜煑茯苓香满屋秋雲邀共宿綠蘿曉月
懸松風縹緲帷烟外鐘聞十年往事一回首已隔雲

卷五　三

山千萬重涂倒狂吟頭半白把卷令人念昔石田
瑶草近如何題詩好寄山中客

題米元暉山水　張以寧

高堂曉起山水入古色慘淡神靈集望中冥冥雲氣
深秖恐春衣坐來濕江風吹雨百花飛早晚持竿吾
得歸身在江南圖画裡令人却憶米元暉

題米元暉雲山圖　高啓

海岳老仙非画工自有丘壑藏胸中大兒標洒亦莫
比妙趣政足傳家風敷文閣下書帷淨夢入空山覺
衣冷起拈綠筆寫幽蹤一片飛來楚雲影彷彿三湘

與九疑翠峰猶抹二娥眉水生江上鴻歸後樹暗沙
頭春去時蒼〻遠渡連平麓烟火參差幾家屋林深
谷靜斷行人惟有禽聲啄枯木偶向高齋玩此圖斷
縑猶貴千金沽自緣絕筆人間少如此雲山何處無

米元暉雲圖　張羽

前代幾人畫山水逸品只數南宮米海岳樓前北固
山頂刻烟雲生滿紙古云丘壑起心胸恍惚似與神
靈通素壁高懸臥清晝耳邊恍若聞松風怪底青山
起毫末森沉綠樹臨溪活仙人道士疑可招芝艸瑯
玕倘堪掇千里能移方寸間天機揮灑過荊關如今

卷三五　四

畫史空無數對此高蹤詎敢攀

題鄭所南蘭　倪瓚

秋風蘭蕙化爲茅南國淒涼氣已消只有所南心不
改泪泉和墨寫離騷

又　張賁

六六谷中無限春幾年培養此蘭蓀殘花雖小幽貞
在不負當時雨露恩

長抱幽貞獨自芳〻條日〻戀春陽靈均去後無人
佩誰念殘英有國香

題蘭　張弼

所南畫蘭不著土昔痛中原落夷虜淮南濠上真龍
飛大明一統開洪武從此蘭生始著根所南英魂亦
呼舞此蘭不知畫者誰幽望奇石相為伍蕭〻涼月
浸湘川嬋〻光風轉玄圃似有芳香撲鼻來襲我衣
裾拂尊俎不染臙脂坡上塵只歸翰墨林中譜援琴
欲彈不忍彈空谷佳人心最苦抱素藝和三十年國
香將吐猶未吐江蘺揭車不入群萬古知心惟尼父
撫圖握筆驅天風天風吹春滿天宇

卷三五　五

題鄭所南墨蘭　徐禎卿

是處丘園盡草萊芳根無地着幽蘭愁人自寫西風
怨合與離騷一樣看

又　文徵明

江南落日草離〻卉物爭知故國移却有幽人在空
谷居然不受北風吹

張仲敏鈎勒風林　張雨

墨君神駿出洋州形似無如老薊丘可惜風林半窗
月試憑老眼為渡鈎

題張遜鈎勒竹　倪瓚

霜松雪竹當時見筆底猶存歲晏姿文采百年成異
物西風吹淚鬢絲〻

翁張用意鈇鉤鎖書法不九詩亦工清苦何曾貧到骨筆端時有古人風

題顧定之竹石　張雨

龍孫乍脫褓兒郎石面都皴彈子窩西妙通神欲飛去虎頭痴絕奈渠何

題顧定之竹　郯韶

吳下幾人能画竹風流只數顧參軍都將數尺雲烟思寫作當年裊嫋人

又　鄭果

眼中得見珊瑚無乃佳人碧玉釵樹酒醒同誰步清影不勝白露滿秋階

題顧定之為周正道寫竹　倪瓚

蕭蕭瑟瑟一林風寫與城東拙逸翁石室先生仙去遠虎頭孫子獨稱雄霜毫淡墨陰晴外曬月寒窗夢寐中對月懷人一悲慨雪泥蹤跡似飛鴻

題顧定之墨竹　宋經

虎頭諸孫挺痴絕老安不痴乃用拙憶在吳中寫墨君雪紙冰絃每飄撒妙處不減文湖州同時更有柯丹丘眼底只今無此客使我悒悒懷風流蒼梧想見斑竹活看盡忽為幽思豁安得二老從之遊蕭騷涼風起天末

又　虞堪

錄事官常州正是太平日想得鳳凰枝撒髯揮彩筆直節應承雨露恩五色之雲護子孫而今飛向南闕去拂蕩春風化墨痕

題顧定之出墻竹　前人

吳笑虎頭痴偏憐鳳尾出粉墻過不斷翠雨濕多時

題顧定之画竹　德祥

吳下曾逢顧定之十年長記別來時蕭蕭白髮江南思難解尋前留竹枝

題朱澤民山水　虞奈

積雪山陰道嵯峨筆底生雲門見童子禹穴閟琰精高卧人何在幽情先詠成杜陵空想像飛飯杞棲晴

又　郯韶

洞庭南下水如天蓬底看書白日眠我亦憐君愛山色直須買酒過秋船

題朱澤民秋江獨釣圖　鄭果

山川無纖雲萬物粲可數長江秋氣至美人在中渚涼風吹蘭舟木葉下如雨魴鯉豈必多吉巷良可咀初非與世殊聊以樂空宴

朱澤民山水　楊維禎

雞林道人落筆奇筆跡遠過李咸熙不畫射洪雪
綠澄心一疋光琉璃丹厓碧嶂開参差古木麻皮文
樛枝崩流千尺晝夜飛練帶不受山風吹仰見招提
出林寺俯瞰略彴横彎畸碧桃洞深花落處長松樹
杪雲生時便從天姥發夜夢况復曲水招春嬉若無
浣筆酒千鍾怨落晚窓神坐馳吁嗟我來山陰正如
此山陰道上歸何遲

題朱澤民山水　陳基

東曹興逐秋風起長揖齊王歸故里托言鱸膾與蒓
羹遠害全身良有以神交海上陶朱公遺世雞林心
則同讀書把釣松江尾仰矚浮雲行太空八月嚴霜
下喬木萬里青冥渺飛鴻為謝長安馬上郎世間何
物為榮辱

又　李祁

洞庭之南湘水東青山突突蟠蒼龍雲陽峰高七十
一欲與衡岳爭為雄我家近在雲陽下來往看山如
看畫十年塵土走西風每憶雲陽動悲咤吳中勝士
朱隱君筆精墨妙天下聞畫圖畫出湘江水青山上
有雲陽雲雲陽山高湘水綠十年不見勞心目只今
看畫如看山萬里歸情寄鴻鵠

朱澤民山水歌　虞堪

江山青青江水綠市上何人吹紫竹避暑宮前不見
春落花滿地遊麋鹿千古江山列畫圖朱侯愛寫忽
又烟艭棚扁舟依然在洲渚聽可自歸五湖此昔人
去者今有無

題朱澤民荆南舊業圖　高啟

雅陽醉磨一手墨夢落荆南寫秋色太陰雲雨尚淋
漓哀壑回風更蕭瑟楓林忽入烟霧清湖水愁翻浪
波白溪上初逢野老航小中遠見先生宅秫田半頃
遶竿　巨茆屋倚蘿薜僧來看竹宴小輿客去尋
茶借高履任公臺下石可坐周侯廟前路曾識虎跡
時留暮君紫披氣或化秋雲黑城郭當年別已久風
塵此日歸不得落日書齋半壁明開畫卧對空相憶

朱澤民畫　蘇平仲

朝朝謀隱地忽見好山川雄麗皆衡岳幽深有洞壥
羊眠松下石虹挂屋頭泉便欲抽簪去依崖結數椽

朱澤民寒林平遠圖　張昔

凍雲壓空雪欲作瑯玕陰凝氣蕭索朔風一夜捲長
林萬木雖披盡搖落天連平遠眼界寬前山突在空

濛間溪頭流水急如瀉日夕噴薄聲潺湲我嘗經行
出林際望斷孤村日將暮野鳥啼飢那忍聞瘦馬驚
寒度行步悄無人跡迷路蹤此時能不思還家人生
慎勿思行邁拔圖尚爾添咨嗟

陳玉汝所藏朱澤民画　李東陽

睢陽書家流作画如作草松根石峻增健筆凌絕島
雲蘿飄人衣盤石坐不掃鳴琴聲若〻石籟風稍〻
君看蕭散姿稱健林下老遺縑百年內嵐氣派不槁
陳郎湖海情浮此恨不早我生不學画入眼分醜好
嘗觀耆舊傳歎息風流少此意君獨知丹青安足道

卷三五　十

題朱澤民集古玉圖後　吳寬

五瑞示信存虞書玄圭錫禹成功初後來列國分寶
玉魯璜楚璧皆其餘圜河方折不愛寶昆吾刀銛雪
同皓辟邪人馬若天成琨瑛瑻琫猶反黍卧蠶蟠螭
看更好細數三十種非少今世誰為張茂先試言此
物何必造鷄冠蒸粟及豬肪土花年蝕痕蒼〻其間
直出三代上遺形尚發好尹光龍眠居士不可作洗
玉池中水恩涸何如征東舊提學過眼寫之無執着
丈紙流傳二百年妙夫宛如新出璞

題朱澤民小景律詩後　前人

睢陽画癖不可醫睢陽作画真画師豈惟長絹善揮
灑只此短紙誰能為野曠天寒氣蕭爽人坐郊亭絕
塵想階前舊雨客不來天末晴雲心獨往青山滴〻
青於苔平地忽見芙蓉開秋聲似向耳邊起石上喬
松君肯栽意長要在無多筆餘墨淋漓綴唐律詩中
有画〻中詩百年再見王摩詰

題蘇昌齡画　張以寧

徐君遠從西江來親為孫子作松石松三千年鐵作
膚石亦蒼寒太古色兜株老木相因依氣格不敢與
之敵淵前摇〻者舟子短棹撐滄江萬晴碧者子嘯

卷三五　十一

於其中仰視青天岸白幘是時東山月初出無邊露
氣連赤壁潜蛟出舞巢鶴翔江娥色動三太息眼中
之人有太白風雲變態俱無跡前輩風流今復闕人
間絕景豈易得徐君更為添野夫共泛靈槎卧吹笛

題顧仲瑛臨柯丹丘竹　于立

湖州去後丹丘老見此風枝露葉新千古中郎那可
得虎賁猶是典型人

題趙善長為李原復所画山水　王逵

日光青寒殺氣白山童林兒似縮瑟城春指墮抹迷
蒼莽坤輿大宵笔齊東趙原吳下客辞崇養毋韡

康詠酒狂忽憶雍熙時画法荊關海岳客雅峯傑嶺
大将顛秀嵯峭壁仙鄉班雲氣澥渤月華表石瓜犖
确峭亞閣翬飛棧閣深翠隱教群遠跡人烟近一瀑
天垂雪練紳畱松花落黄金粉森羅翳榭杳莫盡若
圖行歌采芝菌夢覩森攫攫妙画獨心苦神工精會
合鬼物毛髮豎蛙黌扁舟露沙溆麈輪新坊俯場圃
雌伏雞窠懸在梁壁折田翁飼其牯土膏不假酥雨
潤帘脚似逐東風順貢斛包匭茶罍粮驢驅馬馱力
角奮恒然鬪筅泪滿聰龍虎虛卧溧陽荃累朝德澤
百年運短褐老法江南哀我詩題罷服中泣 又見他

鄉鴻雁田

沈仲說画樹石　鄭元祐

風流沈傳師浩蕩江海姿然菴豈識默開口談書詩
興来捉筆画樹石溪深岈高浪波白毫端無非篆籀
法折釵中郎此其式世人貴耳殿目者于此却今三
歎息

題張叔厚白描麻姑像　前人

披擔仙人來自東海波清浅日輪紅易遂宮裡飛霞
珮只在鸞笙一曲中

題張叔厚白描鸞仙　柯九思

秦臺縹緲近天涯紅露霏霏隔絳紗蕭史不歸春欲
老文簫祇在碧桃花

題壽陽公主梅粧圖　張天英

正月七日含章殿落梅吹花香撲面玉人驚起猶未
知重理新粧鏡中見花如玉貌多嬋娟三十六宮都
學過城中醜婦不祥羞采花自點雙眉頭

題張渥描乘鸞月仙　前人

素女乘鸞月下飛飄飄環佩語相依帝家曾識乘槎
客笑倚天孫錦字机

題馬公振画竹　釋良琦

馬氏白眉者隱居婁水湍閒將筆五色醉掃玉千竿
露重風毛碧月明龍氣寒春山歸正好稚子喜相看

題馬公振画蕭竹圖　秦約

風江張樂夜厭厭飛蓋追隨思未饮憶得瑤階新雨
過笑渠猶倚水晶簾
昔年曾住風篁嶺絲玉參差眼愈明五月涼生不知
暑卧聽山溜落溪聲

又　顧瑛

淵宮避暑晝厭厭折得宜男思不饮壽暮羊車過門
處夢隨春雨度湘簾

瀟湘江頭秋水濶芙蓉城裡月波明為君截作參差
玉吹徹鈞天廣樂聲

題文海屋洛神圖　陸仁

神之媛兮霓裳凌長波兮廻翔龍輈兮孔蓋秋之水
兮如霜浦有蘭兮蘭有荑折芳馨兮遺所思揚舲兮
遠遠目眇眇兮愁予

題瞿唇天鈞勒竹　王達

我嘗宴龍君醉躡白龍尾都將蒼梧雲寄瀟亂湘水

張裔画竹歌　虞堪

洞庭張裔愛修竹放筆縱横寫千幅世上今無玉局
翁胸中自有篔簹谷黄金易成金錯刀石室洒洒生
秋臺鳳凰飛去寥寥張空裔落墨何其高

虞勝伯画雨竹　鄭元祐

渭川烟雨緑漪漪公子飛雲出硯池萬箇青琅秋一
抹高梢特聳鳳凰枝

題虞勝伯画仙臺高士圖　倪瓚

仙臺有高士聞在最高峰濯足五湖水結巢千歲松
霞飛雲迴閣丹墜落花如雪吹徹簫醉頽高卧日曈
曨飛覓蹤踏金芙蓉紫芝眉宇玉錬客往來倏忽其
猶龍誰能觀此世外蹤青城山人仙臺翁運筆真與

天同功倪生作詩以詠歎凌跨倒景他日期相從

僧日觀画葡萄　宋无

玉山道人蒼壁立胸蟠萬斛松煤汁吐作千年古怪
藤猶帶西湖烟雨濕元氣淋漓草木活太陰苗裔龍
蛇蟄須蕊翠霧瘦蛟走睛突玄珠黑龍泣神劍鬼刻
字崛奇水精火齊光陸離天廄學來帝青寶鯨波湯
出珊瑚枝墨花酣春鳥乳漿醉夢渴想西娑涼風窓
秋疑森葉語露徐夜憶丸柯出須臾捲卷何所見月
落空庭無影時

題明雪窓画蘭　柯九思

清事相過日應酬山僧信筆動新秋王孫遺法風流
在解使予叢石點頭

僧慧舩畫同芳圖（慧舩沈姓嘉定儒家子也）　王達

君山秀蔚太江白慧書記者山椒老愛吟楚詞寫楚
蘭宿世應為獨醒客露均獨醒那復見見蘭猶見露
均西逝來蘭亦少見之驚人志士良心春一春天氣
今日美思攬山雪濯江水席帽飄蕭蒼隼林松腴㵎
嬛冰蠶紙澄水沅芷澧不嬌元風入薰佩影搖妖于
隻波之微步隱然拔俗之清標孤竹子子節自持似
與玉樹賡輝　女蘿婦寺態倒舞嵯石青裳衣

卻憶騎鸞夢遠馳，洞庭瀟湘吞九疑。蒼梧平接賈傅
井鷓鴣叫斷湘妃祠。湘妃祠、賈傅宅，號招魂兮魂莫
省。先民不作兮淳風邈，回木覓前蹤兮山鬼後騁。慧
也釋氏，其意匠獨染趙承旨，頓除結習恕我好乎離
夢想方寫太史窺荊衡桂嶺。眞芳烈琴絃發高聲以
寫賸世感慕之中情

題士元建樹圖 時吳寅甫來自雲溪月題　良琦

梁溪溪上曉揚舲，吳人竹枝自可聽。不得迴船繫屋
石寺門松樹為誰青

題初士元松亭圖　前人

未畫　未

蓮花一峰煙際青，澗水松風長夜冷。定復還山有佳
句，題在支公放鶴亭。

題黃子久畫　張雨

中華大面削鐵如，巖岫綺錯非一途。上達閣道旁屋
廬，尋窓穀戶愁崎嶇。米顛所製三尺圖，筆力視此微
粗疎。閣風之筆遲子久，不敢歸正為松江鱸。

黃子久山水　鄭元祐

我人皆黜我獨痴，頭蓬面皺絲鬓垂。勇投南山刺白
額，飢緣東嶺采青芝。仲雍山趾歸休日，尚餘年生五
色筆。畫山畫水畫樓臺，萬態春雲斯坳出。只今年已
八十餘，無復再投老范書。留得讀書眼如月，萬古清
光滿太虛。

蘇昌齡西澗詩意圖 華陽道客黃子久作　陳基

道遙西澗翁，汗漫華陽客。渴飲枕頭瓢，醉卧溪畔石。
澄觀無聲趣，默聽寧有迹。舉目雲鳥飛，側耳川流急。
天籟靜逾鬧，天機動彌寂。冥搜屬意匠，繪寫遺刻畫。
此客不可作，斯翁老無敵。寤寐西澗圖，令人心莫逆。

黃大癡吳山玄隱圖

吳山蒼蒼青入空，白雲滃勃千萬峰。雲根澗水鬱瑽
琮，樹木晻靄紛青紅。石杠灣𤦄細路滑，何人結屋煙
霞重間。梁山中何所樂，我欲從君擷芳葯。風塵澒洞
將安之，出門荊棘車輪角。桃花源口問迷津，武陵溪
頭尋舊約。大癡道人氣如虹，酒酣脚踏赤鯉公。蓬萊
方丈游何在，月明飛夢水晶宮。三生石上董北苑，千
載神交松雪翁。時時援筆小遊戲，墨渴吳淞半江水。
道人絕似虎頭癡，更著吳綃岩壑裏。

未畫　之

次韵題黃子久畫　倪瓚

白鷗飛處碧山明，思入雲松第幾層。能畫大癡黃老
子，與人無愛亦無憎。

題黃子久畫　貢性之

此老風流世所知詩中有畫畫中詩晴窻笑看淋漓
潑墨得人呼作大癡

題大癡關山雪霽圖　虞　堪

老癡作癡便癡絶畫山畫樹畫若鐵想從憶昔少年
遊飽在燕山度霜雪重關複道壓層峦萬水千山咫
尺看只今無復黄知命脫去人間行路難

黄子久山水　李東陽

子久丹青仲舉詩百年風物兩稱奇分明一片江南
景醉後相看醒不知

黄子久山水為陸翰長廉伯題　程敏政

丹青舊數黄公望一幅溪山似棗東興來自天噴早
雪飛橋臨水跨晴虹波玄偶接蘇門士采藥空迷雁
蕩翁安得為絃招隱操只憑苔石西松風

陳叔方雲山餘潤圖為滕敬齋作明　劉　溥

江水日夜流雲山曠清致古人不可作今人亦能事
在昔陳叔方胸中盡奇思元氣結太古景硯復最最
有時剪粉紙墨汁射染漬衡岳横青蔡海岱衍亦垣
糢糊右丞真纖悉北苑秘規模才咫尺萬里勞布置
其時滕尚書卓犖負才智天朝掃胡塵名起泰從侍
轉漕漢蕭何疏奏唐陸贄忠良赤心許直道無婀
媚乾坤合清寧禮樂宣修備欲從赤松遊職義有未
遂叔方誠久要所寓有深意兇毫一揮洒泉怪走魍
魎故山白雲深清流浸薜荔依稀猿聲愁彷彿寉鳴
唳隱然示招隱緘封遠相寄未移北山文竟漲西州
淚遺墨今尚存十襲藏諸匱手澤重千金詫算未敢
餌瑝也南陽秀德自尚書遺系系白玉姿表表青雲
器發叔出郎庠走馬脫飛兜宦遊今涉遠雲路方展
翅欲擕茲畫往耀布坡翼崇走謁愛畫工臨摹謹擬
類杜瓊叔方徒高蔺徽聲利言論每出奇野戰衛安
騎繪事極高古俗子俯首避滄洲無限景須洞見胞

次高樹蔭跡惟寒泉响經筍若非欽識新孰能辨真
僞蓰蓰天地間流光一何駛為有生死懷拔玩心若
醉尚書大名垂事業豈可墜瓊亦擅三絶能與前輩
𠕀吴江深且廣吴山鬱空翠何當載歛酒共坐折綠
茇

題宋仲溫竹枝　倪　瓚

畫竹清修敷宋君春風春雨洗黄塵小窻夜月留清
影想見虛心不俗人

題故友楊孟載畫竹　張　雨

故葉蕭蕭浮俗塵人雖物故墨猶新故人清瘦原如

竹山見竹何殊見故人

楊孟載畫竹　徐賁

江南看竹不為罕水村山郭常栽滿東里千竿繞佛廬西隣萬本連書館密葉分陰小閣深斜枝度影虚簷短蕭疎夜月翠翎涼搖曳南風鳥聲暖嗟余好竹處處遊徑造豈減王猷誕湘江淇水無不到嶰谷柯亭亦常欵人間音律性所好收作鸞笙與鳳管或栽文篠製小冠時尋新笋供清饌朝行竹下暮仍往自謂行緣終不斷叔來苦并州寒地沙土瘠面心煩懣寧無寒艸共山花惟覺粗踈俗吾眼胞中塵氣久矣積對此汾河詎能瀉君心飽有渭川思揮洒風烟意閒散封圖遠送邀我題楷語苦澁顔何赧

題張泰儀畫次高季迪韻　徐賁

萬水更千岑朝晴又暮陰發聲風出樹虎跡雪園林酒興遊曾遍詩林思更深相看畫中客不異共行吟

題故友張羽金華山居圖　姚廣孝

張君留廣孫遊心在雲山飄飄神仙姿濁世孰可援廿年不相見或云髩成斑豈期欲長往墓土埋黃菅幽明既異隔何由聞珮環死生知有數大丹空九還縱成千歲翁寧出塵無間爭如尋芝仙為叩黃龍關二法不可學且須逢孔顔

張泰儀楚江清晩題　吳寬

江州失守遺空宅避難為吳地客來當年北郭擅才名若比唐人是張籍社中四傑知為誰楊則徐懷暨高適感時無事相倡和歲久家家有詩冊吳地非無祿可干直氣塡胸孟柱尺筆端奬借意何深試與題墓石幸逢世道輯干戈山谷遺民總徵辟自信容臺不負丞初行重典難逃責定荒不及江流清懷沙賦就嗟如戟傷哉社友誰復存雲上孤墳少松柏貴陽朱君游宦來得此橫圖殊愛惜登堂示我寔失鑒展卷茫然為離席此老能詩風所知丹青豈料居高格示狂餘事已盡傳王宰何人敢相追墨痕流動淡且濃紙上斑斑皆手蹟日光雲氣蕩欲開最愛層層楚山碧竹窓疏雨助新凉坐我扁舟沿大澤更將八詠當棹歌直下龍江訪仙蹟

題徐幼文畫　張羽

溪路過橋分晴山自少雲茆堂遠相訪憶似我迎君

徐幼文蕭山古寺圖[illegible]　前人

山人手持酒一卮長跪向我求新詩自言此畫君所識乃是河南使君之所為林巒怒瀑形怪奇天門闕

道相因依中有臺殿橫天梯金緌碧瓦光參差使君當年作此時秖是罘藏一布衣豪雄意氣今已極圖畫應知得者稀右丞輞川不易致此公名位豈卑微請語世上悠ゝ者人生貧賤安可欺

金文鼎秋醉歸圖 為沙溪陳景暘賦 劉 溥

霜華灑紅樹頭葉白雲掩映山重疊黃犍馱醉出西莊童僕扶持穩如揖此時陶然那復知世途奚較險與夷眼中萬物一何有只有松風吹接羅跡林斜光滿幾照顏酡霞影爭輝耀深山閒靜不逢人豈有褰陽小兒笑柴門向晚猶未關山妻煮茶方候還人能出飲醉卻返千里龍媒應是閑

次杜東原與楊魏公美韻詩五 沈 周

蒼ゝ筆力似荊關白髮圖書老不閒未許半雲乞西墅西中分與舊溪山

題張儀制所藏杜月嘉畫 李東陽

聞說當年杜陵老ゝ來詩畫滿江干青林白屋蕭條在無到東曹一借看

杜東原畫 吳 寬

曾過杜老宅不見舊林亭此日看圖畫多年失典型古藤無地紫弱柳映門青彷彿當時意吾衰鬢已星

仲昭竹為韓侍御雍題 李時勉

渭川一千畝此地兩三竿盛夏那知暑隆冬豈畏寒清陰連野外翠色上雲端不是全高節如何耐久看

題仲昭竹 聶大年

舍人老作鄱陽守尚愛揮毫寫竹枝絕似纖舟湘水上鷓鴣啼斷雨來時

題夏仲昭墨竹橫卷 蓋陳緝熙故物也 李東陽

崑山夏老能筆耕閑雲種玉看崢嶸千條萬葉入霄漢無閒草木空有名來持琅玕叫閶闔坐使燕石無光晶北人貴竹如貴玉直以高價酬丹青衡闈丈幅直諭咫不見枝梢見根柢恍疑湘浦推篷行颯雨驚飈過雙耳九疑山高望不極影落洞庭清徹底臺籍時來天棨風釣竿不動珊瑚水珊瑚水冷魚龍藏此翁一去魂飛ゝ江山有神效物在環珮無聲凉夜長東吳老子圖書散南國諸生思未忘重向玉堂修竹譜須將但竹記篔簹

夏太常墨竹 前 人

白髮先朝老夏卿酒酣隨意筆縱橫空梁落月仙臺迥獨聽清秋玉佩聲

又 前 人

江南墨竹近來荒刹有人傳夏太常圖印𥿄今猶藉
姓風流知是少年狂圖有朱氏仲昭印

重題荃之画蘭　李流芳

秋風蘭若長干客蘩樹陰〻小窓碧千里間闌邇予
來發燈細語為誰剗當時予画我作詩今日閑看已
陳迹我所送予寒城東菊草花〻掩阡陌蕩摧沒蹤
無奈何手澤相誇竟何益吁嗟乎人生不死空有情
慙媿旁人知愛惜

夏仲昭画竹　顧璘

石藾涓〻水風篁裊〻枝塵途貪見画艸閣夢題詩

卷之五　廿

枕簟横秋壽尊葉過月遅蒼林殊可老未敘果何為

題崑山屈鑰畫竹　李東陽

太常墨竹是彭城又到江南屈處誠可是崑山能種
玉一枝初老一枝榮

謝孔昭臨黃大癡画　吳寬

大癡道人避世士移家舊隱虞山裡早年能画老入
神落筆虞山究相似深林依稀村塢裏水口近與昆
湖通高岡覌碗勢欲墮此老前身黃石公百年以後
誰其亞昔者吳門稱老謝棄頭臨画似臨書咄〻逼
人真可說風流前輩杳難攀謾語空傳謝叠山窓中

遠岫依然在天際春雲仍自還孔昭畫寫山自林謝叠山

題劉僉憲寫遺石田畫　吳寬

寂〻芳亭下悠〻野樹邊扣門無俗客題句有詩仙
虎跡黃泥坂鷗群白石泉相城回棹後画裡故依然

題陳啟東竹卷　沈周

亭〻碧玉真堪倚嬌〻青鸞不受羈豈是玄都觀中
物秋風秋雨自江南

張侯藏張輦山水歌　李夢陽

張輦有名成化間大塗小抹成山水樹石燥硬筆意
古往〻人間落片紙此幅粗潑色更枯或謂非輦出

卷之五　廿一

其子張侯識鑒天下精物〻如金見沙底尔家圖画
千萬軸素壁高堂安用此寧知上智不滞物牝牡不
責〻者骨尺山卽如對玄圃草屋臨崖氣出没崖根
臨堂頗清迥遠雲淡淹開秋嶺霜蘿細紆岩攝瞑昏
猿猱掛花溪静自從去年拋弃官夢想山遊駕河射
見此拂衣便欲往攀緣轉玩情無邪崖亭更着一人
坐斗絕看書樹婀娜張侯豪曠人共知敏捷言談皆
勝我盤車欝没騏驥哀棄拙違時每相左崑崙洞庭
不我隔異時倘結烟霞果

沈恒吉小景　吳寬

扁舟同泛十年前夜宿西山一雨烟逝矣斯人猶在目古郎黃葉帶清泉

沈田石畫障[為張通守題石田自題其後一幅]　程敏政

石田老人非畫師胸中丘壑天所私揮毫便覺真趣發意到豈借丹青施通守張君畫成癖半幅生綃比金璧望中會作雲門山遊人擬躋登山巖峯廻路轉溪流長誰向石林開草堂風蓬舉手欲相問扁舟載客來何方老人畫出今人上鄉評未數黃公望一石俄成斧劈痕不類群羊叟奇壯石田隱處匹輞川秀句却似王維傳吳歌一日變楚語幽芳懶鬭春花妍

我從胥門八面過古寺長邀總經生老人不惜與畫山摯節詩成我人和上方有詔徵遺才白髮蒼顏能一來還居此圖意無限傳靈芷結姑蘇臺

為周都尉題沈石田畫　前　人

不見姑蘇老沈郎披圖疑在石田莊眼看靈乳春醒解手拂雲根午坐涼高梆似頊山下欲奇峯如出鏡中植艸庭都尉能珍鑒何日重開寶繪堂

題石田畫　吳　寬

龘毫濃墨信手寫長卷初開是誰若溪泉山石斷復連亦看節亭在林下石翁足跡只吳中意到目忘工不工平生所見亦不少但覺一幅無相同偽作紛紛到京國欲亂真糊買力我方含笑人獨疑真蹟以于今惟水墨我觀此畫雖率然老氣勃勃生清妍江湖欲尋具眼識須上米家書畫船

又　前　人

閉户蕭然亂雪中已無賓客晚堂空搞梧獨據忘為我老筆能揮發此公却搆石闌臨絕澗似聞茅屋卷秋風十年別却西莊路歲暮相思白髮同

為史明古題石田畫　前　人

岑嶐絡南山黃河抱其趾矯闖塞天地延袤幾千里

陽烏浴虞淵落霞散如綺層巒藹佳氣蒼翠不可擬史君松陵彥家世昔居此夜夢或見之既覺心亦喜老南慰茲圖歷歷究相似不知經營勞但見丘壑美赤松真吾師白雲是知己為報山中人明年泝江水

出閶門與陳味芝諸公送德純舟經山塘登壽聖寺閣時雨初霽西山益佳還飲舟中

文宗儒議龍甚異故及之　前　人

佩閣客談萬山中靈湫一勺能藏龍春來佳氣滿空谷想見龍起雲爭從誰驅雪浪盪我胸轟然吹散渾無蹤半塘雨過登高閣引手欲摘青芙蓉

題萬壑春雲圖（圖為石田寫贈袁德修）　前　人

袁卿高興不可攀平生眼底無吳山脩與偶度支硎
嶺倘覩龍池終破顏前山後山作屏几千涉横岡鋪
翠被向曉濃雲觸石生當春好雨從龍起吾鄉沈子
今王維筆端萬壑能移之圖成欲贈袁卿去却請我
輩仍題詩天台雁蕩東南有鄉昔好游曾遍走縣齋
晝靜對新圖從此不須開户牖

沈石田擬謝雪邨山水（為楊起元題）　前　人

雪邨已逝知先年妙画曾向吳中傳少時看画老能
憶此事還輸沈石田昨"若西閣楊給事秉興放舟過

相川生間偶及雪邨画為言楊謝世有連石田呼童
急展絹舟〻水石兼雲烟兩山秀色相對峙長松落
磵聲隨泉禿翁觀泉不歸去豈是澗底尋詩斋石田
作画不賣錢給事得之真有緣墨痕斷爛称古蹟甚
上米家書画船

為錢世恒題石田雪景　前　人

步當軒徑綠成罰頽有長藤素不彿不恨刺縻枯朽
盡向来行處慣鈎衣

題石田傚大痴画〻卷（為林御史舜舉）　前　人

大癡道人頎長康平生癡絶仍画絶長卷當年我亦
觀大害猶能為人說山川歷〻百里間彷彿扁舟適
吳越平林曲岸客共遊複嶂重湖天所設漁工樵子
互出沒定有高人在岩穴墨瀋淋漓拾未能信得画
家山水訣為人說此亦徒然把筆安能指下傳對本
臨摹未為苦運思想象誰能專晴窓設色手自改輸
與吾鄉沈石田

為奎姪題石田雪景　前　人

瑶林依石斷雲攢雪後西山更好看憶向越來溪上
過梅梢湾玉削数峰寒

題啟南寫緋桃圖卷首題石翁樂事字挑作

六出有誤其誤者因辯之　前　人

石翁樂事竪何事終日春風繞筆端火寄語看花人
仔細緋桃千葉半開時

石田百鴨圖　前　人

柳塘流水春沄〻誰放百頭花鴨群石田老翁真好
戲點染霜毫成錦雲錦雲歷亂不可數飲啄浮沉散
還聚白堂翻令鷗鷺猜彩鮮更被鴛鴦妬菰蒲劍牙
一尺強水香烟暖任田翔丘憐身上無泥滓安用人
間覓稻粱洞庭之波建笠澤深綠晴揺漢江色甫里
先生得意時自芽雕欄引文翼我家恰與天隨鄰慣

見巷恩弄碧鄉就中亦有能言者不取橐金驚使人

次韻題石田畫　林俊

高雲落水自深秋獨客年年水共流今夜月明何處
笛最難割遣是鄉愁

雲移石磴峰疑斷溪轉人家樹故重枕股石林無別
事碧天秋水看芙蓉

蘋藥苗齊竹又孫渾忘歲月是烟村貼山墻短難登
樹背路花深鹿卧門

到頭奇事只江鄉寂寂溪山歲月長何許將歸同調
曲桃花春水就漁郎

題石田畫二首為仲深作　邊貢

夕陽半落群峰高古林蔞迷猿正號欲招同人眺野
色安得揚州何水曹近烟蒼蒼遠烟白北窗獨作邱
西客君不見石于岡頭蘿薜深麋鹿成群詎相識

平生不識石田子往往相逢畫圖裡世傳百本無一
真抹青塗紫俱門人秋堂對此雙眼豁倏然置我溪
與壑君不聞畫家貴意不貴工只在冥冥漠漠中

沈啓南画　徐渭

坐對雲霞坐行隨鷗鷺行已無烟火氣況有市朝情
紅葉從書積青峯帶浦平世間那有此画裡尚難成
便欲招為伴其如不可憑只將題詠處聊寄此心情

題朱克氏小景　徐禎卿

朱君画法學吳妪盡掃鉛華出稚姿萬里雲山一行
墨令人惆悵憶天涯

題文待詔春江圖　孫一元

過午輕雷風色鮮斷虹迎日破寒烟鷗清沙淨宜詩
句蓓日仙人白下船

野樹無人陰自合斷峰隔岸雨猶青鸕鷀鸂鶒留春
住正是江南杜若汀

題周臣画　顧璘

疊嶂寒松護碧霞一溪春水夾桃花山坳若見漁舟
入莫問人間蓨歲華

文衡山為其友人伍君求作山水小幅十年
甫成君求出示余因題　孫一元

前光墨色喜新增背作奇帶斷壁稱十載獨留阿堵
妙画師誰是顧金陵

題唐子畏画山水　顧璘

赤城霞氣連東海九疑綿綿舜陵在曾遊兩地縱奇
觀疊嶂填胸何礧硯洞庭波濤拍雲天吳江長橋絕
可憐扁舟夜攜二三子高歌月下招靈仙歸來草堂

老無力山水迢遥苦難得爲臺居士好画手一幅盡
寫蒼寇色林巒高深氣杳冥空潭颯颯水風生開簾
對此坐清晝彷彿遨余萬里行
又　張琦
蠻天梅雨雜江湖五月青林未可棲泥白草深歸舊
隱一支山路入中條
題子畏古松水壁画　徐渭
南京解元唐伯虎小塗大抹俱高古壁松水閣坐何
人若論游魚應看我
詩餘題子畏所画美人　前人
吳人慣是画吳娥輕薄不勝羅偏踏此種粉肥雪重
燕趙秦娥　可是華清春晝永睡起海棠應只將穠
質欺梅壓柳雨罷雲拖
唐伯虎画崔氏鶯鶯并題（因以其韻）　前人
彷彿相逢待月身不知今夕是何辰行雲總作當年
散胡粉空傳半面春嫁後形容能不老画中臨搨也
應殊虎頭亦是登徒子特取妖嬌動世人
題文待詔百雅圖歌　羅洪先
文君寫此百雅果何意把玩令人不忍置憶君曾作
金門邀侍直晨趨五鳳樓爾時銀床聲半滑爾時銅

剪聲初歇鶯聲忽遶禁鐘來弄影遥隨宮霧没光借
祥烏一延佇勢凌鵷鸞從來去仙橋有路自飛騰詔
樂無聲亦踏拳托身既得所引類還有時太液分歙
九龍水上林更宿萬年枝中郎彈射不敢向内庖烹
割多所遺時人每取占玉氣競謂禽爲先得知只今
歸來甘寂寞獨卧南窓對山郭窗前古樹大十圍不
見群鴉見飢雀
題虎山橋圖　吳子孝
春湖萬頃玉蓉蓉橋上春山翠掃空神女月明珠遺
浦仙人雲暖笛迎風花枝香覆琳宮外草色青迷紫
洞中忍挂一堠变絶頂看圖翻混賦難工
題文待詔玄墓四進小幅　俞允文
春光着處使人迷柳暗花繁雲水低一路訟洄光福
寺太湖還在石湖西
千年荒殿滿青苔盡日無風湖上開更是空林春色
晚誰人爲掃落花來
招真觀圖　楊仲弘
欲學無爲道來居小有天精神消物怪采色変風烟
恬澹知天德虚無象帝先高風何特達古蹟尚流傳
地涉洪荒表山開混沌前谷幽疑兕聚峰巧類人仙

疊起三重閣分流百道泉岩穿留虎跡石冷逗蛟涎
放浪曾無日遨遊未有年古經披覽罷毛骨為醒然

題松江烟雨圖　陳造

遠峰近樹鏡中浮每泊行舟十日留雨望晴臨偶不
惡最憐烟霧暝高秋

千里湖山宿霧昏何獨一筆解平吞漁郎好在收綸
罷想踞苓篙共一樽

吳淞山色圖　倪瓚

吳淞春水綠搖蕩半江雲峯翠窓前落松聲滿隙閒
潘郎狂嗜古容我醉書裙鼓枻他年去相從遠俗氛

題畫　前人

舟過松陵甫里邊幽篁古木尚蒼然何人得似王徽
之靜看輕鷗渚際眠

青山矗矗水舒舒相見郊原霽雨初絕似三高亭上
望人家依約樹扶疎

題倪雲林天池石壁畫錢稚藏　張雨

嘗讀枕中記華山閼中吳神泉發其顛青壁絡其隅
春融四山來群綠互紛扶羽觴曲折行浮花與之俱
採珠擘碎蕊洗玉弄芙蕖聳叟顛好名石窪作魚湖
鴻乙志草堂挑烟遂成圖向此游頻慮閱世如携蒲
發興雲林子盤手與我擘居然縮地法移入壺公壺

題大癡天池石壁圖　高啟

黃大癡滑稽玩世人不知疑似阿母旁再謫偷桃兒
平生好飲復好畫醉後潑墨秋淋漓嘗為弟子李少
翁說得華山絕頂之天池乃知別有縮地術生移勝
景來書帷身騎黃鵠去未遠綃素飄落流塵緇穎川
公子欲得之手持示我請賦詩我聞此中可度難玉
枕秘記傳自青牛師池生碧蓮花千葉光陸離服食
可勝化遊空駕雲螭奈何靈蹤久閟藏荒竹滿野啼
狌狌尋真羽客不肯一相顧却借釋子營菴茨我昔

來遊早春時雪殘泉凍消寒妻磴滑不敢騎馬上青
鞋自策桃竹枝上有烟蘿披拂之翠壁下有沙石蕩
漾之清漪晴天倒影落明鏡正似玉女曉沐高鬟垂
飲猿忽下藤垂垂谷鶴乍立風澌澌巨塵有池我未
到未省與此誰當奇掃石坐其畔沿洄引流卮醉來
自照影俯咲知為誰落梅撲香滿接䍦暮出東磵鐘
鳴遲歸來城郭中復受塵土欺十年勝賞難再得恍
若清夢一斷無由追朝來覩此圖惆悵使我悲當時
同遊已少在我今未老形先疲人生擾擾嗟何為不
達但為高人嗤漢南已老司馬樹峴山已仆羊公碑

惟愿學道悟真訣不與陵谷同遷移仙岩洞府熟最
好東有地肺西峩眉高崖鐵鎖不可攀援以逕上仰
望白雲樓觀空峩巍此山易上何乃遺使與猿猴秋
相期欲借太乙舟夜卧浩蕩隨風吹洞簫呼起千古
月照我白髮凉絲絲傾玉醪薦瑤芝招君來遊慎勿
辭無爲憂對圖西日夕遥相思

題龍門春曉圖為復菴　姚廣孝

變崖寂寂翳雲松曙色纔分露氣濃憶得岩僧從定
起數聲啼鳥一声鐘
蹬蹬初日曙光微遶遶山雲霧竹扉五丈石邊琴一
曲桃花三月鯉魚肥

又　梁時

一别天平向十年夢魂時到白雲泉今朝重覓山僧
話却憶當年秪惘然

訪復菴出前西求題　倪瓚

天平燭燮遊三日林下狂吟石上眠浩浩春風芳艸
綠梅花雪滿白雲泉

又　亢宗

金烏飛彩上扶桑照見峰頭一抹光空翠浮嵐吹不
散清寒飄濕荔蘿裳

又　孫作

八節龍門迴三生似有緣那知白居士不到白雲泉

又　張適

杖策長時度翠微白雲深處扣禪扉泉頭欲聽松聲
坐石上乾苔不疵衣

又　金文徵

窈窕攀蘿一徑微遍林啼鳥掩閒扉城中車馬多如
許不信山深有衲衣

又　耶素

山氣奔騰似浪生變峦時立斷塵纓幽人定起無餘
思只有梅花照眼明

又　張博

雨後行吟到石林飛嵐濕翠落衣襟一聲啼鳥無尋
處山在白雲深更深

又　劉以禮

昔時曾看白雲泉笑變飄零又十年今日重來登眺
處野花啼鳥自依然

又　沙大用

來往天平二十年煑茶飽賣白雲泉于今吾老僧頭
白共倚山窓聽暮蟬

又

昔年來此是秋時只到龍門便賦歸今日重來登覽 王行
遍滿山叢翠濕春衣

又 劉叱

出郭名山廿里遙松蘿雲石路岧嶢經行喜隔塵氛
遂不許人來說市朝

又 陶琛

曙色微茫嶽影高松風習習鳥嚶嚶白雲盡向龍門
去散作岩前萬頃濤

龍門茶屋圖 倪瓚

卷三五

六

龍門秋月影茶屋白雲泉不興世人賞瑶琳自年年
上有天池水松風舞淪漣何當躡飛鳧去采池中蓮

龍門春曉圖為竺芳郎賦 謝林

東方欲明猶未明西林晻靄斜月傾花間百舌弄晴
語井上轆轤牽水聲天平寺裡鐘鳴早楞伽山下人
行少東風碧樹萬家春海霞紅映龍門曉

虎邱春霽圖 王行

群巒抱西郭一峰出平田孤秀凌太虛旁絕絡與聯
古蹟遍林谷千將閟重泉劃開千尺崕下見清泠淵
翠壁絢霞彩瓿詞詠前賢于時屬青春霽色明高天

鳴鳥亦已和眾卉紛自妍夙駕愛此遊襟懷遂悠然
豈曰事賞心觀俗古所傳來年穀卯堆鎰耕滿疇阡
樂土有若茲勤政復勉旃願同擊壤民熙熙度餘年

為徐仲山題虎邱觀泉圖 吳寬

徐子昔年官水部匹馬蕭蕭歷齊魯運河水滿萬艘
通汶泗交流無壅土歸來泉誌手親編好與河渠書
並傳不識當時陸鴻漸齒牙空味虎邱泉

題啟南寫遊虎邱圖 前人

啟南初遊靈岩遇雨明日啟齋乃來話處因景新游虎丘因寫此圖并有詩記其事李貞伯主是日在虎山送而歸康永之頃南齋日歸以事在陽山抱恨不能與啟

卷三五

是

南因棠之皆有詩題喜上棠新寄手和之

雲岩不成雲岩好虎丘又石書若都者胡為涉行潦千人石
上雨青鞋日出深林歇果果一時取樂能償芳水西
山北爭探討澗泉漱齒心亦清石壁題名手親掃西
去陽山十里遙冒雨有人歸不早明朝見話入雲岩
抱眺將毅空懊惱好山不趁晴時游此事已差何足
道安知猶有獨遊人隔水相望在陽抱何處攜來此
畫圖我方起視幾絕倒詩情畫意各有在歲月依然
仍可攷吳難得哭不須爭泡影死生難自保已永之殁再
到京華住六年勉翁頭顱歌全浩江南歸計有特成

次茅山行非草〻卧遊且把畫圖開寉磵松庵亦天
造翻嫌二客不能從回望周郎與東老

題天平石湖二幅次韵高王韵　　前　人

萬石如林觀得真縱横碧澗共蒼㟝城中拄笏須聞
客林下裁冠有正人支老鄰居馳駿馬范家先墓倚
危麟峴山未必高如許遺愛當思繼晉臣（時負詩出仕）
古亭石刻手曾摩宋墨當年記石湖絶澗百盤撑略
彴晴波九級蕩浮屠閒爾種樹山為界放水灌田天
賜租更擬四時編雜興范家莫認是老夫

題啟南過吳江舊圖　　前　人

吳淞江度太湖頭灘聲連琶卧碧流我昨經行覺尤
勝滿船明月一滄洲

周用曰長洲沈啟南以詩畫名東南但此老畫筆
筆用焦墨人易於摹搨一時偽作甚多然得具眼
者蹤徑了然自别不難也嘗閲其所為過吳江圖
而未之見竊部徐君間以示予豈即此物耶吾邑
多水田絶無高立大木圖乃有之蓋以識松陵也
即此已不可與尋求形似者論矣

與太常典簿碩證中題畫　　董良友

彷彿風烟笠澤東吳山不與越山同誰家樓閣傳耿

卷五　卌

舜猶是吳王避暑宮

為盛爰臣題山水長卷　　吳　寬

城西蕩漾蒹葭遶背伍胥門人家枕河住漸喜歷鄉郭
豁然見平田農夫荷鋤去好風低拂苗微雨洗高樹
蒂間多放艇鄉下或扳罾錦布芰荷蕩沙明鷗鷺汀
魚梁接井邑沽酒新郭市迤邐到横塘虹橋岳四疑
亂山似遠路旋轉自長溪水入太湖北雲生光福西
扣舷唱吳歌有客中流過千載懷古心悠然欲相和
香徑裁云殺琴臺亦成空山頭明月上仍照館娃宮
登高信徒勞望遠發深喟閒展圖畫看舊遊一何類

卷五　二

題林屋仙隱圖　　楊維禎

我欲遂萊一問津蓬萊淺去已揚塵桃花流水寧無
路落葉空山尚有人時見青禽群近客忽聞黄石秪
疑神吾遊甲子過容易遲爾山中七日春

題黄雲鄉林屋先塋圖　　良　琦

（雲鄉祖居洞庭後遷秦來懷其祖父墓圖以自慰楊鐵崖曾題其卷云）

江夏先塋林屋洞七十二峰碧參差窟道窅〻雲作
蓋秋風颯〻樹成帷海卿西望空情事江水東流永
孝思好在詩書光祖楊侯佳句有深期

又　　秦　約

望洞庭兮極浦長太息兮愁予美〻兮白雲來清氣
兮降時雨倚牢木兮聊淹留念我心兮孔抽山有岡
兮水有淑駕吾車兮汎吾舟鳥鳴兮嚶〻鹿鳴兮呦
呦激木杪兮廻風莫挂艭兮高丘高丘兮何所遺吾
道兮西顧西顧兮不忘懷續言兮遺来者

陳慶元西玉山草堂　鄭元祐

故人陳孟公詞如春雲氣如虹西法師海岳山如鶱
鵬樹如龍騎箕上天二十載有子駿裏画極工驚蛟
騰雲海浪白鷺鷥照水岩花紅鼓鑄張翠聳鬱澗底
松中有一畝幽人宮石林支頤覩飛瀑意遠欲托宴

飛鴻我欲從之不可得青山萬疊金芙蓉

題孟用賓崑麓小隱圖　岳　榆

孟觀字用賓以貢士授浙東行省都事元末隱居崑山

老松幽壑舊青山来綫歸来次第閒服底紅塵公事
少天涯芳艸貴入還屋通流水循除活竹隱跡苔綴
石斑何日醉遊忘尔汝共持寶玦掛蘿閒

前題　游　唐

瑤華省識君王面國破家全欲斷魂每見英雄扶社
稷未聞帷薄正乾坤梁園文獻誰能繼崑麓詩書子
獨存致政歸来成小隱旋哉流澤洽清尊

題雅宜山齋圖　倪　瓚

靈巖對直雅宜山窮林巨石憶蒼灣若翁遁跡在其
麓〻有子讀書常閉關松根茯苓黄可採林下慈烏去
復還寫圖愛此錦步障白雲紅杏春〻

題耕漁軒圖（朱澤民為徐良夫作）　前　人

寂〻溪山面碧湖輕舟烟雨釣菰蒲曉耕岳齋看雲
起夕偃林間到日晴讀書自可挂牛角既杖何妨挑
酒壺紅稻西風鱸鱠美依〻蓴食待樵蘇

題鶴亭煑茶圖（鶴亭名戴文也）　盧　昭〻

花陰小隊鬭龍章巨盞香分第二湯莫傍酪奴風味

好内廚催送大官羊

題張子政天痴松亭高士圖　盧　儒

天痴老人天下士結客俠游非西吏酒酣潑墨寫荊
關咫尺微茫數千里宵寘泉頭雁上仙空遺寶繪人
間傳弟子顏張早入室重開胸疊嶂雲烟太山斗絶
何由緣下有高道丹梯懸此中疑是避秦處仰見茅
屋岩崖邊松亭寫目者誰子耳譜流泉横綠綺不知
捷徑在終南每逢佳處輒留止我生亦有山水癖吳
楚燕齊遍游歷〻風塵澒洞難再往坐對此圖三嘆息

西塘圖為吳隱居題　孫　蕡

放臣海曲懷京華孤旅天涯念鄉國誰傳此意入西圖令我一見長太息毘陵野老吳中人舊與季子曾相親太湖三萬六千頃蕩漾咫尺闔門雲姑蘇臺荒烟樹綠下着詩翁教椽屋涼風洲渚芙蓉開細雨林園木瓜發畫船撾鼓海天晴越女新裁白苧輕館娃宮暗暮雲陰子夜歌闌春水生季家風流誰與比況是吳興外孫子曲几時攤褚賜書牙籤萬揷前朝史雨來無復少年狂芽揀低：一炷香久嫌塵居留客勝更置別業開西塘西塘隱約湖山曲塘邊還種虎丘竹對酒菰蒲照坐明捲簾鷗鷺當窓浴此圖風致真可人點染直欲窮天真乎子愁來獨長詠張衡老去誰為鄰吾觀季子好風骨且好還家及秋律筆床茶竈逐天隨蓴菜鱸魚莫相失

題萬玉清秋軒圖　郭登

王謝堂前久不歸野田荒樹兊斜暉花開花落秋還在年去年來事已非楊柳風多凋翠翠縷芙蓉霜重溼紅衣故人空感山陽笛一段傷心畫所微

前題　楊溥

社燕賓鴻共歲華松陵禾黍故侯家誰令千載柴桑里一度秋風一度花

題萬玉清秋圖　劉鉉

燕人甯未仕元為大中大夫晚年致仕築別業於同川雲間張可觀為作萬玉清秋圖蓋美其所居景物之衆也長洲金仲昱贊其家及甯氏既廢其配吾年仲昱亦不在甥館茲圖流落久矣後六十年而仲昱復得之乃為裝潢惜物在人亡不能無感今其子公素持以徵言為備道其始終云

甯公在昔稱時賢頭顱半白來歸田老懷淡薄慕幽雅高居別築臨同川數畝園林占清勝四時景物誇奇妍窗從日盈北海座琴尊歿載南湖船一朝陵谷那知變廢盡東吳舊庭院扶疎修為竹誰青零落芙蓉不成片白雲飛去崔不歸只有堂前舊時燕春深兊處桃花開無復當時狀人面繁華既往今已昧來床老去還舊遊歌舞重尋鍾甥處蕭索碧梧風雨秋陶令宅邊松尚在習家池上水空流追思自足與感歎何獨對此方為愁六十年來駒過隙俛仰之間已陳迹畫圖寂寞久無聞流落人間匪朝夕客從何處遠持來佳玫依然不殊昔夢回昨夜到松陵鐘斷長橋月初白

萬玉清秋圖為金公素學士賦　劉溥

名園占奇勝萬玉含清秋主人契幽賞賓從迭追遊
亭軒擬蓬壺木石儼滄洲金谷差可方綠水安能儔
况此謝豪權黃金積如丘海舶致珍玩蘭亭載名謳
張筵日為樂罍鼎羅庶羞瑤琴奏白雪玉瓚傾黃流
鼓鐘朝已陳綏帶久未休亮有佳倩賓周旋義無尤
盛時難久持人事相仇讎爭怨會銷歇露艸生煩憂
留覆固成滿水逝誰能收惆然覽遺墨故跡應茲求

萬玉清秋軒在吳江同里鎮元江南財賦司副使
里人寫富言之别墅中有菊坡梧桐修竹捻謂之

萬玉清秋華亭張可觀為之圖

追賦虞公務白鶴山房圖　錢仲益

無錫虞公務世芳為從表兄茅居蘇州之陽山〻有丁令威祠因名白雀峯而别居室為白雀山房蜀人王君菴為西山房畫并題詩其上距今三十餘年矣忠菴化去已久公務亦殁于戍所觀圖讀詩不勝感愴因賦是詩云

遼東仙人丁令威千年化鶴曾來歸何年度海到吳
下巢松直向陽山飛遂呼山名號白鶴荒祠古木横
烟霏至今仙人煉丹井赤霞燁燁騰光輝陽山山人
性高潔架巖鑿壁開門扉經年讀書不出戶翛然肯
受功名羈松間行拖綠玉杖石上坐理黃金徽斫琢
點易滴清露采藥穿雲入翠微客來隨分設肴核床
頭酒潑黃雞肥時招白雀下庭除按舞翩翩翻羽衣
青城仙翁隔鄰住往來慣發俱忘機為題詩篇寫畫
圖染毫粉墨縱横揮騷人墨客競題詠展圖畫軸皆
珠璣邇來轉眼三十載青山不改人民非仙翁騎鶴
去不返山人遠戍亦永違孤山無人赤壁靜蕙帳冷
落誰根依空餘山房舊時月夜深寂寞穿蘿幃嗟余
撫卷三太息感今念昔重欷歔

題林居圖蕙東盧公武　高啟

竹梧翳苔石知是幽人居林間鳥鳴後亭空屋散餘

閒有盧鴻愛長年留著書

題允中山居圖　徐賁

昔年為客處看圖懷故山今日還山住儼然圖畫間
泉來繞蘭徑月出花對闌應知農事畢高坐有餘閒

竹莊讀書圖為龔秀中題　葉盛

十里青山近馬鞍一溪晴碧下江端舍南舍北無他
植只有篔簹千萬竿
鈍菴高節望期頤未是尋常句讀師知有名門家學
在切磋不忘武公詩

題徐氏遂幽軒卷　徐有貞

隱居求志不求名雙髮蕭〻眼獨青吳下詩人多結
社閣中才士盡傳經雲迷李白空山塚月落揚雄舊
艸亭夜讀邃幽軒裡卷愁看天際少微星

為鄒元敬題春山讀易圖　吳寬

山中春雨過嘉樹如新沐鳥語時復聞惟聞澗聲續
對此一欣然孫懷浩無欲便攜童冠人詠懷放沂浴
歸來亦何事妙意溢春服寤寐羲文間手持一編讀
惓〻濟時心願言均發育

題吳白樓借屋卷　達貢

草圍亭樹竹圍菴十載真成故事諳想漫得來原不
偶搖然稱借亦何愁詩篇舊已傳都下西第今須借
魯南（像缺修沂之字）却過昔遊尋往迹月中門巷竟留騎

應制題王雅西吳王納涼圖　達貢

雨過太湖上風生響屧廊紅綃拂几席白紵製衣裳
冰光淪厚地明月在高堂何以保玉體長年樂未央

題吳王納涼圖　陳旅

吳王臺榭滿汀洲湖上風來暑雨收坐有紅粧可娛
老市無赤米不教愁采蓮舟載烟岑晚响屧廊通水
殿幽歲暮甬東寧有此夜涼歌舞莫令休

題吳王納涼圖　李孝光

六月長洲水殿涼酒酣揮袖倚新粧芙蕖露冷秋雲
薄回首西風響屧廊

又　袁凱

微月斜侵響屧廊芙蓉清氣滿金塘鴛鴦只傍雕闌
宿也愛君王水殿涼

口號題吳王半醉圖　李白

風動荷花水殿香姑蘇臺上見吳王西施醉舞嬌無
力笑倚東窗白玉床

題吳宮裏柳圖　袁凱

遠听依〻落日明吳王醉處少人行多情獨有垂楊
柳猶送深宮夜雨聲

題子胥吹簫圖　徐有貞

行乞吹簫野水濱只緣讒口間君臣鞭尸覆楚由無
忌負也何曾是狠人
半帶愁音半殺音西風吹入楚雲深丹陽世上人空
聽誰識英雄一片心

題范蠡五湖圖　趙孟頫

功名自古是危機誰似先生早拂衣好向五湖尋一
舸霜黃木葉雁初飛

題扁舟五湖圖　陳旅

按史記止言陶朱公將徒屬浮海而無載
西施事杜牧輩乃誣也故為之辯

姜里人去娶女來帝旁飲酒沙丘臺酒闌不但
太白嶺苧蘿花紫會稽凜凜吳日驕少伯乃是師
閶天姑蘇城下箭如雨艷骨應成館娃土五湖烟浪
搖青春小兒船尾中細君吾王功成境土富扁舟只
載妻孥去良工貌得千古心寫形空爾慶黃金

朱翁子負薪卷　張寧

富貴危机解殺身是非千古付樵人當時長丈現應
悔不向山中只負薪

范莊拱樹圖（沈石田寫贈老奏翁）　吳寬

行人墻下摩挲處重是范公親手培此日載將嘉樹
賦清風長傍義莊來空尋壞穴難成夢免製犧尊豈
不材須信畫家原有意展圖如對北山萊

麥舟圖　李東陽

江東故人半零落江頭石郎談變闌三喪未葬家苦
貧舉世今無魏州郭睢陽范郎方少年相看不語意
茫然江舟載麥五百斛揮手付之如一錢歸來侍立
庭闈畔白髮聞之為一莞亦知父子本同心若待庭
趨嗟已晚君不見慶州飢民曾告荒使君自發常平
倉

米元章拜石圖　李東陽

南州怪石如奇士士有好奇心欲醉平生兩膝不識
地石也受之無色愧看袍擁笏當石前禮而不答貌
益虔呼為石丈丈不語回視諸峰盡兒女當時觀者
笑且嗔眼中見石不見人若君好潔已成癖無乃冠
履沾泥塵古來玩物必喪志況爾物後忘其身惟石
巖巖瞻赫赫一州雖小寧無民米家只合米博士誰
遣出刺無為軍君不見漢家留侯拜黃石石亦可拜
不可恥千載英風石益高猶時誤落神仙迹

前題　儲瓘

虎負猶似對中郎末世那知老子狂才到宣和流落
盡眼中誰是丈人行

鶴屏　皮日休

三幅吹空縠寫仙禽狀龍耳側以聽（相鶴經云鶴龍耳則聽）
（鶴睛）赤睛瞭如望（赤睛瞭眼視遠晴）引吭看雲勢翹足臨池様
頗似近蓐席還如入方丈貌既合羽儀骨亦符法相
未許子晉乘難教道林放盡日空不鳴窮年但相向
頗升君子堂不必思崑閬

前題和　陸龜蒙

時人重花屛獨郎胎化狀叢毛綵分彩㻋節節相望相寉經云大毛落叢毛生其色如雪又云高耶琢節則多陟也曾無毿毿態頗得建軒様勢擬擒高尋身猶在函文如憂雞鶩鬪似憶烟霞向歷世任綴様幽襟自閒放空資明遠思不待浮丘相何由振土衣一舉接瀛閣

吳都文粹續集卷之二十五終

吳都文粹續集卷二十六

題畫

題画二絶

鄭元瑞

點點青山翠欲流短篷漁子坐扁舟荒村五月凉如水野屋扶疎艸樹秋

青松望極是桃花去去仙源路不賒便好解衣衝水過洞中午飯發胡麻

題画

誰寫江南景風烟萬里寛金銀開佛寺紫翠出林峦遠客馳行役幽人賦考槃蒼茫無限意撫卷為盤桓

太湖 以下俱奇遊西詩

馮大受

東南天盡五湖開萬點蒼山鏡裡迴縹緲峯頭明月上懸知一望是蓬萊

姑蘇臺

吳宮花柳是荒丘臺下惟聞麋鹿游芳艸青青烟水綠春風揺入闔閭愁

虎丘

寂寂荒臺樹色昏吳王宮闕杳無存月明劍氣還來往留得千滄化後名

天池

此地湖山是倒懸翻于山上滙清泉更分華岳峯頭
色一朶峯如太乙蓮

天平

青山繚繞白雲圍似笏千峯擁翠微仙仗一經岩岫
過飛霞片片逐人歸

靈巖

一山青靄日濛濛翠柳隨烟湊碧空紅雨落殘春晝
煖舊花裏發館娃宮

玄墓

湖外青山湖上看振衣時覺兩腋寬攜筇徧拾金閶
景玄墓山頭亦大觀

支硎

蒼崖翠幹碧參差樹色嵐光兩闘奇只看生公壇下
石至今猶似點頭時

虞山

拂水岩頭錦作屏瑤壇朱敞日初明朝看異氣千峯
紫黃鶴飛來翠羽輕

題花雅山所藏宋漢國端孝大長公主所題
桂花便面手卷後　　虞堪

宋家端孝公主理宗女也其所自題桂花詩
便面以碧紗為襯所折桂泱然與月輝映
自是宮製絕俗可知而東廬王野叟名時字德玉
所識有云在武林時與故舊劉仲昴邂逅
茶話因及揚中齋駙馬事出此見遺劉郁王孫
乃是吾家婦之母之筆也藏於篋笥三十
六年而外孫施宜之其先有兄弟並登科
若有變桂堂尚在堂區與扇合璧可以再
為其後來者識故裝成卷軸其題末併製
桂香詞於後以予為具曰貴主題此時猶未

出閣天上清芬世間何有則知前輩賓重
之如此王陰山平先生賦之有滿身風露
不知寒之句尤極淒惋使人一讀無限感
慨今雅山處士亦既老矣所寶外家遺物
又先五十年自謂雖獲夜光無棄隸顧而
獨護此卷如新不忍去手時時出以示人
諷詠不厭其風韻又可知矣間屬堪賦之
惟前代閨門舊物固是罕得然相傳之久
殆百有餘年而不出而家當時遺老又能
詳記其事使更千百載足以起人之興懷

子無窮君雅山之寶此其意亦有在乎於
是追次其韻反而歸之宜之為雅山處士
字云
一一方諸鏡樣圖金壺露墨叢無端萬年枝上天香
盡遺恨青天碧海寒
誰復風流闘鳳團天人手骨想毫端楚吟翻泣銅仙
淚共灑秋風玉井寒
天水變變桂影圓喜符佳讖上眉端外家風采今猶
在長痛空山雀鬟寒
麗人行題玉山所藏周昉畫　楊維禎

楊白花飛愁殺人美人如華不勝春錦韉躍起變鳳
樓黃門挾飛五花雲白石日雷霆夾城道梨園遊裡春
正好就中小姨最嬌殆雌雄變飛觀者惱瑤池闘艸
碧雲移草青草歌春不知黃裙有恨隨春水椒房青
蠅何處起君不見翠羽飃飃悵一空東方撥球纏紫
宮　瑕球一作瑞球
題玉山所藏唐人呈馬圖　張翥
天育驥子初長成廐官引牽將進呈頭如兩耳
雙青絲絡腦屹不動君王一顧生光輝黃帕已盡銀
鞍歸當時四十餘萬匹此馬權奇當弟一曹將軍畫

老有神龍眠居士尤得真兩家翰墨今已矣今之筆
跡無乃似黃門　森翊儀遺事可按開元時古來
良馬多泛駕振鬣長鳴思御者君不見材士不可羈
寧可呈身如此馬
題趙千里金碧山水　玉山所藏　張天英
天上白雲滿空谷樹下三間兩間屋玄晏先生不出
門自撿殘書手中讀醉翁斜著紫綸巾過水呼童卸
黃犢犢背之樂不可言王孫寫入冰綃幅君不見戎
車萬戰場秦宮失其鹿咲殺當時園綺翁白頭去揖
隆準公

子昂蘭梅為玉山題　張翥
佩纕零落墨香存瑤瑟空彈夜月浣一自江南芳草
歇風流誰繼楚王孫
為玉山題子昂墨竹　前人
竹裡疎花的的開凍香和雪令蒼苔天寒日暮無人
見只有變峰特地來
子昂畫馬四紙韋者為玉山　前人
君不見漢家將軍求善馬戰骨緞橫血流野歸來作
歌薦宗廟寧悲兒哭究城下何如聖代德所懷入獻
磊落皆龍媒右韋者誰鬆且偲萬里知自流沙來眼

上

光照鏡蹄脫促老奚識性仍善牧時廻之外遊牽稀
飽秣原頭春首蓿奚與學士藝絕倫妙處不減曹將
軍只今有馬無此筆誰與寫之傳世人為君甘作駕
駘群

題王山所藏魏國夫人趙管墨竹（夫人有寫竹譜後自跋 詩竹復自京）

（帥肯於 仲先） 前人

龍香暖脫青螺鏖磨倒光凝生漆點玉臺近覷畫眉
殘紫硯新磨玄兔染一枝戲寫碧嬋娟冷雨欲飛粘
溼烟雲窓霧閣春寒窕伏如移置苕溪邊苕溪糕ゝ
秋水隔遠眼京塵渺相憶微絹一點冰雪生弱蕙幽

卷三十六 六

蔺少顏色書中曾有衛夫人畫裡如何崇德君林下
丰神參嚴弱尚從墨妙見天真

題管夫人竹與玉山同賦 于立

烟雲湘月明露下湘波冷倚巡林下風吹折琅玕影

又題 顧瑛

鳳毛輕染碧池春寫作琅玕紙上真試看腕中百斛

上一 力前身應是李夫人

○○題玉山中錢舜舉畫五柳屋 張天英

飛泉屋後銀河瀉孤松屋上蒼龍眠四山無數白雲
出好種五樹當門前蔦巾丈人坐其下悠然别有山

中天

內人吹簫圖（為顧仲瑛題 蓋子昭畫） 楊維禎

天寶年年教春坊紫雲製曲吹寧王美人何處窈九
鳳耳清亦解傳伊涼鵾弦轉斷黄金軸獨據明床美
摸玉冶情忽逐野鶯飛十指紅蟲逞起伏御溝水暖
浴鴛偷天地久無征戰教笑捲揭把自操落皇戚貴
雲邊塞情西接今夜月色午內人思仙望河鼓白日
蕭條風不來井梧風動神烏語

內人剉風詞（為顧仲瑛題 蓋子昭畫）老 前人

銀甕索銀壺金井水破風吞曉花靜美人慵起粗肆

卷三十六 七

上二

然源見背叙紅剛彩蕊子潔酸採左軍阿毋新選來
暖風侍奴手浴井花冷水冰（未去）金盤擊掌氣蔦可未
挾圖手斗ゝ飯紅冰鶯落手玉郎渴意故相嘲可忍
食戕圖兒四

李息齋竹為王山題 張翥

竹上十年恨未消湘表滿蛄正迷ゝ冷烟疏雨無窮
恨欲為騷魂賦大招

予謂為顧長洲作梅竹圖明年其弟仲瑛子
姚子章席上索題遂成口號 柯九思

晴雪樑梅蕊春風裊竹枝美人應失喚記得畫畫時

題柯敬仲為玉山人畫竹　楊維禎

五雲閣吏天上還玉山草堂人上聞自將賜筆寫龍影落日風動江南山

題夙子倚寫生蜀葵于玉山　柯九思

九十春光事已非折揷紅葵尚天機畫工點染成生色說与東君作侍珠

桃源春晚圖為玉山題　張翥

流水空山幾度春白雲隔斷去聞塵桃花一片漁舟入不是秦人是晉人

題玉山所藏凋明珠來圖　吳克恭

卷二十六

八

閒令皆去官當去豈知賢狀蔡柴桑里汎舟耶科川春風五柳陶秋日秫盈田歲隊林中物佳辰來賞足觴來各有趣斟酌藝文狀為生豈易老眉此一欣然咏羲皇人既遠有名全

題東山閣玉山同賦　于立

不起用安石其如天下何向來進賞地芳草落花多

又題　顧瑛

江左風流第一人東山歌舞日紛紜當時不為蒼生起司馬山河總白雲

題玉山所藏畫水仙春雷遠楓書像

袁華

寫蒐契來女妾妃佩陸離臨風翡翠裡染月霏雲旗含嚬默默佇悵悵佳期泊江采璃芳汗以慰所思

題玉山所藏木介畫　達秉書

翠羽雲旗候洛津凌波微步襪生塵可憐今屋空門七擒只有陳王賦

題吳山顧玉山一笑三生圖　釋來復

虎頭應是再來人畫史丹青貌未真一笑溪山如識我三生風月異前身空傳華表珠還鶴誰向昆明問劫塵吳下草堂今寂寞獨於花鳥注餘春

卷二十六

九

題琵琶仕女圖（注玉以下二張本題玉山所藏）　宗本先

江水東流月滿船江風忽入水絃何如明塒秋空夜一曲新声值萬錢（以）

題墨竹　宗本先

可入冢任眞當谷明月清風小萬竿一自玉山相見後滿返清影夢高寒

題吳性存所藏趙仲穆竹枝隻蝶同與玉山同賦　張翥

满叢鮮碧露圍書院落春紅遍野芳蛺蝶一生花裡活飛來還戀風涼竹

又題　　顧瑛

閒道春風尺湘簾夜月初多情是賦綠也解返丰來

吳克明知嘉定為題馬圖　　吳寬

吳鄉別我吳門去手把橫圖索題句開圖見馬如見
人連氣棱棱八尺身周人騎尾燕河水萬里長風生
兩耳蹀來儘飯玉山禾吳門草青奈爾何

題孔昭畫　　吳寬

蘆鳴艸堂今有無吳中音見謝翁圖松風閒水岀戸
合林下高人不可呼

題于善所藏畫　　張甯

卷三十六　十

江閣空明宿雨殘青山如洗隔簾看神仙不說天台
路萬壑千峰暮色寒

題盧侯所藏畫冊　　張著

露滴天香酒力微風迴秋影動秋衣須深畫醉寬案
曲迳却驂高月裡蹀石無入畫稚
露湿銀床海月低冰蟾照影小窓西〻鄰止有貼小
客莫作秋風鳥夜啼　有採月以消
花媛深宮畫滿廷偏花羅襪步來此春愁如海難相
閒得似黃鶴畫語時白春畫閑窗

題黃荃画竹鶴圖并序　　呂誠

補之服
俗字

○黃荃畫竹鶴圖已入能品余鶴亭舊有此圖心甚
惜之散落他室今數十年矣忽于鄉友家復見之
喜嘆無已然尤物自為脛翼而能飛凡人豈不与
歲月同化亦一奇哉因賦此重為覽古者一慨云
蜀人黃荃寫竹鶴數百年前一奇作玄裳縞衣意閒
暇老氣崢嶸垂林麓棱棱玉立度琅玕枝葉扶疎秋
夠冷聽昔鶴亭有此本為數炯銷久真宴今朝忽見
喜欲倒老目摩挲殊不惡十年今夜安在我旧物都
非況感郡去閒此閒亦有重襲尤宜置綠窗高堂
懸明月中夜有仙音下蓬扇

卷三十六　十一

為開元道士題倪雲林畫　　徐賁

閒現仙翁去株真山中竹木幾回春開元宮上重來
客猶是當年閒道人

姚少師所藏八駿圖　　曾棨

周家八馬如飛電只有傳聞今始見銳耳雙分秋竹
批拳毛一片桃花艷向現食儀高雀鬼稚奇知此兵
龍媒猶殊識驊騮冰裂駿尾鐵蹄長飈迴猛迅莫羅
歸來早晚月窟金盤系鶴紫騮飛背逐落花雕鞍解
放眠芳艸由來駿骨徒且别妄影騎嘶不動塵有時
渴飲天漆水五色照見波粼粼圖官騎來難久駐秋

草草 殘缺

向春深簇深處珠銜至勒不敢睞直恐飛騰化龍去
古來書畫桼与牒此画豈同凡馬肯人間速取不可
得留看秋深烟雨寒

題孔大圖尚全公馬賦　沈渭

花下萋萋細草中群眠未許戲雕鞭待有長大平原
上一顧秋風疾先空

題沈孟淵所藏王紱明墨竹　劉溥

雲濃昭回舞鳳鸞海波清淺露珊瑚肖風萬古吹不
盡錦瑟無声弄鷓鴣

題劉主事廷美所藏竹　劉溥

卷二十六 三

爰看寧寧碧玉光幽舸來往水雲鄉幽林剑磨森如
束只比長稍保歲寒
瀟湘連雲護壯丹玉杯誰問碧琅玕寫者　李儀心
花獨占清風夜詠卷

孫雨運士行雨判民美賦　劉溥

長空捌雲夜風起不久成群跳狂兇倒捲三尺黃河
水血洒蓮花舞秋水飛螢負火明月羞躲翼影黑晴
鶻鳴林抱鳥悄運行事䍺臘割腸天亦愁中有巨妖
妹未得盡駕飛蚴驅霹靂如何袖手便息机回首東
方又生白

王舜畊山水爲繆行人楳題　倪　瓚

烟氣萬疊吐復吞雨過九派凌流渾楚擒山店夜初
晚香霧不辨東西村喬樹蒼蒼遠近遶白雲滾滾銀
濤捲皆對古道闃無人未犹職蝸上孫啾舜畊王翁
八十餘眼明能看細字書醉揮老筆元氣俱就景似
是閩匡廬多昔長才擅專對好山覓遍芙蓉翠看出
既已憑晚行詩成止獲里華譽

爲李貞伯題朱寅仲小画　吳　寬

春半扁舟過太湖湖邊看雨翠模糊惟應田日同游
者愛此米卸水墨圖

卷二十六 主

題黃愿龍藏巨然廬山圖　文徵明

丹陽文學老官職十年蹤來四壁立操棠大哄得片
紙不當瓊玖加粉裝攜來示我俱品評謂是名僧巨
然筆淡跡淋漓猶辨莫白周更那還堪識古篆依稀
顛州字先余流傳非一日要知源委出珠胤未推論
何足名跡墨重紙敝神自存老筆縱横兒起走罔盃
連運參差樹浦溆紫紆帶村墟盤盤細路繞山叔斜
引点舟史東出遠寫山盡得幽居窄宮縈構臨清泉
仙耶佛耶定何處彷彿勝境如匡廬景從文學問何
如大哄謂我言非虛自言匹遊宜不俗曾見廬山真

向日五老之峰披白袍、玉虹萬丈背飛瀑、其正其斜
皆由進辰叅稍怒眼稍愁、報今老倦到無由對此時
〻作臥遊斷除衆足不出户、闔君此語心悠〻高懷
只尺已千里眼中殊竟欠兩舟、

郭忠恕雪霽江行圖　程敏政

蜀山曉起雪大晴蜀江早有商船行前峰百丈後催
艤欲動不動難為情兩艘相依若兄弟雪後風清江
水平古來川貨甲天下小中何物皆充盈一舟繫尾
大于尾鴻泰不敢相先争有時過險即分載主賓自
解操奇贏、長年三老各司職舡首棧閘呼嘯声泓〻

遠樹霧中出、點〻玉峰天水明猩卯呼東相偶語偶
拼沁是夷陵城、大灘小灘雖危數自出兩川今几程
嗟我遠道亦良苦、盛井有或何相駐披圖一見肌上
慄樂然刪氣生瘡攝、㕓漳久之意乃定何人古寸勞
粧營素練丰幅不盈尺、云是東都狂郭生宣和天子
愛書畫親與明藏題其名、一朝桑海忽遷變内府妄
棄隨榛荆郭生惟餘比千畫、我幸不媿南來兵奎章
學士子山子獻納曾傾葵藿誠亦來二百有餘戰屈
指春秋几几更不知此本尚在否、撫捲益覺心怦〻
石田沈君蒐傳雅重時所得人皆驚嘆演兄好無壓

製入手坐見增光榮郭生斯圖乃其一、殊若往〻皆
精英題詩有瞰或臨摹也以丹青昊下邊聞君家往
朋水劍青山古木相迎紫何皆衛程一尋訪、君當例
綫來相迎嗣然生我行恐下石其細呼春茗甚揮重
闕會取卷軸甲啓乙宗難相評旁人定謂太古舞屋
標且凝冰壺清如愁玩物把我未敢先翰他日盟、
亂南此画題者已多不容復贅獨記在宋元史司
時嘗見嗳子山進郭忠恕比千圖與題者偶表之
及吏麟成爲蜀叔南家多藏古画法書甚欲一見
之因復自念吸茶觀画皆先去所遙謝來諸者不

覺恍然為之中亞吏俟爲雄云

郭忠恕雪霽江行圖　沈啓南　吳寬

路出三峽風颼〻江天雪霽宜行舟水枯灘瀬高突
兀、木葉落盡供東流艨艟相銜蔽江下半空結構如
危樓、兩艘之間可走馬主人恐是王益州拔爐百物
具蓮底、如何不設弋與矛伐繫一舟亦千斛什器滿
載餘餼甌、有巔翠幬互捲映珠桄錦纜紛綢繆王炉
頭熱沉香火、寒氣不到珊瑚鉤篙工柁師莫無譁指
落層冰誰為尤、安得挽以百牯牛代汝僕夫力且休
人生得意在富貴、鄉里小兒驚豈望中隱〻連遠

洲深樹落松哀猿悲日將暮兮泊何處萬里幾轉青
山脈狂仙画笔殆冥搜闯林意思令人求陶翁顧桑
五斗米未肯折腰從醬飢飯然軸颼孤舟去惟有葛
巾猶在頭高哉斯人誰与儔鳴呼高哉斯人誰与儔

高克明溪山雪意圖　吴寬

此圖列食器於之任太僕卿林沈故向後有天全跋克明乃仁宗時人題曰臣克明上進

赤刪真人龍鳳姿俯視藝苑時游嬉良工待詔金門
裡高生翩身應画師含毫吮墨五更父自言臣是唐
王維平生胸中無一物獨有山水独容之那思成名

卷三六　矣

乃新建高宗有詩云克明已死乎建和壬復有新成名建範寬得意晚益馳
丹青競巧採疏体陵未不比宣和時翁忤十開松萬
壑蒼翠峰巒白湖梁岸旁枝植何處移欄幽茅堂是
誰騎行人暮歸天漠々遠望前村悲雪落船頭一老
獨閒吸詩思到明入寥廓列使翱因過燕市亦復愛
跋画入骨髓偶從太僕得此圖每一開之心輒喜天全
翁翁精題字評品救行而已矣翁令已逝侯亦亡兩
洞庭荒微湖水翁崇自題大洞庭主人而食墨其有小洞庭跋云石田多才
氏後起况有佳兒好文字尺今此物欣有托賦詩獨
慚前人耳苏杜文已屋梁画如有神引使地下勿長

嘆楚弓得失皆吾人

題海虞錢氏藏王均章虞山圖　吴寬

均章名珪號中隱老人生元至時年未四十棄官歸隱虞山之下墓其側尤遠于臣所書有奉老奉生王均章書年余九十而卒見吳邑志

南折昆湖去德向虞山選當時是日暮未得扁舟我
至今三短章歌琴不宜對安知六載後依然見虞山
琮無恩公偶頗有頂仙積々仙隱居在深林置紫閣
丹灶天常伏菜蜀苗栽芙高情付積素丹青色班々
垃山卧平野隐然不成環遠々亦甚遠獲覽何其慳
只尺見百里祿峰互嶽翼飛鳥歸易沒浮雲出偏閒

卷三六　七

拂水岩奇面空岩奴激漂天風或捎足石鮮仍存々
冒仙宮對佛寺地境非人寰獨憐仲雍墓誰為葺榛菅
短棹載書奏浩歌凝雲間俗佛歸巻翁往來至吾灣

題治平寺琉上人所藏巨然山寺圖追次虞
道園先生韻　吳寬

珠林延晚照際水向紫闕中有方丈室翠納千重山
々路多白雲瀰然倚崖巢倚希望遠碎展席聽潺湲
頻進巨然老置我水石間忘諸犯清暉從此終日閒
自恋結頑色不逐樵夫還

題趙仲穆馬圖　李士贊藏　吴寬

王孫画馬兼画人　神全色不均一人汲水来飲
馬一馬欲飲將騰身二馬俯首齧芻槀一人洗搘肥
騅阜天閑不待秋高肥一馬不過二馬能飼方用兵
萬騎馳三馬竝立如不知

題古賢太史爵　　程敏政

浦上南風急無舟破浪還不知離岸遠時見樹殖山

題沈氏所藏石田臨小米大姚江圖　　文徵明

長洲沈氏所藏小米真跡成化間有假中官之勢
取之石田為追摹此圖

卷三十六　　大

春雲沉空山洵無眼明見此姚江圖之爛熳得趣
字照人白顆驪龍珠平生雅識數文書品與斟月仍
不経皇知九物能媒禍蘭紙蘭亭已非故石刻臨是
摹仍人能使胡郵還故叔德音偷人晴為圖擭財更
娺狂闞手千里珍奇歸撿拾故家旧物那容守沈氏
藏茲二百年一相挈去心茫然誰言物聚必有散手
澤相関常累嘆未能一咲付忘亡且喜百年還旧観
豈余純眼錯題標祇掌真成孫叔敖遥遥不獨形摸
似更存風骨驪黄外一時點筆廻通神豈非小米疋
前身從來藝事關人品敢謂今人非古人

文徵明所藏仲穆馬圖　　文徵明

峰峰才情与古殊姜周鍫春惰江湖不展泛駕然難
用聞有王孫駿馬図

為懋上人題画二絶　　徐禎卿

秋秋洞庭秋水闊軽舟徐動碧琉璃松陵不隔東西
望楓葉蘆塘露酒斾
術衣藤杖踏芒鞋貪看青山偶獨来心与白雲元不
從長天一鶴忽飛回

題文丈衡山所藏趙子昂馬　　王寵

神馬來從屋注底王孫貌得真龍骨天池洗出霜蹇

卷三十六　　丸

夷虎㸃叔与玟龍爭䒭宮厩森不敢近將驅蹴蹹文
乃定朱衣轡拂紫雲五花總起生龍大黄怕高封
碧王鞍紫絲未挂千金勒九重一咲猶當卸天閑萬
馬無顏色我聞洪武駿龍媒又聞唐家師子花常思
此物在天上何乃匹素開風沙驊騮自是萬里足豈
應流落天之涯嗚呼天地變化今雲霧晦冥吾知此
馬之為龍今終當飛入於滄溟

余表兄淑山大參以自在居士署号俾予題
詩　　陳有光

叔常余之外高祖儒雅風流絶近古少年侍值承明

遥重瞳屢同加慈封玉堂無事只寫竹影落蘸湘生
風雨，翠葉蒼筠滿人間，黃海趙璋事藏收吾家主藏
三大軸，其一今在尚書府，二幅鯛飛入島夷人物化
去不可稱，吾兄安得此尺素千幅不吝攤海賈盈夏
暴之紫薇，貴京氣欲忽過堂扁劃出北壁開戶牖雨
氣欲滴風披舞，此時靜坐亦何有滴眼不復見塵土
相視而手對之泣，藐姑神人誰與互吾兄好画識画
意，余方濃例因蓬戶，墨竹音採李夫人湖州画端皆
堪浩高人自有十載名，立上兒子何足數作詩題竹
非為竹術倆自覺吾心苦，東坡先生豈浪語知吾之

卷二十六　　主

兄惟先可

題水仙圖　　劉　鋐

山中有些花姿容都且閑木仙之名本國府何時移
出，來人間落葉垂今愈碧烟雲作團既來積綠羅揚
雨未周，團蒼玉皆長已盈尺香飄骨瘦紫英微風
迎雪飄，鞋盈湘靈玩月佩環墮神女裁水難珠明江
天搖落水，霜埋鬧共梅兄與競箏欲集芳。聲秋羅蘭
育麥環華致桃李上人慧性奪仙机魔鸡刀化多神
奇生綃數幅過數本傳佛仙子盟琪池或持金杯倒
醽醁或看黃裳句，如玉或向雲迤下素鳥或去山頭

乘白鹿天然巧相各，有為不是事妍故凡俗門徒得
此又珍藏閣待索我題，詩章我今習靜視鏡吾披圖
坐對漫相忘直心由來本空照有言都如不言妙茶
餘捲軸客出門獨對南戎一咲山

題仲昭竹為劉中孚題　　前　人

淳淳何處出幽姿渭北湘南未足奇青嶺門邊深得
地，玉欄杆外最相宜種分原自蓬萊島影落多臨太
液池，一寸虛心常自保百年貞節豈能移試為埋伏
臥龍化，更作蕭韶致鳳儀好對雲霄真獨立莫同風
雨昧難依，若同老圃含霜菊頗比中庭向日葵猶記

卷二十六　　十二

班留先女淚，不斷款入武公詩偶緣客館披圖處堂
說家園食筍時，幸際聖明無憾遠注於林下待幽期

題畫菜　　吳子孝

瑤益南中秀奇香出水偏過時君不採惆悵越江邊

王孫之画梅花

大湖東畔極千樹昔我懷之問來去枝枝瘦老杖
牙，墨色根柯如鐵鑄素枝滴蕊交紛綸物外異香天
所付，人間花卉不敢先，天上曼陀差可伍霜內冰魄
標瓊枝，玉蕊璀璨綃珠微半妥綽約貼姑射衣佩鞋
孟浚洛濱勝入逸品若離工珠影暗香非妙句千古

知心獨少處欲孔卿愁傷賦暮楊生筆墨頗糟塌石
湖先生猶未許寫生貴在得風神心與天遊天所與
偶從便面見形容德似工人非浪語水雪侵凌氣益
伸撫媚李桃那足數孫項今公孫不知秋雨端公色
惆叔渭君何必貌猿爭須記廣平還作賦秋肝石心
表晶貞調鳥關室方識味

范蠡跡五湖圖　傅光

功遂名成泛五湖扣舷千古禮良悶向數劉殘堪同
樂不識先生肯退無

許彥明白道詩來沈石田畫全赤松

卷二十六　三

顧璘

珍圖白蓮何處樹盈綠風露點秋鮮丹青豈同俗匠
伍貞素獨與畫情便瑤池瑞水不染翠葉兩重秋
仍題盛開秋落比雲散下睞復燕如星朕何不效筆
鋪十頃中鴛鴦素吳娃船蕩秋艷曲互酬答水肌玉
面矜嬋娟風流顧袖自石田好事逍之來攝泉赤松
對倡復艷去後來和者難為前我欲西湖招勝侶金
樽美酒斗十年林逋宅前放舟去六橋曲曲相同徙
古人今人畫如此安得壽命金石堅人間留貴草顛
露不須錦琵調朱絃與君雪藕學蓮子共唱新詩湖

上賦

制臣為余寫水墨山巻大障徐子仁將賞其
妙口占謝之　俞人

淨喙華岳三神峰移置草堂雲霧濛泉飛樹抵氣生
動嚼人彷彿中林遊周生作此特神妙髯仙見之欲
狂叫眼中頭却梅花翁入聞豈之癯期老

題萬枝白練圖　王叔

瘦尾低紅紫玉枝開南仙色兩相難相思妃子調鵡
咲學粧紅委雪衣

題畫馬　道衍

卷二十六　三

身杖五色雲才起界比群莫教空老去須借霍將軍

題秋寺晚晴圖　道衍

孫猶倒於家雲帶寒風吹相送獨歸僧蕭蕭夕陽寺

題許由棄瓢圖　道衍

獨坐雲深處逍遙遠古朝著知身是累塵不棄山瓢

題獨釣　道衍

天高日暮明江清水光動何事尚垂釣不入非熊夢

題畫　道衍

小小板橋斜路深深茆屋人家竹鳩少喚多雨桃原
春暖多花

題菊花　　道衍

三徑歸來已就荒，霜蕤腸咏足徜徉。籬邊更有琅玕樹，不使秋英獨傲霜。

題雪梅覆鵝圖　　道衍

孤山山下雪花花，雪裡寒梅已早芳。覆鵞飛來花底立，却憐同色不同香。

題菜花　　道衍

雨餘五圃嫩還柔，小摘調羹玉糝浮。不識此中滋味好，東坡焉肯為元修。

題畫　　景蓭

卷二十六　　留

橫斜疎影浸漣漪，天際初升月半規。我謂林逋仙去遠，暗香依舊似當時。

水仙陣欵　　鄭元端

我有一尺好素綃，畫出江南無數山。筆法直追李營丘，直與遠過楊與丹。良工好手不能過，此畫森然能令疊層巒雜復開，怪石長松儼相對。板橋飛屋林之隈，瀑流激石声如雷。悅然坐我達房下，使奄閣次無凡埃。此身但向闕目，眼無由致遊處，而幾肯鞋負此生。長對画圖空悞遇。

此首自改　亭怕

題周臣画　　顧璘

石壁烟霏夏氣清，水邊人影靜分明。綸巾羽扇者誰子，坐共泉頭默濯纓。

衡山橫画二首

嵒壑飛崖絕，孤亭壁水雲。偶來乘興野，非是歎人群。

其二

雨霽春潮濶，扁舟坐不還。故情親白鳥，覓句對青山。

題徵仲雲山

江声喧草閣，雨氣裊楓林。雲外青螺影，匡廬幾許深。

吳中山水欵　　姚綬

吳中佳山水，前置卷軸間。吾舟挾虹月，极展情高閒。

卷二十六　　王

自非石田胸中有丘壑，安得揮墨相糴霍盤雲絕崖。碧玉寒流天長夜，素綃萬叠蕭蕭殷秋草，崇杉鶴芙蓉。此側蓉美舟釣侶，衹綸竿騎馬何人自城郭。平湍可度，客裳徐徐來。昔人孟浩然風塵清，詩才殊林鬲。低出翠尾，夏屋渠渠，付奉寫解袂相面，足盃尊到此。誰為句東，苔深蕭臺浸空，染不易默識，坐欲落平池判。平生半夜連星落，花撲酒春無声。一朝臺領足屢飛，西施載去何年復。不如此山此水此画圖，遊客見則憤。詩遺刊吾會當買屋東買棹，合使登山臨水之樂無日無。余與石田久同調，說湯多為作一咲，金壺

此首不知何人

汁是龍香墨寫時不受人促迫君不見五日一山十
日水杜老知人乃如此
沈周畫鵝為陸浩壽其母　　魯鐸
蠶五蔟花底鳴雷輿御時北堂從晚色愛日正遲遲
陳太學月齋送沈周畫　　雷思霈
本朝畫手誰第一起急無過吳沈生後來作者文同
謝彷彿前代風與利會有遺迪似當起獨立科陽待
月生笏君贈我蓮池圖置之丘壑辨宗名
次韵題石田先生拳王大痴山水小幛　　徐禎卿
大痴十載秋石叟戯然傳意到机隨手詩成背秋仙
風洞黄葉景水墨白頭藤展玩今何處蒼江落日邊
題石田畫上有文徵仲詩
鄉蒙漁翁吹笛子徵君風味雅堪比觀題技句感山
陽二絶兼祢文太史
許章甫以周服卿畫松贈胥公命予作詩　　葛一龍
長松歷落青氣氤氲之下多苦谷古石盤根秋者
瀑聲技澗日日不聽岩坐手神自表表人間桃李何
戚戚有時蒙茸往僧衲有時蜿蜒來企裾餓嵋雪色

太山雨九除雷声七層雲白雲不出山清風惟為君
寒勝梅花月明卧松子打愚誰共聞
題白氏畫竹　　前人
鮮知好竹好神仙及谷清風自賣錢白紙小窗茅屋
裡夜來蕭颯晚生烟
和韵題石田墨杏花　　徐禎卿
春工來手散花是二月嬌紅太入枝試草欲換詩爲
司故輸新碧點雕謎
題徵明墨竹次韵
探挽精彷且息作出迎春晚百花書竹窗閒對球球
雨戯寫新枝直過墻
題扇三首　　前人
簫道緑水家家前門掩青秋處處山住向此中賞亦
好知無人肯褰情閑
溦溦渦庭秋水濶扁舟扭動碧琉璃松陵不隔東西
望楓葉蒸塘露酒旗
運重溪雲壁緑陽寂寥深閉雨中窗開近冬日無行
跡馬下斗苔承破屐
題徵明戯效元暉小景　　前人
文技元非千載外江湖巻冊幾潑萍元暉搞背知何

在顆是闕南見與荆

畫海棠菊　　前人

春風吹壓胭脂淚宋作妖花一樹丹可赤五更消受

短杖鶴声歌雨絲蹇

夏仲昭画竹　　顧璘

石顆消之水風呈裊之枝屢逢貪見画草閒夢題詩

枕、葦横秋薄樽罍過月逢蒼林珠可老朱紱果何為

美人圖　　葛一龍

興䣛之淺掩鞋羅花學合璧月肖蛾皆入画圖終是

貌、嫜將愁緒強我欲生烟送綠春天遠豔水埋香畫

卷二十六　又

雨過、芳信不通籬半為南之又丟語何多

薛媛小影歌和俞長　　范汭

俞生曾言薛家兒是前時舞花一枝思之不得心縈

之、有警嶽敘閒交鴻雨東邊亢阜西停棹隔浦駕相

見否、語旁人乘轉微斜向方林掩圖前閨新粧盈鏡

女郎是邪非邪太娩嫕殊未風扶江月高倒樹波影

長千線沉之太滿夜何其醉起挑燈注目時滑爐壁

上還相肖漫爲圖中更不起是誰解作幻人術閨中

坐上久身出

魁星圖　　徐禎卿

波雲静夜概七星繁珠煌之亦已設祥彩斗谷發天

懸芒南下捕蜀人文巡来日光照吳分英儒須學子

奮迅、疑向水明獻此閣仍為吾皇頌文運

題牧牛圖上少宰震澤王公　　盧雍

芳草芊之春雨餘平原飽臥止安如嗣公入相陰陽

理、問喘何須特駐車

受牧勤求牧与芻牛肥自喜事無餘長歌白日何人

聽、一笠清風角上書

題翁次史得沈石田松有序　　沈明臣

〇翁次父王大父仙舟公七十時石田沈先生孟已

卷二十六　光

八十一高矣手寫喬松圖為壽上系四十字乃弘

治丁卯歲當是時題默夫去乃今嘉慶改元歲亦

丁卯孟六十年、於茲矣次父得是画於揚州叢池

宛然旧家、物也事故不奇甚丽慕之華堂相對悲

喜益沈先生嘗、憑仙舟公云命臣記事遂有此舊

石田先生素高士高征少年翁公子兩人結交無嫌

猿屣冬歲寒供皓遠新公自號仙舟君七十看名滿

人世、石田老翁年更強手寫阻喀把相視上有新詩

全石英筆力墨氣殊縱横兩人自此後凋郁直幹拉

起波龍猜、高堂忽驚風雨走一時賓客皆同首翠色

猶疑撲酒缸寒聲那欲生祿袖偷見何物鮮奪奇一
落江湖甲子後揚州大賈侈至寶持售何孫驚欲倒
傾囊不問幾何錢但買得歸便云好六十年來還政
物歲星合度仍丁卯迄閒何事無離合樂昌之鏡唐
宮葉塞翁歸馬客何疑劍水飛龍君莫攝

為王元美題沈啟南畫春山欲雨圖

沈明臣

東風吹暖海氣惡黑雲擁山白雲薄眼前尖峰埋峰
頭水北高林箬日脚鵓鳩亂啼花亂飛溪流濛氣雨
將作欲來不來天半昏似將混沌疑乾坤推移不識

上帝意猛虎如非閶闔門九閽不扣玉女泣天吳摘
萬江湖立電母推傾霹靂邊但見烟霏草頭濕芙蓉
山前茅屋低東陽老子閒到溪笔端欲奪造化力倏
忽雨氣生淋漓試會了已廖廓天高地下還清潤
花明樹綠呼酒來怪無客至相酬酢百年遺墨屋眼
空神物今歸王長公長公兄弟把相示辭後揮毫如
偶同

沈周慕狀昇那次周韻

許襄

入春紅紫鬧不斷春深更得名花看考功圖中品策
多贈我向來分一半小蓬種成今廿載歲吐千花足

奇玩遊覆常愁風雨狂喧嗔任教蜂蝶亂我觀此圖
善寫生派上覆按何彌殘凡翁洒墨偏動人西蜀趙
昌應不讓胸中巧思如幾重閱裏春光獨一段君來
索題花正開一咲揮毫歎無美

題包山壯并圖

前人

詞人翁跌足寫出洛陽花葉似含朝雨花疑殘晚霞
綃中看圖包園裡見天能試問董荃後何人是作家

賀淳父宅觀沈啟南成容川包周是法董北
苑憎巨然梅花道人者為沈畫第一

王叔承

草堂酒色去來酣抔遠忽自周川嵐圖朝畫品我吳
誇妙亦不過沈啟南此幅都師董北苑梅花道士然
畧雲云是平生第一作則余所見無二三當時北苑
亦自重小字歷〻詳其端不知畫後幾十載笔氣森
氣不肯乾無柔無他只水墨淺深若有千重益作問
嘆息日欲晚夕陽紫翠生欄干有時白雲過天際便
覺烟雨蕭〻寒乃知神物參造化氣候每在圖聞有
坐久相忘與相史吟重覺索東山展飛〻小艇欲渡
余樹裡人家恍招客餓思去歲武夷遊三十二峰翻
故蹟百金終不貴價與古畫如古畫世傳少當為後

壺珍傳來貼本從致蟬蜩、川石剝蝕失真贋人目見
古人筆所以學畫難其人非、如文詞好執拝字有刀
石狀傳神祝生手帖徐生詩沈、也丹青高一時三絕
云亡老成盡中興似不頭髮然欲、君酒沈君耳出門
總畫圖入屋惟山水平川可釣嵐可、蘸潑為茲文嗟
後死

題沈石田楚山圖　熊明遇

帳
楚岫千峰迷遠碧一江風雨一江晴松根抱瘦龍鱗
迷々石脚吞潮虎眼清芳草自隨流水意斜陽不隔斷
雲情仙人黃鶴久騎去此笛船頭何處聲

卷二六　叒

題黃太史水村圖　董嗣成

曲水荒村郭外丘、隔雲林樹半蕭疏漁翁收拾漁竿
去莊秋青山暮雨餘

題耕牧圖　鄭允端

幽人薄去味耕牧山之陰自抱村芸姿常懷畎畝心
行々南山歌落々梁父吟挂書牛角上擇腳毛中金
乾餅、黃昏後力田春雨深四体勤樹藝三生焰浮沉
巢父去、高尚慮公入所欲伊人去已遠高風邈難尋
撫卷空嘆、息衡鄉成古今

題秋胡戲妻卷　鄭允端

婉彼魯姬姜出采林下桑遠人何處來下馬古道傍
黃、金致微言少年為貴郎婦人秉素心鐵石填胸
置為物所移古井波瀾揚謂謝道傍子請歌行路章

帳
題畫　前人

淮為江南風景烟萬里寬金銀閣佛寺紫翠出林巒
遠客馳行役幽人賦考槃蒼茫無限意撫卷為盤桓

山鬼篇題錢叔寶所摹鍾馗移家圖　沈明臣

鬼妻鬼妾鬼扶攜鬼婢鬼僕鬼蒸獻鬼兒鬼女鬼索
束、鬼車鬼獸鬼逞猜鬼形鬼貌鬼寢肋鬼哭鬼笑鬼
跳梁、鬼伯卿々鬼膽張鬼魁鬼魆魑魅與殤獨髏髮托
狂與廷、結束首戴何所將別營鬼窟還鬼方吾蜀度
索之山近、扶桑海外更有鄷都王汝既去之希汝祿
急々如律令、皇々老殖欲：救帝章不用三尺投八
荒人鬼異國兩、相當汝復汝域汝倘伴汝直遠兮乘
無央逞汝還兮路茫々旭日騰桂天蒼々

卷二六　叒

題畫　鄭允端

帳
青松擁翠是松花去々仙源路不賒便好解衣衝水
過、洞中午飯煮胡麻

題畫菊芙蓉　吳子孝

水邊猝見木芙蓉蘸下湘英又幾叢歲晚無賜秋色美、可憐桃李只春風

題虎山橋圖　前人

春湖萬頃玉溶溶橋上春山翠掃空神女月明珠遺浦、仙人雲、暖笛迎風花、枝香覆琳宮殊草色青迷紫洞中、思挂一颿凌絕頂有圖彷彿賦難工

吳都文粹續集卷之二十六終